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四五冊目次

淵鑒齋御纂朱子全書六十六卷（二）（清）李光地等輯　清康熙五十三年内府刻本　〇〇一

吳子二卷（周）吳起撰　清影宋鈔本　七三六

淵鑒齋御纂朱子全書六十六卷（二）

（清）李光地等輯

清康熙五十三年內府刻本

淵鑑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三

尚書一

綱領

伯豐問尚書古文今文有優劣否。曰。孔壁之傳。漢時却不傳。只是司馬遷曾師授。如伏生尚書。漢世却多傳者。鼂錯以伏生不曾出其女口授。有齊音不可曉者。以意屬成。此載於史者。及觀經傳。及孟子引享多儀。出自洛誥。却無差。只疑伏生偏記得難

底。却不記得易底。然有一說。可論難易。古人文字。有一般。如今人書簡說話。雜以方言。一時記錄者。有一般是做出告戒之命者。疑盤誥之類是一時告語百姓。盤庚勸諭百姓遷都之類。是出於記錄。至於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冏命之屬。或出當時做成底詔誥文字。如後世朝廷詞臣所為者。然更有脫簡可疑處。蘇氏傳中。於乃洪大誥治之下。略考得些小。胡氏皇王大紀考究得康誥非周公成王時。乃武王時。蓋有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之語。若成王。則康叔為叔父矣。又其中首尾只稱文考。成王周公必不只稱文考。又有寡兄之語。亦是武王與康叔無疑。如今人稱劣兄之類。又唐叔得禾。傳記所載。成王先封唐叔。後封康叔。決無姪先叔之理。吳才老又考究梓材只前面是告戒。其後都稱王。恐自是一篇。不應王告臣下不稱朕而自稱王耳。兼酒誥亦是武王之時。如此則是斷簡殘編。不無遺漏。今亦無從考正。只得於言語句讀中。有不可曉者闕之。又問壁中之書不及伏生書否。曰。如大

禹謨。又却明白條暢。雖然如此。其間大體義理固可推索。但於不可曉處闕之。而意義深遠處。自當推究翫索之也。

書有兩體。有極分曉者。有極難曉者。某恐如盤庚周誥多方多士之類。是當時召之來而面命之。面教告之。自是當時一類說話。至於旅獒畢命微子之命君陳君牙冏命之屬。則是當時脩其辭命。所以當時百姓都曉得者。有今時老師宿儒之所不曉。今人之所不曉者。未必不當時之人却識其詞義

也。

某嘗患尚書難讀。後來先將文義分明者讀之。聱訛者且未讀。如二典三謨等篇。義理明白。句句是實理。堯之所以爲君。舜之所以爲臣。皐陶稷契伊傅輩所言所行。最好紬繹翫味。體貼向自家身上來。其味自別。

二典三謨。其言奧雅。學者未遽曉會。後面盤誥等篇。又難看。且如商書中伊尹告太甲五篇。說得極切。其所以治心脩身處。雖爲人主言。然初無貴賤之

別。宜取細讀。極好。今人不於此等處理會。却只理會小序。某看得書小序不是孔子自作。只是周秦閒低手人作。然後人亦自理會他本義未得。且如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申。重也。序者本意先說皐陶。後說禹。謂舜欲令禹重說。故將申字係禹字。蓋伏生書以益稷合於皐陶謨。而思曰贊贊襄哉。與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相連。申之二字。便見是舜令禹重言之意。此是序者本意。今人都不如此說。說得雖多。皆非其本意也。

問可學近讀何書。曰。讀尚書。曰。尚書如何看。曰。須要考歷代之變。曰。世變難看。唐虞三代事浩大闊遠。何處測度。不若求聖人之心。如堯則考其所以治民。舜則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湯誓。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讀豈不見湯之心。大抵尚書有不必解者。有須著意解者。不必解者。如仲虺之誥太甲諸篇。只是熟讀。義理自分明。何俟於解。如洪範則須著意解。如典謨諸篇。辭稍雅奧。亦須略解。若如

盤庚諸篇已難解。而康誥之屬。則已不可解矣。昔日伯恭相見。語之以此。渠云亦無可闕處。因語之云。若如此。則是讀之未熟。後二年相見云。誠如所說。

尚書孔安國傳。此恐是魏晉閒人所作。托安國爲名。與毛公詩傳大段不同。今觀序文亦不類漢文章。漢時文字粗。魏晉閒文字細。如孔叢子亦然。皆是那一時人所爲。

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如毛公詩。如此高簡。大段

爭事漢儒訓釋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則闕今此却盡釋之豈有千百年前人說底話收拾於灰燼屋壁中與口傳之餘更無一字訛舛理會不得兼小序皆可疑堯典一篇自說堯一代爲治之次序至讓於舜方止今却說是讓於舜後方作舜典亦是見一代政事之終始却說歷試諸艱是爲要受讓時作也至後諸篇皆然况先漢文章重厚有力量今大序格致極輕疑是晉宋間文章况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

或問書解誰者最好莫是東坡書爲上否曰然又問但若失之簡曰亦有只消如此解者

荊公不解洛誥但云其間煞有不可强通處今姑擇其可曉者釋之今人多說荊公穿鑿他却有如此處若後來人解書又却須要解盡

先生因說古人說話皆有源流不是胡亂荊公解聰明文思處牽合洪範之五事此却是穿鑿如小旻詩云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却合洪範五事此人往往曾傳箕子之學

劉文公云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等語亦是有所師承不然亦必曾見上世聖人之遺書大抵成周時於王都建學盡收得上世許多遺書故其時人得以觀覽而剽聞其議論當時諸國想亦有書若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但比王都差少耳故孔子看了魯國書猶有不足得孟僖子以車馬送至周入王城見老子因得徧觀上世帝王之書

胡安定書解未必是安定所注行實之類不載但言行錄上有少許不多不見有全部專破古說似不

是胡平日意又間引東坡說東坡不及見安定必是僞書

問書當如何看曰且看易曉處其他不可曉者不要强說縱說得出恐未必是當時本意近世解書者甚衆往往皆是穿鑿如呂伯恭亦未免此也（以上語類十二條）

世傳孔安國尚書序言伏生口傳書二十八篇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

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孔氏壁中書增多二十五篇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上太甲中太甲下咸有一德說命上說命中說命下泰誓上泰誓中泰誓下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分伏生書中四篇為九篇又增多五篇舜典益稷盤庚中盤庚下康王之誥并序一篇合之凡五十九篇及安國作傳遂引序以冠其篇首而定為五十八篇今世所行公私版

本是也然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為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或者以為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則暗誦者不應偏得所難而考文者反專得其所易是皆有不可知者至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如康誥酒誥梓材之類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可見故

今別定此本一以諸篇本文為經而復合序篇於後使覽者得見聖經之舊而不亂乎諸儒之說又論其所以不可知者如此使讀者姑務沈潛反復乎其所易而不必穿鑿傅會於其所難者云紹熙庚戌十月壬辰新安朱某識（書臨漳所刊四經後）

古今書文雜見先秦古記各有證驗豈容廢絀不能無可疑處只當翫其所可知而闕其所不可知耳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決非西漢文章向來語人人多不解惟陳同父聞之不疑要是渠識

得文字體製意度耳讀書翫理外考證又是一種工夫所得無幾而費力不少向來偶自好之固是一病然亦不可謂無助也孔氏書序與孔叢子文中子大略相似所書孔臧不為宰相而禮賜如三公等事皆無其實而通鑑亦誤信之則考之不精甚矣（答孫季和）

書小序可考但如康誥等篇決是武王時書卻因周公初基以下錯出數簡遂誤以為成王時書然其詞以康叔為弟而自稱寡兄追誦文王而不及武

王其非周公成王時語的甚。吳才老胡明仲皆嘗言之。至於梓材半篇全是臣下告君之詞而亦誤以爲周公誥康叔而不之正也。其可疑處類此非一。太史公雖用其體而不全取其文。如商紀中所載湯誥全非今孔氏書也。雖其詞麗亂不若今書之懿然亦見遷書之體或未必全是師法書序也。按漢書遷嘗從孔安國受書。大抵古書多此體。如易序卦亦是此類。若便斷爲孔子之筆恐無是理也。答孫季和

尚書頃嘗讀之苦其難而不能竟也。注疏程張之外。蘇氏說亦有可觀但終是不純粹。林少穎說召誥已前亦詳備。聞新安有吳材老裨傳頗有發明。却未嘗見。試幷考之。諸家雖或淺近要亦不無小補。但在詳擇之耳。不可以篇帙浩汗而遽憚其煩也。答或人。○以上文集四條

虞書

堯典

若稽古帝堯。作書者敘起。

林少穎解放勳之放。作推而放之四海之放。比之程氏說爲優。

安安只是箇重疊字。言堯之聰明文思皆本於自然。不出於勉強也。允則是信實。克則是能。以上語類三條

問欽明文思。某謂恐當從去聲讀。若只作思慮之思。未見其發揮於事業處。曰作去聲讀爲是。答潘子善。○文集

克明俊德。只是明己之德。詞意不是明俊德之士。

任道問。堯典以親九族。說者謂上至高祖下至玄孫。林少穎謂若如此只是一族。所謂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是否。曰父族謂本族姑之夫姊妹之夫女子之夫家。母族謂母之本族母族與姨母之家。妻族則妻之本族與其母族是也。上殺下殺旁殺。只看所畫宗族圖可見。

平章百姓。只是近處百姓。黎民則合天下之民言之矣。典謨中百姓只是說民。如罔咈百姓之類。若是國語中說百姓。則多是指百官族姓。

百姓昭明。百姓只是畿內之民。昭明只是與他分別善惡辨是與非。以上下文言之。卽齊家治國平天

下之事。以上語類四條

問克明俊德。止黎民於變時雍。俊德或以爲己之明德。或以爲俊德之士。百姓或以爲民。或以爲百官。未知二說如何。若以大學之序觀之。則俊德爲己之明德。百姓爲民。似無可疑者。曰。俊德當依大學說。百姓程先生以爲畿內之民是也。答潘子善文集

羲和卽是那四子。或云有羲伯和伯共六人。未必是。羲和主曆象授時而已。非是各行其方之事。

曆是古時一件大事。故炎帝以鳥名官。首曰鳳鳥氏。

曆正也。歲月日時既定。則百工之事可考其成。程氏王氏兩說相兼。其義始備。

曆是書。象是器。無曆則無以知三辰之所在。無璣衡則無以見三辰之所在。

問寅賓出日。寅餞納日如何。曰。恐當從林少穎解。寅賓出日。是推測日出時候。寅餞納日。是推測日入時候。如土圭之法是也。暘谷南交昧谷幽都。是測日景之處。宅度也。古書度字有作宅字者。東作南訛西成朔易。皆節候也。東作。如立春至雨水節之類。寅賓則求之於日。星鳥則求之於夜。厥民析因夷隩。非是使民如此。民自是如此。因者。因其析後之事。夷者。萬物收成。民皆優逸之意。孳尾至氄毛。亦是鳥獸自然如此。如今曆書記鳴鳩拂羽等事。

程泰之解暘谷南交昧谷幽都。以爲築一臺而分爲四處。非也。古注以爲羲仲居治東方之官。非也。若如此。只是東方之民得東作。他處更不耕種矣。西方之民享西成。他方皆不斂穫矣。大抵羲和四子皆是掌曆之官。觀於咨汝羲暨和之辭可見。敬

致乃冬夏致日。春秋致月是也。

東作只是言萬物皆作。當春之時。萬物皆有發動之意。與南訛西成爲一類。非是令民耕作。

敬致只是冬夏致日之致。寅賓是賓其出。寅餞是餞其入。敬致是致其中。北方不說者。北方無日故也。

自疇咨若時登庸到篇末只是一事。皆是爲禪位設也。一舉而放齊舉胤子。再舉而驩兜舉共工。三舉而四岳舉鯀。皆不得其人。故卒以天下授舜。

正淳問四岳百揆。曰。四岳是總在外諸侯之官。百揆。

則總在內百官者。又問四岳是一人。是四人。曰。汝能庸命巽朕位。不成讓與四人。又如咨二十有二人。乃四岳九官十二牧。尤見得四岳只是一人。因言孔壁尚書。漢武帝時方出。又不行於世。至東晉時方顯。故楊雄趙岐杜預諸儒。悉不曾見。如周官。乃孔氏書。說得三公三孤六卿。極分明。漢儒皆不知。只見伏生書。多說司徒司馬司空。遂以此爲三公。不知此只是六卿之半。武王初是諸侯。故只有此三官。又其他篇說此三官者。皆是訓誥諸侯之

詞。如三郊三遂。亦是用天子之半。伏生書只顧命排得三公三孤六卿齊整。如曰。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衞侯毛公。召公與畢公毛公是三公。芮伯彤伯衞侯是三孤。太保是冢宰。芮伯是司徒。衞侯是康叔爲司寇。所以康誥中多說刑。三公只是以道義傅保王者。無職事。官屬却下行六卿事。

庸命方命之命。皆訓命令也。庸命者。言能用我之命。以巽朕位也。方命者。言止其命令而不行也。王氏曰。圓則行。方則止。猶今言廢閣詔令也。蓋鯀之爲人。悻戾自用。不聽人言語。不受人教令也。

先儒多疑舜乃前世帝王之後。在堯時。不應在側陋。此恐不然。若漢光武只是景帝七世孫。已在民間耕稼了。況上古人壽長。傳數世後。經歷之遠。自然有微而在下者。以上語類十一條

堯典卒章。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皆堯言也。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乃史氏記堯下嫁二女於嬀水之旁。而爲婦於虞氏耳。帝曰欽哉者。戒敕二女之言。猶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者也。今

自孔傳及諸家皆失之。殊不成文理也。記尚書三義。文集

舜典

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細分是八字。合而言之。却只是四事。濬是明之發處。哲則見於事也。文是文章。明是明著。易中多言文明。允是就事上說。塞是其中實處。

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是八德。問。徽五典。是使之掌教。納于百揆。是使之宅百揆。賓于四門。是使之爲行人之官。納大麓。恐是爲山虞之官。曰。若爲山虞。則

其職益卑且合從史記說使之入山雖遇風雨弗迷其道也

堯命舜曰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則是不居其位也其曰受終于文祖只是攝行其事也故舜之攝不居其位不稱其號只是攝行其職事耳到得後來舜遜於禹不復言位止曰總朕師爾其曰汝終陟元后則今不陟也率百官若帝之初者但率百官如舜之初爾

問六宗曰古注說得自好鄭氏宗讀爲禜即祭法中

所謂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者如此說則先祭上帝次禋六宗次望山川然後徧及羣神次序皆順問五峯取張髦昭穆之說如何曰非唯用改易經文兼之古者昭穆不盡稱宗唯祖有功宗有德故云祖文王而宗武王且如西漢之廟唯文帝稱太宗武帝稱世宗至唐廟乃盡稱宗此不可以爲據

問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恐只是王畿之諸侯輯斂瑞玉是命圭合信如點檢牌印之屬如何曰不當指殺王畿如顧命太保率東方諸侯畢公率西方諸侯不數日間諸侯皆至如此之速

汪季良問望禋之說曰注以至于岱宗柴爲句某謂當以柴望秩于山川爲一句

協時月正日只是去合同其時日月爾非謂作曆也每遇巡狩凡事理會一遍如文字之類

或問舜之巡狩是一年中遍四岳否曰觀其末後載歸格于藝祖用特一句則是一年遍巡四岳矣問

四岳惟衡山最遠先儒以爲非今之衡山別自有衡山不知在甚處曰恐在嵩山之南若如此則四岳相去甚近矣然古之天子一歲不能遍及四岳則到一方境上會諸侯亦可周禮有此禮（銖錄云唐虞時以灊山爲南岳五嶽亦近非是一年只往一處○以上語類八條）

舜典肆覲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便當屬此文下言其見東方諸侯而使各以其物爲贄也其下乃云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乃得事之序而文勢亦順如亦齊同之義卒乃復者

言既乾事而旋反二句皆張子說也（記尚書三義○文集）
仲默集註尚書至肇十有二州因云禹即位後又幷
作九州曰也見不得但後面皆只說帝命式于九
圍以有九有之師不知是甚時又復幷作九州
問舜不惟德盛又且才高嗣位未幾如齊七政覲四
岳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肇十二州封十二山
及四罪而天下服一齊做了其功用神速如此曰
聖人作處自別故書稱三載底可績（以上語類二條）
虞書論刑最詳而舜典所記尤密其曰象以典刑者

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
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
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曰
流宥五刑者流放竄殛之類所以待夫罪之稍輕
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而
不可加以刑者也（四凶正合此法）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
者官府學校之刑以待夫罪之輕者也曰金作贖
刑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
者也（疑後世始有贖五刑法非聖人有也）此五句者從重及輕各有

條理法之正也曰眚災肆赦者眚謂過誤災謂不
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當贖之刑則亦不罰其金
而直赦之也（此一條專爲輕刑設春秋肆大眚則過誤之大入於典刑者亦肆之矣所以爲失刑也書又曰宥過無大明過之大入於典刑者特用流法以宥之耳）曰怙終賊
刑者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於當
宥之法則亦不宥以流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
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入重猶今律之有名例又
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
末此七言者大略盡之矣雖其輕重取舍陽舒陰

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
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
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
見聖人好生之本心矣夫豈一於輕而已哉又以
舜命皋陶之辭考之士官所掌惟象流二法而已
（鞭扑以下官府學校隨事施行不領於上官事之宜也）其曰惟明克允則或
刑或宥亦惟其當而無以加矣又豈一於宥而無
刑哉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
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

大憝而反忍於衙宼抱痛之良民也是所謂估終賊刑刑故無小者皆為空言以誤後世也其必不然也亦明矣夫刑雖非先王所恃以為治然明刑弼教禁民為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彊暴贓滿之類者苟采陳羣之議一以宫剕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絶其為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

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況君子得志而有為則養之之具教之之術亦必隨力之所至而汲汲焉固不應因循苟且直以不養不教為當然而熟視其爭奪相殺於前也答鄭景望

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絶無毫髮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於物也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所謂天下之達道也蓋自本體而言如鏡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至語其用則以其至虛而好醜無所遁其形以其至平而輕重不能違其則此所以致其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雖以天下之大而舉不出乎吾心造化之中也以此而論則知聖人之於天下其所以為慶賞威刑之具者莫不各有所由而舜典所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與夫制刑明辟之意皆可得而言矣雖然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是以聖人之心雖曰至虛至平無所偏倚而於此二者之間其所以

處之者亦不能無小不同者故其言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也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實苟已曉然而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虛不平而大本之立達道之行固自若也故其賞也必察其言審其功而後加以車服之賜其刑也必曰象以典刑者畫象而示民以墨劓剕宫大辟五等肉刑之常法也其曰流宥五刑者放之於遠所以寬夫犯此

肉刑而情輕之人也。其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所以馭夫罪之小。而未麗於五刑者也。其曰金作贖刑。使之入金而免其罪。所以贖夫犯此鞭扑之刑而情之又輕者也。此五者。刑之法也。其曰眚災肆赦者。言不幸而觸罪者。則肆而赦之。其曰怙終賊刑者。言有恃而不改者。則賊而刑之。此二者。法外之意。猶今律令之名例也。其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者。此則聖人畏刑之心。閔夫死者之不可復生。刑者之不可復續。惟恐察之

有不審。施之有不當。又雖已得其情。而猶必矜其不教無知而抵冒至此也。嗚呼。詳此數言。則聖人制刑之意可見。而其於輕重淺深出入取舍之際。亦已審矣。雖其重者或至於誅斬斷割而不少貸。然本其所以至此。則其所以施於人者。亦必當有如是之酷矣。是以聖人不忍其被酷者之銜冤負痛。而為是以報之。雖若甚慘。而語其實。則為適得其宜。雖以不忍之心畏刑之甚。而不得赦也。唯其情之輕者。聖人於此。乃得以施其不忍畏刑之意。

而有以宥之。然亦必投之遠方。以禦魑魅。蓋以此等所犯非殺傷人。則亦或淫或盜。其情雖輕。而罪實重。若使既免於刑。而又得便還鄉里。復為平民。則彼之被其害者。寡妻孤子。將何面目以見之。而此幸免之人。髮膚支體。了無所傷。又將得以遂其前日之惡而不知悔。此所以必曰流以宥之。而又有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文也。若夫鞭扑之刑。則雖刑之至小。而其情之輕者。亦必許其入金以贖。而不忍輒以真刑加之。是亦仁矣。然而流專以宥

肉刑。而不下及於鞭扑。贖專以待鞭扑。而不上及於肉刑。則其輕重之間。又未嘗不致詳也。至於過誤必赦。故犯必誅之法。則又權衡乎五者之內。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旨。則常通貫乎七者之中。此聖人制刑明辟之意。所以雖或至於殺人。而其反覆表裏。至精至密之妙。一一皆從廣大虛明心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為也。而或者之論。乃謂上古惟有肉刑。舜之為流為贖為鞭為扑。乃不忍民之斬戮。而始為輕刑者。則是自堯以上。雖犯鞭扑之

刑者亦必使從墨劓之坐。而舜之心乃獨不忍於殺傷淫盜之凶賊。而反忍於見殺見傷爲所侵犯之良民也。聖人之心其不如是之殘賊偏倚而失其正亦已明矣。又謂周之穆王五刑皆贖爲能復舜之舊者。則固不察乎舜之贖初不上及於五刑。又不察乎穆王之法亦必疑而後贖也。且以漢宣之世張敞以討羌之役兵食不繼。建爲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品也。而蕭望之等猶以爲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三代之隆而以是爲得哉。嗚呼。世衰學絕。士不聞道。是以雖有粹美之資而不免一偏之弊。其於聖人公平正大之心有所不識。而徒知切切爲飾其偏見之私以爲美談。若此多矣。可勝辨哉。若夫穆王之事。以予料之。殆必由其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特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自豐。而又託於輕刑之說以違道而干譽耳。夫子存之。蓋以示戒。而程子策試嘗發問焉。其意亦可見矣。或者又謂四凶之罪不輕於

少正卯。舜乃不誅而流之。以爲輕刑之驗。殊不知共兜朋黨。鯀功不就。其罪本不至死。三苗拒命。雖若可誅。而蠻夷之國。聖人本以荒忽不常待之。雖有負犯。不爲畔臣。則姑竄之遠方。亦正得其宜耳。非故爲是以輕之也。若少正卯之事。則予嘗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荀況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爲此說以夸其權耳。吾又安敢輕信其言。而遽稽以爲決乎。聊并記之。以俟來者。舜典象刑說。以上文集二條

堯崩。百姓如喪考妣。此是本分。四海遏密八音。以禮論之。則爲過。爲天子服三年之喪。只是畿內諸侯之國。則不然。爲君爲父皆服斬衰。君謂天子諸侯及大夫之有地者。大夫之邑以大夫爲君。大夫以諸侯爲君。諸侯以天子爲君。各爲其君服斬衰。諸侯之大夫却爲天子服齊衰三月。禮無二斬故也。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達官謂通於君得奏事者。各有其長杖。其下者不杖可知。

問明四目達四聰是達天下之聰明否曰固是曰孔安國言廣視聽於四方如何曰亦是以天下之目爲目以天下之耳爲耳之意

柔遠能邇柔遠却說得輕能邇是奈何得他使之帖服之意三就只當從古注五宅三居宅只訓居

惇德允元只是說自己德使之厚其德信其仁難字只作平聲任如字難任人言不可輕易任用人也

禹以司空行宰相事汝平水土則是司空之職惟時懋哉則又勉以行百揆之事

敬敷五教在寬聖賢於事無不敬而此又其大者故特以敬言之在寬是欲其優游浸漬以漸而入也

五服三就若大辟則就市宮刑則如漢時就蠶室其墨劓剕三刑度亦必有一所在刑之既非死刑則傷人之肌體不可不擇一深密之所但不至如蠶室爾

問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曰五刑各有流法然亦分作三項如居四海之外九州之內或近甸皆以輕重爲差

惟寅故直惟直故清

古者教人多以樂如舜命夔之類蓋終日以聲音養其情性亦須理會得樂方能聽

古人以樂教胄子緣平和中正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古人詩只一兩句歌便衍得來長聲是宮商角徵羽是聲依所歌而發却用律以和之如黃鍾爲宮則太蔟爲商之類不可亂其倫序也

直而溫只是說所教胄子要得如此若說做教者事則於教胄子上都無益了

或問詩言志聲依永律和聲曰古人作詩只是說他心下所存事說出來人便將他詩來歌其聲之清濁長短各依他詩之語言却將律來調和其聲今人却先安排下腔調了然後做語言去合腔子豈不是倒了却是永依聲也古人是以樂去就他詩後世是以詩去就他樂如何解興起得人

問禮書學禮首引舜命契爲司徒敷五教命夔典樂教胄子兩條文蔚切謂古人教學不出此兩者契

敷五教。是欲使人明於人倫。曉得道理。夔典樂教冑子。是欲使人養其德性。以實有諸已。此是一篇綱領。曰。固是如此。後面只是明此一意。如大司徒之教。即是契敷教事。大司樂之教。即是夔典樂事。因曰。直而溫。寬而栗。直與寬本自是好。但濟之以溫與栗。則盡善。至如剛簡二字。則微覺有弊。故戒之以無虐無傲。蓋所以防其失也。某所以特與分開。欲見防其失者。專爲剛簡而設。不蒙上直寬二句。直寬但曰而溫而栗。至剛簡則曰無虐無傲。觀其言。意自可見。文蔚曰。教以人倫者。固是。又欲養其德性。要養德性。便只是下面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四句。上曰。然。諷誦歌詠之間。足以和其心氣。但上面三句。抑揚高下。尚且由人。到律和聲處。直是不可走作。所以詠歌之際。深足養人情性。至如播之金石。被之管絃。非是不和。終是不若人聲自然。故晉人孟嘉有言。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謂漸近自然。至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此是言祭祀燕享時事。又是一節。

問。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曰。納言之官。如今之門下審覆。自外而進入者。既審之。自內而宣出者。亦審之。恐讒說殄行之震驚朕師也。以上語類十五條

大禹謨

儆戒無虞。至從己之欲。聖賢言語。自有箇血脈貫在裏。如此一段。他先說儆戒無虞。蓋制治未亂。保邦未危。自其未有可虞之時。必儆必戒。能如此。則不至失法度。淫於逸。遊於樂矣。若無箇儆戒底心。欲不至於失法度。不淫逸。不遊樂。不可得也。既能如此。然後可以知得賢者。邪者。正者。謀可疑者。無可疑者。若是自家身心顛倒。便會以不賢爲賢。以邪爲正。所當疑者。亦不知矣。何以任之去之勿成之哉。蓋此三句。便是從上面有三句了。方會恁地。又如此。然後能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蓋於賢否邪正疑審有所未明。則何者爲道。何者爲非道。何者是百姓所欲。何者非百姓之所欲哉。

問。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德是

正民之德否。曰固是。木如隄防灌溉。金如五兵田器。火如出火內火禁焚萊之類。木如斧斤以時之類。良久云古人設官掌此六府。蓋爲民惜此物。不使之妄用。非如今世之民用財無節也。戒之用休。言戒諭以休美之事。勸之以九歌。感動之意。但不知所謂九歌者如何。周官有九德之歌。大抵禹只說綱目。其詳不可考矣。

法家者流。往往常患其過於慘刻。今之士大夫恥爲法官。更相循襲。以寬大爲事。於法之當死者。反求

以生之。殊不知明於五刑以弼五教。雖舜亦不免教之不從。刑以督之。懲一人而天下人知所勸戒。所謂辟以止辟。雖曰殺之。而仁愛之實已行乎中。今非法以求其生。則人無所懲懼。陷於法者愈衆。雖曰仁之。適以害之。以上語類三條

向蒙面諭堯舜之世。一用輕刑。當時嘗以所疑爲請。匆匆不及究其說。近熟思之。亦有不可不論者。但觀皐陶所言帝德罔愆以下一節。便見聖人之心。涵育發生。眞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於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宥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凉肅殺。常居其半。而涵育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此所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自不犯于有司。非既抵冒而復縱舍之也。夫既不能止民之惡。而又爲輕刑以誘之。使得以肆其凶暴於人而無所忌。則不惟彼見暴者無以自伸之爲冤。而姦民之犯於有司者。且將日以益衆。亦非聖人匡直輔翼。使民

遷善遠罪之意也。答鄭景望○文集

或問人心道心之別。曰只是這一箇心。知覺從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覺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人心則危而易陷。道心則微而難著。微亦微妙之義。

舜功問人心惟危。曰人心亦不是全不好底。故不言凶咎。只言危。蓋從形體上去。泛泛無定向。或是或非不可知。故言其危。故聖人不以人心爲主。而以道心爲主。蓋人心倚靠不得。人心如船。道心如柂。

任船之所在無所向若執定柁則去住在我。

問人心惟危。程子曰。人心人欲也。恐未便是人欲。曰。人欲也未便是不好。謂之危者。危險欲墮未墮之間。若無道心以御之。則一向入於邪惡。又不止於危也。方子錄云。危者欲陷而未陷之辭。子靜說得是。又問聖人亦有人心。不知亦危否。曰聖人全是道心主宰。故其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故曰惟聖罔念作狂。又問此聖字。尋常只作通明字看。說得輕。曰畢竟是聖。而罔念便狂。

人心亦只是一箇知覺。從飢食渴飲。便是人心。知覺從君臣父子處。便是道心。微是微妙。亦是微晦。又曰。形骸上起底見識。或作從形體上生出來底見識便是人心。義理上起底見識。或作就道理上生出來底見識便是道心。心則一也。微則難明。有時發見些子。使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了。惟聖人便辨之精。守得徹頭徹尾。學者則須是擇善而固執之。

飢食渴飲。人心也。如是而飲食。如是而不飲食。道心也。喚做人。便有形氣。人心較切近於人。道心雖先得之。然被人心隔了一重。故難見。道心如清水之在濁水。惟見其濁。不見其清。故微而難見。人心如孟子言耳目之官不思。道心如言心之官則思。故貴先立乎其大者。人心只見那邊利害情欲之私。道心只見這邊道理之公。有道心。則人心為所節制。人心皆道心也。

飢欲食渴欲飲者。人心也。得飲食之正者。道心也。須是一心只在道上。少間那人心自降伏得不見了。人心與道心為一。恰似無了那人心相似。只是要得道心純一。道心都發見在那人心上。

林武子問道心是先得。人心是形氣所有。但地步較闊。道心却在形氣中。所以人心易得陷了道心也。是如此否。曰。天下之物。精細底便難見。粗底便易見。飢渴寒煖。是至粗底。雖至愚之人。亦知得。若以較細者言之。如利害。則禽獸已有不能知者。若是義理。則愈是難知。道只有些子不多。所以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言所爭也不多。

問微是微妙難體。危是危動難安否。曰。不止是危動

難安。大凡徇人欲。自是危險。其心忽然在此。忽然在彼。又忽然在四方萬里之外。莊子所謂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凡苟免者。皆幸也。動不動便是墮坑落塹。危孰甚焉。文蔚曰。徐子融嘗有一詩。末句云。精一危微共一心。文蔚答之曰。固知妙旨存精一。須別人心與道心。曰。他底未是。但只是答他底亦慢。下一句救得少緊。當云。須知妙旨存精一。正為人心與道心。又問精一。曰。精是精別此二者。一是守之固。如顏子擇中庸處。便是精。得一善。拳拳服

膺弗失處。便是一。伊川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此語甚好。

因論惟精惟一。曰。虛明安靜。乃能精粹而不雜。誠篤確固。乃能純一而無閒。

問。堯舜禹大聖人也。允執厥中。執字。似亦大段喫力。如何。曰。聖人固不思不勉。然使聖人自有不思不勉之意。則罔念而作狂矣。經言此類非一。更細思之。

符舜功問。學者當先防人欲。正如未上船。先作下水計。不如只於天理上做工夫。人欲自消。曰。堯舜說便不如此。只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渠只於兩者交界處理會。堯舜時。未有文字。其相授受口訣只如此。方伯謨云。人心道心。伊川說天理人欲便是。曰。固是。但此不是有兩物。如兩箇石頭磕相挨相打。只是一人之心。合道理底是天理。徇情欲底是人欲。正當於其分界處理會。五峯云。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說得最好。及至理會了精底一底。只是一箇人。又曰。執中是無執之執。如云以堯舜之道要

湯。何曾要來。

舜禹相傳。只是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只就道心上理會。也只在日用動靜之閒求之。不是去虛中討一箇物事來。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叙有典。天秩有禮。天便是這箇道理。這箇道理。便在日用閒。存養是要養這許多道理在中閒。這裏正好著力。

賓初見先生。先生問前此所見如何。對以欲察見私心云云。因舉張無垢人心道心解云。精者深入而

不已一者專志而無二亦自有力曰人心道心且要分別得界限分明彼所謂深入者若不察見將入從何處去賓曰人心者喜怒哀樂之已發未發者道心也曰然則已發者不謂之道心乎賓曰了翁言人心卽道心道心卽人心曰然則人心何以謂之危道心何以謂之微賓曰未發隱於內故微發不中節故危是以聖人欲其精一求合夫中曰不然程子曰人心人欲也道心天理也所謂人心者是氣血和合做成嗜欲之類皆從此出故危道

心是本來稟受得仁義禮智之心聖人以此二者對待而言正欲其察之精而守之一也察之精則兩箇界限分明專一守著一箇道心不令人欲得以干犯譬如一物判作兩片便知得一箇好一箇惡堯舜所以授受之妙不過如此

問允執厥中曰書傳所載多是說無過不及之中只如中庸之中亦只說無過不及但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一處卻說得重也以上語類十四條

問此心之靈其覺於理者道心也其覺於欲者人心也可學蒙諭此語極有開發但先生又云向答季通書語未瑩不足據以爲說可學竊尋中庸序云人心出於形氣道心本於性命而答季通書乃所以發明此意今如所說卻是一本性命說而不及形氣可學竊疑向所聞此心之靈一段所見差謬先生欲覺其愚迷故直於本原處指示使不走作非謂形氣無預而皆出於心愚意以爲覺於理則一本於性命而爲道心覺於欲則涉於形氣而爲人心如此所見如何曰中庸序後亦改定別紙錄

去來諭大槩亦已得之矣答鄭子上○文集

皋陶謨

問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疑是稱皋陶未知是否曰若以爲稱皋陶則下句禹曰俞者爲何所俞耶恐此八字是皋陶之言禹善之而問其詳故皋陶復說下句解此八字之義或云此八字是言皋陶之德諸字下別有皋陶之言今脫去未知是否姑存之可也答潘子善○文集

問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曰此亦難曉若且據

文勢解之。當云。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言其人之有德。當以事實言之。古注謂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爲驗。是也。

或問聖賢教人。如克己復禮等語。多只是教人克去私欲。不見有教人變化氣質處。如何。曰寬而栗。柔而立。剛而無虐。這便是教人變化氣質處。又曰有人生下來便自少物欲者。看來私欲是氣質中一事。以上語類二條

問夙夜浚明有家。止亮采有邦。古注以爲可以爲卿

大夫及諸侯。林氏以爲卿大夫諸侯。用此三德六德之人。未知孰是。曰林說恐得之。猶孝經說爭臣之類。蓋曰如是足矣。非必以是爲限也。答潘子善文集

因其生而第之以其所當處者。謂之敘。因其敘而與之以其所當得者。謂之秩。天敘便是自然底次序。君便教他居君之位。臣便教他居臣之位。父便教他居父之位。子便教他居子之位。秩便是那天敘裏面物事。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皆是有這箇敘。便是他這箇自然之秩。

天工人其代之。天秩天敘天命天討。旣曰天。便自有許多般在其中。天人一理。只有一箇分不同。

同寅協恭。是上下一於敬。

要五禮有庸。五典五惇。須是同寅協恭和衷。要五服五章。五刑五用。須是政事懋哉懋哉。以上語類四條

問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不知明畏是兩字。還是一字。林氏以爲聰明言視聽。明畏言好惡。未知如何。曰林氏似是。明畏言天之所明

所畏。所明如明明揚側陋之明字。上明 所畏如董之用威。威用六極之意。答潘子善文集

益稷

問益稷篇禹與皋陶只管自敘其功。是如何。曰不知是怎生地。那夔前面且做是脫簡。後面却又有一段。那禹前面時只是說他無可言。但予思日孜孜。皋陶問他如何。他便說也要恁地孜孜。却不知後面一段是怎生地。良久云他上面也是說那丹朱後。故恁地說。丹朱緣如此。故不得爲天子。我如此

勤苦。故有功。以此相戒其君。教莫如丹朱而如我。便是古人直不似今人便要瞻前顧後。

義剛點尚書作會作一句。先生曰。公點得是。

明庶以功。恐庶字誤。只是試字。

苗頑弗即工。此是禹治水時。調役他國人夫不動也。後方征之。既格而服。則治其前日之罪而竄之。竄之而後分北之。今說者謂苗既格而又叛。恐無此事。又曰。三苗想只是如今之溪洞相似。溪洞有數種。一種謂之猫。未必非三苗之後也。史中說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在今湖北江西之界。其地亦甚闊矣。以上語類四條

夏書

禹貢

禹貢一書。所記地理治水曲折。多不甚可曉。竊意當時治水事畢。却總作此一書。故自冀州王都始。如今人方量畢。總作一門單耳。禹自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一篇禹貢不過此數語。極好細看。今人說禹治水始於壺口。鑿龍門。某未敢深信。方河水洶湧。其勢迅激。縱使鑿下龍門。恐這石仍舊壅塞。又下面水未有分殺。必且潰決四出。蓋禹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於海。又濬畎澮之水。使各通於川。使大水有所入。小水有所歸。禹只是先從低處下手。若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淺。方可下手。九川盡通。則導河之功已及八分。故某嘗謂禹治水。必當始於碣石九河。蓋河患惟兗爲甚。兗州是河曲處。其曲處兩岸無山。皆是平地。所以潰決常必在此。故禹自其決處導之。用功尤難。孟

子亦云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蓋皆自下流疏殺其勢耳。若鯀則只是築堙之。所以九載而功弗成也。

禹貢地理。不須大段用心。以今山川都不同了。理會禹貢。不如理會如今地理。如禹貢濟水。今皆變盡了。又江水無沱。又不至澧。九江亦無尋處。後人只白捉江州。又上數千里。不說一句。及到江州數千里間。連說數處。此皆不可曉者。禹貢但不可不知之。今地理亦不必過用心。今人說中原山川者。亦

是兒說不可見。無放處。舊鄭樵好說。後識中原者見之云全不是。

因說三江之說多不同。銖問東坡之說如何。曰東坡不曾親見東南水勢。只是意想硬說。且江漢之水。到漢陽軍已合爲一。不應至揚州復言三江。薛士龍說震澤下有三江入海。疑他曾見東南水勢說得恐是。因問味別地脈之說如何。曰禹治水不知是要水有所歸不爲民害。還只是要辨味點茶。如陸羽之流。尋脈踏地如後世風水之流耶。且太行

山自西北發脈來爲天下之脊。此是中國大形勢。其底柱王屋等山皆是太行山脚。今說者分陰陽列言導岍及岐至於荆山。山脈逾河而過。爲壺口雷首底柱析城王屋碣石。則是荆山地脈却來做太行山脚。其所謂地脈尚說不通。況禹貢本非理會地脈耶。

問禹貢地理。曰禹貢過字有三義。有山過。水過。人過。如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只是禹過此處去也。若曰山過水過便不通。以上語類四條

淵鑑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四

尚書二

商書

湯誓

問升自陑。先儒以爲出其不意。如何。曰此乃序說。經無明文。要之今不的見陑是何地。何以辨其正道奇道。湯武之舉。決不爲後世之譎詐。若陑是取道近。亦何必迂路。大抵讀書須求其要處。如人食肉。畢竟肉中有滋味。有人却要於骨頭上咀嚼。縱得些肉。亦能得多少。古人所謂味道之腴。最有理。可學因問凡書傳中如此者。皆可且置之。曰固當然。語類

仲虺之誥

問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據古注云道德善言。某竊意言足聽聞自當作一句。言吾之德言之足使人聽聞。彼安得不忌之。未知是否。曰是。答潘子善○文集

問禮義本諸人心。惟中人以下爲氣稟物欲所拘蔽。

所以反若求禮義自治。若成湯尚何須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曰。湯武反之也便也是有些子不那底了。但他能恁地。所以爲湯。若不恁地。便是惟聖罔念作狂。聖人雖則說是生知安行。便只是常常恁地不已。所以不可及。若有一息不恁地。便也是凡人了。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是內外交相養法。事在外。義由內制。心在內。禮由外作。銖問。禮莫是攝心之規矩否。曰。禮只是這箇禮。如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之類。皆是也。又曰。今學者別無事。只要以心觀衆理。理是心中所有。常存此心。以觀衆理。只是此兩事耳。以上語類二條

湯誥

蔡懇問。書所謂降衷。曰。古之聖賢。才說出。便是這般話。成湯當放桀之初。便說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常性。克綏厥猷惟后。武王伐紂時。便說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傅說告高宗。便說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見古聖賢朝夕只見那天在眼前。

孔安國以衷爲善。便無意思。衷只是中。便與民受天地之中一般。

問。天道福善禍淫。此理定否。曰。如何不定。自是道理當如此。賞善罰惡。亦是理當如此。不如此。便是失其常理。又問。或有不如此者何也。曰。福善禍淫。其常理也。若不如此。便是天也把捉不定了。又曰。天莫之爲而爲。他亦何嘗有意。只是理自如此。且如冬寒夏熱。此是常理當如此。若冬熱夏寒。便是失其常理。又問。失其常者。皆人事有以致之耶。抑偶然耶。曰。也是人事有以致之。也有是偶然如此時。又曰。大底物事也不會變。只是小小底物事會變。以上語類三條

伊訓

問。伊訓。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是時湯方在殯宮。太甲於朝夕奠常在。如何伊尹因祠而見

之曰。此與顧命康王之誥所載冕服事同意者。古人自有一件人君居喪之禮。但今不存。無可考據。古書錯謬甚多。如史記載伊訓有方明二字。諸家遂解如反祀方明之類。某考之只是方字之誤。方當作乃。即尚書所謂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也。

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大槩是湯急已緩人。所以引爲日新之實。以上語類三條

臣下不匡之刑。蓋施於邦君大夫之喪國亡家者。君臣一體。不得不然。如漢廢昌邑王。賀則誅其羣臣。而本朝太祖下嶺南。亦誅其亂臣龔澄樞李托之類是也。澄樞等。實亡劉氏。乃飛廉惡來之比。誅之自不爲冤。若昌邑羣臣。與賀同惡者。固不得不誅。其餘正可當古者墨刑之坐耳。乃不分等級。例行誅殺。是則霍光之私意也。又如文定論楚子納孔儀處事。雖不同。意亦類此。試參考之。則知成湯之制官刑。正是奉行天討。豪髮不差處。何疑之有哉。答吳晦叔○文集

太甲

問王惟庸罔念聞。諸家皆於庸字絕句。竊謂只作一句讀。以庸訓用。如說命中王庸作書以告之。庸未知是否。曰。六字一句。答潘子善

問若虞機張。諸家皆訓虞爲度。竊謂只作虞人說如何。曰。作虞人爲是。答潘子善○以上文集二條

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言湯與彼皆有土諸侯。而鄰國之人乃以湯爲我后。而徯其來。此可見湯得民心處。語類

咸有一德

問左右惟其人。何所指。曰。只是指親近之臣。任官是指任事底人也。任官惟賢才。多是爲下爲民底意思。左右惟其人。多是爲上爲德底意思。其難其慎。言人君任官須是賢才。左右須是得人。當難之慎之也。惟和惟一。言人臣爲上爲下。須是爲德爲民。必和必一。爲此事也。

至之問四爲字當作何音。曰。四字皆作去聲。言臣之所以爲上者。蓋爲君德也。臣之所以爲下者。蓋爲民也。爲上猶言爲君。

問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或言主善人而爲師。若仲尼無常師之意。如何。曰。非也。橫

渠說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最好此四句三段一段緊似一段德且是大體說有吉德有凶德然必主於善始爲吉爾善亦且是大體說或在此爲善在彼爲不善或在彼爲善在此爲不善或在前日則爲善而今日則爲不善或在前日則不善而今日則爲善惟取協于克一是乃爲善謂以此心揆度彼善爾故橫渠言原則若善定於一爾蓋善因一而後定也德以事言善以理言一以心言大抵此篇只是幾箇一字上有精神須與細看

此心纔一便終始不變而有常也協字雖訓合字却是如以此合彼之合非已相合之合與禮記協於分藝書協時月正日之協同義蓋若揆度參驗之意耳張敬夫謂虞書精一四句與此爲尚書語之最精密者而虞書爲尤精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上兩句是教人以其所從師下兩句是教人以其所擇善而爲之師道夫問協于克一莫是能主一則自然契於善否曰協字雖說只是箇比對裁斷之義蓋如何知得這善不善須是自心主宰得定始得蓋有主宰則是是非非善善惡惡瞭然於心目間合乎此者便是不合者便不是橫渠云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這見得他說得極好處蓋從一中流出者無有不善所以他伊尹從前面說來便有此意曰常厥德曰庸德曰一德常庸一只是一箇蜚卿謂一恐只是專一之一曰如此則絕說不來道夫曰上文自謂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曰纔尺度不定今日長些子明日短些子便二三道夫曰到底說得來只是箇定則明明則事理見不定則擾擾則事理昏雜而不可識矣曰只是如此以上語類四條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言於天下之德無一定之師惟善是從則凡有善者皆可師也於天下之善無一定之主惟一其心則其所取者無不善矣協猶齊也如所謂協時月答石子重○文集

盤庚

問盤庚言其先王與其羣臣之祖父。若有眞物在其上。降災降罰。與之周旋從事於日用之閒者。銖竊謂此亦大槩言理之所在。質諸鬼神而無疑耳。而殷俗尚鬼。故以其深信者導之。夫豈亦眞有一物耶。乞賜垂誨。曰。鬼神之理。聖人蓋難言之。謂眞有一物固不可。謂非眞有一物亦不可。若未能曉然見得。且闕之可也。答董叔重 ○文集

說命

高宗夢傅說。據此。則是眞有箇天帝與高宗對答。曰。吾賚汝以良弼。今人但以主宰說帝。謂無形象。恐也不得。若如世閒所謂玉皇大帝。恐亦不可。畢竟此理如何。學者皆莫能答。

問高宗夢說。如伊川言。是有箇傅說。便能感得高宗之夢。琮謂高宗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其在民閒久矣。當時天下有箇傅說。豈不知名。當恭默思道之時。往往形於夢寐。於是審象而求之。不然。賢否初不相閒。但據一時夢寐。便取來做宰相。或者於理未安。曰。遯于荒野。入

宅于河。自河徂亳。是說高宗。是說甘盤。衆未應。曰。據來暨厥終罔顯。只是尋甘盤不見。然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亦嘗是在民閒來。

惟天聰明。至惟干戈省厥躬。八句各一義。不可牽連。天自是聰明。君自是用時憲。臣自是用欽順。民自是用從乂。口則能起羞。甲冑所以禦戎也。然亦能興戎。如秦築長城以禦胡。而致勝廣之亂。衣裳者賞也。在笥。猶云在箱篋中。甚言其取之易。如云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惟其予之之易。故必審其人果賢耶。果有功耶。則賞不妄矣。干戈刑人之具。然猶省察自家眞箇是否。恐或因怒而妄刑人。或慮思之不審。而無辜者被禍。則刑之施當矣。蓋衣裳之予在我。而必審其人之賢否。干戈施之於人。而必審自己之是非也。

惟甲冑起戎。蓋不可有關防他底意。

南軒云。非知之艱。行之艱。此特傅說告高宗爾。蓋高宗舊學甘盤。於義理知之亦多。故使得這說。若常人。則須以致知爲先也。此等議論儘好

予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云云。東坡解作甘盤遯于荒野。據某看。恐只是高宗自言。觀上文曰予小子。可見。但不知當初高宗因甚遯于荒野。不知甘盤是甚樣人。是學箇甚麽。今亦不敢斷。但據文義。疑是如此。兼無逸云高宗舊勞于外。亦與此相應。想見高宗三年不言。恭默思道。未知所發。又見世間未有箇人強得甘盤。所以思得一大賢如傳說。高宗若非傳說。想不能致當日之治。傳說若非高宗。亦不能有所爲。故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言必相須也。

經籍古人言學字。方自說命始有。

惟學遜志務時敏。至 厥德脩罔覺。遜志者。遜順其志。捺下這志。入那事中。子細低心下意。與他理會。若高氣不伏。以爲無緊要。不能入細理會得。則其脩亦不來矣。既遜其志。又須時敏。若似做不做。或作或輟。亦不濟事。須是遜志務時敏。則厥脩乃來。爲學之道。只此二端而已。又戒以允懷于茲二者。則道乃積于厥躬。積者。來得件數多也。惟斅學半。蓋已學既成。居於人上。則須教人。自學者學也。而教人者亦學。蓋初學得者是半。既學而推以教人。與之講說。已亦因此溫得此段文義。是斅之功亦半也。念終始典于學。始之所學者學也。終之所以教人者亦學也。自學教人。無非是學。自始至終。日日如此。忽不自知其德之脩矣。或舉葛氏解云。傳說與王說。我教你者。只是一半事。那一半要你自去行取。故謂之終始。曰。某舊爲同安簿時。學中一士子作書義。如此說。某見他說得新巧。大喜。之後見

喩子才跋某人說命解後。亦引此說。又曰。傳說此段說爲學工夫極精密。伊尹告太甲者。極痛切。

如說斅只得一半。不成那一半掉放冷處。敎他自得。此語全似禪語。只當依古注。夔孫錄云。此却似禪家語。五通仙人問佛六通。如何是那一通。那一通便是妙處。且如學記引此。亦只是依古注說。○以上語類九條

惟后非賢不乂。言人君必任賢而后可以致治也。惟賢非后不食。言人君當任養賢之責也。高宗本意如此。問者疑其成病。固察之不詳。而答者亦無一人說破此意。何耶。答或人 文集

西伯戡黎

問西伯戡黎。舊説多指文王。惟陳少南呂伯恭薛季隆以爲武王。吳才老亦曰乘黎恐是伐紂時事。武王未稱王。亦只稱西伯而已。銖按書序言殷始咎周。周人乘黎。則殷自此以前未嘗惡周也。殷始有惡周之心。而周又乘黎戡勝近畿之黎國。迫於王都。且見征伐。黎在漢上黨郡壺關。紂都朝歌。上黨在朝歌之西。此祖伊所以恐而奔告於受曰。天既訖我殷命。曰恐。曰奔告。曰訖我殷命。則其事勢亦且迫矣。恐非文王時事也。文王率殷之

叛國以事紂。而孔子亦稱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爲至德。所謂有事君之小心者。正文王之事。孔子所以謂之至德也。當時征伐雖或有之。未必迫於畿甸。然史記又謂文王伐犬戎密須敗耆國。耆即黎也。史記文王得專征伐。故伐之。二説未知孰是。乞賜垂誨。曰此等無證據。可且闕之。答董叔重

○文集

微子

問微子篇曰。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一段。銖於三

仁之去就死生。未知其所以當留當去當死之切當不可易處。嘗讀微子書。見其所以深憂宗國之將亡。至於成疾。爲狂瞶耄。無所置身。其心切矣。然終不言於紂。以庶幾萬一感悟。而遽爲之去。是必有深意者。東坡則曰。箕子在帝乙時。以微子長且賢。欲立之。而帝乙不可。卒立紂。紂忌此兩人。故箕子曰。子之出。固其道也。我舊所云者害子。子若不出。則我與子皆危矣。微子之告箕子。若欲與之俱去。然箕子曰。吾三人者各行其志。自用其心之所

安者而已。人各自以其意貢于先王。微子去之。以續先王之國。箕子爲之奴。以全先王之祀。比干以諫而死。爲不負先王也。而林少穎亦從其説。以爲二人處危疑之地。身居嫌隙。不可強諫。徒死又無益。故微子雖欲謀於箕子以救紂之顛隮。然箕子以爲我與受其敗。猶言我起而諫則受其禍。不可以復諫。又不可居位。故微子遁逃以避禍。而箕子隱晦以自存。惟比干不處嫌疑。故強諫而死。三人所處之勢不同。故各行其志。以自達於先王而已。竊如是説。則

微子箕子皆未嘗諫無乃屑屑然避嫌遠禍以苟存乎唐孔氏曰我與受其敗者我適起而受其禍敗不可逃免然殷滅之後我不事異姓不能與人爲臣僕示必欲以死諫紂但箕子之諫適値紂怒未甚故得不死耳微子告二人而獨箕子答者比干與箕子意同經省文也竊謂孔氏去古未遠唐孔氏蓋推本安國之意其言必有所據蓋嘗因是妄謂微子以宗國將亡不勝其憂愁無聊之心而謀出處於箕子比干故箕子爲言我與受其敗不可逃免當與

宗國俱爲存亡故雖商祀或至淪亡我亦誓不臣屬他人蓋將諫紂紂不聽亦不敢苟全逃死而比干無一言者孔氏所謂心同不復重言是也其後比干果以諫死而箕子乃不死者比干初心豈欲徒死以沽名哉所以諫者庶幾吾言得行而紂改焉耳紂既不改而言益切故紂遂殺之則比干亦不得而逃死耳箕子初心亦豈欲隱晦自存苟全其生哉亦猶比干之諫冀吾言得行而紂改爲耳紂既不改而囚之偶不死耳紂囚之而不置之死

則箕子豈固欲自經於溝瀆而爲匹夫之諒哉故因遂佯狂而爲奴蓋亦未欲即死庶幾爾縱其失而冀其萬有一開悟耳蓋諫行而紂改過者二子之本心也諫不行而或死或囚者二子所遇之不同耳使紂而囚比干意比干亦未敢即死也使紂而殺箕子箕子敢求全哉二子易地則皆然矣至於箕子爲微子之計則其意豈不以謂吾二人者皆宗國之臣利害休戚事體一同皆當與社稷俱爲存亡不可復顧明哲保身之義然而微子國之

元子也往者紂未立吾嘗言於帝乙而立子帝乙不從而立紂是以紂卒疑吾兩人故吾舊所云者足以害於子若起諫紂則紂益生疑非惟不從害必先及子而併我危矣死分也不足惜而未有豪髮益於紂而遽死可惜也東萊所謂人先有疑心則雖盡忠與言而未必不疑蓋疑心先入而爲之主是也故微子不可留但當遜逃而出乃合於道又況我與比干既留諫以事紂則存亡未可知萬一不死固爲人臣僕此心已堅定則亦不可使成

湯以來廟不血食。況汝爲元子。又居危疑之地。義當逃去。萬有一全宗祀可也。此三子者其制行不同。各出於至誠惻怛之心。無所爲而爲之。故孔子並稱三仁。或以此與妄意如此。乞賜詳切垂誨。曰。此說得之。史記亦說箕子諫而被囚也。答董叔重 文集

周書

泰誓

石洪慶問尚父年八十方遇西伯。及武王伐商。乃即位之十三年。又其後就國。高年如此。曰。此不可考。

因云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經云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序必差悞。說者乃以十一年爲觀兵。尤無義理。舊有人引洪範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則十一年之誤可知矣。語類

伊川謂無觀政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爲存名教而發也。若有心要存名教。而於事實有所改易。則夫子之錄泰誓武成。其不存名教甚矣。近世有存名教之說。大害事。將聖人心迹都做兩截看了。殊不知聖人所行。便是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教如彼。則非所以爲聖人矣。答徐元聘 文集

莊仲問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謂天即理也。曰。天固是理。然蒼蒼者亦是天。在上而有主宰者亦是天。各隨他所說。今既曰視聽。理又如何會視聽。雖說不同。又却只是一箇。語類

洪範

敬夫所說抵牾處。必是謂武王克商之年。泰誓序作十一年。經作十三年。而編年之書乃定從序說。鄉見柯國材說。以洪範考之。訪于箕子是十三年事。

必是當年初克商時。便釋其囚而問之。不應十一年已克商。至兩年後乃問之也。其說似有理。亦嘗以告敬夫。敬夫大以爲然。其書已嘗刊行。至是遂止。敬夫之服善如此。亦難及也。答廖子晦

問。洪範之書。林氏以爲洛出書之說不可深信。謂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猶言天奪之鑒也。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猶言所謂天誘其衷也。又云。洪範之書。大抵發明彝倫之敘。本非由數而起。又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猶言天乃錫

王勇智耳。不必求之太深也。某竊謂河出圖。洛出書。易中明有此說。豈得而不之信耶。未知林氏之說如何。望折衷。曰便使如今天錫洛書。若非天啟其心。亦無人理會得。兩說似不可偏廢也。答潘子善。以上文集二條

說洪範。看來古人文字。也不被人牽强說得出。只自恁地熟讀。少閒字字都自會著實。又云今人只管要說治道。這是治道最緊切處。這箇若理會不通。又去理會甚麽零零碎碎。

問洪範諸事。曰此是箇大綱目。天下之事。其大者大槩備於此矣。問皇極。曰此是人君為治之心法。如周公一書。只是箇八政而已。

洛書本文只有四十五點。班固云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古字畫少。恐或有模樣。但今無所考。漢儒說此未是。恐只是以義起之。不是數如此。蓋皆以天道人事參互言之。五行最急。故第一。五事又參之於身。故第二。身既脩。可推之於政。故八政次之。政既成。又驗之於天道。故五紀次之。又繼之皇極居五。蓋能推五行。正五事。用八政。脩五紀。乃可以建極也。六三德。乃是權衡此皇極者也。德既脩矣。稽疑庶徵繼之者。著其驗也。又繼之以福極。則善惡之效。至是不可加矣。皇極非大中。皇乃天子。極乃極至。言皇建此極也。東西南北。到此恰好。乃中之極。非中也。但漢儒雖說作中字。亦與今不同。如云五事之中。是也。今人說中。只是含胡依違。善不必盡賞。惡不必盡罰。如此。豈得謂之中。

白水曰潤下。至稼穡作甘。皆是二意。水能潤。能下。火

能炎。能上。金曰從。曰革。從而又能革也。

忽問如何是金曰從革。對曰。是從己之革。曰不然。是或從或革耳。從者。從所鍛制。革者。又可革而之他。而其堅剛之質。依舊自存。故與曲直稼穡皆成雙字。炎上者上字當作上聲。潤下者下字當作去聲。亦此意。

問視聽言動。比之洪範五事。動是貌字否。如動容貌之謂。曰思也在這裏了。動容貌是外面底。心之動。便是思。又問五行比五事。曰。曾見與仁傑說得也

順。他云。貌是水。言是火。視是木。聽是金。思是土。將庶徵來說。便都順。問貌。如何是水。曰。他云貌是濕潤底。便是水。故其徵便是肅時雨若。洪範乃是五行之書。看得他都是以類配得。到五福六極。也是配得。但是略有不齊。問皇極五福。卽是此五福否。曰。便只是這五福。如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斂底。卽是盡得這五事。以此錫庶民。便是使民也盡得此五事。盡得五事。便有五福。

問五行所屬。曰。舊本謂雨屬木。暘屬金。及與五事相

配。皆錯亂了。吳斗南說。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看來雨只得屬水。自分曉。如何屬木。問寒。如何屬金。曰。他討得證據甚好。左傳云。金寒玦離。又貌言視聽思。皆是以次相屬。問貌。如何屬水。曰。容貌須光澤。故屬水。言發於氣。故屬火。眼主肝。故屬木。金聲淸亮。故聽屬金。問凡上四事。皆原於思。亦猶水火木金。皆出於土也。曰。然。又問禮。如何屬火。曰。以其光明。問義之屬金。以其嚴否。曰。然。

皇極二字。皇是指人君。極便是指其身爲天下做個樣子。使天下視之以爲標準。無偏無黨以下數語。皆是皇之所建。皆無偏黨好惡之私。天下之人。亦當無作好作惡。便是遵王之道。遵王之路。皆會歸於其極。皆是視人君以爲歸。下文是彝是訓。于帝其訓。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說得自分曉。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則許多道理。盡在此矣。但緣聖人做得樣子高大。人所難及。而不可以此盡律天下之人。雖不協于極。但不罹于咎者。皇亦受之。至於而康而色。自言好德者。亦錫之福。極。不可

以大中訓之。只是前面五行五事八政五紀是已。却都載在人君之身。包括盡了。五行是發源處。五事是操持處。八政是脩人事。五紀是順天道。就中以五事爲主。視明聽聰。便是建極。如明如聰。只是合恁地。三德亦只是就此道理上爲之權衡。或放高或捺低。是人事盡了。稽疑又以卜筮參之。若能建極。則推之於人。使天下皆享五福。驗之於天。則爲休徵。若是不能建極。則其在人事便爲六極。在天亦爲咎徵。其實都在人君身上。又不過敬用五

事而已此即篤恭而天下平之意以是觀之人君之所任者豈不重哉如此則九疇方貫通爲一若以大中言之則九疇散而無統大抵諸書初看其言若不勝其異無理會處究其指歸皆只是此理如召誥中其初說許多言語艱深難曉却緊要處只是惟王不可不敬德而已

問先生言皇極之極不訓中只是標準之義然無偏無黨無反無側亦有中意曰只是箇無私意問標準之義如何曰此是聖人正身以作民之準則問何以能斂五福曰當就五行五事上推究人君脩身使貌恭言從視明聽聰思睿則身自正五者得其正則五行得其序以之稽疑則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在庶徵則有休徵無咎徵和氣致祥有仁壽而無鄙夭便是五福反是則福轉爲極

三衢夏唐老作九疇圖因執以問讀未竟至所謂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遂指前圖子云此乃人爲安得而皆天也洪範文字最難作向來亦將天道人事分配爲之後來覺未盡遂已之直是難以私

意安排若只管外邊出意推將去何所不可只是理不如此蘇氏以皇極之建爲雨暘寒燠風之時皇極不建則反此漢儒之說尤疎如以五般皇極配庶徵却外邊添出一箇皇極或此邊減却一箇庶徵自增自損皆出己意然此一篇文字極是不齊整不可曉解如五福對六極一曰壽正對凶短折二曰富正對貧三曰康寧對疾與弱皆其類也攸好德却對惡參差不齊不容布置如曰斂時五福錫厥庶民不知如何斂又復如何錫此只是順五行不違五事自已立標準以示天下使天下之人得以觀感而復其善爾今人皆以皇極爲大中最無義理如漢儒說五事之中固未是猶似勝此蓋皇者君之稱也如皇則受之皇建其極之類皆不可以大字訓皇字中亦不可以訓極極雖有中底意思但不可便以爲中只訓得至字如北極之極以爲民極之極正是中天下而立之意謂四面湊合至此更無去處今即以皇極爲大中者更不賞善亦不罰惡好善惡惡之理都無分別豈理也

哉。以上語類十條

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訓皇極爲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余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脉求之。而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爲在中之準的則可。而便訓極爲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爲天極。脊棟之爲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爲尤近。顧今之說

者。既誤於此。而并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謬。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卽如舊說。姑亦無問其他。但卽經文而讀皇爲大。讀極爲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爲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眇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輳。面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純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脩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

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爲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爲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爲之主也。若箕子之言有曰。

皇建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其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建其極。則爲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其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則以言夫民視君以爲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云者。則以言夫民之所以能有是德者。

皆君之有以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云者。則以言夫君旣立極於上。而下之從化。或有淺深遲速之不同。其有謀者。有才者。有德者。人君固當念之而不忘。其或未能盡合而未抵乎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其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云者。則以言夫人之有能革面從君。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必出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

以善。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爲極而勉其實也。其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云者。則以言夫君之於民。一視同仁。凡有才能。皆使進善。則人才衆多。而國賴以興也。其曰。凡厥正人。旣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云者。則以言夫凡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後可以納之於善。若不能使之有所賴於其家。則此人必將陷於不義。至其無復更有好德之心。而後始

欲教之以脩身。勸之以求福。則已無及於事。而其起以報汝。唯有惡而無善矣。蓋人之氣稟。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乎下者。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化於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其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

歸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已之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蓋偏陂好惡者。已私之生於心者也。偏黨反側者。已私之見於事者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上之化也。所謂皇極者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已歸於極矣。其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身立極而布命於下。則其所以爲常爲教者。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其曰。凡厥庶民。極之敷

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於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絕遠。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其曰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立至極之標準。所以能作億兆之父母而為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統御人羣。而履天下之極尊矣。是書也原於天之所以錫禹。雖其茫昧幽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言之而告武王者。則已備矣。顧其詞之宏深奧雅。若有未易言者。然嘗試虛心平氣。而再三反復焉。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未嘗深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脩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為大中。又見其詞多為含洪寬大之言。因復誤認中為含胡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雖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義。且中之為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豪髮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誤認之中為誤訓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為至寬至廣之

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脩身以立政。而墮於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於是非顛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尚何斂福錫民之可望哉。嗚呼。孔氏則誠誤矣。然迹其本心。亦曰姑以隨文解義。為口耳佔畢之計而已。不知其禍之至此也。而自漢以來。迄今千有餘年。學士大夫不為不衆。更歷世變不為不多。幸而遺經尚存。本文可考。其出於人心者。又不可得而昧也。乃無一人覺其非。是而一言以正之者。使其患害流於萬世。是則豈獨孔氏之罪哉。予於是竊有感焉。作皇極辨。皇極辨

皇極之說來說亦得之。大抵此章自皇建其有極以下。是總說人君正心脩身立大中至正之標準以觀天下。而天下化之之義。無偏無陂以下。乃是反覆贊歎正說皇極體段。曰皇極之敷言以下。是推本結煞一章之大意。向見諸葛誠之說略是如此。但渠說有過當處耳。答梁文叔　○以上文集二條

彊弗友。以剛克之。燮友柔克之。此治人也。資質沈潛。以剛克之。資質高明。以柔克之。此治己也。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克治也言人資質沈潛者當以剛克之資質高明者當以柔治之此說爲勝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多些子不得無些子不得

王省惟歲言王之所當省者一歲之事卿士所省者一月之事以下皆然

問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曰此但言職任之大小如此又問庶民惟星一句解不通幷下文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意亦不貫曰家用不寧以上自結上文了下文却又說起星文意似是兩段 以上語類五條

問八庶徵曰時林氏取蔡氏說謂是歲月日之時自五者來備而下所以申言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之義自王省惟歲而下所以申言曰時之義某竊謂此時字當如孔氏五者各以其時之說爲長林氏徒見時字與雨暘燠寒風五者並列而爲六則遂以此時字爲贅不知古人之言如此類者多矣且仁義禮智是爲四端加一信字則爲五常非仁義禮智之外別有所謂信也故某以爲時之在庶徵猶信之在五常不知是否曰林氏之說只與古說無異但謂有以歲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以月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以日而論其時與不時者可更推之 答潘子善

問洪範中休徵咎徵諸家多以義推說竊以爲五者不出陰陽二端雨寒陰也暘燠風陽也肅謀深沈而屬靜陰類也故時雨時寒應之又哲聖發見而屬動陽類也故時暘時燠時風應之狂反於肅急失於謀故恒雨恒寒應之未知如此看得否曰大槩如此然舊以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而或者又欲以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其說孰是可試思之 答潘子善○以上文集二條

問五福六極曰民之五福人君當嚮之民之六極人君當畏之

五福六極曾子固說得極好洪範大槩曾子固說得勝如諸人 以上語類二條

旅獒

近諸孫將旅獒來讀是時武王已八十餘歲矣太保

此書諄諄如敎小兒相似若自後世言之則爲非所宜言不尊君矣銖問人不易物之易合如字合作去聲曰看上文意則當作如字讀但德盛不狎侮又難說又問志以道寧言以道接接字如何曰接者酬應之謂言當以道酬應也（志我之志言人之言 語類）

金縢

林聞一問周公代武王之死不知亦有此理否曰聖人爲之亦須有此理（語類）

問書金縢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段按馬鄭氏皆音辟爲避其意蓋謂管蔡流言成王既疑周公公乃避居東都二年之久以待成王之察及成王遭風雷之變啟金縢之書迎公來返乃攝政方始東征所謂罪人斯得者成王得其流言之罪人也陳少南與才老從之而詆先儒誅辟之說銖竊謂周公之誅管蔡與伊尹之放太甲皆聖人之變唯二公至誠無愧正大明白故行之不疑未可以淺俗之心窺之也此辟字與蔡仲之命所謂致辟之辟同安得以辟爲避且使周公委政而去二年之久不幸成王終不悟而小人得以乘間而入則周家之禍可勝言哉周公是時不知何以告我先王也觀公之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其言正大明白至誠惻怛則區區嫌疑有所不敢避矣惟有此心無愧而先王可告也自潔其身而爲匹夫之諒周公豈爲之哉妄意如此乞賜垂誨曰辟字當從古注說（答董叔重）

周公東征不必言用權自是王室至親與諸侯連衡背叛當國大臣豈有坐視不救之理飾師征之乃

是正義不待可與權者而後能也若馬鄭以爲東行避謗乃鄙生腐儒不達時務之說可不辨而自明陳少南於經旨多疎略不通點檢處極多不足據以爲說來敎所謂周公之志非爲身謀也爲先王謀也非爲先王謀也以身任天下之重也此語極佳（答徐元聘）

示諭書說數條皆是但康誥外事與肆汝小子封等處自不可曉只合闕疑某嘗謂尚書有不必解者有須著意解者有略須解者有不可解者其不可

解者。正謂此等處耳。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向董叔重得書。亦辨此條。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注說。後來思之不然。是時三叔方流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便遽然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王亦未必見從。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自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自是合如此。若居堯之

宮。逼堯之子。卽爲篡矣。或又謂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又如何處。想謂周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胡氏家錄。有一段論此。極有意味。答蔡仲默○此條與上兩條說不同兩存之○以上文集三條

大誥

因言武王既克紂。武庚三監及商民畔。曰。當初紂之暴虐。天下之人胥怨。無不欲誅之。及武王既順天下之心以誅紂。於是天下之怨皆解而歸周矣。然商之遺民及與紂同事之臣。一旦見故主遭人殺戮。宗社爲墟。寧不動心。兹固畔心之所由生也。蓋始苦於紂之暴而欲其亡。固人之心。及紂既死。則怨已解。而人心復有所不忍。亦事勢人情之必然者。又況商之流風善政。畢竟尚有在人心者。及其頑民感紂恩意之深。此其所以畔也。云云。後來樂毅伐齊。亦是如此。

王若曰。周公若曰。若字只是一似如此說底意思。如漢書中帝意若曰之類。蓋或宣道德意者。敷演其語。或紀錄者失其語而追記其意如此也。

書中弗弔字。只如字讀。解者欲訓爲至。故音的。非也。其義正如詩中所謂不弔昊天耳。言不見憫弔於上帝也。以上語類三條

康誥

康誥梓材洛誥諸篇。煞有不可曉處。今人都自强解說去。伯恭亦自如此。看伯恭說書。自首至尾皆無一字理會不得。且如書中注家所說錯處極多。如棐字並作輔字訓。更曉不得。後讀漢書。顏師古注云。匪棐通用。如書中有棐字。止合作匪字義。如辛

又于民棐彝。乃是率治於民非常之事。

康誥。酒誥。是武王命康叔之詞。非成王也。如朕其弟小子封。又曰乃寡兄勗。猶今人言劣兄也。故五峰編此書於皇王大紀。不屬成王而載於武王紀也。至若所謂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至乃洪大誥治。自東坡看出以爲非康誥之詞。而梓材一篇則又有可疑者。如稽田垣墉之喻。却與無相戕無胥虐之類不相似。以至於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却又似洛誥之文。乃臣戒君之詞。非酒誥語也。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康叔爲周司寇。故一篇多說用刑。此但言非汝封刑人殺人。則無或敢有刑人殺人者。蓋言用刑之權。止在康叔。不可不謹之意耳。以上語類二條

棐本木名。而借爲匪字。顏師古注漢書云。棐古匪字通用。是也。天畏棐忱。猶曰天難諶耳。孔傳訓作輔字。殊無義理。記尚書三義。○文集

梓材

吳才老說梓材是洛誥中書。甚好。其他文字。亦有錯亂而移易得出人意表者。然無如才老此樣處。恰恰好好。

尚書句讀有長者。如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是一句。以上語類二條

召誥洛誥

問召誥文只說召公先至洛。而周公繼至。不說成王亦來也。然召公出取幣入錫周公。乃曰旅王若公。其辭又多是戒成王。未知如何。曰。此蓋因周公以告於王耳。但洛誥之文則有不可曉者。其後乃言王在新邑。而其前已屢有問答之辭矣。可試考之。答潘子善○文集

因讀尚書曰。其間錯誤解不得處煞多。昔伯恭解書。因問之云。尚書還有解不通處否。曰。無有。因舉洛誥問之云。據成王只使周公往營洛。故伻來獻圖及卜。成王未嘗一日居洛。後面如何却與周公有許多答對。又云王在新邑。此如何解。伯恭遂無以

答後得書云。誠有解不得處。語類

無逸

柳兄言東萊解無逸一篇極好。曰。伯恭如何解君子所其無逸。柳曰。東萊解所字爲居字。曰。若某則不敢如此說。諸友問先生如何說。曰。恐有脫字。則不可知。若說不行而必強立一說。雖若可觀。只恐道理不如此。

舜功問徽柔懿恭。是一字。是二字。曰。二字。上輕下重。柔者須徽。恭者須懿。柔而不徽則姑息。恭而不懿則非由中出。璘錄云。柔易於暗弱。徽有發揚之意。恭形於外。懿則有蘊藏之意。○以上語類二條

君奭

顯道問召公不悅之意。曰。召公不悅。只是小序恁地說。裏面却無此意。這只是召公要去。後周公留他。說道朝廷不可無老臣。又問又曰等語不可曉。曰。這箇只是大綱綽得箇意脈子。便恁地說。不要逐箇字去討。便無理會。這箇物事難理會。又曰。弗弔。只當作去聲讀。語類

召公不悅。蓋以爲周公歸政之後。不當復留。而已亦老而當去。故周公言二人不可不留之意。又歷道古今聖賢倚賴老成。以固其國家之事。又曰。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只此便見周公之心。每讀至此。未嘗不喟然太息也。答徐元聘○文集

立政

問立政茲乃三宅無義民。據此三宅。即上文宅事宅牧宅準之宅。今孔氏蘇氏以爲居無義之民。猶舜典五宅三居之義。呂氏以三宅無義民一句桀德惟乃弗作往任。謂當桀之時。三宅者皆無義民。未知二說孰長。曰。呂說是。答潘子善

問司徒司馬司空亞旅。不知何故敘於太史尹伯庶常吉士之下。呂氏以爲諸侯之官。未知是否。曰。謂三官之副與其屬耳。亞。謂小司徒之屬。旅。則下士也。見周禮序官。○答潘子善○以上文集二條

文王惟克厥宅心。人皆以宅心爲處心。非也。即前面所說三有宅心爾。若處心則當云克宅厥心。語類

周官

漢人亦不見今文尚書。如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當時只見牧誓有所謂司馬司空司徒亞旅。遂以爲古之三公。不知此乃爲諸侯時制。古者諸侯只建三卿。如周官所謂三太三少六卿。及周禮書。乃天子之制。漢皆不及見。又如中庸一戎衣。解作殪戎殷。亦是不見今武成一戎衣之文。語類

顧命康王之誥

伏生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今除著序文讀著。則文勢自相連接。語類

問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家皆以爲禮之變。獨蘇氏以爲禮之失。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卽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韓文外集順宗實錄中。有此事可考。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已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答潘子善○文集

銖問太保稱成王獨言畢協賞罰。何也。曰只爲賞不當功。罰不及罪。故事事差錯。若畢協賞罰。至公至明。何以及此。又問張皇六師。曰古者兵藏於農。故六軍皆寓於農。張皇六師。則是整頓民衆底意思。語類

君牙

安卿問君牙冏命等篇。見得穆王氣象甚好。而後來乃有車轍馬跡馳天下之事。如何。曰此篇乃內史

太史之屬所作。猶今之翰林作制誥然。如君陳周官蔡仲之命微子之命等篇。亦是當時此等文字。自有箇格子。首呼其名而告之。末又爲嗚呼之辭以戒之。篇篇皆然。觀之可見。如大誥梓材多方多士等篇。乃當時編人君告其民之辭。多是方言。如卬字卽我字。沈存中以爲秦語平音而謂之卬。故諸誥等篇。當時下民曉得。而今士人不曉得。如尚書尚衣尚食。尚乃主守之意。而秦語作平音。與常字同。諸命等篇。今士人以爲易曉。而當時下民却

曉不得。語類

冏命

問格其非心之格訓正。是如格式之格。以律人之不正者否。曰。如今人言合格。是將此一物格其不正者。如格其非心。是說得深者。格君心之非。是說得淺者。子善因問溫公以格物爲扞格之格。不知格字有訓扞義否。曰。亦有之。如格鬭之格。是也。語類

呂刑

東坡解呂刑。王享國百年耄作一句。荒度作刑作一句。甚有理。

問贖刑所以寬鞭扑之刑。則呂刑之贖刑如何。曰。呂刑。蓋非先王之法也。故程子有一策問云。商之盤庚。周之呂刑。聖人載之於書。其取之乎。抑將垂戒後世乎。

仲默論五刑不贖之意。曰。是穆王方有贖刑。嘗見蕭望之言古不贖刑。某甚疑之。後來方省得贖刑不是古。因取望之傳看。雖曰。說得也無引證。因論望之云。想見望之也是拗。義剛問望之學術。不知是如何。又似好樣。又却也有那差異處。先生徐應曰。他說底也是正。義剛曰。如殺韓延壽。分明是他不是。曰。望之道理短。義剛曰。看來他也是暗於事機。被那兩箇小人恁地弄。後都不知。先生但應之而已。

國秀問穆王去文武成康時未遠。風俗人心。何緣如此不好。曰。天下自有一般不好底氣象。聖人有那禮樂刑政。在此維持。不好底也能革面。至維持之具一有廢弛處。那不好氣質。便自各出來。和那革

面底都無了。所以恁地不好。人之學問。逐日恁地恐懼脩省得恰好。纔一日放倒。便都壞了。以上語類四條

秦誓費誓

秦誓費誓。亦皆有說不行不可曉處。民訖自若是多盤。想只是說人情多要安逸之意。語類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五

詩

綱領

大序言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所以析衛爲邶鄘衛曰詩古之樂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各不同衛有衛音鄘有鄘音邶有邶音故詩有鄘音者係之鄘有邶音者係之邶若大雅小雅則亦如今之商調宮調作歌曲者亦按其腔調而作耳大雅小雅亦古作樂之體格按大雅體格作大雅按小雅體格作小雅非是做成詩後旋相度其辭目爲大雅小雅也大抵國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又云小序漢儒所作有可信處絕少大序好處多然亦有不滿人意處

問王風是他風如此不是降爲國風曰其辭語可見風多出於在下之人雅乃士夫所作雅雖有刺而其辭莊重與風異

器之問風雅與無天子之風之義先生舉鄭漁仲之說言出於朝廷者爲雅出於民俗者爲風文武之時周召之作者謂之周召之風東遷之後王畿之民作者謂之王風似乎大約是如此亦不敢爲斷然之說但古人作詩體自不同雅自是雅之體風自是風之體如今人做詩曲亦自有體製不同者自不可亂不必說雅之降爲風今且就詩上理會意義其不可曉處不必反倒因說嘗見蔡行之舉陳君舉說春秋云須先看聖人所不書處方見所書之義見成所書者更自理會不得却又取不書者來理會少間只是說得奇巧

詩有是當時朝廷作者雅頌是也若國風乃採詩者採之民間以見四方民情之美惡二南亦是採民言而被樂章耳程先生必要說是周公作以教人不知是如何某不敢從若變風又多是淫亂之詩故班固言男女相與歌詠以言其傷是也聖人存此亦以見上失其教則民欲動情勝其弊至此故曰詩可以觀也且詩有六義先儒更不曾說得明却因周禮說豳詩有豳雅豳頌即於一詩之中要

見六義。思之皆不然。蓋所謂六義者。風雅頌乃是樂章之腔調。如言仲呂調大石調越調之類。至比興賦。又別。直指其名。直敘其事者。賦也。本要言其事。而虛用兩句鉤起。因而接續去者。興也。引物爲況者。比也。立此六義。非特使人知其聲音之所當。又欲使歌者知作詩之法度也。問。豳之所以爲雅爲頌者。恐是可以用雅底腔調。又可用頌底腔調否。曰。恐是如此。某亦不敢如此斷。今只說恐是亡其二。

舊曾有一老儒鄭漁仲。更不信小序。只依古本與疊在後面。某今亦只如此。令人虛心看正文。久之。其義自見。蓋所謂序者。類多世儒之談。不解詩人本意處甚多。且如止乎禮義。果能止禮義否。桑中之詩。禮義在何處。王德脩曰。他要存戒。曰。此正文中無戒意。只是直述他淫亂事耳。若鶉之奔奔相鼠等詩。却是譏罵。可以爲戒。此則不然。某今看得鄭詩。自叔于田等詩之外。如狡童子衿等篇。皆淫亂之詩。而說詩者誤以爲刺昭公。刺學校廢耳。衛詩尚可猶是男子戲婦人。鄭詩則不然。多是婦人戲男子。所以聖人尤惡鄭聲也。出其東門。却是箇識道理底人做。

林子武問詩者中聲之所止。曰。這只是正風雅頌是中聲。那變風不是。伯恭堅要牽合說是。然恐無此理。今但去讀看。便自有那輕薄底意思在了。如韓愈說數句。其聲浮且淫之類。這正是如此。

問。詩中說興處。多近比。曰。然。如關雎麟趾相似。皆是興而兼比。然雖近比。其體却只是興。且如關關雎

鳩。本是興起。到得下面說窈窕淑女。此方是入題說那實事。蓋興是以一箇物事。貼一箇物事說。上文興而起。下文便接說實事。如麟之趾。下文便接振振公子。一箇對一箇說。蓋公本是箇好底人。子也好。孫也好。族人也好。譬如麟趾也好。定也好。角也好。及比則却不入題了。如比那一物說。便是說實事。如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一句。便是說那人了。下面宜爾子孫。依舊是就螽斯羽上說。更不用說實事。此所以謂之比。大率詩

中比興皆類此

此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興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但比意雖切而却淺興意雖闊而味長

詩之興全無巴鼻（振錄云多是假他物舉起全不取其義）後人詩猶有此體如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又如高山有涯林木有枝憂來無端人莫之知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皆是此體

或問詩六義注三經三緯之說曰三經是賦比興是做詩底骨子無詩不有才無則不成詩蓋不是賦便是比不是比便是興如風雅頌却是裏而橫串底都有賦比興故謂之三緯

器之問詩傳分別六義有未備處曰不必又只管滯却許多且看詩意義如何古人一篇詩必有一篇意思且要理會得這箇如柏舟之詩只說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綠衣之詩說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此可謂止乎禮義所謂可以怨便是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處推此以觀則子之不得於父臣之不

得於君朋友之不相信皆當以此意處之如屈原之懷沙赴水賈誼言歷九州而相其君何必懷此都也便都過當了古人胸中發出意思自好看著三百篇詩則後世之詩多不足觀矣

問詩傳說六義以托物興辭為興與舊說不同曰覺舊說費力失本指如興體不一或借眼前物事說將起或別自將一物說起大抵只是將三四句引起如唐時尚有此等詩體如青青河畔草青青水中蒲皆是別借此物興起其辭非必有感有見於此物也有將物之無興起自家之所有將物之有興起自家之所無前輩都理會這箇不分明如何說得詩本指只伊川也自未見得看所說有甚廣大處子細看本指却不如此若上蔡怕曉得詩如云讀詩須先要識得六義體面這是他識得要領處

詩纔說得密便說他不著國史明乎得失之迹這一句也有病周禮禮記中史並不掌詩左傳說自分曉以此見得大序亦未必是聖人做小序更不須

說他做小序不會兒說每篇便求一箇實事填塞了他有詩得著底猶自可通不然便與詩相礙那解底要就詩却礙序要就序却礙詩詩之興是劈頭說那沒來由底兩句下面方說那事這箇如何通解鄭聲淫所以鄭詩多是淫佚之辭狡童將仲子之類是也今喚做忽與祭仲與詩辭全不相似這箇只似而今閑潑曲子南山有臺等數篇是燕饗時常用底叙賓主相好之意一似今人致語又曰詩小序不可信而今看詩有詩中分明說是某

人某事者則可知其他不會說者而今但可知其說此等事而已韓退之詩曰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

詩序東漢儒林傳分明說道是衞宏作後來經意不明都是被他壞了某又看得亦不是衞宏一手作多是兩三手合成一序愈說愈疎浩云蘇子由却不取小序曰他雖不取下面言語留了上一句便是病根伯恭專信序又不免牽合伯恭凡百長厚不肯非毀前輩要出脫回護不知道只爲得箇解經人却不曾爲得聖人本意是便道是不是便道不是方得

因論詩歷言小序大無義理皆是後人杜撰先後增益湊合而成多就詩中採摭言語更不能發明詩之大旨纔見有漢之廣矣之句便以爲德廣所及才見有命彼後車之言便以爲不能飲食教載行葦之序但見牛羊勿踐便謂仁及草木但見戚戚兄弟便謂親睦九族見黃耇台背便謂養老見以祈黃耇便謂乞言見介爾景福便謂成其福祿隨

文生義無復倫理卷耳之序以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爲后妃之志事固不倫矣況詩中所謂嗟我懷人其言親暱太甚寧后妃所得施於使臣者哉桃夭之詩謂婚姻以時國無鰥民爲后妃之所致而不知其爲文王刑家及國其化固如此豈專后妃所能致耶其他變風諸詩未必是刺者皆以爲刺未必是言此人必傅會以爲此人桑中之詩放蕩留連止是淫者相戲之辭豈有刺人之惡而反自陷於流蕩之中子衿詞意輕儇亦豈刺學校

之辭。有女同車等。皆以爲刺忽而作。鄭忽不娶齊女。其初亦是好底意思。但見後來失國。便將許多詩。盡爲刺忽而作。考之於忽。所謂淫昏暴虐之類。皆無其實。至遂目爲狡童。豈詩人愛君之意。況其所以失國。正坐柔懦闊疎。亦何狡之有。幽厲之刺。亦有不然。甫田諸篇。凡詩中無詆譏之意者。皆以爲傷今思古而作。其他謬誤。不可勝說。後世但見詩序巍然冠於篇首。不敢復議其非。至有解說不通。多爲飾辭以曲護之者。其誤後學多矣。大序却

好。或者謂補湊而成。亦有此理。書小序亦未是。只如堯典舜典便不能通貫一篇之意。堯典不獨爲遜舜一事。舜典到歷試諸艱之外。便不該通了。其他書序亦然。至如書大序亦疑不是孔安國文字。大抵西漢文章渾厚近古。雖董仲舒劉向之徒。言語自別。讀書大序便覺軟慢無氣。未必不是後人所作也。

詩序實不足信。向見鄭漁仲有詩辨妄。力詆詩序。其間言語太甚。以爲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後來子細看一兩篇。因質之史記國語。然後知詩序之果不足信。因是看行葦賓之初筵抑數篇。序與詩全不相似。以此看其他詩序。其不足信者煞多。以此知人不可亂說話。便都被人看破了。詩人假物興辭。大率將上句引下句。如行葦勿踐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行葦是比兄弟。勿字乃興莫字。此詩自是飲酒會賓之意。序者却牽合作周家忠厚之詩。遂以行葦爲仁及草木。如云酌以大斗。以祈黃耇。亦是歡合之時。祝壽之意。序者遂以爲養

老乞言。豈知祈字本只是祝頌其高壽。無乞言意也。抑詩中間煞有好語。亦非刺厲王。如於乎小子。豈是以此指其君。兼厲王是暴虐大惡之主。詩人不應不述其事實。只說謹言節語。況厲王無道。謗訕者必不容。武公如何恁地指斥曰小子。國語以爲武公自警之詩。却是可信。大率古人作詩。與今人作詩一般。其間亦自有感物道情。吟詠情性。幾時盡是譏刺他人。只緣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說。將詩人意思盡穿鑿壞了。且如今人見人纔做

事便作一詩歌美之或譏刺之是甚麽道理如此一似里巷無知之人胡亂稱頌諛説把持放鵰何以見先王之澤何以爲性情之正詩中數處皆應答之詩如天保乃與鹿鳴爲唱答行葦與既醉爲唱答蟋蟀與山有樞爲唱答唐自是晉未改號時國名自序者以爲刺僖公便牽合謂此晉也而謂之唐乃有堯之遺風本意豈因此而謂之唐是皆鑿説但唐風自是尚有勤儉之意作詩者是一箇不敢放懷底人説今我不樂日月其除便又説無

已大康職思其居到山有樞是答者便謂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這是答他不能享些快活徒恁地苦澀詩序亦有一二有憑據如清人碩人載馳諸詩是也昊天有成命中説成王不敢康成王只是成王何須牽合作成王業之王自序者恁地附會便謂周公作此以告成功他既作周公告成功便將成王字穿鑿説了又幾曾是郊祀天地被序者如此説後來遂生一場事端有南北郊之事此詩自説昊天有成命又不曾説著地如何説道祭天地之詩設使合祭亦須幾句説及后土如漢諸郊祀詩祭某神便説某事若用以祭地不應只説天不説地東萊詩記却編得子細只是大本已失了更説甚麽向嘗與之論此如清人載馳一二詩可信渠却云安得許多文字證據某云無證而可疑者只當闕之不可據序作證渠又云只此序便是證某因云今人不以詩説詩却以序解詩是以委曲牽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寧失詩人之

本意不恤也此是序者大害處

問詩傳多不解詩序何也曰某自二十歲時讀詩便覺小序無意義及去了小序只翫味詩詞却又覺得道理貫徹當初亦嘗質問諸鄉先生皆云序不可廢而某之疑終不能釋後到三十歲斷然知小序之出於漢儒所作其爲繆戾有不可勝言東萊不合只因序講解便有許多牽强處某嘗與言之終不肯信讀詩記中雖多説序然亦有説不行處亦廢之某因作詩傳遂成詩序辨説一冊其他繆

戾辨之頗詳。

問先生說詩率皆叶韻得非詩本樂章播諸聲詩自然叶韻方諧律呂其音節本如是耶曰固是如此。然古人文章亦多是叶韻因舉王制及老子叶韻處數段又曰周頌多不叶韻疑自有和底篇相叶。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歎即和聲也。詩之音韻是自然如此這箇與天通古人音韻寬後人分得密後隔開了離騷注中發兩箇例在前朕皇考曰伯庸。庚寅吾以降。洪又重之以脩能。耐紉

秋蘭以爲佩後人不曉却謂只此兩韻如此某有楚詞叶韻作子厚名字刻在漳州。

或問吳氏叶韻何據曰他皆有據泉州有其書每一字多者引十餘證少者亦兩三證他說元初更多。後刪去姑存此耳然猶有未盡因言商頌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吳氏云嚴字恐是莊字漢人避諱改作嚴字某後來因讀楚辭天問見嚴字都押入剛字方字去又此間鄉音嚴作戶剛反乃知嚴字自與遑字叶然吳氏豈不會看楚辭想是偶然失之又如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吳氏復疑侮當作蒙以叶戎字某却疑古人訓戎爲汝如以佐戎辟戎雖小子。則戎汝音或通後來讀常武詩有云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則與汝叶明矣。

器之問詩曰古人情意溫厚寬和道得言語自恁地好當時叶韻只是要便於諷詠而已到得後來一向於字韻上嚴切却無意思漢不如周魏晉不如漢唐不如魏晉本朝又不如唐如元微之劉禹錫

之徒和詩猶自有韻相重密本朝和詩便定不要一字相同不知却愈壞了詩。

讀詩之法且如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蓋言白華與茅尚能相依而我與子乃相去如此之遠何哉又如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只是說雲漢恁地爲章于天周王壽考豈不能作人也上兩句皆是引起下面說略有些意思傍著不須深求只此讀過便得

問以詩觀之雖千百載之遠人之情僞只此而已更

無兩般曰以某看來須是別換過天地方別換一様人情釋氏之說固不足據然其書說盡百千萬劫其事情亦只如此而已况天地無終窮人情安得有異

今欲觀詩不若且置小序及舊說只將元詩虛心熟讀徐徐翫味候彷彿見箇詩人本意却從此推尋將去方有感發如人拾得一箇無題目詩再三熟看亦須辨得出來若被舊說一局局定便看不出今雖說不用舊說終被他先入在內不期依舊從

他去某向作詩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處亦曲爲之說後來覺得不安第二次解者雖存小序間爲辨破然終是不見詩人本意後來方知只盡去小序便自可通於是盡滌舊說詩意方活

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味自然和氣從胷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只恁平讀著意思自足須是打疊得這心光蕩蕩地不立一箇字只管虛心讀他少間推來推去自然推出那箇道理所以說以此洗心便是以這道理盡

洗出那心裏物事渾然都是道理上蔡曰學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味以得之此是讀詩之要法看來書只是要讀讀得熟時道理自見切忌先自布置立說

問學者誦詩每篇誦得幾徧曰也不曾記只覺得熟便止曰便是不得須是讀熟了文義都曉得了涵泳讀取百來徧方見得那好處那好處方出方見得精怪見公每日說得來乾燥元來不曾熟讀若讀到精熟時意思自說不得如人下種子既下得

種了須是討水去灌溉他討糞去培擁他與他耘鋤方是下工夫養他處今却只下得箇種子了便休都無耘治培養工夫如人相見纔見了便散去都不曾交一談如此何益所以意思都不生與自家都不相入都恁地乾燥這箇貪多不得讀得這一篇恨不得常熟讀此篇如無那第二篇方好而今只是貪多讀第一篇了便要讀第二篇讀第二篇了便要讀第三篇恁地不成讀書此便是大不敬（此句厲聲說）須是殺了那走作底心方可讀書

毛鄭所謂山東老學究歐陽會文章故詩意得之亦多但是不合以今人文章如他底意思去看故皆局促了詩意古人文章有五七十里不回頭者蘇黃門詩說疎放覺得好

因言歐陽永叔本義而曰理義大本復明於世固自周程然先此諸儒亦多有助舊來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原父孫明復諸公始自出議論如李泰伯文字亦自好此是運數將開理義漸欲復明於世故也蘇明允說歐陽之文處形容得極好近見其奏議文字如同河等劄子皆說得盡誠如老蘇所言便如詩本義中辨毛鄭處文辭舒緩而其說直到底不可移易

問讀詩記序中雅鄭邪正之說未明曰向來看詩中鄭詩邶鄘衛詩便是鄭衛之音其詩大段邪淫伯恭直以謂詩皆賢人所作皆可歌之宗廟用之賓客此甚不然如國風中亦多有邪淫者又問思無邪之義曰此只是三百篇可蔽以詩中此言所謂無邪者讀詩之大體善者可以勸而惡者可以戒

若以為皆賢人所作賢人決不肯為此若只一鄉一里中有箇恁地人專一作此怨刺恐亦不靜至於皆欲被之絃歌用之宗廟如鄭衛之詩豈不褻瀆用以祭幽厲褒姒可也施之賓客燕饗亦待好賓客不得須衛靈陳幽乃可耳所謂詩可以興者使人興起有所感發有所懲創可以觀者見一時之習俗如此所以聖人存之不盡刪去便盡見當時風俗美惡非謂皆賢人所作耳大序說止乎禮義亦可疑小序尤不可信皆是後人託之仍是不

識義理不曉事如山東學究者皆是取之左傳史記中所不取之君隨其諡之美惡有得惡諡及傳中載其人之事者凡一時惡詩盡以歸之最是鄭忽可憐凡鄭風中惡詩皆以為刺之伯恭又欲主張小序鍛鍊得鄭忽罪不勝誅鄭忽却不是狡若是狡時他却須結齊國之援有以鉗制祭仲之徒決不至於失國也諡法中如墮覆社稷曰頃便將柏舟一詩硬差排為衛頃公便云賢人不遇小人在側更無分疏處愿而無立曰僖衡門之詩便以

譏陳僖愿而無立志言之。如子衿只是淫奔之詩。豈是學校中氣象。褰裳詩中子惠思我。褰裳涉溱。至狂童之狂也且。豈不是淫奔之辭。只緣左傳中。韓宣子引豈無他人。便將做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不知古人引詩。但借其言以寓己意。初不理會上下文義。偶一時引之耳。伯恭只詩綱領第一條。便載上蔡之說。上蔡費盡詞說。只解得箇怨而不怒。纔先引此。便是先瞎了一部文字眼目。

李茂欽問先生曾與東萊辯論淫奔之詩。東萊謂詩人所作。先生謂淫奔者之言。至今未曉其說。曰若是詩人所作。譏刺淫奔。則婺州人如有淫奔。東萊何不作一詩刺之。茂欽又引他事問難。先生曰。未須別說。只爲我答此一句來。茂欽辭窮。先生曰。若人家有隱僻事。便作詩訐其短譏刺。此乃今之輕薄子。好作謔詞嘲鄉里之類。爲一鄉所疾害者。詩人溫醇。必不如此。如詩中所言有善有惡。聖人兩存之。善可勸。惡可戒。

某解詩。多不依他序。縱解得不好。也不過只是得罪於作序之人。只依序解。而不考本詩上下文意。則得罪於聖賢也。以上語類三十一條

蒙別紙開示說詩之意尤詳。因得以窺一二大者。不敢自外。敢以求於左右。來教謂詩本爲樂而作。故今學者必以聲求之。則知其不苟作矣。此論善矣。然愚意有不能無疑者。蓋以虞書考之。則詩之作。本爲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三代之時。禮樂用於朝廷。而下達

於閭巷。學者諷誦其言。以求其志。詠其聲。執其器。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樂之所助於詩者爲多。然猶曰興於詩。成於樂。其求之固有序矣。是以凡聖賢之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後詩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就使得之。止其鐘鼓之鏗鏘而已。豈聖人樂云樂云之意哉。況今去孔孟之時千有餘年。古

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以推而得之乎三百五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絃歌已乎誠既得之則所助於詩多矣然恐未得爲詩之本也況未必可得則今之所講得毋有畫餅之譏乎故愚意竊以爲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然則志者詩之本而樂者其末也末雖亡不害本之存患學者不能平心和氣從容諷詠以求之情性之中耳有得乎此然後可得而言顧所得之淺深如何耳有舜文之德則聲爲

律而身爲度簫韶二南之聲不患其不作此雖未易言然其理蓋不誣也不審以爲如何二南分王者諸侯之風大序之說恐未爲過其曰聖賢淺深之辨則說者之鑿也程夫子謂二南猶易之乾坤而龜山楊氏以爲一體而相成其說當矣試考之如何召南夫人恐是當時諸侯夫人被文王太姒之化者二南之應似亦不可專以爲樂聲之應爲言蓋必有理存乎其閒豈有無事之理無理之事哉惟卽其理而求之理得則事在其中矣答陳體仁

蘇氏陳靈以後未嘗無詩之說似可取而有病蓋先儒所謂無詩者固非謂詩不復作也但謂夫子不取耳康節先生云自從刪後更無詩者亦是此意蘇氏非之亦不察之甚矣故某於集傳中引蘇氏之說而繫之曰愚謂伯樂之所不顧則謂之無馬可矣夫子之所不取則謂之無詩可矣正發明先儒之意大抵二蘇議論皆失之太快無先儒惇實氣象不奈咀嚼所長固不可廢然亦不可不知其失也十五國風大序恐未必有意而先儒及近世

諸先生皆言之故集傳中不敢提起蓋詭隨非所安而辯論非所敢也答范伯崇

詩體不同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然必其事之猶可言者若清人之詩是也至於桑中溱洧之篇則雅人莊士有難言之者矣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爲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耳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曷

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爲吾警懼懲創之資耶而況曲爲訓說而求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得之於我之易也巧爲辯數而歸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責之於我之切也若夫雅也鄭也衞也求之諸篇固各有其目矣雅則大雅小雅若干篇是也鄭則鄭風若干篇是也衞則邶鄘衞風若干篇是也是則自衞反魯以來未之有改而風雅之篇說者又有正變之別焉至於桑中小序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之文與樂記合則是詩之爲桑閒又不爲無所據者今必曰三百篇皆雅而大小雅不獨爲雅鄭風不爲鄭邶鄘衞之風不爲衞桑中不爲桑閒亡國之音則其篇帙混亂邪正錯糅非復孔子之舊矣夫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是或見於序義或出於傳記皆有可考至於變雅則固已無施於事而變風又特里巷之歌謠其領在樂官者以爲可以識時變觀土風而賢於四夷之樂耳

今必曰三百篇者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溱洧之屬當以薦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賓客耶蓋古者天子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固不問其美惡而悉陳以觀也既已陳之固不問其美惡而悉存以訓也然其與先王雅頌之正篇帙不同施用亦異如前所陳則固不嫌於厖雜矣今於雅鄭之實察之既不詳於厖雜之名畏之又太甚顧乃引夫淫放之鄙詞而文以風刺之美說必欲强而置諸先王雅頌之列是乃反爲厖雜之甚而不自知也夫以胡部與鄭衞合奏猶曰不可而況强以桑中溱洧爲雅樂又欲合於鹿鳴文王清廟之什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乎其以二詩爲猶止於中聲者太史公所謂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其誤蓋亦如此然古樂既亡無所考正則吾不敢必爲之說獨以其理與其詞推之有以知其必不然耳又以爲近於勸百諷一而止乎禮義則又信大序之過者夫子虛上林侈矣然自天子芒然而思以下猶實有所謂諷也漢廣知

不可而不求。大車有所畏而不敢、則猶有所謂禮義之止也。若桑中溱洧、則吾不知其何詞之諷。而何禮義之止乎。若曰孔子嘗欲放鄭聲矣、不當於此又收之以備六籍也。此則曾南豐於戰國策。劉元城於三不足之論、皆嘗言之。又豈俟吾言而後白也哉。

大抵吾說之病、不過得罪於桑間洧外之人。而其力猶足以完先王之樂。彼說而善。則二詩之幸甚矣。抑其於溱洧而取范氏之說。則又似以

放鄭聲者。豈理之自然。固有不可奪耶。因讀桑中之說。而惜前論之不及竟。又痛伯恭之不可作也。因書其後。以為使伯恭生而聞此。雖未必遽以為然。亦當為我逌然而一笑也。嗚呼悲夫。

讀呂氏詩記桑中篇

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衆。而王述之類。今皆不存。則推衍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唐初諸儒為作疏義。因譌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域。至於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黃門、河南程氏、橫渠張氏始用己意。有所發明。雖其淺深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詞奧義。乃可得而尋繹。蓋不待講於齊魯韓氏之傳。而學者已知詩之不專於毛鄭矣。及其既久。求者益衆。說者愈多。同異紛紜。爭立門戶。無復推讓祖述之意。則學者無所適從。而或反以為病。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提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

通徹。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嗚呼。如伯恭父者。真可謂有意乎溫柔敦厚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於可羣可怨之旨。其庶幾乎。雖然。此書所謂朱氏者。實某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父誤有取焉。其後歷時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某竊

惑之方將相與反復其說以求真是之歸而伯恭
父已下世矣嗚呼伯恭父已矣若某之衰頽汨沒
其勢又安能復有所進以獨決此論之是非乎伯
恭父之弟子約既以是書授其兄之友丘侯宗卿
而宗卿將爲版本以傳永久且以書來屬某序之
某不可辭也乃略爲之說因并附其所疑者以與
四方同志之士共之而又以識予之悲恨云爾 呂氏家塾讀詩記後序

鄭康成說南陔等篇遭秦而亡其義則與衆篇之義

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
於其篇端愚按鄭氏謂三篇之義本與衆篇之義
合編者是也然遂以爲詩與義皆出於先秦詩亡
而義猶存至毛公乃分衆義各置篇端則失之矣
後漢衞宏傳明言宏作毛詩序則序豈得爲與經
並出而分於毛公之手哉然序之本不冠於篇端
則因鄭氏此說而可見某嘗病今之讀詩者知有
序而不知有詩也故因其說而更定此本以復於
其初猶懼覽者之惑也又備論於其後云 書臨漳所刊四經後

問先生授以詩傳且教誨之曰須是熟讀某嘗熟讀
一二篇未有感發竊謂古人教人兼以聲歌之漸
漸引廸故最平易又疑鄭衞之諸詩皆淫聲小學
之功未成而遽教以淫聲恐未能使之知戒而適
以蕩其心志否抑其聲哀思怨怒自能令人畏惡
故雖小子門人亦知戒乎某欲令弟姪輩學詩尚
疑此未敢曉以文義曰詩且逐篇旋讀方能旋通
訓詁豈有不讀而自能盡通訓詁之理乎讀之多

翫之久方能漸有感發豈有讀一二篇而便有感
發之理乎古之學詩者固有待於聲音之助然今
已亡之無可柰何只得熟讀而從容諷味之耳若
疑鄭衞不可爲法卽且令學者不必深究而於正
當說道理處子細消詳反復翫味應不枉費工夫
也 答朱飛卿○以上文集六條

國風

周南關雎

公羊分陜之說可疑蓋陜東地廣陜西只是關中雍

州之地耳。恐不應分得如此不均。周公在外。而其詩爲王者之風。召公在內。而其詩爲諸侯之風。似皆有礙。陳少南以其有礙。遂創爲分岐東西之說。不惟穿鑿無據。而召公所分之地。愈見促狹。蓋僅得今隴西天水數郡之地耳。恐亦無此理。二南篇義。但當以程子之說爲正。○答何叔京 文集

問程氏云。詩有二南。猶易有乾坤。莫只是以功化淺深言之。曰。不然。問莫是王者諸侯之分不同。曰。今只看大序中說。便可見。大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只看那化字與德字、及所以教字。便見二南猶乾坤也。

讀關雎之詩。便使人有齊莊中正意思。所以冠於三百篇。與禮首言毋不敬。書首言欽明文思。皆同。

雎鳩。毛氏以爲摯而有別。一家作猛摯說。謂雎鳩是鶚之屬。鶚自是沈摯之物。恐無和樂之意。蓋摯與至同。言其情意相與深至。而未嘗狎。便見其樂而不淫之意。此是興詩。興。起也。引物以起吾意。如雎鳩是摯而有別之物。荇菜是潔淨和柔之物。引此起興。猶不甚遠。其他亦有全不相類。只借他物而起吾意者。雖皆是興。與關雎又略不同也。

古說關雎爲王雎。摯而有別。居水中。善捕魚。說得來可畏。當是鷹鸇之類。做得勇武氣象。恐后妃不然。某見人說淮上有一般水禽名王雎。雖兩兩相隨。然相離每遠。此說却與列女傳所引義合。

問器遠君舉所說詩。謂關雎如何。曰。謂后妃自謙不敢當君子。謂如此之淑女。方可爲君子之仇匹。這便是后妃之德。曰。這是鄭氏也如此說了。某看來恁地說也得。只是覺得偏主一事。無正大之意。關雎如易之乾坤意思。如何得恁地無方際。如下面諸篇。却多就一事說。這只反覆形容后妃之德。而不可指說道甚麼是德。只恁地渾淪說。這便見后妃德盛難言處。以上語類五條

卷耳

問卷耳與前篇葛覃同是賦體。又似略不同。蓋葛覃直叙其所嘗經歷之事。卷耳則是託言也。曰。亦安

知后妃之不自采卷耳。設使不曾經歷。而自言我之所懷者如此。則亦是賦體也。若螽斯則只是比。蓋借螽斯以比后妃之子孫衆多。宜爾子孫振振兮。卻自是說螽斯之子孫。不是說后妃之子孫也。蓋比詩多不說破這意。然亦有說破者。此前數篇賦比興皆已備矣。自此推之。令篇篇各有著落。乃好。時舉因云。螽只是春秋所書之螽。竊疑斯字只是語辭。恐不可把螽斯爲名。曰詩中固有以斯爲語者。如鹿斯之奔。湛湛露斯之類是也。然七月詩。

乃云斯螽動股。則恐螽斯即便是名也。語類

樛木

問樛木詩樂只君子作后妃亦無害否。曰以文義推之。不得不作后妃。若作文王。恐太隔越了。語類

兔罝

問兔罝詩作賦看得否。曰亦可作賦看。但其詞上下相應。恐當爲興。然亦是興之賦。語類

漢廣

問文王時紂在河北。政化只行於江漢。曰然。西方亦

有玁狁。

漢廣游女求而不可得。行露之男不能侵陵正女。豈當時婦人蒙化。而男子則非。亦是偶有此樣詩。說得一邊。

問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此是興何如。曰主意只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六句是反覆說。如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上下六句亦只與出他人有心兩句。以上語類三條

麟趾

問麟趾騶虞之詩。莫是當時有此二物出來否。曰不是。只是取以爲比。云即此便是麟。便是騶虞。又問詩序說麟趾之時無義理。曰此語有病。語類

召南鵲巢

問召南之有鵲巢。猶周南之有關雎。關雎言窈窕淑女。則是明言后妃之德也。惟鵲巢三章皆不言夫人之德。如何。曰鳩之爲物。其性專靜無比。可借以見夫人之德也。語類

采蘩

器之問采蘩何故存兩說曰如今不見得果是如何。且與兩存從來說蘩所以生蠶可以供蠶事何必底死說道只爲奉祭事不爲蠶事。語類

摽有梅

問摽有梅之詩固出於正只是如此急迫何耶曰此亦是人之情嘗見晉宋間有怨父母之詩讀詩者於此亦欲達男女之情。語類

何彼襛矣

問何彼襛矣之詩何以錄於召南曰也有些不穩當。但先儒相傳如此說也只得恁地就他說如定要分箇正經及變詩也自難考據。語類

騶虞

騶虞之詩蓋於田獵之際見動植之蕃庶因以贊詠文王平昔仁澤之所及而非指田獵之事爲仁也。禮曰無事而不田曰不敬故此詩彼茁者葭仁也。一發五豝義也。于嗟乎騶虞看來只可解做歎名以于嗟麟兮類之可見若解做騶虞官終無甚意思。以上語類二條

邶柏舟

問汎彼柏舟亦汎其流注作比義看來與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亦無異彼何以爲興曰他下面便說淑女見得是因彼興此此詩纔說柏舟下面更無貼意見得其義是比。

器之問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似猶未有和平意曰也只是如此說無過當處既有可怨之事亦須還他有怨底意思終不成只如平時却與土木相似。只

看舜之號泣旻天更有甚於此者喜怒哀樂但發之不過其則耳亦豈可無聖賢處憂患只要不失其正如綠衣言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這般意思却又分外好。以上語類二條

綠衣

或問綠衣卒章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二句曰言古人所爲恰與我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箇道理孟子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正謂是耳。語類

燕燕

或問燕燕卒章戴媯不以莊公之已死而勉莊姜以思之，可見溫和惠順而能終也。亦緣他之心塞實淵深，所稟之厚，故能如此。曰：不知古人文字之美，詞氣溫和，義理精密如此！秦漢以後無此等語。某讀詩於此數句，讀書至「先王肇脩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於有萬邦，茲惟艱哉」，深誦歎之。

時舉說燕燕詩前三章但見莊姜拳拳於戴媯有不能已者，及四章乃見莊姜於戴媯非是情愛之私，由其有塞淵溫惠之德，能自淑謹其身，又能以先君之思而勉己以不忘，則見戴媯平日於莊姜相勸勉以善者多矣。故於其歸而愛之若此，無非情性之正也。先生頷之。以上語類二條

日月終風

又說日月終風二篇，據集注云當在燕燕之前。以某觀之，終風當在先，日月當次之，燕燕是莊公死後之詩，當居最後。蓋詳終風之辭，莊公於莊姜猶有

往來之時，但不暴則狎，莊姜不能堪耳。至日月則見莊公已絕不顧莊姜，而莊姜不免微怨矣。以此觀之，則終風當先而日月當次。曰：恐或如此。語類

式微

器之問式微詩以為勸耶？戒耶？曰：亦不必如此看，只是隨他當時所作之意如此，便與存在也。可以見得有羈旅狼狽之君如此，而方伯連帥無救恤之意。語類

泉水

問「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注云「安得出遊於彼而寫其憂哉」，恐只是因思歸不得，故欲出遊於國以寫其憂否？曰：夫人之遊亦不可輕出，只是思遊於彼地耳。語類

靜女

問靜女注以為淫奔期會之詩，以靜為閑雅之意。不知淫奔之人方相與狎溺，又何取乎閑雅？曰：淫奔之人不知其為可醜，但見其為可愛耳。以女而俟人於城隅，安得謂之閑雅？而此曰靜女者，猶日月

詩所謂德音無良也無良則不足以爲德音矣而此曰德音亦愛之之詞也。語類

二子乘舟

問二子乘舟注取太史公語謂二子與申生不明驪姬之過同其意似取之未知如何曰太史公之言有所抑揚謂三人皆惡傷父之志而終於死之其情則可取雖於理爲未當然視夫父子相殺兄弟相戮者則大相遠矣。語類

干旄

問文蔚彼姝者子指誰而言文蔚曰集傳言大夫乘此車馬以見賢者賢者言車中之人德美如此我將何以告之曰此依舊是用小序說此只是傍人見此人有好善之誠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蓋指賢者而言也如此說方不費力今若如集傳說是說斷了再起覺得費力。語類

淇澳

文蔚曰淇澳一篇衛武公進德成德之序始終可見。一章言切磋琢磨則學問自脩之功精密如此二章言威儀服飾之盛有諸中而形諸外者也三章言如金錫圭璧則鍛煉以精温純深粹而德器成矣前二章皆有瑟僩赫咺之詞三章但言寬綽戲謔而已於此可見不事矜持而周旋自然中禮之意曰說得甚善衛武公學問之功甚不苟年九十五歲猶命羣臣使進規諫至如抑詩是他自警之詩後人不知遂以爲戒厲王畢竟周之卿士去聖人近氣象自是不同且如劉康公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便說得這般言語出。語類

君子陽陽

君子陽陽先生不作淫亂說何如曰有箇君子于役如何別將這箇做一樣說由房只是人出入處古人屋於房處前有壁後無壁所以通內所謂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蓋房之北也。語類

狡童

問狡童刺忽也古注謂詩人以狡童指忽而言前輩嘗舉春秋書忽之法且引碩鼠以況其義先生詩解取程子之言謂作詩未必皆聖賢則其言豈免

小疵。孔子刪詩而不去之者。特取其可以爲後戒耳。琮謂鄭之詩人果若指斥其君曰以狡童。其疵大矣。孔子自應刪去。曰如何見得。曰似不曾以狡童指忽。且今所謂彼者。他人之義也。所謂子者。爾之義也。他與爾似非共指一人而言。今詩人以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爲憂忽之詞。則彼狡童兮。自應別有所指矣。曰却是指誰。曰此必是當時擅命之臣。曰不與我言兮。却是如何。曰如祭仲實國受盟之事。國人何嘗與知。琮因是以求碩鼠之義。烏知必指其君。而非指其任事之臣哉。曰如此解經。盡是詩序悮人。鄭忽如何做得狡童。若是狡童。自會託婚大國。而借其助矣。謂之頑童可也。許多鄭風。只是孔子一言斷了。曰鄭聲淫。如將仲子。自是男女相與之詞。却干祭仲共叔段甚事。如褰裳。自是男女相咎之辭。却干忽與突爭國甚事。但以意推看狡童。便見所指是何人矣。不特鄭風。詩序大率皆然。問每篇詩名下一句。恐不可無。自一句而下。却似無用。曰蘇氏有此說。且如卷耳。如何是

后妃之志。南山有臺。如何是樂得賢。甚至漢廣之詩。寧是文王之道以下。至求而不可得也。尚自不妨。却如德廣所及也一句。成甚說話。又問大序如何。曰其間亦自有鑿說處。如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按周禮史官。如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其職不過掌書。無掌詩者。不知明得失之迹。却干國史甚事。曰待聞先生不取詩序之說。未能領受。今聽一言之下。遂活却一部毛詩。語類

著

問著是刺何人。曰不知所刺。但覺是親迎底詩。古者五等之爵。朝祭祀似皆以充耳。亦不知是說何人。親迎所說尚之以青黃素瓊瑤瑛。大抵只是押韻。如衛詩說良馬六。此是天子禮。衛安得而有之。看來只是押韻。不知古人充耳以瑱。或用玉。或用象。不知是塞於耳中。爲復是塞在耳外。看來恐只是以綫穿垂在當耳處。語類

蟋蟀

問如蟋蟀之序。全然鑿說。固不在言。然詩作於晉。而

風係於唐卻須有說曰本是唐及居晉水方改號晉琮曰莫是周之班籍只有唐而無晉否曰文侯之命書序固稱晉矣曰書序想是紀事之詞若如春秋書晉之法乃在曲沃既命之後豈亦係詩之意乎曰恁地說亦緊恰似舉子做時文去語類

豳七月

問豳詩本風而周禮籥章氏祈年於田祖則吹豳雅蜡祭息老物則吹豳頌不知就豳詩觀之其孰為雅孰為頌曰先儒因此說而謂風中自有雅自有

頌雖程子亦謂然似都壞了詩之六義然有三說一說謂豳之詩吹之其調可以為風可為雅可為頌一說謂楚茨大田甫田是豳之雅噫嘻載芟豐年諸篇是豳之頌謂其言田之事如七月也如王介甫則謂豳之詩自有雅頌今皆亡矣數說皆通恐其或然未敢必也語類

籥章之豳雅豳頌恐大田良耜諸篇當之不然即是別有此詩而亡之如王氏說又不然即是以此七月一篇吹成三調詞同而音異耳若如鄭說即兩章為豳風猶或可成音節至於四章半為豳雅三章半為豳頌不知成何曲拍耶答潘恭叔○文集

問古者改正朔如以建子月為首則謂之正月抑只謂之十一月曰此亦不可考如詩之月數即今之月孟子七八月之間旱乃今之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乃今之九十月國語夏令曰九月成杠十月成梁即孟子之十一月十二月若以為改月則與孟子春秋相合而與詩書不相合若以為不改月則與詩書相合而與孟子春秋不

相合如秦元年以十月為首末又有正月又似不改月

問躋彼公堂稱彼兕觥民何以得升君之堂曰周初國小君民相親其禮樂法制未必盡備而民事之艱難君則盡得以知之成王時禮樂備法制立然但知為君之尊而未必知為國之初此等意思故周公特作此詩使之因是以知民事也以上語類二條

鴟鴞

因論鴟鴞詩問周公使管叔監殷豈非以愛兄之心

勝故不敢疑之耶曰若說不敢疑則已是有可疑者矣蓋周公以管叔是吾之兄事同一體今既克商使之監殷又何疑焉非是不敢疑乃是卽無可疑之事也不知他自差異造出一件事周公爲之奈何哉叔重因云孟子所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正謂此也曰然語類

破斧

破斧詩看聖人這般心下詩人直是形容得出這是答東山之詩古人做事苟利國家雖殺身爲之而

不辭如今人箇箇計較利害看你四國如何不安也得不寧也得只是護了我斨我斧莫得闕壞了此詩說出極分明毛注却云四國是管蔡商奄詩裏多少處說四國如正是四國之類猶言四海他却不照這例自恁地說

破斧詩須看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公用心始得這箇却是箇好話頭以上語類二條

九罭

九罭詩分明是東人願其東故致願留之意公歸豈無所於汝但暫寓信宿耳公歸將不復來於汝但暫寓信處耳是以有袞衣兮是以兩字如今都不說蓋本謂緣公暫至於此是以此間有被袞衣之人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其爲東人願留之詩豈不甚明白止緣序有刺朝廷不知之句故後之說詩者恐委曲附會之費多少詞語到底鶻突某嘗謂死後千百年須有人知此意自看來直是盡得聖人之心語類

狼跋

問公孫碩膚注以爲此乃詩人之意言此非四國之所爲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耳蓋不使讒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云云 看來詩人此意也回互委曲却太傷巧得來不好曰自是作詩之體當如此詩人只得如此說如春秋公孫於齊不成說昭公出奔聖人也只得如此書自是體當如此語類

二雅

小雅恐是燕禮用之大雅須饗禮方用小雅施之君

臣之間。大雅則止人君可歌。

大雅氣象宏闊。小雅雖各指一事。說得精切至到。嘗見古人工歌宵雅之三。將作重事。近嘗令孫子誦之。則見其詩果是懇至。如鹿鳴之詩。見得賓主之間相好之誠。如德音孔昭。以燕樂嘉賓之心。情意懇切。而不失義理之正。四牡之詩。古注云。無公義。非忠臣也。無私情。非孝子也。此語甚切當。如既云王事靡盬。又云不遑將母。皆是人情少不得底。說得懇切。如皇皇者華。即首云每懷靡及。其後便須

咨詢咨謀。看此詩不用小序。意義自然明白。以上二條。語類

小雅鹿鳴諸篇

問。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儀禮皆以為上下通用之樂。不知為君勞使臣。謂王事靡盬之類。庶人安得而用之。曰。鄉飲酒亦用。而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正謂習此。蓋入學之始。須教他便知有君臣之義始得。又曰。上下常用之樂。小雅如鹿鳴以下三篇。及南有嘉魚。魚麗。南山有臺三篇。風則是關雎。卷耳。采蘩。采蘋等篇。皆是。然不知當初何故獨取此數篇也。語類

常棣

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未必其人實以兄弟為不如友生也。猶言喪亂既平之後。乃謂反不如友生乎。蓋疑而問之詞也。

蘇宜久問常棣詩一章言兄弟之大略。二章言其死亡相收。三章言其患難相救。四章言不幸而兄弟有鬩。猶能外禦其侮。一節輕一節。而其所以著夫

兄弟之義者愈重。到得喪亂既平。便謂兄弟不如友生。其於所厚者薄。如此則亦不足道也。六章七章就他逸樂時良心發處指出。謂酒食備而兄弟有不具。則無以共其樂。妻子合而兄弟有不翕。則無以久其樂。蓋居患難。則人情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處逸樂。則多為物欲所轉移。故天理常隱而難尋。所以詩之卒章有是究是圖。亶其然乎之句。反復翫味。真能使人孝友之心油然而生也。曰。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那二章正是遏人欲

而存天理須是恁地看。以上語類二條

伐木

問伐木大意皆自言待朋友不可不加厚之意。所以感發之也。曰。然。又問釃酒云縮酌用茅。是此意否。恐茅乃以酹。曰。某亦嘗疑今人用茅縮酒。古人芻狗乃酹酒之物。則茅之縮酒。乃今以醉酒也。想古人不肯用絹帛。故以茅縮酒也。

問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曰。若能盡其道於朋友。雖鬼神亦必聽之相之。而錫之以和平之福。以上語類二條

天保

何福不除。義如除戎器之除。

問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承是繼承相接續之謂。如何。曰。松柏非是葉不彫。但舊葉彫時。新葉已生。木犀亦然。

問天保上三章天以福錫人君。四章乃言其先君先王亦錫爾以福。五章言民亦徧為爾德。則福莫大於此矣。故卒章畢言之。曰。然。

時舉說第一章至第三章皆人臣頌祝其君之言。然詞繁而不殺者。以其愛君之心無已也。至四章則以祭祀先公為言。五章則以徧為爾德為言。蓋謂人君之德。必上無愧於祖考。下無愧於斯民。然後福祿愈遠而愈新也。故末章終之以無不爾或承。先生頷之。叔重因云。蓼蕭詩云令德壽豈。亦是此意。蓋人君必有此德。而後可以稱是福也。曰。然。以上語類四條

采薇

又說采薇首章略言征夫之出。蓋以玁狁不可不征。

故令其室家而不遑寧處。二章則既出而不能不念其家。三章則竭力致死而無還心。不復念其家矣。四章五章則惟勉於王事而欲成其戰伐之功也。卒章則言其事成之後。極陳其勞苦憂傷之情而念之也。其序恐如此。曰。雅者正也。乃王公大人所作之詩皆有次序。而文意不苟。極可翫味。風則或出於婦人小子之口。故但可觀其大略耳。語類

出車

子善問詩說此簡書。簡書有二說。一說簡書。戒命也。

鄭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一說策命臨遣之詞。曰後說爲長。當以後說載前。前說只據左氏簡書同惡相恤之謂。然此是天子戒命。不得謂之鄰國也。又問胡不旆旆。東萊以爲初出軍時。旌旗未展。爲卷而建之。引左氏建而不旆。故曰此旗何不旆旆而飛揚乎。蓋以命下之初。我方憂心悄悄。而僕夫憔顇。亦若人意之不舒也。曰此說雖精巧。然胡不旆旆一句。語勢似不如此。胡不猶言遐不作人。言豈不旆旆乎。但我自憂心悄悄。而僕夫又況瘁耳。如此。

却自平正。伯恭說太巧。詩正怕如此看。古人意思自寬平。何嘗如此纖細拘廹。語類

魚麗

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這四句。儘說得好。語類

車攻

時舉說車攻吉日二詩。先生曰。好田獵之事。古人亦多刺之。然宣王之田。乃是因此見得其車馬之盛。紀律之嚴。所以爲中興之勢者在此。其所謂田與乎尋常之田矣。語類

庭燎

時舉說庭燎有煇。曰煇。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煙光相雜。此是吳才老之說。說此一字極有功也。語類

斯干

楊問橫渠說斯干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指何事而言。曰不要相學不好處。且如兄去友弟。弟却不能恭其兄。兄豈可學弟之不恭。而遂亦不友。爲兄者但當盡其友可也。爲弟能恭其兄。兄乃不友其弟。

爲弟者豈可亦學兄之不友。而遂忘其恭。爲弟者但當知其盡恭而已。如寇萊公撻劍用印事。王文正公謂他底既不是。則不可學他。不是亦是此意。然詩之本意。猶字作相圖謀說。語類

節南山

自古小人。其初只是他自竊國柄。少間又自不奈何。引得別人來。一齊不好了。如尹氏太師。只是他一箇不好。少間到那瑣瑣姻婭處。是幾箇人不好了。秉國之均。均本當從金。所謂如泥之在鈞者。不知鈞

是何物時舉曰恐只是爲瓦器者所謂車盤是也蓋運得愈急則其成器愈快恐此即是鈞曰秉國之鈞只是此義今集傳訓平者此物亦惟平乃能運也以上語類二條

小弁

問小弁詩古今說者皆以爲此詩之意與舜怨慕之意同竊以爲只我罪伊何一句與舜於我何哉之意同至後面君子秉心維其忍之與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分明是怨其親却與舜怨慕之意似不同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到得舜地位蓋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伊何上面說何辜於天亦一似自以爲無罪相似未可與舜同日而語也問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集傳作賦體是以上兩句興下兩句耶曰此只是賦蓋以爲莫高如山莫浚如泉而君子亦不可易其言亦恐有人聞之也又曰看小雅雖未畢且併看大雅小雅後數篇大概相似只消兼看因言詩人所見極大如巧言詩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兎遇犬獲之此一章本意只是惡巧言讒譖之人却以奕奕寢廟與秩秩大猷起興蓋以其大者興其小者便見其所見極大形於言者無非義理之極致也時舉云此亦是先王之澤未泯理義根於其心故其形於言者自無非義理先生頷之語類

楚茨

問神保是饗詩傳謂神保是鬼神之嘉號引楚辭語思靈保兮賢姱但詩中既說先祖是皇又說神保是饗似語意重複如何曰近見洪慶善說靈保是巫今詩中不說巫當便是尸却是向來解錯了此兩字語類

瞻彼洛矣

問靺韐有奭靺韐毛鄭以爲祭服王氏以爲戎服曰只是戎服左傳云有靺韋之跗注是也又曰詩多有酬酢應答之篇瞻彼洛矣是臣歸美其君君子指君也當時朝會於洛水之上而臣祝其君如此裳裳者華又是君報其臣桑扈鴛鴦皆然語類

苕之華

周家初與時。周原膴膴。堇荼如飴。苦底物事亦甜。及其衰也。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直恁地蕭索。語類

大雅文王

問先生解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既沒。精神上與天合。看來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其生也既有以異於人。則其散也。其死與天爲一。則其聚也。其精神上與天合。一陟一降。在帝左右。此又別是一理。與衆人不同。曰。理是如此。若道真有箇文王上上下下。則不可。若道詩人只胡亂恁地說。也不可。馬節之問無遏爾躬。曰。無自遏絕於爾躬。如家自毀。國自伐。以上語類二條

緜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蹶。動也。生。是興起之意。當時一日之間。虞芮質成。而來歸者四十餘國。其勢張盛。一時見之。如忽然跳起。又曰。粗說時。如今人言軍勢益張。語類

棫樸

棫樸序。只下能官人三字。便晦了一篇之意。楚茨等十來篇。皆是好詩。如何見得是傷今思古。只被亂在變雅中。便被後人如此想像。如東坡說某處豬肉。衆客稱美之意。

遐不作人。古注并諸家皆作遠字。甚無道理。禮記注訓胡字。甚好。以上語類二條

皇矣

時舉說皇矣詩。先生謂此詩稱文王德處。是從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上說起。後面卻說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見得文王先有這箇工夫。此心無一豪之私。故見於伐崇伐密。皆是道理合著恁地。初非聖人之私怒也。問無然畔援。無然歆羨。竊恐是說文王生知之資。得於天之所命。自然無畔援歆羨之意。後面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乃是文王做工夫處。曰。然。語類

文王有聲

問鎬京至豐邑止二十五里。武王何故自豐遷鎬。曰。此

只以後來事推之可見秦始皇營朝宮渭南史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故作之想得遷鎬之意亦是如此周得天下諸侯盡來朝覲豐之故宮不足以容之耳語類

生民

生民詩是敘事詩只得恁地蓋是敘那首尾要盡下武文王有聲等詩却有反覆歌詠底意思

問履帝武敏曰此亦不知其何如但詩中有此語自歐公不信祥瑞故後人纔見說祥瑞皆闢之若如

後世所謂祥瑞固多僞妄然豈可因後世之僞妄而併真實者皆以爲無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孔子之言不成亦以爲非

時舉說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處曰敏字當爲絕句蓋作母鄙反叶上韻耳履巨跡之事有此理且如契之生詩中亦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蓋以爲稷契皆天生之耳非有人道之感非可以常理論也漢高祖之生亦類此此等不可以言盡當意會之可也以上語類三條

既醉

時舉說既醉詩古人祝頌多以壽考及子孫衆多爲言如華封人祝堯願聖人壽願聖人多男子亦此意曰此兩事孰有大於此者乎曰觀行葦及既醉二詩見古之人君盡其誠敬於祭祀之時極其恩義於燕飲之際凡父兄耆老所以祝望之者如此則其獲福也宜矣此所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也先生頷之語類

假樂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是願其子孫之衆多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願其子孫之賢

舜功問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勿忘勿助長之意曰不必如此說不愆是不得過不忘是不得忘能如此則能率由舊章

此詩末章卽承上章之意故上章云四方之綱而下章卽繼之曰之綱之紀蓋張之爲綱理之爲紀下面百辟卿士至於庶民皆是賴君以爲綱所謂不解于位者蓋欲綱常張而不弛也以上語類三條

公劉

問第二章說既庶既繁既順乃宣。而第四章方言居邑之成。不知未成邑之時。何以得民居之繁庶也。曰。公劉始於草創。而人從之者已若是其盛。是以居邑由是而成也。問第四章君之宗之處。曰。東萊以爲爲之立君立宗。恐未必是如此。只是公劉自爲羣臣之君宗耳。蓋此章言其一時燕饗。恐未說及立宗事也。語類

卷阿

時舉說卷阿詩畢。以爲詩中凡稱頌人君之壽考福祿者。必歸於得人之盛。故既醉詩云君子萬年。介爾景福。而必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假樂詩言受天之祿。與干祿百福。而必曰率由羣匹。與百辟卿士。媚于天子。蓋人君所以致福祿者。未有不自得人始也。先生頷之。語類

民勞

時舉竊謂每章上四句。是刺厲王。下六句。是戒其同列。曰。皆只是戒其同列。鋪敍如此。便自可見。故某以爲古人非是直作一詩。以刺其王。只陳其政事之失。自可以爲戒。時舉因謂第二章末。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蓋以爲王者之休。莫大於得人。惟羣臣無棄其功。然後可以爲王之休美。至第三章後二句。謂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蓋以爲既能拒絕小人。必須自反於已。又不可以不親有德之人。不然。則雖欲絕去小人。未必有以服其心也。後二章無俾正敗。無俾正反。尤見詩人憂慮之深。蓋正敗則惟敗壞吾之正道。而正反則全然反乎正矣。其憂慮之意。蓋一章切於一章也。先生頷之。語類

板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旦與明。祇一意。這箇豈是人自如此。皆有來處。纔有些放肆。他便知。所以曰日監在茲。又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問渝字如何。曰。變也。如迅雷風烈必變之變。但未至怒。

道夫言昨來所論昊天曰明云云至游衍。此意莫祇是言人之所以爲人者。皆天之所爲。故雖起居動

作之頭。而所謂天者。未嘗不在也。曰。公說天體物不遺。既說得是。則所謂仁體事而無不在者。亦不過如此。今所以理會不透。祗是以天與仁爲有二也。今須將聖賢言仁處。就自家身上思量。久之自見。以上語類二條

蕩

時舉說首章前四句。有怨天之辭。後四句。乃解前四句。謂天之降命。本無不善。惟人不以善道自終。故天命亦不克終。如疾威而多邪僻也。此章之意既

如此。故自文章以下。托文王言紂之辭。而皆就人君身上說。使知其非天之過。如女興是力。爾德不明。與天不湎爾以酒。匪上帝不時之類。皆自發明首章之意。先生頷之。語類

抑

抑。非刺厲王。只是自警。嘗考衛武公生於宣王末年。安得有刺厲王之詩。據國語。只是自警。詩中辭氣若作自警。甚有理。若作刺厲王。全然不順。伯恭却謂國語非是。

衛武公抑詩。自作懿戒也。中間有於乎小子等語。自呼而告之也。其警戒持循如是。所以詩人美其如切如磋。以上語類二條

雲漢

問雲漢詩乃他人述宣王之意。然責己處太少。曰。然。語類

烝民

問烝民詩解云。仲山甫蓋以冢宰兼太保。何以知之。曰。其言式是百辟。則是爲宰相可知。其曰保茲天

子。王躬是保。則是爲太保可知。此正召康公之舊職。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曰。只是上文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便是明哲。所謂明哲者。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可以保其祿位。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是見幾知微。先去占取便宜。如揚子雲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底說話。所以他一生被這幾句誤。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

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以上語類二條

頌

周頌清廟

問或疑清廟詩是祀文王之樂歌。然初不顯頌文王之德。止言助祭諸侯。既敬且和。與夫與祭執事之人。能執行文王之德者。何也。某曰。文王之德不可名言。凡一時在位之人所以能敬且和。與執行文王之德者。卽文王盛德之所在也。必於其不可容言之中而見其不可掩之實。則詩人之意得矣。讀

此詩。想當時聞其歌者。眞若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又何待多著言語委曲形容而後足哉。妄意如此。不知是否。曰。此說是。答潘子善○文集

昊天有成命

昊天有成命詩。成王不敢康。詩傳皆斷以爲成王誦。某問。下武言成王之孚。如何。曰。這箇且只得做武王說。語類

我將

問。我將乃祀文王於明堂之樂章。詩傳以謂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祀帝於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時也。此乃周公以義起之。非古禮也。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王之父配耶。曰。諸儒正持此二議。至今不決。看來只得以文王配。且周公所制之禮。不知在武王之時。在成王之時。若在成王。則文王乃其祖也。亦自可見。又問。繼周者如何。曰。只得以有功德之祖配之。語類

敬之

日就月將。是日成月長。就。成也。將。大也。語類

魯頌閟宮

太王翦商。武王所言。中庸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是其事素定矣。橫渠亦言周之於商。有不純臣之義。蓋自其祖宗遷豳。遷邰。皆其僻遠自居。非商之所封土也。語類

商頌

伯豐問。商頌恐是宋作。曰。宋襄一伐楚而已。其事可考。安有莫敢不來王等事。又問。恐是宋人作之。追述往事以祀其先代。若是商時所作。商尚質。不應

商頌反多於周頌。曰商頌雖多如周頌。覺得文勢自別。周頌雖簡。文自平易。商頌之辭。自是奧古。非宋襄可作。語類

那

問那綏我思成集傳鄭氏所引禮記之說。程子則曰。此特孝子平日思親之心耳。若齊則不容有思。有思非齊也。必大竊謂人心不容無思。齊之日特齊其不齊者耳。若思其居處之類。乃致其誠意以交乎神者。蓋未害其為齊也。未知是否。曰鄭氏所引者。常法也。程子之義則益精矣。答吳伯豐 文集

長發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天之生湯。恰好到合生時節。湯之脩德。又無一日間斷。語類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六

春秋

綱領

春秋只是直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非是於一字上定褒貶。初間王政不行。天下都無統屬。及五伯出來扶持。方有統屬。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到後來五伯又衰。政自大夫出。到孔子時。皇帝王伯之道掃地。故孔子作春秋。據他事實寫在那裏。

教人見得當時事是如此。安知用舊史與不用舊史。今硬說那箇字是孔子文。那箇字是舊史文。如何驗得。更聖人所書。好惡自易見。如葵丘之會。召陵之師。踐土之盟。自是好。本末自是別。及後來五伯既衰。溴梁之盟。大夫亦出與諸侯之會。這箇自是差異不好。今要去一字兩字上討意思。甚至以日月爵氏名字上皆寓褒貶。如王人子突救衛。自是衛當救。當時是有箇子突。孔子因存他名字。今諸公解。却道王人本不書字。緣其救衛。故書字。孟

子說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說得極是了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此等皆看得地步闊聖人之意只是如此不解恁地細碎

問春秋曰此是聖人據魯史以書其事使人自觀之以爲鑒戒耳其事則齊威晉文有足稱其義則誅亂臣賊子若欲推求一字之間以爲聖人褒善貶惡專在於是竊恐不是聖人之意如書即位者是魯君行即位之禮繼故不書即位者是不行即位

之禮若威公之書即位則是威公自正其即位之禮耳其他崩薨卒葬亦無意義

春秋有書天王者有書王者此皆難曉或以爲王不稱天貶之某謂若書天王其罪自見宰咺以爲冢宰亦未敢信其他如莒去疾莒展輿齊陽生恐只據舊史文若謂添一箇字減一箇字便是褒貶某不敢信威公不書秋冬史闕文也或謂貶天王之失刑不成議論可謂亂道夫子平時稱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至作春秋却因惡魯威而及天子可謂

桑樹著刀榖樹汁出者魯威之弑天王之不能討罪惡自著何待於去秋冬而後見乎又如貶滕稱子而滕遂至於終春秋稱子豈有此理今朝廷立法降官者猶經赦叙復豈有因滕子之朝威遂併其子孫而降爵乎

春秋所書如某人爲某事本據魯史舊文筆削而成今人看春秋必要謂某字譏某人如此則是孔子專任私意妄爲褒貶孔子但據直書而善惡自著今若必要如此推說須是得魯史舊文參校筆削

異同然後爲可見而亦豈復可得也

或論及春秋之凡例先生曰春秋之有例固矣奈何非夫子之爲也昔嘗有人言及命格予曰命格誰之所爲乎曰善談五行者爲之也予曰然則何貴設若自天而降具言其爲美爲惡則誠可信矣今特出於人爲烏可信也知此則知春秋之例矣又曰季子來歸以爲季子之在魯不過有立僖之私恩耳初何有大功於魯又況通於成風與慶父之徒何與然則其歸也何足喜蓋以啟季氏之事而

書之乎。

或人論春秋以爲多有變例所以前後所書之法多有不同曰此烏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貶惡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爲也曾謂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

林問先生論春秋一經本是明道正誼權衡萬世典刑之書如朝聘會盟侵伐等事皆是因人心之敬

肆爲之詳畧或書字或書名皆就其事而爲之義理最是斟酌毫忽不差後之學春秋多是較量齊魯短長自此以後如宋襄晉悼等事皆是論伯事業不知當時爲王道作耶爲伯者作耶若是爲伯者作則此書豈足爲義理之書曰大率本爲王道正其紀綱看已前春秋文字雖觕尚知有聖人明道正誼道理尚可看近來止說得伯業權譎底意思更開眼不得此義不可不知。

問春秋一經夫子親筆先生不可使此一經不明於天下後世曰某實看不得問以先生之高明看如何難曰劈頭一箇王正月便說不去劉曰六經無建子月唯是禮記雜記中有箇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先王其他不見說建子月曰惟是孟子出來作鬧七八月之閒旱則苗槁矣便是而今五六月此句又可鶻突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是而今九月十月。

今之做春秋義都是一般巧說專是計較利害將聖人之經做一箇權謀機變之書如此不成聖經却

成一箇百將傳因說前輩做春秋義言辭雖粗率却說得聖人大意出年來一味巧曲但將孟子何以利吾國句說盡一部春秋這文字不是今時方恁地自秦師垣主和議一時去趨媚他春秋義才出會夷狄處此最是春秋誅絕底事人却都做好說看來此書自將來做文字不得才說出便有忌諱常勸人不必做此經他經皆可做何必去做春秋這處也是世變如二程未出時便有胡安定孫泰山石徂徠他們說經雖是甚有疎畧處觀其推

明治道直是稟稟然可畏春秋本是嚴底文字聖人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貶恰如大辟罪人事在款司極是嚴緊一字不敢胡亂下使聖人作經有今人巧曲意思聖人亦不解作得。

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自是分明如胡氏謂書晉侯爲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爲以王事責秦穆處却恐未必如此須是己之心果與聖人之

心神交心契始可斷他所書之旨不然則未易言也程子所謂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耳。

或問伊川春秋序後條曰四代之禮樂此是經世之大法也春秋之書亦經世之大法也然四代之禮樂是以善者爲法春秋是以不善者爲戒又問孔子有取乎五霸豈非時措從宜曰是又曰觀其予五霸其中便有一箇奪底意思

國秀問三傳優劣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曾講學公穀考事甚疎然義理却精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都不曾見國史。

李文問左傳如何曰左傳一部載許多事未知是與不是但道理亦是如此今且把來參考問公穀如何曰據他說亦是有那道理但恐聖人當初無此等意如孫明復趙啖陸淳胡文定皆說得好道理皆是如此但後世因春秋去考時當如此區處若論聖人當初作春秋時其意不解有許多說話擇之說文定說得理太多盡堆在裏面曰不是如此

底亦歷從這理上來

孔子作春秋當時亦須與門人講說所以公穀左氏得一箇源流只是漸漸訛舛當初若是全無傳授如何鑿空撰得。

問公穀傳大槩皆同曰所以林黃中說只是一人只是看他文字疑若非一手者或曰疑當時皆有所傳授其後門人弟子始筆之於書耳曰想得皆是齊魯間儒其所著之書恐有所傳授但皆雜以已意所以多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聖人之舊。

問春秋胡文定之說如何。曰。尋常亦不滿於胡說。且如解經不使道理明白。却就其中多使故事。大與做時文答策相似。

問胡氏傳春秋盟誓處。以爲春秋皆惡之。楊龜山亦嘗議之矣。自今觀之。豈不可因其言盟之能守與否而褒貶之乎。今民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之時。而遽責以未施信而民信之事。恐非化俗以漸之意。曰。不然。盟詛畢竟非君子之所爲。故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將欲變之。非去盟崇信。俗不可得而善也。故伊川有言。凡委靡隨俗者。不能隨時。唯剛毅特立。乃所以隨時。斯言可見矣。

昔楚相作燕相書。其燭暗而不明。楚相曰。舉燭。書者不察。遂書舉燭字於書中。燕相得之曰。舉燭者。欲我之明於舉賢也。於是舉賢退不肖。而燕國大治。故曰。不是郢書。乃成燕說。今之說春秋者。正此類也。以上語類十八條

春秋例目。拜貺甚厚。其間議論小國自貶其爵。以從殺禮。最爲得其情者。頃年每疑胡氏滕子朝桓之

說。非春秋惡惡短之義。今已釋然。蓋後來鄭大夫亦有鄭伯男也而使從諸侯之賦之說。則當時諸侯之願自貶者固多。但伯主必以此禮責之。故有不得而自遂耳。然其他尚有欲請教者。便遽未暇。大抵此經簡奥。立說雖易。而貫通爲難。以故平日不敢措意其間。假以數年。未知其可學否耳。答程可久

所示春秋大旨甚善。此經固當以類例相通。然亦先須隨事觀理。反復涵泳。令胸次開闊。義理貫通。方有意味。若便一向如此排定說殺。正使在彼分上。斷得十分的當。却於自己分上。都不見得箇從容活絡受用。則亦何益於事耶。大抵不論看書與日用工夫。皆要放開心胸。令其平易廣闊。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緊了。卽氣象急迫。田地隘陿。無處著工夫也。此非獨是讀書法。亦是仁卿分上變化氣質底道理也。然看春秋外。更誦論孟。及看近思錄等書。以助其趣乃佳。若只如此。實恐枯燥難見功耳。答黃仁卿

春秋之說。向日亦嘗有意。而病於經文之太略。諸說

之太煩。且其前後牴牾非一。是以不敢妄爲必通之計。而姑少緩之。然今老矣。竟亦未敢再讀也。來諭以爲他處皆可執其一說以爲據。獨即位之說爲難通。愚恐其所執之說。未必聖人之眞意。而非獨即位之說爲無據也。若只欲爲場屋計。則姑取其近似而不害理者用之。若欲眞實爲學。則不若即他書之易知者而求之。庶明白而不差也。答鞏惟微

所論春秋難讀。固然。大抵今所可見者。但程先生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然亦時有所謂隱之於心、

而未能愜當者。況其精微之意乎。此須異時別商量也。答李守約

某之先君子好左氏書。每夕讀之。必盡一卷乃就寢。故某自幼未受學時。已耳熟焉。及長稍從諸先生長者問春秋義例。時亦窺其一二大者。而終不能有以自信於其心。以故未嘗敢輒措一詞於其間。而獨於其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際。爲有感也。近刻易詩書於郡帑。易用呂氏本古經傳十二篇。而絀詩書之序。置之經後。以曉當世。使得復見古書之舊。而不錮於後世諸儒之說。顧三禮體大。未能緒正。獨念春秋大訓。聖筆所刊。不敢廢塞。而河南邵氏皇極經世學。又以易詩書春秋爲皇帝王霸之書。尤不可以不備。乃復出左氏經文。別爲一書。以踵三經之後。其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之所繫。故不能悉具。異時有能放呂氏之法。而爲三經之音訓者。尚有以成吾之志也哉。書臨漳所刊四經後 ○以上文集五條

經 傳附

隱公

某親見文定公家說。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證得箇行夏之時四箇字。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爲他不順。欲改從建寅。元年。○語類

春秋正朔事。此以書攷之。凡書月皆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例只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

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觀伊川先生劉質夫之意。似是如此。但春秋兩字。乃魯史之舊名。又似有所未通。幸更與聯叔訂之。以見教也。元年。與張敬夫

春秋書正。據伊川說則只是周正建子之月。但非春而書春則夫子有行夏時之意。而假天時以立義耳。文定引商書十有二月。漢史冬十月爲證。以明周不改月。此固然矣。然以孟子攷之。則七八月乃建午建未之月。暑雨苗長之時。而十一月十二月。乃建戌建亥之月。將寒成梁之候。國語引夏令曰。十月成梁。又似并改月號。此又何耶。或是當時二者並行。唯人所用。但春秋既是國史。則必用時王之正。其比商書不同者。蓋後世之彌文。而秦漢直稱十月者。則其制度之闊略耳。注家謂十月乃後人追改。當更攷之。愚意如此。未知是否。元年。○答吳晦叔

前書所論周正之說。終未穩。當。孟子所謂七八月。乃今之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九月十

月。是周人固已改月矣。但天時則不可改。故書云。秋大熟未穫。此即止是今時之秋。蓋非酉戌之月。則未有以見夫歲之大熟而未穫也。以此攷之。今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伊川所謂假天時以立義者。正謂此也。若謂周人初不改月。則未有明據。故文定只以商秦二事爲證。以彼之博洽精勤。所取猶止於此。則無他可攷必矣。今乃欲以十月隕霜之異證之。恐未足以爲不改月之驗也。蓋隕霜在今之十月。則不足怪。在周之十月。則爲異矣。又何必史書八月。然後爲異哉。况魯史不傳。無以必知其然。不若只以孟子尚書爲據之明且審也。若尚有疑。則不若且闕之之爲愈。不必強爲之說矣。詩中月數。又似不曾改。如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之類。故某向者疑其並行也。○元年。○答吳晦叔

三代正朔。以元祀十有二月攷之。則商人但以建丑之月爲歲首。而不改月號。時亦必不改也。以孟子七八月十一月十二月之說攷之。則周人以建子之月爲正月。而不改時。改月者。後王之彌文。不改時者。天時不可改。故祭祀田獵。猶以夏時

為正以書一月戊午厥四月哉生明之類攷之則古史例不書時以程子假天時以立義之云攷之則是夫子作春秋時特加此四字以繫年見行夏時之意若如胡傳之說則是周亦未嘗改月而孔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月下所書之事却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後月與事常相差兩月恐聖人制作之意不如是之紛更煩擾其所制作亦不如是之錯亂無章也愚見如此而攷之劉質夫說亦云先書春王正月而後書二百四十二年之

事皆天理也似亦以春字為夫子所加王字亦非史策舊文但魯史本謂之春秋則又似元有此字而杜元凱左傳後序載汲冢竹書乃晉國之史却以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則又似胡氏之說可為據此則無竹書煩為見拙齋扣之或有此書借錄一兩年示及幸甚幸甚又漢書元年冬十月注家以為武帝改用夏時之後史官追正其事亦未知是否此亦更煩子細詢攷也元年○答林擇之○以上文集四條

春秋一發首不書即位即君臣之事也書仲子嫡庶之分即夫婦之事也書及邾盟朋友之事也書鄭伯克段即兄弟之事也一開首人倫便盡在元年

惠公仲子恐是惠公之妾僖公成風却是僖公之母不可一例看不必如孫明復之說元年

陳仲蔚問東萊論穎考叔之說是否曰古人也是重那盟誓又問左傳於釋經處但略過如何曰他釋經也有好處如說段不弟故不言弟稱鄭伯譏失教也這樣處說得也好蓋說得闊又問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享之這也不可謂知人曰

這樣處却說得無巴鼻如公羊說宣公却是宋之罪腦左氏有一箇大病是他好以成敗論人遇他做得來好時便說他好做得來不好時便說他不是却都不折之以理之是非這是他大病敘事時左氏却多是公穀却都是胡撰他去聖人遠了只是想像胡說或問左氏果丘明否曰左氏敘至韓魏趙殺智伯事去孔子六七十年決非丘明元年

陳仲蔚說公矢魚于棠云或謂矢如皐陶矢厥謨之矢曰便是亂說今據傳曰則君不射則矢魚是將

弓矢去射之如漢武帝親射江中蛟之類何以見得夫子作春秋征只書征伐只書伐不曾恁地下一字如何平白無事陳魚不只寫作陳字却要下箇矢字則麽遂往陳魚而觀之這幾句却是左氏自說據他上文則無此意五年

鄭人來渝平渝變也蓋魯先與宋好鄭人却來渝平謂變渝舊盟以從新好也公穀作輸平胡文定謂以物而求平也恐不然但言輸則渝之義自在其中如秦詛楚文云變輸盟刺若字義則是如此其

文意則只是渝字也六年○以上語類五條

桓公

問洽尋常如何理會是背命曰嘗攷之矣當從劉侍讀之說自王命不行則諸侯上僭之事由階而升然必與勢力之不相上下者池錄作如歷階而升以至於極蓋既無王命必擇勢力之相敵者共爲之所以布於衆而成其僭也齊衞當時勢敵故齊僖自以爲小伯而黎人責衞以方伯之事當時王不敢命伯而欲自爲伯故於此彼此相命以成其私也及其久也則力之能爲者專之矣故威公遂自稱伯以至戰國諸侯各有稱王之意不敢獨稱於國必與勢力之相侔者共約而爲之魏齊會于直澤以相王是也其後七國皆王秦人思有以勝之於是使人致帝於齊約共稱帝豈非相帝自相命而至於相王自相王而至於相帝僭竊之漸勢必至此池錄云春秋於此蓋紀王命不行而諸侯僭竊之端也豈非其明證乎曰然則左傳所謂背命于彌何也曰此以納王之事相遜相先也曰說亦有理三年

桓公有兩年不書秋冬說者謂以喻時王不能賞罰若如是孔子亦可謂大迂闊矣某嘗謂說春秋者只好獨自說不可與人論難蓋自說則橫說豎說皆可論難著便說不行四年七年

春秋書蔡人殺陳佗此是夫子據魯史書之佗之弑君初不見於經者亦是魯史無之耳六年○以上語類三條

莊公

問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桓公會而不復讐先儒謂春秋不譏是否曰他當初只是據事

如此寫在如何見他識與不識當桓公被殺之初便合與他理會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方伯便合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興復讐之師只緣周家衰弱無赴愬處莊公又無理會便自與之主婚以王姬嫁齊及到桓公時又自隔一重了兄到此事體又別桓公率諸侯以尊周室莊公安得不去若是不去却不是叛齊乃是叛周○十三年語類

閔公

成風事季友與敬嬴事襄仲一般春秋何故褒季友如書季子來歸是也人傑謂季子既歸而閔公被弒慶父出奔季子不能討賊是其意在於立僖公也先生曰縱失慶父之罪小而季子自有大惡今春秋不貶之而反褒之殆不可曉蓋如高子仲孫之徒只是舊史書之聖人因其文而不革所以書之者欲見當時事迹付諸後人之公議耳若謂季子為命大夫則叔孫婼嘗受命服何為書名乎元年○語類

僖公

問齊侯侵蔡亦以私如何曰齊謀伐楚已在前本是伐楚特因以侵蔡耳非素謀也問國語左傳皆是左氏編何故載齊桓公於國語而不載於左傳曰不知二書作之先後温公言先作國語次作左傳又有一相識言先左傳次國語國語較老如左傳後看之似然四年

壯祖嘗問長上言齊威公伐楚不責以僭王之罪者蓋威公每事持重不是一箇率然不思後手者當時楚甚強大僭王已非一日威公若以此問之只宜楚即罪服不然齊豈遽保其必勝楚哉及聞先生言及亦以為然四年

或問春秋書晉殺其大夫荀息是取他否曰荀息亦未見有可取者但始終一節死君之難亦可取耳後又書晉殺其大夫里克者不以弒君之罪討之也然克之罪則在中立今左傳中却不見其事國語中所載甚詳十年

問里丕鄭荀息三人當初晉獻公欲廢太子申生立奚齊荀息便謂君命立之臣安敢貳畧不能諫

君以義。此大段不是。里克丕鄭。謂從君之義。不從君之惑。所見甚正。只是後來却做不徹。曰。他倒了處。便在那中立上。天下無中立之事。自家若排得他退。便用排退他。若奈何他不得。便用自死。今驪姬一許他中立。他事便了。便是他只要求生避禍。正如隋高祖篡周。韋孝寬初甚不能平。一見衆人被殺。便去降他。反教他添做幾件不好底事。看史到此。使人氣悶。或曰。看荀息亦有不是處。曰。全然不是。豈止有不是處。只是辦得一死。亦是難事。文

蔚曰。里克當獻公在時。不能極力理會。及獻公死後。却殺奚齊。此亦未是。曰。這般事。便是難說。獻公在日。與他說不聽。又怎生奈何得他。後來亦用理會。只是不合殺了他。十年

吳楚盟會不書王。恐是吳楚當時雖自稱王於其國。至與諸侯盟會。則未必稱也。二十一年

諸侯滅國。未嘗書名。衛侯燬滅邢。說者以爲滅同姓之故。今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因而傳寫之誤。亦未可知。又曰。魯君書薨。外諸侯書卒。劉原父答溫公書。謂薨者臣子之詞。溫公亦以爲然。以卒爲貶詞者。恐亦非是。二十五年。以上語類六條

問侵曹伐衛。再稱晉侯。先生側邊批云。此正是晉文譎處。恐非貶辭。蓋爲宋之役。二國雖不與。而其從楚則一也。晉文不先加兵於陳蔡鄭許。而先侵曹伐衛。或是當時事勢有未可者。豈有楚人暴横。諸侯皆南向從楚。而得一諸侯用兵以張中國之威。春秋遂遽貶之乎。先生側批云。康節論五霸功罪之意得之。今以楚人救衛。爲善楚貶

晉。而成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例。則文公九年。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爲罪趙盾。何也。既罪趙盾。何以又書救乎。學春秋者。固不可執定例以害大義也。至於下書執曹伯畀宋人。衛侯出奔復歸。與元咺等事。則晉侯無所逃責矣。曰。有難言者。二十八年。答萬正淳。○文集

宣公

宣公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春秋之責宋鄭。正以其叛中國而從夷狄

耳。中間諱言此事。故學者不敢正言。今猶守之而不變。此不知時務之過也。罪其武衛亦非是。春秋豈率天下諸侯以從三王之罪人哉。特罪其叛中國耳。十五年○語類

成公

問胡氏傳欒書弑晉厲公事。其意若許欒書之弑。何也。曰。舊亦嘗疑之。後見文定之甥范伯達而問焉。伯達曰。文定之意。蓋以爲欒書執國之政。而厲公無道如此。亦不得坐視。爲書之計。厲公可廢而不

可殺也。洽言傳中全不見此意。曰。文定既以爲當如此作傳。雖不可明言。豈不可微示其意乎。今聚數百言而其意絕不可曉。是亦拙於傳經者也。十八年

楊至之問晉悼公。曰。甚次第。他才大段高。觀當初人去周迎他時。只十四歲。他說幾句話。便乖。便有操有縱。才歸晉。做得便別。當時厲公恁地弄得狼當。被人擒殺。胡亂殺了。晉室大段費力。及悼公歸來。不知如何便被他做得恁地好。恰如久雨積陰。忽遇天晴。光景便別。赫然爲之一新。又問。勝威文否。曰。儘勝。但威文是白地做起來。悼公是見成基址。某嘗謂晉悼公。宇文周武帝。周世宗。三人之才一般。都做得事。都是一做便成。及才成。又便死了。不知怎生地。十八年○以上語類二條

襄公

楊至之問左傳元者體之長等句。是左氏引孔子語。抑古有此語。曰。或是古已有此語。孔子引他也。未可知。左傳又云。克己復禮仁也。克己復禮四字。亦是古已有此語。九年

問左氏駒支之辯。劉侍讀以爲無是事。曰。某亦疑之。既曰言語衣服不與華同。又却能賦青蠅。何也。又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揣擬申生之死。乃數公也。申生以閔二年十二月出師。衣之偏衣。佩之金玦。數公議論如此。獻公更舉事不得。便有逆詐億不信底意思。左氏一部書都是這意思。文章浮艷。更無事實。蓋周衰時自有這一等迂闊人。觀國語之文。可見周之衰也。某嘗讀宣王欲籍千畝事。便

心煩及戰國時人卻尚事實觀太史公史記可見公子成與趙武靈王爭胡服甘龍與衛鞅爭變法其他如蘇張之辯莫不皆然衛鞅之在魏其相公孫痤勸魏君用之不然須殺之魏君不從則又與鞅明言之鞅以爲不能用我焉能殺我及秦孝公下令鞅西入秦然觀孝公下令數語如此氣勢乃是吞六國規模鞅之初見孝公說以帝道王道想見好笑其實乃是霸道鞅之如此所以堅孝公之心後來迂闊之說更不能入使當時無衛鞅必須

別有人出來觀孝公之意定是不用孟子史記所載事實左氏安得有此。十四年

問季札胡文定公言其辭國以生亂溫公又言其明君臣之大分曰可以受可以無受。十四年

問季札觀樂如何知得如此之審曰此是左氏粧點出來亦自難信如聞齊樂而曰國未可量然一再傳而爲田氏烏在其爲未可量也此處皆是難信處。二十九年。以上語類四條

昭公

或問子產相鄭鑄刑書作丘賦時人不以爲然是他不達爲國以禮底道理徒恃法制以爲國故鄭國日以衰削曰是他力量只到得這裏觀他與韓宣子爭時似守得定及到伯有子皙之徒撓他時則度其可治者治之若治他不得便只含糊過亦緣當時列國世卿每國須有三兩族強大根株盤互勢力相依倚卒急動他不得不比如今大臣才被人論便可逐去故當時自有一般議論如韓獻子分謗之說只是要大家含糊過不要見得我是你

不是又如魯以相忍爲國意思都如此後來張文潛深取之故其所著雖連篇累牘不過只是這一意。六年。語類

問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利其國而誘殺之也故名胡氏謂蔡般弒君與諸侯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楚子若以大義唱天下奉詞致討其弒父弒君之罪謀於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愚謂諸侯與通會盟者楚子爲之會主也以弒君之賊會弒君之賊同惡相求非惟不能討其

罪。亦不敢討其罪矣。今欲圖其國而殺之。惡人之常態也。是烏可於十有一年之後責楚子以唱大義以討般。楚子未暇治也。而又責其討般典刑紊矣。曰甚善。十一年○答萬正淳○文集

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左傳作形字解者。胡說。今家語作刑民。注云傷也。極分曉。蓋言傷民之力以爲養。而無饜足之心也。又如禮記中說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家語作有物將至。其兆必先。爲是蓋有字似耆字。物字似欲字。其字似有字。兆字篆文似開字之門。必誤無疑。今欲作有開解。亦可。但無意思耳。王肅所引證也。有好處。後漢鄭玄與王肅之學互相詆訾。王肅固多非是。然亦有攻援得好處。十二年○語類

問嘗讀歐陽公論許世子止之事。未免疑之。及讀胡文定公傳。未足以破其疑。洽繼而攻之左氏公羊之傳自明。但後人因穀梁不嘗藥之說。遂執此一句以爲止之罪如此而已。殊不攷左氏曰許悼公瘧。飲世子止之藥卒。公羊曰。止進藥而藥殺也。此可以見悼公之死於藥矣。當時之事。雖未有明文。而洽嘗觀近世治瘧者。以砒霜鍛而餌之。多愈。然不得法。不愈而反殺人者。亦多矣。悼公之死。必此類也。不然。當時所進。非必死之藥。止偶不嘗而已。則公羊何以謂之藥殺。世子何爲遽棄國而出奔。孟子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以刃與政。有以異乎。進藥而藥殺。可不謂之弒哉。其所以異於商臣蔡般者。過與故之不同耳。心雖不同。而春秋之文一施之者。以臣子之於君父。不可過也。如此觀之。似足以正近世經傳之失。而破歐公之疑。不識先生以爲如何。曰胡文定通旨中引曾吉父說。如律中合御藥誤不如本方。造御舟誤不牢固之類。已有此意矣。但攷之於經。不見許止棄國出奔之事。不知果何謂也。十九年○答張元德○文集

春秋上辛雩。季辛又雩。公羊爲昭公聚衆以攻季氏。此說非是。昭公失民已久。安能聚衆。不過得游手聚觀之人耳。又安能逐季氏。昭公季氏事。見左傳。極有首尾。公羊子特傳聞想料之言耳。何足爲據。

或者乃信其說以解春秋既爲謬誤又欲引之以解論語樊遲從遊舞雩之下一段問答以爲爲昭公逐季氏而發者則又謬之甚矣此弊蓋原於蘇氏問社之說而近世又增廣之也嘗見徐端立文說曾以蘇說問尹和靖和靖正色久之乃言曰解經而欲新奇何所不至聞之令人悚然汗下二十五年 偶讀漫記 文集

春秋權臣得政者皆是厚施於民故晏子對景公之問曰在禮家施不及國乃先王防閑之意二十六年 語

類

定公

問夾谷之會孔子數語何以能却萊人之兵曰畢竟齊常常欺魯魯常常不能與之爭却忽然被一箇人來以禮問他他如何不動如藺相如秦王擊缶亦是秦常欺得趙過忽然被一箇人恁地硬振他如何不動十年

墮三都亦是因季氏厭其强也正似唐末五代羅紹威其兵强於諸鎮者以牙兵五千人也然此牙兵又不馴於其主羅甚惡之一日盡殺之其鎮遂弱爲隣鎮所欺乃方大悔十二年 以上語類二條

問太子蒯聵得罪靈公出奔晉趙氏靈公嘗遊於郊謂公子郢曰我將立若爲後靈公卒夫人奉遺命而立郢郢以輒在爲辭於是國人立輒輒立十二年輒出亡蒯聵入是爲莊公莊公立三年而出奔友恭竊詳此事妄意謂輒不顧其父而自立固已失父子之義矣蒯聵得罪於父而出奔乃因豎良夫及孔悝母刼悝升臺而盟立之是不用先君之

遺命父子君臣之義俱失之矣然則宗國所宜立者何人其必郢乎當郢辭國之日國人立輒之時輒能逃去則郢無得而辭蒯聵亦無復君衛之意及夫蒯聵既入良夫悝母相與刼悝是時悝能守之以死則蒯聵安得而立哉惜乎孔悝不知出此一切付之無可奈何此蒯聵所以立也雖然天下豈有無父子君臣之國哉宜乎蒯聵未幾而復奔也曰此論大槩得之但謂輒逃去則蒯聵無復君衛之意及蒯聵既立而復奔者非是蓋輒自當逃

去非欲為是以拒蒯聵之來也蒯聵脫或能守其國亦不可知但義理自不是耳不必如此牽合也又問孔悝有母不能禁而使之為亂及為衛之臣又不能有所立以子路之賢為其家臣其事如何心甚疑之亦何所見而如此乞賜教曰聖人之門不使人逃世避人以為潔故羣弟子多仕於亂邦然若子路冉有之徒亦太不擇矣此學者所當深戒也十四年。答潘端叔。文集

淵鑑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七

禮一

儀禮

總論

今儀禮多是士禮天子諸侯喪祭之禮皆不存其中不過有些小朝聘燕饗之禮自漢以來凡天子之禮皆是將士禮來增加為之河間獻王所得禮五十六篇却有天子諸侯之禮故班固謂愈於推士禮以為天子諸侯之禮者班固作漢書時此禮猶在不知何代何年失了可惜

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儀禮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十七篇同鄭康成注此十七篇多舉古文作某則是他當時亦見此壁中之書不知如何只解此十七篇而三十九篇不解竟無傳焉

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類

莫不皆然。只是儀禮有士相見禮，禮記却無士相見義。後來劉原父補成一篇。

陳振叔亦儘得其說。儀禮云，此乃是儀，更須有禮書。儀禮只載行禮之威儀，所謂威儀三千是也。禮書如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之類，是說大經處。這是禮，須自有箇文字。（以上語類四條）

知看儀禮有緒，甚善。此書雖難讀，然却多是重複，倫類若通，則其先後彼此展轉參照，足以互相發明，久之自通貫也。（答陳才卿）

儀禮人所罕讀，難得善本。而鄭注、賈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疏略。近世永嘉張淳忠甫校定印本，又爲一書以識其誤，號爲精密。然亦不能無舛謬。若其經首冠以鄭氏目錄，而其開卷第一板士冠禮篇中第三行即云主人玄冠朝服，則是於天子諸侯之士朝服皮弁素積，此諸侯二字，按賈疏所載本在天子字上，而爲絕句，自釋文所引誤倒其文，而此本因之，遂無文理，蓋曰視朝之服，天子皮弁，而諸侯朝服，君臣同之，故鄭氏之意以爲此主人玄冠朝服，則是諸侯之士，若天子之士則當服皮弁素積，與此不同耳。又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巳，乃戊巳之巳，故注云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而下條之注又云不得丁亥，則巳亥亦可用，其理甚明，而諸本或寫巳爲辰巳之巳，釋文遂以祀音，張氏亦不能覺其誤也。其尤甚者，則如鄉射篇橫而奉之，奉或誤寫作拳，而釋文遂以權音，張亦不能正而曲從之。推此而言，則其他舛謬，計必尚多，姑記此三條以告觀者。（記永嘉儀禮誤字○以上文集二條）

士冠

古朝服用布，祭則用絲。詩絲衣，繹賓尸也。皮弁素積，皮弁以白鹿皮爲之，素積，白布爲裙。

問士冠禮有所謂始加、再加、三加，如何？曰：所謂三加彌尊，只是三次加。初是緇布冠，以粗布爲之，次皮弁，次爵弁。諸家皆作畫爵看，來亦只是皮弁模樣，皆以白皮爲之。緇布冠，古來有之，初是布冠，齊則緇之。次皮弁者，只是朝服；爵弁，士之祭服。周禮爵

弁居五冕之下。又問致美乎黻冕。注言皆祭服也。黻冕恐不全是祭服否。曰祭服謂之黻冕。朝服謂之韠。如詩韠琫有珌。內則端韠紳。皆是。問士冠禮一加再加言吉月令月。至三加言以歲之正。不知是同時否。曰只是一時節行。加緇布冠。少頃又更加皮弁。少頃又更加爵弁。然後成禮。如溫公冠禮亦倣此。初裹巾。次帽。次幞頭。

陳仲蔚問冠儀。曰凡婦人見男子每先一拜。男拜。則又答拜。再拜亦然。若子冠則見母。亦如之重成人

也。尋常則不如此。但古人無受拜禮。雖兄亦答拜。君亦然。但諸侯見君則兩拜還一拜。以上語類三條

士昏

問士冠禮筮於廟門。其禮甚詳。而昏禮止云將加諸卜。占曰吉。既無筮而卜禮略。何也。曰恐卜筮通言之。又問禮家之意。莫是冠禮既詳其筮。則於昏禮不必更詳。且從省文之義。曰亦恐如此。

問昏禮用鴈。壻執鴈。或謂取其不再偶。或謂取其順陰陽往來之義。曰士昏禮謂之攝盛。蓋以士而服大夫之服。爵弁乘大夫之車。墨車則當執大夫之贄。前說恐傅會。又曰重其禮而盛其服。以上語類二條

聘禮

問聘禮所言君行一臣行二之義。曰君行步濶而遲。臣行步狹而疾。故君行一步。而臣行兩步。蓋不敢同君之行而踐其跡也。因語齊君晏子行。子貢怪之問孔子君臣交際之禮一段。說得甚分曉。語類

公食大夫禮

公食大夫禮乃是專饗大夫為主人者。時出勸賓。賓

辭而獨饗。語類

覲禮

天子常服皮弁。惟諸侯來朝見於廟中服冕服。用鬱鬯之酒灌神。

覲是正君臣之禮。較嚴。天子當扆而立。不下堂而見諸侯。朝是講賓主之儀。天子當宁而立。在路寢門之外。相與揖遜而入。以上語類二條

喪服經傳

堯卿問絰帶之制。曰首絰大一搤。只是拇指與第二

指一圍。腰絰較小。絞帶又小於腰絰。總如今之帶巾。括髮是束髮爲髻。安卿問鄭氏儀禮注及疏以男子括髮與免。及婦人髽。皆云如著幓頭然。所謂幓頭何也。曰。幓頭只如今之掠頭編子。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却繞髻也。免或讀如字。謂去冠。又問婦人首絰之制。曰。亦只是大麻索作一環耳。

沈存中說喪服中曾祖齊衰服。曾祖以上。皆謂之曾祖。恐是如此。如此則皆合有齊衰三月服。看來高祖死豈有不爲服之理。須合行齊衰三月也。伊川頃言祖父母喪須是不赴舉。後來不曾行。法令雖無明文。看來爲士者。爲祖父母持服內不當赴舉。

問某人不肯丁所生母憂。曰。禮爲所生父母齊衰杖期。律文許申心喪。若所生父再娶。亦當從律。某人是也。又問若所生父與所繼父俱再娶。當持六喪乎。曰。固是。又問先儒爭濮議事。曰。此只是理會稱親。當時蓋有引戾園事。欲稱皇考者。又問稱皇考是否。曰。不是。然近世儒者。亦有多言合稱皇考者。儀禮期喪條內注。說國君有疾。不能爲祖父母曾祖

父母服。則世子斬。又曰。君喪皆斬。說已分明。天子無期喪。凡有服則必斬三年。

因言孫爲人君。爲祖承重。頃在朝檢此條不見。後歸家檢儀禮疏。說得甚詳。正與今日之事一般。乃知書多看不辦。

無大功尊。父母本是期。加成三年。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本是大功。加成期。其曾祖父母小功。及從祖伯父母叔父母小功者。乃正服之不加者耳。

禮妻之父曰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古禮甥字用處極多。如壻謂之甥。姑之子亦曰甥。或問姪字本非兄弟之子所當稱。曰。然。伊川嘗言之。胡文定家子弟稱猶子。禮兄弟之子猶子也。亦不成稱呼。嘗見文定家將伊川語錄。凡家書說姪處皆作猶子。私嘗怪之。後見他本只作姪字。乃知猶子字文定所改。以伊川嘗非之故也。殊不知伊川雖非之。然未有一字替得。亦且只得從俗。若改爲猶子。豈不駭俗。據禮兄弟之子當稱從子爲是。自曾祖而下三代稱從子。自高祖四世而上稱族子。

始封之君。不臣其兄弟。封君之子。不臣其諸父。不忘其舊也。

喪服五服皆用麻。朋友麻。是加麻於弔服之上。麻謂絰也。

問改葬緦。鄭玄以爲終緦之月數而除服。王肅以爲葬畢便除。如何。曰。如今不可考。禮宜從厚。當如鄭氏。問王肅以爲旣虞而除之。若是改葬。神已在廟久矣。何得虞乎。曰。便是如此。而今都不可考。看來也須當反哭於廟。問鄭氏以爲只是有三年服者。

改葬服緦。三月。非三年服者。弔服加麻。葬畢除之否。曰。然。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而除。則非父母不服緦也。以上語類十條

問大夫之妾章。曰。此段自鄭注時已疑傳文之誤。今攷女子適人者。爲父及兄弟之爲父後者。已見於齊衰期章。爲衆兄弟。又見於此大功章。唯伯叔父母姑姊妹之服無文。而獨見於此。則當從鄭注之說無疑矣。答余正甫○文集

士喪

問南首。曰。按士喪禮飯章。鄭注云。尸南首。至遷柩於祖。乃注云。此時柩北首。及祖。又注云。還柩鄉外。則是古人尸柩皆南首。唯朝祖之時。爲北首耳。非溫公創爲此說也。若君臨之。則升自阼階西鄉。撫尸當心。是尸之南首。亦不爲君南面弔而設也。又史記背殯柩之說。按索隱謂主人不在殯東將背其殯柩立西階上北面哭。是背也。天子乃於階上南面而弔也。正義又云。殯宮在西階也。天子弔。主人背殯柩於西階南立北面哭。天子於阼階北立南面弔也。按此二說。則是設北面者。子北面耳。非尸北面也。答余正甫

又問南首。曰。必謂尸當北首。亦無正經可考。只喪大記。大斂陳衣。君北領。大夫士西領。儀禮。士南領。以此推之。恐國君以上當北首耳。然不敢必以爲然。若無他證。論而闕之可也。答余正甫○以上文集二條

周禮

總論

大抵說制度之書。惟周禮儀禮可信。禮記便不可深

信。周禮畢竟出於一家。
周禮。胡氏父子以爲是王莽令劉歆撰。此恐不然。周禮是周公遺典也。
周禮一書好看。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裏。
今人不信周官。若據某言。却不恁地。蓋古人立法無所不有。天下有是事。他便立此一官。但只是要不失正耳。且如女巫之職。掌宫中巫祝之事。凡宫中所祝。皆在此人。如此。則便無後世巫蠱之事矣。
五峯以周禮爲非周公致太平之書。謂如天官冢宰。

却管甚宫闈之事。其意只是見後世宰相請託宫闈。交結近習。以爲不可。殊不知此正人君治國平天下之本。豈可以後世之弊而併廢聖人之良法美意哉。又如王后不當交通外朝之說。他亦是懲後世之弊。要之儀禮中亦分明自載此禮。
子升問周禮如何看。曰。也且循注疏看去。第一要見得聖人是箇公平底意思。如陳君舉說天官之職。如膳羞衣服之官。皆屬之。此是治人主之身。此說自是。到得中閒。有官屬相錯綜處。皆謂聖人有使之相防察之意。這便不是。天官是正人主之身。兼統百官。地官。主教民之事。大綱已具矣。春夏秋冬之官。各有所掌。如太史等官。屬之宗伯。蓋以祝史之事。用之祭祀之故。職方氏等。屬之司馬。蓋司馬掌封疆之政。最是大行人等官。屬之司寇。難曉。蓋儀禮覲禮。諸侯行禮既畢。出乃右肉袒於廟門之東。王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然後再拜稽首。出自屛。此所謂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是也。所以屬之司寇。如此等處。皆是合著如此。初非聖人私意。大綱

要得如此看。其閒節目。有不可曉處。如官職之多。與子由所疑三處之類。只得且缺之。所謂其詳不可得而聞也。或謂周公作此書。有未及盡行之者。恐亦有此理。只如今時法令。其閒頗有不曾行者。
陳徐周禮制度講三公宰相處甚詳。然皆是自秦漢以下說起。云漢承秦舊。置三公之官。若仍秦舊。何不只做秦爲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却置司馬司徒司空者何故。蓋他不知前漢諸儒未見孔壁古文尚書有周官一篇說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爾。孔

安國古文尚書藏之秘府諸儒專門伏生二十五篇一向不取孔氏所藏古文者及至魏晉間古文者始出而行於世漢初亦只仍秦舊置丞相御史太尉爲三公及武帝始改太尉爲大司馬然武帝亦非是有意於復古但以衞霍功高官大上面去不得故於驃騎大將軍之上加大司馬以寵異之如加階官冠軍之號爾其職無以異於大將軍也及何武欲改三公他見是時大司馬已典兵兼名號已正故但去大字而以丞相爲司徒御史大夫

爲司空後漢仍舊改司馬爲太尉而司徒司空之官如故然政事歸於臺閣三公備員後來三公之職遂廢而侍中中書尚書之權獨重以至今日

周禮有井田之制有溝洫之制井田是四數溝洫是十數今永嘉諸儒論田制乃欲混井田溝洫爲一則不可行鄭氏注解分作兩項却是

先生以禮鑰授直卿令誦一遍畢先生曰他論封國將孟子說在前而後又引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說非是直卿問孟子所論五等之地是如

何與周禮不合曰先儒說孟子所論乃夏商以前之制周禮是成王之制此說是了但又說是周斥大封域而封之其說又不是若是恁地每一國添了許多地便著移了許多人家社稷恐無此理這只是夏商以來漸漸相吞併至周自恁地大了周公也是不奈他何就見在封他且如當初許多國也不是先王要恁地封便如柳子厚說樣他是各人占得這些子地先王從而命之以爵不意到後來相吞併得恁大了且如孟子說周公之封於魯

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這也不是當時封許多功臣親戚也是要他因而藩衞王室他那舊時國都恁大了却封得恁地小教他與那大國雜居也於理勢不順據左傳所說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齊是恁地闊詩復周公之宇魯是恁地闊這箇也是勢著恁地陳君舉却說只是封疆方五百里四維每一面只百二十五里以徑言則只百二十五里某說若恁地則男國不過似一

者長如何建國職方氏說一千里封四公一千里封六侯之類極分明這一千里縱橫是四箇五百里便是破開可以封四箇公他那算得國數極定更無可疑君舉又却云一千里地封四公外餘地只存留在那裏某說不知存留作甚麼直卿曰武王分土惟三則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似是周制曰武王是初得天下事勢未定且大槩恁地義剛問孟子想不見周禮曰孟子是不見周禮以上語類九條

天官

天官之職是總五官者若其心不大如何包得許多事且冢宰內自王之飲食衣服外至五官庶事自大至小自本至末千頭萬緒若不是大其心者區處應副事到面前便且區處不下況於先事措置思患豫防是著多少精神所以記得此復忘彼佛氏只合下將那心頓在無用處纔動步便疎脫所以吾儒貴窮理致知便須事事物物理會過舜明於庶物物即是物只是明便見皆有其則今文字在面前尚且看不得況許多事到面前如何奈得

他須襟懷大底人始得

周禮天官兼嬪御宦官飲食之人皆總之則其於飲食男女之欲所以制其君而成其德者至矣豈復有後世宦官之弊古者宰相之任如此

問宮伯宮正所率之屬五百人皆入宮中似不便否曰此只是宿衛在外不是入宮皆公卿王族之子弟爲之不是兵卒宮伯宮正○以上語類三條

地官

問司徒職在敬敷五教而地官言教者甚略而言山林陵麓之事却甚詳曰也須是教他有飯喫有衣著五方之民各得其所方可去教他若不恁地教如何施但是其中言教也不略如閭胥書其孝弟婣卹屬民讀法之類皆是

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制田里之法也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此鄉遂出兵之法也故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

人既一家出一人則兵數宜甚多然只是擁衛王室如今禁衛相似不令征行也都鄙之法則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然後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五百一十二家而共只出七十五人則可謂甚少然有征行則發此都鄙之兵悉調者不用而用者不悉調此二法所以不同而貢助之法亦異大宰鄉遂以十爲數是長連排去井田以九爲數是一箇方底物事自是不同而永嘉必欲合之如何合得以下小司徒

問都鄙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不審鄉遂車賦則如何曰鄉遂亦有車但不可見其制六鄉一家出一人排門是兵都鄙七家而出一兵在內者役重而賦輕在外者役輕而賦重六軍只是六鄉之衆六遂不與六遂亦有軍但不可見其數侯國三軍亦只是三郊之衆三遂不與大國三郊次國二郊小國一郊蔡季通說車一乘不止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是輕車用馬馳者更有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用牛載糗糧戈甲衣裝見七書如魯頌公徒三萬亦具其說矣

問鄭氏旁加一里之說是否曰如此方得數相合亦不見所憑據處今且大槩依他如此看以下小司徒注

直卿問古以百步爲畝今如何曰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當今四十一畝

豐鎬去洛邑三百里長安所管六百里王畿千里亦有橫長處非若今世之爲圖畫方也恐井田之制亦是類此不可執畫方之圖以定之

周家每年一推排十六歲受田六十者歸田其役想亦不能無弊故蔡澤言商君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靜百姓之業而一其志唐制每歲十月一日應受田者皆集於縣令廷中而升降之若縣令非才則是日乃胥吏之利耳

鄉大夫既獻賢能之書王拜受登於天府其副本則內史掌之以內史掌策命諸侯及羣臣故也鄉大夫

問周禮德行道藝德行藝三者猶有可指名者道字當如何解曰舊嘗思之未甚曉看來道字只是曉

得那道理而已大而天地事物之理以至古今治亂興亡事變聖賢之典策一事一物之理皆曉得所以然謂之道且如禮樂射御書數禮樂之文却是祝史所掌至於禮樂之理則須是知道者方知得注云德行是賢者道藝是能者蓋曉得許多事物之理所以屬能（以上語類九條）

親親長長貴貴尊賢皆天下之大經固當各有所尚然亦不可以此而廢彼故鄉黨雖上齒而有爵者則俟賓主獻酬禮畢然後入又席於尊東使自爲

一列不爲衆人所壓亦不壓却他人即所謂遵也（遵亦作僎）如此則長長貴貴各不相妨固不以齒先於爵亦不以爵加於齒也（答嚴時亨○文集）

問商賈是官司令民爲之抑民自爲之耶曰民自爲之亦受田但少耳如載師所謂賈田者是也（以下載師）

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此即是田稅然遠近輕重不等者蓋近處如六鄉排門皆兵其役多故稅輕遠處如都鄙井法七家而賦一兵其役少故稅重所謂十二者是并雜稅皆無過此數也都鄙稅亦只納在采邑

載師云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又云凡民無職者出夫布前重後輕者前以待士大夫之有土者後方是待庶民宅不毛爲其爲亭臺也田不耕爲其爲池沼也凡民無職事者此是大夫家所養浮汎之人也

師氏居虎門司王朝虎門路寢門也正義謂路寢庭朝庫門外朝非常朝此是常朝故知在路門外文

蔚問路寢庭朝庫門外朝如何不是常朝曰路寢庭在門之裏議政事則在此朝庫門外是國有大事詢及衆庶則在此處非每日常朝之所若每日常朝王但立於寢門外與羣臣相揖而已然王却先揖揖羣臣就位王便入胡明仲嘗云近世朝禮每日拜跪乃是秦法周人之制元不如此（師氏○以上語類四條）

或問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何也曰

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彊志力行畜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為日可見之跡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已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為者也至德以為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德以為行本司馬溫公以之孝德以知逆惡則趙無愧徐仲車之徒是也凡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材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為成人者也是

以列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為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為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於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陳備舉而無所遺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

長何也曰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脩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其至末至粗亦無不盡而德之脩也不自覺矣然是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二者之行本無常師必協於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得而預言也惟孝德則其事為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為友順

之目以詳教之以為學者雖或未得於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於勉矣況其又能即是而充之以周於事而泝其原則孰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為教也亦然而已詳三德說○文集

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闕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夔教胄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蓋是教人朝夕從事於此拘束得心長在這上面蓋

為樂有節奏。學他底。急也不得。慢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他一副當情性。保氏

問鄉遂為溝洫用貢法。都鄙為井田行助法。何以如此分別。曰。古制不明。亦不曉古人是如何。遂人溝洫之法。田不井授。而以夫數制之。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以令貢賦。便是用貢法。以下遂人

子約疑井田之法。一鄉一遂。為一萬有餘夫。多溝洫川澮。而匠人一同。為九萬夫。川澮溝洫反少者。此以地有遠近。故治有詳略也。鄉遂近王都。人衆稠

密。家家勝兵。不如此則不足以盡地利而養民。且又縱橫為溝洫川澮。所以寓設險之意。而限車馬之衝突也。故治近為甚詳。若鄉遂之外。則民少而地多。欲盡開治。則民力不足。故其治甚略。晉郤克帥諸國伐齊。齊來盟。晉人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盡東其畝。齊人曰。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云云。晉謀遂塞。蓋鄉遂之畝。如中間是田。兩邊是溝。向東直去。而前復有橫畝向南。溝復南流。一東一南。十字相交在此。所以險阻多而非車馬之利

也。

鄉遂雖用貢法。然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中下出斂法。則亦未嘗拘也。司稼○以上語類四條

春官

周禮載用赤璋白璧等斂。此豈長策。要是周公未思量耳。觀季孫斯死用玉。而孔子歷階言其不可。則是孔子方思量到。而周公思量未到也。典瑞○語類

問司服卿大夫加以大功小功。則自卿大夫而上皆無此者何也。曰。此義周禮疏中其說已備。中庸所

謂期之喪達乎大夫是也。乃古人貴賤之義。呂氏之說詳矣。精義。君子反經處亦有說然亦是周公制禮而後方如此。故檀弓又云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答余彝孫○文集

黃問周禮祀天神地示人鬼之樂。何以無商音。曰。五音無一則不成樂。非是無商音。只是無商調。先儒謂商調是殺聲。鬼神畏商調。大司樂

因說及夢曰。聖人無所不用其敬。雖至小沒緊要底物事也用其敬。到得後世儒者。方說得如此闊大

沒收殺。如周禮夢亦有官掌之。此有甚緊要。然聖人亦將做一件事。某平生每夢見故舊親戚。次日若不接其書信及見之。則必有人說及。看來惟此等是正夢。其他皆非正。占夢○以上語類二條

疏云。此九拜之中。四種是正拜。五者逐事生名。還依四種正拜而爲之也。又云。稽首頓首空首。此三者正拜也。肅拜。婦人之正拜也。其餘五者附此四種。振動。吉拜。凶拜。褒拜。附稽首。奇拜。附空首。又云。空一拜。其餘皆再拜。肅拜或再三。故卻至三肅使者。

○一曰稽首。注曰。拜頭至地也。疏曰。先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又引頭至地。多時也。稽首稽留之字也。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於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則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襄三年。公如晉。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君辱稽首。寡君懼矣。郊特牲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是諸侯於天子。大夫於諸侯。皆當稽首。○二曰頓首。注曰。拜頭叩地也。疏曰。先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而又引頭卽舉也。頭叩地。謂若以首叩物然。此平敵自相拜。家臣於大夫。及凡自敵者。皆當從頓首之拜也。記疏曰。頭叩地。不停留地也。又曰。諸侯相拜則然。○三曰空首。注曰。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疏曰。先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也。以其頭不至地。故名空首。君答臣下拜也。其有敬事亦稽首。洛誥曰。拜手稽首是也。又曰。稽首頓首空首。此三者相因而爲之。空首而引頭頓地卽舉。故名頓首。頓首而引頭至地稽留多時。故名稽首。此

三者之正拜也。○四曰振動。注曰。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記疏曰。謂有敬懼。故爲振動。疏曰。案中候膊云。季秋七月甲子。赤雀銜丹入酆。王再拜稽首受。案今文太誓。得火烏之瑞。使以周公書報於王。王動色變。雖不見拜文。與文王受赤雀之命。爲稽首拜也。○五曰吉拜。六曰凶拜。注曰。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言吉者。此殷之凶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云。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疏曰。拜而後稽顙。謂先

作頓首。後作稽顙。稽顙還是頓首。但觸地無容。則謂之稽顙。記曰。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疏曰。拜是爲親痛深貌惻隱之至也。記又曰。晉獻公薨。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勸其反國。重耳稽顙而不拜。哭而起。穆公曰。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疏曰。若爲後。則當拜謝其恩。今不受其勸。故不拜謝。所以稽顙者。自爲父喪哀號也。凡喪禮。先稽顙而後拜。乃成。直稽顙而不拜。故云不成拜也。今旣

聞父死。勸其反國之義。哀慟而起。若欲攀轅然。故云則愛父也。○七曰奇拜。八曰褒拜。注曰。杜子春云。奇讀爲奇偶之奇。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答臣下拜。褒拜再拜。神與尸。杜子春書又曰。奇拜先屈一膝。今雅拜是。疏云。後鄭不從此說。○九曰肅拜。注曰。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爲事故。敢肅使者。疏曰。肅拜者。拜中最輕。唯軍中有此肅拜。婦人亦以肅拜爲正。又曰。儀禮。賓撎入門。推手曰揖。引手曰撎。記疏曰。少儀。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大祝○九拜辨○文集

秋官

問周禮五服之貢。限以定名。不問其地之有無。與禹貢不合。何故。曰。一代自有一代之制。他大槩是近處貢重底物事。遠處貢輕底物事。恰如禹貢所謂納銍納秸之類。大行人○語類

冬官

車所以揉木。又以圍計者。蓋是用生成圓木揉而爲之。故堅耐堪馳騁。輪人

問侯國亦倣鄉遂都鄙之制否。曰。鄭氏說侯國用都鄙法。然觀魯人三郊三遂。及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則亦是如此。匠人注○以上語類二條

小戴禮

總論

問讀禮記。曰。禮記要兼儀禮讀。如冠禮喪禮鄉飲酒禮之類。儀禮皆載其事。禮記只發明其理。讀禮記而不讀儀禮。許多理皆無安著處。

許順之說。人謂禮記是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

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
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
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
如何說得到這裏。想必是古來流傳得此箇文字
如此。

問禮記古注外無以加否。曰。鄭注自好。看注看疏自
可了。

鄭康成是箇好人。考禮名數大有功。事事都理會得。
如漢律令。亦皆有注。儘有許多精力。東漢諸儒煞

好。盧植也好。義剛錄云。康成也可謂大儒。

禮記荀莊有韻處多。龔實之云。嘗官於泉。一日問陳
宜中云。古詩有平仄否。陳云。無平仄。龔云。有辨之
久不決。遂共往決之於李漢老。陳問古詩有平仄
否。李云。無平仄。只是有音韻。龔大然之。謂之無有
皆不是。謂之音韻乃是。以上語類五條

某聞之。學者博學乎先王六藝之文。誦焉以識其辭。
講焉以通其意。而無以約之。則非學也。故曰。博學
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何謂約。禮是也。禮者。履

也。謂昔之誦而說者。至是可踐而履也。故夫子曰。
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顏子之稱夫子。亦曰。博
我以文。約我以禮。禮之為義。不其大哉。然古禮非
必有經。蓋先王之世。上自朝廷。下達閭巷。其儀品
有章。動作有節。所謂禮之實者。皆踐而履之矣。故
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則豈必簡
策而後傳哉。其後禮廢。儒者惜之。乃始論著為書
以傳於世。今禮記四十九篇。則其遺說。已學而求
所以約之者。不可以莫之習也。今柯君直學將為

諸君誦其說而講明之。諸君其聽之毋忽。易曰。智
崇禮卑。禮以極卑為事。故自飲食居處灑掃欬唾
之間。皆有儀節。聞之若可厭。行之若瑣碎而不綱。
然惟愈卑。故愈約。與所謂極崇之智。殊未可以差
殊觀也。夫如是。故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焉。此造約
之極功也。諸君其聽之毋忽。講禮記序說。○文集

曲禮

曲禮。必須別有一書協韻。如弟子職之類。如今篇首
若思。定辭。民哉。兹及上堂聲必揚。入戶視必下。皆

是韻。今上下二篇。却是後人補湊而成。不是全篇作底。若夫等處。文意都不接。內則却是全篇作底。

問曲禮首三句是從源頭說來。此三句固是一篇綱領。要之儼若思。安定辭。又以毋不敬爲本。曰。然。又曰。只是下面兩句。便是毋不敬。今人身上大節目。只是一箇容貌言語。便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道裏只是不曾說正顏色。要之顏色容貌亦不爭多。只是顏色有箇誠與僞。簡錄云。箕子九疇其要只在五事。

問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呂與叔謂上二句學者之道。下二句教者之道。取猶致也。取於人者。我爲人所取而教之。在教者言之。則來學者也。取人者。我致人以教已。在教者言之。則往教者也。此說如何。曰。道理亦大綱是如此。只是說得不甚分曉。據某所見。都是就教者身上說。取於人者。是人來求我。我因而教之。取人者。是我求人以教。今欲下一轉語。取於人者。便是有朋自遠方來。童蒙求我。取人者。便是好爲人師。我求童蒙。

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古人室在東南隅開門。東北隅爲宧。西北隅爲屋漏。西南爲奧。人纔進。便先見東北隅。却到西北隅。然後始到西南隅。此是至深密之地。

尸用無父母者爲之。故曰。食饗不爲槩。祭祀不爲尸。

問禮云。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何也。曰。便是此一說被人解得都無理會了。據某所見。此二句承上面餕餘不祭說。蓋謂餕餘之物。雖父不可將去祭子。夫不可將去祭妻。且如孔子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腥則非餕餘矣。雖熟之以薦先祖可也。賜食則或爲餕餘。但可正席先嘗而已。固是不可祭先祖。雖妻子至卑亦不可祭也。

凡御車。皆御者居中。乘者居左。惟大將軍之車將自居中。所謂鼓下。大將自擊此鼓。爲三軍聽他節制。雖王親征。亦自擊鼓。以上語類七條

有禮則安說立意甚善。但詳本文之意。只說施報往來之禮。人能有此。則不忤於物而身安耳。未遽及夫心安也。況古人之所以必由於禮。但爲禮當如此。不得不由。豈爲欲安吾心而後由之也哉。若必

爲欲安吾心。然後由禮以接於人。則是皆出於計度利害之私。而非循理之公心矣。答江德功

疑事勿質。直而勿有兩句連說。爲是疑事勿質。卽少儀所謂毋身質言語是也。直而勿有。謂陳所見。聽彼決擇。不可據而有之。專務強辨。不能如此。則是以身質言語矣。○此篇雜取諸書精要之語。集以成編。雖大意相似。而文不連屬。如首章四句。乃曲禮古經之言。敖不可長以下四句。不知是何書語。又自爲一節。皆禁戒之辭也。賢者以下六句。又當

別是一書。臨財毋苟得以下六句。又是一書。亦禁戒之辭。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劉原父以爲此乃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之辭。曰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此篇蓋取彼文。而若夫二字失於刪去。鄭氏不知其然。乃謂此二句爲丈夫之事。其說誤矣。此說得之。答潘恭叔○以上文集二條

檀弓

子思不使子上喪其出母。以儀禮考之。出妻之子爲父後者。自是爲出母無服。或人之問。子思自可引此正條答之。何故卻自費辭。恐是古者出母本自無服。逮德下衰。時俗方制此服。故曰伋之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是聖人固用古禮。亦有隨時之義。時如伯魚之喪出母是也。子思自謂不能如此。故但守古之禮而已。

問稽顙而后拜。拜而后稽顙。曰。兩手下地曰拜。拜而后稽顙。先以兩手伏地如常。然後引首向前扣地。稽顙而后拜。開兩手。先以首扣地。卻交手如常。以上語類二條

子晦所謂使無童子之言。則曾子亦泊然委順。未足以病其死。唯童子之言一入其聽。而士死於大夫之簀。則有所不安。故必舉扶而易之。然後無一豪愧心而安其死。此數句甚善。但謂大夫有賜於士之禮。則未知所據。似未安也。答王子合○文集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裘似今之襖子。裼衣。

似今背子。襲衣似今涼衫。公服襲裘者、冒之不使外見。裼裘者、袒其半而以禪衣襯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緇衣素衣黃衣。即裼衣。欲其相稱也。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所謂以伯仲者。蓋古者初冠而字。便有伯某父仲某父三字了。及到得五十。即除了下面兩字。猶今人不敢斥尊者。呼爲幾丈之類。今日偶看儀禮疏中。却云既冠之時。即是權以此三字加之。實未嘗稱也。到五十。方才稱此三字。某初疑其不然。却去取禮記看。見其疏中正是如前說。蓋當時疏是兩人作。孔穎達賈公彦故不相照管。

死謚。周道也。史云。夏商以上無謚。以其號爲謚。如堯舜禹之類。看來堯舜禹爲謚也無意義。堯字從三土。如土之堯然而高。舜只是花名。所謂顔如舜華。禹者獸跡。今篆文禹字。如獸之跡。若死而以此爲謚號。也無意義。况虞舜側微時。已云有鰥在下曰虞舜。則不得爲死而後加之謚號矣。看來堯舜禹。只是名。非號也。

黃文問從母之夫。舅之妻。皆無服。何也。曰。先王制禮。父族四。故由父而上。爲從曾祖服緦麻。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皆有服。皆由父而推之故也。母族三。母之父。母之母。母之兄弟。恩止於舅。故從母之夫。舅之妻。皆不爲服。推不去故也。妻族一。妻之父。妻之母。乍看時似乎雜亂無紀。仔細看則皆有義存焉。

問嫂叔無服。而程先生云。後聖有作。須爲制服。曰。守禮經舊法。此固是好。纔說起定。是那箇不穩。然有禮之權處。父道母道。亦是無一節安排。看推而遠之。便是合有服。但安排不得。故推而遠之。若果是鞠養於嫂。恩義不可已。是他心自住不得。又如何無服得。直卿云。當如所謂同爨緦可也。今法從小功。以上語類五條

問銘旌。曰。古者旌既有等。故銘亦有等。今既無旌。則如溫公之制。亦適時宜。不必以爲疑也。又問重。曰。三禮圖有畫象可考。然且如溫公之說。亦自合時

之宜不必過泥古禮也又問卒哭曰以百日爲卒哭是開元禮之權制非正禮也又問明器曰禮旣有之自不可去然亦更在斟酌今人亦或全不用也答郭子從 文集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須知得這意思則所謂踐其位行其禮等事行之自安方見得繼志述事之事

問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不知聖人何以取之曰旅中之禮只得如此變禮也只得如此 以上語類

二條

王制

王制說王畿采地只是內諸侯之祿後來如祭公單父劉子尹氏亦皆是世嗣然其沾王教細密人物皆好劉康公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都是識道道理想當時識這道理者亦多所以孔子亦要行一遭問禮於老聃

王制祭法廟制不同以周制言之恐王制爲是

王制特禴祫禘祫嘗祫烝之說此沒理會不知漢儒何處得此說來禮家之說大抵自相矛盾如禘之義恐只趙伯循之說爲是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却有暗合處蓋是風氣之中有自然之理便有自然之字非人力所能安排 以上語類

四條

月令

論明堂之制者非一某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太廟東之南爲青陽右箇東之北爲青陽左箇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 即東之南 爲

明堂左箇南之西 即西之南 爲明堂右箇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 即南之西 爲總章左箇西之北 即北之西 爲總章右箇北之中爲玄堂太廟北之東 即東之北 爲玄堂右箇北之西 即西之北 爲玄堂左箇中央爲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箇右箇則青陽之右箇乃明堂之左箇明堂之右箇乃總章之左箇也總章之右箇乃玄堂之左箇玄堂之右箇乃青陽之左箇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

意。此恐也是。語類

曾子問

問並有父母之喪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同葬同奠亦何害焉。其所先後者其意爲如何也。曰此雖未詳其義。然其法具在不可以己意輒增損也。答郭子從

問曾子問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恐亦有礙。開元禮。除喪之後。束帶相見。不行初昏之禮。趨喪後事皆

不言之何也。曰趨喪之後。男居外次。女居內次。自不相見。除喪而後束帶相見。於是而始入御。開元之制。必有所据矣。答郭子從

問曾子問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服用斬衰。恐今亦難行也。曰未見難行處。但人自不肯行耳。答郭子從

問親迎男女遭喪之禮。曾子問之詳矣。今有男就成於女家。久而未歸。若壻之父母死。女之奔喪如之何。若女之父母死。其女之制服如之何。曰此乃原頭不是。且放在塗之禮行之可也。然既嫁。則服自當降。既除而歸夫家耳。答葉味道

問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云云。如未有吉日。獨不當弔乎。曰恐無不弔之理。答葉味道○以上文集五條

文王世子

公與公族燕則異姓爲賓注曰同宗無相賓客之道。公族有罪無宮刑不翦其類也。纖剸於甸人。特不以

示衆耳。刑固不可免。今之法。乃殺人不死。祖宗時。宗室至少。又聚於京師。犯法絕寡。故立此法。今散於四方萬里。與常人無異。乃縱之殺人。是何法令。不可不革。

天子視學以齒。嘗爲臣者弗臣。或疑此句未純。恐其終使人不臣。如蔡卞之扶植王安石也。曰天子自有尊師重道之意。亦豈可過。只爲蔡卞是小人。王安石未爲大賢。蔡卞只是扶他以證其邪說。故喫人議論。如了翁論他也是。若眞有伊周之德。雖是

故臣稍加尊敬亦何害天子入學父事三老兄事五更便是以齒不臣之也如或人之論則廢此禮可也以上語類三條

禮運

禮運言三王不及上古事人皆謂其說似莊老先生曰禮運之說有理三王自是不及上古胡明仲言恐是子游撰

智與詐相近勇與怒相似然仁却與貪不相干蓋南方好也好行貪狼北方惡也惡行廉貞蓋好便有

貪底意思故仁屬愛愛便有箇貪底意思又云大率慈善底人多於財上不分曉能廉者多是峻刻悍悻聒噪人底人

問喜愛欲發於陽怒哀懼惡發於陰否曰也是如此

問怒如何屬陰曰怒畢竟屬義義屬陰怒與惡皆羞惡之發所以屬陰愛與欲相似欲又較深愛是說這物事好可愛而已欲又是欲得之於己他這物事又自分屬五行

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陰陽變化一時撒出非今日生此明日生彼但論其先後之序則當如此耳

問人者天地之心曰謂如天道福善禍淫乃人所欲也善者人皆欲福之淫者人皆欲禍之又曰教化皆是人做此所謂人者天地之心也以上語類五條

禮器

經禮三百便是儀禮中士冠諸侯冠天子冠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之小目便有三千條或

有變禮亦是小目呂與叔云經便是常行底緯便是變底恐不然經中自有常有變緯中亦自有常有變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動靜語默之閒無非教人處孔子於鄉黨便恂恂朝廷便便便到處皆是人樣更無精粗本末何嘗有隱以上語類二條

郊特牲

諸侯不得祖天子然魯有文王廟左氏亦云鄭祖厲王何也此必周衰諸侯僭亂做此違條礙法事故

公廟設於私家。

問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曰婦既歸。姑與之為禮。喜於家事之有承替也。姑反置酒一分。以勸飲婦。姑坐客位。而婦坐主位。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

安卿問禮記魂氣歸於天。與橫渠反原之說何以別。曰魂氣歸於天。是消散了。正如火煙騰上去處何歸。只是消散了。論理大槩固如此。然亦有死而未遽散者。亦有寃恨而未散者。然亦不皆如此。叔器問聖人死如何。曰聖人安於死。卽消散。以上語類三條

內則

偪屨著綦。綦鞋口帶也。古人皆旋繫。今人只從簡易。綴之於上。如假帶然。

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看來此三句。文義一様。古注誤作兩段解。言尊長之前。有敬事方敢袒裼。敬事如習射之類。射而袒裼。乃為敬。若非敬事。而以勞倦袒裼。則是不敬。惟涉水而後撅。若不涉而撅。則為不敬。如云勞毋袒。暑毋褰裳。若非敬事。雖勞亦不敢袒。惟涉水。乃可褰裳。若非涉水。雖盛暑亦不敢褰裳也。以上語類二條

玉藻

問禮記九容。與論語九思一同。本原之地。固欲存養。於容貌之間。又欲隨事省察。曰卽此便是涵養本原。這裏不是存養。更於甚處存養。語類

喪服小記

問周制有大宗之禮。乃有立適之義。立適以為後。故父為長子權其重者若然。今大宗之禮廢。無立適之法。而子各得以為後。則長子少子。當為不異。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者。不必然也。父為長子三年者。亦不可以適庶論也。曰宗子雖未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亦愛禮存羊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如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令猶云。賜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是此禮意猶在也。豈可謂宗法廢。而諸子皆得為父後乎。答郭子從。文集

問妾母之稱。曰恐也只得稱母。他無可稱。在經。只得云妾母。不然無以別於他母也。又問弔人妾母之死。合稱云何。曰恐也只得隨其子平日所稱而稱

之。或曰：五峯稱妾母爲少母，南軒亦然。據爾雅，亦有少姑之文，五峯想是本此。先生又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本朝濮王之議，欲加皇考字，引此爲證。當時雖是衆人爭得住，然至今士大夫猶以爲未然。蓋不知禮經中若不稱作爲其父母，別無個稱呼，只得如此說也。

凡文字有一兩本參對，則義理自明。如禮記中喪服小記、喪服大傳，都是解注儀禮喪服。小記云：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又曰：庶子不祭祖，明有宗也。注

謂不祭禰者，父之庶子；不祭祖者，其父爲庶子。說得繁碎。大傳只說庶子不祭，則祖禰皆在其中矣。某所以於禮書中只載大傳說。以上語類二條

大傳

諸侯奪宗，大夫不可奪宗。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是諸侯之庶子，與他國之人在此邦居者，皆爲別子，則其子孫各自以爲太祖。如魯之三家，季友，季氏之太祖也；慶父，孟氏之太祖也；公子牙，叔孫氏之太祖也。

問：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曰：此說公子之宗也。謂如人君有三子，一嫡而二庶，則庶宗其嫡，是謂有大宗而無小宗。皆庶，則宗其庶長，是謂有小宗而無大宗。止有一人，則無人宗之，己亦無所宗焉，是謂無宗亦莫之宗也。下云：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此正解有大宗而無小宗一句。之公之公，猶君也。以上語類三條

問：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

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竊謂君適長爲世子，繼先君正統，自母弟以下皆不得宗其父，適爲別子，不得禰其父，則不可宗嗣君，又不可無統屬，故立爲先君之族大宗之祖，所謂別子爲祖也。其適子繼之，則爲大宗，凡先君所出之子孫皆宗之，百世不遷，故曰：大宗者，繼別子之所自出也。呂氏言別子所自出者，謂別子所出之先君也。如魯季友，乃桓公別子，所自出故爲桓公一族之大宗。不知是否。百世不遷者，以其統先君之子孫，而非統別之子孫也。別子之庶長，義不禰別子，而自爲五世小宗

之祖。其適子繼之。則爲小宗。小宗者。繼別子庶子之所自出也。故惟及五世。五世之外則無服。蓋以其統別之子孫。而非統先君之子孫也。不知是否。伏乞垂誨。曰。宗子有公子之宗。有大宗。有小宗。國家之衆子不繼世者。若其閒有適子。則衆兄弟宗之。爲大宗。若皆庶子。則兄弟宗其長者。爲小宗。此所謂公子之宗者也。別子卽是此宗子既沒之後。其適長者各自繼此別子。卽是大宗。直下相傳。百世不遷。別子之衆子既沒之後。其適長子又宗之。

卽爲繼禰之小宗。每一易世。高祖廟毁。則同此廟者。是爲祖免之親。不復相宗矣。所謂五世而遷也。

答董叔重。文集

少儀

毋跋來。毋報往。報音赴 跋。是急走倒從這邊來。赴。是又急再還倒向那邊去。來往。只是向背之意。此二句文義。猶云其就義若熱。則其去義若渴。言人見有箇好事。火急喜歡去做。這樣人不耐久。少閒心懶意闌。則速去之矣。所謂其進銳者其退速也。

不窺密。止 無測未至。曰。許多事都是一箇心。若見得此心誠實無欺僞。方始能如此。心苟渙散無主。則心皆逐他去了。更無一箇主。觀此。則求放心處全在許多事上。將許多事去攔截此心。教定。無測未至。未至之事。自家不知。不當先測。今日未可便說道明日如何。以上語類二條

學記

九年知類通達。横渠說得好。學者至於能立。則教者無遺恨矣。此處方謂大成。蓋學者既到立處。則教

者亦不消得管他。自住不得。故横渠又云。學者能立。則自強不反。而至於聖人之大成矣。而今學者。不能得扶持到立處。嘗謂此段是箇致知之要。如云。一年視離經辨志。古注云。離經。斷絕句也。此且是讀得成句。辨志。是知得這箇是爲己。那箇是爲人。這箇是義。那箇是利。三年敬業樂羣。敬業。是知得此是合當如此做。樂羣。是知得滋味。好與朋友切磋。五年博習親師。博習。是無所不習。親師。是所見與其師相近了。七年論學取友。論學。是他論得

有頭緒了。取友。是知賢者而取之。此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此謂之大成。橫渠說得推類兩字最好。如荀子倫類不通。不足謂之善學。而今學者只是不能推類。到得知類通達。是無所不曉。便是自強不反。這幾句。都是上兩字說學。下兩字說所得處。如離經便是學。辨志便是所得處。他皆倣此。

子武問胥雅肄三。官其始也。曰。聖人教人。合下便是要他用。便要用賢以治不賢。舉能以教不能。所以公卿大夫在下也思各舉其職。不似而今上下都恁地了。使窮困之民無所告訴。聖賢生斯世。若是見似而今都無理會。他豈不爲之惻然思有以救之。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但不可枉尺直尋以利言之。天生一人。便須管得天地間事。如人家有四五子。父母養他。豈不要他使。但其間有不會底。則會底豈可不出來爲他擔當一家事。韓退之云。蓋畏天命而悲人窮也。這也說得好。說得聖賢心出。

問不學雜服。不能安禮。鄭注謂服是皮弁冕服。橫渠

謂服事也。如洒掃應對沃盥之類。曰。恐只如鄭說。古人服各有等降。若理會得雜服。則於禮亦思過半矣。如冕服是天子祭服。皮弁是天子朝服。諸侯助祭於天子。則服冕服。自祭於其廟。則服弁冕。大夫助祭於諸侯。則服玄冕。自祭於其廟。則服皮弁。又如天子常朝則服皮弁。朔旦則服玄冕。無旒之冕也。諸侯常朝則用玄端。朔旦則服皮弁。大夫私朝亦用玄端。夕深衣。士則玄端以祭。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玄後黃也。庶人深衣。

問使人不由其誠。莫只是教他記誦。而中心未嘗自得否。曰。若是逼得他緊。他便來廝瞞。便是不由誠。嘗見橫渠作簡與某人。謂其子日來誦書不熟。且教他熟誦。盡其誠與材。文蔚曰。便是他解此兩句。只作一意解。其言曰。人之材足以有爲。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材。若曰勉率以爲之。豈有由其誠也哉。曰。固是。既是他不由誠。自是材不盡。

問善問者如攻堅木一段。曰。此說最好。若先其難者。理會不得。更進步不去。須先其易者。難處且放下。

少間見多了。自然相證而解。說字人以爲悅。恐只是說字說證之義也。解物爲解。自解釋爲解。恐是相證而曉解。以上語類五條

樂記

古者禮樂之書具在。人皆識其器數。却怕他不曉其義。故教之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又曰。失其義。陳其數者。祝史之徒也。今則禮樂之書皆亡。學者却但言其義。至於器數。則不復曉。蓋失其本矣。

一倡而三歎。謂一人唱而三人和也。今之解者猶以爲三歎息。非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未嘗不善。感物而動。性之欲。此亦未是不善。至於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方是惡。故聖賢說得惡字煞遲。

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此說得工夫極密。兩邊都有些罪過。物之誘人固無窮。然亦是自家好惡無節。所以被物誘去。若自有箇主宰。如何被他誘去。此處極好玩味。且是語意渾粹。以上語類四條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何也。曰。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人有是性。則卽有是形。有是形。則卽有是心。而不能無感於物。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卽所謂情也。又曰。物至而知知。而後好惡形焉。何也。曰。上言性情之別。此指情之動處爲言。而性在其中也。物至而知。知之者。心之感也。好之惡之者。情也。形焉者。

其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何也。曰。此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惟其不自覺知。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濫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也庶乎其可制矣。不能如是。而惟情是徇。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尚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正天理人欲之機。間不容息處。惟其

反躬自省。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而外誘不能奪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何也。曰。上言情之所以流。此以其流之甚而不反者言之也。好惡之節。天之所以與我也。而至於無節。宰制萬物。人之所以爲貴也。而反化於物焉。天理惟恐其存之不至也。而反滅之。人欲惟恐其制之不力也。而反窮之。則人之所以爲人者。至是盡矣。然天理秉彝。終非可殄滅者。雖化物窮欲

至於此極。苟能反躬以求天理之本然者。則初未嘗滅也。但染習之深。難覺而易昧。難反而易流。非厲知恥之勇。而鼓百倍之功。則不足以復其初爾。樂記動靜說。文集

問。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才是勝時。不惟至於流與離。卽禮樂便不在了。曰。這正在勝字緊要。只才有些子差處。則禮失其節。樂失其和。蓋這些子正是交加生死岸頭。又云。禮樂者。皆天理之自然。節文也是天理自然有底。和樂也是天理自然有底。然這

天理本是儱侗一直下來。聖人就其中立箇界限。分成段子。其本如此。其末亦如此。其外如此。其裏亦如此。但不可差其界限耳。才差其界限。則便是不合天理。所謂禮樂。只要合得天理之自然。則無不可行也。又云。無禮之節。則無樂之和。惟有節而後有和也。

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曰。此是一箇道理。在聖人制作處。便是禮樂。在造化處。便是鬼神。或云。明道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

雨。是也。不知天地尊卑是禮。鼓之潤之是樂否。先生乃引樂記天尊地卑至樂者天地之和也一段。云。此意思極好。再三歎息。又云。鬼神只是禮樂底骨子。樂由天作。屬陽。故有運動底意。禮以地制。如由地出。不可移易。

讀書自有可得參考處。如易直子諒之心一句。子諒。從來說得無理會。却因見韓詩外傳子諒作慈良字。則無可疑。以上語類四條

祭義

問程先生齊不容有思之說。嘗以爲齊其不齊。求與鬼神接。一意所祭之親。乃所以致齊也。祭義之言。似未爲失。不知其意果如何。曰。祭義之言。大槩然爾。伊川先生之言。乃極至之論。須就事上驗之。乃見其實。答李敬子。文集

問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豈非以氣魄未足爲鬼神。氣魄之盛者。乃爲鬼神否。曰。非也。大凡說鬼神。皆是通生死而言。此言盛者。則是指生人身上而言。所以後面說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

但說體不說魄也。問頭間先生言耳目之精明者爲魄。口鼻之噓吸者爲魂。以此語是而未盡。耳目之所以能精明者爲魄。口鼻之所以能噓吸者爲魂是否。曰。然。看來魄是箇物事形象在裏面。恐如水晶相似。所以發出來爲耳目之精明。且如月其黑暈是魄也。其光是魂也。想見人身魂魄也是如此。人生時魂魄相交。死則離而各散去。魂爲陽而散上。魄爲陰而降下。又曰。陰主藏受。陽主運用。凡能記憶。皆魄之所藏受也。至於運用發出來是魂。這兩箇物事本不相離。他能記憶底是魄。然發出來底便是魂。能知覺底是魄。然知覺發出來底又是魂。雖各自分屬陰陽。然陰陽中又各自有陰陽也。或曰。大率魄屬形體。魂屬精神。曰。精又是魄。神又是魂。

問陽魂爲神。陰魄爲鬼。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而鄭氏曰。氣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然則陰陽未可言鬼神。陰陽之靈乃鬼神也。如何。曰。魄者形之神。魂者氣之神。魂魄是

形氣之精英。謂之靈。故張子曰。二氣之良能。二氣即陰陽也。良能是其靈處。問眼體也。眼之光爲魄。耳體也。何以爲耳之魄。曰。能聽者便是。如鼻之知臭。舌之知味。皆是。但不可以知字爲魄。纔說知。便是主於心也。心但能知。若甘苦鹹淡。要從舌上過。如老人耳重目昏。便是魄漸要散。潘問魄附於體。魂附於氣。可作如此看否。曰。也不是附。魂魄是形氣之精英。以上語類二條

孔子閒居

禮記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家語作有物將至。其兆必先。却是疑有物訛爲耆欲。其兆訛爲有開。故耆下日亦似有。開上門亦似兆。若說耆欲。則又成不好底意。語類

表記

問君子莊敬日強。是志強否。曰。志也強。體力也強。今人放肆則日怠惰一日。那得強。伊川云。人莊敬則日就規矩。莊敬自是耐得辛苦。自不覺其日就規矩也。

問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其意安在。曰。古人只恁地學將去。有時到了也不定。今人便筭時度日。去計功效。以上語類二條

深衣

裁。用細白布。度用指尺。中指中節爲寸。衣二幅。不裁。其長過脅。下屬於裳。用布二幅。中屈而下垂之。如今之直領衫。但不裁破掖下。每幅之下屬裳三幅。裳交解十二幅。上屬於衣。其長及踝。用布六幅。每幅裁爲二幅。一頭廣。一頭狹。狹頭當廣頭之半。以狹頭向上而聯其縫。以屬於衣。每三幅屬衣一幅。圓袂。用布二幅。各中屈之。如衣之長。屬於衣之左右而縫合其下以爲袂。其本之廣。如衣之長。而漸圓殺之。以至袂口。則其徑一尺二寸。方領。兩襟相掩。衽在掖下。則兩領之會自方。曲裾。用布一幅。如裳之長。交解裁之。疊兩廣頭。並令向上。布邊不動。但稍裁其內旁大半之下。令漸如魚腹。末如鳥喙。內向而綴之相沓。綴於裳上之右旁。以掩裳際。右幅在下。左幅在上。布邊在外。裁處在內。衣裳皆緣。緣用黑繒。具父母以青。大父母以績。領表裏各二寸。裳下及邊表裏各一寸半。皆就布緣。袂口表裏亦一寸半。布外接出。大帶。帶用白繒。廣四寸。夾縫之。其長圍要。而結於前。再繚之。爲兩耳。及垂其餘爲紳。下與裳齊。以緇緣其紳之兩旁及下。表裏各半寸。如緣之色。復以五綵條廣二分。約其相結處。長與紳齊。緇冠。糊紙爲之。武高寸許。前後二寸。左右四寸。上爲五梁。辟積左縫。廣四寸。長八寸。跨頂前後。著於武外。反屈其兩端各半寸。內向。黑漆之。武之兩旁半寸之上。竅以受笄。笄用齒骨。凡白物。幅巾。用黑繒六尺許。刺一邊作巾額。當中作㡇。兩旁三寸

許。各綴一帶。廣一寸許。長二尺許。循㡇中上反屈之。當幅之中。斜縫向後。去其一角而復反之。使巾項正圓。乃以額㡇當頭前。向後圍裹而繫其帶於㡇後。餘者垂之。黑履。白絇繶純綦。深衣制度。文集

投壺

今詳經文。不言壺之圍徑。而但言其腹之度容之量。以爲相求互見之功。且經言其所容。止於斗有五升。而注乃以二斗釋之。則經之所言者圓壺之實數。而注之所言。乃借以方體言之。而筭法所謂虛加之數也。蓋壺爲圓形。斗五升爲奇數。皆繁曲而

難計。故筭家之術。必先借方形。虛加整數。以定其法。然後四分去一。以得圓形之實。此鄭氏所以舍斗五升之經文。而直以二斗爲說也。然其言知借而不知還。知加而不知減。乃於下文遂幷方體之所虛加以爲實數。又皆必取全寸。不計分釐。定爲圓壺腹徑九寸。而圍二尺七寸。則爲失之。疏家雖知其失。而不知其所以失。顧乃依違其間。說無定說。是以讀者不能無疑。今以筭法求之。凡此定二斗之量者。計其積實當爲三百二十四寸。而以其

高五寸者分之。則每高一寸。爲廣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寸者。自爲正方。又取其八分者。割裂而加於正方之外。則四面各得二釐五豪之數。乃復合此六十四寸八分者五。爲一方壺。則其高五寸。其廣八寸五釐。而外方三尺二寸二分。中受二斗。如注之初說矣。然此方形者。筭術所借以爲虛加之數爾。若欲得圓壺之實數。則當就此方形。規而圓之。去其四角虛加之數四分之一。使六十四寸八分者。但爲四十八寸六分。三百二十四寸者。但

爲二百四十三寸。則壺腹之高。雖不減於五寸。其廣雖不減於八寸五釐。而其外圍。則僅爲二尺四寸一分五釐。其中所受。僅爲斗有五升。如經之云。無不諧會矣。壺說。文集

鄉飲酒

問鄉飲酒義。讀按此篇。自鄉飲酒之義而下。先儒以爲記鄉大夫飲賓於庠序之禮。自鄉飲酒之禮而下。先儒以爲記黨正飲酒於庠序。以正齒序之位。今詳考其文。由前之說。則有所謂古之學術道者

將以得身也云云。固足以見賓與之意。由後之說。則有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正役之類。亦足以證序齒之事。但某竊疑儀禮所載鄉飲。只是鄉大夫與其賢能而以禮賓之。不知說禮者。何取於黨飲而記爲是義。據鄭注云。漢郡國以十月行此飲酒。蓋取黨正之說。然則自鄉飲酒之禮而下。豈自成一章之文。乃世儒述其所以有取於黨正之義。而因以傳益之耶。淺陋未得其說。曰。此無他義。只是作記者幷舉之耳。答趙恭父。文集

鄉射

射觀德擇人。是凡與射者皆賢者可以助祭之類。但更以射擇之。如卜筮決事然。其人賢不肖不是全用射擇之也。小人更是會射。今俗射有許多法。與古法多少別。小人儘會學。後之說者說得太過了。謂全用此射以擇諸侯幷助祭之人。非也。大率禮家說話多過了。無殺合。〔節。類〕

喪服四制

問諒闇。以他經考之。皆以諒闇爲信默。惟鄭氏獨以爲凶廬。天子居凶廬。豈合禮制。曰。所引翦屏柱楣。是兩事。柱。音知主反。似是從手。不從木也。蓋始者戶北向。用草爲屏。不翦其餘。至是改而西向。乃翦其餘草。始者無柱與楣。簷著於地。至是乃施短柱及楣以拄其楣。架起其簷。令稍高。而下可作戶也。來諭乃於柱楣之下便云既虞乃翦而除之。似謂翦其屏而幷及柱楣。則誤矣。諒陰梁闇。未詳古制定如何。不敢輒爲之說。但假使不如鄭氏說。亦未見天子不可居廬之法。來諭所云。不知何據。恐欠

子細也。〔滕文公五月居廬。是諸侯居廬之驗。恐天子亦須如此。○答郭子從。○文集〕

大戴禮

大戴禮。其篇目闕處。皆是元無。非小戴所去取。其間多雜僞。亦有最好處。然多誤難讀。

大戴禮冗雜。其好處已被小戴採摘來做禮記了。然尚有零碎好處在。

大戴禮本文多錯。注又舛誤。武王諸銘。有直做得巧了切題者。如鑑銘是也。亦有絕不可曉者。想古人只是述戒懼之意。而隨所在寫記以自警省爾。不似今人爲此銘。便要就此物上說得親切。然其間亦有切題者。如湯盤銘之類。至於武王盥盤銘。則又似箇船銘。想只是因水起意。然恐亦有錯雜處。

安卿問大戴保傅篇多與賈誼策同。如何。曰。保傅中說秦無道之暴。此等語。必非古書。乃後人采賈誼策爲之。亦有孝昭冠辭。

明堂篇說其制度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鄭注云。法龜文也。此又九數爲洛書之一驗也。〔以上語類五條〕

淵鑒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八

禮二

論考禮綱領

天叙有典自我五典五敦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這箇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豪不得添他一豪不得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這禮無一不與天合其間曲折厚薄淺深莫不恰好這都不是聖人白撰出都是天理決定合著如

此後之人此心未得似聖人之心只得將聖人已行底聖人所傳於後世底依這樣子做做得合時便是合天理之自然

聖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須別有箇措置視許多瑣細制度皆若具文且是要理會大本大原曾子臨死丁寧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上許多正是大本大原如今所理會許多正是籩豆之事曾子臨死教人不要去理會這箇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非是孔子如何盡做這事到孟子已是不說到細碎上只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這三項便是大原大本又如說井田也不曾見周禮只據詩裏說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只用詩意帶將去後面却說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只說這幾句是多少好這也是大原大本處看孟子不

去理會許多細碎只理會許多大原大本又曰公今且收拾這心下勿為事物所勝且如一日全不得去講明道理不得讀書只去應事也須使這心常常在這裏若不先去理會得這本領只要去就事上理會雖是理會得許多骨董只是添得許多雜亂只是添得許多驕吝

今日百事無人理會姑以禮言之古禮既莫之考至於後世之沿革因襲者亦浸失其意而莫之知矣非止浸失其意以至名物度數亦莫有曉者差舛

爲謬。不堪著眼。三代之禮。今因難以盡見。其略幸散見於他書。如儀禮十七篇多是士禮。邦國人君者僅存一二。遭秦人焚滅之後。至河間獻王始得邦國禮五十八篇獻之。惜乎不行。至唐此書尚在。諸儒注疏猶時有引爲說者。及後來無人說著。則書亡矣。豈不大可惜。叔孫通所制漢儀。及曹褒所脩。固已非古。然今亦不存。唐有開元顯慶二禮。顯慶已亡。開元襲隋舊爲之。本朝脩開寶禮。多本開元。而頗加詳備。及政和間脩五禮。一時姦邪以私智損益。疏略牴牾。更沒理會。又不如開寶禮。

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禮記乃秦漢上下諸儒解釋儀禮之書。又有他說附益於其間。今欲定作一書。先以儀禮篇目置於前。而附禮記於後。如射禮則附以射義。似此類已得二十餘篇。若其餘曲禮少儀。又自作一項。而以類相從。若疏中有說制度處。亦當采取以益之。舊嘗以此例授潘恭叔。渠亦曾整理數篇來。今居喪無事。想必下手。儀禮傳與六經三傳並行。至王介甫始罷去。其後雖復春秋。而儀禮卒廢。今士人讀禮記而不讀儀禮。故不能見其本末。

賀孫因問祭禮附祭義。如說孝許多。如何來得。曰。便是祭禮難附。兼祭義前所說。多是天子禮。若儀禮所存。唯少牢饋食特牲饋食禮。是諸侯大夫禮。兼又只是有饋食。若天子祭便合有初間祭腥等事。如所謂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若附儀禮。此等皆無入頭處。意間欲將周禮中天子祭禮。逐項作一總腦。却以禮記附。如疏中有說天子處。皆編出。因云。某已衰老。其間合理會文字。皆起得箇頭在。及見其成。與不見其成。皆未可知。萬一不及見此書之成。諸公千萬勉力整理。得成此書。所係甚大。

問賀孫所編禮書。曰。某嘗說。使有聖王復興。爲今日禮。怕必不能悉如古制。今且要得大綱是。若其小處亦難盡用。且如喪禮冠服斬衰如此。而吉服全不相似。却到遭喪時。方做一副當如此著。也是詫異。賀孫問今齊斬尚存此意。而齊衰期便太輕。大功小功以下。又輕。且無降殺。今若得斟酌古今之

儀制爲一式。庶幾行之無礙。方始立得住。曰。上面既如此。下面如何盡整頓得。這須是一齊都整頓過方好。未說其他瑣細處。且如冠便須於祭祀當用如何底。於軍旅當用如何底。於平居當用如何底。於見長上當用如何底。於朝廷治事當用如何底。天子之制當如何。卿大夫之制當如何。士當如何。庶人當如何。這是許多冠都定了。更須理會衣服等差。須用上衣下裳。若佩玉之類。只於大朝會大祭祀用之。五服亦各用上衣下裳。齊斬用粗布。

期功以下。又各爲降殺。如上組衫一等紕繆鄙陋服色都除了。如此便得大綱正。今若只去零零碎碎理會些小不濟事。如今若考究禮經。須是一一自著考究教定。

說得亦自好。

南北朝是甚時節。而士大夫間禮學不廢。有考禮者。

通典好一般書。向來朝廷理會制度。某道却是一件事。後來只恁休了。又曰。通典亦自好設一科。又曰。通典中間（一作後面）數卷議亦好。

祖宗時。有開寶通禮科。學究試默義。須是念得禮熟。是得禮官用此等人爲之。介甫一切罷去。盡令作大義。故今之禮官。不問是甚人皆可做。某嘗謂朝廷須留此等專科。如史科亦當有。

叔器問四先生禮。曰。二程與橫渠多是古禮。溫公則大槩本儀禮。而參以今之可行者。要之溫公較穩。其中與古不甚遠。是七八分好。若伊川禮。則祭祀可用。婚禮惟溫公者好。

嘗見劉昭信云。禮之趨翔登降揖遜。皆須習。也是如

此。漢時如甚大射等禮。雖不行。却依舊令人習。人自傳得一般。今雖是不能行。亦須是立科令人習得。也是一事。

古者禮學是專門名家。始終理會此事。故學者有所傳授。終身守而行之。凡欲行禮有疑者。輒就質問。所以上自宗廟朝廷。下至士庶鄉黨典禮。各各分明。漢唐時猶有此意。如今直是無人。如前者某人丁所生繼母憂。禮經必有明文。當時滿朝更無一人知道合當是如何。大家打鬨一場。後來只說莫

若從厚恰似無奈何本不當如此姑徇人情從厚爲之是何所爲如此豈有堂堂中國朝廷之上以至天下儒生無一人識此禮者然而也是無此人州州縣縣秀才與太學秀才治周禮者不曾理會得周禮治禮記者不曾理會得禮記治周易者不曾理會得周易以至春秋詩都恁地國家何賴焉

古禮難行後世苟有作者必須酌古今之宜若是古人如此繁縟如何教今人要行得古人上下習熟不待家至戶曉皆如飢食而渴飲略不見其爲難

本朝陸農師之徒大抵說禮都要先求其義豈知古人所以講明其義者蓋緣其儀皆在其具並存耳聞目見無非是禮所謂三千三百者較然可知故於此論說其義皆有據依若是如今古禮散失百無一二存者如何懸空於上面說義是說得甚麼義須是且將散失諸禮錯綜參考令節文度數一一著實方可推明其義若錯綜得實其義亦不待說而自明矣

禮時爲大使聖賢有作必不一切從古之禮疑只是以古禮減殺從今世俗之禮令稍有防範節文不至太簡而已觀孔子欲從先進又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便是有意於損周之文從古之樸矣今所集禮書也只是略存古之制度使後人自去減殺求其可行者而已若必欲一一盡如古人衣服冠屨之纖悉畢備其勢也行不得

古禮繁縟後人於禮日益疎略然居今而欲行古禮亦恐情文不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刪脩令有節文制數等威足矣古樂亦難遽復且於今

樂中去其噍殺促數之音幷考其律呂令得其正更令掌詞命之官製撰樂章其間略述教化訓戒及賓主相與之情及如人主待臣下恩意之類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平周禮歲時屬民讀法其當時所讀者不知云何今若將孝弟忠信等事撰一文字或半歲或三月一次或於城市或於鄉村聚民而讀之就爲解說令其通曉及所在立粉壁書寫亦須有益

禮樂廢壞二千餘年若以大數觀之亦未爲遠然已

都無稽考處。後來須有一箇大大底人出來。盡數拆洗一番。但未知遠近在幾時。今世變日下。恐必有箇碩果不食之理。以上語類十六條

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為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為闕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

儒之說。略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太常寺。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餘人。踏逐空閑官屋數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雖有官人。亦不繫銜請俸。但乞逐月量支錢米。以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費。其抄寫人。即乞下臨安府。差撥貼司二十餘名。候結局日量支犒賞。別無推恩。則於公家無甚費用。而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為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天下幸甚。乞修三禮劄子

儀禮附記。似合只依德章本子。蓋免得拆碎記文本篇。如要逐段參照。即於章末結云。右第幾章。儀禮即云。記某篇第幾章當附此。不必載其全文。只如此。亦自便於檢閱。禮記即云。當附儀禮某篇第幾章。又如此。大戴禮亦合收入。可附儀禮者。附之。不可者。分入五類。如管子弟子職篇。亦合附入曲禮類。其他經傳類書

說禮文者並合編集別爲一書。周禮即以祭禮賓客師田喪紀之屬事別爲門。自爲一書。如此即禮書大備。但功力不少。須得數人分手乃可成耳。若作集注即諸家說可附入。或有已見亦可放溫公揚子法言太玄例也。分爲五類。先儒未有此說。第一類皆上下大小通用之禮。第二類即國家之大制度。第三類乃禮樂之說。第四類皆論學之精語。第五類論學之粗者也。大戴禮亦可依此分之。卷數之說須俟都畢通計其多少而分之。今未可定也。其書則

合爲一書者爲是。但通以禮書名之。而以儀禮附記爲先。禮記分類爲後。如附記。初卷首即云禮書第一。本行下寫儀禮附記一。次行云士冠禮第一。本行下寫儀禮一。冠義第二。本行下寫禮記一。分類初卷首第一行云禮書第幾。本行下寫禮記分類一。次行云曲禮上第一。本行下寫禮記幾篇數通前計之。其大戴管子等書。亦依此分題之。答潘恭叔

喪大記上下。自天子達於庶人者居喪之禮也。若其送死之節。禮文制數。則貴賤之等固不同矣。今以天子諸侯大夫之禮。附於士禮之篇。殊不相入。自合採集別爲一篇。但以世俗拘忌。不敢別立篇名。故欲只因喪大記篇包舉王侯士庶之禮。而放士禮次第。分其章段。凡言禮之法而似經者。則依經例。雜法與此篇相表裏。凡記事實有議論者。則依記例。似稍明白。但恐其間尚有脫漏差舛。可更詳之。其虞禮以下尚闕。如天子九月而卒哭。及九虞七虞等語。當別爲下篇。依士禮次第編集。却於見編卒哭等禮篇內刪出。三傳作主等說。亦當附入。

其杜預邪說。前輩已有掊擊之者。亦當載。王侯大夫制度。皆入此篇。其書禮論語內說諒陰制度。及左傳說天子諸侯喪事。亦皆依記例。隨事附於章日之後。如諒陰及后世子皆爲三年之類。即附祥禫章後。譏華元樂舉及仲幾對宋公楄柎藉幹語之屬。即附棺槨窆葬等章。楚恭王能知其過之類。即入誄謚章。如此類。更推廣求之。可附即附。但顧命康王之誥。恐尤不可遺。然又不可分。只於篇末附入。如何。○始死三日而殯。止。遂卒哭。注。用剛日。日哀薦成事。節注

將旦而祔。止辭一也。注末云。哀薦成事一何未知當附何處。饗辭止之饗。注右卒哭。○記云云。○明日以其班祔。止尚饗右祔云云。○祔。杖不升於堂。○朞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右小祥○記云云。○又朞而大祥。曰薦此祥事。右大祥。○記云云。○中月而禫。止未配右禫。○記云云。○注中云。見某篇云云者。更契勘今所定本。恐已刪去。隨事改正。答黃直卿

祭禮廟制一。以王制祭法等篇爲首。說廟制處。凡若此類者。皆附之。自爲一篇。以補經文之闕。特牲二。依冠昏禮附記及他書親切可證者。少牢三。同上。有司四。同上。

祭義五。以本篇言士大夫之祭者爲主。諸篇似此者皆附之。本篇中間有言天子諸侯禮處却移入祭統。獻六。以大宗伯篇首掌先王之饗爲主。而以禮運禮之大成一章。附之。周禮及禮記中如此類者。皆附其後。如周禮獲人醢人司尊彝之屬。正與禮運相表裏。禮運篇已寫上。在直卿處。可更考之。依此篇定。如禘祫之義。則春秋纂例中趙伯循說亦當收載。郊社七。以大宗伯祀天神祭地祇之目爲主。凡諸篇中言此類者皆附之。如皇王大紀中論郊社處亦當收入注疏後。祭統八。以本篇言諸侯天子之禘者爲主。凡諸篇言郊廟祀饗之義者。皆附其後。篇內言士大夫之禮處。却移在祭義篇內。○王制乃通有夏商之法。當爲首。周禮次之。禮記燔柴以下又次之。此爲總括祭祀之禮。而廟制以下。各隨事爲篇。明賤以及貴。前數類皆然也。答吳伯豐

某前日奉書說祭禮篇目。內郊社篇中。當附見逸禮中霤一條。此文散在月令注疏中。今已拆開。不見本文次序。然以中霤名篇。必是以此章爲首。今亦當以此爲首。而戶竈門行。以次繼之。皆以注中所引爲經。而疏爲注。其首章。卽以逸禮中霤冠之。庶幾後人見得古有此書。書有此篇。亦存羊之意也。疏中有其篇名。必是唐初其書尚在。今遂不復見。答吳伯豐

某今歲益衰。足弱不能自隨。兩脅氣痛。攻注下體。結聚成塊。皆前所未有。精神筋力。大非前日之比。加以親舊凋零。如蔡季通呂子約皆死貶所。令人痛心。益無生意。決不能復支久矣。所以未免惜此餘日。正爲所編禮傳。已略見端緒。而未能卒就。若更得年餘閒未死。且與了却。亦可以瞑目矣。其書大要以儀禮爲本。分章附疏。而以小戴諸義。各綴其後。其見於他篇或他書可相發明者。或附於經。或附於義。又其外。如弟子職保傅傳之屬。又自別爲

篇以附其類其目有家禮有鄉禮有學禮有邦國禮有王朝禮有喪禮有祭禮有大傳有外傳今其大體已具者蓋十七八矣因讀此書乃知漢儒之學有補於世教者不小如國君承祖父之重在經雖無明文而康成與其門人答問蓋已及之具於賈疏其義甚備若已預知後世當有此事者今吾黨亦未之講而憸佞之徒又飾邪說以蔽害之甚可歎也（答李季章）

詹元善舊爲周禮學今亦甚留意見禮目之書甚欵

伏但渠亦好國語等書某竊以爲唯周禮爲周道盛時聖賢制作之書若此類者皆衰周末流文字正子貢所謂不賢者識其小者其間又自雜有一時僭竊之禮益以秉筆者脂粉塗澤之謬詞是所以使周道日以下衰不能振起之所由也至如小戴祭法首尾皆出魯語以爲禘郊祖宗皆以其有功於民而祀之展轉支蔓殊無義理凡此之類棄之若可惜而存之又不足爲訓故小戴殊別其文不使相近讀者猶不甚覺豈亦有所病於其言與

又如祭法所記廟制與王制亦小不同不知以何爲正此類非一更望精擇而審處之蓋此雖止是纂述未敢決然去取然其間輕重予奪之微意亦不可全鹵莽也（答余正甫）

嗚呼禮廢久矣士大夫幼而未嘗習於身是以長而無以行於家長而無以行於家是以進而無以議於朝廷施於郡縣退而無以教於閭里傳之子孫而莫或知其職之不脩也長沙郡博士邵君囦得吾亡友敬夫所次三家禮範之書而刻之學宮蓋

欲吾黨之士相與深考而力行之以厚彝倫而新陋俗其意美矣然程張之言猶頗未具獨司馬氏爲成書而讀者見其節文度數之詳有若未易究者往往未見習行而已有望風退怯之意又或見其堂室之廣給使之多儀物之盛而竊自病其力之不足是以其書雖布而傳者徒爲篋笥之藏未有能舉而行之者也殊不知禮書之文雖多而身親試之或不過於頃刻其物雖博而亦有所謂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者今乃以安於驕佚而逆憚

其難。以小不備之故。而反就於大不備。豈不誤哉。故某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考諸家之說。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使覽之者。得提其要以及其詳。而不憚其難。行之者。雖貧且賤。亦得以具其大節。略其繁文。而不失其本意也。顧以病衰。不能及已。今感鄧君之意。輒復書以識焉。跋三家禮範

禮不難行於上。而欲其行於下者難也。蓋朝廷之上。典章明具。又自尚書省置禮部尚書侍郎以下至郎吏數十人。太常寺置卿少以下至博士掌故。又數十人。每一舉事。則案故事施行之。而此數十人者。又相與聚而謀之。於其器幣牢醴。共之受之。皆有常制。其降登執事之人。於其容節。又皆習熟見聞。無所違失。一有不當。則又有諫官御史。援據古今而質正之。此所謂不難行於上者也。惟州縣之間。士大夫庶民之家。禮之不可已而欲行之。則其勢可謂難矣。總之得其所以不合者五。必欲舉而正之。則亦有五說焉。蓋今上下所共承用者。政和五禮也。其書雖嘗班布。然與律令同藏於理官。吏

之從事於法理之間者。多一切俗吏。不足以知其說。長民者。又不能以時布宣使通於下。甚者至或并其書而亡之。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一也。書脫幸而存者。亦以上下相承沿習苟簡。平時既莫之習。臨事則驟而學焉。是以設張多所謬盭。朝廷又無以督察繩糾之。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二也。祭器常經政和改制。盡取古器物之存於今者以為法。今郊廟所用。則其制也。而州縣專取聶氏三禮制度。醜怪不經。非復古制。而政和所定。未嘗頒降。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三也。州縣惟三獻官有祭服。其分獻執事陪位者。皆常服也。古今雜糅。雅俗不辨。而縣邑直用常服。不應禮典。此禮之所以不合者四也。又五禮之書。當時修纂出於眾手。其間亦有前後自相矛盾及疎略不備處。是以其事難盡從。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五也。禮之所以不合者五。必將舉而正之。則亦有五說焉。曰禮之施於朝廷者。州縣士民。無以與知為也。而盡頒之。則傳者苦其多。習者患其博。而莫能窮也。故莫若取自州縣官民

所應用者。參以近制。别加纂録。號曰紹興纂次政和民臣禮畧。鋟板模印而頒行之。州縣各爲三通。一通於守令廳事。一通於學。一通於名山寺觀。皆櫝藏之。守視司察。體如詔書。而民庶所用。則又使州縣自鋟之板。正歲則摹而揭之市井村落。使通知之。則可以永久矣。此一說也。禮書既班。則又當使州縣擇士人之篤厚好禮者。講誦其說。習其頒禮。州縣各爲若干人。廩之於學。名曰治禮。每將舉事。則使教焉。又詔監司如提學司者。察其奉行不如法者。舉繩治之。此二

說也。祭器不一。郡縣所用至廣。諸祭唯釋奠從祀所用器物爲多。當約此數爲定。一州一縣必具之。難以悉從朝廷給也。但每事給一以爲準式。付之州縣。櫝藏於太守廳事。使以其制爲之。以給州用。以賦諸縣。或恐州縣自造不能齊同。即賦錢於州縣。各爲若干。責行在所屬製造。其器物用者。自爲一庫。别置主典。與所櫝藏者。守令到罷。舉以相付。書之印紙。以重其事。禮書禮服並用此法。此三說也。祭服則當準政和禮。州縣三獻分獻執事贊祝陪位之服。舉其所有者。議其所無者補之。使皆爲古禮服。釋奠分獻之屬皆用士人。餘祭用人吏當

殊其制。製造頒降。如祭器法。此四說也。禮書之不備者。某嘗考釋奠儀之失。今别出之。更加詳考而正之。仍爲圖其班序。陳設行事升降之所事。爲一圖。與書通班之。守視如書法。則見者曉然矣。此五說也。夫禮之所以不合者如此。必將舉而正之。其說又如此。亦可謂明白而易知矣。而世未有議之者。則以苟簡之俗勝。而莫致意焉故也。是其所以每難也。愚故曰禮不難行。於上而欲其行於下者難也。故述斯議。以爲有能舉而行之。則庶乎其有補焉爾。民臣禮議。○以上文集九條

冠

欽夫嘗定諸禮可行者。乃除冠禮不載。問之。云難行。某答之云。古禮惟冠禮最易行。如昏禮須兩家皆好禮方得行。喪禮臨時哀痛中少有心力及之。祭禮則終獻之儀煩多長久。皆是難行。看冠禮比他禮却最易行。

問冠昏之禮。如欲行之。當須使冠昏之人易曉其言。乃爲有益。如三加之辭。出門之戒。若只以古語告之。彼將謂何。曰只以今之俗語告之。使之易曉。乃

佳。以上語類二條

昏

問古人納幣五兩。只五匹耳。恐太簡難行否。曰。討繁簡則是以利言矣。且吾儕無望於復古。則風俗更教誰變。曰。溫公用鹿皮如何。曰。大節是了。小小不能皆然。亦沒緊要。曰。溫公婦見舅姑及舅姑享婦儀是否。曰。亦是古人有此禮。

人著書。只是自入些己意。便做病痛。司馬與伊川定昏禮。都是依儀禮。只是各改了一處。便不是古人

意。司馬禮云。親迎奠鴈。見主昏者。卽出。不先見妻父母者。以婦未見舅姑也。是古禮如此。伊川卻教拜了。又入堂拜大男小女。這不是。伊川云。壻迎婦旣至。卽揖入內。次日見舅姑。三月而廟見。是古禮。司馬禮卻說婦入門卽拜影堂。這又不是。古人初未成婦。次日方見舅姑。蓋先得於夫。方可見舅姑。到兩三月得舅姑意了。舅姑方令見祖廟。某思量今亦不能三月之久。亦須第二日見舅姑。第三日廟見。乃安。亦當行親迎之禮。古者天子必無親至后家之禮。今妻家遠。要行禮。一則令妻家就近處設一處。卻就彼往迎歸館成禮。一則妻家出至一處。壻卽就彼迎歸自家成禮。

昏禮廟見舅姑之亡者而不及祖。蓋古者宗子法行。非宗子之家不可別立祖廟。故但有禰廟。今只共廟。如何只見禰而不見祖。此當以義起。亦見祖可也。問必待三月。如何。曰。今若旣歸來。直待三月。又似太久。古人直是至此方見可以爲婦。及不可爲婦。此後方反馬。馬是婦初歸時所乘車。至此方送

還母家。

叔器問昏禮。溫公儀婦先拜夫。程儀夫先拜婦。或以爲妻者齊也。當齊拜。何者爲是。曰。古者婦人與男子爲禮皆俠拜。每拜以二爲禮。昏禮婦先二拜。夫答一拜。婦又二拜。夫又答一拜。冠禮雖見母。母亦俠拜。

堯卿問姑舅之子爲昏。曰。據律中不許。然自仁宗之女嫁李瑋家。乃是姑舅之子。故歐陽公曰。公私皆已通行。此句最是把品這事。又如曾初問與宋世

爲昏後又與齊世爲昏。其間皆有姑舅之子者。從古已然。只怕位不是。以上語類五條

問昏禮用命服。程子嘗論之矣。然以得爲悅言之。恐涉於以利言也。若其意在於爲悅。則終是令人有怍容。不審於禮果合如何。淳正月欲行親迎。欲只用冠帶。如何。曰。昏禮用命服。乃是古禮。如士乘墨車而執鴈。皆大夫之禮也。冠帶只是燕服。非所以重正昏禮。不若從古之爲正。答陳安卿

問古人六禮自請期以前。皆用旦。親迎用昏。若妻家相去遠。只得先一日往假館於近。次早迎歸。如何。曰。只得如此。又問主人揖壻入。壻北面而拜。主人不答拜。何也。曰。乃爲奠鴈而拜。主人自不應答拜。答郭子從

前期。女氏使人張陳其壻之室。及期。具饌。設椅卓。置於堂中。東西相對。各置杯匕箸蔬果於卓上。酒壺在案席之後。別置卓子於席南。注子置其上。○壻盛服。主人醮子之禮乘馬。至女氏之門。下馬。俟於次。女尊長。父母醮子之禮出迎壻於門外。揖遜而入。至於廳事。主人升自阼階。立西向。壻升自西階。北面再拜。向內拜宅裏去主人不答拜。姆奉女出中門。至於廳事。壻揖之。至婦轎前。舉簾以俟。姆奉婦登車。下簾。壻揖主人。主人不降送。壻乘馬在前。婦車在後。皆以二燭前導以行。壻先至廳事。俟婦下車。揖。遂導以入。婦從之。贊者導壻揖婦而後婦從之。適其室。婦從者布席於閫內東方。壻從者布席於西方。壻立於東席。婦立於西席。婦拜。壻答拜。壻爲婦舉蒙頭。訖。揖婦坐。壻東婦西。從者斟酒。壻揖婦同祭酒。舉飲。從者置殽。壻揖婦同祭殽。食畢。又斟。舉飲。饌不祭。三斟。亦如之。此參酌古人合牢之禮。乃徹饌。趙壻親迎禮大畧

問寓向在道院。問親迎禮。先生言親迎以來從溫公。婦入門以後從伊川。云廟見不必俟三月。只遲之半月亦可。蓋少存古人重配著代之義。今婦人入門即廟見。蓋舉世行之。近見鄉里諸賢頗信左氏先配後祖之說。豈後世紛紛之言不足據。莫若從古爲正否。曰。永嘉有儀禮之學。合見得此事是非。左氏固難盡信。然其後說親迎處。亦有布几筵告

廟而來之說。恐所謂後祖者。譏其失此禮耳。答徐居甫

問孝述議親十年。展轉牽制。尚未成畢。老母欲令今冬畢親。但先兄几筵未徹。老母乃齊衰三年之服。復有妨礙。然主婚却是叔父。欲姑從鄉俗就親。不知可否。若就畢挈歸。凡百從殺。衣服皆從素淡。不知可否。曰。若叔父主婚。即可娶婦無嫌。禮律皆可考也。但母在而叔父主婚。恐亦未安。可更詳考也。又問孝述謹按禮。壻將親迎。父醮而命之。今孝述父兄俱沒。上惟母在旁。尊有叔父。不知往迎之時。當受母命耶。爲復受叔父之命耶。曰。當受命於母。然母既有服。又似難行。記得春秋隱二年公羊傳。有母命其諸父兄。而諸父兄以命使者之說。恐可檢看。爲叔父稱母之命以命之否。更詳之。更以上條并考之。又問孝述又按禮。婦盥饋舅姑。若舅已沒。不知可以叔父受盥饋禮否。曰。叔父無盥饋之文。蓋與姑受禮禮相妨也。母若有服。則亦難行此禮。要是本領未正。百事俱礙耳。答李繼善。○以上文集五條

喪

問喪禮制度節目。曰。恐怕儀禮也難行。如朝夕奠與葬時事尚可。未殯以前。如何得一一恁地子細。只如含飯一節。教人從那裏轉。那裏安頓。一一各有定所。須是有人相方得。而今考得禮子細。一一如古固是好。如考不得也只得隨俗不礙理底行去。問溫公所集禮如何。曰。早是詳了。又喪服一節也太詳。爲人子者方遭喪禍。使其一一欲纖悉盡如古人制度。有甚麽心情去理會。古人此等衣服冠屨。每日接熟於耳目。所以一旦喪禍。不待講究。便可以如禮。今却閑時不曾理會。一旦荒迷之際。欲旋講究。勢必難行。必不得已。且得從俗之禮而已。若有識禮者。相之可也。

子升問喪禮。如溫公儀。今人平時既不用古服。却獨於喪禮服之。恐亦非宜。兼非禮不足哀有餘之意。故向來斟酌。只以今服加衰絰。曰。論來固是如此。只如今因喪服尚存古制。後世有願治君臣。或可因此舉而行之。若一向廢了。恐後來者愈不復識矣。以上語類三條

所論禮文此等事平昔不曾講究一旦荒迷又不暇問所以倒多苟簡不滿人意然喪與其易也寧戚但存其大節使不失吾哀痛之誠心爲急此等雖小不備亦不得已也禮服制度見於儀禮爲詳諸家皆祖之而有更變爾若必欲致詳可細考也據今所急卜葬爲先葬後三虞卒哭而祔祔畢主復於寢以俟三年而後徹几筵此禮經皆有明文不必用他說改易也 答廖子晦 ○文集

服議漢儒自爲一家之學以儀禮喪服篇爲宗禮記中小記大傳則皆申其說者詳密之至如理絲櫛髮可試考之畫作圖子更參以通典及今律令當有以見古人之意不苟然也 以下服制

嫡孫承重庶孫是長亦不承重

祖在父亡祖母死亦承重

先是旦日吳兄不講禮先生問何故曰爲祖母承重方在禫故不敢講賀禮或問爲祖母承重有禫制否曰禮惟於父母與長子有禫今既承重則便與父母一般了當服禫

親喪兄弟先滿者先除服後滿者後除以在外聞喪有先後者

二十五月祥後便禫看來當如王肅之說於是月禫徙月樂之說爲順而今從鄭氏之說雖是禮疑從厚然未爲當看來而今喪禮須當從儀禮爲正如父在爲母期非是薄於母只爲尊在其父不可復尊在母然亦須心喪三年及叔嫂無服這般處皆是大項事不是小節目後來都失了而今國家法爲所生父母皆心喪三年此意甚好

問天下事易至於安常習故如何曰且如今人爲所生父母齊衰不杖期爲所養父母斬衰三年以理觀之自是不安然聖人有箇存亡繼絕底道理又不容不安且如濮安懿王事當時皆以司馬公爲是今則濮安懿王下却有主祀朝廷却未嘗正其號

或問女子已嫁爲父母禫否曰 賀孫錄云想是無此禮 據禮云父在爲母禫止是主男子而言

問喪之五服皆有制不知飲食起居亦當終其制否

曰。合當盡其制。但今人不能行。然在人斟酌行之。今人齊衰用布太細。又大功小功皆用苧布。恐皆非禮。大功須用市中所賣火麻布稍細者。或熟麻布亦可。小功須用虔布之屬。古者布帛精粗皆有升數。所以說布帛精粗不中度不鬻於市。今更無此制。聽民之所爲。所以倉卒難得中度者。只得買來自以意擇製之爾。以上語類十條

問婚祖妣捐棄朋友以劉輝嫡孫承重事見告。遂申州以請於朝。續準報許。後見范蜀公亦嘗論及。乃知輝非苟然者。而舜弼始終以爲此事只當從衆。今事已無及。但朋友間不幸而值此。不知當如何。曰。若父爲祖之嫡長子。己是父之嫡長子。即合承重無疑。如其不然。則前日之舉爲過於厚。亦不必以爲悔也。朋友之間。則但當以禮律告之。不可使人從己之誤也。當言循理守法。不當言從衆。答李敬子

承諭令兄喪期。於禮聞訃便合成服。當時自是成服太晚。既已失之於前。然在今日詳練之禮。却當計成服之日至今月日實數爲節。但其間忌日。却須別設祭奠。始盡人情耳。答曾無疑

問孤哀子。曰。溫公所稱。蓋因今俗以別父母。不欲混幷之也。且從之亦無害。答郭子從

問按禮既虞之後。以吉祭易喪祭。吉祭喪祭何辨。曰。未葬時。奠而不祭。但酌酒陳饌再拜而已。虞始用祭禮。卒哭則又謂之吉祭。其說則高氏說已詳矣。但古禮於今既無所施。而其所制儀復無吉凶之辨。惟溫公以虞祭讀祝於主人之右。卒哭讀祝於主人之左。爲別。蓋得禮意。大抵高氏考古雖詳。而制儀實疎。不若溫公之慤實耳。答程正思

喪禮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哀不能文。而於新死者亦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自虞以後。方謂之祭。故禮家又謂奠爲喪祭。而虞爲吉祭。蓋漸趨於吉也。酹酒有兩說。一用鬱鬯灌地以降神。則惟天子諸侯之禮有之。今其書亡。不可深考。一是祭酒。蓋古者飲食必祭。人以鬼神自不能祭。故代之祭也。今人雖存其禮而失其義。不可不知。答嚴時亨

問卒哭曰百日卒哭承開元禮以今人葬或不能如期故爲此權制王公以下皆以百日爲斷殊失禮意古者士踰月而葬葬而虞虞而卒哭自有日數何疑之有但今人家諸事不辦自不能及此期耳若過期未葬自不當卒哭未滿一月則又自不當葬也（答曾擇之）

問喪大記有吉祭而復寢之文疏謂禫祭之後同月之內值吉祭之節行吉祭訖而復寢若不當四時吉祭則踰月吉祭乃復寢不審所謂吉祭即月享

或禘祫之禮否曰月享無明文只祭法國語有之恐未足據吉祭者疑謂禘祫之屬然亦無明據今以義起可也不然即且從大記疏說又問比者祥祭止用再忌日雖衣服不得不易惟食肉一節欲以踰月爲節不知如何曰踰月爲是又問中月而禫曰中月而禫猶曰中一以上而祔漢書亦云閒不一歲即鄭注虞禮爲是故杜佑亦從此說但檀弓云是月禫及踰月異旬之說爲不同耳今既定以二十七月爲期即此等不須瑣細如此尋討枉

費心力但於其間自致其哀足矣（答胡伯量）

心喪問大意甚善但云本生之服視其屬之親疏却似不然蓋不問其親疏而槩以齊衰不杖期服之也本生繼母蓋以名服如伯叔父之妻於已有何撫育之恩但其夫屬乎父道則妻皆母道況本生之父所再娶之妻乎（答黃商伯）

所論庶母之名亦未正庶母自謂父妾生子者士服緦麻而大夫無服若母則儀禮有公子爲其母之文今令甲其下亦明有注字曰謂生已者則是不

問父妻父妾而皆得母名矣故注中則有嫡母之文又以明生已者之正爲母也至如封敘封贈亦但謂之所生母而不謂之庶母也通典之說未暇檢但以公子爲母練冠麻衣既葬除之爲比則承宗廟社稷之重者恐不得爲父所生之祖母者持重矣（答李守約）

父妾之有子者禮經謂之庶母死則爲之服緦麻三月此其名分固有所係初不當論其年齒之長少然其爲禮之隆殺則又當聽從尊長之命非子弟

所得而專也。答孫敬甫

問賀去冬侍坐承斟酌古今之制。謂居喪冠服當與吉服稱。其制度等級。已畧言及近見親戚有居母喪用溫公寬袖襴衫布幞頭。取其與吉服相符。而又加首絰要絰。而去溫公之布四脚。不知可行否。曰。今考政和五禮喪服却用古制。準此而行。則亦無特然改制之嫌。却恐吉服須講求一酌中制度。相與行之耳。答葉味道

喪禮前書已報大槩。適再考儀禮經。五服皆有之。一在首。一在要。大小有差。斬衰條下傳中已言之。故不復言耳。要絰之下又有帶。斬衰絞帶。齊衰布帶。是也。蓋絰帶以象吉服之大帶。此帶則象吉服之革帶。屈其一端立貫之。還以插於要間。非齊衰則止用布帶而無要絰也。右本在上者。齊衰絰之制。以麻根處著頭右邊而從額前向左圍向頭後。却就右邊元麻根處相接。即以麻尾藏在麻根之下。麻根搭在麻尾之上。綴綫之。有纓者以其加於冠外。故須著纓。方不脫落也。辟領。儀禮注云。辟領廣

四寸。則與闊中八寸也。兩之為尺六寸。與來書所言不同。不知何故。詳此辟領是有辟積之義。雖廣四寸。須用布闊四寸長八寸者。摺其兩頭。令就中相接。即方四寸。而綴定上邊於領之旁。以所摺向裏。平面向外。如今裙之有摺。即所謂辟積也。溫公所謂裳每幅作三㡇者是也。如此即是一旁用八寸。兩旁共尺六寸矣。菅屨疏屨。今不可考。今略以輕重推之。斬衰用今草鞋。齊衰用麻鞋可也。麻鞋。卒伍所著者。答周叔謹

問古者男子殊衣裳。婦人不殊裳。今以古人連屬之衰加於婦人。殊裳之制加於男子。則世俗未之嘗見。皆以為迂且怪而不以為禮也。曰。若考得古制分明。改之固善。若以為難。即且從俗。亦無甚害。又問大帶申束衣。革帶以珮玉佩及事佩之等。喪服無所佩。既有要絰而絞帶復何用焉。曰。絞帶正象革帶。但無佩耳。不必疑於用也。革帶是正帶。以束衣者。不專為佩而設。大帶乃申束之耳。申。重也。故謂之紳。○答郭子從

問今士大夫家喪服有稍從禮制者。止留意於男子

之服。若婦人之服。止是因仍時服。按禮記檀弓婦人不葛帶章注云婦人重要而質不變所重。然則婦人喪服衣裳相連。如深衣形製。而用麻爲帶約之至期除去只散其要也。又云卒哭直變絰而已。絰首絰也。按喪服小記正義云婦人有二髽。一是斬衰髽。二是齊衰布髽。今云變首絰。是變麻爲葛也。不知婦人之首絰。是髽之外別有首絰。如男子之首絰。或髽之用麻用布者。卽是否若髽之用麻用布者。卽是絰。則麻可變而爲葛。若布變爲葛。則

反重矣。乞詳以見敎。曰麻髽布髽。恐是以此二物括髮而爲髻。其絰則自加於髽上。非一物也。答萬正淳

問昨者遭喪之初。服制只從俗。苟簡不經。深切病之。今欲依古禮而改爲之。如何。曰服已成而中改。似亦未安。不若且仍舊。答李繼善

問古者父在子爲母期。夫爲妻期。其練祥禫之祭皆同。今制夫爲妻服與古同。而子爲母齊衰三年。則夫爲妻大祥之日。乃子爲母小祥之祭矣。至於子爲母大祥及禫。夫已無服。其祭當如何。恐只是夫爲祭主。其辭曰。夫某。爲子某薦其祥事。如曾子問宗子爲介子之禮。不識可否。曰今禮几筵必三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但小祥之後。夫卽釋服。大祥之祭。夫亦恐須素服。如弔服可也。以祭。但改其祝詞。亦不必言爲子而祭也。又問父在母沒。父既除期之喪。子尚爲母服。其見父之時。當以何服。曰此於禮無文。但問喪有父在不杖之說。可更檢疏義參訂之。答竇文卿

問三年之喪而復有期服者。當服期喪之服以臨其

喪。卒事則反初服。或者以爲方服重。不當改衣輕服。不知如何。曰或者之說非是。答曾擇之

問服父母之喪而祭祀祖先。當衣何服。與居母喪而見父。居父母喪而見祖父母。其朔旦歲節上壽。爲禮各衣何服。父母在而遭所生喪。謂所出母。不知合衣何服。合與不合設几筵出聲哭。舅姑俱存。而子婦丁其父母憂。雖合奔喪。然卒哭後。必當復歸。恐三年之服自不可改。遇節序變遷。不審可以發哀出聲否。見舅姑及從舅姑以祭。不知所易當何服。乞

賜垂誨曰古者居喪三年不祭見曾子問其兄祖父母之屬古人亦有節文不盡記然生壽之禮自不合與所生母喪禮律亦有明文更宜詳考亦當稍避尊者乃爲安耳如女已適人爲父母服期禮律亦甚明若有舅姑難以發哀於其側從祭但略去華盛之服可也答董叔重

問女子適人爲父母服期傳云不貳斬也賀婦喪母遂於既葬卒哭而歸纔看喪大記曰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既葬而歸注云歸謂歸夫家也其既

葬而歸者乃婦人爲祖父母爲兄弟之爲父後者耳賀雖令反終其月數而誤歸之月不知尚可補塡乎因思他人或在母家彼此有所不便不可以待練之久其不可以不歸也又如之何曰補塡如今追服意亦近厚或有不便歸而不變其居處飲食之節可也衣服則不可不變此亦以意言之深恐不免汰哉之誚也答葉味道

問昨來所諭云魏玄成以兄弟子之婦同於衆子婦爲倒置人倫者今又見諭云禮經大抵嚴嫡故重

衆子婦不得伉嫡故殺之世父母叔父母與兄弟之子服均於期則爲旁尊而報服是不當混於衆子子婦也曰禮經嚴嫡故儀禮嫡婦大功庶婦小功此固無可疑者但兄弟子之婦則正經無文而舊制爲之大功乃更重於衆子之婦雖以報服使然然於親疏輕重之間亦可謂不倫矣故魏公因太宗之問而正之然不敢易其報服大功之重而但升嫡婦爲期乃正得嚴嫡之義升庶婦爲大功亦未害於降殺之差也前此來諭乃深譏其以兄

弟子婦而同於衆子婦爲倒置人倫而不察其實乃以衆子婦而同於兄弟子之婦也答余正甫

問爲長子三年及爲伯叔兄弟皆期服而不解官爲士者許赴舉不知當官與赴舉時還吉服耶衰服耶若須吉服則又與五服所載年月相戾矣曰此等事只得遵朝廷法令若心自不安不欲赴舉則勿行可也當官則無法可解罷伊川先生看詳學制亦云不禁冒衰守常此可見矣但雖不得不暫釋衰亦未可遽純吉也答李晦叔

朋友之喪。古經但云朋友麻。則如弔服而加麻絰耳。然不言日數。至於祭奠。則溫公說聞親戚之喪者。當但爲位哭之。不當設祭。以其神靈不在此也。此其大槩如此。亦當以其厚薄長少而爲之節。難以一定論也。答孫敬甫○以上文集二十二條

先生殯其長子。諸生具香燭之奠。先生留寒泉殯所受弔。望見客至。必涕泣遠接之。客去。必遠送之。就寒泉菴西向殯。掘地深二尺。闊三四尺。內以火磚鋪砌。用石灰重重徧塗之。棺木及外用土磚夾砌。將下棺。以食五味奠亡人。次子以下皆哭拜。諸客拜奠。次子代亡人荅拜。蓋兄死子幼。禮然也。殯以下

伯量問殯禮可行否。曰。此不用問人。當自觀其宜。今以不漆不灰之棺。而欲以磚土圍之。此可不可耶。必不可矣。以上語類二條

問李敬子說居喪欲嚴內外之限。莫若殯於廳上。庶幾內外不相通。周舜弼云。終喪不入妻室。雖漢之武夫亦能。吾人稍知義理。當不待防閑之嚴。而自不忍爲矣。曰。敬子說是。古人殯於西階之上。設倚廬於庭中。皆在中門之外也。○答胡伯量文集

伯謨問某人家欲除服而未葬。除之。則魂魄無所依。不可祔廟。曰。不可。如何不早葬。葬何所費。只是悠悠。因語莆人葬。只是於馬鬣上大可憂。須是懸棺而葬。葬以下

問改葬。曰。須告廟而後告墓。方啓墓以葬。葬畢。奠而歸。又告廟。哭而後畢事。方穩。行葬更不必出主。祭告時。却出主於寢。

堯卿問合葬夫婦之位。曰。某當初葬亡室。只存東畔一位。亦不曾考禮是如何。安卿云。地道以右爲尊。恐男當居右。曰。祭以西爲上。則葬時亦當如此方是。

先生葬長子喪儀。銘旌埋銘魂轎柩。只用紫蓋。盡去繁文。埋銘石二片。各長四尺。闊二尺許。止記姓名歲月居里。刻訖。以字面相合。以鐵束之。置於壙上。其壙用石上蓋厚一尺許。五六段橫湊之。兩旁及底五寸許。內外皆用石灰雜炭末細沙黃泥築之。人家墓壙棺槨。切不可太大。當使壙僅能容槨。槨僅

能容棺。乃善。去年此間陳家墳墓。遭發掘者。皆緣壙中太闊。其不能發者。皆是壙中狹小。無著脚手處。此不可不知也。又此間墳墓山脚低卸。故盜易入。 問墳與墓何別。曰墓。想是塋域。墳。卽土封隆起者。光武紀云。爲墳。但取其稍高。四面能走水足矣。古人墳極高大。壙中容得人行。也沒意思。法令一品以上。墳得一丈二尺。亦自儘高矣。守約云。墳墓所以遭發掘者。亦陰陽家之說有以啟之。蓋凡發掘者。皆以葬淺之故。若深一二丈。自無此患。古禮葬亦許深。曰。不

然。葬深有水。嘗見興化漳泉間墳墓甚高。問之。則曰。棺只浮在土上。深者僅有一半入地。半在地上。所以不得不高其封。後來見福州人舉移舊墳。稍深者無不有水。方知興化漳泉淺葬者。蓋防水爾。北方地土深厚。深葬不妨。豈可同也。問槨外可用炭灰雜沙土否。曰。只純用炭末。置之槨外。槨內實以和沙石灰。或曰。可純用灰否。曰。純灰恐不實。須雜以篩過沙。久之沙灰相乳入。其堅如石。槨外四圍上下。一切實以炭末。約厚七八寸許。旣辟濕氣。

免水患。又截樹根不入。樹根遇炭。皆生轉去。以此見炭灰之妙。蓋炭是死物。無情。故樹根不入也。抱朴子曰。炭入地千年不變。問范家用黃泥拌石灰實槨外。如何。曰。不可。黃泥久之亦能引樹根。又問古人用瀝青。恐地氣蒸熱。瀝青溶化。棺有偏陷。却不便。曰。不曾親見用瀝青利害。但書傳間多言用者。不知如何。

禮。壙中用生體之屬。久之必潰爛。却引蟲蟻。非所以爲亡者慮久遠也。古者壙中置物甚多。以某觀之。

禮文之意太備。則防患之意反不足。要之只當防慮久遠。毋使土親膚而已。其他禮文皆可略也。又如古者棺不釘。不用漆粘。而今灰漆如此堅密。猶有蟻子入去。何況不使釘漆。此皆不可行。

古人惟家廟有碑。廟中者以繫牲。塚上四角四箇。以繫索下棺。棺旣下。則埋於四角。所謂豐碑是也。或因而刻字於其上。後人凡碑刻無不用之。且於中間穴孔。不知欲何用也。今會稽大禹廟有一碑。下廣銳而上小薄。形製不方不圓。尚用以繫牲。云是

當時葬禹之物。上有隷字。蓋後人刻之也。
因說地理。曰。程先生亦揀草木茂盛處。便不是不擇。伯恭却只胡亂平地上便葬。若是不知此理。亦不是。若是知有此道理。故意不理會。尤不是。
風之爲物。無物不入。（因解巽爲風。）今人棺木葬在地中。少間都吹喎了。或吹翻了。問。今地上安一物。雖烈風未必能吹動。何故地如此堅厚。却吹得動。曰。想得在地中蘊蓄欲發。其力盛猛。及出乎地。則其氣渙散矣。或云。恐無此理。曰。政和縣有一人家葬其親

於某位。葬了。但時聞壙中響聲。其家以爲地之善。故有此響。久之家業漸替。子孫貧窮。以爲地之不利。遂發視之。見棺木一邊擊觸皆損壞。其所擊觸處。正當壙前之龍壙。今捲塼爲之。棺木所入之處也。或云。恐是水浸致然。曰。非也。若水浸則安能擊觸有聲。不知此理如何。（以上語類九條。）
問。設啟奠。祝詣殯前跪告。祝詞依高氏書。曰。內復其饌以辭訣。曰。葬前數日啟殯。前未可謂之辭訣。恐是日但設奠而啟殯。至葬前一夕乃設奠辭訣。又問。啟喪遣奠。用高氏書祝文。曰。高氏祝詞云。形神不留者。非是。據開元禮。當作靈辰不留。旋亦當作柩。今雖不用此詞。亦謾及之。（答程正思）
問。一之寄問誌石之制。在士庶當如何題。溫公謂當書姓名。恐所未安。夫婦合葬者。所題之辭。又當如何。曰。宋故進士（或云處士）某君。夫人某氏之墓。（下略記名字鄉里年歲子孫及葬之年月。）又問。一之卜以三月半葬。併改葬前妣。祔於先塋。以前妣與其先丈合爲一封。上而以繼妣少間數步。又別爲一封。與朋友議。以神道尊

右而欲二妣皆列於先塋之左。不審是否。然程子葬穴圖。又以昭居左而穆居右。而廟制亦左昭右穆。此意何也。曰。一之所處得之。昭穆但分世數。不爲分尊卑。如父爲穆。則子爲昭。又豈可以尊卑論乎。周室廟制。太王文王爲穆。王季武王爲昭。此可考也。又問。明器。亦君子不死其親之意。曰。某家不曾用。（答陳安卿）
敬子以爲主喪者。既葬。當居家。蓋神已歸家。則家爲重。若念不能忘。却令弟輩宿墓。時一展省可也。程

先生論古人直是誠實處。最可觀。又以質之舜弼云。廬墓一節。不合聖賢之制。切不須爲之。某旣闢此二說。不欲更遂初志。日則仰在家開中門外別室。更常令一二弟居宿墳菴。某時一展省。未知可否。曰。墳土未乾。時一展省何害於事。但不須立廬墓之名耳。答胡伯量

陰陽家說。前輩所言。固爲正論。然恐幽明之故。有所未盡。故不敢從。然今亦不須深考其書。但道路所經。耳目所接。有數里無人烟處。有欲住者。亦住不

得。其成聚落有宅舍處。便須山水環合。略成氣象。然則欲掩藏其父祖。安處其子孫者。亦豈可都不揀擇。以爲久遠安寧之慮。而率意爲之乎。但不當極意過求。必爲富貴利達之計耳。此等事。自有酌中恰好處。便是正理。世俗固爲不及。而必爲高論者。似亦過之也。答孫敬甫○以上文集四條

古人所以祔於祖者。以有廟制昭穆相對。將來祧廟。則以新死者安於祖廟。所以設祔祭豫告使死者知其將來安於此位。亦令其祖知是將來移上去。其孫來居此位。今不異廟。只共一堂。排作一列。以西爲上。則將來祧其高祖了。只趲得一位。死者當移在禰處。如此則只當祔禰。今祔於祖。全無義理。但古人本是祔於祖。今又難改他底。若卒改他底。將來後世或有重立廟制。則又着改也。神宗朝欲議立朝廷廟制。當時張虎則以爲祧廟祔廟只移一位。陸農師則以爲祔廟祧廟皆移一匝。如農師之說。則是世爲昭穆不定。豈得如此。文王却是穆。武王却是昭。如曰我穆考文王。又曰我昭考武王。

又如左傳說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則昭穆是萬世不可易。豈得如陸氏之說。陸氏禮象圖中多有杜撰處。○以下祔語類

檀弓篇云。殷旣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據孔子以殷禮爲善。則當從殷禮練而祔無疑矣。然今難遽從者。蓋今喪禮皆周禮也。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祔。是一項事。首尾相貫。若改從殷禮。俟練而祔。卽周人之虞亦不可行。欲求殷禮而並之。又

不可得。是以雖有孔子之言而未敢改也。(答許順之)

示諭卒哭之禮。近世以百日爲期。蓋自開元失之。今從周制。葬後三虞而後卒哭。得之矣。若祔則孔子雖有善殷之語。然論語中庸皆有從周之說。則無其位而不敢作禮樂。計亦未敢遽然舍周而從殷也。況祔於祖父。方是告祖父以將遷他廟。告新死者以將入祖廟之意。已祭則主復於寢。非有二主之嫌也。(主復於寢。見儀禮鄭氏注。)至三年之喪畢。則又祫祭而遷祖父之主以入他廟。奉新死者之主以入祖廟。

(此見周禮鄭注及橫渠先生說。)則祔與遷自是兩事。亦不必如殷之練而祔矣。禮法重事。不容草草。卒哭而祔。不若且從溫公之說。庶幾寡過耳。(答王晉輔)

蒙諭及祔禮。此在高明考之必已精密。然猶謙遜博謀。及於淺陋如此。顧某何足以知之。然昔遭喪禍。亦嘗考之矣。竊以爲衆言淆亂則折諸聖。孔子之言萬世不可易矣。尚復何說。況期而神之之意。揆之人情。亦爲允愜。但其節文次第。今不可考。而周禮則有儀禮之書。自始死以至祥禫。其節文度數詳焉。故溫公書儀雖記孔子之言。而卒從儀禮之制。蓋其意謹於闕疑。以爲既不得其節文之詳。則雖孔子之言。亦有所不敢從者耳。程子之說。意亦甚善。然鄭氏說凡祔已。反於寢。練而後遷廟。左氏春秋傳亦有特祀於主之文。則是古人之祔。固非遂徹几筵。程子於此恐其考之有所未詳也。開元禮之說。則高氏既非之矣。然其自說大祥徹靈座之後。明日乃祔於廟。以爲不忍一日未有所歸。殊不知既徹之後。未祔之前。尚有一夕。其無所歸也

久矣。凡此皆有所未安。恐不若且從儀禮溫公之說。次序節文亦自曲有精意。如檀弓諸說可見。不審尊見今已如何行之。願以示教。若猶未也。則必不得已而從高氏之說。但祥祭之日未可徹去几筵。(或遷猶近廟處。)直俟明日奉主祔廟。然後徹之。則猶爲亡於禮者之禮耳。(答陸子壽)

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吉凶之際。其變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既卒哭祔廟。然後神之。然猶未忍盡變。故主復於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至三年而遷

於廟。然後全以神事之也。此其禮文見於經傳者不一。雖未有言其意者。然以情度之。如其必出於此無疑矣。來諭考證雖詳。其大槩以為既吉則不可復凶。既神事之則不可復以事生之禮接。爾竊恐如此非惟未嘗深考古人吉凶變革之漸。而亦未暇反求於孝子慈孫深愛至痛之情也。至謂古者几筵不終喪。而力詆鄭杜之非。此尤未敢聞命。據禮小斂有席。至虞而後有几筵。但卒哭而後不復饋食於下室耳。古今異宜。禮文之變。亦有未可

深考者。然則禮自虞至祔。曾不旬日。不應方設而遽徹之如此其速也。又謂終喪徹几筵。不聞有入廟之說。亦非也。諸侯三年喪畢之祭。魯謂之吉禘。晉謂之禘祀。禮疏謂之特禘者是也。但其禮亡。而士大夫以下則又不可考耳。夫今之禮文其殘闕者多矣。豈可以其偶失此文而遽謂無此禮耶。伊川先生嘗譏關中學禮者有役文之弊。而呂與叔以守經信古。學者庶幾無過而已。義起之事。正在盛德者行之。然則此等苟無大害於義理。不若且依舊說。亦夫子存羊愛禮之意也。答陸子壽

所論既祔之後主不當復於寢。此恐不然。向見陸子靜居母喪時。力主此說。其兄子壽疑之。皆以書來見問。因以儀禮注中之說告之。渠初乃不曾細看而率然立論。及聞此說。遂以為只是注說。初非經之本文。不足据信。當時嘗痛闢之。考訂甚詳。且以為未論古禮如何。但今只如此卒哭之後。便除靈席。則孝子之心豈能自安耶。其後子壽書來。乃伏其謬。而有他日負荊之語。今偶不見當時往還舊

牘。因更以他書考而論之。如大戴禮諸侯遷廟篇云。君及從者皆玄服。則是三年大祥之後。既除喪而後遷矣。其詞但告遷而不言祔。則是既祔之後。主復於寢。而至此方遷於廟矣。如穀梁云。易檐改塗。禮志云。更釁其廟。則是必先遷高祖於太廟夾室。然後可以壞釁其故廟。而納祖考之主。又俟遷祖考於新廟。然後可以壞釁其故廟。而納新祔之主矣。如左氏云。特祀於寢。而國語有日祭之文。則是主復寢後。猶日上食矣。但穀梁所謂練而壞廟。

乃在三年之內似恐太速禮志所謂毀廟而移故主乃不俟其廟之虛而遽壞之恐非人情左氏所謂祔而作主則與禮經虞主用桑者不合所謂烝嘗禘於廟則與王制喪三年不祭者不合（疑左氏所說乃當時之失杜氏因之遂有國君卒哭而除服之說皆非禮之正大率左氏言禮多此類也）皆不足信而國語日祭月祀時享既與周禮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之名不合韋昭又謂日上食於祖禰月祀於曾高時享於二祧亦但與祭法略相表裏而不見於他經又主既復寢而日祭之則其几筵

未知當俟臨祭而後設耶或常設而不除也此類皆無明文更當詳考又古者廟有昭穆之次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故祔新死者於其祖父之廟則為告其祖父以當遷他廟而告新死者以當入此廟之漸也今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以西為上之制而無復左昭右穆之次一有遞遷而群室皆遷而新死者當入於其禰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為禮者猶執祔於祖父之文似無意義然欲遂變而祔於禰廟則又非愛禮存羊之意

竊意與其依違牽制而均不免為失禮曷若獻議於朝盡復公私之廟皆為左昭右穆之制而一洗其謬之為快乎（答葉味道○以上文集五條）

或問哀慕之情易得間斷如何曰此如何問得人孝子喪親哀慕之情自是心有所不能已豈待抑勒亦豈待問人只是時時思慕自哀感所以說祭思敬喪思哀只是思著自是敬自是哀若是不哀別人如何抑勒得他因舉宰我問三年之喪（云云）曰女安則為之聖人也只得如此說不當抑勒他教

他須用哀只是從心上說教他自感悟（以下居喪）

問孝子於尸柩之前在喪禮都不拜如何曰想只是父母在生時子弟欲拜亦須俟父母起而衣服今恐未忍以神事之故亦不拜

或問親死遺囑教用僧道則如何曰便是難處或曰也可以不用否曰人子之心有所不忍這事須子細商量

或問設如母卒父在父要循俗制喪服用僧道火化則如何曰公如何曰只得不從曰其他都是皮毛

外事若決如此做。從之也無妨。若火化則不可。泳曰。火化則是殘父母之遺骸。曰。此語若將與喪服浮屠一道說。便是未識輕重在。

問居喪以來。惟看喪禮。不欲讀他書。恐妨哀。然又覺精神元自荒迷。更專一用心去考索制度名物。愈覺枯燥。今欲讀語孟。不知如何。曰。居喪初無不得讀書之文。古人居喪廢業。業是簨簴上版子。廢業謂不作樂耳。古人禮樂不去身。惟居喪然後廢業。故喪復常讀樂章。周禮司業者亦司樂也。

問三年喪中得作祭文祭故舊否。曰。古人全不弔祭。今不奈何。胡籍溪言只散句作。不押韻。

叔器問今之墨衰便於出入。而不合禮經。如何。曰。若能不出。則不服之亦好。但有出入治事。則只得服之。喪服四制說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蓋惟天子諸侯始得全伸其禮。庶人皆是自執事。不得伸其禮。

問居喪爲尊長强之以酒。當如何。曰。若不得辭。則勉徇其意亦無害。但不可至沾醉。食已復初可也。問坐客有歌唱者。如之何。曰。當起避。

問喪禮不飲酒不食肉。若朝夕奠及親朋來奠之饌。則如之何。曰。與無服之親可也。

喪葬之時。只當以素食待客。祭饌葷食。只可分與僕役。以上語類十條

問今有人焉。其父尊信浮屠。若子若孫皆不忍改。將何時而已。恐人子之遭此。勿用浮屠可也。至於家舍所敬形像。必須三年而後改。不知如何。曰。如此

亦善。答郭子從

問按禮居喪不弔。其送葬雖無明文。然執紼即是執事。禮亦有妨。鄉俗不特往弔送喪。凡親舊家有吉凶之事。皆有所遺。不知處此當如何。曰。古禮固不可預。然弔送之禮。却似不可廢。所謂禮從宜者此也。答胡伯量○以上文集二條

喪三年不祭。蓋孝子居倚廬堊室。只是思慕哭泣。百事皆廢。故不祭耳。然亦疑當令宗人攝祭。但無明文不可考耳。以下喪廢祭

問喪三年不祭。曰。程先生謂今人居喪。都不能如古禮。卻於祭祀祖先獨以古禮不行。恐不得。橫渠曰。如此則是不以禮祀其親也。某嘗謂如今人居喪時。行三二分居喪底道理。則亦當行三二分祭先底禮數。（今按此語非謂只可行三二分。但既不得盡如古。則喪祭亦皆當存古耳。）伊川謂三年喪古人盡廢事。故併祭祀都廢。今人事都不廢。如何獨廢祭祀。故祭祀可行。先生曰。然亦須百日外方可。然奠獻之禮亦行不得。只是鋪排酒食儀物之類。後主祭者去拜。若是百日之內要祭。或從伯叔兄弟之類。有人可以行。或問今人以孫行之。如何。曰。亦得。又曰。期大小功緦麻之類服。今法上日子甚少。便可以入家廟燒香拜。

先生以子喪不舉盛祭。就影堂前致薦。用深衣幅巾。薦畢反喪服。哭奠於靈。至慟。（以上語類四條）

問王制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鄭氏不解不祭之義。按呂博士云。人事之重。莫甚於哀死。故有喪者之毀。如不欲生。大功之喪。業猶可廢。喪不貳事。如此。則祭雖至重。亦有所不行。蓋祭而

誠至則志哀。祭而誠不至。則不如不祭之為愈。後世哀死不如古人之隆。故多疑於此。鄭氏解惟祭天地社稷云。不以卑廢尊也。愚謂此說非是。按天子諸侯之喪。所不祭者。惟宗廟爾。郊社五祀皆不廢也。天地可言尊於宗廟。五祀社稷。不尊於宗廟也。但內事用情。故宗廟雖尊而有所不行。外事由文。故社稷五祀不可廢其祭。內事用情者。以子孫哀戚之情。推祖考之心。知其必有所不安於此。（曾子問篇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鄭氏注曰。象有凶者聚也。愚謂此蓋示與子孫同憂之意。）而子孫之於祖考。至敬不文。又不可使人攝事。必也親之。則哀粗不可以臨祭。又不可以釋哀而吉服。外事由文者。有國家者。百神爾主。天子之於天地。諸侯之於社稷。大夫之於五祀。皆禮文之不可已者。非若子孫之於祖考也。故不得以私喪久廢其祭。而其祭之也。必以吉禮吉服。故不得已。隨其輕重而使人攝焉。又曾子問天子崩。（天子七日而殯。）五祀之祭不行。（哀戚方甚。故不祭。）既殯而祭。（疏曰。五祀外神。不可以己私喪。久廢其祭。故既殯。哀情稍殺而後祭也。）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

酹不酢而已矣。不備禮也。自啟將葬啟殯至於反哭。既葬而反五祀之祭不行。啟殯見柩哀情益深故亦不祭。已葬而祭。義同既殯祀畢獻而已也。未純吉也。鄭氏曰。郊亦然。社亦然。惟嘗禘宗廟俟吉也。諸侯自薨至殯。諸侯五日而殯。自啟至於反哭。奉帥天子。如天子之禮也。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杜氏注謂此天子諸侯之禮。不通於卿大夫。蓋卒哭後特用喪禮祀新死者於寢。而宗廟四時嘗祭自如舊也。此與禮記不同。釋例又引晉三月而葬悼公。改服脩官。烝於曲沃。會於溴梁之事。爲驗。戰國禮變如此。蓋三年之喪。諸侯莫之行久矣。左傳特記一時之事。而杜氏乃誤爲正禮也。右三條。皆非士大夫之制。然其禮有可得而推者。古大夫宗廟有五祀。推外事由文之意。則五祀惟自卒至殯。自啟至於反哭。暫廢。既葬殯。則使家臣攝之。推內事用情之理。則宗廟之祭。宜亦廢也。今人家無五祀。惟享先一事。遭喪而廢。蓋無疑矣。曰。在喪廢祭。古禮可考者如此。但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其出入居處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爲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竊謂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卒一一合於古禮。即廢祭無可疑。若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尚多。即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可以略放左傳杜注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左傳之意。卒哭前亦廢祭也。但卒哭之期。須既葬立主三虞之後。卜日而祭。以成事。方可耳。溫公高氏二書載此節文甚詳。可以熟考。若神柩在。而欲以百日爲斷。墨衰出入則決然不可。答范伯崇

所詢喪祭之禮。程張二先生所論自不同。論正禮則當從橫渠。論人情則伊川之說。亦權宜之不能已者。但家間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蓋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惟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如此則於遠祖不必別議稱呼矣。○答曾光祖

問。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此古人因變而變常。爲得情性之正。然先王制禮。因人情而爲之節文。必情

與文稱。乃爲得宜。竊恐弔喪之日。不飲酒食肉。可以施於有服之親。或情分之厚者。若弔汎常之人。只當於行弔之時。不飲酒食肉。弔畢則復常。旣與死者平時分疎。但少變平日以存古意可也。未審尊意以爲然否。曰。有服則不但弔日不飲酒食肉矣。其他則視情分之厚薄可也。弔。○答余居甫。○以上文集二條

問喪服。如至尊之喪。小官及士庶等服。於古皆差。儀禮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傳曰。君至尊也。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庶人爲國君齊衰

三月。注。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有在官者。天子畿內之民服天子亦如之。以是觀之。自古無通天下爲天子三年之制。前輩恐未之考。曰。今士庶人旣無本國之君服。又無至尊服。則是無君。亦不可不示其變。如今凉衫亦不害。此亦只存得些影子。問士庶亦不可久。庶人爲國君亦止齊衰三月。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亦止小功緦衰。或問。有官人嫁娶在祔廟後。曰。只不可帶花用樂。少示其變。又曰。至尊之服要好。初來三日。用古冠服。上衣下裳。以後却用今所制服。四脚幞頭等。自京官以上。是一等服。京官以下。是一等服。士人又一等服。庶人又一等服。如此等級分明也好。以下君喪○語類

麻冕乃是祭服。顧命用之者。以其立後繼統。事于宗廟。故也。受冊用之者。以其在廟。而凶服不可入。故也。舊說以廟門爲殯宮之門。不知是否。若朝服。則古者人君亮陰三年。自無變服視朝之禮。第不知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冢宰百官各以何服涖事耳。想不至便用玄冠黑帶也。後世旣無亮陰總已之事。人主不免視朝

聽政。則豈可不酌其輕重而爲之權制乎。又况古者天子皮弁素積以日視朝。衣冠皆白。不以爲嫌。則今在喪而白布衣冠以臨朝。恐未爲不可。但入太廟。則須吉服而小變耳。答余正甫

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嫡孫爲祖。謂承重者。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但傳云。父沒而爲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記云。祖父沒而爲祖母後者三年。可以旁照。至爲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

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向來入此文字時無文字可檢又無朋友可問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驗但以禮律人情大意答之心常不安歸來稽考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闕略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決斷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書奏稿後）

漢文葬後三易服三十六日而除固差賢於後世之自始遭喪便計二十七日而除者然大者不正其為得失不過百步五十步之間耳此亦不足論也如楊敬仲之說未嘗見其文字但見章疏以此誣之私竊以為敬仲之說固未得為合禮然其賢於今世之以朱紫臨君喪者遠矣向見孝宗為高宗服既葬猶以白布衣冠視朝此為甚盛之德破去千載之謬前世但為人君自不為服故不能復行古禮當時既是有此機會而儒臣禮官不能有所建明以為一代之制遂使君服於上而臣除於下因陋踵訛至於去歲則大行在殯而孝宗所服之服亦不復講深可痛恨故某嘗有文字論之已蒙降付禮官討論然某既去國遂不聞有所施行不知後來竟如何也今詳來諭欲以襴幞居喪而易皂衫為禫固足以為復古之漸然襴幞本非喪服而紫裘玄冠又夫子所不以弔者是皆非臣子所以致哀於君父之服也竊謂當如孝宗所制之禮君臣同服而略為區別以辨上下十三月而服練以祥二十五月而服襴幞以禫二十七月而服朝

服以除朝廷州縣皆用此制燕居許服白絹巾白涼衫白帶選人小使臣既祔除衰而皂巾白涼衫青帶以終喪庶人吏卒不服紅紫三年如此綿蕝似亦允當（初喪便當制古喪服以臨別制布幞頭布公服布革帶以朝乃為合禮○答余正甫○以上文集三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九

禮三

祭

余正父謂士大夫不得祭始祖。此天子諸侯之禮。若士大夫當祭。則自古無明文。又云。大夫自無太祖。先生因舉春秋如單氏。尹氏。王朝之大夫。自上世至後世。皆不變其初來姓號。則必有太祖。又如季氏之徒。世世不改其號。則亦必有太祖。余正父謂

此春秋時自是世卿。不由天子。都沒理會。先生云。非獨是春秋時。如詩裏說南仲太祖太師皇父。南仲是文王時人。到宣王時為太祖。不知古者世祿不世官之說如何。以下士祭世數

問祭禮曰。古禮難行。且依溫公擇其可行者行之。祭土地。只用韓公所編。祇一位。祭祖自高祖而下。如伊川所論。古者祇祭考妣。溫公祭自曾祖而下。伊川以高祖有服。所當祭。今見於遺書者甚詳。此古禮所無。創自伊川。所以使人盡孝敬追遠之義。

伊川時祭。止於高祖。高祖而上。則於立春設二位統祭之。而不用主。此說是也。却又云。祖又豈可厭多。苟其可知者。無遠近多少。須當盡祭之。疑是初時未曾討論。故有此說。以上語類三條

程子之言。以為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耳。疑此最為得祭祀之本意。今以祭法攷之。雖未見祭必及高祖之文。然有月祭享嘗之別。則古者祭祀以遠近為疏數。亦可見矣。

禮家又言大夫有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則可為立三廟而祭及高祖之驗。答汪尚書論家廟○文集

問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官師一廟。若只是一廟。只祭得父母。更不及祖矣。無乃不盡人情。曰。位卑則流澤淺。其理自然如此。文蔚曰。今雖士庶人家亦祭三代。如此却是違禮。曰。雖祭三代。却無廟。亦不可謂之僭。古之所謂廟者。其體面甚大。皆是門堂寢室。勝如所居之宮。非如今人但以室為之。以下士廟

古命士得立家廟。家廟之制。內立寢廟。中立正廟。外立門。四面牆圍之。非命士。止祭於堂上。只祭考妣。伊川謂無貴賤皆祭自高祖而下。但祭有豐殺疎數不同。廟向南。坐皆東向。伊川於此不審。乃云廟皆東向。祖先位面東。其制非是。古人所以廟面東向坐者。蓋戶在東。牖在西。坐於一邊。乃是奧處也。

先生云。欲立一家廟。小五架屋。以後架作一長龕堂。以板隔截作四龕堂。堂置位牌。堂外用簾子。小小祭祀時。亦可只就其處。大祭祀則請出。或堂或廳

上皆可。

家廟要就人住居。神依人。不可離外作廟。又在外時。婦女遇雨時難出入。

問先生家廟。只在廳事之側。曰。便是力不能辦。古之家廟甚闊。所謂寢不踰廟是也。祭時移神主於正堂。其位如何。曰。只是排列以西為上。祫祭考妣之位如何。曰。太祖東向則昭穆之南向北向者。當以西方為上。則昭之位次高祖西而妣東。祖西而妣東。是祖母與孫並列。於體為順。若余正父之說。則欲高祖東而妣西。祖東而妣西。則是祖與孫婦並列。於體為不順。彼蓋據漢儀中有高祖南向。呂后少西。更不取證於經文。而獨取傳注中之一二。執以為是。斷不可回耳。

排祖先時。以客位西邊為上。高祖第一。高祖母次之。只是正排。看正面不曾對排。曾祖祖父皆然。其中有伯叔伯叔母兄弟嫂婦無人主祭而我為祭者。各以昭穆論。如祔祭伯叔則祔於曾祖之旁一邊。在位牌西邊安。伯叔母則祔曾祖母。東邊安。兄弟嫂妻婦。則祔

於祖母之旁。伊川云。曾祖兄弟無主者。亦不祭。不知何所據而云。伊川云。只是以義起也。以上語類六條

宗廟南向。堂室皆南向。但室戶在室南壁之東偏而南向。牖在室南壁之西偏而南向。故以室西南隅為奧而為尊者之居。所謂宗室牖下也。既以西南為尊者之位。則室中之位。因以東鄉為尊矣。非謂廟東鄉而太祖東鄉也。然亦非獨太祖也。凡廟皆南鄉。而本廟之主。在其廟室中皆東鄉。但祫祭於太廟之時。則獨太祖不易其位。而羣廟之主。合食

於前者皆南鄉北鄉以敘昭穆耳。禘祭於太廟，則又以所出之帝爲東鄉，而太祖反居南鄉爲配位也。通典開元禮釋奠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乃古禮也。堂上之位則以南鄉爲尊，如儀禮鄉飲酒賓席牖前南鄉。今沈存中說祭禮朝踐於堂，亦以南鄉爲尊，而政和新儀亦有是說，但未見所據之本文。又秦漢間廣武君、王陵母皆云東鄉坐，田蚡傳亦云自坐東鄉而坐其兄南鄉，此則不知其爲室中爲堂上，但猶以東鄉爲尊則可見矣。答王子合

問影堂序位。曰：古者一世自爲一廟，有門有堂有寢，凡屋三重而牆四周焉。自後漢以來，乃爲同堂異室之廟，一世一室而以西爲上，如韓文中家廟碑有祭初室祭東室之語。今國家亦只用此制，故士大夫家亦無一世一廟之法，而一世一室之制亦不能備，故溫公諸家祭禮皆用以右爲尊之說。獨文潞公嘗立家廟，今溫公集中有碑載其制度頗詳，亦是一世一室而以右爲上，自可檢看。伊川之說亦誤。昭穆之說則又甚長，中庸或問中已詳言之，更當細考。大抵今士大夫家只當且以溫公之法爲定也。答郭子從

問：昔侍先生，見早晨入影堂焚香展拜，而昏暮無復再入，未知尊意如何？曰：向見今趙丞相日於影堂行昏定之禮，或在燕集之後，竊疑未安，故每常只循舊禮晨謁而已。答葉味道。○以上文集三條

問：程氏主式士人家可用否？曰：他云已是殺諸侯之制。士人家用牌子。曰：牌子式當如何？曰：溫公用大版子，今但依程氏古式而勿陷其中可也。以下主式

伊川木主制度，其剡刻開竅處皆有陰陽之數存焉，信乎其有制禮作樂之具也。

直卿問神主牌，先生夜來說荀勗禮未終。曰：溫公所製牌闊四寸厚五寸八分，錯了。據隋煬帝所編禮書有一篇荀勗禮，乃是云闊四寸，厚五寸，八分大書某人神座。不然，只小楷書亦得。後人相承誤了，却作五寸八分爲一句。

無爵曰府君夫人，漢人碑已有，只是尊神之辭。府君如官府之君，或謂之明府，今人亦謂父爲家府。

喪妻者。木主要作妻名。不可作母名。若是婦。須作婦
名。翁主之。以上語類五條
主式。乃伊川先生所制。初非朝廷立法。固無官品之
限。萬一繼世無官。亦難遽易。但繼此不當作耳。有官人自作主不妨。牌子亦無定制。竊意亦須似主之大小高
下。但不爲判合陷中可也。凡此皆是後賢義起之
制。今復以意斟酌如此。若古禮則未有攷也。答曾光祖
問凡題主男子婦人無官稱者。宜何書。曰伊川主式、
已詳言之可攷也。又問夫在妻之神主宜何書。何

人奉祀。若用夫則題嬪某氏神主。旁注夫某奉祀
否。夫祭妻而云奉祀。莫太尊否。曰旁注施於所尊。
以下則不必書也。答竇文卿○以上文集二條
用之問祭用尸之意。曰古人祭祀無不用尸。非惟祭
祀家先用尸。祭外神亦用尸。不知祭天地如何。想
惟此不敢爲尸。杜佑說古人用尸者。蓋上古朴陋
之禮。至聖人時尚未改。文蔚錄云是上古朴野之俗。先王制禮。此是去不盡者。
相承用之。至今世則風氣日開。朴陋之禮已去、
不可復用。去之方爲禮。而世之迂儒。必欲復尸。可

謂愚矣。杜佑之說如此、看來古人用尸。自有深意、
非朴陋也。陳丈云蓋不敢死其親之意。曰然。用之
云、祭祀之禮。酒肴豐潔。必誠必敬。所以望神之降
臨。乃歆饗其飲食也。若立之尸、則爲尸者既已饗
其飲食。鬼神豈復來享之。如此却爲不誠矣。曰此
所以爲盡其誠也。蓋子孫既是祖宗相傳一氣下
來。氣類固已感格、而其語言飲食。若其祖考之在
焉。則有以慰其孝子順孫之思。而非恍惚無形想
像不及之可比矣。古人用尸之意。所以深遠而盡

誠、蓋爲是耳、因言今世鬼神之附著生人而說話
者甚多。亦有祖先降神於其子孫者、又如今之師
巫。亦有降神者。蓋皆其氣類之相感。所以神附著
之也。周禮祭墓。則以墓人爲尸。亦是此意。以下尸
神主之位東向。尸在神主之北。
問尸之坐立。曰夏立尸。商坐尸。周旅酬六尸。后稷之
尸不旅酬。問祭妣之尸。曰婦人不立尸。却有明文。
又曰。古者以先王衣服藏之廟中。臨祭則出以衣
尸。如后稷之衣到周時。恐已不在。亦不可曉。

古者立尸。必隔一位。孫可以爲祖尸。子不可以爲父尸。以昭穆不可亂也。

或問古人祫祭時。每位有尸否。曰。固是。周家旅酬六尸。是每位皆一尸也。古者主人獻尸。尸酢主人。開元禮猶如此。每獻一位畢。則尸便酢主人。受酢已。又獻第二位。不知甚時緣甚事後廢了。

問祭五祀皆有尸。祀竈則以誰爲尸。曰。今亦無可攷者。但如墓祭則以冢人爲尸。以此推之。則祀竈之尸。恐是膳夫之類。祀門之尸。恐是閽人之類。又如

祀山川則是虞衡之類。

問山川之尸。曰。儀禮周公祭太山。以召公爲尸。

祭祀須是用宗子法。方不亂。不然。前面必有不可處置者。以下宗法

春秋時宗法未亡。如滕文公云。吾宗國魯先君。蓋滕。文之昭也。文王之子武王既爲天子。以次則周公爲長。故滕謂魯爲宗國。又如左氏傳載女丧而宗室。於人何有。如三桓之後。公父文伯公鉏公爲之類。乃季氏之小宗。南宮适之類。孟氏之小宗。今宗室中。多帶皇兄皇叔皇伯等。冠於官職之上。非古者不得以戚戚君之意。本朝王定國嘗言之。欲令稱某王孫。或曾孫。或幾世孫。有如越王派下。則當云越王幾世孫。如此則族屬易識。且無戚君之嫌。亦自好。後來定國得罪。反以此論爲離間骨肉。今宗室散無統紀。名諱重疊。字號都窮了。更無安排處。

宗子只得立適。雖庶長立不得。若無適子。則亦立庶子。所謂世子之同母弟。世子是適。若世子死。則立

世子之親弟。亦是次適也。是庶子不得立也。本朝哲廟上仙。哲廟弟有申王次端王次簡王。乃哲廟親弟。當時章厚欲立簡王。是時向后猶在。乃曰。老身無子。諸王皆 云云 當以次立。申王目眇。不足以視天下。乃立端王。是爲徽宗。章厚殊不知禮意。同母弟便須皆是適子。方可言。既皆庶子。安得不依次第。今臣庶家要立宗也難。只是宗室與襲封孔氏柴氏當立宗。今孔氏柴氏襲封。只是兄死弟繼。只如而今門長一般。大不是。

大宗法既立不得。亦當立小宗法。祭自高祖以下。親盡。則請出高祖就伯叔位服未盡者祭之。

父在主祭。子出仕宦。不得祭。父沒。宗子主祭。庶子出仕宦。祭時。其禮亦合減殺。不得同宗子。以上語類六條

人家族衆不分合祭。或主祭者不可以祭及叔伯之類。則須令其嗣子別得祭之。今且說同居。同出於曾祖。便有從兄弟及再從兄弟了。祭時主於主祭者。其他或子不得祭其父母。若恁地滚做一處祭不得。要好。當主祭之嫡孫。當一日祭其曾祖及祖及父。餘子孫與祭。次日。却令次位子孫自祭其祖及父。又次日。却令又次位子孫。自祭其祖及父。此却有古宗法意。古今祭禮。這般處皆有之。如今要知宗法祭祀之禮。須是在上之人先就宗室及世族家行了。做箇樣子。方可使以下士大夫行之。以上語類十三條

所問祭禮。古人雖有始祖。亦只是祭於大宗之家。若小宗。則祭止高祖而下。然又有三廟二廟一廟祭寢之差。其尊卑之殺。極爲詳悉。非謂家家皆可祭始祖也。今法制不立。家自爲俗。此等事。若未能遽變。則且從俗可也。支子之祭。亦是如此。竊謂只於宗子之家立主而祭。其支子則只用牌子。其形如木主。而不判前後。不爲陷中及兩竅。不爲櫝。以從降殺之義。答潘立之

問夫主不可以二者也。四明高氏之說云耳。煇詳此意謂有宗子之家主祭。故庶子止以其牲祭於宗子之家可也。是不可以有二主也。今人若兄弟異居相去遼遠。欲各祭其父祖。亦謂不可以二主乎。曰。兄弟異居。廟初不異。只合兄祭。而弟與執事。或以物助之爲宜。向見說前輩有如此而相去遠者。則兄家設主。弟不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榜標記逐位。祭畢焚之。如此似亦得禮之變也。答李晦叔

某承詢及影堂按古禮廟無二主。嘗原其意。以爲祖考之精神既散。欲其萃聚於此。故不可以二。今有祠版。又有影。是有二主矣。古人宗子承家主祭。仕不出鄉。故廟無虛主。而祭必於廟。唯宗子越在他國。則不得祭。而庶子居者代之。祝曰孝子某。宗子名

使介子某。庶子名執其常事。然猶不敢入廟。特望墓為壇以祭。蓋其尊祖敬宗之嚴如此。今人主祭者。遊宦四方。或貴仕於朝。又非古人越在他國之比。則以其田祿脩其薦享。尤不可闕。不得以身去國。而使支子代之也。禮意終始全不相似。泥古則闕於事情。徇俗則無復品節。必欲酌其中制。適古今之宜。則宗子所在奉二主以從之。於事為宜。蓋上不失萃聚祖考精神之義。二主常相依。則精神不分矣。下使宗子得以田祿薦享祖宗。宜亦歆之。處禮之變而不

失其中。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蓋如此。但支子所得自主之祭。則當留以奉祀。不得隨宗子而徙也。所論留影於家。奉祠版而行。恐精神分散。非鬼神所安。而支子私祭。上及高曾。又非所以嚴大宗之正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禮一致。推此思之。則知所處矣。答劉平甫

祭禮極難處。竊意神主。唯長子得奉祀之。官則以自隨。影像則諸子各傳一本自隨。無害也。與黃子耕

問。某往年與先兄異居。不知攷禮經。輒從世俗立家先龕子。尋常只講俗節之祭。向來祭禮。行於先兄之家。時祭及禰祭。某皆預陪祭執事之例。自先兄去後。舍姪承祭祀。祧高祖而祀先兄為禰。某家中既有家先。上闕高祖之祭。下無禰祭。於心實不安。欲於時祭畢。移饌一分。祭高祖於某家。某主之。遇當祭禰之月。亦欲私舉禰祭。如何。若舉此二祭。又成支子有祭。庶子祭禰。於禮經不合。曰。此事只合謹守禮文。未可遽以義起也。况有俗節。自足展哀敬之誠乎。答李堯卿

問。先兄乃先人長子。既娶而死。念欲為之立後。但說立後。則必當使之主祭。則某之高祖。亦當祧去否。曰。既更立主祭者。即祠版亦當改題無疑。高祖祧去。雖覺人情不安。然別未有以處也。家間將來小孫奉祀。其勢亦當如此。答胡伯量

問。嫡子已娶無子而沒。或者以為母在。宜用尊厭之例。不須備禮。曰。宗子成人而無子。當為之立後。尊厭之說非是。又問嫡子死而無後。當誰主其喪。曰。若已立後。則無此疑矣。答李繼善

問孝述曩以先兄在嫡未及有子而沒。疑於所主。蒙賜教云若已立後。則無此疑。但復有曲折。先兄嘗收一襁褓之子爲嗣。旣沒。孝述以其未勝喪。又別無同居長上。遂自主喪。才兩月而此子卒。先兄將葬。孝述復求從兄之子爲之後。亦在襁褓。孝述仍前自主祠版之題。只從弟稱。及領尊教。始悟其非。猶有不能勝喪之疑。聞之伯量亦云。嘗以此問先生。先生答云有攝主。又按喪大記云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是當以所立之子主喪。而孝述爲

之攝。自是卽欲俟練祭換栗板時。易題所稱。復有他慮。先兄之後。固爲宗子之子。今旣收立。不知亦謂之嫡孫否。若可爲嫡孫。則廟祭當使之主。又未知襁褓之子。卽可主祭。爲復待其成人或少長。方可。又按喪服小記云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所主不同。而各有所宜。旣不嫌數更。則異日再易祠版所稱。恐亦無害。曰攝主。但主其事。名則宗子主之。不可易也。細攷曾子問諸說可見。答李繼善○以上文集八條

問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如何。曰。溫公祭禮甚大。今亦只是薦。然古人薦用首月。祭用仲月。朝廷卻用首月。以下家祭

問時祭用仲月清明之類。或是先世忌日。則如之何。曰。卻不思量到古人所以貴於卜日也。

諸家禮皆云薦新用朔。朔新如何得合。但有新。卽薦於廟。

家祭須致齊。當官者只得在告一日。若沿檄他出。令以次人代祭可也。

祭只三獻。主人初獻。嫡子亞獻。或主婦。庶子弟終獻。或嫡孫。執祭人排列。皆從溫公禮。

問酹酒是少傾。是盡傾。曰。降神是盡傾。然溫公儀。降神一節。亦似僭禮。大夫無灌獻。亦無爇蕭。灌獻爇蕭乃天子諸侯禮。爇蕭欲以通陽氣。今太廟亦用之。或以爲焚香可當爇蕭。然焚香乃道家以此物氣味香而供養神明。非爇蕭之比也。

問祭祀焚幣如何。曰。祀天神則焚幣。祀人鬼則瘞幣。人家祭祀之禮。要焚幣。亦無稽考處。若是以尋常

焚眞衣之類爲是便不當只焚眞衣若事事做去焚但無意義只是焚黃若本無官方贈初品及贈到改服色處尋常人家做去焚然亦無義耳

先生每祭不燒紙亦不曾用帛

先生家祭享不用紙錢凡遇四仲時祭隔日滌椅卓嚴辦次日侵晨已行事畢

紙錢起於玄宗時王璵蓋古人以玉幣後來易以錢至玄宗惑於王璵之說而鬼神事繁無許多錢來理得璵作紙錢易之文字便是難理會且如唐禮

書載范傳正言唯顏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故衣冠效之而國初言禮者錯看遂作紙衣冠而不用紙錢不知紙錢衣冠有何分別

問生時男女異席祭祀亦合異席今夫婦同席如何曰夫婦同牢而食

夫祭妻亦當拜

安卿問人於其親始死則復其魂魄又爲重爲主節次奠祭所以聚其精神使之不散若親死而其子幼稚或在他鄉不得盡其孝聚之事不知後日祭祀還更萃得他否曰自家精神自在這裏 以上語類十三條

問祖考之精神便是自家之精神故祭之可以來格至於妻及外親則不知如何曰但所當祭者其精神魂魄無不感通蓋本皆從一原中流出初無間隔雖天地山川鬼神亦然也 答汪長孺○文集

古人無再娶之禮娶時便有一副當人了嫡庶之分定矣故繼室於正室不可並配今人雖再娶然皆以禮聘皆正室也祭於別室恐未安如伊川云奉

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則以所生母配如此則是嫡母不得祭矣此尤恐未安大抵伊川攷禮文却不似橫渠攷得較子細 以下配祭○語類

廟中自高祖以下每世爲一室而考妣各自爲主 同上

兩娶三娶者伊川則謂廟中只當以元妃配而繼室者祭之他所恐於人情不安唐人自有此議云當並配其說見於會要可攷也出妻入廟決然不可無可疑者爲子孫者只合歲時就其家之廟拜之若相去遠則設位望拜可也 答葉仁父○文集

妣者。媲也。祭所生母。只當稱母。則略有別。以下祭生母○語類

問子之所生母死。不知題主當何稱。祭於何所。祔於何所。曰。今法五服年月篇中母字下。注云謂生已者。則但謂之母矣。若避嫡母。則止稱亡母而不稱妣以別之可也。伊川先生云。祭於私室 又問禮記曰。妾母不世祭。於子祭。於孫止。又曰。妾祔於妾祖姑。既不世祭。至後日子孫有妾母。又安有妾祖姑之可祔耶。不知合祭幾世而止。曰。此條未詳。舊讀禮亦每疑之。俟更詳攷也。又問妾母若世祭。其孫異日祭妾祖母。宜何稱。自稱云何。曰。世祭與否。未可知。若祭則稱之爲祖母而自稱孫無疑矣。答竇文卿○文集

忌日祭。只祭一位。以下忌祭

問忌日當哭否。曰。若是哀來時。自當哭。又問衣服之制。曰。某自有弔服。絹衫絹巾。忌日則服之。

朔旦家廟用酒果。望旦用茶。重午中元九日之類。皆名俗節。大祭時。每位用四味。請出木主。俗節小祭。只就家廟。止二味。朔旦俗節。酒止一上。斟一盃。以下俗祭

叔器問。行正禮。則俗節之祭如何。曰。韓魏公處得好。謂之節祠。殺於正祭。某家依而行之。但七月十五。素饌用浮屠。某不用耳。向南軒廢俗節之祭。某問於端午能不食粽乎。重陽能不飲茱萸酒乎。不祭而自享。於汝安乎。

墓祭非古。雖周禮有墓人爲尸之文。或是初間祭后土。亦未可知。但今風俗皆然。亦無大害。國家不免亦十月上陵。以下墓祭

問墓祭有儀否。曰。也無儀。大槩略如家祭。唐人亦不見有祭。但是拜掃而已。林擇之云。唐有墓祭。通典載得在。曰。却不曾攷。或問墓祭祭后土否。曰。就墓外設位而祭。以上語類六條

比見墓祭土神之禮。全然滅裂。吾甚懼焉。既爲先公託體山林。而祀其主者。豈可如此。今後可與墓前一樣菜果脯醢飯茶湯各一器。以盡吾寧親事神之意。勿令其有隆殺。戒子

焚黃近世行之墓次。不知於禮何據。昨見欽夫謝魏公贈謚文字。却只云告廟。此與近世所行。又不知

執爲得失也。答汪尙書。以上文集二條

問無後祔食之位。曰古人祭於東西廂。今人家無東西廂。某家只位於堂之兩邊。祭食則一。但正位三獻畢。然後使人分獻一酌而已。如今學中從祀然。祭無後

舜功問祭五祀想也只是當如此致敬。未必有此神。曰神也者妙萬物而言者也。盈天地之間皆神。若說五祀無神。則是有有神處有無神處。是甚麽道理。

叔器問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此是分當如此否。曰也是氣與他相關。如天子則是天地之主。便祭得天地。若似其他人與他不相關。祭箇甚麽。如諸侯祭山川。也只祭得境內底。如楚昭王病後卜云河爲祟。諸大夫欲祭河。昭王自言楚之分地不及於河。河非所以爲祟。孔子所以美之云昭王之不失國也宜哉。這便見得境外山川與我不相關。自不當祭。以下五祀

問后土氏之祭。曰極而言之。亦似僭。然此即古人中霤之祭。而今之所謂土地者。郊特牲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教民美報焉。故家主中霤而國主社。觀此則天不可祭。而土神在民亦可祭。蓋自上古穴居爲土室。其當中處上爲一竅以通明。名之曰中霤。及中古有宮室。亦以室之中央爲中霤。存古之舊。示不忘本。雖曰土神而只以小者言之。非如天子所謂祭皇天后土之大者也。

叔器問五祀祭行之義。曰行堂塗也。古人無廊屋。只於堂階下取兩條路。五祀雖分四時祭。然出則獨祭行。及出門又有一祭。作兩小山於門前。烹狗置

之山上。祭畢。却就山邊喫。却推車從兩山間過。蓋取跋履山川之義。

問竈可祭否。曰人家飲食所繫。亦可祭。問竈尸。曰想是以庖人爲之。問祭竈之儀。曰亦略如祭宗廟儀。

問月令竈在廟門之外。如何。曰五祀皆在廟中。竈在廟門之東。凡祭五祀。皆設席於奧。而設主奠俎於其所祭之處。已乃設饌迎尸於奧。

因說五祀。伊川疑不祭井。古人恐是同井。曰然。

室中西南隅乃主位。室中西牖東戸。若宣聖廟室則

先聖當東向。先師南向。如周人禘嚳郊稷。嚳東向。稷南向。今朝廷宗廟之禮。情文都自相悖。不曉得古者主位南向。配位南向。故拜即望西。今既一列皆南向。到拜時。亦却望西拜。都自相背。古者用籩豆簠簋等陳於地。當時只席地而坐。故如此飲食爲便。今塑像高高在上。而祭饌反陳於地。情文全不相稱。曩者某人來問白鹿塑像。某答以州縣學是天子所立。既元用像。不可更。書院自不宜如此。不如不塑像。（以下祀先聖）

釋奠據開元禮。只是臨時設位。後來方有塑像。顏孟配饗。始亦分位於先聖左右。後來方並坐於先聖之東西嚮。

祖有功而宗有德。是爲百世不遷之廟。商六百年只三宗。皆以有功德當百世祀。故其廟稱宗。至後世始不復問其功德之有無。一例以宗稱之。（以下天子宗廟之祭）

李丈問太廟堂室之制。曰。古制是不可曉。禮說士堂後一架爲室。蓋甚窄。天子便待加得五七架。亦窄狹。不知周家三十以上神主位次相逼。如何行禮。室在堂後一間。從堂內左角爲戶而入。西壁。如今之牆上爲龕。太祖居之。東向。旁兩壁有牖。羣昭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堂又不爲神位。而爲人所行禮之地。天子設黼扆於中。受諸侯之朝。（以上語類十一條）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鄭氏曰。夏五廟。商六廟。周七廟。今按商書已云七世之廟。鄭說恐非。顏師古曰。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昭。明也。穆。美也。後以晉室諱昭。故學者改昭爲韶。）其制皆爲中門外之左。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晉博士孫毓議。）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爲宗。亦百世不遷。（宗亦曰世室。亦曰祧。鄭注周禮守祧曰。宗亦曰祧。亦曰世室。周禮言守祧之官。鄭氏曰。遠廟爲祧。周爲文武之廟。遷主藏焉。又曰。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太祖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羣穆於文。羣昭於武。明堂位。有文世室。武世室。鄭氏曰。世室者。不毀之名也。）二昭二穆爲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昭之二廟。親盡則毀。而遷其主於昭之宗

曾祖遷於昭之二。新入廟者。祔於昭之三。而高祖及祖。在穆如故。穆廟親盡放此。新死者如當爲昭。則祔於昭之近廟。而自近廟遷其主於昭之次廟。而於主祭者爲曾祖。自次廟遷其高祖於昭之世室。蓋於主祭者爲五世而親盡故也。其穆之兩廟。如故不動。其次廟於主祭者爲高祖。其近廟於主祭者爲祖也。主祭者沒。則祔於穆之近廟。而遞遷其上放此。凡毀廟遷主。改塗易檐。示有所變。非盡毀也。見穀梁傳及注。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則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傳毀廟之主。藏於太祖。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於祖父者也。曲禮云。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鄭氏云。以孫與祖昭穆同也。周制自后稷爲太祖。不窋爲昭。鞠爲穆。以下十二世至太王復爲穆。十三世至王季復爲昭。十四世至文王又爲穆。十五世至武王復爲昭。故書

稱文王爲穆考。詩稱武王爲昭考。而左氏傳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又曰。管蔡魯衛。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蓋其次序一定。百世不易。雖文王在右。武王在左。嫌於倒置。而諸廟別有門垣。足以各全其尊。初不以左右爲尊卑也。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略不過如此。漢承秦敝。不能深攷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爲都宮以序昭穆。韋玄成傳云。宗廟異處。昭穆不序。但攷周制。先公廟在岐。周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則都宮之制。亦不得爲。與漢亦無甚異。未詳其說。貢禹韋玄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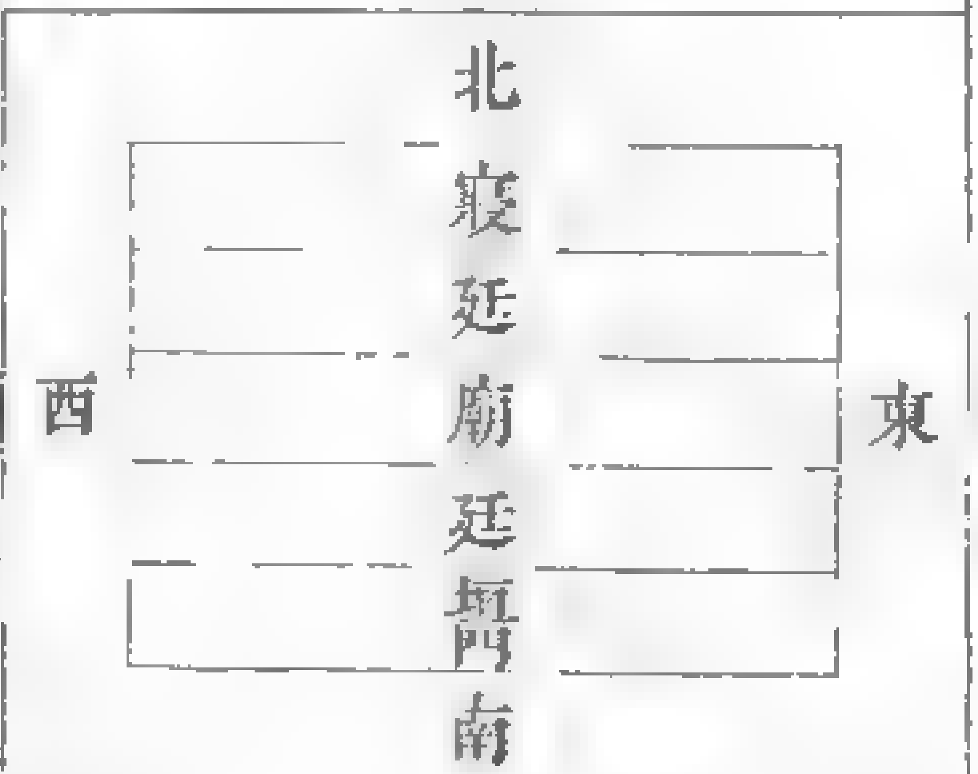
更衣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之制。見後漢明帝紀祭祀志。志又云。其後積多無別。而顯宗但爲陵寢之號。自是以來。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爲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爲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

孫之心。於此宜亦有所不安矣。肆我神祖。始獨慨然深詔儒臣。討論舊典。蓋將以遠迹三代之隆。一正千古之繆。甚盛舉也。不幸未及營表。世莫得聞。秉筆之士。又復不能特書其事。以詔萬世。今獨其見於陸氏之文者。爲可攷耳。然其所論昭穆之說。亦未有定論。獨原廟之制。外爲都宮。而各爲寢廟門垣。乃爲近古。但其禮本不經。儀亦非古。故儒者得以議之。如李清臣所謂略於七廟之室。而爲祠於佛老之側。不爲木主而爲之象。不爲禘祫烝嘗

之祀而行一酌奠之禮楊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繆妄之叔孫通者其言皆是也然不知其所以致此則由於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安也不議復此而徒欲廢彼亦安得爲至當之論哉

韋玄成等王者五廟圖

廟制圖



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世而迭毁毁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也祫祭者毁廟與未毁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

韋玄成等[redacted]

昭　武王世室　昭　昭

太祖后稷

穆　文王世室　穆　穆

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

劉歆宗無數圖

武世室　昭　昭　昭

太祖后稷

文世室　穆　穆　穆

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有三宗。周公舉之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

周世數圖

后稷　不窋　鞠　公劉　慶節　皇僕　差弗　毀隃　公非　高圉　亞圉　公叔　太王　王季　文王　武　成　康　昭　穆　共　懿　孝　夷　厲　宣　幽

周七廟圖

文王時	稷	高圉以上藏主	公叔　王季	亞圉　古公
武王時	稷	亞圉以上藏主	公叔　王季	太王　文王
成王時	稷	公叔以上藏主	王季　武王	太王　文王
康王時	稷	太王以上藏主	王季　武王	文王　成王
昭王時	稷	王季以上藏主	武　康	文　成
穆王時	稷		武　康	文世室　成　昭
共王時	稷		武世室　康　穆	文世室　成　昭
懿王時	稷		武世室　康　穆	文成　昭　共
孝王時	稷		武康　穆　懿	文成　昭　共
夷王時	稷		武康　穆　懿	文成昭　共　孝
厲王時	稷		武康穆　懿　夷	文成昭　共　孝
宣王時	稷		武康穆　懿　夷	文成昭共　孝　厲
幽王時	稷		武康穆懿　夷　宣	文成昭共　孝　厲

周九廟圖

劉歆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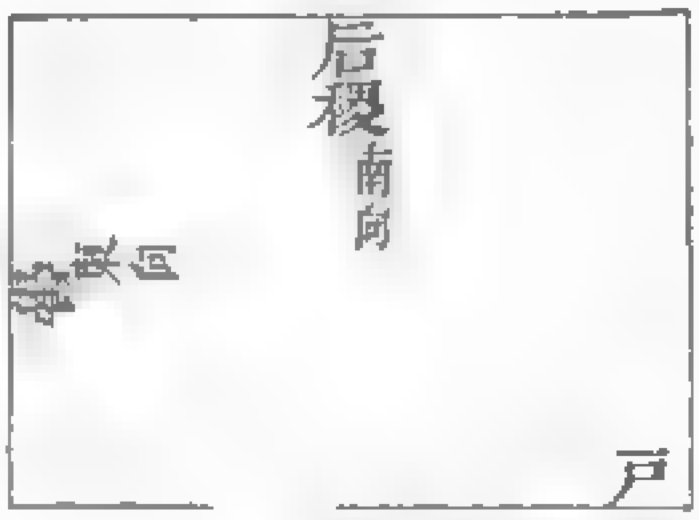
武王時	稷	公非以上藏主	高圉　公叔　王季	亞圉　太王　文王
成王時	稷	高圉以上藏主	公叔　王季　武王	亞圉　太王　文王
康王時	稷	亞圉以上藏主	公叔　王季　武王	太王　文王　成王
昭王時	稷	公叔以上藏主	王季　武王　康王	太王　文王　成王
穆王時	稷	太王以上藏主	王季　武　康	文王　成　昭
共王時	稷	王季以上藏主	武　康　穆	文　成　昭
懿王時	稷		武　康　穆	文世室　成　昭
孝王時	稷		武世室　康　穆	文世室　昭　共
夷王時	稷		武　穆　懿	文成　昭　共
厲王時	稷		武康　穆　懿	文成　共　孝
宣王時	稷		武康　懿　夷	文成　共　孝
幽王時	稷		武康穆　懿　夷	文成昭　共　孝

韋玄成劉歆廟數不同。班固以歆說爲是。今亦未
能決其是非。姑兩存之。至於遷毀之序。則昭常爲
昭。穆常爲穆。假令新死者當祔昭廟。則毀其高祖
之廟。而祔其主於左祧。遷其祖之主於高祖之故
廟。而祔新死者於祖之故廟。卽當祔於穆者。其序
亦然。蓋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羣穆
皆移而昭不動。故虞之明日。祔於祖父。蓋將代居
其處。故爲之祭。以告新舊之神也。今以周室世次
爲圖如右。所謂高祖以上親盡當毀。虞之明日祔
於祖父者也。元豐議禮。何洵直張璪以此爲說。而
陸佃非之曰。昭穆者。父子之號。昭以明下爲義。穆
以恭上爲義。方其爲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也。
方其爲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上也。豈可膠哉。壇
立於右。墠立於左。以周制言之。則太王親盡去右
壇而爲墠。王季親盡去左祧而爲壇。左右遷徙無
嫌。又曰。顯考王考廟與左祧爲昭。皇考考廟與右
祧爲穆。如曰成王之世。武王爲昭。文王爲穆。則武
不入考廟。而入王考廟矣。此皆爲說之誤。殊不知

昭穆本以廟之居東居西。主之向南向北而得名。
初不爲父子之號也。必曰父子之號。則穆之子又
安可復爲昭哉。壇墠之左右。亦出先儒一時之說。
禮經非有明文也。政使果然。亦爲去廟之後。主藏
夾室。而有禱之祭。且壇墠又皆一而已。昭不可以
越壇而徑墠。穆不可以有壇而無墠。故迭進而無
嫌。非若廟之有昭穆。而可以各由其序而遞遷也。
又况昭穆之分。自始封以下。入廟之時。便有定次。
後雖百世。不復移易。而其尊卑則不以是而可紊
也。故成王之世。文王爲穆。而不害其尊於武。武王
爲昭。而不害其卑於文。非謂之昭卽爲王考。謂之
穆卽爲考廟也。且必如佃說。新死者必入穆廟。而
自父以上。穆遷於昭。昭遷於穆。祔一神而六廟皆
爲之動。則於其祔也。又何不直祔於父。而必隔越
一世。以祔於其所未應入之廟乎。佃又言曰。假令
甲於上世之次爲穆。今合堂同食。實屬父行。乙於
上世之次爲昭。今合堂同食。實屬子行。則甲宜爲
昭。乙宜爲穆。豈可遂引千歲以來世次。覆令甲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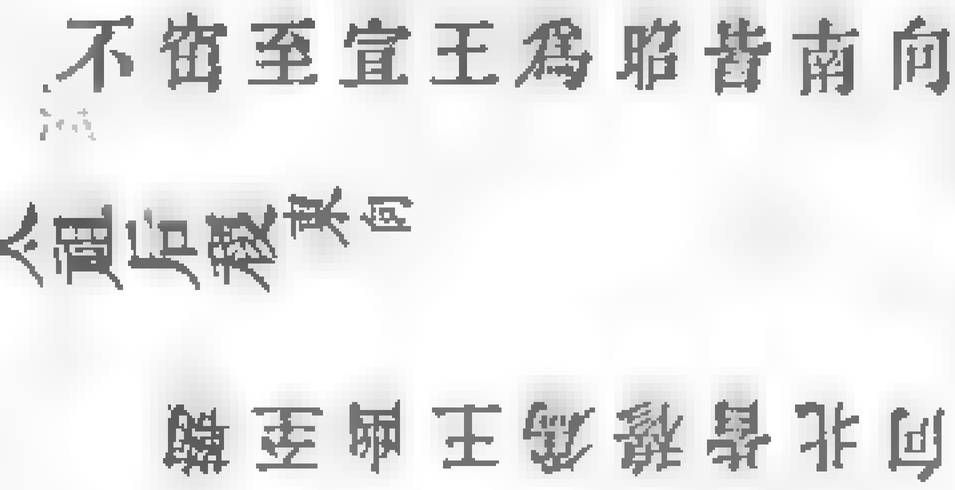
右穆。乙爲左昭。以紊父子之序乎。此亦不曉前說之過也。蓋昭穆之次旣定。則其子孫亦以爲序。禮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傳所謂太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武之穆者是也。如必以父爲昭而子爲穆。則太伯虞仲乃太王之父。而文王反爲管蔡曾衞之子矣。而可乎哉。且一昭穆也。旣有上世之次。又有今世之次。則所以序其子孫者。無乃更易不定。而徒爲紛紛乎。曰。然則廟之遷次。如圖可以見矣。子孫之序。如佃所駁得無有難處者耶。曰。古人坐次。或以西方爲上。或以南方爲上。未必以左爲尊也。且又安知不如時祫之位乎。

周大禘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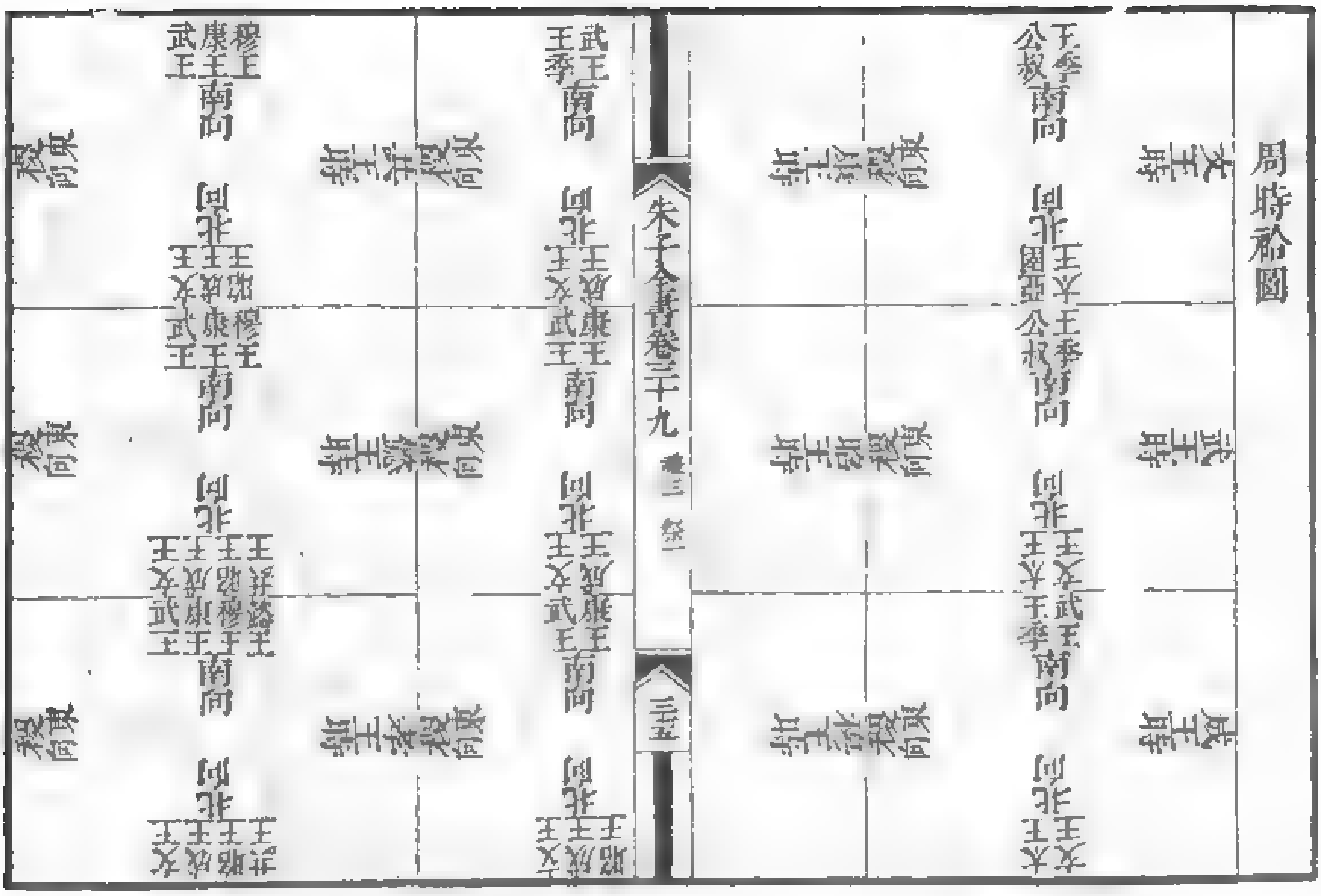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祀也。王者旣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之所自出。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

周大祫圖



春秋傳曰。祫祭者。毀廟之主。皆陳於太祖。羣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



昭穆之不爲尊卑說已前見。其大祫則始封以下。以次相承。亦無差舛。故張璪以爲四時常祀。各於其廟。不偶坐而相臨。故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合食乎祖。則王季文王更爲昭穆。不可謂無尊卑之序者。是也。但四時之祫不兼毁廟之主。則有左無昭而穆獨爲尊之時。若兩世室之主。則文常爲穆。而武常爲昭也。故陸佃以爲毁廟之主有不皆祫之時。難之而未見璪之所以對也。子竊以爲以上世之次推之。一昭一穆。固有定

次。而其自相爲偶。亦不可易。但其散居本廟。各自爲主而不相厭。則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其合食於祖。則王季雖遷。而武王自當與成王爲偶。未可以遽進而居王季之處也。文王之爲穆。亦虛其所向之位而已。則雖北向而何害其爲尊哉。禘祫

五峰胡仁仲論漢文帝之短喪。其失不在文帝。而景帝當任其責。子於不起寢廟之詔。則以爲明帝固不得爲無失。然使章帝有魏顆之孝。其羣臣有宋

仲幾楚子蘽之忠則於此必有處矣況以一時之亂命而壞千古之彝制其事體之輕重又非如三子之所正者而已耶然古今諸儒未有斥其非者而徒知論惠帝叔孫通作原廟之罪夫原廟誠不當作要必復古宗廟之制然後可得而議耳或曰周公祀文王武王於洛邑非原廟耶曰此固理之變也然設於別都而不設於京師及所幸郡國又不聞其以果獻之褻禮施焉則亦與漢異矣漢同堂異室廟及原廟議○以上文集二條

問祧禮曰天子諸侯有太廟夾室則祧主藏於其中今士人家無此祧主無可置處禮注說藏於兩階間今不得已只埋於墓所問有祭告否曰橫渠說三年後祫祭於太廟因其祭畢還主之時遂奉祧主歸於夾室遷主新主皆歸於廟鄭氏周禮注大宗伯享先王處亦有此意今略倣而行之問考妣入廟有先後則祧以何時曰妣先未得入廟考入廟則祧以下祧○語類

奉聖旨令侍從兩省臺諫禮官集議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者某今竊詳羣議其說雖多而揆以禮經皆有可疑如曰藏於太廟之西夾室則古者唯有子孫祧主上藏於祖考夾室之法而無祖考祧於下藏於子孫夾室之文昔者僖祖未遷則西夾室者僖祖之西夾室也故順翼二祖之主藏焉而無不順之疑今既祧去僖祖而以太祖祭初室矣則夾室者乃太祖之夾室自太祖之室視之如正殿之視朶殿也子孫坐於正殿而以朶殿居其祖考於禮安乎此不可之一也至於祫享則又欲設幄於

夾室之前而別祭焉則既不可謂之合食而僖祖神坐正當太祖神坐之背前孫後祖此又不可之二也如曰別立一廟以奉四祖則不唯喪事即遠有毀無立而所立之廟必在偏位其棟宇儀物亦必不能如太廟之盛是乃名為尊祖而實卑之又當祫之時羣廟之主祫於太廟四祖之主祫於別廟亦不可謂之合食此又不可之三也如曰藏主於天興殿則宗廟原廟古今之禮不同不可相雜而不得合食亦與別廟無異此又不可之四也凡

此數者。反復尋繹。皆不可行。議者亦皆知其不安。而不知所以然者。特以其心急欲尊奉太祖。三年一祫時暫東向之故。而爲此紛紛。不復顧慮。殊不知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僖祖太祖。兩廟威靈。常若相與爭校強弱於冥冥之中。并使四祖之神。疑於受擯。徬徨躑躅。不知所歸。令人傷痛不能自已。不知朝廷方此多事之際。亦何急而爲此也。今亦無論其他。但以太祖皇帝當日追尊帝號之心而默推之。則知太祖今日在天之靈。於此必

有所不忍而不敢當矣。又況僖祖祧主。遷於治平。而不過數年。神宗皇帝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議者之所以必爲此說者。無他。但以太祖膺圖受命。化家爲國。而王業之興。不由僖祖耳。若以此言。則后稷本封於邰。而不窋已自竄於戎狄。公劉太王。又再遷而後定。文武之興。又何嘗盡由於后稷哉。但推其本始爲由於此。故不可以不祭。而祭之不可以不尊耳。豈計其功德之小大有無哉。況周

人雖以后稷爲太祖。而祭法亦曰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乃所謂祖有功而宗有德之意。故自爲世室。而百世不遷。以冠群廟。則亦不待東向於祫。然後可以致崇極之意矣。然今日宗廟之制。未能如古。姑以權宜而論之。則莫若以僖祖擬周之后稷。而祭於太祖之初室。順祖爲昭。翼祖爲穆。宣祖爲昭。而藏其祧主於西夾室。太祖爲穆。擬周之文王爲祖。而祭於太廟之第二室。太宗爲昭。擬周之武王爲宗。而祭於太廟之第三室。其太祖太宗。又皆百

世不遷。而謂之世室。真宗爲穆。其祧主亦且權藏於西夾室。仁宗爲昭。爲宗而祭於第四室。亦爲世室。如太祖之制。英宗爲穆。藏主如真宗之制。神宗爲昭。祭第五室。哲宗爲穆。祭第六室。徽宗爲昭。祭第七室。欽宗爲穆。祭第八室。高宗爲昭。祭第九室。孝宗爲穆。祔第十室。異時高宗亦當爲宗。爲世室。如太宗仁宗之制。三歲祫享。則僖祖東向如故。而自順祖以下。至於孝宗。皆合食焉。則於心爲安。而於禮爲順矣。至於古者宗廟之制。今日雖未及議。

尚期與時興復之後還反舊都則遂神宗之志而一新之以正千載之繆成一王之法使昭穆有序而祫享之禮行於室中則又善之大者也蓋尊太祖以東向者義也奉僖祖以東向者恩也義者天下臣子今日之願也恩者太祖皇帝當日之心也與其伸義詘恩以快天下臣子之願孰若詘義伸恩以慰太祖皇帝之心乎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詘者正合此意而又以爲四時各祭其廟則所伸之祭常多三年然後一祫則所詘之祭常少

亦中事情故某於此竊有感焉竊獨以爲今欲議四祖神位所祔之宜而卒不免於舛逆而難通不若還僖祖於太廟三年而一東向之爲順易而無事也

祧廟議狀

臣竊見太祖皇帝受命之初未遑他事首尊四祖之廟而又以僖祖爲四廟之首累聖尊崇罔敢失墜中閒雖以世數寖遠遷之夾室而未及數年議臣章衡復請尊奉以爲太廟之始祖宰相王安石等遂奏以爲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欲毁其廟而藏其主替祖宗之尊而下祔於子孫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也於是神宗皇帝詔從其請而司馬光韓維孫朴孫固等以爲非是力奏爭之其說甚詳然其立意不過以爲太祖受命立極當爲始祖而祫享東鄉僖祖初無功德親盡當祧而已臣嘗深攷其說而以人心之所安者揆之則僖祖者太祖之高祖考也雖歷世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篤生神孫順天應人以寧兆庶其爲功德蓋不必身親

爲之然後爲盛也是以太祖皇帝首崇立之以爲初廟當此之時蓋已歸德於祖而不敢以功業自居矣今乃以欲尊太祖之故而必使之奪據僖祖初室東向之位臣恐在天之靈於此有所不忍而不敢當也安石之爲人雖不若光等之賢而其論之正則有不可誣者世之論者不察乎此但見太祖功德之盛而不知因太祖當日崇立僖祖之心以原其所自但見光等之賢非安石章衡之所及而不知反之於己以即夫心之所安是以紛紛多

爲異說。臣嘗病其如此。每恨無以正之。不謂今日之來適逢此議。而又以疾病之故。不獲祗赴。謹已略具鄙見。申尚書省。乞與敷奏。又訪得元祐大儒程頤所論。深以安石之言爲當。貼說詳盡。而所論幷祧二祖。止成八世之說。尤爲明白。未知已未得達聖聽。欲乞宣問。詳賜覽觀。幷下此奏。別令詳議。以承太祖皇帝尊祖敬宗報本反始之意。上延基祚。下一民聽。千萬幸甚。

祧廟議狀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程子曰。禘其祖之所自出。始受姓者也。其祖配之。以始祖配也。文武必以稷配。後世必以文王配。所出之祖無廟。於太祖之廟禘之而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也。周之后稷。生於姜嫄。姜嫄以上。更推不去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配天者須以后稷。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卽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須以父也。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曰武王者。以周之禮樂。出於周公制作。故以其作禮樂者言之。猶言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衰。是周公之法壞也。若是成王祭上帝。則須配以武王。配天之祖則不易。雖百世唯以后稷配上帝則必以父。若宣王祭上帝。則亦以厲王。雖聖如堯舜。不可以爲父。雖惡如幽厲。不害其爲所生也。故祭法言有虞氏宗堯。非也。如此。則須舜是堯之子。苟非其子。雖授舜以天下之重。不可謂之父也。如此則是堯養舜以爲養男也。禰議之事茂然矣。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圓丘。器用陶匏。藁秸。服用大裘而祭。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之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爲配。而祭於明堂也。本朝以太祖配於圜丘。以禰配於明堂。自介甫此議方正。先此祭五帝。又祭昊天上帝。幷配者六位。自介甫議。唯祭昊天上帝。以禰配之。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矣。介甫議以爲不當祧。順以下祧可也。何者。本朝推僖祖爲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

難以傳祖無功業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已力爲之。並不得與祖德。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人。安得謂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爲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某未見此論時。諸生亦有發難。以爲僖祖無功德者。某答之曰。誰教他會生得好子孫。人皆以爲戲談。而或笑之。今得楊子直所錄伊川先生語。所謂今天下基本。皆出於此人。安得謂無功業。乃與某言黙契。至哉

言乎。天下百年不決之是非。於此乎定矣。書程子禘說後

○以上文集三條

如今士大夫家。都要理會古禮。今天下有二件極大底事。恁地循襲。其一是天地同祭於南郊。其一是太祖不特立廟。而與諸祖同一廟。自東漢以來如此。又錄云。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子謂爲芻靈也善。謂爲俑者不仁。雖是前代已用物事。到不是處也須改。用教是。始得。以下天地之祭

如今郊禮合祭天地。周禮有圜丘方澤之說。後來人却只說地便是后土。見於書傳。言郊社多矣。某看來不要如此。也自還有方澤之祭。但周禮其他處又都不說。亦未可曉。

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共一時祭享之禮。當時禮數也簡。儀從也省。必是天子躬親行事。豈有祭天。便將下許多百神。一齊排作一堆都祭。只看郊臺階級。兩邊是踏過處。中間自上排下。都是神位。更不通看。

堯卿問社主。平時藏在何處。曰。向來沙隨說。以所宜

木刻而爲主。某嘗辯之。後來覺得却是。但以所宜木爲主。如今世俗神樹模樣。非是將木來截作主也。以木名社。如櫟社枌榆社之類。又問社稷神。曰。說得不同。或云稷是山林原隰之神。或云是穀神。看來穀神較是。社是土神。又問社何以有神。曰。能生物。便是神也。又曰。周禮亡國之神。却用刑人爲尸。一部周禮。却是看得天理爛熟也。以下社。○以上語類四條

社實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之祇。而后土勾龍氏其配也。稷則專爲原隰之祇。能生五穀者。而

后稷周棄氏其配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是皆著於周禮。領於大宗伯之官。唯社稷自天子之都至於國里。通得祭。而風雨之神。則自唐以來。諸郡始得祀焉。至於雷神。則又唐制所與雨師同壇共牲而祀者也。國朝禮文。大抵多襲唐故。故今郡國祀典。自先聖先師之外。唯是五者。蓋以爲二氣之良能。天地之功用。流行於覆載之間。以育萬物。而民生賴焉者。其德唯此爲尤盛。是以於其壇壝時日之制。牲幣器服之品。降登饋奠之節。莫不參訂討

論著之。禮象。頒下郡國。藏於禮官。有司歲舉行之。而部刺史又當以時循行。察其不如法者。蓋有國家者。所以昭事明神。祈以降祥錫福於下。其勤如此。顧今之爲吏者。所知不過簿書期會之間。否則觴豆舞歌。相與放焉而不知反。其所敬畏崇飾而神事之者。非老子釋氏之祠。則妖妄淫昏之鬼而已。其於先王之制。國家之典。所以治人事神者。曷嘗有槩於其心哉。嗚呼。人心之不正。風俗之不厚。年穀之不登。民生之不遂。其不亦以此與。鄂州社稷壇記

文集

淵鑑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

禮四

雜儀

古人上下之際雖是嚴。而情意甚相通。如禹拜昌言。王拜手稽首之類。到漢以來。皇帝見丞相在坐。爲起。在輿爲下。贊者曰皇帝爲丞相起。尚有這意思。到六朝以來。君臣逐日相與說話。如宋文帝明日欲殺某人。晚間更與他說話。不能得他去。其間有入朝去。從人卽分散去。到晚他方出。到唐尚有坐說話底意思。而今宰相終年立地。不曾得一日坐。人主或終日不曾得見面。壽皇求治之初。中間學士固是直宿。又分講官亦直宿。又令從官亦得入賜坐。從容講論。而今未論朝廷。如古人州郡之間。亦自如此。如羅池碑云。柳子厚與牙將歐陽翼共飲。法帖中有顏眞卿與蔡明遠帖。都書名。牙將卽是客將。蔡明遠亦是衙前。他却與之情意如此。而今州郡與小官也不如此了。

問左右畢竟孰爲尊。曰。漢初右丞相居左丞相之上。史中有言曰。朝廷無出其右者。則是右爲尊也。到後來又却以左爲尊。而老子有曰。上將軍處右。而偏將軍處左。喪事尚右。兵凶器也。故以喪禮處之。如此。則吉事尚左矣。漢初豈習於戰國與暴秦之所爲乎。

古人屋無廊廡。三公露立於槐下。九卿露立於棘下。當其朝會。有雨則止。曾子問諸侯見天子。入門而雨霑服失容則廢。

古者王畿之內。考錫如井田規畫。中間一圈。便是宮殿。前圈中左宗廟。右社稷。其他百官府以次列居。是爲前朝。後圈中爲市。不似如今市中家家自各賣買。乃是官中爲設一去處。令凡民之賣買者就其處。若今場務然。無游民雜處其間。更東西六圈。以處六鄉六遂之民。耕作則出就田中之廬。農功畢。則入此室處。唐制頗倣此。最有條理。城中幾坊。每坊各有牆圍。如子城然。一坊共一門。出入六街。凡城門坊角。有武候鋪。衞士分守。日暮門閉。五更

二點鼓自內發諸街鼓承振坊市門皆啟若有姦盜自無所容蓋坊內皆常居之民外面人來皆可知如殺宰相武元衡於靖安里門外分明載元衡入朝出靖安里賊乘暗害之亦可見坊門不可胡亂入只在大官街上被殺了如那時措置得好官街邊都無閒雜賣買汙穢雜糅所以杜詩云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恨鄰里間十日不一見顏色亦見出一坊入一坊非特特往來不可

贄是初見君時用以獻君二生一死皆是抱羔鴈雉真物以獻

今官員執笏最無道理笏者只是君前記事恐事多須以紙粘笏上記其頭緒或在君前不可以手指人物須用笏指之此笏常插在腰間不執在手中夫子攝齊升堂何曾手中有笏攝齊者畏謹恐上階時踏著裳有顛仆之患執圭者圭自是贄見之物只是捧至君前不是如執笏所以執圭時便足蹜蹜如有循緣手中有圭不得攝齊亦防顛仆

金銀魚乃古人以合符臣之得魚符者用袋之腰間今無合符事却尚用魚又不用袋魚魚袋事出唐書車服志高武中睿時

自三代後車服冠冕之制前漢皆不說只後漢志內略載又多不可曉

今衣服無章上下混淆某嘗謂縱未能大定經制且隨時略加整頓猶愈於不爲如小衫令各從公衫之色服紫者小衫亦紫服緋綠者小衫亦緋綠服白則小衫亦白胥吏則皆烏衣餘皆做此庶有辨別也

古者有祭服有朝服祭服所謂鷩冕之類朝服所謂皮弁玄端之類天子諸侯各有等差自漢以來祭亦用冕服朝服則所謂進賢冠絳紗袍隋煬帝時始令百官戎服唐人謂之便服又謂之從省服乃今之公服也祖宗以來亦有冕服車騎黃緣作旗之類而不常用惟大典禮則用之然將用之時必先出許多物色於庭所持之人又須有賞賜於是將用之前有司必先入文字取指揮側降旨權免

問今公服起於何時曰隋煬帝游幸令羣臣皆以戎

服從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緋六品以下服綠只從此起遂為不易之制又問公服何故如許闊曰亦是積漸而然初不知所起嘗見唐人畫十八學士裹幞頭公服極窄畫裴晉公諸人則稍闊及畫晚唐王鐸輩則又闊相承至今又益闊也

古人戴冠郭林宗時戴巾溫公幅巾是其類也古人衣冠大率如今之道士道士以冠為禮不戴巾婦人環髻今之特髻是其意也不戴冠

唐人有官者公服幞頭不離身以此為常服又別有

朝服如進賢冠中單服之類其下又有省服服為常服今之公服即唐之省服服也又問幞頭所起曰亦不知所起但諸家小說中時班駁見一二如王彥輔塵史猶略言之某少時尚見唐時小說極多今皆不復存矣唐人幞頭初止以紗為之後以其軟遂斫木作一山子在前襯起名曰軍容頭其說以為起於魚朝恩一時人爭傚士大夫欲為幞頭則曰為我斫一軍容頭來及朝恩被誅人以為語讖其先幞頭四角有脚兩脚繫向前兩脚繫向後後來遂橫兩脚以鐵線張之然惟人主得裹此世所畫唐明皇已裹兩脚者但比今甚短後來藩鎮遂亦僭用想得士大夫因此亦皆用之但不知幾時展得如此長嘗見禪家語錄載唐莊宗問一僧云朕收中原得一寶未有人酬價僧曰略借陛下寶看莊宗以手展幞頭兩脚示之如此則五代時猶是惟人君得裹兩脚者然皆莫可考也桐木山子相承用至本朝遂易以藤織者而以紗帽之近時方易以漆紗嘗見南劍沙溪一士夫家尚收

得上世所藏幞頭猶是藤織坯子唐製又有兩脚上下者亦莫可曉

爵弁赤少黑多如今深紫色韠以皮為之如今水槽相似蓋古人未有衣服時且取鳥獸之皮來遮前面後面後世聖人制服不去此者示不忘古也今則又以帛為之耳韠中間有頸兩頭有肩肩以革帶穿之革帶今有胯子古人却是環子釘於革帶其勢垂下如今人釘鋑串子樣鑄鋌之類結放上面今之胯子便是倣他形像古人帶其輕却帶得

許多物今人帶枉做得恁地重如幞頭靴之類亦然

因言服制之變前輩無著背子者雖婦人亦無之士大夫常居常服紗帽皂衫革帶無此則不敢出背子起孫未久或問婦人不著背子則何服曰大衣問大衣非命婦亦可服否曰可側因舉胡德輝雜志云背子本婢妾之服以其行直主母之背故名背子後來習俗相承遂爲男女辨貴賤之服曰然然嘗見前輩雜說中載上御便殿著紗帽背子則國初已有背子矣

燕居父子同坐亦得惟對客不得

拜親時須合坐受叔伯母亦合坐受兄只立受嫂叔同一家不可不拜亦須對拜夫婦對拜

問看禮中說婦人吉拜雖君賜肅拜此則古人女子拜亦伏地也曰古有女子伏拜者乃太祖問范質之姪杲古者女子拜如何他遂舉古樂府云長跪問故夫以爲古婦女皆伏拜自則天欲爲自尊之計始不用伏拜今看來此說不然樂府只說長跪問故夫不曾說伏拜古人坐也是跪一處云直身長跪若拜時亦只低手祇揖便是肅拜故禮肅拜注云肅俯手也蓋婦人首飾盛多如副笄六珈之類自難以俯伏地上古人所以有父母拜其子舅姑答婦拜者蓋古坐時只跪坐在地拜時亦容易又不曾相對拜各有向當答拜亦然以上禮類十八條

天子之禮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

領於宗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傅以傅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媺詔之媺下本有詔字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在輿有旅賁之規旅賁勇士掌執戈楯夾車而趨位宁有官師之典門屏之間謂之宁倚几有訓誦之諫工師所誦之諫書之於几也居寢有暬御之箴暬近也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工師之誦史爲書太史君舉則書瞽爲詩工又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

旅於市。旅陳也陳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其書春秋尚書有存者。御瞽幾聲之上下。幾猶察也察其存樂。不幸而至於有過。則又有爭臣七人面列廷爭以正捄之。蓋所以養之之備至於如此。是以恭巳南面。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以作乂。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睿。足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羣臣。八統馭萬民。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邇無不服。傅說所謂奉若天道。建邦設都。

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武王所謂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所謂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箕子所謂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者。正謂此也。何謂六寢六宮。曰王大寢一。小寢五。大寢聽政。嚮明而治。故在前。小寢釋服燕息也。故在後。其小寢。一寢在中。四寢在於四角。春居東北。夏居東南。秋居西南。冬居西北。土王之月居中。后之六宮。正宮在前。五宮在後。其制如王之五寢。何謂三朝五門。曰王宮之外門。一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又曰虎門。又曰畢門。此鄭司農說也。康成以雉門在庫門內。而設兩觀。其朝。在雉門之外者曰外朝。在路門之外者曰治朝。路寢之廷曰內朝。皐門之內外朝也。朝士掌其法。小司寇掌其政。列三槐與九棘。設嘉石與肺石。而朝諸侯聽訟詢大事在焉。應門之內治朝也。司士正其位。宰夫掌其法。大僕正王之位。而王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燕朝也。大僕正其位。掌擯相。族人朝焉。玉藻曰。朝服以視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王日視朝於治

朝。而退聽政於燕朝矣。雉門之外。懸象治。所以待民。應門之外。設宗廟社稷。所以嚴庳位。路門之外。則九室。九卿朝焉。路寢之內。亦九室。九嬪居焉。外朝之法。朝士掌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小宗伯職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然則外朝在庫門之外。皐門之內。與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哉。周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之在路門之內者。或謂之燕朝。何謂貨賄。曰有太府。以受其貨賄之入。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

稍秣家稍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而金玉玩好玉府掌之良兵良器內府掌之王后世子衣服之用則外府掌之天子之禮

殿屋五間前皆爲堂後爲房室中間之前爲兩楹間後爲室東間之前爲東楹之東又少東爲阼階上少北爲東序後爲東房西間之前爲西楹之西又

少西爲賓階上少北爲西序後爲西房序卽牆也設位在東西序者負牆而立也其南爲序端東序之東西序之西爲夾亦謂之廂又說文云廂廊也廊東西序也此亦可見但疑序下脫一外字其前爲東西堂其後爲東西夾室夾外之廣爲側階房後爲北階此其地之盤也其棟則中三間爲一棟橫指東西至兩序之上而盡遂自此處分爲四棟邪指四隅上接橫棟下與霤齊此其上棟之制所謂四阿也其宇則橫棟前後卽爲南北兩下橫棟盡外卽爲東西兩下四棟之旁卽各連所向而下四面榱桷覆堂廉出階

外者謂之廡說文云廡堂上周室也其屋盡水下處謂之霤此其下宇之制也○厦屋則前五間後四間無西房堂中三間之後只分爲兩間東房西室其餘並如殿屋之制但五間皆爲橫棟棟之前後皆爲兩下之宇橫棟盡外有版下垂謂之搏風搏風之下亦爲兩廡接連南北以覆側階但其廡亦不出搏風之外耳儀禮疏云卿大夫爲夏屋其室兩下而四周之○殿屋四阿連下爲廡四面之簷其水皆多故其簷皆得以霤爲名厦屋南北兩下之廡與殿屋同故其簷亦謂之霤東西兩廡則但爲腰簷不連

棟下又不出搏風之外雖或有水亦不能多故但謂之榮謂之翼而不得以霤名也榮翼乃接簷之名疏乃直指搏風誤矣○殿屋厦屋說

宮室之名制不盡見於經其可考者宮必南鄉廟在寢東皆有堂有門其外有大門

周禮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宮南鄉而廟居左則廟在寢東也寢廟之大門一曰外門其北蓋直寢故士喪禮注以寢門爲內門中門凡旣入外門其向廟也皆曲而東行又曲而北按

士冠禮賓立於外門之外主人迎賓入每曲揖至於廟門注曰入外門將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揖是也又按聘禮公迎賓於大門內每門每曲揖及廟門賈氏曰諸侯五廟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每廟之前兩旁有隔牆牆皆閤門諸侯受聘於太祖廟太祖廟以西隔牆有三大門東行至太祖廟凡經三閤門故曰每門也大夫三廟其牆與門亦然故賓問大夫大夫迎賓入亦每門每曲揖乃及廟門其說當攷

大夫士之門惟外門內門而已諸侯則三天子則五庠序則惟有一門鄉飲酒射禮主人迎賓于門外入門即三揖至階是也

堂之屋南北五架中脊之架曰棟次棟之架曰楣

鄉射禮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注曰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庪賈氏曰中脊爲棟棟前一架爲楣楣前接簷爲庪今見於經者惟棟與楣而已棟一名阿按士昏禮賓升當阿致命注曰阿棟也又曰入堂深示親親賈氏曰凡賓升皆當楣此深入當棟故云入堂深也又按聘禮賓升亦當楣賈氏曰凡堂皆五架則五架之屋通乎上下而其廣狹隆殺則異爾

後楣以北爲室與房

後楣之下以南爲堂以北爲室與房室與房東西相連爲之按少牢饋食禮主人室中獻祝祝拜于席上坐受注曰室中迫狹賈氏曰棟南兩架北亦兩架棟北楣下爲室南壁而開戶以兩

架之間爲室故云迫狹也昏禮賓當阿致命鄭云入堂深明不入室是棟北乃有室也序之制則無室按鄉射禮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注曰序無室可以深也又禮席賓南面注曰不言於戶牖之間者此射於序賈氏曰無室則無戶牖故也釋宮曰無室曰榭即序也

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而已

聘禮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聘升受負右房而立大射儀薦脯醢由左房是人君之房有左右

也。公食大夫禮記。筵出自東房。注曰。天子諸侯左右房。賈氏曰。言左對右。言東對西。大夫士惟東房西室。故直云房而已。然按聘禮。賓館於大夫士。君使卿還玉於館也。賓亦退負右房。則大夫亦有右房矣。又鄉飲酒禮記。薦出自左房。少牢饋食禮。主婦薦自東房。亦有左房東房之稱。當攷。

室中西南隅謂之奧。

邢昺曰。室戶不當中而近東。西南隅最為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

東南隅謂之窔。

郭氏曰。窔亦隱闇。

西北隅謂之屋漏

詩所謂尚不愧于屋漏。是也。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孫炎曰。當室日光所漏入也。鄭謂當室之白。西北隅得戶明者。經止曰西北隅。

室南其戶。戶東而牖西。

說文曰。戶。半門也。牖。穿壁以木為交窻也。月令

正義曰。古者窟居。開其上取明。雨因霤之。是以後人名室為中霤。開牖者。象中霤之取明也。牖一名鄉。其扇在內。按士虞禮。祝闔牖戶。如食閒。啟戶。啟牖鄉。注曰。牖先闔後啟。扇在內也。鄉。牖一名。是也。

戶牖之閒謂之依。

郭氏曰。窻東戶西也。覲禮。斧扆亦以設之於此。而得扆名。士昏禮注曰。戶西者。尊處。以尊者及賓客位於此。故又曰客位。

戶東曰房戶之閒。

士冠禮注曰。房西室戶東也。寢廟以室為主。故室戶專得戶名。凡言戶者。皆室戶。若房戶。則兼言房以別之。大夫士房戶之閒。於堂為東西之中。按詩正義曰。鄉飲酒義云。尊於房戶之閒。賓主共之。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戶之閒為中也。又鄉飲酒禮。席賓於戶牖閒。而義曰。賓坐於西北。則大夫士之戶牖閒在西。而房戶閒為正中。明矣。人君之制。經無明證。按釋宮曰。兩階閒謂

之鄉郭氏曰人君南鄉當階閒則人君之室正中其西爲右房而戸牖閒設扆處正中矣又按詩斯干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戸箋曰天子之寢左右房與於一房者之室戸也正義曰大夫惟有一東房故室戸偏東與房相近天子諸侯既有右房則室當在其中其戸正中比一房之室戸爲西當攷

房戸之西曰房外

士昏禮記母南面於房外女出於母左士冠禮尊於房戸之閒若庶子則冠於房外南面注曰謂尊東也是房戸之西得房外之名也房之戸於房南壁亦當近東按士昏禮注曰北堂在房中半以北洗南北直室東隅東西直房戸與隅閒隅閒者蓋房東西之中兩隅閒也房中之東其南爲夾洗直房戸而在房東西之中則房戸在房南壁之東偏可見矣

房中半以北曰北堂有北階

士昏禮記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注曰北堂房

中半以北賈氏曰房與室相連爲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按特牲饋食禮記尊兩壺於房中西墉下南上內賓立於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北上內賓在宗婦之北乃云北堂又婦洗在北堂而直室東隅是房中半以北爲北堂也婦洗在北堂而士虞禮主婦洗足爵於房中則北堂亦通名房中矣大射儀工人士與梓人升下自北階注曰位在北堂下則北階者北堂之階也

堂之上東西有楹

楹柱也古之築室者以垣墉爲基而屋其上惟堂上有兩楹而已楹之設蓋於前楣之下按鄉射禮曰射自楹閒注曰謂射於庠也又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物畫地爲物射時所立處也堂謂庠之堂也又曰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當物北面揖豫即序也鉤楹繞楹也物當棟而升射者必鉤楹內乃北面就物則棟在楹之內矣物當楣而升射者由楹外北面就物又鄭

氏以爲物在楹閒則楹在楣之下也又按釋宮曰梁上楹謂之梲梲侏儒柱也梁楣也侏儒柱在梁之上則楹在楣之下又可知矣

堂東西之中曰兩楹閒

公食大夫禮致豆實陳於楹外簠簋陳於楹內兩楹閒言楹內外矣又言兩楹閒知凡言兩楹閒者不必與楹相當謂堂東西之中爾

南北之中曰中堂

聘禮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閒注曰中堂南北

之中也入堂深尊賓事也賈氏曰後楣以南爲堂堂凡四架前楣與棟之閒爲南北堂之中公當楣拜訖更前北侵半架受玉故曰入堂深也按東楹之閒侵近東楹非堂東西之中而曰中堂則中堂爲南北之中明矣又按士喪禮注曰中以南謂之堂賈氏曰堂上行事非專一所若近戶卽言戶東戶西近房則言房外房東近楹則言東楹西楹近序卽言東序西序近階卽言東階西階其堂半以南無所繼屬者卽以堂言

之祝淅米於堂是也

堂之東西牆謂之序

郭氏曰所以序別內外

序之外謂之夾室

公食大夫禮大夫立於東夾南注曰東於堂賈氏曰序以西爲正堂序東有夾室今立於堂下當東夾是東於堂也又按公食禮宰東夾北西面賈氏曰位在北堂之南與夾室相當特牲饋食禮豆籩鉶在東房注曰東房房中之東當夾

北則東夾之北通爲房中矣室中之西與右房之制無明文東夾之北爲房中則西夾之北蓋通爲室中其有兩房者則西夾之北通爲右房也與

夾室之前曰箱亦曰東堂西堂

覲禮記注曰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特牲饋食禮注曰西堂西夾之前近南耳賈氏曰卽兩箱也釋宮曰室有東西箱曰廟郭氏曰夾室前堂是東箱亦曰東堂西箱亦曰西堂也釋

宮。又曰。無東西箱有室曰寢。按書顧命疏。寢有東夾西夾。士喪禮。死於適寢。主人降襲絰於序東。注曰。序東東夾前。則正寢亦有夾與箱矣。釋宮所謂無東西箱者。或者謂廟之寢也與。凡無夾室者。則序以外通謂之東堂西堂。按鄉射禮。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大射儀。君之弓矢適東堂。大射之東堂。即鄉射之東序東也。此東西堂。堂各有階。按雜記。夫人奔喪。升自側階。注曰。側階旁階。奔喪曰。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注曰。東階。東面階。東面階則東堂之階。其西堂有西面階也。

東堂下。西堂下。曰堂東。堂西。

大射儀。賓之弓矢止於西堂下。其將射也。賓降取弓矢於堂西。堂西即西堂下也。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於西堂下。記曰。饎爨在西壁。則自西壁以東。皆謂之西堂下矣。又按大射儀。執羃者升自西階。注曰。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立於房中。則東堂下可以達北堂也。

堂角有坫。

士冠禮注曰。坫在堂角。賈氏釋士喪禮曰。堂隅有坫。以土為之。或謂堂隅為坫也。

堂之側邊曰堂廉。

鄉飲酒禮。設席於堂廉。注曰。側邊曰廉。喪大記正義曰。堂廉。堂基南畔廉稜之上也。又按鄉射禮。衆弓倚於堂西。矢在其上。注曰。上堂西廉。則堂之四周皆有廉也。

升堂兩階。其東階曰阼階。

士冠禮注曰。阼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也。每階有東西兩廉。聘禮。饔鼎設於西階前。當內廉。此則西階之東廉。以其近堂之中。故曰內廉也。士之階三等。按士冠禮。降三等。受爵弁。注曰。下至也。賈氏曰。匠人云。天子之堂九尺。賈馬以為階九等。諸侯堂宜七尺。階七等。大夫宜五尺。階五等。士宜三尺。故階三等也。兩階各在楹之外而近序。按鄉射禮。升階者升自西階。繞楹而東。燕禮。媵爵者二人升自西階。序進東楹之西。酌

散交於楹北注曰楹北西楹之北則西階在西楹之西矣士冠禮冠於東序之筵而記曰冠於阼喪禮櫝置於西序而檀弓曰周人殯於西階之上故知階近序也

堂下至門謂之庭三分庭一在北設碑

聘禮注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知陰陽也賈氏釋士昏禮曰碑在堂下三分庭一在北按聘禮歸饔餼醯醢夾碑米設於中庭注曰庭實固當庭中言中庭者南北之中也列當醯醢南列

米在醯醢南而當庭南北之中則三分庭一在北可見矣聘禮注又曰設碑近如堂深堂深謂從堂廉北至堂室之壁三分庭一在北設碑而碑如堂深則庭蓋三堂之深也又按鄉射之侯去堂三十丈大射之侯去堂五十四丈則庭之深可知而其降殺之度從可推矣

堂塗謂之陳

郭氏曰堂下至門徑也其北屬階其南接門內霤凡入門之後皆三揖至階昏禮注曰三揖者至內霤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賈氏曰至內霤將曲者至門內霤主人將東賓將西賓主相背時也既曲北面者賓主各至堂塗北行向堂時也至內霤而東西行趨堂塗則堂塗接於霤矣既至堂塗北面至階而不復有曲則堂塗直階矣又按聘禮饔鼎設於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注曰辟堂塗也則堂塗在階廉之內矣鄉飲酒禮注三揖曰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陳即堂塗也

中門屋為門門之中有闑

士冠禮曰席於門中闑西閾外注曰闑橛也玉藻正義曰闑門之中央所豎短木也釋宮曰橛在地者謂之臬郭氏曰即門橛也然則闑者門中所豎短木在地者也其東曰闑東其西曰闑西

門限謂之閾

釋宮曰柣謂之閾郭氏曰閾門限邢昺曰謂門下橫木為內外之限也其門之兩旁木則謂之

棖。棖闑之間。則謂之中門。見禮記。

闔謂之扉。

邢昺曰。闔門扉也。其東扉曰左扉。門之廣狹。按士昏禮曰。納徵儷皮。記曰。執皮左首。隨入。注曰。隨入。爲門中阨狹。賈氏曰。皮皆橫執之。門中阨狹。故隨入也。匠人云。廟門容大扃七箇。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七箇。二丈一尺。彼天子廟門。此士之廟門。降殺甚小。故云阨狹也。推此。則自士以上。宮室之制。雖同。而其廣狹則異矣。

夾門之堂謂之塾。

釋宮曰。門側之堂謂之塾。郭氏曰。夾門堂也。門之內外。其東西皆有塾。一門而塾四。其外塾南鄉。按士虞禮。陳鼎門外之右。七俎在西塾之西。注曰。塾有西者。是室南鄉。又按士冠禮。擯者負東塾。注曰。東塾。門內東堂。負之北面。則內塾北向也。凡門之內兩塾之間。謂之宁。按聘禮。賓問卿。大夫迎於外門外。及廟門。大夫揖入。擯者請命。賓入。三揖並行。注曰。大夫揖入者。省內事也。既而俟於宁也。凡至門內霤。爲三揖之始。上言揖入。下言三揖並行。則俟於霤南門內兩塾間。可知矣。李巡曰。宁。正門內兩塾間。義與鄭同。謂之宁者。以人君門外有正朝。視朝則於此宁立故耳。周人門與堂脩廣之數。不著於經。按匠人云。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堂脩。謂堂南北之深。其廣則益以四分脩之一也。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門堂。通謂門與塾。其廣與脩。取數於堂。得其三之二。室三之一者。兩室與門各居一分也。以夏后氏之制推之。則周人之門殺於堂之數。亦可得而知矣。

門之內外。東方曰門東。西方曰門西。

特牲饋食禮注曰。凡鄉內以入爲左右。鄉外以出爲左右。士冠禮注又曰。出以東爲左。入以東爲右。以入爲左右。則門西爲左。門東爲右。鄉飲酒禮。賓入門左。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是也。以出爲左右。則門東爲左。門西爲右。士冠禮。主人迎賓。出門左。西面。士虞禮。則享於廟門之右。是

也。闕東曰臬右。亦自入者言之也。天子諸侯門外之制。其見於經者。天子有屛。諸侯有朝。按覲禮。侯氏入門右。告聽事。出自屛南。適門西。注曰。天子外屛。釋宮曰。屛謂之樹。郭氏曰。小牆當門中。曲禮正義曰。天子外屛。屛在路門之外。諸侯內屛。屛在路門之內。此侯氏出門而隱於屛。則天子外屛明矣。釋宮又曰。門屛之間謂之宁。謂宁在門之內。屛之外。此屛據諸侯內屛而言也。諸侯路寢門外則有正朝。大門外則有外朝。按

聘禮。夕幣於寢門外。宰入告具於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注曰。寢門外朝也。入告入路門而告。賈氏曰。此路門外正朝之處也。是正朝在寢門外也。聘禮又曰。賓死。介復命。柩止於門外。若介死。惟上介造於朝。注曰。門外。大門外也。必以柩造朝。達其中心。又賓拜饔餼於朝。注曰。拜於大門外。賈氏曰。大門外。諸侯之外朝也。賓拜於朝。無入門之文。則諸侯外朝在大門外明矣。是外朝在大門外也。諸侯三朝。其燕朝在寢。燕禮是

也。正朝與外朝之制度。不見於經。蓋不可得而考矣。

寢之後有下室。

士喪禮記。士處適寢。又曰。朔月若薦新。則不饋於下室。注曰。下室如今之內堂。正寢聽事。賈氏曰。下室。燕寢也。然則士之下室。於天子諸侯。則爲小寢也。春秋傳曰。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廟北。其寢廟之寢也。廟寢在廟之北。則下室在適寢之後。可知矣。又按喪服傳曰。有東宮。有

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賈氏釋士昏禮曰。異宮者別有寢。若不命之士。父子雖大院同居。其中亦隔別。各有門戶。則下室之外。又有異宮也。

自門以北。皆周以牆。

聘禮。釋幣於行。注曰。喪禮有毀宗躐行。出於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檀弓正義曰。毀宗躐行。毀廟門西邊牆以出柩也。士喪禮。爲垼於西牆下。注曰。西牆中庭之西。特牲饋食禮。主

婦覲饎爨於西堂下記曰饎爨在西壁注曰西壁堂之西牆下按門之西有牆則牆屬於門矣西牆在中庭之西則牆周乎庭矣西壁在西牆下則牆周乎堂矣牆者墉壁之總名室中謂之墉昏禮尊於室中北墉下是也房與夾亦謂之墉冠禮陳服於房中西墉下聘禮西夾六豆設於西墉下是也堂上謂之序室房與夾謂之墉堂下謂之壁謂之牆其實一也隨所在而異其名爾堂下之壁闈門在焉按士冠禮冠者降適

東壁見於母注曰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闈門士虞禮賓出主人送主婦亦拜賓注曰女賓也不言出不言送拜之於闈門之內闈門如今東西掖門釋宮曰宮中之門謂之闈郭氏曰謂相通小門也是正門之外又有闈門而在旁壁也

人君之堂屋爲四注大夫士則南北兩下而已士冠禮設洗直於東榮注曰榮屋翼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爲夏屋燕禮設洗當東霤注曰人君爲殿屋也按考工記殷四阿重屋注曰四阿若今之四柱屋殷人始爲四柱屋則夏后氏之屋南北兩下而已周制天子諸侯得爲殿屋四柱卿大夫以下但爲夏屋兩下四柱則南北東西皆有霤兩下則惟南北有霤而東西有榮是以燕禮言東霤而大夫士禮則言東榮也霤者說文曰屋水流也徐鍇曰屋檐滴處榮者說文曰屋梠之兩頭起者爲榮又曰屋齊謂之檐楚謂之梠郭璞注上林賦曰南榮屋南檐也

義與說文同然則檐之東西起者曰榮謂之榮者爲屋之榮飾謂之屋翼者言其軒張如翬斯飛耳士喪禮升自前東榮喪大記降自西北榮是屋有四榮也門之屋雖人君亦兩下爲之燕禮之門內霤則門屋之北霤也凡屋之檐亦謂之宇按士喪禮爲銘置於宇西階上注曰宇梠也說文曰宇屋邊也釋宮曰檐謂之樀郭氏曰屋梠邢昺曰屋檐一名樀一名梠又名宇皆屋之四柱也宇西階上者西階之上上當宇也階

之上當宇則堂廉與坫亦當宇矣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於西堂下注曰南齊於坫其記又注曰南北直屋梠是也階上當宇故階當霤鄉射禮記磬階閒縮霤是也霤以東西爲從故曰縮霤此霤謂堂之南霤也

此其著於經而可考者也

禮經雖亡闕然於覲見天子之禮於燕射聘食見諸侯之禮餘則見大夫士之禮宮室之名制不見其有異特其廣狹降殺不可考耳按書顧命成王崩於路寢其陳位也有設斧扆牖閒南鄉則戶牖閒也西序東鄉東序西鄉則東西序也西夾南鄉則夾室也東房西房則左右房也賓階面阼階面則兩階前也左塾之前右塾之前則門內之塾也畢門之內則路寢門也兩階戺則堂廉也東堂西堂則東西箱也東垂西垂則東西堂之宇階上也側階則北階也又曰諸侯出廟門俟則與士喪禮殯宮曰廟合也然則鄭氏謂天子廟及路寢如明堂制者蓋未必然

明堂位與考工記所記明堂之制度者非出於舊典亦未敢必信也又按書多士傳曰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公侯七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伯子男五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士三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有室無房堂注曰廣榮閒相去也雉長三丈內堂東西序之內也高穹高也此傳說房堂及室與經亦不合然必有所據姑存之以備參考 儀禮釋宮

古人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反其蹠而坐於其上正如今之胡跪者其爲肅拜則又拱兩手而下之至地也其爲頓首則又以頭頓於手上也其爲稽首則又卻其手而以頭著地亦如今之禮拜者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故儀禮曰坐取爵曰坐奠爵禮記曰坐而遷之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致右軒左老子曰坐進此道之類凡言坐者皆謂跪也若漢文帝

與賈生語不覺膝之前於席管寧坐不箕股榻當膝處皆穿皆其明驗老子云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蓋坐卽跪也進猶獻也言以重寶厚禮與人不如跪而告之以此道也今說者乃以爲坐禪之意誤矣然記又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莊子亦云跪坐而進之則跪與坐又似有小異處疑跪有危義故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爲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爲坐也又詩云不遑啓居而其傳以啓爲跪爾雅以妥爲安而疏以爲安定之坐夫以啓對居而訓啓爲跪則居之爲坐可見以妥爲安定之坐則跪之爲危坐亦可知蓋兩事相似但一危一安爲小不同耳至於拜之爲禮亦無所考但杜子春說太祝九拜處解奇拜云拜時先屈一膝今之雅拜也夫特以先屈一膝爲雅拜則他拜皆當齊屈兩膝如今之禮拜明矣凡此三事書傳皆無明文亦不知其自何時而變而今人有不察也頃年屬錢子言作白鹿禮殿欲據開元禮不爲塑像而臨祭設位子言不以爲然而必以塑像爲問子卽略爲考禮如前之云又記少時聞之先人云嘗

至鄭州謁列子祠見其塑像席地而坐則亦并以告之以爲必不得已而爲塑像則當放此以免於蘇子俯伏匍匐之譏子言又不謂然會子亦辭江東之節遂不能强然至今以爲恨也東坡文集私試策問云古者坐於席故籩豆之長短簋簠之高下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地其後乃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席地而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爲尤足据信不知蘇公蜀人何以不見而云爾也及楊子方直入蜀帥幕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聞者且爲寫放文翁石象爲小土偶以來而塑手不精或者猶意其或爲加趺也去年又以屬蜀漕楊王休子美今乃并得先聖先師三像木刻精好視其坐後兩蹠隱然見於帷裳之下然後審其所以坐者果爲跪而亡疑也惜乎白鹿塑像之時不得此證以曉子言使東南學者未得復見古人之像以革千載之繆爲之喟然太息姑記本末寫寄洞學諸生使書而揭之廟門之左以俟來者考焉跪坐拜說

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衆推有齒德者一人爲都約正。有學行者二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爲直月。都副正不與。置三籍。凡願入約者書於一籍。德業可勸者書於一籍。過失可規者書於一籍。直月掌之。月終則以告於約正而授於其次。○德業相勸。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僕。能肅政教。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爲善。能規人過失。能爲人謀事。能爲衆集事。能解鬬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童僕。至於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好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爲之。非此之類。皆爲無益。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進修。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推舉其能者書於籍。以警勵其不能者。○過失相規。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修之過五。犯義之過。

一曰酗博鬬訟。酗謂縱酒喧競。博謂賭博財物。鬬謂鬬毆罵詈。訟謂告人罪惡。意在害人。誣賴爭訴。得已不已者。若事干負累。及爲人侵損而訴之者非。二曰行止踰違。踰禮違法。衆惡皆是。三曰行不恭遜。侮慢齒德者。持人短長者。恃强凌人者。知過不改。聞諫愈甚者。四曰言不忠信。或爲人謀事。陷人於惡。或與人要約。退即背之。或妄說事端。熒惑衆聽者。五曰造言誣毀。誣人過惡。以無爲有。以小爲大。面是背非。或作嘲咏匿名文書。及發揚人之私隱。無狀可求。及喜談人之舊過者。六曰營私太甚。與人交易。傷於掯克者。專務進取。不恤餘事者。無故而好干求假貸者。受人寄託而有所欺者。犯約之過。一曰德業不相勵。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禮俗不相成。四曰患難不相恤。不修之過。一曰交非其人。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惡及游惰無行。衆所不齒者。而已朝夕與之遊處。則爲交非其人。若不得已而暫往還者非。二曰游戲怠惰。游謂無故出入。及謁見人止務閑適者。戲謂戲笑無度。及意在侵侮。或馳馬擊鞠而不賭財物者。怠惰謂不修事業。及家事不治。門庭不潔者。三曰動作無儀。謂進退太疏野。及不恭者。不當言而言。及當言而不言者。衣冠太華飾。及全不完整者。不衣冠而入街市者。四曰臨事不恪。主事廢忘。期會後時。臨事怠慢者。五曰用度不節。謂不計有無。過爲多費者。不能安貧。非道營求者。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密規之。大則衆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直月以告於約正。約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則書於籍以

俟其爭辨不服與終不能改者皆聽其出約。○禮俗相交禮俗之交。一曰尊幼輩行。二曰造請拜揖。三曰請名送迎。四曰慶弔贈遺。尊幼輩行凡五等。曰尊者。謂長於己二十歲以上在父行者。曰長者。謂長於己十歲以上在兄行者。曰敵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長者爲稍長。少者爲稍少。曰少者。謂少於己十歲以下者。曰幼者。謂少於己二十歲以下者。造請拜揖凡三條。曰凡少者幼者於尊者長者歲首冬至四孟月朔辭見賀謝皆爲禮見。皆具門狀用幞頭公服腰帶靴笏。無官具名紙用幞頭襴衫腰帶繫鞋。唯四孟通用帽子皂衫腰帶。凡當行禮而有恙故皆先使人白之。或遇雨雪則尊長先使人諭止來者。此外候問起居質疑白事及赴請召皆爲燕見。深衣凉衫皆可。尊長令免即去之。尊者受謁不報。歲首冬至具己名牓子令子弟報之。如其服。長者歲首冬至具牓子報之如其服。餘令子弟以己名牓子代行。凡敵者歲首冬至辭見賀謝相往還。門狀名紙同上。唯止服帽子。凡尊者長者無事而至少者幼者之家唯所服。深衣凉衫道服背子可也。敵者燕見亦然。曰凡見尊者長者門外下馬。俟於外次乃通名。凡往見人入門必問主人食否。有他客否。有他幹否。度無所妨乃命展刺。有妨則少俟或且退。後皆放此。主人使將命者先出迎客。客趨入至廡間。主人出降階。

客趨進主人揖之升堂。禮見四拜而後坐。燕見不拜。旅見則旅拜。少者幼者自爲一列。幼者拜則跪而扶之。少者拜則跪扶而答其半。若尊者長者齒德殊絕則少者幼者堅納拜。請尊者許則立而受之。長者許則跪而扶之。拜訖則揖而退。主人命之坐則致謝。訖揖而坐。退。凡相見主人語終不更端則告退。或主人有倦色或方幹事而有所俟者皆告退可也。後皆放此。則主人送於廡下。若命之上馬則三辭。許則揖而退出大門乃上馬。不許則從其命。凡見敵者門外下馬。使人通名。俟於廡下或廳側。禮見則再拜。稍少者先拜。旅見則特拜。退則主人請就階上馬。徒行則主人送於門外。凡少者以下則先遣人通名。主人具衣冠以俟。客入門下馬則趨出迎揖升堂。來報禮則再拜謝。客止之則止。退則就階上馬。客徒行則迎於大門之外。送亦如之。仍隨其行數步揖之則止。望其行遠乃入。曰凡遇尊長於道皆徒行。則趨進揖。尊長與之言則對。否則立於道側以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或皆乘馬於尊者則迴避之。於長者則立馬道側揖之。俟過乃揖而行。若己徒行而尊長乘馬則迴避之。凡徒行過所識乘馬者放此。若己乘馬而尊長徒行望見則下馬前揖。已避亦然。過既遠乃上馬。若尊長令上馬則固辭。遇敵者皆乘馬。

則分道相揖而過彼徒行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遇少者以下皆乘馬彼不及避則揖之而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於幼者則不必下可也請名迎送凡四條曰凡請尊長飲食親往投書禮薄則不必專名他客則不可兼名尊長既來赴明日親往謝之名敵者以書簡明日交使相謝名少者用客目明日客請往謝曰凡聚會皆鄉人則坐以齒非士類則不若有親則必叙若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不相妨者坐以齒若有異爵者雖鄉人亦不以齒異爵謂命士大夫以上今陞朝官是若

特請名或迎勞出餞皆以專名者爲上客如婚禮則姻家爲上客皆不以齒爵爲序曰凡燕集初坐別設卓子於兩楹間置大盃於其上主人降席立於卓東西向上客亦降席立於卓西東向主人取盃親洗上客辭主人置盃卓子上親執酒斟之以器授執事者遂執盃以獻上客上客受之復置卓子上主人西向再拜上客東向再拜興取酒東向跪祭遂飲以盃授贊者遂拜主人答拜若少者以下爲客飲畢而拜則主人跪受如常上客酢主人如前儀主人乃獻衆賓

如前儀唯獻酒不拜若衆賓中有齒爵者則特獻如上客之儀不酢若婚會姻家爲上客則雖少亦答其拜曰凡有遠出遠歸者則迎送之少者幼者不過五里敵者不過三里各期會於一處拜揖如禮有飲食則就飲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既歸又至其家省之慶弔贈遺凡四條曰凡同約有吉事則慶之冠子生子預薦登科進官之屬皆可賀婚禮雖曰不賀然禮亦曰賀娶妻者蓋但以物助其賓客之費而已有凶事則弔之喪葬水火之類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俱往其書問亦如之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相接則

其次者當之曰凡慶禮如常儀有贈物用幣帛酒食果實之屬衆議量力定數多不過三五千少至一二百如情分厚薄不同則從其厚薄或其家力有不足則同約爲之借助器用及爲營幹凡弔禮聞其初喪聞喪同未易服則率同約者深衣而往哭弔之此弔尊者則爲首者致辭而旅拜敵以下則不拜主人拜則答之少者以下則扶之不識生者則不弔不識死者則不哭且助其凡百經營之事主人既成服則相率素幞頭素襴衫素帶皆以白生紗絹爲之具酒果食物而往奠之死者是敵以上則拜而奠以下則奠而不拜主人不易服則亦不易服主人不哭則亦不哭情重則雖主人不變不哭亦變而哭之賻禮用錢帛衆議其數如慶禮及

葬。又相率致賵。俟發引。則素服而送之。賵如賻禮。或以酒食犒其役夫。及爲之幹事。及卒哭。及小祥。及大祥。皆常服弔之。曰。凡喪家不可具酒食衣服以待弔客。弔客亦不可受。曰。凡聞所知之喪。或遠不能往。則遣使致奠。就外次。衣弔服。再拜哭而送之。唯至親篤友爲然。過朞年則不哭。情重則哭其墓。右禮俗相交之事。直月主之。有期日者。爲之期日。當糾集者。督其違慢。凡不如約者。以告於約正而詰之。且書於籍。○患難相恤。患難之事七。一曰。水火。小則遣人救之。甚則親往。多率人救。且弔之。

二曰。盜賊。近者同力追捕。有力者爲告之官司。其家貧。則爲之助出募賞。三曰。疾病。小則遣人問之。甚則爲訪醫藥。貧則助其養疾之費。四曰。死喪。闕人則助其幹辦。乏財則賻贈借貸。五曰。孤弱。孤遺無依者。若能自贍。則爲之區處。稽其出內。或聞於官司。或擇人教之。及爲求婚姻。貧者協力濟之。無令失所。若有侵欺之者。衆人力爲之辨理。若稍長而放逸不檢。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於不義。六曰。誣枉。有爲人誣枉過惡。不能自伸者。勢可以聞於官府。則爲言之。有方畧可以救解。則爲解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衆共以財濟之。七曰。貧乏。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衆以財濟之。或爲之假貸置產。以歲月償之。右患難相恤之事。凡有當救恤者。其家告於約正。急則同約之近者爲之告約正。命直月徧告之。且爲之糾

集而程督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則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論如犯約之過。書於籍。鄰里或有緩急。雖非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則爲之告於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者。則亦書其善於籍。以告鄉人。○以上鄉約四條。本出藍田呂氏。今取其他書及附己意。稍增損之。以通於今。而又爲月旦集會讀約之禮如左方。曰。凡預約者。月朔皆會。朔日有故。則前期三日。別定一日。直

月報會者。所居遠者。惟赴孟朔。又遠者。歲一再至可也。直月率錢具食。每人不過一二百。孟朔具果酒三行。麵飯一會。餘月則去酒果。或直設飯可也。會日。夙興。約正。副正。直月。本家行禮。若會族罷。皆深衣。俟於鄉校。設先聖先師之像於北壁下。無鄉校。則別擇一寬閒處。先以長少叙拜於東序。凡拜。尊者跪而扶之。長者跪而答其半。稍長者俟其俯伏而答之。同約者如其服而至。有故。則先一日使人告於直月。同約之家。子弟雖未能入籍。亦許隨衆序拜。未能序拜。亦許侍立觀禮。但不與飲食之會。或別率錢。畧設點心於他處。俟於外次。既集。以齒爲序。立於門外。東向北上。約正以下出門西向南上。約正與齒最尊者。正相向。揖迎入門至庭

中北面皆再拜。約正升堂上香降。與在位者皆再拜。（約正升降皆自阼階。）揖。分東西向立。（如門外之位。）約正三揖。客三讓。約正先升。客從之。（約正以下升自阼階。餘人升自西階。）皆北面立。（約正以下西上。餘人東上。）約正少進西向立。副正直月次其右。少退。直月引尊者東向南上。長者西向南上。（皆以約正之年推之。後放此。西向者其位在約正之右。少進。餘人如故。）約正再拜。凡在位者皆再拜。（此拜尊者。）尊者受禮如儀。（惟以約正之年為受禮之節。）退北壁下南向東上立。直月引長者東面如初禮。退則立於尊者之西東上。（此拜長者拜時惟尊者不拜。）直月又引稍長者東向南上。約正與在位者皆再拜。稍長者答拜。退立於西序東向北上。（此拜稍長者拜時尊者長者不拜。）直月又引稍少者東面北上。拜約正。約正答之。稍少者退立於稍長者之南。直月以次引少者東北向西北上。拜約正。約正受禮如儀。拜者復位。又引幼者亦如之。既畢。揖各就次。（同列未講禮者拜於西序如初。）頃之。約正揖就坐。（約正坐堂東南向。約中年最尊者坐堂西南向。副正直月次約正之東南向西上。餘人以齒為序東西相向以北為上。若有異爵者則坐於尊者之西南向東上。）直月抗聲讀約一過。副正推說其意。未達者許其質問。

朱子全書卷四十 禮四 雜儀

於是約中有善者衆推之。有過者直月糾之。約正詢其實狀於衆。無異辭。乃命直月書之。直月遂讀記善籍一過。命執事以記過籍徧呈在坐。各默觀一過。既畢。乃食。食畢少休。復會於堂。或說書。或習射。講論從容。（講論須有益之事。不得陳道神怪邪僻悖亂之言。及私議朝廷州縣政事得失。及揚人過惡。違者直月糾而書之。）至晡乃退。（增損呂氏鄉約。以上文集五條。）

淵鑒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一

樂

律管只吹得中聲爲定。季通嘗截小竹吹之可驗。若謂用周尺或羊頭山黍雖應準則。不得中聲。終不是。大抵聲太高則焦殺。低則盎緩。牛鳴盎中謂此。又云。此不可容易杜撰。劉歆爲王莽造樂。樂成而莽死。後荀勗造於晉武帝時。即有五胡之亂。和峴疑是王朴造於周世宗時。世宗亦死。惟本朝太祖神聖特異。初不曾理會樂律。但聽樂聲。嫌其太高。令降一分。其聲遂和。唐太宗所定樂及本朝樂。皆平和。所以世祚久長。笑云。如此議論。又却似在樂不在德也。

因論樂律云。尺以三分爲損益。上生下生。三分損一益一。故須一寸作九分。一分分九釐。一釐分九絲。方如破竹。都通得去。其制作。通典亦略備。史記律書。漢律歷志所載。亦詳。范蜀公與溫公。都枉了相爭。只通典亦未嘗看。蜀公之言旣疎。溫公又在下。

音律。如尖塔樣。闊者濁聲。尖者清聲。宮以下則太濁。羽以上則太輕。皆不可爲樂。惟五聲者。中聲也。

自黃鐘至中呂。皆下生。自蕤賓至應鐘。皆上生。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

問先生所論樂。今考之。若以黃鐘爲宮。便是太蔟爲商。姑洗爲角。蕤賓爲變徵。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若以大呂爲宮。便是夾鐘爲商。中呂爲角。林鐘爲變徵。夷則爲徵。無射爲羽。黃鐘爲變宮。其餘則旋相爲宮。周而復始。若言相生之法。則以律生呂。便是下生。以呂生律。則爲上生。自黃鐘下生林鐘。林鐘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鐘。應鐘上生蕤賓。蕤賓本當下生。今却復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鐘。夾鐘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相生之道。至是窮矣。遂復變而上生黃鐘之宮。再生之黃鐘。不及九寸。只是八寸有餘。然黃鐘君象也。非諸宮之所能役。故虛其正而不復用。所用只再生之變者。就再生之變。又缺其半。所謂缺其半者。蓋若大呂爲宮。黃鐘爲變宮時。黃鐘管最長。所以只得用其半聲。而餘

宮亦皆做此。曰然。又曰宮商角徵羽與變徵皆是數之相生自然如此。非人力所加損。此其所以為妙。問既有宮商角徵羽又有變宮變徵何也。曰二者是樂之和相連接處。

問聲氣之元。曰律歷家最重這元聲。元聲一定。向下都定。元聲差。向下都差。

因論樂云黃鍾之律最長。應鍾之律最短。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十二律旋相為宮。宮為君。商為臣。樂中最忌臣陵君。故有四清聲。如今方響有十六箇。十

二箇是正律。四箇是四清聲。清聲是減一律之半。如應鍾為宮。其聲最短而清。或蕤賓（當作大呂下同）為之商。則是商聲高似宮聲。為臣陵君。不可用。遂乃用蕤賓律減半為清聲以應之。雖然減半。只是此律。故亦自能相應也。此是通典載此一項。又云樂聲不可太高。又不可太低。樂中上聲便是鄭衛。所以太祖英明不可及。當王朴造樂。聞其聲太急。便令減下一律。其聲遂平。徽宗朝作大晟樂。其聲一聲低似一聲。故其音緩。又云賢君大槩屬意於雅樂。所以仁宗晚年極力要理會雅樂。終未理會得。

宮與羽。角與徵。相去獨遠。故於其閒製變宮變徵二聲。

問國語云律者立均出度。韋昭注云均謂均鍾。木長七尺。係之以弦。不知其制如何。曰韋昭是箇不分曉底人。國語本自不分曉。更著他不曉事。愈見鶻突。均只是七均。如以黃鍾為宮。便用林鍾為徵。太蔟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這七律自成一均。其聲自相諧應。古人要合

聲。先須吹律。使衆聲皆合律。方可用。後來人想不解去逐律吹得。京房始有律準。乃是先做下一箇母子。調得正了。後來只依此為準。國語謂之均。梁武帝謂之通。其制十三絃。一絃是全律底黃鍾。只是散聲。又自黃鍾起至應鍾有十二絃。要取甚聲。用柱子來逐絃分寸上柱定取聲。立均之意本只是如此。古來人解書最有一箇韋昭無理會。且如下文六者中之色。六字本只是黃字。闕却上面一截。他便就這六字上解。謂六聲天地之中。六者天

地之中自是數千色甚事。

戊巳土律中黃鍾之宮詹卿以為陽生於子至午而盡。到未又生出一黃鍾。這箇只可說話。某思量得不是恁地。蓋似此元亨利貞。黃鍾略略似箇乾字。其他春音角夏音徵秋音商冬音羽。此惟說宮聲。如京房律準十三絃中一絃為黃鍾不動十二絃便拄起應十二月。

樂聲是土金木火水洪範是水火木金土。

樂之六十聲便如六十甲子以五聲合十二律而成六十聲。以十干合十二支而成六十甲子。若不相屬而實相為用。遺書云三命是律五星是歷。即此說也。只曉不得甲子乙丑皆屬木而納音却屬金。前輩多論此皆無定說。

絲尚宮竹尚羽。竹聲大故以羽聲濟之。絲聲細故以宮聲濟之。

周禮以十二律為之度數。如黃鍾九寸林鍾六寸之類。以十二聲為之劑量。蓋磬材有剛柔清濁。音聲有輕重高低。故復以十二聲劑量斟酌磨削厚薄。令合節奏。如磬氏已上則磨其旁已下則磨其端之類。

問周禮祭不用商音。或以為是武王用厭勝之術。竊疑聖人恐無此意。曰這箇也難曉。須是問樂家如何不用商。嘗見樂家言是有殺伐之意。故祭不用。然也恐是無商調。不是無商音。他那奏起來五音依舊皆在。又問向見一樂書溫公言本朝無徵音。竊謂五音如四時代謝不可缺一。若無徵音則本朝之樂大段不成說話。曰不特本朝從來無那徵。

不特徵無角亦無之。然只是太常樂無那宴樂依舊有這箇。也只是無徵調角調。不是無徵音角音。如今人曲子所謂黃鍾宮大呂羽。這便是調。謂如頭一聲是宮聲。尾後一聲亦是宮聲。這便是宮調。若是其中按拍處那五音依舊都用。不只是全用宮。如說無徵便只是頭聲與尾聲不是徵。這却不知是如何。其中有箇甚麼欠缺處。所以做那徵不成。徽宗嘗令人硬去做。然後來做得成。却只是頭一聲是徵。尾後一聲依舊不是。依舊走了。不知是

如何平日也不會去理會這須是樂家辨得聲音底方理會得但是這箇別是一項未消得理會古者太子生則太師吹管以度其聲看合甚律及長其聲音高下皆要中律

南北之亂中華雅樂中絕隋文帝時鄭譯得之於蘇祗婆蘇祗婆乃自西域傳來故知律呂乃天地自然之聲氣非人之所能爲譯請用旋宮何妥恥其不能遂止用黃鐘一均（事見隋志）因言佛與吾道不合者蓋道乃無形之物所以有差至如樂律則有數器所以合也

唐太宗不曉音律謂不在樂者只是胡說

唐祖孝孫說八十四調季通云只有六十調不以變宮變徵爲調恐其說有理此左傳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之意也

問樂曰古聲只是和後來多以悲恨爲佳溫公與范蜀公胡安定與阮逸李照爭辨其實都自理會不得却不曾去看通典通典說得極分明蓋此事在唐猶有傳者至唐末遂失其傳王朴當五代之末杜撰得箇樂如此當時有幾鐘名爲啞鐘不曾擊得蓋是八十四調朴調其聲令一一擊之其實那箇啞底却是古人制此不擊以避宮聲若一例皆擊便有陵節之患漢禮樂志劉歆說樂處亦好唐人俗舞謂之打令其狀有四曰招曰搖曰送其一記不得蓋招則邀之之意搖則搖手呼喚之意送者送酒之意舊嘗見深村父老爲余言其祖父嘗爲之收得譜子曰兵火失去舞時皆裹幞頭則坐飲酒少刻起舞有四句號云送搖招搖三方一圓

分成四片得在搖前人多不知皆以爲啞謎漢卿云張滋約齋亦是張家好子弟曰見君舉說其人大曉音律因言今日到詹元善處見其教樂又以管吹習古詩二南七月之屬其歌調却只用太常譜然亦只做得今樂若古樂必不恁地美人聽他在行在錄得譜子大凡壓入音律只以首尾二字章首一字是某調章尾只以某調終之如關雎關字合作無射調結尾亦著作無射聲應之葛覃葛字合作黃鐘調結尾亦著作黃鐘聲應之如七月

流火三章皆七字起七字則是淸聲調末亦以淸聲調結之如五月斯螽動股二之日鑿冰沖沖五字二字皆是濁聲黃鍾調末以濁聲結之元善理會事都不要理會箇是只信口胡亂說事事喚做得經理會來如宮商角徵羽固是就喉舌脣齒上分他便道只此便了元不知道喉舌脣齒上亦各自有宮商角徵羽何者蓋自有箇疾徐高下

范蜀公謂今漢書言律處折了八字蜀中房庶有古本漢書有八字所以與溫公爭者只爭此范以古

本爲正蜀公以上黨粟一千二百粒實今九寸爲準溫公以一千二百粒排今一尺爲準漢書文不甚順又粟有大小遂取中者爲之然下粟時頓緊則粟又下了又不知如何爲正排又似非是今世無人曉音律只憑器論造器又紛紛如此古人曉音律風角鳥占皆能之太史公以律論兵亦出於此

蔡京用事主張喻世淸作樂盡破前代之言樂者因作中聲正聲如正聲九寸中聲只八寸七分一按史記七字多錯乃是十分一其樂只是杜撰至今用之

陳淳言琴只可彈黃鍾一均而不可旋相爲宮此說猶可至謂琴之汎聲爲六律又謂六律爲六同則妄矣今人彈琴都不知孰爲正聲若正得一弦則其餘皆可正今調弦者云如此爲宮聲如此爲商聲安知是正與不正此須審音人方曉得古人所以吹管聲傳在琴上如吹管起黃鍾之指則以琴之黃鍾聲合之聲合無差然後以次徧合諸聲五

聲既正然後不用管只以琴之五聲爲準而他樂皆取正焉季通書來說近已曉得但絣定七絃不用調絃皆可以彈十一宮琴之體是黃鍾一均故可以彈十二宮如此則大呂太蔟夾鍾以下聲聲皆用按徽都無散聲蓋纔不按即是黃鍾聲矣亦安得許多指按耶兼如其說則大呂以下亦不可對徽須挨近第九徽裏按之此後愈挨下去方合大呂諸聲蓋按著正徽復是黃鍾聲矣渠云頃問之太常樂工工亦云然恐無此理古人彈琴隨月調絃如十一月調

黃鍾十二月調、大呂正月調。太簇二月調。夾鍾。但此後聲愈緊。至十月調應鍾。則弦急甚。恐絕矣。不知古人如何。季通不能琴。他只是思量得。不知彈出便不可行。這便是無下學工夫。吾人皆坐此病。古人朝夕習於此。故以之上達不難。蓋下學中上達之理皆具矣。

古樂不可得而見矣。只如今人彈琴。亦自可見。如誠實底人。便雍容平淡。自是好聽。若弄手弄脚。撰出無限不好底聲音。只見繁碎耳。

今之樂皆胡樂也。雖古之鄭衞。亦不可見矣。今關雎鹿鳴等詩。亦有人播之歌曲。然聽之與俗樂無異。不知古樂如何。古之宮調。與今之宮調無異。但恐古者用濁聲處多。今樂用清聲處多。

樂律中所載十二詩譜。乃趙子敬所傳。云是唐開元閒鄉飲酒所歌也。但却以黃鍾清爲宮。此便不可。蓋黃鍾管九寸最長。若以黃鍾爲宮。則餘律皆順。若以其他律爲宮。便有相陵處。今且只以黃鍾言之。自第九宮後四宮。則或爲角。或爲羽。或爲商。或爲徵。若以爲角。則是民陵其君矣。若以爲商。則是臣陵其君矣。徵爲事。羽爲物。皆可類推。樂記曰。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故製黃鍾四清聲用之。清聲短其律之半。是黃鍾清長四寸半也。若後四宮用黃鍾爲角徵商羽。則以四清聲代之。不可用黃鍾本律。以避陵慢。故漢志有云。黃鍾不復爲他律所役。其他律亦皆有清聲。若遇相陵。則以清聲避之。不然則否。惟是黃鍾則不復爲他律所用。

今之士大夫問以五音十二律。無能曉者。要之當立一樂學。使士大夫習之。久後必有精通者出。

今之簫管。乃是古之笛。雲簫方是古之簫。

胡問今俗妓樂不可用否。曰。今州縣都用。自家如何不用得。亦在人斟酌。以上語類二十九條

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閒。去周未遠。其器與聲。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於當世。而其爲法猶未容有異論也。逮於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寖多說矣。歷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

定爰及我朝功成治定理宜有作建隆皇祐元豐之閒蓋亦三致意焉而和胡阮李范馬劉楊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況於崇宣之季姦諛之會黷湼之餘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丁未南狩今六十年神人之憤猶有未攄是固不遑於稽古禮文之事然學士大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鐘律爲意者則已甚矣吾友建陽蔡君元定季通當此之時乃獨心好其說而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書兩卷凡若干言予嘗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爲牽合傅會之談而橫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鐘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志蔡邕

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顧讀者不深考其閒雖或有得於此者而又不能無失於彼是以晦蝕紛拏無復定論大抵不拘攣於習熟見聞之近則肆其胸臆妄爲穿穴而無所据依季通乃能奮其獨見超然遠覽爬梳剔抉參互考尋用其平生之力以至於一旦豁然而融會貫通焉斯亦可謂勤矣及其著論則又能推原本根比次條理撮取機要闡究精微不爲浮詞濫說以汨亂於其閒亦庶幾乎得書之體者予謂國家行且平定中原以開中天之運必將審音協律以諧神人當此之時受詔典領之臣能得此書而奏之則東京郊廟之樂將不待公孫述之瞽師而後備而參摹四分之書亦無待乎後世之子雲而後知好之矣抑季通之爲此書詞約理明初非難讀而讀之者往往未及終篇輒已欠伸思睡固無由了其歸趣獨以予之頑鈍不敏乃能熟復數過而僅得指意之彷彿季通以是亦許予爲能知己志者故屬予以序引而予不得辭焉季通更欲均調節族被

之管絃別爲樂書以究其業而又以其餘力發揮武侯六十四陣之圖緒正邵氏皇極經世之歷以大備乎一家之言其用意亦健矣予雖老病儻及見之則亦豈非千古之一快也哉（律呂新書序）

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沈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和故卽其始而用之以爲宮因

其每變而益上則爲商爲角爲變徵爲徵爲羽爲變宮而皆以爲宮之用焉是以宮之一聲在五行爲土在五常爲信在五事爲思蓋以其正當衆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爲盛若角則雖當五聲之中而非衆聲之會且以七均論之又有變徵以居焉亦非五聲之所取正也然自其聲之始和者推而上之亦至於變宮而止耳自是以上則又過乎輕清而不可以爲宮於是就其兩閒而細分之則其別又十有二以其最大而沈濁者爲黃鍾以其極細而輕清者爲應鍾及其旋相爲宮而上下相生以盡五聲二變之用則宮聲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聲者或時出於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均備而一調成也黃鍾之與餘律其所以爲貴賤者亦然若諸半聲以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爲樂矣蓋黃鍾之宮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宮始之次而中少過也應鍾之宮始之終而中已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之

甚則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爲樂者也（正如子時初四刻屬前日正四刻屬後日其兩日之間卽所謂始之始中之中也然則聲自屬陰以下亦當默有十二正變半律之地以爲中聲之前段如子初四刻之爲者但無聲氣之可紀耳）由是論之則審音之難不在於聲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鍾蓋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夫五聲之實不得黃鍾之正則十一律者又無所受以爲本律之宮也今有極論宮聲之妙而無曰黃鍾云者則恐其於聲音法制之閒猶有所未盡也夫以聲音法制之粗而猶有未盡則雖有黃帝大舜之君

伶倫后夔之佐亦如之何徒手而可以議大樂之和哉又有為宮當配仁之說者恐亦非是迹其所以蓋以仁當四德之元而有包四者之義耳夫仁木行而角聲者也以之配宮則仁既不安而信亦失據然以為可包四者則不害其有是理也夫五行之序木為之始水為之終而土為之中以河圖洛書之數言之則水一木三而土五皆陽之生數而不可易者也故得以更迭為主而為五行之綱以德言之則木為發生之性水為貞靜之體而土

又包育之母也故木之包五行也以其流通貫徹而無不在也水之包五行也以其歸根反本而藏於此也若夫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者也故孔子贊乾之四德而以貞元舉其終始孟子論人之四端而不敢以信者列序於其閒蓋以為無適而非此也是則宮之統五聲仁之包五常蓋有並行而不悖者矣何必奪彼以與此然後快於其心哉（律聲辨）

所論律呂恐看得未子細須作一圖子分得十二律之位却於中閒空處別用紙作一小輪子寫五聲之位當心用紙條穿定令可輪轉却依通典十二律之均逐一認定分別正聲子聲則自見得次序分明不可只如此空說也蓋正聲是全律之聲（如黃鍾九寸是也）子聲是半律之聲（如黃鍾四寸半是也）一均之內以宮聲為主其律當最長其商角徵羽之律若短卻用正聲或有長者則只可折半用子聲此所謂一均五聲而分正聲子聲之法也十二律既自有正聲又皆有子聲以待十二均之用所謂黃鍾大呂

太蔟無子聲以其一均之內商角徵羽四聲皆短於本律故也若以中呂為宮則黃鍾為徵而當用子聲矣若以蕤賓為宮則大呂為徵而當用子聲矣若以林鍾為宮則太蔟為徵而當用子聲矣此十二律所以皆有子聲也試更用此推之當自曉得不然即須面論乃可通也（答張仁叔）

律呂之說今有新書并辨證各一冊及向時所撰序一篇并往可細考之當得其說凡十二律各以本律為宮而主四律如黃鍾為宮則太蔟為商姑洗

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是黃鍾一均之聲也。若林鍾為宮。則南呂為商。應鍾為角。太蔟為徵。姑洗為羽。是林鍾一均之聲也。各就其宮以起四聲。而後六十律之聲備。非以黃鍾定為宮。太蔟定為商。姑洗定為角。林鍾定為徵。南呂定為羽也。但黃大太夾姑中蕤林夷南無應為十二律長短之次。宮商角徵羽為五聲長短之次。黃鍾一均。上生下生。長短皆順。故得各用其全律之正聲。十二律名。今俗樂亦用之。合字即是黃鍾。但其律差高耳。筆談

言之甚詳。可呼俗工問之。自林鍾之宮而生太蔟之徵。則林鍾六寸。而太蔟八寸。徵反長於宮。而聲失其序矣。故以十二律而言。雖當為林鍾上生太蔟。而以五聲而言。則當為宮下生徵。而得太蔟半律四寸之管。其聲方順。又自太蔟半律四寸之徵。而生南呂五寸有奇之商。則於律雖本為下生。而於聲反為上生矣。自南呂五寸有奇之商。而生姑洗七寸有奇之羽。則於律雖本為上生。而於聲則又當用其半。而為下生矣。自姑洗半律三寸有奇

之羽。而生應鍾四寸有奇之角。則於律雖為下生。而於聲反為上生矣。其餘十律皆然。孔疏蓋知此法。但言之不詳耳。半律。杜佑通典謂之子聲者是也。此是古法。但後人失之。而唯存黃鍾大呂太蔟夾鍾四律有四清聲。即此半聲是也。變宮變徵。始見於國語注中。及後漢樂志。乃十二律之本聲自宮而下。六變七變而得之者。非清聲也。如黃鍾為宮。則第六變得應鍾為變宮。第七變得蕤賓為變徵。如林鍾為宮。則第六變得蕤賓為變宮。第七變得大呂為變徵。

是也。凡十二律皆有二變。一律之內。通前五聲。合為七均。祖孝孫王朴之樂皆同。所以有八十四調者。蓋每律各添此二聲而得之也。新書此說甚詳。候氣之說。其中亦已論之。蓋埋管雖相近。而其管之長短。入地深淺有不同。故氣之應有先後耳。非以方位而為先後也。但畫一圓。朝夕看誦。仍於指掌間輪之。久久自熟。乃見其妙。此又可驗凡事皆然。別無奇巧。只是久而習熟。便是妙處也。廬書有此一卷。比新書差約。偶在他處。俟取到。寄去看也。○答廖子晦

太史公五聲數曰。九九八十一。以爲宮。散聲。三分去一。得五十四。以爲徵。爲九徵。三分益一。得七十二。以爲商。爲十三徵。三分去一。得四十八。以爲羽。爲八徵。三分益一。得六十四。以爲角。爲七徵。十二律數曰。黃鍾九寸爲宮。琴長九尺而折其半故爲四尺五寸。而下生林鍾。林鍾六寸爲徵。爲第九徵徵內三尺徵外一尺五寸。上生太蔟。太蔟八寸爲商。爲第十三徵徵內四尺徵外五寸。下生南呂。南呂五寸三分爲羽。爲第八徵徵內二尺七寸徵外一尺八寸。上生姑洗。姑洗七寸一分爲角。爲第十一徵徵內三尺六寸徵外九寸。下生應鍾。應鍾四寸六分六釐。位在八徵內二寸七分內二尺四寸。外二尺一寸。上生蕤賓。蕤賓六寸二分八釐。位在十徵九徵之閒內三尺一寸五分。外一尺三寸五分。上生大呂。大呂八寸三分七釐六豪。在龍齦內二寸半內四尺二寸半。外二寸半。下生夷則。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一豪。在九徵八徵之閒。內二尺八寸半。外一尺六寸半。上生夾鍾。夾鍾七寸四分三釐七豪三絲。爲第十二徵徵內三尺八寸。徵外七寸。下生無射。無射四寸八分八釐四豪八絲。在八徵內徵內二尺五寸。徵外二尺。上生中呂。中呂六寸五分八釐三豪四絲六忽。爲第十徵亦爲角徵內二尺四寸。徵外一尺一寸。復生變黃鍾八寸七分八釐有奇。今少宮以下。卽其半聲爲四寸三分八釐有奇也。○以上十二律並用太史公九分寸法。約定周禮鄭注以從簡便。凡律寸皆九分。分皆九釐。釐皆九豪。豪皆九絲。

絲皆九忽。琴尺皆十寸。寸皆十分。分皆十釐。釐以下不收。按此以上。爲自龍齦之內至於七徵左方十二律之位。而七徵以後之說亦附其後。蓋琴之有徵。所以分五聲之位而配以當位之律。以待抑按而取聲。而其布徵之法。則當隨其聲數之多少。律管之長短。而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以定其位。如前之說焉。今人殊不知此。其布徵也。但以四折取中爲法。蓋亦下俚立成之小數。雖於聲律之應。若簡切而易知。但於自然之法象。懵不知其所自來。則恐不免有未盡耳。○或曰。若子之言聲數也。律分也。徵寸也。三者之相與。皆迂回屈曲而難通。無乃出於傅會牽合之私耶。曰。律之九分也。數之八十一也。琴之八尺一寸也。三者之相與。固未嘗有異焉。今以琴之太長而不適於用也。故十其九而爲九尺。又折其半而爲四尺五寸。則四尺五寸之琴。與夫九寸之律。八十一之數。亦未始有異也。蓋初絃黃鍾之宮。次絃太蔟之商。三絃中呂之角。四絃林鍾之徵。五絃南呂之羽。六絃黃清之少宮。七絃太清之少商。皆起於龍齦。

皆終於臨岳。其長皆四尺五寸。是皆不待抑按。而為本律自然之散聲者也。而是七絃者。一絃之中。又各有五聲十二律者凡三焉。且以初絃五聲之初言之。則黃鐘之律。固起於龍齦。而為宮聲之初矣。數八十一。律九寸。琴長四尺五寸。太蔟則應於十三徽之左。而為商。數七十二。律八寸。徽內四尺。姑洗則應於十一徽而為角。數六十四。律七寸一分。徽內三尺六寸。中呂應於十而為角。律六寸五分八釐有奇。徽內三尺四寸。但姑洗唯三絃用之。餘絃皆用中呂。林鐘則應於九而為徵。數五十四。律六寸。徽內三尺。南呂則應於八而為羽。數四十八。律五寸三分。徽內二尺七

寸。○次絃則太蔟之律。固起於龍齦。而為商之初矣。用宮數。後倣此。而其姑角應於十三之左。用商數。後倣此。林徵應於十。南羽應於九。黃清少宮應於八之右。○三絃則姑洗之律。固起於龍齦。而為角之初矣。而林徵應於十三。南羽應於十一。黃清少宮應於九。太清少商應於八。○四絃則林鐘之律。固起於龍齦。而為徵之初矣。而南羽應於十三。黃清少宮應於十。太清少商應於九。少角應於八。○五絃則南呂之律。固起於龍齦。而為羽之初矣。黃清少宮則應

於十二。少商應於十。少角應於八九之間。此絃與七徽後三絃無徵。朱子文集諸本並同。疑有闕文。○六絃之黃清。則固起於龍齦。而為少宮之初矣。少商則應於十三。少角則應於十。少徵則應於九。少羽則應於八。○七絃之太清。則固起於龍齦。而為少商之初矣。少角則應於十二。少徵則應於十。少羽則應於九。少宮之少則應於七八之間。故皆按其應處而鼓之。然後其聲可得而見。而聲數律分與其徽內之長。無不合焉。然此皆黃鐘一均之聲也。若大呂夾鐘蕤賓夷則

無射應鐘之為律。則無所用於黃鐘。故必因旋宮。而後合於五聲之位。其在於此。則雖有定位。而未嘗其用也。大。在黃太之間。律八寸三分七釐有奇。內四尺二寸半。○夾。在太姑之間。律七寸四分三釐有奇。內三尺八寸。○蕤。在中林之間。律六寸二分八釐。內三尺一寸五分。○夷。在林南之間。律五寸五分五釐有奇。內二尺八寸半。○無。在南右。律四寸八分八釐有奇。內二尺五寸。○應。在無右。律四寸六分六釐。內二尺四寸。○旋宮見本章圖說。若自七徽之後以至四徽之前。則五聲十二律之應。亦各於其初之次而半之。初絃。七徽承羽而為宮。六七間為商。六右為角。五為徵。四五間為羽。○次絃。七徽承宮而為商。六左為角。六右為徵。五為羽。四五間為宮。○三絃。七徽承商而為角。六為羽。五為宮

五右爲商。○四絃承角而爲徵。六左爲羽。六右爲
宮。五爲商。四五閒爲角。○五絃。七徽承徵而爲羽。
六左爲宮。六右爲商。五右爲角。四五閒爲徵。○六
絃。承羽而爲宮。七右爲商。六右爲角。五爲徵。四五
閒爲羽。○七絃。承宮而爲商。六左爲
角。六右爲徵。五爲羽。四五閒爲宮。四徽之後。以
至一徽之前。則其聲律之應。次第又如其初。而又
半之。此一節聲雖取而用處希。不能盡載。然其大
槩次第亦與上兩節不異。但加促密耳。○凡
五絃起於龍齦。初絃五聲。次絃四聲。三絃三聲。四
絃二聲。五絃一聲。凡十五聲。皆正聲。○初絃七徽。
次絃八徽。三絃九徽。四絃十徽。五絃十二徽。六絃
龍齦以後。爲第二宮。各五聲。七絃龍齦以後。四聲。
凡二十四聲。皆少聲。○初絃四徽以下。至七絃八
七閒以後。爲第三宮。各五聲。凡三十五聲。皆少少
聲。○初絃一徽之後。下至七絃四五之閒。初絃一
聲。次絃二聲。三絃三聲。四絃四聲。五絃五聲。六絃

五聲。七絃五聲。凡二十五聲。猶爲少少。入前三十
五聲數內。唯六絃一聲。七絃二聲。凡三聲。爲第四
宮。又別爲少少少聲。通爲二十八聲。
○合一琴而計之。爲百十有二聲。但七徽之左。
爲聲律之初。氣後身長。聲和節緩。故琴之取聲。多
在於此。七徽則爲正聲正律。初氣之餘。承徵羽既
盡之後。而黃鍾之宮。復有應於此者。且其下六絃
之爲聲律。亦皆承其已應之次。以復於初而得其
齊焉。氣已消而復息。聲已散而復圓。是以雖不及
始初之全盛。而君子猶有取焉。過此則其氣愈散。
地愈迫。聲愈高。節愈促。而愈不可用矣。此六徽以

後。所以爲用之少。雖四徽亦承已應之次。以復於
初而得其齊。而終有所不能反也。此處但汎聲多取之。自當別論。
而俗曲繁聲。亦或有取。則亦非君子所宜聽也。大抵琴徽之分布聲律。正
與候氣同是一法。而亦不能無少異。候氣之法。闕
地爲坎。盈尺之下。先施木案。乃植十二管於其上。
而實土埋之。上距地面皆取一寸而止。其管之底。
則各隨其律之短長。以爲淺深。黃鍾最長。故最深
而最先應。應鍾最短。故最淺而最後應。今移其法
於琴而論之。則所謂龍齦。卽木案之地也。所謂臨

岳。卽地面之平也。聲應之處。卽其律寸之短長。距
案之遠近也。故按此鼓之。而其聲可見。此其所同
也。但律之次第。左起而右行者。以氣應先後爲之
序。自地中而言之也。徽之次第。右起而左行者。以
律管入地淺深爲之序。據人在地上目所見者而
言之也。此其似異而實同者也。其甚異者。則管虛
而絃實。管有長短而無大小。圍皆九分。徑皆三分。絃有大小
而無短長。管上平而下不齊。絃則下齊而同起於
龍齦也。是以候氣者。與管而應不同時。既應。則其

氣遂達於上而無復升進之漸布徽者亦與絃而應於同時既應則各得其晷之所受（如以絃大小為五聲之屆）而循序以漸進至於三周而後已此其甚不同者也然明者觀之以其所與乘除準望而求其所同則是乃所以益見其同而無可疑者但自有琴以來通儒名師未有為此說者余乃獨以荒淺之學聾瞶之耳一旦臆度而謾言之宜子之駭於聽聞而莫之信也然吾豈以是而必信於當世之人哉姑以記余之所疑焉耳抑此七絃既有散絃所取五聲之位二者錯綜相為經緯其自上而下者皆自上絃遞降一等其自左而右者則終始循環或先或後每至上絃之宮而一齊焉蓋散聲陽也通體之全聲也無所受命而受命於天者也七徽陰也全律之半聲也受命於人而人之所貴者也但以全聲自然無形數之可見故今人不察反以中徽為重而不知散聲之為尊甚矣其惑也至其三宮之位則左陽而右陰陽大而陰小陽一而陰二故其取類左以象君右

以象臣而二臣之分又有左右左者陽明故為君子而近君右者陰濁故為小人而在遠以一君而御二臣能親賢臣遠小人則順此理而國以興隆親小人遠賢臣則咈此理而世以衰亂是乃事理之當然而非人之所能為也又凡既立此律以為宮則凡律之當徽而有聲者皆本宮用事之律也其不當徽而無聲者皆本宮不用之律也（唯第十二徽有徽無聲亦不當用未詳其說）律旋而宮變則時異而事殊其遭時而遇俗者自當進據可為之會而發其鳴聲其背時而忤俗者自當退伏無人之境而箝其頰舌此亦理勢之當然而其詳則旋宮之圖說盡之矣定律之法沈氏筆談據唐人琵琶錄以為調琴之法須先以管色合字定宮絃乃以宮絃下生徵徵上生商上下相生終於少商凡下生者隔二絃上生者隔一絃取之凡絲聲皆當如此但今人苟簡不復以管定聲故其高下無法出於臨時按沈氏所言可救流俗苟簡之弊世之言琴者徒務布爪取聲之巧其韻勝者乃能以蕭散閒遠為高耳豈

復知禮樂精微之際。其爲法之嚴密。乃如此而不可苟哉。然其曰以合聲定宮絃者。亦黃鐘一均之法耳。不知沈氏之意。姑舉一隅以見其餘耶。抑以琴聲之變爲盡於此而遂已也。若曰姑舉一隅。而當別用旋宮之法以盡其變。則又當各以其字命之。而不得定以合聲爲宮也。蓋今俗樂之譜。厶則合之爲黃也。マ則四下之爲大也。マ則四上之爲太也。二則一下之爲夾也。二則一上之爲姑也。マ則上之爲中也。厶則勾之爲蕤也。厶則尺之爲林也。ㄱ則工下之爲夷也。ㄱ則工上之爲南也。八則凡下之爲無也。八則凡上之爲應也。六則六之爲黃清也。丂則五下之爲大清也。丂則五上之爲太清也。則口上之爲夾清也。此句有闕誤未詳此聲俗工皆能知之。但或未識古律之名。不能移彼以爲此。故附見其說云。按今俗樂或謂高於古雅樂三律。則合字乃夾鐘也。沈氏後章郎言今敎坊燕樂比律高二均弱。合字比太蔟微下。却以凡字當宮聲。比宮之清宮微高。外方樂又高坊一均以來。惟契丹樂聲比敎坊樂下二均。疑唐之遺聲也。若如沈說。則外方合字眞爲夾鐘矣。若便以此爲黃鐘。恐聲已高急。更用旋宮至辰巳位。郎巳爲林夷。非惟不容彈。亦不可得而上矣。更詳之。

調絃之法。散聲。隔四而得二聲。宮與少宮商與少商。中徽。亦如之。而得四聲。按上散下得二聲。按下散上得二聲。其絃則同。八徽。隔三而得六六字疑誤聲。宮與羽。商與少宮。角與少商。按上得三聲。按下得三聲。○按下句疑有誤字九徽。按上者。隔二而得四聲。宮與徵。商與羽角與少宮。徵與少商。爲四。○內角聲。在九十閒四之○少濁。○內角聲句疑多似當刪按下者。隔一而得五聲。少商與羽。少宮與徵羽與角。徵與商。角與宮。爲五。○內角聲。在九八閒四之一。少濁。十徽。按上者。隔一而得五聲。宮與角。商與徵。角與羽。徵與少宮。羽與少商。爲五。○內角聲。在十一徽。少濁。按下者。隔二而得四聲。少商與徵少宮與角。羽與商。徵與宮。爲四。○內角聲。在十一徽。少濁。○內角聲句疑復似當刪十三徽之左。比絃相應。而得六聲。宮與商。商與角。角與徵。徵與羽。羽與少宮。少宮與少商。凡六。右調絃之法。大槩如此。然惟九徽爲得其相生之序。十徽則雖律呂相得。而其倫序倒置。若有未諧。故沈氏說以隔二者爲下生。隔一者爲上生。蓋九徽之宮。隔二者生散徵。而散徵隔一上生十徽之商。九徽之商。隔二下生散羽。而散羽隔一上生十一徽之角。九徽之角。隔二下生散少宮。而散少宮隔一上生十徽之徵。九徽之徵。隔二下生散少商。而散少商隔一上生十徽之羽也。如此。則

九徽之隔二者。常以木聲命散聲。十徽之隔一者，常以散聲命木聲。然後十徽之按上按下者。亦皆得以協其相生之序。此又不可不知也。此外諸絃號爲相應者。則但以散聲木聲。同於一律而自相疇酢。至於相生之序。則無取焉。然散聲者。全律之首。七徽者。散聲之貳。故其應聲渾厚寬平。故爲諧韻。特以中三絃者，孤子特立。無上下之交焉。則其爲用。有所不周。若八徽之三聲。十三徽之六聲。則爲律雖同，而絲木有異。是以其聲雖應而不和，如

人心不同。而強相然諾。外雖和悅。而中實乖離。求其天屬自然。眞誠和協。則惟九徽十徽與十一徽之三絃爲然。此調絃之法。所以必於此而取之。亦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或者見其如此。而不深求其故，遂以己意強爲之說。以爲九徽者林鍾之位。十徽者中呂之位。林鍾爲黄鍾之所生。而中呂又爲能反生黄鍾者。所以得爲調絃之地。而非他徽之可及。此其爲說亦巧矣。然使果有是理。則曷爲不直於黄鍾焉調之。而必爲此依傍假託之計耶。若

角聲二律之說。則予嘗竊怪古之爲樂者。通用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法。若以黄鍾爲宮。則姑洗之爲角。有不可以豪髮差者。而今世琴家獨以中呂爲黄鍾之角。故於衆樂常必高其一律。然後和唯第三絃。本是角聲。乃得守其舊而不變。流傳既久。雖不知其所自來。然聽以心耳。亦知其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昔人亦有爲之說者。皆無足取。其曰五聲之象。角實爲民。以民爲貴。故於此焉上之者。其穿鑿而迂疎固已甚矣。又以爲姑洗爲正角。中呂

爲淸角者。則恐此等變調。隨世而生。又非獨此爲然也。近世惟長樂王氏之書。所言禮樂。最爲近古。然其說琴亦但以第三絃爲律中中呂。而不言其所以然者。予於是益以爲疑。乃爲之深思而有得焉。然後知古人所以破去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明法。而俛焉以就此位之僭差者。乃爲迫於聲律自然之變。有不得已而然也。蓋建樂立均之法。諸律相距。閒皆一律。而獨宮羽徵角之閒。各閒二律。相距既遠。則其聲勢隔闊。而有不能相通之患。然

猶幸其隔八之序。五聲既備。即有二律介於宮羽徵角之閒。於是作樂者因而取之。謂之二變。然後彼四聲者乃得連續無閒。而七均備焉。唯琴則專用正聲。不取二變。故於二位之闕。無以異乎衆樂之初。然又以其別有二少。而少宮之分寸地位近於變宮。故宮羽之閒。有以補之。而不至於大闕。惟徵角之閒既爲闊遠。欲以少商補之。則其分寸地位相望甚遠。而不可用。是以巳午二位。特爲空闕。而角聲之勢必將乘其閒隙。進而干之。以求合於

林徵。然其本位若遂空虛而無主。則姑夾兩位。又成曠闊。而商角二聲將不能以相通。幸而三絃姑洗之本聲與十一徽姑洗之本位自有相得而不能相離者。乃獨固守其所而不肯去。於是姑前中後皆得秪聞一律。而無空闕之患。是亦律呂性情自然之變。有如此者。而非人力所能爲也。然非古之哲人機神明鑒。有以盡其曲折之微。則亦孰能發其精蘊。著爲明法。以幸後世之人哉。深究其端。殆未易以常理論也。今好事者乃有見二律之乘

用。遂通五均。數爲六律。而謂凡周禮孟子之單言六律者。皆以是言。而非六律六同之謂。果如其言。則是周禮孟子皆爲專指琴之一器而言。且使衆樂之七均皆廢。而所謂七音七始。亦皆虛語矣。嗚呼。異哉。琴律說

來教云。凡樂黃鐘爲宮。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此五者聲律之元也。今之五聲獨角聲不得其正。以六十律齊之。乃姑洗部依行之聲耳。姑洗部有五律。四律合姑洗。下生蕤賓部律。獨

依行一律。合中呂。上生黃鐘部律。然則今之角聲雖曰依行。實爲中呂。中呂而下。正合還宮之次。是以名爲中呂宮。而古名清角者。以依行本屬姑洗而清於姑洗。故謂之清角。內蕤賓二字。當作應鐘。恐是筆誤。然兩本皆同。更望詳之。又曰。姑洗一聲十徽。律在徽前。應在律後者。中呂聲高。不能生黃鐘部第一律。生黃鐘部第一律者。姑洗部之依行也。依行爲宮。生黃鐘部包育爲徵。包育生林鐘部謙待爲商。謙待生太蔟部未知爲羽。未知生南呂部白呂爲角。然則當十徽者。

正俶行宮也。十徽以俶行爲應。故姑洗律在徽前。序或然也。今詳此論。角聲不得其正。發明精到。前此所疑。皆釋然矣。但俶行之說。則凡十二律。皆自黃鐘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以極乎中呂。而以琴考之。自龍齦以下。至七徽之東。凡十二律之位。其遠近疎密。往來相生。亦與律寸符合。京房雖增爲六十律。然亦十二正律相生已徧。然後乃生執始。係第十三律以至俶行。係第五十三律。遂生包育。以極乎南事而終焉。其序正與禮運正義六十調同。但自黃鐘右

旋。歷應無南夷林䋣中姑夾太大。以爲諸宮之次。方其未遍十二律。以及中呂之時。正律不生子律。而琴自南呂上生姑洗。亦未見其有不合。而須變以爲子律也。今日琴之角聲。乃姑洗部之俶行。則未知其何自而來。忽破此例。且將來下生之時。不知其將復爲應鐘耶。抑遂爲包育也。復爲應鐘。則數不合。便爲包育。則從此抹過姑洗以下八正律。俶行以前四十子律。皆成無用矣。若曰。用正律時。自未應遂用子律。自無射爲宮之後。方用執始以

下子律。則中呂爲宮。又自用丙負子律。而生黃之分動以下四律。初不用俶行也。至於太族之形晉爲宮。乃惟汙爲徵。俶行爲商。包育爲羽。謙待爲角。則是俶行未嘗爲中呂之宮。且其短長雖若鄰於中呂。而其分部實居姑洗。亦不得而應於十徽也。凡此反復求之。竟未之得。偶別思得一說。具於後段中呂宮調說中。更望垂教。○來教云。古黃鐘今慢角調三正角。姑洗中聲古清角。今正宮。亦名中呂宮三清角。中呂中聲又曰。若下其角聲於大絃十一徽而

取其應。則可以復古之正調矣。今詳此說。慢角三爲姑洗者。從大絃十一徽調之而應。其絃緩也。清角三爲中呂者。從大絃十徽調之而應。其絃急也。以此推之。則王侍郎所說。直以第一絃爲中呂者。清角法也。不知其說是如此否。其間尚有未曉者。別見後段。○古黃鐘宮調。亦曰慢角今詳來教。既曰古黃鐘宮調。則此一均。正是黃鐘爲宮正聲之調。而琴中聲氣之元也。又曰今謂之慢角調。則是今世猶有此調也。然不知今之琴曲。何者爲此調。何以

世俗都不行用。而唯以中呂爲宮也。且既知其誤則改而正之。似無難者。今長者雖知其然。而猶未免有傳習之久。莫之能改之歎。則又似有未易改者。此又何也。又此但以見行中呂宮調緩其一絃。以爲正角。則其餘絃之相應者。恐亦須有差舛。不知合與不合。并行改易。若不改易而但抑按以求其合。既謂之黃鐘正宮。又似不當如此。此皆未曉。更望指諭。○中呂宮調。亦曰正宮。亦曰清角。今詳來教。此但以古黃鐘正調緊第三絃之散聲。而因以爲宮耳。

雖不得姑洗正角之位。然角聲所占地位甚廣。自十一徽之西。以盡乎九徽之東。皆角聲之位也。今既不循常。而欲緊其聲。則於其中雖移一律。初亦不出本聲之位。不必更以京房子律推之。強改姑洗之依行。使爲中呂。然後爲得也。但既以第三絃爲宮。則其下即便可就按第六絃黃清以爲徵。四絃林鐘爲商。七絃太清爲羽。五絃南呂爲角。皆應於十徽。其散聲則自爲徵羽宮商如故。其上兩絃。則聲濁而勝於本宮。故不入調。而以爲應。宮應徵。商應羽。散聲自爲宮商。來教謂以旋

宮命之。故曰中呂之宮者。正謂此也。然詳此調。以中呂爲角。則已不得角聲之正。以角聲爲宮。則又不得宮聲之正。又就少宮少商以爲徵羽。而反以正宮正商爲徵羽之應。則其遷就雖巧。而顛倒失正。亦甚矣。以此竊意或非古樂旋宮正法。但不知其自何時而變耳。然當時若且私行此調。而不廢本曲。則人猶得以識其是非。今乃反以所變爲正宮。而本曲遂不可見。則今之所謂琴者。非復古樂之全。明矣。故東坡以爲古之鄭衛。豈亦有見於此

耶。○旋宮諸調之法。以上黃鐘中呂首尾二宮。其法略可見矣。但其中呂一宮。未有以見其爲古樂旋宮之正法耳。若是正法。則其餘十律。亦當各自爲宮。若非正法。則其本調亦當并考。然後其法乃備。故古說有隨月用律之法。而來教亦謂不必轉軫促絃。但依旋宮之法而抑按之。正謂此也。然亦難只如此汎論。須逐宮指定。各以何聲取何絃爲唱。各以何絃取何律爲均。乃見詳實。又以禮運正義之說推之。則每律既已各爲一宮。每宮亦合各

有五調。而其逐調用律取聲。亦各有法。此爲琴之綱領。而前此說者。皆未嘗有明文。誠闕典也。欲望暇日定爲一圖。以宮統調。以調統聲。令其賓主次第。各有條理。則覽者曉然。可爲萬世之法矣。若作此圖。先須作二圖。各具琴之形體徽絃尺寸散聲之位。然後以一圖附按聲聲律之位。以一圖附泛聲聲律之位。則於宮調圖前所附三聲。皆以朱字別之。刻板則爲白字。○十徽十一徽。舊疑七絃隔一調之。六絃皆應於第十徽。而第三絃獨於十一徽調之。乃應。故角聲兼應兩律。而其餘四聲。皆止應一律。前此故嘗請問。而角聲兼應兩律之辨。則固已蒙指示矣。然依行之說。愚意終有所未曉也。已於前章再論之矣。至於七絃隔一之應不同。在於一徽。則又嘗思之。七絃散聲爲五聲之正。而大絃十二律之位。又衆絃散聲之所取正也。故逐絃之五聲。皆自東而西。相爲次第。其六絃會於十徽。則一與三者。角與散角應也。二與四者。徵與散徵應也。四與六者。宮與散少宮應也。五與七者。商與散少商應也。其第三第五絃會於十一徽。則羽與散羽應也。義各有當。初不相須。故不得同會於一徽。無他說也。答吳元士。○以上文集六條

淵鑒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二

性理一

性命

問天與命性與理四者之别天則就其自然者言之命則就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性則就其全體而萬物所得以為生者言之理則就其事事物物各有其則者言之到得合而言之則天即理也命即性也性即理也是如此否曰然但如今人說天非蒼蒼之謂據某看來亦捨不得道箇蒼蒼底

理者天之體命者理之用性是人之所受情是性之用

命猶誥勑性猶職事情猶施設心則其人也

語厚之昨晚說造化為性不是造化已是形而下所以造化之理是形而上蜚卿問純亦不已是理是氣曰是理天命之謂性亦是理天命如君之命令性如受職於君氣如有能守職者有不能守職者

可學問天命之謂性只是主理言纔說命則氣亦在其間矣非氣則何以為人物理何所受曰極是極是子思且就總會處言此處最好看

天便似天子命便似將誥勑付與自家性便似自家所受之職事如縣尉職事便在捕盜主簿職事便在掌簿書情便似去親臨這職事才便似去動作行移做許多工夫邵康節擊壤集序云性者道之形體也心者性之郛郭也身者心之區宇也物者身之舟車也

劉問孟子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將性命做兩件子思天命之謂性又合性命為一如何曰須隨聖

賢文意看孟子所謂命是兼氣稟而言子思專以天所賦而言

伊川言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理一也自天之所賦與萬物言之故謂之命以人物之所稟受於天言之故謂之性其實所從言之地頭不同耳

用之問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前日見先生說以性命之命為聽命之命適見先生舊答潘恭叔書以命與性字只一般如言性與命

也。所以後面分言性天德。命天理。不知如何。曰。也是如此。但命字。較輕得些。僩問若將性命作兩字看。則於氣於德字。如何地說得來。則當云性命皆由於氣由於德。始得。曰。橫渠文自如此。

問德不勝氣一章。曰。張子只是說性與氣皆從上面流下來。自家之德。若不能有以勝其氣。則祇是承當得他那所賦之氣。若是德有以勝其氣。則我之所以受其賦予者。皆是德。故窮理盡性。則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所以賦予我者。皆天之理。氣之不

可變者。惟死生脩夭而已。蓋死生脩夭。富貴貧賤。這却還他氣。至義之於君臣。仁之於父子。所謂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這箇却須由我。不由他了。

問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這處性命。如何分別。曰。性是以其定者而言。命是以其流行者而言。命便是水恁地流底。性便是將椀盛得來。大椀盛得多。小椀盛得少。淨潔椀盛得清。汙漫椀盛得濁。橫渠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又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又曰。性天德。命天理。蓋人生氣稟。自然不同。天非有殊。人自異稟。有學問之功。則性命於德。不能學問。然後性命惟其氣稟耳。曰。從前看性命於德一句。意謂此性由其德之所命。今如此云。則是性命二字。皆是德也。曰。然。以上語類十一條

誠之在物謂之天。前書論之已詳。來書所說。依舊非本意。向爲此語。乃本物與無妄之意。言天命散在萬物。而各爲其物之天耳。意雖如此。然窮窘迫切。

自覺殊非佳語也。答林擇之

問命者。天之所以賦予乎人物也。性者。人物之所以稟受乎天也。然性命各有二。自其理而言之。則天以是理命乎人物。謂之命。而人物受是理於天。謂之性。自其氣而言之。則天以是氣命乎人物。亦謂之命。而人物受是氣於天。亦謂之性。曰。氣不可謂之性命。但性命因此而立耳。故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非以氣爲性命也。答鄭子上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只生此民時便已是命他以此性了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稟故謂之性非有塊然一物可命爲性而不生不滅也蓋嘗譬之命字如朝廷差除性字如官守職業故伊川先生言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其理甚明故凡古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畧無餘欠非虛語也答陳衛道

蘇氏曰聖人以爲猶有性者存乎吾心則是猶有是心也有是心也僞之始也於是又推其至者而假之曰命命令也君之命曰令天之令曰命性之至者非命也無以名之而寄之命耳愚謂蘇氏以性存於吾心則爲僞之始是不知性之眞也以性之至者非命而假名之是不知命之實也如此則是人生而無故有此大僞之本聖人又爲之計度隱諱僞立名字以彌縫之此何理哉此蓋未嘗深考夫大傳詩書中庸孟子之說以明此章之義而溺於釋氏未有天地已有此性之言欲語性於天地生物之前而患夫命者之無所寄於是爲此說以處之使兩不相病焉耳使其誠知性命之說矣而欲語之於天地生物之前蓋亦有道必不爲是支離淫遁之辭也蘇氏易解辨○以上文集四條

性 人物之性

道即性性即道固只是一物然須看因甚喚做性因甚喚做道以下論性

性即理也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

生之理謂性

性是天生成許多道理

性是實理仁義禮智皆具

諸儒論性不同非是於善惡上不明乃性字安頓不著

聖人只是識得性百家紛紛只是不識性字揚子鶻鶻突突荀子又所謂隔靴爬痒

因看習等說性曰論性要須先識得性是箇甚麽樣物事必大錄此下云性畢竟無形影只是心中所有底道理是也 程子性即理

也。此說最好。今且以理言之。畢竟却無形影。只是這一箇道理。在人仁義禮智性也。然四者有何形狀。亦只是有如此道理。有如此道理。便做得許多事出來。所以能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也。譬如論藥性。性寒性熱之類。藥上亦無討這形狀處。只是服了後。却做得冷做得熱底。便是性。便只是仁義禮智。孟子說仁義禮智根於心。如曰惻隱之心。便是心上說情。又曰。邵堯夫說。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此說甚好。蓋道無形體。只性便是道之形

體。然若無箇心。却將性在甚處。須是有箇心。便收拾得這性。發用出來。蓋性中所有道理。只是仁義禮智。便是實理。吾儒以性為實。釋氏以性為空。若是指性來做心說。則不可。今人往往以心來說性。須是先識得。方可說。必大錄云。若指有知覺者為性。只是說得心字。如有天命之性。便有氣質。若以天命之性為根於心。則氣質之性。又安頓在何處。謂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都是心。不成只道心是心。人心不是心。

一身之中。裏面有五臟六腑。外面有耳目口鼻四肢。這是人人都如此。存之為仁義禮智。發出來為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人人都有此。以至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君臣。亦莫不皆然。至於物。亦莫不然。但其拘於形。拘於氣而不變。然亦就他一角子有發見處。看他也自有父子之親。有牝牡。便是有夫婦。有大小。便是有兄弟。就他同類中各有群衆。便是有朋友。亦有主腦。便是有君臣。只緣本來都是天地所生。共這根蔕。所以大率多同。聖賢出來。撫臨萬物。各因其性而導之。如昆蟲草木。未嘗不順其性。

如取之以時。用之有節。當春生時。不殀夭。不覆巢。不殺胎。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所以能使萬物各得其所者。惟是先知得天地本來生生之意。

伊川性即理也四字。攧撲不破。實自己上見得出來。其後諸公只聽得便說將去。實不曾就已上見得。故多有差處。

問。明道言今人說性。多是說繼之者善。如孟子言性善是也。此莫是說性之本體不可言。凡言性者。只

是說性之流出處。如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之類否。先生點頭。後江西一學者問此。先生答書云。易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巳生之後。是夕復語文蔚曰。今日答書覺得未是。文蔚曰。莫是易言繼善。是說天道流行處。孟子言性善。是說人性流出處。易與孟子就天人分上。各以流出處言。明道則假彼以明此耳。非如先生未生巳生之云。曰然。

人性無不善。雖桀紂之爲窮凶極惡。也知此事是惡。

但則是我要恁地做不奈何。便是人欲奪了。

先生問性如何是道之形體。淳曰。道是性中之理。先生曰。道是泛言。性是就自家身上說。道在事物之間。如何見得。只就這裏驗之。砥錄作反身而求。性之所在。則道之所在也。道是在物之理。性是在巳之理。然物之理。都在我此理之中。道之骨子。便是性。

季隨主其家學。說性不可以善言。本然之善。本自無對。才說善時。便與那惡對矣。才說善惡。便非本然之性矣。本然之性。是上面一箇。其尊無比。善是下面底。才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非是說性之善。只是贊歎之辭。說好箇性。如佛言善哉。此文定之說。某嘗辨之云。本然之性。固渾然至善。不與惡對。此天之賦予我者然也。然行之在人。則有善有惡。做得是者爲善。做得不是者爲惡。豈可謂善者非本然之性。只是行於人者。有二者之異。然行得善者。便是那本然之性也。若如其言。有本然之善。又有善惡相對之善。則是有二性矣。方其得於天者此性也。及其行得善者亦此性也。

只是纔有箇善底。便有箇不善底。所以善惡須著對說。不是元有箇惡在那裏。等得他來與之爲對。只是行得錯底。便流入於惡矣。此文定之說。故其子孫皆主其說。而致堂五峯以來。其說益差。遂成有兩性。本然者是一性。善惡相對者又是一性。他只說本然者是性。善惡相對者不是性。豈有此理。然文定又得於龜山。龜山得之東林常總。總龜山鄉人。與之往來。後住廬山東林。龜山赴省。又往見之。總極聰明。深通佛書。有道行。龜山問孟子道性

善。說得是否。總曰。是。又問性豈可以善惡言。總曰。本然之性。不與惡對。此語流傳自他。然總之言本亦未有病。蓋本然之性是本無惡。及至文定遂以性善爲贊歎之辭。到得致堂五峯輩。遂分成兩截。說善底不是性。若善底非本然之性。却那處得這善來。既曰贊歎性好之辭。便是性矣。（僩錄作便是性本善矣）若非性善。何贊歎之有。如佛言善哉善哉爲贊歎之辭。亦是說這箇道好。所以贊歎之也。二蘇論性。亦是如此。嘗言孟子道性善。猶云火之能熟物也。荀卿言性惡。猶云火之能焚物也。龜山反其說而辨之曰。火之所以能熟物者。以其能焚故耳。若火不能焚物。何從熟物。蘇氏論性說自上古聖人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命之曰一。寄之曰中。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始支矣。盡是胡說。他更不看道理。只認我說得行底便是。諸胡之說亦然。季隨至今守其家說。

因論湖湘學者崇尚知言。曰。知言固有好處。然亦大有差失。如論性却曰。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

分。既無善惡。又無是非。則是告子湍水之說爾。如曰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己。則是以好惡說性。而道在性外矣。不知此理却從何而出。問所謂探視聽言動無息之際。可以會情。此猶告子生之謂性之意否。曰。此語亦有病。下文謂道義明著。孰知其爲此心。物欲引誘。孰知其爲人欲。便以道義對物欲。却是性中本無道義。逐旋於此處攙入兩端。則是性亦可以不善言矣。如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善不足以名之。況惡乎。孟子說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不與惡對。其所謂天地鬼神之奧。言語亦太故誇逞。某嘗謂聖賢言語。自是平易。如孟子尚自有些險處。孔子則直是平實。不與惡對之說。本是龜山與總老相遇。因論孟子說性。曾有此言。文定往往得之龜山。故有是言。然總老當時之語。猶曰渾然至善。不與惡對。猶未甚失性善之意。今去其渾然至善之語。而獨以不與惡對爲歎美之辭。則其失遠矣。

孟子說性善。是就用處發明人性之善。程子謂乃極

本窮原之性。却就用處發明本理。

問橫渠言物所不能無感謂性。此語如何。曰。有此性。自是因物有感。見於君臣父子日用事物當然處。皆感也。所謂感而遂通是也。此句對了天所不能自已謂命。蓋此理自無息止時。晝夜寒暑無一時停。故逝者如斯。而程子謂與道爲體。這道理今古晝夜無須臾息。故曰不能已。

又舉邵子性者道之形體處。曰。道雖無所不在。然如何地去尋討他。只是回頭來看。都在自家性分之內。自家有這仁義禮智。便知得他也有仁義禮智。千人萬人。一切萬物。無不是這道理。推而廣之。亦無不是這道理。他說道之形體。便是說得好。(以上語類十八條)

問伊川先生云。性卽是理。炳謂所謂理者。仁義禮智是也。未知是否。曰。四者固性之綱維。然其中無所不包。更詳味之。(答劉韜仲)

性善之善。非善惡之善。某竊謂極本窮原之善。與善惡末流之善。非有二也。但以其發與未發言之。有

不同耳。蓋未發之善。只有此善。而其發爲善惡之善者。亦此善也。旣發之後。乃有不善以雜焉。而其所謂善者。卽極本窮原之發耳。叢書所謂無爲之時。性動之後者。旣得之矣。而又曰。性善之善。非善惡之善。則某竊恐其自相矛盾。而有以起學者之疑也。(與鄭沖晦)

天命之謂性。有是性。便有許多道理。總在裏許。故曰性便是理之所會之地。非謂先有無理之性。而待其來會於此也。但以伊川性卽理也一句觀之。亦自可見矣。心妙性情之德。妙字是主宰運用之意。又所引孝德之本。雖不可以本末言。然孝是德中之一事。此孝德爲本。而彼衆德爲末耳。今曰。性。理之本。則謂性是理中之一事可乎。又云。天下之理。皆宗本於此。則是天下之理。從性生出。而在性之外矣。其爲兩物。不亦大乎。(答何叔京)

來教謂不知自何而有此人欲。此問甚緊切。某竊以謂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謂因天理而有人欲。則可。謂人欲亦是天理。則不可。蓋天理中。本無人

欲。惟其流之有差。遂生出人欲來。程子謂善惡皆天理。此句若甚可駭。謂之惡者本非惡。此句便多轉了。但過與不及便如此。自何而有此人欲之問此句答了。所引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意亦如此。答何叔京

嵩卿云理即性也。不可言本此言得之。程子亦云性即理也今見遺書二十二上。但其下分別感有內外則有病。作肅非之是也。作肅又云性者自然理則必然而不可悖亂者。此意亦近之。語亦有病。但下云理不待性而後有。必因性而後著。此則有大病。蓋如此則以性與理為二也。下云性者理之會。却好。理者性之通。則又未然。蓋理便是性之所有之理。性便是理之所會之地。而嵩卿失之於太無分別。作肅又失之於太分別。所以各人只說得一邊也。答馮作肅

性善之善。不與惡對。此本龜山所聞於浮屠常總者。宛轉說來。似亦無病。然謂性之為善。未有惡之可對則可。謂終無對則不可。蓋性一而已。既曰無有不善。則此性之中無復有惡與善為對。亦不待言而可知矣。若乃善之所以得名。是乃對惡而言。其

曰性善。是乃所以別天理於人欲也。天理人欲雖非同時並有之物。然自其先後公私邪正之反而言之。亦不得不為對也。今必謂別有無對之善。此某之所疑者也。答胡廣仲

伊川先生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某詳味此數語。與樂記之說指意不殊。所謂靜者。亦指未感時言爾。當此之時。心之所存。渾是天理。未有人欲之偽。故曰天之性。及其感物而動。則是非真妄自此分矣。然非性則亦無自而發。故曰性之欲。動字與中庸發字無異。而其是非真妄。特決於有節與無節。中節與不中節之間耳。來教所謂正要此處識得真妄是也。然須是平日有涵養之功。臨事方能識得。若茫然都無主宰。事至然後安排。則已緩而不及於事矣。至謂靜字所以形容天性之妙。不可以動靜真妄言。則某却有疑焉。蓋性

無不該動靜之理具焉若專以靜字形容則反偏却性字矣記以靜爲天性只謂未感物之前私欲未萌渾是天理耳不必以靜字爲性之妙也眞妄又與動靜不同性之爲性天下莫不具焉但無妄耳今乃欲并與其眞而無之此韓公道無眞假之言所以見譏於明道也伊川所謂其本眞而靜者眞靜兩字亦自不同蓋眞則指本體而言靜則但言其初未感物耳明道先生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矣蓋人生而靜只是

情之未發但於此可見天性之全非眞以靜狀性也答胡廣仲

此篇出於論定之初徒以一時之見驟正累年之失其向背出入之際猶有未服習者又持孤論以當衆賢心亦不自安故自今讀之尚多遺恨如廣仲之言既以靜爲天性之妙又論性不可以眞妄動靜言是知言所謂歎美之善而不與惡對者云爾應之宜曰善惡也眞妄也動靜也一先一後一彼一此皆以對待而得名者也不與惡對則不名爲善不與動對則不名爲靜矣既非妄又非眞則亦無物之可指矣今不知性之善而未始有惡也眞而未始有妄也主乎靜而涵乎動也顧曰善惡眞妄動靜凡有對待皆不可以言性而對待之外別有無對之善與靜焉然後可以形容天性之妙不亦異乎當時酬對既不出此而他所自言亦多曠闕如論性無不該不可專以靜言此固是也然其說當云性之分雖屬乎靜而其蘊則該動靜而不偏故樂記以靜言性則可如廣仲遂以靜字形容

天性之妙則不可如此則語意圓矣如論程子眞靜之說以眞爲本體靜爲未感此亦是也然當云下文所謂未發即靜之謂也所謂五性即眞之謂也然則仁義禮智信云者乃所謂未發之蘊而性之眞也與如此則文義備矣記答胡廣仲論性後

未有此氣已有此性氣有不存性却常在雖其方在氣中然氣自氣性自性亦自不相夾雜至論其徧體於物無處不在則又不論氣之精粗而莫不有是理焉不當以氣之精者爲性性之粗者爲氣也

答劉叔文

性固不能不動然其無所不有非爲其不能不動而後然也雖不動而其無所不有亦曷嘗有虧欠哉釋氏之病乃爲錯認精神魂魄爲性非爲不知性之不能動而然也使其果能識性卽不可謂之妄見旣曰妄見則不可言見夫性之本空此等處立語未瑩恐亦是見得未分明也答潘恭叔

此性本善但感動之後或失其正則流於惡耳此等處反之於身便自見得不必致疑只是自家感動

善惡之端須常省察持守耳答汪清卿

程子言性卽理也而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兩說正相發明而叔權所論乃欲有所優劣於其閒則不惟未達邵子之意而於程子之語亦恐未極其蘊也方君所謂道者天之自然性者天之賦予萬物萬物稟而受之亦皆祖述先儒之舊蓋其實雖非二物而其名之異則有不可不分者且其下文有曰雖稟而受之於天然與天之所以爲天者初無餘欠則固未嘗判然以爲兩截也但其曰道體無爲人心有動則性與心字所主不同不可以此爲說耳如邵子又謂心者性之郛郭乃爲近之但其語意未免太粗須知心是身之主宰而性是心之道理乃無病耳答姜叔權

問明道曰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說人性善是也伊川曰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曰以上不容說者是指天命本體對其稟賦在人者而言極本窮源者是就人

所稟之正理對氣質之性爲說此云繼之者善亦與通書所指不同乃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可以爲善之意四端之正是也答吳伯豐

道無方體性有神靈此語畧有意思但神靈二字非所以言性耳告子所謂生之謂性近世佛者所謂作用是性其失正墮於此不可不深究也性立天下之有方君之言正得胡子之意但引之以明邵子之言則爲未嘗耳今反譏其不得胡子之意則誤矣方君所云天地萬物以性而有性字蓋指天

地萬物之理而言是乃所謂太極者何不可之有天地雖大要是有形之物其與人物之生雖有先後然以形而上下分之則方君之言亦未大失也而長孺亦非之過矣 答汪長孺

先訓之嚴後人自不當置議論於其閒但性之有無善惡則當舍此而別論之乃無隱避之嫌而得盡其是非之實耳善惡二字便是天理人欲之實體今謂性非人欲可矣由是而并謂性非天理可乎必曰極言乎性之善而不可名又曷若直謂之善

而可名之爲甚易而實是也 答胡季隨

性卽理也今以爲萬理之所自出又似別是一物康節先生云性者道之形體此語却似親切也又云靜而不知所存則性不得其中性之必中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但爲人失其性而氣習昏之故有不中而非性之不得其中也 答方賓王

性者道之形體乃擊壤集序中語其意蓋曰性者人所稟受之實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事物之理固具於性但以道言則沖漠散殊而莫見其實惟求之於性然後見其所以爲道之實初不外乎此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亦以此而言耳 答方賓王

性者道之形體但謂之道則散在事物而無緒之可尋若求之於心則其理之在是者皆有定體而不可易耳理之在心卽所謂性故邵子下文又曰心者性之郛郭也以此考之所論之得失可見矣 答方賓王

示諭性氣之說甚善但則者人之所以循乎天循字恐未安蓋則之一字方是人之所受乎天者至於

所謂養之以福乃所謂循乎天耳西銘天地之塞似亦著擴充字未得但謂充滿乎天地之閒莫非氣而吾所得以爲形骸者皆此氣耳天地之帥則天地之心而理在其閒也五行謂水火木金土耳各一其性則爲仁義禮智信之理而五行各專其一人則兼備此性而無不善及其感動則中節者爲善不中節者爲不善也 答黃道夫

嘗愛韓子說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老佛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爲近理蓋

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今人却爲不曾曉得自家道理。只見得他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爲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有界限。而實亦非有牆壁遮攔分別處也。

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體無著莫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答林德久

張氏云。天命之謂性。第贊性之可貴耳。未見人收之爲已物也。率性之謂道。則人體之爲已物。而入於仁義禮智中矣。愚謂天命之謂性。言性之所以名。乃天之所賦。人之所受。義理之本原。非但贊其可貴而已。性亦何待於人贊其貴耶。董子曰。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此可謂庶幾子思之意。而異乎張氏之言矣。且既謂之性。則固已自人所受而言之。今曰未爲已物。則是天之生是人也。未以此與之。而置之他所。必是人者自起而收之。而後得以爲已物也。不知未得此性之前。其爲人也。孰使之呼吸食息於天地之間。以收此性。且夫性者。又豈塊然一物。寓於一處。可摶而置之軀殼之中耶。仁義禮智。性之所有。與性爲體者也。今曰體爲已物。然後入於仁義禮智之中。則是四者逆設於此。而後性來於彼也。不知方性之未入也。是四者

又何自而來哉。張無垢中庸解辨

知言曰。好惡性也。小人好惡以已。君子好惡以道。察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某按此章。即性無善惡之意。若果如此。則性但有好惡。而無善惡之則矣。君子好惡以道。是性外有道也。察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是天理人欲同時並有。無先後賓主之別也。然則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果何物乎。龜山楊子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却是此語直截。而胡子非之。誤矣。南軒曰。好

惡性也此一語無害但著下數語則爲病矣今欲作好惡性也天理之公也君子者循其性者也小人則以人欲亂之而失其則矣某謂好惡固性之所有然直謂之性則不可蓋好惡物也好善而惡惡物之則也有物必有則是所謂形色天性也今欲語性乃舉物而遺則恐未得爲無害也胡子知言疑義

○以上文集二十二條

問五行均得太極否曰均問人具五行物只得一行曰物亦具有五行只是得五行之偏者耳以下論人物之性

問性具仁義禮智曰此猶是說成之者性上面更有一陰一陽繼之者善只一陰一陽之道未知做人做物已具是四者雖尋常昆蟲之類皆有之只偏而不全濁氣間隔

人物之生其賦性偏正固自合下不同然隨其偏正之中又自有淸濁昏明之異

先生答黃商伯書有云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問理同而氣異此一句是說方付與萬物之初以其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以其二五之氣有淸濁純駁故氣異下句是就萬物已得之後說以其雖有淸濁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氣故氣相近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故理絕不同中庸是論其方付之初集注是言其已得之後曰氣相近如知寒煖識飢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恰似鏡子其他處都暗了中間只有一兩點子光

大凡物事稟得一邊重便占了其他底如慈愛底人少斷制斷制之人多殘忍蓋仁多便遮了義義多便遮了那仁問所以婦人臨事多怕亦是氣偏了曰婦人之仁只流從愛上去

問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爲性皆受天地之氣以爲形若人品之不同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若在物言之不知是所稟之理便有不全耶亦是緣氣稟之昏蔽故如此耶曰惟其所受之氣只有許多

故其理亦只有許多。如犬馬他這形氣如此。故只會得如此事。又問物物具一太極。則是理無不全也。曰謂之全亦可。謂之偏亦可。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故呂與叔謂物之性有近人之性者。如貓相乳之類。溫公集載他家一貓。又更差異。人之性有近物之性者。如世上昏愚人。

問氣質有昏濁不同。則天命之性。有偏全否。曰非有偏全。謂如日月之光。若在露地。則盡見之。若在蔀屋之下。有所蔽塞。有見有不見。昏濁者是氣昏濁了。故自蔽塞。如在蔀屋之下。然在人。則蔽塞有可通之理。至於禽獸。亦是此性。只被他形體所拘。生得蔽隔之甚。無可通處。至於虎狼之仁。豺獺之祭。蜂蟻之義。却只通這些子。譬如一隙之光。至於獼猴形狀類人。便最靈於他物。只不會說話而已。天地間非特人爲至靈。自家心便是鳥獸草木之心。但人受天地之中而生耳。

枅有疑問呈先生曰。人物之性。有所謂同者。又有所謂異者。知其所以同。又知其所以異。然後可以論

性矣。夫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則是其所謂同者。而二氣五行。絪縕交感。萬變不齊。則是其所謂異者。同者其理也。異者其氣也。必得是理而後有以爲人物之性。則其所謂同然者。固不得而異也。必得是氣而後有以爲人物之形。則所謂異者。亦不得而同也。是以先生於大學或問因謂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以或貴或賤而有所不能齊者。蓋以此也。然其氣雖有不齊。而得之以有生者。在人物莫不皆有。理雖有所謂同。而得之以爲性者。人則獨異於物。故爲知覺爲運動者此氣也。爲仁義爲禮智者此理也。知覺運動人能之。物亦能之。而仁義禮智。則物固有之。而豈能全之乎。今告子乃欲指其氣而遺其理。梏於其同者。而不知其所謂異者。此所以見闢於孟子。而先生於集註。則亦以爲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物若不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非物之所能

全也。於此則言氣同而理異者。所以見人之爲貴。非物之所能並。於彼則言理同而氣異者。所以見太極之無虧欠。而非有我之所得爲也。以是觀之。尚何疑哉。有以集註或問異同爲疑者。答之如此。未知是否。先生批云。此一條論得甚分明。昨晚朋友正有講及此者。亦已畧爲言之。然不及此之有條理也。

問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雎鳩之有別。物雖得其一偏。然徹頭徹尾得義理之正。人合

下具此天命之全體。乃爲物欲氣稟所昏。反不能如物之能通其一處而全盡。何也。曰。物只有這一處通。便却專。人却事事理會得些。便却泛泛。所以易昏。

問枯槁之物亦有性。是如何。曰。是他合下有此理。故云天下無性外之物。因行階。云。階磚便有磚之理。因坐云。竹椅便有竹椅之理。枯槁之物。謂之無生意。則可。謂之無生理。則不可。如朽木無所用。止可付之爨竈。是無生意矣。然燒甚麽木。則是甚麽氣。

亦各不同。這是理元如此。

問枯槁有理否。曰。才有物。便有理。天不曾生箇筆。人把兔毫來做筆。才有筆。便有理。又問筆上如何分仁義。曰。小小底不消恁地分仁義。

問理是人物同得於天者。如物之無情者。亦有理否。曰。固是有理。如舟只可行之於水。車只可行之於陸。

季通云。在陸者不可以入水。在水者不可以居陸。在陸者陽多而陰少。在水者陰多而陽少。若出水入

陸。則龜獺之類是也。

草木都是得陰氣。走飛都是得陽氣。各分之。草是得陰氣。木是得陽氣。走獸是得陰氣。飛鳥是得陽氣。故獸伏草而鳥棲木。然獸又有得陽氣者。如猿猴之類是也。鳥又有得陰氣者。如雉鵰之類是也。惟草木都是得陰氣。然却有陰中陽。陽中陰者。

冬間花難謝。如水仙至脆弱。亦耐久。如梅花臘梅皆然。至春花則易謝。若夏間花。則尤甚矣。如葵榴荷花。只開得一日。畢竟冬時。其氣貞固。故難得謝。若

春夏間。才發便發盡了。故不能久。又云。大凡花頭大者易謝。果實亦然。如梨樹極易得衰。將死時須猛結一年實了死。此亦是氣將脫也。

二氣五行。交感萬變。故人物之生。有精粗之不同。自一氣而言之。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精粗而言。則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無所知。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

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鳥之知孝。獺之知祭。犬但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者。所爭者此耳。

問。人與鳥獸。固有知覺。但知覺有通塞。草木亦有知覺否。曰。亦有。如一盆花。得些水澆灌。便敷榮。若摧抑他。便枯悴。謂之無知覺可乎。周茂叔窻前草不除去。云與自家意思一般。便是有知覺。只是鳥獸底知覺。不如人底。草木底知覺。又不如鳥獸底。又

如大黃喫著便會瀉。附子喫著便會熱。只是他知覺只從這一路去。又問。腐敗之物亦有否。曰。亦有。如火燒成灰。將來泡湯喫。也嶮苦。因笑曰。頃信州諸公正說草木無性。今夜又說草木無心矣。以上語類十七條

伊川先生言性即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橫渠先生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甚密。皆

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耳。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為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惟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為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閒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己復禮以為仁。善善惡惡以為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

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爲一物之理雖若不復可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此理甚明無難曉者自是方叔暗昧膠固不足深責不謂子融亦不曉也至引釋氏識神之說則又無干涉蓋釋氏以虛空寂滅爲宗故以識神爲生死根本若吾儒之論則識神乃是心之妙用如何無得但以此言性則無交涉耳又謂枯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尤可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却有兩性矣

此語非常醜差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爲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況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爲然如孔子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物是有性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卽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卽如來諭木燒爲灰人陰爲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卽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

答徐子融

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爲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并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爲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若如所謂才

無生氣便無此理則是天下乃有無性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空闕不滿之處也而可乎 答余方叔

才卿謂微細之物亦皆有性不可以仁義禮智而言微物之性固無以見其爲仁義禮智然亦何緣見得不是仁義禮智此類亦是察之未精當更思之又謂所謂率性只就人物當體而言之却欲刪去而言之三字此亦誤矣道只是性之流行分別處非是以人率性而爲此道也 答陳才卿

既是不曾受得自是不能做得更不須說然橫渠先

生亦說人有近物之性物有近人之性者又是一理如猫相乳之類溫公集中亦說有一猫如此而加異焉此其賦性之近人而或過之但爲形所拘耳亦可悲也答李孝述

人物之性本無不同而氣稟則不能無異耳程子所謂率性之謂道兼人物而言又云不獨人爾萬物皆然者以性之同然者而言也所謂人受天地之正氣與萬物不同又云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者以氣稟之異而言也故又曰論性不論氣不

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便不是熟味此言可見先生之意豈若釋氏之云哉承諭云云 胡子知言正如此說內一章首云子思子曰者是也然性只是理恐難如此分裂只是隨氣質所賦之不同故或有所蔽而不能明耳理則初無二也至孟子說中所引乃因孟子之言只說人分上道理若子思之意則本兼人物而言之也性同氣異只此四字包含無限道理幸試思之若於此見得卽於聖賢之言都無窒礙矣答徐元聘○以上文集五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三

性理二

氣質之性 命才附

天命之謂性命便是告劄之類性便是合當做底職事如主簿銷注縣尉巡捕心便是官人氣質便是官人所習尙或寬或猛情便是當廳處斷事情便是發用處性只是仁義禮智所謂天命之與氣質亦相滚同才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若闕一

便生物不得既有天命須是有此氣方能承當得此理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天命之性本未嘗偏但氣質所稟却有偏處氣有昏明厚薄之不同然仁義禮智亦無闕一之理但若惻隱多便流爲姑息柔懦若羞惡多便有羞惡其所不當羞惡者且如言光必有鏡然後有光必有水然後有光光便是性鏡水便是氣質若無鏡與水則光亦散矣謂如五色若頓在黑多處便都黑了入在紅多處便都紅了却看你稟得氣如何然此理却只是

善。既是此理。如何得惡。所謂惡者。却是氣也。孟子之論。盡是說性善。至有不善。說是陷溺。是說其初無不善。後來方有不善耳。若如此。却似論性不論氣。有些不備。却得程氏說出氣質來接一接。便接得有首尾。一齊圓備了。又曰。才又在氣質之下。如退之說三品等。皆是論氣質之性。說得儘好。只是不合不說破箇氣質之性。却只是做性說時。便不可。如三品之說。便分將來。何止三品。雖千百可也。若荀揚。則是論氣而不論性。故不明。既不論性。便却將此理來昏了。又曰。臯陶謨中所論寬而栗等九德。皆是論反氣質之意。只不曾說破氣質耳。伯豐曰。康衡疏中說治性之道。亦是說氣質。曾謂寬而栗等而下一字。便是工夫。先生皆然之。或問。若是氣質不善。可以變否。曰。須是變化而反之。如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性只是理。然無那天氣地質。則此理沒安頓處。但得氣之清明。則不蔽錮。此理順發出來。蔽錮少者。發出來天理勝。蔽錮多者。則私欲勝。便見得本原之

性。無有不善。孟子所謂性善。周子所謂純粹至善。程子所謂性之本。與夫反本窮源之性。是也。只被氣質有昏濁。則隔了。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學以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矣。故說性。須兼氣質說方備。

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未有此氣。已有此性。氣有不存。而性却常在。雖其方在氣中。然氣自是氣。性自是性。亦不相夾雜。至論其偏體於物。無處不在。則又不論氣之精粗。莫不有是理。

蜚卿問氣質之性。曰。天命之性。非氣質則無所寓。然人之氣稟有清濁偏正之殊。故天命之正。亦有淺深厚薄之異。要亦不可不謂之性。舊見病翁云。伊川言氣質之性。正猶佛書所謂水中鹽味。色裏膠清。又問。孟子言性。與伊川如何。曰。不同。孟子是剔出而言性之本。伊川是兼氣質而言。要之不可離也。所以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而某於太極解亦云。所謂太極者。不離乎陰陽

而爲言。亦不雜乎陰陽而爲言。

氣質之性。便只是天地之性。只是這箇天地之性。却從那裏過。好底性如水。氣質之性如殺些醬與鹽。便是一般滋味。

問天理變易無窮。由一陰一陽。生生不窮。繼之者善。全是天理。安得不善。孟子言性之本體以爲善者。是也。二氣相軋相取。相合相乖。有平易處。有傾側處。自然有善有惡。故稟氣形者有惡有善。何足怪。語其本則無不善也。曰。此却無過。丁復之曰。先生

解中庸大本云云。曰。旣謂之大本。只是理善而已。才說人欲。便是氣也。亦安得無本。但大本中元無此耳。

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來善底。有生下來便惡底。此是氣稟不同。且如天地之運。萬端而無窮。其可見者。日月清明。氣候和正之時。人生而稟此氣。則爲清明渾厚之氣。須做箇好人。若是日月昏暗。寒暑反常。皆是天地之戾氣。人若稟此氣。則爲不好底人何疑。人之爲學。却是要變化氣稟。然極難變化。如孟子道性善。不言氣稟。只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若勇猛直前。氣稟之偏自消。工夫自成。故不言氣稟。看來吾性旣善。何故不能爲聖賢。却是被這氣稟害。如氣稟偏於剛。則一向剛暴。偏於柔。則一向柔弱之類。人一向推托道氣稟不好。不向前。又不得。一向不察氣稟之害。只昏昏地去。又不得。須知氣稟之害。要力去用功克治。裁其勝而歸於中。乃可。濂溪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責沈言氣質之

用。狹道學之功大。

問。孟子言性善。伊川謂是極本窮源之性。孔子言性相近。伊川謂是氣質之性。固已曉然。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不知是極本窮源之性。是氣質之性。曰。性也只是一般。天之所命。何嘗有異。正緣氣質不同。便有不相似處。故孔子謂之相近。孟子恐人謂性元來不相似。遂於氣質內挑出天之所命者說與人道。性無有不善。卽子思所謂天命之謂性也。

亞夫問氣質之說。始於何人。曰。此起於張程。某以爲

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讀之使人深有感於張程。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此。如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說得也是。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性那裏有三品來。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下面却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早出。則這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因舉橫渠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又舉明道云。論

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且如只說箇仁義禮智是性。世間却有生出來便無狀底。是如何。只是氣稟如此。若不論那氣。這道理便不周匝。所以不備。若只論氣稟。這箇善。這箇惡。却不論那一原處只是這箇道理。又却不明。此自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理會得後。都無人說這道理。

謙之問天地之氣。當其昏明駁雜之時。則其理亦隨而昏明駁雜否。曰理却只恁地。只是氣自如此。又問若氣如此。理不如此。則是理與氣相離矣。曰。氣雖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則理管他不得。如這理寓於氣了。日用間運用都由這箇氣。只是氣強理弱。譬如大禮赦文。一時將稅都放了相似。有那村知縣硬自捉縛。須要他納。緣被他近了。更自叫上面不應。便見得那氣麤而理微。又如父子。若子不肖。父亦管他不得。聖人所以立教。正是要救這些子。

性如水。流於清渠則清。流入汙渠則濁。氣質之清者正者得之則全。人是也。氣質之濁者偏者得之則

昧。禽獸是也。氣有清濁。人則得其清者。禽獸則得其濁者。人大體本清。故異於禽獸。亦有濁者。則去禽獸不遠矣。

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但稟氣之清者。爲聖爲賢。如寶珠在清冷水中。稟氣之濁者。爲愚爲不肖。如珠在濁水中。所謂明明德者。是就濁水中揩拭此珠也。物亦有是理。又如寶珠落在至汙濁處。然其所稟。亦間有些明處。就上面便自不昧。如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雎

鳩之有別。曰仁獸曰義獸是也。

或問氣稟有清濁不同。曰氣稟之殊。其類不一。非但清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事事曉者。其氣清矣。而所爲未必皆中於理。則是其氣不醇也。有謹厚忠信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皆達於理。則是其氣不清也。推此求之可見。

人性雖同。稟氣不能無偏重。有得木氣重者。則惻隱之心常多。而羞惡辭遜是非之心。爲其所塞而不發。有得金氣重者。則羞惡之心常多。而惻隱辭遜

是非之心。爲其所塞而不發。木火亦然。唯陰陽合德。五性全備。然後中正而爲聖人也。

氣稟所拘。只通得一路。極多樣。或厚於此而薄於彼。或通於彼而塞於此。有人能盡通天下利害。而不識義理。或工於百工技藝。而不解讀書。如虎豹只知父子。蜂蟻只知君臣。惟人亦然。或知孝於親。而薄於他人。如明皇友愛諸弟。長枕大被。終身不變。然而爲君則殺其臣。爲父則殺其子。爲夫則殺其妻。便是有所通。有所蔽。是他性中只通得一路。故於他處皆礙。也是氣稟。也是利害昏了。又問以堯爲父而有丹朱。以鯀爲父而有禹。如何。曰這箇又是二氣五行交際運行之際有清濁。人適逢其會。所以如此。

亞夫曰。性如日月。氣濁者如雲霧。先生以爲然。

人性如一團火。煨在灰裏。撥開便明。

問人有常言某人性如何。某物性如何。某物性熱。某物性冷。此是兼氣質與所稟之理而言否。曰然。

退之論才之品有三。性之品有五。其說勝荀揚諸公

多矣。說性之品。便以仁義禮智言之。此尤當理。說才之品若如此推究。則有千百種之多。姑言其大槩如此。正是氣質之說。但少一箇氣字耳。伊川謂論氣不論性不明。論性不論氣不備。正謂如此。如性習遠近之類。不以氣質言之不可。正是二程先生發出此理。濂溪論太極便有此意。漢魏以來。忽生文中子。已不多得。至唐有退之。所至尤高。大抵義理之在天地間。初無泯滅。今世無人曉此道理。他時必有曉得底人。

問二之則不是。曰。不可分作兩段說性自是性。氣自是氣。如何不可分作兩段說。他所以說不備不明。須是兩邊都說。理方明備。故云二之則不是。二之者。正指上兩句也。僩錄云。論性不論氣。論氣不論性。便是二之。或問明道說生之謂性云。性卽氣。氣卽性。便是不可分兩段說。曰。那箇又是說性便在氣稟上。稟得此氣。理便搭附在上面。故云性卽氣。氣卽性。若只管說氣便是性。性便是氣。更沒分曉矣。

須是去分別得他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始得。其初那理未嘗不同。才落到氣上。便只是那粗處相同。如飢食渴飲。趨利避害。人能之。禽獸亦能之。若不識箇義理。便與他一般也。又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民之秉彝。這便是異處。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須是存得這異處。方能自別於禽獸。不可道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與自家都一般。

問生之謂性一段難看。自起頭至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成兩三截。曰。此一段極難看。但細尋語脈。却亦可曉。上云。不是兩物相對而生。蓋言性善也。曰。

既言性善。下却言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却是言氣稟之性。似與上文不相接。曰。不是言氣稟之性。蓋言性本善。而今乃惡。亦是此性爲惡所汩。正如水爲泥沙所混。不成不喚做水。曰。適所問乃南軒之論。曰。敬夫議論出得太早。多有差舛。此間有渠論孟解。士大夫多求之者。又難爲拒之。

又問人生而靜。當作斷句。曰。只是連下文而不容說作句。性自稟賦而言。人生而靜以上。未有形氣。理未有所受。安得謂之性。又問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此處先生所答。記得不切。不致錄。次夜再問。別錄在後。又問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繼之者善。如何便指作性。曰。吾友疑得極是。此却是就人身上說繼之者善。若就向上說。則天理方流出。亦不可謂之性。曰。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此言人生性與氣混合者。曰。有此氣爲人。則理具於身。方可謂之性。又問向滕德粹問生之謂性。先生曰。且從程先生之說亦好。當時再三請益。先生不答。後來子細看。此蓋告子之言。若果如程先生之說。亦無害。而渠意直是指

氣爲性。與程先生之意不同。曰。程先生之言。亦是認告子語脈不差。果如此說。則孟子何必排之。則知其發端固非矣。大抵諸儒說性。多說著氣。如佛氏亦只是認知覺作用爲性。又問孟注云。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近此。觀二家之說。似亦不執著氣。曰。其流必至此。又問胡氏說性不可以善惡名。似只要形容得性如此之大。曰。不是要形容。只是見不明。若見得明。則自不如此。敬夫向亦執此說。嘗語之云。凡物皆有對。今乃欲作尖斜物。何故。程先生

論性。只云性卽理也。豈不是見得明。是眞有功於聖門。又問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至程先生始分明。曰。以前無人如此說。若不是見得。安能及此。第二夜復問昨夜問生之謂性一段。意有未盡。不知纔說性。便不是性。此是就性未稟時說。已稟時說。曰。就已稟時說。性者。渾然天理而已。纔說性時。則已帶氣矣。所謂離了陰陽更無道。此中最宜分別。又問水流而就下以後。此是說氣稟否。若說氣稟。則生下已定。安得有遠近之別。曰。此是夾習說。

問生之謂性一章。泳竊意自生之謂性。至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是本來之性。與氣質之性兼說。劈頭只指箇生字說。是兼二者了。曰。那性字却如何。泳曰。恐只是都說做性。泳又問舊來因此以水喩性。遂謂天道純然一理。便是那水本來淸。陰陽五行。交錯雜揉。而有昏濁。便是那水被泥汚了。昏濁可以復淸者。只緣他母子淸。曰。然。那下愚不移底人。却是那臭穢底水。問也須可以澄治。曰。也減得些分數。因言舊時人嘗裝惠山泉去京師。或時臭

了。京師人會洗水。將沙石在筧中。上面傾水。從筧中下去。如此十數番。便漸如故。或問下愚亦可以澄治否。泳云。恐他自不肯去澄治了。曰。那水雖臭。想也未至汚穢在。問物如此更推不去。却似那臭泥相似。曰。是如此。又問自蓋生之謂性。至猶水流而就下也一節。是就本來之性。曰。蓋生之謂性。却是如何。泳曰。只是提起那一句說。又問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人生而靜。是說那初生時。更說向上去。便只是天命了。曰。所以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只

說是誠之源也。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方是性在。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便兼氣質了。問恐只是兼了情。曰。情便兼質了。所以孟子答告子問性。却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說仁義禮智。却說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去。蓋性無形影。情却有實事。只得從情上說入去。問因情以知性。恰似因流以知源。舊聞蔡季通問康叔臨云。凡物有兩端。惻隱爲仁之端。是頭端。是尾端。叔臨以爲尾端。近聞周莊仲說先生云。不須如此分。曰。公如何說。曰。惻

隱是性之動處。因其動處。以知其本體。是因流以知其源。恐只是尾端。曰。是如此。又問皆水也。至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一節。曰。這水只是說氣質。泳曰。竊謂因物慾之淺深。可以見氣質之昏明。猶因惻隱羞惡。可以見仁義之端。曰。也是如此。或問氣清底人自無物慾。曰。也如此說不得。口之欲味。耳之欲聲。人人皆然。雖是稟得氣清。纔不檢束。便流於慾去。又問如此則人不可不加澄治之功。至置在一隅也一節。是說人求以變化氣質。然變了

氣質。復還本然之性。亦不是在外面添得。曰。是如此。又問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至於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一節。是言學者去求道。不是外面添。聖人之教人。亦不是强人分外做。曰。此理天命也一句。亦可見。

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疑與孟子牴牾。曰。這般所在難說。卒乍理會未得。某舊時所看。亦自疑。但看來看去。自是分明。今定是不錯。不相誤。只著工夫子細看。莫據已見便說前輩說得不是。

又問草木與人物之性一乎。曰。須知其異。而不害其爲同。知其同。而不害其爲異。方得。

問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一段。曰。人生而靜以上。卽是人物未生時。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未得。此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者。言纔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故曰便已不是性也。此所謂在人曰性也。大抵人有此形氣。則是此理始具於形氣之中。而謂之性。纔是說性。便已涉乎有生

而兼乎氣質。不得爲性之本體也。然性之本體亦未嘗雜。要人就此上面見得其本體元未嘗離。亦未嘗雜耳。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者。言性不可形容。而善言性者。不過卽其發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理固可默識矣。如孟子言性善與四端。是也。

問人生而靜以上一段。曰。程先生說性。有本然之性。有氣質之性。人具此形體。便是氣質之性。才說性。此性字是雜氣質與本來性說。便已不是性。這性

字。却是本然性。才說氣質底。便不是本然底也。人生而靜以下方有形體可說。以上是未有形體。如何說。

才說性。便已不是性也。蓋才說性時。便是兼氣質而言矣。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人生而靜以上。只說得箇人生而靜。上面不通說。蓋性須是箇氣質。方說得箇性字。若人生而靜以上。只說箇天道。下性字不得。所以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便是如此。所謂天命之謂性者。是就人身

中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稟者而言爾。若才說性時。則便是夾氣稟而言。所以說時便已不是性也。濂溪說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濂溪說性。只是此五者。他又自有說仁義禮智底性時。若論氣稟之性。則不出此五者。然氣稟底性。便是那四端底性。非別有一種性也。然所謂剛柔善惡中者。天下之性固不出此五者。然細推之。極多般樣。千般百種。不可窮究。但不離此五者爾。以上語類二十六條

問人常有清明昏濁之殊。此固是氣稟。然心不能不

隨氣稟而少異。夫口耳目心皆官也。不知天賦之氣質。不昏明清濁其口耳目。而獨昏明清濁其心。何也。若曰。心理本不異。惟爲氣質所拘而不能自明。然夷惠伊尹非拘於氣質者。處物之義。乃不若夫子之時。孟子論三子。蓋謂其智不若夫子。夫是非之心。智也。豈三子能充其惻隱羞惡辭讓之心。而獨於其是非之心不能充之乎。曰。口耳目等亦有昏明清濁之異。如易牙師曠離婁之徒。是其最清者也。心亦猶是而已。夷惠之徒。便是未免於氣

質之拘者。所以孟子以為不同道。而不願學也。答朱飛卿

問性命。若生而知之者。渾然盡善。則氣自氣。理自理。兩不相關。不必說氣質。自生知而下。雖是天理無虧。然卻繫於氣。氣清而理明。氣濁則理晦。二者常合。故指為氣質之性。言此理視氣以為進退。非以氣質亦為性命也。曰。生而知者。氣極清而理無蔽也。學知以下。則氣之清濁有多寡。而理之全缺繫焉耳。答鄭子上

問橫渠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橫渠所謂性者。恐兼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而言否。所謂心者。併人心道心言否。曰。非氣無形。無形則性善無所賦。故凡言性者。皆因氣質而言。但其中自有所賦之理爾。人心道心。亦非有兩物也。答林德久

問或問曰。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聖之於愚。人之與物。相與懸絕而不能同耳。僩竊詳此段所說氣質物欲。分聖愚人物處。似覺可疑。若以清濁分聖愚。偏正分人物。則物欲厚薄淺深一句。復將何指。若謂指聖愚。則聖人無物欲之私。若謂說人物。則物又不可以淺深厚薄論。未曉。曰。清濁偏正等說。乃本正蒙中語。而呂博士中庸詳說又推明之。然亦是將人物賢智愚不肖相對而分言之。即須如此。若大槩而論。則人清而物濁。人正而物偏。又細別之。則智乃清之清。賢乃正之正。愚乃清之濁。不肖乃正之偏。而橫渠所謂物有近人之性者。又濁之清。偏之正也。物欲淺深厚薄。乃通為衆人而言。若作有無。則此一等人甚少。難入羣隊。故只得且如此下語。若以為疑。則不若改聖字作賢字。亦皆得分解。而聖人自不妨超然出於其外也。答李晦叔

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朝廷所命之職。無非使之行法治民。豈有不善。天之生此人。無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亦何嘗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然後此物有以聚而成質。而氣之為物。有清濁昏明之不同。稟

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慾之累則為聖稟其清明而未純全則未免微有物慾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則為賢稟其昏濁之氣又為物慾之所蔽而不能去則為愚為不肖是皆氣稟物慾之所為而性之善未嘗不同也堯舜之生所受之性亦如是耳但以其氣稟清明自無物慾之蔽故為堯舜初非有所增益於性分之外也故學者知性善則知堯舜之聖非是强為識得堯舜做處則便識得性善底規模樣子而凡吾日用之間所以去人慾復天理者皆吾分內當然之事其勢至順而無難（玉山講義）

孝述謂美惡恐即通書所謂剛柔善惡竊疑清濁以氣言剛柔美惡以氣之為質言清濁恐屬天剛柔美惡恐屬地清濁屬知美惡屬才清濁分智愚美惡分賢不肖上智則清之純而無不美大賢則美之全而無不清上智恐以清言大賢恐以美言其實未嘗有偏若中庸稱舜知回賢是也下此則所謂智者是得清之多而或不足於美所謂賢者是得剛柔一偏之善而或不足於清於是始有賢智

之偏故其智不得為上智其賢不得為大賢雖愚不肖恐亦自有等差蓋清濁美惡似為氣質中陰陽之分（陽清陰濁陽善陰惡）故其氣錯揉萬變而大要不過此四者但分數參互不齊遂有萬殊不知是否曰陳了翁云天氣而地質前輩已有此說矣（答李孝述）

人生而靜靜者固是性然只有生字便帶却氣質了但生字已上又不容說蓋此道理未有形見處故今纔說性便須帶著氣質無能懸空說得性者繼之者善本是說造化發育之功明道此處却是就人性發用處說如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之類是也伊川所言極本窮源之性乃是對氣質之性而言言其氣質雖善惡不同然極本窮源而論之則性未嘗不善也（答王子合）

友恭竊謂性命主理而言德氣主身而言性命之理得之於身者德也而其梏亡陷溺之者氣也蓋德無不善而氣則有偏善所以成性立命而氣偏則隔之耳兩端之在身相為消長隨其多寡迭為勝負德不勝氣是無以勝其偏偏日以勝而善日以

微。則是性命之理。反亂於氣矣。故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是有以勝其偏。善日以充。而偏日以化。則是性命之理。不外於德矣。故曰德勝其氣。性命於德。未知是否。曰氣亦有純有駁。不得專以梏亡陷溺爲言。但德不勝氣。則其善者。亦出於血氣之稟耳。答潘恭叔

孔孟言性之異。未易以片言質。然略而論之。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爲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耳。以理而言。則上帝降衷。人心之秉彝。初豈有二理哉。但此理在人。有難以指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明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則亦觀諸流之未遠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答宋深之

問明道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曰人生而靜。是未發時。以上。卽是人物未生之時。不可謂性。才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墮在氣質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然其本體。又未嘗外此。要人卽此而見

得其不雜於此者耳。易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雜也。答嚴時亨

問程子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近觀先生答嚴時亨所問。云易大傳言繼之者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與程子說。似若有異。曰明道先生之言高遠宏濶。不拘本文正意。如此處多若執其方而論則所不可通者。不但此句而已。須知性之原本善。而其發亦無不善。則大傳孟子之意。初無不同矣。答歐陽希遜

問人物未生時。乃是一陰一陽之謂道。而天命之流行。所謂繼之者善。便是以上事。何故言以上不容說。方其人物未生。固不可謂性。及人物既生。須著謂之性。雖則人生已後。此理墮在形氣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然氣稟不能無善惡者。性之流也。義理之有善無惡者。性之本體也。然皆不可不謂之性。要在學者隨所讀書。自去體認取。今謂才說性時。

便巳不是性深恐啟人致思於杳冥不可致詰之境而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則命之道也未可謂之性孟子言性是指巳生之後乃易大傳所謂成之者性而非所謂繼之者善也明道却云凡人說性只是說得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此尤不可曉曰此一段巳詳於希遜卷中矣明道先生如此處多若以本文論之則皆不可曉矣要當忘言會意別作一格看可也答嚴時亨

纔說性字便是以人所受而言此理便與氣合了但直指其性則於氣中又須見得別是一物始得不可混并說也江椋所言物性本惡安有是理來諭巳得之矣更切涵養爲佳耳答李晦叔

程子曰生之謂性止 生之謂也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命物之稟受於天者謂之性然天命流行必二氣五行交感凝聚然後能生物也性命形而上者也氣則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一理渾然無有不善形而下者則紛紜雜揉善惡有所分矣故人物既生則卽此所稟以生之氣而天命之性存焉此程子所以發明告子生之謂性之說而以性卽氣氣卽性者言之也○人生氣稟止 不可不謂之性也所稟之氣所以必有善惡之殊者亦性之理也蓋氣之流行性爲之主以其氣之或純或駁而善惡分焉故非性中本有二物相對也然氣之惡者其性亦無不善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先生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蓋生之謂性止 水流而就下也性則性而巳矣

何言語之可形容哉故善言性者不過卽其發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蘊因可默識矣如孟子之論四端是也觀水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下可知觀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蘊善亦可知也○皆水也止 各自出來此又以水之清濁譬之水之清者性之善也流至海而不污者氣稟清明自幼而善聖人性之而全其天者也流未遠而巳濁者氣稟偏駁之甚自幼而惡者也流既遠而方濁者長而見異物而遷焉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

昏明純駁有淺深也。不可以濁者不爲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則人雖爲氣所昏，流於不善，而性未嘗不在其中。特謂之性，則非其本然。謂之非性，則初不離是。以其如此，故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惟能學以勝氣，則知此性渾然，初未嘗壞，所謂元初水也。雖濁而清者存，故非將清來換濁。既清則本無濁，故非取濁置一隅也。如此，則其本善而已矣。性中豈有兩物對立而並行也哉。○此理天命也。止此舜有天下而不與者也。此理天命也。

該始終本末而言也。脩道雖以人事而言，然其所以脩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私智所能爲也。然非聖人有不能盡，故以舜明之。（明道論性說○以上文集十四條）

性者萬物之原，而氣稟則有清濁，是以有聖愚之異。命者萬物之所同受，而陰陽交運，參差不齊，是以五福六極值遇不一。（以下論命）

安卿問命字有專以理言者，有專以氣言者。曰也都相離不得。蓋天非氣無以命於人，人非氣無以受天所命。

問先生說命有兩種，一種是貧富貴賤死生壽夭，一種是清濁偏正智愚賢不肖，一種屬氣，一種屬理。以僩觀之，兩種皆似屬氣。蓋智愚賢不肖清濁偏正亦氣之所爲也。曰固然。性則命之理而已。命之一字，如天命謂性之命，是言所稟之理也。性也有命焉之命，是言所以稟之分有多寡厚薄之不同也。

問天命謂性之命與死生有命之命不同，何也。曰死生有命之命是帶氣言之，氣便有稟得多少厚薄

之不同。天命謂性之命，是純乎理言之。然天之所命，畢竟皆不離乎氣。但中庸此句乃是以理言之。孟子謂性也有命焉，此性是兼氣稟食色言之；命也有性焉，此命是帶氣言之。性善又是超出氣說。

問子罕言命，若仁義禮智五常皆是天所命，如貴賤死生壽夭之命有不同，如何。曰都是天所命。稟得精英之氣，便爲聖爲賢，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稟得清明者便英爽，稟得敦厚者便溫和，稟得清高者便貴，稟得豐厚者便富，稟得久長者便壽，稟

得衰頹薄濁者。一本作衰落孤單者。便為愚不肖。為貧為賤為夭。一本作便為貧為賤為夭。天有那氣生一箇人出來。便有許多物隨他來。又曰。天之所命。固是均一。到氣稟處。便有不齊。看其稟得來如何。稟得厚。道理也備。嘗謂命譬如朝廷誥敕。心譬如官人一般。差去做官。性譬如職事一般。郡守便有郡守職事。縣令便有縣令職事。職事只一般。天生人教人許多道理。便是付人許多職事。別本云。道理只一般。氣稟譬如俸給。貴如官高者。賤如官卑者。富如俸厚者。貧如俸薄者。壽如三兩年一任。又再任者。夭者如不得終任者。朝廷差人做官。便有許多物一齊趁後來。

問顏淵不幸短命。伯牛死曰命矣夫。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如此之命。與天命謂性之命。無分別否。曰。命之正者。出於理。命之變者。出於氣質。要之皆天所付予。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但當自盡其道。則所值之命。皆正命也。因問如今數家之學。如康節之說。謂皆一定而不可易。如何。曰。也只是陰陽盛衰消長之理。大數可見。然聖賢不曾主此說。如今人說康節之數。謂他說一事一物。皆有成敗之時。都說得膚淺了。

問亡之命矣夫。此命字是就氣稟上說。曰。死生壽夭。固是氣之所稟。只看孟子說性也有命焉處。便分曉。擇之問不知命。與知天命之命如何。曰。不同。知天命。謂知其理之所自來。譬之於水。人皆知其為水。聖人則知其發源處。如不知命處。却是說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也。然孟子又說當順受其正。若一切任其自然。而立乎巖牆之下。則又非其正也。

殿之說。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因問得清明之氣為聖賢。昏濁之氣為愚不肖。氣之厚者為富貴。薄者為貧賤。此固然也。然聖人得天地清明中和之氣。宜無所虧欠。而夫子反貧賤。何也。豈時運使然耶。抑其所稟亦有不足耶。曰。便是稟得來有不足。他那清明也只管得做聖賢。却管不得那富貴。稟得那高底則貴。稟得厚底則富。稟得長底則壽。貧賤夭者反是。夫子雖得清明者以為聖人。然稟

得那低底薄底。所以貧賤。顏子又不如孔子。又稟得那短底。所以又夭。又問一陰一陽。宜若停勻。則賢不肖宜均。何故君子常少。而小人常多。曰。自是他那物事駁雜。如何得齊。且以撲錢譬之。純者常少。不純者常多。自是他那氣駁雜。或前或後。所以不能得他恰好。如何得均平。且以一日言之。或陰或晴。或風或雨。或寒或熱。或清爽。或鶻突。一日之間。自有許多變。便可見矣。又問雖是駁雜。然畢竟不過只是一陰一陽二氣而已。如何會恁地不齊。

曰。便是不如此。若只是兩箇單底陰陽。則無不齊。緣是他那物事錯揉萬變。所以不能得他恰好。又問如此。則天地生聖賢。又只是偶然。不是有意矣。曰。天地那裏說我特地要生箇聖賢出來。也只是氣數到那裏。恰相湊著。所以生出聖賢。及至生出。則若天之有意焉耳。

敬子問自然之數。曰。有人稟得氣厚者。則福厚。氣薄者則福薄。稟得氣之英華者則富盛。衰颯者則卑賤。氣長者則壽。氣短者則夭折。此必然之理。問神仙之說有之乎。曰。誰人說無。誠有此理。只是他那工夫。大段難做。除非百事棄下。辦得那般工夫。方做得。又曰。某見名寺中所畫諸祖師。人物皆魁偉雄傑。宜其傑然有立如此。所以妙喜贊某禪師有曰。當初若非這箇定是做箇渠魁。觀之信然。其氣貌如此。則世之所謂富貴利達。聲色貨利。如何籠絡得他住。他視之亦無足以動其心者。或問若非佛氏收拾去。能從吾儒之教。不知如何。曰。他又也未是那無文王猶興底。只是也須做箇特立獨行

底人。所為必可觀。若使有聖人收拾去。可知大段好。只是當時吾道黑淬淬地。只有些章句詞章之學。他如龍如虎。這些藝解都束縛他不住。必決去無疑。也煞被他引去了好人。可畏可畏。

問富貴有命。如後世鄙夫小人。當堯舜三代之世。如何得富貴。曰。當堯舜三代之世。不得富貴。在後世。則得富貴。便是命。曰。如此則氣稟不一定。曰。以此氣遇此時。是他命好。不遇此時。便是有所謂資適逢世。是也。如長平死者四十萬。但遇白起。便如此。

只他相撞著便是命。

聖賢在上則其氣中和。不然則其氣偏行。故有得其氣清聰明而無福祿者。亦有得其氣濁有福祿而無知者。皆其氣數使然。堯舜禹皐文武周召得其正。孔孟夷齊得其偏者也。至如極亂之後。五代之時。又却生許多聖賢。如祖宗諸臣者。是極而復者也。揚錄云頃果不食之理。如大睡一覺。及醒時却有精神。揚錄此下云今却詭詐玩弄未有醒時非積亂之甚五六十年卽定氣息未蘇了是大可憂也。

問伊川橫渠命遇之說。曰所謂命者。如天子命我作甚官。其官之閑易繁難。甚處做得。甚處做不得。便都是一時命了。自家只得去做。故孟子只說莫非命也。却有箇正與不正。所謂正命者。蓋天之始初命我。如事君忠。事父孝。便有許多條貫在裏。至於有厚薄淺深。這却是氣稟了。然不謂之命不得。只不是正命。如桎梏而死。喚做非命不得。蓋緣他當時稟得箇乖戾之氣。便有此。然謂之正命不得。故君子戰兢。如臨深履薄。蓋欲順受其正者。而不受其不正者。且如說當死於水火。不成便自赴水火

而死。而今只恁地看。不必去生枝節。說命說遇。說同說異也。

問命矣夫。這只是說他一身氣數止於此否。曰是他稟受得來只恁地。這命便似向來說人心相似。是有兩般命。却不是有兩箇命。有兼血氣說底。有全說理底。

遺書論命處。注云。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如何。曰人固有命。只是不可不順受其正。如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是若謂其有命。却去巖牆之下立。萬一倒覆壓處。却是專言命不得。人事盡處便是命。

橫渠云。所不可變者。惟壽夭耳。要之此亦可變。但大槩如此。

問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如比干之死。以理論之。亦可謂之正命。若以氣論之。恐非正命。曰如何恁地說得。盡其道而死者。皆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却是失其正命。此等處當活看。如孟子說桎梏而死者非正命。須是看得孟子之意如何。且如公冶長雖在

縲絏。非其罪也。若當時公冶長死於縲絏。不成說他不是正命。有罪無罪。在我而已。古人所以殺身以成仁。且身已死矣。又成箇甚底。直是要看此處。孟子謂舍生取義。又云。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學者須是於此處見得定。臨利害時。便將自家斬剉了。也須壁立萬仞。始得。而今人有小利害。便生計較。說道恁地死非正命。如何得。

天地自有箇無心之心。復卦一陽生於下。這便是生物之心。又如所謂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道福

善禍淫。這便自分明有箇人在裏主宰相似。心是他本領。情是他箇意思。又問如何見天地之情。曰。人正大便也見得天地之情正大。天地只是正大。未嘗有些子邪處。未嘗有些子小處。

問命之不齊。恐不是真有爲之賦予如此。只是二氣錯綜參差。隨其所值。因各不齊。皆非人力所與。故謂之天所命否。曰。只是從大原中流出來。模樣似恁地。不是真有爲之賦予者。那得箇人在上面。分付這箇。詩書所說。便似有箇人在上恁地。如帝乃震怒之類。然這箇亦只是理如此。天下莫尊於理。故以帝名之。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降便有主宰意。

問。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萬物盈乎兩間。生生不窮。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風雷之所以鼓動。山川之所以流峙。皆蒼蒼者實有以主其造化之權耶。抑只是太極爲萬化樞紐。故萬物自然如此。曰。此與前只一意。以上語類十九條

世以人生年月日時。所值支幹納音。推知其人吉凶壽夭窮達者。其術雖若淺近。然學之者亦往往不

能造其精微。蓋天地所以生物之機。不越乎陰陽五行而已。其屈伸消息。錯綜變化。固已不可勝窮。而物之所賦。賢愚貴賤之不同。特昏明厚薄豪釐之差耳。而可易知其說哉。徐君嘗爲儒。則嘗知是說矣。其用志之密微。而言之多中也固宜。世之君子。倘一過而問焉。豈惟足以信徐君之術而振業之。亦足以知夫得於有生之初者。其賦與分量。固已如是。富貴榮顯。固非貪慕所得致。而貧賤禍患。固非巧力所可辭也。直道而行。致命遂志。一變末

俗。以復古人忠厚廉恥之餘風。則或徐君之助也。雖然。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天壽固不貳矣。必脩身以俟之。乃可以立命。徐君其亦謹其所以言者哉。贈徐端叔命序

問某比欲窮理。而事物紛紜。未能有灑落處。近惟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耳。曰此是就命上理會。須更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更看自家分上所以求之避之之心。是欲如何。且其得喪榮辱。與自家義理之得失利害。孰爲重輕。則當有以處此矣。答朱飛卿

問人生有壽夭。氣也。賢愚亦氣也。壽夭出於氣。故均受生。而有顏子盜跖之不同。賢愚出於氣。故均性善。而有堯桀之或異。然竊疑天地間只是一氣。所以爲壽夭者此氣也。所以爲賢愚者。亦此氣也。今觀盜跖極愚而壽。顏子極賢而夭。如是則壽夭之氣。與賢愚之氣。容或有異矣。明道誌程邵公墓云。以其間遇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吾兒其得氣之精一而數之局者與。詳味此說。氣有清濁。有短長。其清者固所以爲賢。然雖清而短。故於數亦短。其濁者固所以爲愚。然雖濁而長。故其數亦長。不知果然否。曰此說得之。貴賤貧富亦是如此。但三代以上。氣數醇濃。故氣之清者。必厚必長。而聖賢皆貴且壽且富。以下反是。答鄭子上。○以上文集三條

問情與才何別。曰情只是所發之路陌。才是會恁地去做底。且如惻隱。有懇切者。有不懇切者。是則才之有不同。又問如此則才與心之用相類。曰才是心之力。是有氣力去做底。心是管攝主宰者。此心

之所以爲大也。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靜。情所以行乎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於濫也。才者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伊川謂性稟於天。才稟於氣。是也。以下論才

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恁地者。情與才絕相近。但情是遇物而發。路陌曲折恁地去底。才是那會如此底。要之千頭萬緒。皆是從心上來。

或問集注言才猶材質才與材字之別如何曰才字是就理義上說材字是就用上說孟子上說人見其濯濯也則以爲未嘗有材是用木旁材字便是指適用底說非天之降才爾殊便是就理義上說又問才字是以其能解作用底說材質是合形體說否曰是兼形體說便是說那好底材又問如說材料相似否曰是以上語類三條

孟子程子所說才字之意不同既是聖賢之言後學如何便敢判斷但此事道理只就自已身上體認便自見得而其所以爲是非得失者亦不容無分別也如集註中以程子爲密即是見得孟子所說未免少有疎處今但以程子爲主而推其說以陰補孟子之不足則於理無遺而兩書之說亦不至甚相妨矣答林叔和文集

淵鑒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四

性理三

心

致道謂心爲太極林正卿謂心具太極致道舉以爲問先生曰這般處極細難說看來心有動靜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直卿退而發明曰先生道理精熟容易說出來須至極賀孫問其體則謂之易體是如何曰體不是體用之體恰似說體質之體猶云其質則謂之易理即是性這般所在當活看如心字各有地頭說如孟子云仁人心也仁便是人心這說心是合理說如說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是心爲主而不違乎理就地頭看始得

心之理是太極心之動靜是陰陽

惟心無對

問靈處是心抑是性曰靈處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

問知覺是心之靈固如此。抑氣之爲耶。曰。不專是氣。是先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理與氣合。便能知覺。譬如這燭火。是因得這脂膏。便有許多光燄。問心之發處是氣否。曰。也只是知覺。

問心是知覺。性是理。心與理。如何得貫通爲一。曰。不須去著貫通。本來貫通。如何本來貫通。曰。理無心則無著處。

心者。氣之精爽。

發明心字。曰。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天地之大德曰

生。人受天地之氣而生。故此心必仁。仁則生矣。

心須兼廣大流行底意看。又須兼生意看。且如程先生言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只天地便廣大。生物便流行。生生不窮。

心與理一。不是理在前面爲一物。理便在心之中。心包蓄不住。隨事而發。因笑云。說到此自好笑。恰似那藏相似。除了經函。裏面點燈。四方八面皆如此光明粲爛。但今人亦少能看得如此。

問心之爲物。衆理具足。所發之善。固出於心。至所發

不善。皆氣稟物欲之私。亦出於心否。曰。固非心之本體。然亦是出於心也。又問此所謂人心否。曰。是。子升因問人心亦兼善惡否。曰。亦兼說。

問形體之動。與心相關否。曰。豈不相關。自是心使他動。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形體亦有運動。耳目亦有視聽。此是心已發。抑未發。曰。喜怒哀樂未發。又是一般。然視聽行動。亦是心向那裏。若形體之行動。心都不知。便是心不在。行動都沒理會了。說甚未發。未發不是漠然全不省。亦常醒在這裏。不恁

地困。

問惻隱羞惡喜怒哀樂。固是心之發。曉然易見處。如未惻隱羞惡喜怒哀樂之前。便是寂然而靜時。然豈得塊然槁木。其耳目亦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不審此時喚作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這心未發耳。其手足運動。自是形體如此。

問五行在人爲五臟。然心卻具得五行之理。以心虛靈之故否。曰。心屬火。緣是箇光明發動底物。所以

具得許多道理。

問人心形而上下。如何。曰。如肺肝五臟之心。却是實有一物。若今學者所論操舍存亡之心。則自是神明不測。故五臟之心受病。則可用藥補之。這箇心。則非菖蒲茯苓所可補也。問如此。則心之理。乃是形而上否。曰。心比性則微有迹。比氣則自然又靈。

問先生嘗言心不是這一塊。義剛竊謂滿體皆心也。此特其樞紐耳。曰。不然。此非心也。乃心之神明升降之舍。人有病心者。乃其舍不寧也。凡五臟皆然。

心豈無運用。須常在軀殼之內。譬如此建陽知縣。須常在衙裏。始管得這一縣也。義剛曰。然則程子言心要在腔子裏。謂當在舍之內。而不當在舍之外耶。曰。不必如此。若言心不可在脚上。又不可在手上。只得在這些子上也。

漢卿問心如箇藏。四方八面都恁地光明皎潔。如佛家所謂六牕中有一猴。這邊叫也應。那邊叫也應。曰。佛家說心處。儘有好處。前輩云。勝於楊墨。

心字只一箇字母。故性情字皆從心。

張子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則恐不能無病。便似性外別有一箇知覺了。

范淳夫之女謂心豈有出入。伊川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能識心。此一段說話。正要人看。孟子舉孔子之言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別有說。伊川言淳夫女却能識心。心却易識。只是不識孟子之意。

盡心如明鏡。無些子蔽翳。只看鏡子若有些少照不見處。便是本身有些塵汚。如今人做事有些子鶻突窒礙。便只是自家見不盡。此心本來虛靈。萬理

具備。事事物物皆所當知。今人多是氣質偏了。又爲物欲所蔽。故昏而不能盡知。聖賢所以貴於窮理。

且如秀才要讀書。要讀這一件。又要讀那一件。又要學寫字。又要學作詩。這心一齊都出外去。所以伊川教人直是都不去他處用其心。也不要人學寫字。也不要人學作文章。這不是僻道理是合如此。人只有一箇心。如何分做許多去。若只管去閒處用了心。到得合用處。於這本來底都不得力。且看

從古作爲文章之士。可以傳之不朽者。今看來那箇喚做知道也是當初心下只趨向那邊。都是做外去了。只是要得寡欲存這心最是難。以湯武聖人孟子猶說湯武反之也反復也反復得這本心如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只爲要存此心。觀旅獒之書一箇獒受了有甚大事而反復切諫以此見欲之可畏無小大皆不可忽。

問呂與叔云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南軒辨昭昭爲已發。恐太過否。曰這辨得亦沒

意思。敬夫太聰明。看道理不子細。伊川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呂氏只是辨此一句。伊川後來又救前說曰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語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此語甚圓無病。大抵聖賢之言多是略發箇萌芽更在後人推究演而伸觸而長。然亦須得聖賢本意。不得其意。則從那處推得出來。

問心本是箇動物。不審未發之前。全是寂然而靜。還是靜中有動意。曰不是靜中有動意。周子謂靜無而動有。靜不是無。以其未形而謂之無。非因動而後有。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橫渠心統性情之說甚善。性是靜。情是動。心則兼動靜而言。或指體。或指用。隨人所看。方其靜時。動之理只在。伊川謂當中時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及動時又只是這靜底淳舉伊川以動之端爲天地之心曰動亦不是天地之心。只是見天地之心。如十月豈得無天地之心。天地之心流行只自若。元亨利

貞元是萌芽初出時。亨是長枝葉時。利是成遂時。貞是結實歸宿處。下梢若無這歸宿處便也無這元了。惟有這歸宿處。元又從此起。元了又貞。貞了又元。萬古只如此循環無窮。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說已盡了。十月萬物收斂寂無蹤跡。到一陽動處生物之心始可見。曰一陽之復在人言之只是善端萌處否。曰以善言之是善端方萌處。以德言之。昏迷中有悔悟向善意便是復。如睡到忽然醒覺處。亦是復底氣象。又如人之沈滯。道不得行。

到極處。忽少孚遠。雖未大行。已有可行之兆。亦是復。這道理千變萬化。隨所在無不渾淪。

此心至靈。細入豪芒纖芥之間。便知便覺。六合之大莫不在此。又如古初去今。是幾千萬年。若此念纔發。便到那裏。下面方來。又不知是幾千萬年。若此念才發。便也到那裏。這箇神明不測。至虛至靈。是甚次第。然人莫不有此心。多是但知有利欲。被利欲將這箇心包了。起居動作。只是有甚可喜物事。有甚可好物事。一念才動。便是這箇物事。

問論語一書。未嘗說一心字。至孟子只管拈人心字。說來說去。曰推是心。曰求放心。曰盡心。曰赤子之心。曰存心。莫是孔門學者自知理會箇心。故不待聖人苦口。到孟子時。世變既遠。人才漸漸不如古。故孟子極力與言。要他從箇本原處理會否。曰孔門雖不曾說心。然答弟子問仁處。非理會心而何。仁即心也。但當時不說箇心字耳。此處當自思之。亦未是大疑處。

李德之問明道因脩橋。尋長梁。後每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學者。心不可有一事。某切謂凡事須思而後通。安可謂心不可有一事。曰。事如何不思。但事過則不留於心可也。明道肚裏有一條梁。不如今人有幾條梁柱在肚裏。佛家有流注想。水本流將去。有些滲漏處。便留滯。

問心要在腔子裏。若應事應物時。心當如何。曰。思慮應接。亦不可廢。但身在此。則心合在此。曰。然則方其應接時。則心在事上。事去。則此心亦不管著。曰。固是要如此。

問人心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如何是活。曰。心無私。便可推行。活者不死之謂。

外患不能入。是有主則實也。外邪不能入。是有主則虛也。自家心裏。只有這箇為主。別無物事。外邪從何處入。豈不謂之虛乎。然他說有主則虛者。實字便已在有主上了。又曰。有主則實者。自家心裏有主。外患所不能入。此非實而何。無主則實者。自家心裏既無以為之主。則外邪却入來實其中。此又安得不謂之實乎。

問何謂主一曰無適之謂一一只是不走作又問思其所當思如何曰却不妨但不可胡思且只得思一件事如思此一事又別思一件事便不可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兩句言發於心心定則言必審故的確而舒遲不定則內必紛擾有不待思而發故淺易而急迫此亦志動氣之驗也

問心是郛郭便包了性否先生首肯曰是也如橫渠心統性情一句乃不易之論孟子說心許多皆未有似此語端的子細看便見其他諸子等書皆無依稀似此

方賓王以書問云心者性之郛郭當是言存主統攝處可學謂郛郭是包括心具此理如郛郭中之有人曰方說句慢問以窮理爲用心於外是誰說曰是江西說又問發見說話未是如此則全賴此些時節如何倚靠曰湖南皆如此說曰孟子告齊王乃是欲因而成就之若只執此便不是曰然又問穀種之必生如人之必仁如此却是以生譬仁穀種之生乃生之理乃得此生理以爲仁曰必當爲有又解南軒發是心體無時而不發云及其旣發則當事而存而爲之宰者也可學謂心豈待發而爲之宰曰此一段强解南軒說多差

心妙性情之德妙是主宰運用之意

伊川初嘗曰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後復曰此說未當五峰却守其前說以心爲已發性爲未發將心性二字對說知言中如此處甚多

人心但以形氣所感者而言爾具形氣謂之人合義理謂之道有知覺謂之心

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只將自家意思體驗便見得人心虛靜自然淸明才爲物欲所蔽便陰陰地黑暗了此陰濁所以勝也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世人之心止於見聞之狹故不能體天下之物惟聖人盡性故不以所見所聞梏其心故大而無外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他只是說一箇大與小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蓋盡心則只是極其大心極其大則知性知天而無有外之心矣道夫問今未到聖人盡心處則

亦莫當推去否。曰。未到那裏也。須知說聞見之外。猶有我不聞不見底道理在。若未知聞見之外。猶有道理。則亦如何推得。要之此亦是橫渠之意。然孟子之意。則未必然。道夫曰。孟子本意。當以大學或問所引為正。曰。然。孟子之意。只是說窮理之至。則心自然極其全體而無餘。非是要大其心而後知性知天也。道夫曰。只如橫渠所說。亦自難下手。曰。便是橫渠有時自要恁地說。似乎只是懸空想像。而心自然大。這般處。元只是格物多後。自然豁

然有箇貫通處。這便是下學而上達也。孟子之意只是如此。

大其心。則能遍體天下之物。體。猶仁體事而無不在。言心理流行。脈絡貫通。無有不到。苟一物有未體。則便有不到處。包括不盡。是心為有外。蓋私意間隔。而物我對立。則雖至親。且未必能無外矣。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問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體之義。如何。曰。此是置心在物中。究見其理。如格物致知之義。與體用之體不同。

橫渠云。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又曰。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蓋天大無外。物無不包。物理所在。一有所遺。則吾心為有外。便與天心不相似。

或問如何是有外之心。曰。只是有私意。便內外扞格。只見得自家身己。凡物皆不與己相關。便是有外之心。

問心如何能通以道。使無限量。曰。心不是橫門硬迸教大。須是去物欲之蔽。則清明而無不知。窮事

物之理。則脫然有貫通處。橫渠曰。不以聞見梏其心。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所謂通之以道。便是脫然有貫通處。若只守聞見。便自然狹窄了。

心生道也。此何是張思叔所記。疑有欠闕處。必是當時改作行文。所以失其文意。伯豐云。何故入在近思錄中。曰。如何敢不載。但恐有闕文。此四字說不盡。

心生道也。人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生道也。如何。曰。天地生物之心是仁。人之稟賦。接得此

天地之心。方能有生。故惻隱之心。在人亦爲生道也。

心生道也。心乃生之道。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乃是得天之心以生。生物便是天之心。

問心生道也一段。上面心生道。莫是指天地生物之心。下面惻隱之心。人之生道。莫是指人所得天地之心以爲心。蓋在天只有此理。若無那形質。則此理無安頓處。故曰。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上面猶言繼善。下面猶言成性。曰。上面心生道也。全然做

天底也不得蓋理只是一箇渾然底。人與天地混合無閒。

心只是放寬平。便大。不要先有一私意隔礙。便大。心大則自然不急迫。如有禍患之來。亦未須驚恐。或有所獲。亦未須便歡喜在。少閒亦未必不禍更轉爲福。福更轉爲禍。荀子言。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蓋君子心大則是天心。心小則文王之翼翼。皆爲好也。小人心大則放肆。心小則是褊隘私吝。皆不好也。以上語類四十九條

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然卽其已合而析言之。則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以其主理而無形。故公而無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質。故私而或不善。以其公而善也。故其發皆天理之所行。以其私而或不善也。故其發皆人欲之所作。此舜之戒禹。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別。蓋自其根本而已然。非謂氣之所爲有過不及。而後流於人欲也。然但謂之人心。則固未以爲悉皆邪惡。但謂之危。則固未以爲便致凶咎。但旣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

爲邪惡以致凶咎。亦不難矣。此其所以爲危。非若道心之必善而無惡。有安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憑據也。故必其致精一於此兩者之閒。使公而無不善者。常爲一身萬事之主。而私而或不善者。不得與焉。則凡所云爲。不待擇於過與不及之閒。而自然無不中矣。凡物剖判之初。且當論其善不善。二者旣分之後。方可論其中不中。惟精惟一。所以審其善不善也。允執厥中。則無過不及而自得中矣。非精一以求中也。此舜戒禹之本意。而序文述之。固未嘗直以形氣之發。盡爲不善。而不容其有淸明純粹之時。如來諭之所

疑也。但此所謂淸明純粹者。旣屬乎形氣之偶然。則亦但能不隔乎理。而助其發揮耳。不可便認以爲道心。而欲據之以爲精一之地也。如孟子雖言夜氣。而其所欲存者。乃在乎仁義之心。非直以此夜氣爲主也。雖言養氣。而其所用力。乃在乎集義。非直就此氣中。擇其無過不及者而養之也。來諭主張氣字太過。故於此有不察。其他如分別中氣過不及處。亦覺有差。但旣無與乎道心之微。故有所不暇辨耳。答蔡季通

蒙示及答胡彪二書。呂氏中庸辨。發明親切。警悟多矣。然有未喩。敢條其所以而請於左右。答廣仲書。切中學者之病。然愚意竊謂此病。正坐平時燭理未明。涵養未熟。以故事物之來。無以應之。若曰。於事物紛至之時。精察此心之所起。則是似更於應事之外。別起一念。以察此心。以心察心。煩擾益甚。且又不見事物未至時用力之要。此某所以不能無疑也。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爲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

則。書所謂天叙天秩天命天討。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爲甚者。皆謂此也。若不於此先致其知。但見其所以爲心者如此。識其所以爲心者如此。泛然而無所準則。則其所存所發。亦何自而中於理乎。且如釋氏擎拳豎拂運水搬柴之說。豈不見此心。豈不識此心。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正爲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爲主宰。故不免流於自私耳。前輩有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謂此也。來示又謂心無時不虛。某以爲心之本體。固無時不虛。然而人欲己私。汨沒久矣。安得一旦遽見此境界乎。故聖人必曰正其心。而正心必先誠意。誠意必先致知。其用力次第如此。然後可以得心之正。而復其本體之虛。亦非一日之力矣。今直曰無時不虛。又曰旣識此心。則用無不利。此亦失之太快。而流於異學之歸矣。若儒者之言。則必也精義入神。而後用無不利。可得而語矣。孟子存亡出入之說。亦欲學者操而存之耳。似不爲識此心發也。若能常操而存。卽所謂敬者純矣。純則動靜如一。而此心

無時不存矣。今也必曰動處求之。則是有意求免乎靜之一偏。而不知其反倚乎動之一偏也。然能常操而存者。亦是顏子地位以上人方可言。此今又曰識得便能守得。則僕亦恐其言之易也。明道先生曰。既能體之而樂。則亦不患不能守。須如此而言。方是攧撲不破。絕滲漏。無病敗耳。高明之意。大抵在於施爲運用處求之。正禪家所謂石火電光底消息也。而於優游涵泳之功。似未甚留意。是以求之太迫。而得之若驚。資之不深。而發之太露。

易所謂寬以居之者。正爲不欲其如此耳。答張欽夫

釋氏雖自謂惟明一心。然實不識心體。雖云心生萬法。而實心外有法。故無以立天下之大本。而內外之道不備。然爲其說者。猶知左右迷藏。曲爲隱諱。終不肯言一心之外別有大本也。若聖門所謂心。則天叙天秩天命天討惻隱羞惡是非辭讓。莫不該備。而無心外之法。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是則天人性命。豈有二理哉。而今之爲此道者。反謂此心之外。別有大本。爲仁之外。別有盡性至命之方。竊恐非惟孤負聖賢立言垂後之意。平生承師問道之心。竊恐此說流行。反爲異學所攻。重爲吾道之累。答張欽夫

求放心不須注解。只日用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出。即久久自見功效。義理自明。持守自固。不費氣力也。答李叔文

易傳所謂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該動靜而言。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

然固執不動。則雖無邪心。而只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有意之私。然只此亦是不合正理。既有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恐不可專以莊敬持養此心既存。爲無邪心。而必以未免紛擾。敬不得行。然後爲有妄之邪心也。所論近世識心之弊。則深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知益崇而禮益卑。今

人則論益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得失亦可見矣。（答方賓王）

人心自是不容去除。但要道心爲主。卽人心自不能奪。而亦莫非道心之所爲矣。然此處極難照管。須臾間斷。卽人欲便行矣。（答鄭子上）

此心之靈。其覺於理者道心也。其覺於欲者人心也。（答鄭子上）

問人心是箇靈底物。如日間未應接之前。固是寂然未發。於未發中。固常恁地惺。不恁瞑然不省。若夜

間有夢之時。亦是此心之已動。猶晝之有思。如其不夢未覺。正當大寐之時。此時謂之寂然未發。則全沈沈瞑瞑。萬事不知不省。與木石蓋無異。與死相去亦無幾。不可謂寂然未發。不知此時心體何所安存。所謂靈底何所寄寓。聖人與常人於此時所以異者如何。而學者工夫此時又以何爲驗也。曰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淸而寐濁。寤有主而寐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寤而言之。（答陳安卿）

問來教云。寤寐者心之動靜也云云。淳思此竊謂人生具有陰陽之氣。神發於陽。魄根於陰。心也者。則麗陰陽而乘其氣。無間於動靜。卽神之所會而爲魄之主也。晝則陰伏藏而陽用事。陽主動。故神運魄隨而爲寤。夜則陽伏藏而陰用事。陰主靜。故魄定神蟄而爲寐。神之運。故虛靈知覺之體。灼然呈露。有苗裔之可尋。如一陽復後萬物之有春意焉。此心之寂感所以爲有主。神之蟄。故虛靈知覺之

體。沈然潛隱。悄無蹤跡。如純坤之月。萬物之生性。不可窺其朕焉。此心之寂感。所以不若寤之妙。而於寐也爲無主。然其中實未嘗泯。而有不可測者存。呼之則應。驚之則覺。則是亦未嘗無主。而未嘗不妙也。故自其大分言之。寤陽而寐陰。而心之所以爲動靜也。細而言之。寤之有思者。又動中之動。而爲陽之陽也。無思者。又動中之靜。而爲陽之陰也。寐之有夢者。又靜中之動。而爲陰之陽也。無夢者。又靜中之靜。而爲陰之陰也。又錯而言之。則思

之有善與惡者。又動中之動。陽明陰濁也。無思而善應與妄應者。又動中之靜。陽明陰濁也。夢之有正與邪者。又靜中之動。陽明陰濁也。無夢而易覺與難覺者。又靜中之靜。陽明陰濁也。一動一靜。循環交錯。聖人與衆人則同。而所以爲陽明陰濁則異。聖人於動靜。無不一於清明純粹之主。而衆人則雜焉而不齊。然則人之學力所係。於此亦可以驗矣。曰得之。答陳安卿

問程子以心使心之說。竊謂此二心字。只以人心道心判之。自明白。蓋上心字。卽是道心。專以理義言之也。下心字。卽是人心。而以形氣言之也。以心使心。則是道心爲一身之主。而人心其聽命也。曰。亦是如此。然觀程先生之意。只是說自作主宰耳。答陳安卿

問頃蒙見教云。往者同安。因聞鐘聲。遂悟收心之法。顯父不揆。驗之信然。曰。當時所說聞鐘聲者。本意不謂如此。但言人心出入無時。鐘之一聲未息。而吾之心已屢變矣。答張敬之

胡文定公所謂不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能常操而存。則雖一日之間。百起百滅。而心固自若者。自是好語。但讀者當知所謂不起不滅者。非是塊然不動。無所知覺也。又非百起百滅之中。別有一物不起不滅也。但此心瑩然。全無私意。是則寂然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爾。答石子重

心說甚善。但恐更須收斂造約爲佳耳。以心使心。所疑亦善。蓋程子之意。亦謂自作主宰。不使其散漫

走作耳。如孟子云操則存。云求放心。皆是此類。豈以此使彼之謂耶。但今人著箇察識字。便有箇尋求捕捉之意。與聖賢所云操存主宰之味不同。此毫釐間。須看得破。不爾則流於釋氏之說矣。答石子重

來書云。夫子語仁。以克己爲要。佛氏論性。以無心爲宗。而以龜山心不可無之說爲非。某謂所謂己者。對物之稱。乃是私認爲己。而就此起計較。生愛欲。故當克之。克之而自復於禮。則仁矣。心乃本有之物。虛明純一。貫徹感通。所以盡性體道。皆由於此。

今以爲妄而欲去之。又自知其不可。而曰有眞心存焉。（此亦來書之語。）則又是有心矣。如此。則無心之說、何必全是。而不言無心之說。何必全非乎。若以無心爲是。則克己乃是有心無心。何以克己。若以克己爲是。則請從事於斯而足矣。又何必克己於此而無心於彼。爲此二本而枝其辭也。（答李伯諫）

心一而已。所謂覺者。亦心也。今以覺求心。以覺用心。紛拏迫切。恐其爲病。不但揠苗而已。不若日用之間。以敬爲主而勿忘焉。則自然本心不昧。隨物感通。不待致覺而無不覺矣。故孔子只言克己復禮。而不言致覺用敬。孟子只言操存舍亡。而不言覺存昧亡。謝先生雖喜以覺言仁。然亦曰心有知覺。而不言知覺此心也。（答游誠之）

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其動也無不善矣。）舍則亡。（於是乎有動而流於不善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無

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特係於人之操舍如何耳。）只此一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眞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卽舍。不出卽入。別無閑處可安頓之意。若如所論。出入有時者。爲心之正。然則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者。乃心之病矣。不應却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直指而總結之也。（答游誠之）

伏蒙示及心說甚善。然恐或有所未盡。蓋入而存者。卽是眞心。出而亡者。亦此眞心爲物誘而然耳。今以存亡出入。皆爲物誘所致。則是所存之外。別有眞心。而孔子之言乃不及之。何耶。子重所論。病亦如此。而子約又欲幷其出而亡者。不分眞妄。皆爲神明不測之妙。二者蓋胥失之。某向答二公有所未盡。後來答游誠之一段。方稍穩當。今謹錄呈。幸乞指誨。然心之體用始終。雖有眞妄邪正之分。其實莫非神明不測之妙。雖皆神明不測之妙。而其眞妄邪正。又不可不分耳。不審尊意以爲如何。（答何叔京）

心說已喻。但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

者。卽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衆人則操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爲一物。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別是一箇有存亡出入之心。却待反本還原。別求一箇無存亡出入之心來換。却只是此心。但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間無空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之間亦以精一爲戒也。且如世之有安危治亂。

雖堯舜之聖。亦只是有治安而無危亂耳。豈可謂堯舜之世無安危治亂之可名耶。如此則便是向來胡氏性無善惡之說。請更思之。却以見教。答何叔京

操之而存。則只此便是本體。不待別求。惟其操之久而且熟。自然安於義理。而不妄動。則所謂寂然者。當不待察識。而自呈露矣。今乃欲於此頃刻之存。遽加察識。以求其寂然者。則吾恐夫寂然之體未必可識。而所謂察識者。乃所以速其遷動。而流於紛擾急迫之中也。程夫子所論纔思便是已發。故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而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亦是此意。然心一而已。所謂操存者。亦豈以此一物。操彼一物。如鬬者之相捽而不相舍哉。亦曰。主一無適。非禮不動。則中有主而心自存耳。聖賢千言萬語。考其發端。要其歸宿。不過如此。答呂子約

操舍存亡。雖是人心之危。然只操之而存。則道心之微。便不外此。今必謂此四句。非論人心。乃是直指動靜無端無方無體之妙。則失之矣。又謂荒忽流轉。不知所止。雖非本心。而可見心體之無滯。此亦

非也。若心體本來只合如此。則又何惡其不知所止。而必曰主敬以止之與。答呂子約

操舍存亡之說。諸人皆謂人心私欲之爲。乃舍之而亡所致。却不知所謂存者。亦操此而已矣。子約又謂存亡出入皆神明不測之妙。而於其間區別眞妄。又不分明兩者蓋胥失之。要之存亡出入。固皆神明不測之所爲。而其眞妄邪正。始終動靜。又不可不辨耳。答呂子約

人心道心之說甚善。蓋以道心爲主。則人心亦化而

爲道心矣。如鄉黨所記飲食衣服，本是人心之發。然在聖人分上，則渾是道心也。答黄子耕

或問佛者有觀心說，然乎。曰：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爲一耶，爲二耶？爲主耶，爲客耶？爲命物者耶，爲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教而審其言之謬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

謂精一，所謂操存，所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所謂見其參於前而倚於衡者，皆何謂哉？應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朱紫之間，而學者之所當辨者也。夫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奥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絀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矣。非以道爲一心，人爲一心，而又有一心以精一之也。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旦晝之所爲，得以梏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存也。若盡心云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以極夫心之所具之理也。存心云者，則敬以直内，義以方外，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其心而可以知性知天，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究夫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養性事天，以其體之不失，而有以順

夫理之自然也。是豈以心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之相持而不相舍哉？若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爲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見夫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於前，身在輿而心倚於衡，是果何理也耶？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齕口，如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

其理虛而其勢逆。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實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夫審思明辨之君子。其亦孰能無惑於斯耶。觀心說

問橫渠云。心要洪放。又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孫思邈云。膽欲大而心欲小。竊謂橫渠之說。是言心之體。思邈之說。是言心之用。未知是否。曰。心自有合要大處。有合要小處。若只著題目斷了。則便無可思量矣。答潘子善

須反之於心。只就放去收來時體看。只在操時當處

便存。只要工夫接續。不令間斷耳。答李晦叔

問燀竊嘗謂學者。卻須當常存此心於端莊靜一之中。毋使一毫私意雜乎其間。則方寸之間。自有主宰。不致散漫走作。而虛靈洞徹之本體。庶乎可以默識矣。然欲真實識其虛靈洞徹之本體。則又須是日與義理相親。克去己私。然後心之本體可得而識。曰。罷卻許多閒安排。除卻許多閒言語。只看操則存一句是如何。亦不可重疊更下注脚。答李晦叔

近世學者。多是向外走作。不知此心之妙。是為萬事根本。其知之者。又只是撐眉努眼。喝罵將去。便謂只此便是良心本性。無有不善。卻不知道若不操存踐履。講究體驗。則只此撐眉努眼。便是私意人欲。自信愈篤。則其狂妄愈甚。此不可不深察而遠避之也。答或人

某按心無死生。則幾於釋氏輪迴之說矣。天地生物。人得其秀而最靈。所謂心者。乃夫虛靈知覺之性。猶耳目之有見聞耳。在天地則通古今而無成壞。在人物則隨形氣而有始終。知其理一而分殊。則

亦何必為是心無死生之說。以駭學者之聽乎。胡子知言疑義

夫心操存舍亡。間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則心在是矣。今於已放之心。不可操而復存者。置不復問。乃俟異時見其發於他處。而後從而操之。則夫未見之間。此心遂成間斷。無復有用功處。及其見而操之。則所操者亦發用之一端耳。於其本源全體。未嘗有一日涵養之功。便欲擴而充之。與天同大。愚竊恐其無是理也。胡子知言疑義

問淳嘗著心說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以為生物之主者天之心也人受天命而生因全得夫天之所以生我者以為一身之主渾然在中虛靈知覺常昭昭而不昧生生而不可已是乃所謂人之心其體則即所謂元亨利貞之道具而為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即所謂春夏秋冬之氣發而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故體雖具於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為體則實與天地同其大萬理蓋無所不備而無一物出乎是理之外用雖發乎方寸之間而

其所以為用則實與天地相流通萬事蓋無所不貫而無一理不行乎事之中此心之所以為妙貫動靜一顯微徹表裏終始無間者也人惟拘於陰陽五行所值之不純而又重以耳目口鼻四支之欲為之累於是此心始梏於形器之小不能廓然大同無我而其靈亦無以主於心矣人之所以欲全體此心而常為一身之主者必致知之力到而主敬之功專使胷中光明瑩淨超然於氣稟物欲之上而吾本然之體所與天地同大者皆有以周

徧昭晰而無一理之不明本然之用與天地流通者皆無所隔絕間斷而無一息之不生是以方其物之未感也則此心澄然惺惺如鑑之虛如衡之平蓋真對越乎上帝而萬理皆有定於其中矣及夫物之既感也則妍蚩高下之應皆因彼之自爾而是理固周流該貫莫不各止其所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自無分數之差而亦未嘗與之俱往矣靜而天地之體存一本而萬殊動而天地之用達萬殊而一貫體常涵用用不離體體用渾淪純是

天理日常呈露於動靜間夫然後向之所以全得於天者在我真有以復其本而維天於穆之命亦與之為不已矣此人之所以存夫心之大畧也王丞子正云看得儘有功但所謂心之體與天地同大而用與天地流通必有徵驗處更幸見教淳因復有後篇所謂體與天地同其大者以理言之耳蓋通天地間惟一實然之理而已為造化之樞紐古今人物之所同得但人為物之靈極是體而全得之總會於吾心即所謂性雖會在吾之心為我

之性而與天固未嘗閒此心之所謂仁即天之元此心之所謂禮即天之亨此心之所謂義即天之利此心之所謂智即天之貞其實一致非引而譬之也天道無外此心之理亦無外天道無限量此心之理亦無限量天道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天此心之理亦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吾心那箇不是心做那箇道理不具於心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不統於吾心是理之中也哉但以理言則為天地公共不見其切於己謂之吾心之體則即理

之在我有統屬主宰而其端可尋也此心所以至靈至妙凡理之所至其思隨之無所不至大極於無際而無不通細入於無倫而無不貫前乎上古後乎萬古而無不徹近在跬步遠在萬里而無不同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亦不過充吾心體之本然而非外為者此張子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所謂用與天地相流通者以是理之流行言之耳蓋是理在天地間流行圓轉無一息之停凡萬物萬事小大精粗無一非天理流行吾心

全得是理而是理之在吾心亦本無一息不生生而不與天地相流行人惟欲淨情達不隔其所流行然後常與天地流通耳且如惻隱一端近而發於親親之間親之所以當親是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虧其所親者耳一或少有虧焉則天理隔絕於親親之間而不流行矣次而及於仁民之際如老者之所以當安少者之所以當懷入井者之所以當怵惕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失其所懷所安所怵惕者耳

一或少有失焉則天理便隔絕於仁民之際而不流行矣又遠而及於愛物之際如方長之所以不折胎之所以不殺夭之所以不殀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害其所長所胎所夭者耳一或少有害焉則天理便隔絕於愛物之際而不流行矣凡日用間四端所應皆然但一事不到則天理便隔絕於一事之下一刻不貫則天理便隔絕於一刻之中惟其千條萬緒皆隨彼天則之自爾而心為之周流貫匝無人欲之間焉然後

與元亨利貞流行乎天地之間者同一用矣此程子所以指天地變化草木蕃以形容恕心充擴得去之氣象也然亦必有是天地同大之體然後有是天地流通之用亦必有是天地流通之用然後有是天地同大之體則其實又非兩截事也王丞批此篇後截稍近又曰天命性心雖不可謂異物然各有界分不可誣也今且當論心體便一向與性與天滾同說去何往而不可若見得脫灑一言半句亦自可見更宜涵養體察淳再思之體與天地同大用與天地流通自原頭處論竊恐亦是如此然一向如此則又涉於過高而有不切身之弊不若且只就此身日用見定言渾然在中者爲體感而應者爲用爲切實也又覺聖賢說話如平常然此二篇辭意恐皆過當併望正之曰此說甚善更寬著意思涵養則愈見精密矣然又不可一向如此向無形影處追尋更宜於日用事物經書指意史傳得失上做工夫卽精粗表裏融會貫通而無一理之不盡矣答陳安卿○以上文集三十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五

性理四

心性情　定性　情意　志氣志意　思慮

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韓子以仁義禮智信言性以喜怒哀樂言情蓋愈於諸子之言性然至分三品却只說得氣不曾說得性以下論心

性情

問天之付與人物者爲命人物之受於天者爲性主於身者爲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爲明德否曰心與性如何分別明如何安頓受與得又何以異人與物與身又何間別明德合是心合是性曰性却實以感應虛明言之則心之意亦多曰此兩箇說著一箇則一箇隨到元不可相離亦自難與分別捨心則無以見性捨性又無以見心故孟子言心性每每相隨說仁義禮智是性又言惻隱之

心羞惡之心辭遜是非之心更細思量。

性雖虛都是實理。心雖是一物却虛故能包含萬理。這箇要人自體察始得。

性本是無却是實理。心似乎有影象然其體却虛。

性便是心之所有之理。心便是理之所會之地。

性是理。心是包含該載敷施發用底。

心以性爲體。心將性做餡子模樣。蓋心之所以具是理者以有性故也。

說得出又名得出方是見得分明。如心性亦難說嘗

曰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動心者性情之主。

性不可言所以言性善者只看他惻隱辭遜四端之善則可以見其性之善如見水流之清則知源頭必清矣四端情也性則理也發者情也其本則性也如見影知形之意。

伯豐論性有已發之性有未發之性。曰性纔發便是情情有善惡性則全善。心又是一箇包總性情底。大抵言性便須見得是元受命於天其所稟賦自有本根非若心可以一槩言也。却是漢儒解天命

之謂性云木神仁金神義等語却有意思非苟言者學者要體會親切又歎曰若不用明破只恁涵養自有到處亦自省力若欲立言示訓則須契勘教子細庶不悖於古人。

舊看五峯說只將心對性說一箇情字都無下落後來看横渠心統性情之說乃知此話有大功始尋得箇情字著落與孟子說一般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仁性也惻隱情也此是情上見得心又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此是性上見得心蓋心便是

包得那性情性是體情是用。

人多說性方說心看來當先說心古人制字亦先制得心字性與情皆從心以人之生言之固是先得這道理然才生這許多道理却都具在心裏且如仁義自是性孟子則曰仁義之心惻隱羞惡自是情孟子則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蓋性卽心之理情卽性之用今先說一箇心便教人識得箇性情底總腦教人知得箇道理存著處若先說性却似性中別有一箇心横渠心統性情語極好。

性是未動，情是已動，心包得已動未動。蓋心之未動則爲性，已動則爲情，所謂心統性情也。欲是情發出來底。心如水，性猶水之靜，情則水之流，欲則水之波瀾，但波瀾有好底，有不好底。欲之好底，如我欲仁之類。不好底則一向奔馳出去，若波濤翻浪。大段不好底欲則滅却天理，如水之壅決，無所不害。孟子謂情可以爲善，是說那情之正，從性中流出來者，元無不好也。

心，主宰之謂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用，及至動時方有主宰也。言主宰，則混然體統自在其中。心統攝性情，非儱侗與性情爲一物而不分別也。

問人當無事時，其中虛明不昧，此是氣自然動處，便是性。曰：虛明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於中，無少欠闕，便是性。感物而動，便是情。橫渠說得好，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是總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是就人物上說。

問心性情之辨。曰：程子云，心譬如穀種，其中具生之理是性，陽氣發生處是情。推而論之，物物皆然。

孟子說性，不曾說著性，只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看得情善，則性之善可知。又曰：惻隱羞惡，多是因逆其理而見，惟有所可傷，這裏惻隱之端便動；惟有所可惡，這裏羞惡之端便動。若是事親從兄，又是自然順處見之。

問先生解盡心知性處云：心無體，以性爲體。如何？曰：心是虛底物，性是裏面穰肚餡草，性之理包在心內，到發時，却是性底出來。性不是有一箇物事在裏面喚做性，只是理所當然者便是性，只是人合當如此做底便是性，惟是孟子惻隱之心，仁之端也，這四句也有性，也有情，也有心。橫渠心統性情一語好看。

心統性情者也。寂然不動，而仁義禮智之理具焉。動處便是情。有言靜處便是性，動處是心，如此則是將一物分作兩處了。心與性不可以動靜言。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虛，如飲食中雞心猪心之屬，切開可見。人心亦然，只這些虛處，便包藏許多道理，彌綸天地，該括古今，推廣得來，蓋天蓋地，莫不由此。

此所以為人心之妙與理在人心是之謂性性如心之田地充此中虛莫非是理而已心是神明之舍為一身之主宰性便是許多道理得之於天而具於心者發於智識念慮處皆是情故曰心統性情也

問既就人身言之却以就人身者就天地言之可乎曰天命流行所以主宰管攝是理者即其心也而有是理者即其性也如所以為春夏所以為秋冬之理是也至發育萬物者即其情也

心性以穀種論則包裹底是心有秫種有粳種隨那種發出不同這便是性心是箇發出底他只會生又如服藥喫了會治病此是藥力或溫或涼便是藥性至於喫了有溫證有涼證這便是情 以上語類二十一條

作肅云情本於性故與性為對心則於斯二者有所知覺而能為之統御者也未動而無以統之則空寂而已已動而無以統之則放肆而已此數句却好但必以不動為心則又非矣若心本不動則孟

子又何必四十而後不動心乎須知未動為性已動為情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則知三者之說矣知言曰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此言甚精密 答馮作肅

心主性情理亦曉然今不暇別引證據但以吾心觀之未發而知覺不昧者豈非心之主乎性者乎已發而品節不差者豈非心之主乎情者乎心字貫幽明通上下無所不在不可以方體論也 答胡廣仲

未發之前固不可謂之無物但便謂情性無二更無虛靜時節則不可耳蓋未發之前萬理皆具然乃虛中之實靜中之動渾然未有形影著莫故謂之中及其已發然後所具之實理乃行乎動者之中耳 答徐彥章

所論心性分別不知後來見得如何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即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以智言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則智也性也所以知是非而是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覺其為是非者心也此處分別只在毫釐之間精以察之乃

可見耳愛恭宜別喜怒哀樂皆情也以前說推之可以三隅反矣（答潘謙之）

元亨利貞性也生長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長以利收以貞藏者心也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程子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又曰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又曰天地以生物爲心亦謂此也（元亨利貞說）

有是形則有是心而心之所得乎天之理則謂之性性之所感於物而動則謂之情是三者人皆有之不以聖凡爲有無也但聖人則氣清而心正故性全而情不亂耳學者則當存心以養性而節其情也今以聖人爲無心而遂以爲心不可以須臾有事然則天之所以與我者何爲而獨有此贅物乎（答徐景光）

問性之初只有善本無惡之可言乃四德之元五常之仁也孟子所謂性善者此是也明道言繼之者善方言性之發用則四端之心是也烏得與情合而言之曰性之始終一於善而已不當云性之初只有善也若如所云則謂性之終爲有惡可乎性之發用非情而何情之初則可謂有善而無惡耳乃若其情若字恐亦未必訓順也（答王子合）

問孟子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而周子有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是又以善惡於動處並言之豈孟子就其情之未發而周子就其情之已發者言之乎曰情未必皆善也然而本則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惟反其情故爲惡耳孟子指其正者而言也周子兼其正與反者而言也莊子有遁天倍情之語亦此意也（答張敬之）

程子所論心指已發後書明言此固未當則是一時言語不免小差須如後說乃爲無病蓋性爲體情爲用而心則貫之必如橫渠先生所謂心統性情者其語爲精密也（答方賓王）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性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情也子思之爲此言欲學者於此識得心也心也者其妙性情之德者與答張欽夫以上文集十條

問明道云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如何曰廓然大公便不是憧憧物來順應便不是朋從爾思此只是比而不周周而不比之意這一段看易惑人近來看得節目極分明以下論定性

舜弼問定性書也難理會曰也不難定性字說得也詫異此性字是箇心字意明道言語甚圓轉初讀未曉得都沒理會子細看却成段相應此書在鄠時作年甚少

明道定性書自胸中瀉出如有物在後面逼逐他相似皆寫不辦直卿曰此正所謂有造道之言曰然只是一篇之中都不見一箇下手處蜚卿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這莫是下功處否曰這是說已成處且如今人私欲萬端紛紛擾擾無可奈何如何得他大公所見與理皆是背馳如何便得他順應道夫曰這便是先生前日所謂也須存得這箇在曰也不由你存此心紛擾看著甚方法也不能得他住這須是見得須是知得天下之理都著一豪私意不得方是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不然只見得他如生龍活虎相似更把捉不得

問定性書云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曰此一書首尾只此兩項伊川文字段數分明明道多只慿成片說將去初看似無統子細理會中間自有路脈貫串將去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自後許多說話都只是此二句意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是說廓然而大公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此是說物來而順應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遽忘其怒是應廓然而大公而觀理之是非是應物來而順應這須子細去看方始得

明道答橫渠定性未能不動一章明道意言不惡事物亦不逐事物今人惡則全絕之逐則又爲物引將去惟不拒不流泛應曲當則善矣蓋橫渠有意於絕外物而定其內明道意以爲須是內外合一

動亦定。靜亦定。則應物之際。自然不累於物。苟只靜時能定。則動時恐却被物誘去矣。

問聖人動亦定。靜亦定。所謂定者是體否。曰是。曰此是惡物來感時定。抑善惡來皆定。曰惡物來不感。這裏自不接。曰善物則如何。曰當應便應。有許多分數來。便有許多分數應。這裏自定。曰子哭之慟。而何以見其爲定。曰此是當應也。須是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再三誦此語。以爲說得圓。

問聖人定處未詳。曰知止而後有定。只看此一句便

了得萬物各有當止之所。知得。則此心自不爲物動。曰舜號泣於旻天。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當此時。何以見其爲定。曰此是當應而應。當應而應便是定。若不當應而應。便是亂了。當應而不應。則又是死了。

問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學者卒未到此。奈何。曰雖未到此。規模也是恁地。廓然大公。只是除却私意。事物之來。順他道理應之。且如有一事。自家見得道理是恁地。却有箇偏曲底意思。要爲那人。便是不公。便逆了這道理。不能順應。聖人自有聖人大公。賢人自有賢人大公。學者自有學者大公。又問聖賢大公。固未敢請。學者之心當如何。曰也只要存得這箇在。克去私意。這兩句是有頭有尾說話。大公是包說。順應是就裏面細說。公是忠。便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順應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廓然而大公。是寂然不動。物來而順應。是感而遂通。

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所謂普萬物。順萬事者。卽廓然而大公之謂。無心無情者。卽物來而順應之謂。自私。則不能廓然而大公。所以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物來而順應。所以不能以明覺爲自然。

明道云。不能以有爲爲應迹。應迹謂應事物之迹。若心則未嘗動也。

問昨日因說程子謂釋氏自私。味道舉明道答橫渠書中語。先生曰。此却是舉常人自私處言之。若據

自私而用智與後面治怒之說則似乎說得淺若看得說那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則所指亦大闊矣先生曰固然但明道總人之私意言耳味道又舉返鑑索照與夫惡外物之說先生曰此亦是私意蓋自常人之私意與佛之自私皆一私也但非是專指佛之自私言耳又曰此是程子因横渠病處箴之然有一般人其中空疎不能應物又有一般人溺於空虛不肯應物皆是自私若能豁然而大公則上不陷

於空寂下不累於物欲自能物來而順應

先生舉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惟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舊時謂觀理之是非才見已是而人非則其爭愈力後來看不如此如孟子所謂我必不仁也其自反而仁矣其横逆由是也則曰此亦妄人而已矣

問聖人恐無怒容否曰怎生無怒容合當怒時必亦形於色如要去治那人之罪自爲笑容則不可曰如此則恐涉忿怒之氣否曰天之怒雷霆亦震舜誅四凶當其時亦須怒但當怒而怒便中節事過便消了更不積以上語類十四條

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内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廓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爲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爲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急於外誘之除而反爲是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

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智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顧以惡外物爲心而反求照於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憧憧而不自知也艮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不用智矣内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内而非外也不是内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尚何事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智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爲自反而去

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強探力取之意多。涵泳完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定性說○文集

問。意是心之運用處。是發處。曰。運用是發了。問。情亦是發處。何以別。曰。情是性之發。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那舟車一般。以下論情意

問。意是心之所發。又說有心而後有意。則是發處依舊是心主之。到私意盛時。心也隨去。曰。固然。

李夢先問情意之別。曰。情是會做底。意是去百般計較做底。意因有是情而後用。

問。天命之謂性。充體謂氣。感觸謂情。主宰謂心。立趨向謂志。有所思謂意。有所逐謂欲。答云。此語或中或否。皆出臆度。要之未可遽論。且涵泳玩索。久之當自有見。某嘗見先生云。名義之語極難下。如說性。則有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說仁。則伊川有專言之仁。偏言之仁。此等且要默識心通。以上語類四條

性者。即天理也。萬物稟而受之。無一理之不具。心者。一身之主宰。意者。心之所發。情者。心之所動。志者。心之所之。比於情意尤重。氣者。即吾之血氣而充乎體者也。比於他則有形器而較粗者也。以下論志氣志意

心之所之謂之志。日之所之謂之時。志字從之從心。時字從之從日。如日在午時。在寅時。制字之義由此。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是那志底腳。凡營為謀度往來。皆意也。所以橫渠云。志公而意私。

問意志。曰。橫渠云。以意志兩字言。則志公而意私。志剛而意柔。志陽而意陰。

問。意者。心之所發。與情性如何。曰。意也與情相近。問。志如何。曰。志也與情相近。只是心寂然不動。方發出便喚做意。橫渠云。志公而意私。看這自說得好。志便清。意便濁。志便剛。意便柔。志便有立作意思。意便有潛竊意思。公自子細看。自見得。意多是說私意。志便說匹夫不可奪志。

志乾。氣坤。

氣若併在一處。自然引動著志。古人所以動息有養也。以上語類六條

氣一也。主於心者。則爲志氣。主於形體者。卽爲血氣。答李晦叔○文集

德輔云。思曰睿。學而不思則罔。蓋亦弗思而已矣。豈有不可思維之理。曰。固是若不可思維。則聖人著書立言於後世何用。以下論思慮

問。思慮紛擾。曰。公不思慮時。不識箇心是何物。須是思慮時。知道這心如此紛擾。漸漸見得。却有下工夫處。

學原於思。思所以啟發其聰明。

蔡問。程子曰。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曰。思慮息不得。只敬便都沒了。

問。橫渠說客慮多而常心少。習俗之心勝。而實心未完。所謂客慮與習俗之心有分別否。曰。也有分別。客慮是泛泛思慮。習俗之心便是從來習染偏勝底心。實心是義理之心。

問。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看來不善之發有二。有自思慮上。不知不覺自發出來者。有因外誘。然後引動此思慮者。閑邪之道。當無所不用其力。於思慮上發時便加省察。更不使形於事爲。於物誘之際。又當於視聽言動上理會取。然其要又只在持敬。惟敬則身心內外肅然交致其功。則自無二者之病。曰。謂發處有兩端。固是。然畢竟從思慮上發者。也只在外來底。天理渾是一箇。只不善便是不從天理出來。不從天理出來。便是出外底了。視聽言動該貫內外。亦不可謂專是外面工夫。若以爲在

內自有一件工夫。在外又有一件工夫。則內外支離。無此道理。須是誠之於思。守之於爲。內外交致其功可也。以上語類六條

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却反成不靜也。答吳伯豐

問。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惟思爲能窒慾。或曰。思而不正。不足以窒慾。適所以害事。思無邪。如何。曰。思而不正。是亦慾而已矣。思其理之是非可否。則無不正矣。答都昌縣學諸生

所謂收心正心。不是要得漠然無思念。只是要得常自惺覺。思所當思。而不悖於義理耳。（答郭希呂）

物格知至者。應物雖從容。然臨事豈可不思。況未至此。又豈可不熟思耶。（答陳安卿）

當應事。然後思是事之理。當接物。然後思是物之理。則恐思之不豫而無所及。若豫講之。則又陷於所謂出位而思。念慮紛擾之病。用力之久。必有說以處此矣。（答程文卿）

所論思慮不一。胷次凝滯。此學者之通患。然難驟革。莫若移此心以窮理。使向於彼者專。則繫於此者。不解而自釋矣。（答王子合）

問思慮紛擾。如何。或曰。人心本無思慮。多是憶既往與未來事。某謂心之有思。乃體之有用。所以知來藏往。周流貫徹。而無一物之不該也。但能敬以操之。則常得其正。而無紛擾之患。今患其紛擾。而告以本無。則固不盡乎心之體用。且夫本無之說。又惡能止其紛擾之已然哉。（記疑○以上文集七條）

淵鑒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六

性理五

道 理 德

道者。兼體用該隱費而言也。（以下論道）

道訓路。大槩說人所共由之路。理各有條理界瓣。因舉康節云。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於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

問道與理如何分。曰。道便是路。理是那文理。問如木理相似。曰。是。問如此却似一般。曰。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裏面許多理脈。又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

問汎觀天地間。日往月來。寒往暑來。四時行。百物生。這是道之用流行發見處。即此而總言之。其往來生化。無一息間斷處。便是道體否。曰。此體用說得是。但總字未當。總。便成兼用說了。只就那骨處便是體。如水之或流或止。或激成波浪。是用。即這水骨可流可止可激成波浪處。便是體。如這身是體。

目視耳聽手足運動處便是用如這手是體指之運動提撮處便是用淳舉論語集注曰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曰即是此意

問前夜說體用無定所是隨處說如此若合萬事為一大體用則如何曰體用也定見在底便是體後來生底便是用此身是體動作處便是用天是體萬物資始處便是用地是體萬物資生處便是用就陽言則陽是體陰是用就陰言則陰是體陽是用

問先生昔曰禮是體今乃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似非體而是用曰公江西有般鄉談才見分段子便說道是用不是體如說尺時無寸底是體有寸底不是體便是用如秤無星底是體有星底不是體便是用且如扇子有柄有骨子用紙糊此便是體人搖之便是用楊至之問體曰合當底是體

所謂道不須別去尋討只是這箇道理非是別有一箇道被我忽然看見攫拏得來方是見道只是如日用底道理恁地是恁地不是事事理會得箇是處便是道也近時釋氏便有箇忽然見道底說話道又不是一件甚物可摸得入手

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一箇公共底道理德便是得此道於身則為君必仁為臣必忠之類皆是自有得於己方解恁地堯所以脩此道而成堯之德舜所以脩此道而成舜之德自天地以先義黃以降都即是這一箇道理亙古今未嘗有異只是代代有一箇人出來做主

做主便即是得此道理於己不是堯自是一箇道理舜又是一箇道理文王周公孔子又別是一箇道理老子說失道而後德他都不識分做兩箇物事便將道做一箇空無底物事看吾儒說只是一箇物事以其古今公共是這一箇不著人身上說謂之道德即是全得此道於己他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若離了仁義便是無道理了又更如何是道

先生因言近來學者多務高遠不自近處著工夫有

對者曰近來學者誠有好高之弊有問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又問明道如何是道明道令於父子君臣兄弟上求諸先生言如此初不曾有高遠之說曰明道之說固如此然父子兄弟君臣之閒各有一箇當然之理是道也

天下只是這道理走不得如佛老雖滅人倫然他却拜其師為父以其弟子為子長者謂之師兄少者謂之師弟只是護得箇假底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是道理事事

物物皆有箇道理器是形迹事事物物亦皆有箇形迹有道須有器有器須有道物必有則

問其體則謂之性其用則謂之道曰道只是統言此理不可便以道為用仁義禮智信是理道便是統言此理直卿云道字看來亦兼體用如說其理則謂之道是指體言又說率性則謂之道是指用言曰此語上是就天上說下是就人身上說

正卿問邵子所謂道之形體如何曰諸先生說這道理却不似邵子說得最著實道箇道理纔說出只是虛空更無形影惟是說性者道之形體却見得實有不須談空說遠只反諸吾身求之是實有這箇道理還是無這箇道理故嘗為之說曰欲知此道之實有者當求之吾性分之內邵子忽地於擊壤集序自說出幾句最說得好

龜山以飢食渴飲便是道是言器而遺道言物而遺則也又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所謂不可離者謂道也若便以日用之閒舉止動作便是道則無所適而非道然則君子何用恐懼戒謹何用

更學道為為其不可離所以須是依道而行如人說話不成便以說話者為道須是有箇仁義禮智始得若便以舉止動作為道何用更說不可離得

以上語類十四條

道體之大無窮而於其閒文理密察有不可以豪釐差者此聖賢之語道所以既言發育萬物峻極於天以形容其至大而又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該悉其至微而其指示學者脩德凝道之功所以既曰致其廣大而又必曰盡其精微也近世之

言道者則不然。其論大抵樂渾全而忌剖析。喜高妙而畧細微。其於所謂廣大者則似之。而於精微有不察。則其所謂廣大者。亦未易以議其全體之眞也。答趙提舉

以道爲高遠玄妙而不可學耶。則道之得名。正以人生日用當然之理。猶四海九州百千萬人當行之路爾。非若老佛之所謂道者。空虛寂滅而無與於人也。以道爲迂遠疎闊而不必學耶。則道之在天下。君臣父子之間。起居動息之際。皆有一定之明法。不可頃刻而暫廢。故聖賢有作。立言垂訓以著明之。巨細精粗。無所不備。而讀其書者。必當講明究索。以存諸心。行諸身。而見諸事業。然後可以盡人之職。而立乎天地之間。不但玩其文詞以爲綴緝纂組之工而已也。故子游誦夫子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而夫子是之。則學道云者。豈近世後學之言哉。答周益公

以道左爲無用。則道乃無用之物也。而可乎。但仁是直指人心親切之妙。道是統言義理公共之名。故其言有親疎。其實則無二物也。中庸曰。脩道以仁。胡子亦謂人而不仁。則道義息。意亦可見。答連嵩卿

問天人無二理。本末無二致。盡人道卽天道。亦盡得其末則本亦未離。雖謂之聖人。亦曰人倫之至而已。佛氏離人而言天。岐本末而有所擇。四端五常之有於性者。以爲理障。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所不能無者。以爲緣合。甚則以天地陰陽人物爲幻化。未嘗或過而問焉。而直語太虛之性。夫天下無二理。豈有天人本末。輒生取舍。而可以爲道乎。夫其所見如此。則亦偏小而不全矣。豈所謂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哉。聖門下學而上達。由灑掃應對進退而往。雖飲食男女。無所不用其敬。蓋君子之道。費而隱。費卽日用也。隱卽天理也。卽日用而有天理。則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間。應對酬酢食息視聽之頃。無一而非理者。亦無一之可紊。一有所紊。天理喪矣。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敬。由是而操之。固習之熟。則隱顯混融。內外合一。而道在我矣。佛者烏足以語是哉。佛氏之所謂悟。亦嘗見端倪

而已。天理人心。實然而不可易者。則未嘗見也。其所謂脩。亦攝心寂坐而已。棄人倫。滅天理。未見其有得也。此先生所以謂其卒不近也。喜怒哀樂之未發。卽寂然不動者是也。卽此爲天地之心。卽此爲天下之本。天下無二本。故乾坤變化。萬類紛揉。無不由是而出。形形生生。各有天性。此本末之所以不可分也。得其靈而爲人。而於四者之際。淵然而虛靜。若不可以名言者。而子思以其無所偏倚而謂之中。孟子以其純粹而謂之善。夫子卽其生之體而言之。以仁。名不同而體一。亦未嘗離於日用之閒。此先生所以謂其分明不待尋究者也。某昔者。讀紛然不一之書。而不得其要領。況觀乎天地陰陽人物鬼神而不能一。在邇求遠。未免有極力尋究之過。亦嘗聞於龜山先生之說曰。未言盡心。先須理會心是何物。若體得了然分明。然後可以言盡。某前日之說。正坐是也。然道無須臾可離。日用昭昭。奚俟於尋究。此先生所爲丁寧開諭。某敢不敬承。至於鑑影之戒。非先生之教。幾殆也。

某昔者。閒居默坐。見夫所謂充周而洞達者。萬物在其中。各各呈露。遂以鑑影之譬爲近。故推之而爲鳶魚之說。竊以爲似之。先生以太虛萬象而闢其失。某讀之久。始大悟其非。若爾則鳶魚吾性分爲二物矣。詳究先生之意。蓋鳶魚之生。必有所以爲鳶魚者。此道體之所在也。其飛其躍。豈鳶魚之私。蓋天理發越而不可已也。勿忘勿助長之閒。天理流行。無纖豪之私。正類是。此明道先生所以謂之同。某鄙見如此。未知合於先生之意否乎。其他死生鬼神之說。須俟面求教誨。曰。來諭一一皆契鄙懷。足見精敏。固知前此心期之不謬也。其閒尚一二未合。亦非大故。屬此客中冗冗。未及一一條對。更願益加辨學之功。所見當漸真實也。答廖子晦

張元德訓道爲行。固爲疏闊。子約非之是也。然其所說行字。亦不爲全無來歷。今不就此與之剖析。而別引程子沖漠氣象者以告之。故覺得有墮於窈冥怳惚之病。程子所說。乃因對義而言。故自有歸著而不爲病。而所以破其說者。又似彼東我西。不相領略。此乃吾之所見。

自未透徹。未免臆度籠罩而強言之。所以支離浮泛而不能有所發明也。若如鄙意。則道之得名。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元德直以訓行。則固不可。當時若但以當行之路答之。則因彼之說。發吾之意。而冲漠之云。亦自通貫矣。今且以來示所引一陰一陽。君臣父子。形而上下。冲漠氣象等說。合而析之。則陰陽也。君臣父子也。皆事物也。人之所行也。形而下者也。萬象紛羅者也。是數者各有當然之理。卽所謂道也。當行之路也。形而上者也。冲漠之無眹者也。若以形而上者言之。則冲漠者固爲體。而其發於事物之閒者爲之用。若以形而下者言之。則事物又爲體。而其理之發見者爲之用。不可槩謂形而上者爲道之體。天下達道五爲道之用也。元德所云道不能以自行以下。自無病。而答語却說開了。(其說自是好語。但答他不著爾。)今更爲下一語云。形而上者謂之道。物之理也。形而下者謂之器。物之物也。且試屏去他說。而只以此二句推之。若果見得分明。則其他說亦自通貫而無所遺也。(答呂子約)

問所以不以元德以道訓行爲然者。蓋以道爲行。則道非行字所能盡。又須以所以行者言之。則毋乃欲一而反二乎。故以程子道有冲漠氣象告之。欲渠深探夫峻極之體。而黙識夫無聲無臭之妙。則自知非行之一字所能盡。若謂當行之路。則恐只可言達道耳。於論道之原。則恐難如此著語也。形而下。卽形而上者。易傳謂至微者理。卽所謂形而上者也。至著者象。卽所謂形而下者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閒。則雖形而上形而下。亦只是此箇義理也。曰。元德所說之病。前書盡之。如來諭之云。却攻他不著。恐是只見自家底是。於鄙論却未深考也。直是不成說話。不謂子約見處乃只如此。亦無怪他說之未契也。須看得只此當然之理。冲漠無眹。非此理之外。別有一物冲漠無眹也。至於形而上下。却有分別。須分得此是體。彼是用。方說得一源。分得此是象。彼是理。方說得無閒。若只是一物。却不須更說一源無閒也。(答呂子約)

蘇氏曰。老子示人以道而薄於器。以爲學者惟器之知。則道隱矣。故絕仁義。棄禮樂。以明道。愚謂道者。仁義禮樂之總名。而仁義禮樂。皆道之體用也。聖人之脩仁義。制禮樂。凡以明道故也。今曰絕仁義棄禮樂以明道。則是舍二五而求十也。豈不悖哉。蘇黃門老子解辨

蘇氏曰。天道不可言。可言者。皆其似者也。達者因似以識眞。而昧者執似以陷於僞。愚謂聖人之言道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不

知此言道耶。抑言其似者而已耶。執此而行。亦有所陷者耶。然則道豈眞不可言。但人自不識道與器之未嘗相離也。而反求之於昏默無形之中。所以爲是言耳。蘇黃門老子解辨

道理無形影。惟因事物言語。乃可見得是非。理會極子細。卽道理極精微。古人所謂物格知至者。不過是就此下工夫。答胡季隨○以上文集九條

理。如一把線相似。有條理。如這竹籃子相似。指其上行篾曰。一條子恁地去。又別指一條曰。一條恁地去。又如竹木之文理相似。直是一般理。橫是一般理。有心。便存得許多理。以下論理

大而天地萬物。小而起居食息。皆太極陰陽之理也。

天下之物。未嘗無對。有陰便有陽。有仁便有義。有善便有惡。有語便有默。有動便有靜。然又却只是一箇道理。如人行出去是這脚。行歸亦是這脚。譬如口中之氣。噓則爲溫。吸則爲寒耳。

徹上徹下。無精粗本末。只是一理。

凡看道理。要見得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此

理散爲萬殊。如孔子教人。只是逐件逐事說箇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面八方合聚湊來。也自見得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已是太煞分明矣。且如惻隱之端。從此推上。則是此心之仁。仁卽所謂天德之元。元卽太極之陽動。如此節節推上。亦自見得大總腦處。若今看得太極處分明。則必能見得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物上。皆有箇道理。元無虧欠也。

道理有面前底道理平易自在說出來底便好說得出來崎嶇底便不好

天地中間物物上有這箇道理雖至沒緊要底物事也有這道理蓋天命之謂性這道理却無形無安頓處只那日用事物上道理便在上面這兩箇元不相離凡有一物便有一理所以君子貴博學於文看來博學似箇沒緊要物事然那許多道理便都在這上都從那源頭上來所以無精粗小大都一齊用理會過蓋非外物也都一齊理會方無所

不盡方周遍無疎缺處

大學說格物却不說窮理蓋說窮理則似懸空無捉摸處只說格物則只就那形而下之器上便尋那形而上之道便見得這箇元不相離所以只說格物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所謂道者是如此何嘗說物便是則

這道理儘無窮四方八面無不是千頭萬緒相貫串以指旋曰分明一層了又一層橫說也如此豎說也如此翻來覆去說都如此如以兩儀言則太極是太極兩儀是用以四象言則兩儀是太極四象是用以八卦言則四象又是太極八卦又是用

此箇道理大則包括乾坤提挈造化細則入毫釐絲忽裏去無遠不周無微不到但須是見得箇周到底是何物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問如何便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曰真箇是未有無對者看得破時真箇是差異好笑且如一陰一陽便有對至於太極便對甚底曰太極有無極對曰此只是一句如

金木水火土即土亦似無對然皆有對太極便與陰陽相對此是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便對過却是橫對了土便與金木水火相對蓋金木水火是有方所土却無方所亦對得過（必大錄云四物皆資土故也）胡氏謂善不與惡對惡是反善如仁與不仁如何不可對若不相對覺說得天下事都尖斜了沒箇是處

問天下之理無獨必有對有動必有靜有陰必有陽以至屈伸消長盛衰之類莫不皆然還是他合下

便如此耶曰自是他合下來如此一便對二形而上便對形而下然就一言之一中又自有對且如眼前一物便有背有面有上有下有內有外二又各自爲對雖說無獨必有對然獨中又自有對且如碁盤路兩兩相對末梢中間只空一路若似無對然此一路對了三百六十路此所謂一對萬道對器也

問沖漠無眹至教人塗轍他所謂塗轍者莫只是以人所當行者言之凡所當行之事皆是先有此理

卻不是臨行事時旋去尋討道理曰此言未有道事先有道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不成元無此理直待有君臣父子卻旋將道理入在裏面又問既是塗轍卻只是一箇塗轍是如何曰是這一箇事便只是這一箇道理精粗一貫元無兩樣今人只見前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將謂是空蕩蕩卻不知道沖漠無眹萬象森然已具如釋氏便只是說空老氏便只是說無卻不知道莫實於理曰未應不是先已應

不是後應字是應務之應否曰未應是未應此事已應是已應此事未應固是先卻只是後來事已應固是後卻只是未應時理

問天下善惡皆天理楊墨之類只是過不及皆出於仁義謂之天理則可如世之大惡謂之天理可乎曰本是天理只是番了便如此如人之殘忍便是番了惻隱如放火殺人可謂至惡若把那火去炊飯殺其人之所當殺豈不是天理只緣番了道理有背有面順之則是背之則非緣有此理方有此

惡如溝渠至濁當初若無清冷底水緣何有此

或問善惡皆天理也若是過與不及些小惡事固可說天理如世間大罪惡如何亦是天理曰初來本心都自好少間多被利害遮蔽如殘賊之事自反了惻隱之心是自反其天理賀孫問既是反了天理如何又說皆天理也莫是殘賊底惡初從羞惡上發淫溺貪欲底惡初從惻隱上發後來都過差了原其初發都是天理曰如此說亦好但所謂反者亦是四端中自有相反處如羞惡自與惻隱相

反是非自與辭遜相反。如公說也是好意思。因而看得舊一句不通處出。如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暴。這兩句意分曉。惟是用人之仁去其貪一句沒分曉。今公說貪是愛上發來。也是。思之是淳善底人易得含胡苟且姑息貪戀。

李容甫問中理在事。義在心。如何。曰。中理只是做得事來中理。義則所以能中理者也。義便有揀擇取舍。易傳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以上語類十六條

除了身只是理。只是不以血氣形骸為主。而一循此理耳。非謂身外別有一物而謂之理也。流於偏差。則非所謂得矣。答呂子約

所云禪學悟入。乃是心思路絕。天理盡見。此尤不然。心思之正便是天理。流行運用。無非天理之發見。豈待心思路絕而後天理乃見耶。且所謂天理。復是何物。仁義禮智豈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豈不是天理。若使釋氏果見天理。則亦何必如此悖亂殄滅一切。昏迷其本心而不自知耶。答吳斗南

所謂釋氏一覺之外。更無分別。不復事事。而吾儒事事無非天理。此語是也。然吾儒亦非覺外有此分別。只此覺處便有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豪髮不可移易。所謂天敘天秩天命天討。正在是耳。答詹兼善

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蓋自理而言則即體而用在其中。所謂一原也。自象而言則即顯而微不能外。所謂無間也。答汪尚書

天理既渾然。然既謂之理。則便是箇有條理底名字。故其中所謂仁義禮智四者。合下便各有一箇道

理不相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緒。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謂之渾然。非是渾然裏面都無分別。而仁義禮智却是後來旋次生出四件有形有狀之物也。須知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答何叔京。以上文集五條

中庸分道德。曰父子君臣以下為天下之達道。智仁勇為天下之達德。君有君之道。臣有臣之道。德便是箇行道底。故為君主於仁。為臣主於敬。仁敬可喚做德。不可喚做道。以下論德

至德至道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己之所獨得盛德至善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至善以身之極致而言誠忠孚信一心之謂誠盡己之謂忠存於中之謂孚見於事之謂信

德是得於天者講學而得之得自家本分底物事事父母則爲孝德事兄長則爲悌德德是有得於心是未事親從兄時已渾全是孝弟之心此之謂德

先生問遺書中欲夾持道天理則在德一段看得如何必大對曰中庸所謂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先

生默然久之必大問如何曰此亦說得然只是引證畢竟如何是德曰只是此道理因講習躬行後見得是我之所固有故守而勿失耳曰尋常看據於德如何說必大以橫渠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對曰須先得了方可守如此說上依舊認德字未著今且說只是這道理然須常常提撕令在己者決定是做得如此如方獨處默坐未曾事君親接朋友然在我者已渾全是一箇孝弟忠信底人以此做出事來事親則必孝事君則必忠與朋友交則必信不待旋安排蓋存於中之謂德見於事之謂行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正謂以此德而見諸事耳德成於我者若有一箇人在內必定孝弟忠信斷不肯爲不孝不弟不忠不信底事與道家所謂養成箇嬰兒在內相似凡人欲邊事這箇人斷定不肯教自家做故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謂雖未曾說出來時存於心中者已斷是如此了然後用得戒謹恐懼存養工夫所以必用如此存養者猶恐其或有時閒斷故耳程子所謂須有

不言而信者謂未言動時已渾全是箇如此人然却未有迹之可言故曰言難爲形狀以上語類五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七

性理六

仁

或問誠是渾然不動仁是此理流出否曰自性言之仁亦未是流出但其生動之理包得四者得此生意以有生然後有禮智義信以先後言之則仁爲先以大小言之則仁爲大

今日要識得仁之意思是如何聖賢說仁處最多那

邊如彼說這邊如此說文義各不同看得箇意思定了將聖賢星散說體看處處皆是這意思初不相背始得集注說愛之理心之德愛是惻隱惻隱是情其理則謂之仁心之德德又只是愛謂之心之德卻是愛之本柄人之所以爲人其理則天地之理其氣則天地之氣理無迹不可見故於氣觀之要識仁之意思是一箇渾然溫和之氣其氣則天地陽春之氣其理則天地生物之心今只就人身上看有這意思是如何纔有這意思便自恁

地好便不恁地乾燥將此意看聖賢許多說仁處都只是這意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克去己私以復於禮自然都是這意思這不是待人旋安排自是合下都是這箇渾全流行物事此意思纔無私意間隔便自見得人與己一物與己一公道自流行須是如此看孔門弟子所問都只是問做工夫若是仁之體段意思也各各自理會得了今卻是這箇未曾理會得如何說要做工夫且如程先生云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上云四德之元猶五

常之仁恰似有一箇小小底仁有一箇大大底仁偏言則一事是小小底仁只做得仁之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是大大底仁又是包得禮義智底若如此說是有兩樣仁不知仁只是一箇雖是偏言那許多道理也都在裏面雖是專言那許多道理也都在裏面致道云如春是生物之時已包得夏長秋成冬藏意思在曰春是生物之時到夏秋冬也只是這氣流注去但春則是方始生榮意思到夏便是結裹定了是這生意到後只漸老了賀孫曰

如溫和之氣。固是見得仁。若就包四者意思看。便自然有節文。自然得宜。自然明辨。曰。然。

仁流行到那田地時。義處便成義。禮智處便成禮智。且如萬物收藏。何嘗休了。都有生意在裏面。如穀種桃仁杏仁之類。種著便生。不是死物。所以名之曰仁。見得都是生意。如春是生物。夏是生物之盛。秋是生意漸漸收斂。冬是生意收藏。又曰。春夏是行進去。秋冬是退後去。正如人呵氣。呵出時便熱。吸入時便冷。

百行萬善。固是都合著力。然如何件件去理會得。百行萬善總於五常。五常又總於仁。所以孔孟只教人求仁。求仁。只是主敬。求放心。若能如此。道理便在這裏。

或問存得此心。便是仁。曰。且要存得此心。不為私欲所勝。遇事每每著精神照管。不可隨物流去。須要緊緊守著。若常存得此心。應事接物。雖不中不遠。思慮紛擾於中。都是不能存此心。此心不存。合視處也不知視。合聽處也不知聽。或問莫在於敬否。

曰。敬非別是一事。常喚醒此心。便是。人每日只鶻鶻突突過了。心都不曾收拾得在裏面。又曰。仁雖似有剛直意。畢竟本是箇溫和之物。但出來發用時有許多般。須得是非辭遜斷制三者。方成仁之事。及至事定。三者各退。仁仍舊溫和。緣是他本性如此。人但見有是非節文斷制。却謂都是仁之本意。則非也。春本溫和。故能生物。所以說仁為春。

或曰。存得此心。即便是仁。曰。此句甚好。但下面說合於心者為之。不合於心者勿為。却又從義上去了。不干仁事。今且只以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便見得仁義之別。蓋仁是此心之德。才存得此心。即無不仁。如說克己復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耳。未說到行處也。纔說合於心者行之。便侵過義人路底界分矣。然義之所以能行。却是仁之用處。學者須是此心常存。方能審度事理。而行其所當行也。此孔孟之學所以必以求仁為先。蓋此是萬理之原。萬事之本。且要先識認得。先有養得。方有下手立腳處耳。

耳之德聰，目之德明，心之德仁。且將這意去思量體認。○將愛之理在自家心上自體認思量，便見得仁。○仁是箇溫和柔軟底物事。老子說柔弱者生之徒，堅强者死之徒。見得自是。看石頭上如何種物事出。藹乎若春陽之溫，汎乎若醴酒之醇，此是形容仁底意思。○當來得於天者只是箇仁，所以爲心之全體。却自仁中分四界子：一界子上是仁之仁，一界子是仁之義，一界子是仁之禮，一界子是仁之智。一箇物事，四脚撑在裏面，惟仁兼統之。

心裏只有此四物，萬物萬事皆自此出。○天之春夏秋冬最分曉：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雖分四時，然生意未嘗不貫；縱雪霜之慘，亦是生意。○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上一節事。當來天地生我底意，我而今須要自體認得。○試自看一箇物堅硬如頑石，成甚物事？此便是不仁。○試自看溫和柔軟時如何？此所以孝弟爲仁之本。若如頑石，更下種不得。俗說硬心腸，可以見。硬心腸如何可以與他說話？○惻隱羞惡辭遜是非，都是兩意：惻是初頭子，隱是痛；羞是羞己之惡，惡是惡人之惡；辭在我，遜在彼；是非自分明。○才仁便生出禮，所以仁配春，禮配夏；義是裁制，到得智便了，所以配秋配冬。○既認得仁如此分明，到得做工夫，須是克己復禮，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方是做工夫處。

周明作問仁。曰：聖賢說話，有說自然道理處，如仁人心是也；有說做工夫處，如克己復禮是也。

熟底是仁，生底是恕；自然底是仁，勉强底是恕；無計較無覩當底是仁，有計較有覩當底是恕。

前輩教人求仁，只說是淵深溫粹，義理飽足。

仁是愛底道理，公是仁底道理，故公則仁，仁則愛。

周明作謂私欲去則爲仁。曰：謂私欲去後，仁之體見，則可；謂私欲去後便爲仁，則不可。譬如日月之光，雲霧蔽之，固是不見；若謂雲霧去，則便指爲日月，亦不可。如水亦然，沙石雜之，固非水之本然；然沙石去後，自有所謂水者，不可便謂無沙無石爲水也。

余正叔謂無私欲是仁曰謂之無私欲然後仁則可。謂無私便是仁則不可蓋惟無私欲而後仁始見。如無所壅底而後水方行方叔曰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是仁曰無私是仁之前事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是仁之後事惟無私然後仁惟仁然後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要在二者之間識得）畢竟仁是甚模樣欲曉得仁名義須幷義禮智三字看欲眞箇見得仁底模樣須是從克己復禮做工夫去（今人說仁如糖皆道是甜不曾喫著不知甜是甚滋味）聖人都不說破在學者以身體之而已矣。

仁字說得廣處是全體惻隱慈愛底是說他本相。仁是根惻隱是萌芽親親仁民愛物便是推廣到枝葉處。

問先生答湖湘學者書以愛字言仁如何曰緣上蔡說得覺字太重便相似說禪問龜山却推惻隱二字曰龜山言萬物與我爲一云云說亦太寬問此還是仁之體否曰此不是仁之體却是仁之量仁者固能覺謂覺爲仁不可仁者固能與萬物爲一謂萬物爲一爲仁亦不可譬如說屋不論屋是木做柱竹做壁却只說屋如此大容得許多物如萬物爲一只是說得仁之量（因舉禪語是說得量邊事云云）

問程門以知覺言仁克齋記乃不取何也曰仁離愛不得上蔡諸公不把愛做仁他見伊川言博愛非仁也仁是性愛是情伊川也不是道愛不是仁若當初有人會問必說道愛是仁之情仁是愛之性如此方分曉惜門人只領那意便專以知覺言之於愛之說若將浼焉遂蹉過仁地位去說將仁更

無安頓處見孺子匍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這處見得親切聖賢言仁皆從這處說又問知覺亦有生意曰固是將知覺說來冷了覺在知上却多只些小搭在仁邊仁是和底意然添一句又成一重須自看得便都理會得。

湖南學者說仁舊來都是深空說出一片頃見王日休解孟子云麒麟者獅子也仁本是惻隱溫厚底物事却被他們說得擡虛打險瞠眉努眼却似說麒麟做獅子有吞伏百獸之狀蓋自知覺之說起

之麒麟不食生肉不食生草獅子則百獸聞之而腦裂
愛之理是偏言則一事心之德是專言則包四者故合而言之則四者皆心之德而仁為之主分而言之則仁是愛之理義是宜之理禮是恭敬辭遜之理知是分別是非之理也

仁者愛之理是將仁來分作四段看仁便是愛之理至於愛人愛物皆是此理義便是宜之理禮便是恭敬之理智便是分別是非之理理不可見因其愛與宜恭敬與是非而知有仁義禮智之理在其

中乃所謂心之德乃是仁能包四者便是流行處所謂保合太和是也仁是箇生理若是不仁便死了人未嘗不仁只是為私欲所昏才克己復禮仁依舊在直卿曰私欲不是別有箇私欲只心之偏處便是汪正甫問三仕三已不為仁管仲又却稱仁是如何曰三仕三已是獨自底管仲出來畢竟是做得仁之功且如一箇人坐亡立化有一箇人仗節死義畢竟還仗節死義底是坐亡立化濟得甚事曼亞夫問殺身成仁求生害仁曰求生畢竟是心不安理當死卽得殺身身雖死而理卽在亞夫云要將言仁處類聚看曰若如此便是趕縛得急却不好只依文序看若理會得一段了相似忘却忽又理會一段覺見得意思轉好

或問仁者心之德曰義禮智皆心之所有仁則渾然分而言之仁主乎愛合而言之包是三者或問仁有生意如何曰只此生意心是活物必有此心乃能知辭遜必有此心乃能知羞惡必有此心乃能知是非此心不生又烏能辭遜羞惡是非且如春

之生物也至於夏之長則是生者長秋之遂亦是生者遂冬之成亦是生者成也百穀之熟方及七八分若斬斷其根則生者喪矣其穀亦只得七八分若生者不喪須及十分收而藏之生者似息矣只明年種之又復有生諸子問仁不同而今曰愛之理云者克己復禮亦只要存得此愛非以克己復禮是仁友其士之仁者事其大夫之賢者亦只是要見得此愛其餘皆然

問愛之理心之德曰理便是性緣裏面有這愛之理

所以發出來無不愛程子曰心如穀種其生之性乃仁也生之性便是愛之理也

公之爲仁公不可與仁比並看公只是無私纔無私這仁便流行程先生云惟公爲近之却不是近似之近纔公仁便在此故云近猶云如所先後則近道矣不是道在先後上只知先後便近於道如去其壅塞則水自流通水之流通却不是去壅塞底物事做出來水自是元有只被塞了纔除了塞便流仁自是元有只被私意隔了纔克去己私做底

便是仁賀孫云公是仁之體仁是理曰不用恁地說徒然不分曉只是要無私無私則理無或蔽今人喜也是私喜怒也是私怒哀也是私哀懼也是私懼愛也是私愛惡也是私惡欲也是私欲苟能克去己私廓然大公則喜是公喜怒是公怒哀懼愛惡欲莫非公矣此處煞係利害顏子所受於夫子只是克己復禮爲仁讀書最忌以己見去說但欲合己見不知非本來旨意須是且就他頭說話教分明有不通處却以己意較量

胡五峰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此說極好人有私欲遮障了不見這仁然心中仁依舊只在如日月本是光明雖被雲遮光明依舊在裏又如水被泥土塞了所以不流然水性之流依舊只在所以克己復禮爲仁只是克了私欲仁依舊只在那裏譬如一箇鏡本自光明只緣塵都昏了若磨去塵光明只在

問遺書中取醫家言仁又一段云醫家以不識痛癢爲不仁又以不知覺不認義理爲不仁又却從知

覺上說曰覺是覺於理問與上蔡說同異曰異上蔡說覺纔見此心耳問南軒云上蔡說覺與佛家不同如何曰上蔡云自此心中流出與佛亦不大段異今說知痛癢能知覺皆好只是說得第二節說得用須當看如何識痛癢血脈從何而出知覺從何而至某云若不究見原本却是不見理只說得氣曰然伊川言穀種之性一段最好

問如何是滿腔子惻隱之心曰腔只是此身裏虛處問莫是人生來惻隱之心具足否曰如今也恁

地看事有箇不穩處便自覺不穩這便是惻隱之心林擇之嘗說人七尺之軀一箇針劄著便痛問吾身固如此處事物亦然否曰此心應物不窮若事事物物嘗是這箇心便是仁若有一事不如此便是這一處不仁了問本心依舊在否曰如今未要理會在不在論著理來他自是在那裏只是這一處不恁地便是這一處不在了如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忽然有一鄉人自不服化稱王稱霸便是這一處無君君也只在那裏然而他管不得不可道是天理只在那裏自家這私欲放行不妨王信伯在館中范伯達問人須是天下物物皆歸吾仁王指牕櫺問范曰此牕還歸仁否范默然某見之當答曰此牕不歸仁何故不打壞了如人處事但箇箇處得是便是事事歸仁且如牕也要糊得在那裏教好不成沒巴鼻打壞了問仁者以萬物爲一體如事至物來皆有以處之如事物未至不可得而體者如何曰只是不在這裏然此理也在這裏若來時便以此處之

問惻隱之心如何包得四端曰惻隱便是初動時羞惡是非恭敬亦須是這箇先動一動了方會恁地只於動處便見譬如四時若不是有春生之氣夏來長箇甚麽秋時又把甚收冬時又把甚藏

元者乃天地生物之端易言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知元者天地生物之端倪也元者生意在亨則生意之長在利則生意之遂在貞則生意之成若言仁便是這意思仁本生意乃惻隱之心也苟傷著這生意則惻隱之心便發若羞惡也是仁去那義上發若辭遜也是仁去那禮上發若是非也是仁去那智上發若不仁之人安得更有義禮智

問程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如何以此便謂之仁曰亦是仁也若能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處皆可謂之仁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能如是則仁亦在其中如克己復禮亦是仁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亦是仁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亦是仁看從那路入但從一路入做到極處皆是仁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問曰。心之本體。湛然虛明。無一毫私欲之累。則心德未嘗不存矣。把捉不定。則爲私欲所亂。是心外馳而其德亡矣。曰。如公所言。則是把捉不定。故謂之不仁。今此但曰皆是不仁。乃是言惟其不仁。所以致把捉不定也。

問。周子窻前草不除去。卽是謂生意與自家一般。曰。他也只是偶然見與自家意思相契。又問橫渠驢鳴。是天機自動意思。曰。固是。但也是偶然見他如此。如謂草與自家意一般。木葉便不與自家意思

一般乎。如驢鳴與自家呼喚一般。馬鳴却便不與自家一般乎。問程子觀天地生物氣象。也是如此。曰。他也只是偶然見如此。便說出來示人。而今不成只管去守看生物氣象。問觀雞雛可以觀仁。此則須有意。謂是生意初發見處。曰。只是爲他皮殼尚薄可觀。大雞非不可以觀仁。但爲他皮殼粗了。

必大曰。子厚聞皇子生喜甚。見餓莩食便不美者。正淳嘗云。與人同休戚。陸子壽曰。此主張題目耳。先生問曾致思否。對曰。皆是均氣同體。惟在我者至公無私。故能無間斷而與之同休戚也。曰。固是如此。然亦只說得一截。如此說時。眞是主張題目。實不曾識得。今土木何嘗有私。然與他物不相管。人則元有此心。故至公無私。便都管攝之無間斷也。

仁便藏在惻隱之心裏面。仁便是那骨子。到得成就得數件事了。一件事上。自是一箇仁。便是那業處。

仁之包四德。猶冢宰之統六官。

思慮方萌。持守得定。便是仁。如思慮方萌錯了。便是賊其仁。當施爲時錯了。便是賊其禮。當收斂時錯

了。便是賊其義。當貞靜時錯了。便是賊其智。凡物皆有箇如此道理。

春爲一歲之首。由是而爲夏爲秋爲冬。皆自此生出。所以謂仁包四德者。只緣四箇是一箇。只是三箇元。却有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貞。又有亨之元。利之元。貞之元。曉得此意。則仁包四者。尤明白了。

問伊川云。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曰。物之初生。其本未遠。固好看。及幹成葉茂。便不好看。如赤子入井時。

惻隱怵惕之心。只些子仁。見得時卻好看。到得發政施仁。其仁固廣。便看不見得何處是仁。

問遺書謂切脈可以體仁。莫是心誠求之之意否。曰。還是切脈底是仁。那脈是仁。曰。切脈是仁。曰。若如此。則當切脈時。又用著箇意思去體仁。復問蜚卿曰。仲思所說如何。曰。以伯羽觀之。恐是觀雞雛之意。曰。如何。曰。雞雛便是仁也。曰。切脈體仁又如何。曰。脈是那血氣周流。切脈則便可以見仁。曰。然。恐只是恁地。脈理貫通乎一身。仁之理亦是恁地。又

問雞雛如何是仁。道夫曰。先生嘗謂初與嫩底便是。曰。如此看。較分明。蓋當是時飲啄自如。未有所謂爭鬬侵陵之患者。只此便是仁也。

問。公只是仁底道理。仁。卻是箇流動發生底道理。故公而以人體之。方謂之仁否。曰。此便是難說。公而以人體之。此一句本微有病。然若真箇曉得。方知道一句說得好。所以程先生又曰。公近仁。蓋這箇仁。便在這人字上。你元自有這仁。合下便帶得來。只為不公。所以蔽塞了不出來。若能公。仁便流行。

譬如溝中水。被沙土擁敝壅塞了。故水不流。若能擔去沙土擁敝。水便流矣。又非是去外面別擔水來放溝中。是溝中元有此水。只是被物事壅遏了。去其壅塞。水便流行。如克己復禮為仁。所謂克己復禮者。去其私而已矣。能去其私。則天理便自流行。不是克己了。又別討箇天理來放在裏面也。故曰。公近仁。又問公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愛是仁之發處。恕是推其愛之之心。以及物否。曰。如公所言。亦非不是。只是自是湊

合不著。都無滋味。若道理只是如此看。又更做甚麼。所以只見不長進。正緣看那物事沒滋味。又問莫是帶那上文公字說否。曰。然。恕與愛本皆出於仁。然非公。則安能恕。安能愛。又問愛只是合下發處便愛。未有以及物。恕則方能推己以及物否。曰。仁之發處自是愛。恕是推那愛底。愛是恕之所推者。若不是恕去推那愛也不能及物。也不能親親仁民愛物。只是自愛而已。若裏面元無那愛。又只推箇甚麼。如開溝相似。是裏面元有這水。所以

開著便有水來若裏面元無此水如何會開著便有水若不是去開溝縱有此水也如何得他流出來愛水也開之者恕也

問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公是仁之理公而以人體之故曰仁竊謂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到處公所以能仁所謂公而以人體之者若曰己私既盡只就人身上看便是仁體猶骨也如體物不可遺之體貞者事之幹之類非體認之體也曰公是仁之方法人是仁之材料有此人方有此仁蓋

有形氣便具此生理若無私意間隔則人身上全體皆是仁如無此形質則生意都不湊泊他所謂體者便作體認之體亦不妨體認者是將此身去裏面體察如中庸體羣臣之體也

仁之名不從公來乃是從人來故曰公而以人體之則為仁

公而以人體之為仁仁是人心所固有之理公則仁私則不仁未可便以公為仁須是體之以人方是仁公恕愛皆所以言仁者也公在仁之前恕與愛在仁之後公則能仁仁則能愛能恕故也

或問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如何分別曰恕之所施施其愛爾不恕則雖有愛而不能及人也

問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何以別曰施是從這裏流出用是就事說推己為恕恕是從己流出去及那物愛是才調恁地愛如水恕如水之流又問先生謂愛如水恕如水之流淳退而思有所未合竊謂仁如水愛如水之潤恕如水之流不審

如何曰說得好昨日說過了

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用兩字移動全不得這般處惟有孔孟能如此下自荀楊諸人便不能便可移易昔有言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恕伊川言盡物只可言信推己之謂恕蓋恕是推己只可言施如此等處極當細看

問謝顯道初見明道自負該博史書盡卷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言汗流浹背面發赤明道曰即此是惻隱之心夫為

師問所折難而愧形於顏色。與惻隱之心似不相屬。明道乃云爾者何也。曰。此問却要商量。且何不曰羞惡之心。而謂之惻隱之心。諸公試各以己意言之。黎季成對曰。此恐是識痛癢底道理。先生未以為然。文曰。復以此請問。先生曰。只是謝顯道聞明道之言動一動。為他聞言而動。便是好處。却不可言學者必欲其動。且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不是四件物合下都有。偏言則一事。總言則包四者。觸其一。則心皆隨之。言惻隱之心。則羞惡辭遜是非在其中矣。

趙共父問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以見物物各有天理。事事皆有仁。曰。然。天體在物上。仁體在事上。猶言天體於物。仁體於事。本是言物以天為體。事以仁為體。緣須著從上說。故如此下語。致道問與體物而不可遺一般否。曰。然。曰。先生易解。將幹事說。曰。幹事猶言為事之幹。體物猶言為物之體。共父問下文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然須得仁以為骨子。

問敦篤虛靜者仁之本。曰。敦篤虛靜。是為仁之本。以上語類四十九條

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為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為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

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而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與曰不然程子之所訶以愛之發而名仁者

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爲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與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眞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汎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爲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沈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示樂山能守之

氣象尤不相似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幷記其語作仁說（仁說）

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弟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爲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爲近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爲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

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義禮智亦性之德也。義。惡之本。禮。遜之本。智。知之本。因性有義。故情能惡。因性有禮。故情能遜。因性有智。故情能知。亦若此爾。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脈貫通爾。程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也。此說前書言之已詳。今請復以兩言決之。如某之說。則性發爲情。情根於性。未有無性之情。無情之性。各爲一物而不相管攝。二說得失。此亦可見。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也。細觀來諭所謂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則其愛無不溥矣。不知此兩句甚處是直指仁體處。若以愛無不溥爲仁之體。則陷於以情爲性

之失。高明之見。必不至此。若以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便爲仁體。則恐所謂公者。漠然無情。但如虛空木石。雖其同體之物。尚不能有以相愛。況能無所不溥乎。然則此兩句中。初未嘗有一字說著仁體。須知仁是本有之性。生物之心。惟公爲能體之。非因公而後有也。故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細看此語。却是人字裏面帶得仁字過來。由漢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爲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爲性爾。今欲矯其弊。反使仁字汎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於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弊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實未嘗識其名義。且又并與天地之心。性情之德。而昧焉。竊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答張欽夫

論仁說

再讀別紙所示三條。竊意高明雖已灼知舊說之非。而此所論者。差之毫忽之間。或亦未必深察也。謹復論之。廣仲引孟子先知先覺。以明上蔡心有知覺之說。已自不倫。其謂知此覺此。亦未知指何爲說。要之大本既差。勿論可也。今觀所示。乃直以此爲仁。則是以知此覺此。爲知仁覺仁也。仁本吾心之德。又將誰使知之而覺之耶。若據孟子本文。則程子釋之已詳矣。曰知是知此事。知此事當如此也。覺是

覺此理。知此事之所以當如此之理也。意已分明。不必更求玄妙。且其意與上蔡之意。亦初無干涉也。上蔡所謂知覺。正謂知寒暖飽飢之類爾。推而至於酬酢佑神。亦只是此知覺。無別物也。但所用有小大爾。然此亦只是智之發用處。但惟仁者爲能兼之。故謂仁者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不可。蓋仁者心有知覺。乃以仁包四者之用而言。猶云仁者知所羞惡辭讓云爾。若曰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仁之所以得名。初不爲此也。今不究其所以得名

之故乃指其所兼者便爲仁體正如言仁者必有勇有德者必有言豈可遂以勇爲仁言爲德哉今伯逢必欲以覺爲仁尊兄既非之矣至於論知覺之淺深又未免證成其說則非某之所敢知也至於伯逢又謂上蔡之意自有精神得其精神則天地之用皆我之用矣此說甚高甚妙然既未嘗識其名義又不論其實下功處而欲驟語其精神此所以立意愈高爲說愈妙而反之於身愈無根本可據之地也所謂天地之用即我之用殆亦其傳

聞想像如此爾實未嘗到此地位也 答張欽夫論仁說

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爲人之意可謂深切然專一如此用功却恐不免長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亦不可不察也大抵二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過只作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說然其流復不免有弊者蓋專務說仁而於操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略故無復優柔厭飫之味克己復禮之實不但其蔽也懸而已而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摸既無眞實見處故其爲說恍惚驚怪弊病百端殆反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愛字看却之爲愈也某竊嘗謂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擿埴冥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爲助則自無此蔽矣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則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初不必求之於恍惚有無之閒也 答張敬夫

細看言仁序云雖欲竭力以爲仁而善之不明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此數句似未安爲仁固是須當明善然仁字主意不如此所以孔子每以仁智對言之也近年說得仁字與智字都無分別故於令尹子文陳文子事說得差殊氣象淺迫全與聖人語意不相似觀此序文意思首尾恐亦未免此病 答張敬夫

以愛論仁猶升高自下尚可因此附近推求庶其得之若如近日之說則道近求遠一向沒交涉矣此

區區所以妄爲前日之論而不自知其偏也至謂類聚言仁亦恐有病者正爲近日學者厭煩就簡避迂求捷此風已盛方且日趨於險薄若又更爲此以導之恐益長其計獲欲速之心方寸愈見促迫紛擾而反陷於不仁耳然却不思所類諸說其中下學上達之方蓋已無所不具苟能深玩而力行之則又安有此弊。答張敬夫

己私既克則廓然大公與天地萬物血脈貫通愛之理得於內而其用形於外天地之間無一物之非

吾仁矣此亦其理之本具於吾性者而非强爲之也。此數句亦未安 蓋己私既克則廓然大公皇皇四達而仁之體無所蔽矣夫理無蔽則天地萬物血脈貫通而仁之用無不周矣然則所謂愛之理者乃吾本性之所有特以廓然大公而後在非因廓然大公而後有也以血脈貫通而後達非以血脈貫通而後存也今此數句有少差紊更乞詳之愛之之理便是仁若無天地萬物此理亦無欠於此識得仁體然後天地萬物血脈貫通而用無不周者可得而言矣蓋此理本甚約今便將天地萬物夾雜說却鶻突了夫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正如此也更以復見天地之心之說觀之亦可見蓋一陽復處便是天地之心完全自足非有待於外也又如濂溪所云與自家意思一般者若如今說便只說得一般字而所謂自家意思者却如何見得耶。答張欽夫

視天下無一物之非仁此亦可疑蓋謂視天下無一物不在吾仁中則可謂物皆吾仁則不可蓋物自

是物仁自是心如何視物爲心耶。答張欽夫

仁字之義孟子言心該貫體用統性情而合言之也程子言性剖析疑似分體用而對言之也。答呂伯恭

某所謂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爲心此雖出於一時之臆見然竊自謂正發明得天人無間斷處稍似精密若看得破則見仁字與心字渾然一體之中自有分別毫釐有辨之際却不破碎。答何叔京

仁無不統故惻隱無不通此正是體用不相離之妙。

若仁無不統而惻隱有不通則體大用小體圓用偏矣觀謝子為程子所難直得面赤汗下是乃所謂羞惡之心者而程子指之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則可見矣答何叔京

知覺言仁程子已明言其非蓋以知覺言仁只說得仁之用而猶有所未盡不若愛字却說得仁之用平正周徧也答何叔京

人之本心無有不仁但既汨於物欲而失之便須用功親切方可復得其本心之仁故前書有仁是用功親切之效之說以今觀之只說得下一截心是本來完全之物又却只說得上一截然則兩語非有病但不圓耳若云心是通貫始終之物仁是心體本來之妙汨於物欲則雖有是心而失其本然之妙惟用功親切者為能復之如此則庶幾近之矣孟子之言固是渾然然人未嘗無是心而或至於不仁只是失其本心之妙而然耳然則仁字心字亦須畧有分別始得記得李先生說孟子言仁人心也不是將心訓仁字此說最有味答何叔京

所論惻隱似非出於覺者此語甚佳但所謂覺之一字未必不佳者却意亦非以覺為不佳但謂工夫用力處在敬而不在覺耳上蔡云敬是常惺惺法此言得之但不免有便以惺惺為仁之意此則未穩當耳答游誠之

孟子論仁雖有惻隱人心之殊程子於此亦有偏言專言之別然若實於惻隱之偏言處識得此人心專言者其全體便可見今只為於此認得不真故不能有以識其全體乃欲廣大其言以想象而包籠之不知言愈廣大而意愈不親切也程子之言惟穀種一條最為親切而非以公便為仁者亦甚縝密今乃反皆不認而必以易傳偏旁贊歎之言為直解字義則不惟不識仁亦錯看了易傳矣答呂子約

仁字固不可專以發用言然却須識得此是箇能發用底道理始得不然此字便無義理訓釋不得矣且如元者善之長便是萬物資始之端能發用底本體不可將仁之本體做一物又將發用底別做

一物也。答呂子約

仁之爲義。須以一意一理求得。方就上面說得無不通貫底道理。如其不然。卽是所謂儱侗眞如顢頇佛性。而仁之一字。遂無下落矣。答呂子約

所疑荷批誨。今皆已釋然。蓋仁者心有知覺。謂知覺爲仁則不可。知覺却屬智也。理一而分殊。愛有差等。殊與差等。品節之。却屬禮。處之無不得宜。却屬義。義也。禮也。智也。皆仁也。惟仁可以包夫三者。然所以得名。各有界分。須索分別。不容混雜爲一。孰

爲仁。孰爲義。孰爲智。曰。仁字之說甚善。要之須將仁義禮智作一處看。交相參照。方見疆界分明。而疆界分明之中。却自有貫通總攝處。是乃所謂仁包四者之實也。近年學者專說仁字。而於三者不復致思。所以含胡渙漭。動以仁包四者爲言。而實不識其所以包四者之果何物也。今得尊兄精思明辨如此。學者益有賴矣。答石子重

切脈觀雞之說固佳。然方切脈觀雞之際。便有許多曲折。則一心二用。自相妨奪。非惟仁不可見。而脈

之浮沈緩急。雞之形色意態。皆有所不暇觀矣。竊意此語。但因切脈而見血氣之周流。因觀雞雛而見生意之呈露。故卽此指以示人。如引醫家手足頑痺之語。舉周子不去庭草之事。皆此意爾。答林擇之

仁字。須是就一事上見統體之全。就統體處見一事之實。方始活絡無滯礙處。答王子合

須知所謂心之德者。卽程先生穀種之說。所謂愛之理者。則正所謂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耳。只以此意推之。更不須外邊添入道理。反混雜得

無分曉處。若如此處認得仁字。卽不妨與天地萬物同體。若不會得。而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爲仁。却轉見無交涉矣。答周舜弼

所示教。引巧言令色剛毅木訥兩條。以爲聖人所以開示爲仁之方。使人自得者。某猶竊有疑焉。而前書亦未及論也。蓋此兩語。正是聖人教人實下工夫。防患立心之一術。果能戒巧令務敦樸。則心不恣縱。而於仁爲近矣。非徒使之由是而知仁也。大抵向來之說。皆是苦心極力要識仁字。故其說愈

巧。而氣象愈薄。近日究觀聖門垂教之意。却是要人躬行實踐。直內勝私。使輕浮刻薄。貴我賤物之態。潛消於冥冥之中。而吾之本心渾厚慈良。公平正大之體。常存而不失。便是仁處。其用功著力。隨人淺深。各有次第。要之須是力行久熟。實到此地。方能知此意味。蓋非可以想象臆度而知。亦不待想象臆度而知也。（答吳晦叔）

自性言之。仁字亦未流出。但是其生動之理。包得四者。其實與誠字所指不同。須更辨得分明。始得。（答郭子上）

問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李公前所問。蓋以仁字。純就生人之類而言。某謂人字不當如此說。而李公以爲先生說緊要在人字上。今承批教。復未之然。某請畢愚見而折衷焉。竊謂此段之意。人字只是指吾此身而言。與中庸言仁者人也之人自不同。不必重看。緊要却在體字上。蓋仁者。心之德。主性情。宰萬事。本是吾身至親至切底物。公只是仁之理。專言公。則只虛空說著理。而不見其切於己。故必以身體之。然後我與理合而謂之仁。亦猶孟子合而言之道也。然公果如之何而體。如之何而謂之仁。亦不過克盡己私。至於此心豁然。瑩淨光潔。徹表裏純是天理之公。生生無間斷。則天地生物之意常存。故其寂而未發。惺惺不昧。如一元之德。昭融於地中之復。無一事一物不涵在吾生理之中。其隨感而動也。惻然有隱。如春陽發達於地上之豫。無一事非此理之貫。無一物非此生意之所被矣。此體公之所以爲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雖

或爲義。爲禮。爲智。爲信。無所往而不通也。不審是否。曰。此說得之。不然則如釋氏之捨身飼虎。雖公而不仁矣。（答陳安卿）

問呂氏孟子惻隱說云。蓋實傷吾心。非譬之也。然後知天下皆吾體。生物之心皆吾心。彼傷則我傷。非謀慮所及。非勉强所能。此所謂皆吾體皆吾心者。亦只是以同一理言之否。曰。非但同理。亦同氣也。（答陳安卿）

公則無情。仁則有愛。公字屬理。仁字屬人。克己復禮

不容一毫之私。豈非公乎、親親仁民。而無一物之不愛。豈非仁乎。以此推之。意亦可見。答楊仲思

問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云云。竊謂偏言一事。仁之用也。專言四者。仁之體也。仁之用莫若愛。仁之體則愛有所不能盡。必包四者論之、而後仁之體可見。曰。仁之一事。乃所以包四者、不可離其一事、而別求兼四者之仁也。答鄭衛老

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曰。仁者心之德。猶言潤者水之德。燥者火之德。愛之理。猶言木之根。水之源、

試以此意思之。答曾擇之

所謂心無私欲。即是仁之全體、亦是也。但須識得此處、便有本來生意融融洩洩氣象。乃為得之耳。顏子不改其樂。是他工夫到後。自有樂處。與貧富貴賤了不相關。自是改他不得、仁智樂壽、亦是工夫到此。自然有此效驗。答林德久

問觀孔子言仁、如告顏子以克己復禮、所以為仁之機。殆若發露而無餘蘊。至孟子論仁、雖嘗指人心而言。然其意使人自惻隱之心推之。要其自歸、多

主於愛之一辭。雖所以指示於人者。豈不精切而確實。然不似聖人之言仁、廣大渾全。而使人自得於精思力行之餘也。意者孟子適當夫好戰嗜殺人之時。為救焚拯溺之計。不可不自夫受病之所而藥之歟、曰。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惻隱之類。偏言之也。克己之類。專言之也。然即此一事便包四者、蓋亦非二物也。故論語集注中云、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此言極有味。可更思之。不可謂孟子之言不如孔子

之用偏。孟子亦有專言之者。仁人心是也。孔子亦有偏言之者。愛人是也。又謂孟子以世人好殺而言惻隱。尤非也。孔子雖不以義對仁、然每以智對仁。更宜思之。答歐陽希遜

遺書論孝弟為仁之本、及仁性也孝弟用也處、及博愛之謂仁。又答心如穀種之說。但看此三段、更以前聖賢之言參之。則自見無所疑。惻隱不能貫三者。向見何兄亦深以為疑。竟不能決。此不難曉。更熟看孟子不忍人之心一章。及外書中明道說謝

子玩物喪志之說。則亦自分明矣。答或人

問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生所得以爲心者。其體。則通天地而貫萬物。其理。則包四端而統萬善。蓋專一心之全德而爲性情之主。卽所謂乾坤之元者也。故於此語其名義。則以其冲融循育溫粹渾厚。當生生而不死。因謂之仁。人惟己私蔽之。是以生道息而天理隔。遂頑然不識痛癢而爲忍人。人之所以體乎仁者。必此身私欲淨盡。廓然無以蔽其所得天地生物之體。其中眞誠惻怛。藹然萬物之春意常存。徹表徹裏。徹巨徹細。徹終徹始。渾是天理流行。無一處不應。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貫。於一元之氣。流行無間斷。乃可以當渾然之全體而無愧。若一處稍有病痛。一微細事照管不到。一頃刻稍有間斷。則此意便私。私意行而生道息。理便不流通。便是頑麻絕愛處。爲得渾全是仁。如人之一身。渾是血氣周流。便是純無病人。纔一指血脈不到。便是頑麻不仁處。顏子三月不違仁。三月之後。則微有少違。然當下便覺融化。依然復不見其違焉。竊意三月之內。渾是中心安仁底氣象。三月之後。便是勉而中。否曰中後又不須勉。但久則又不免於有違耳。答陳安卿。以上文集三十二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八

性理七

仁義　仁義禮智　仁義禮智信

趙致道問仁義體用動靜何如。曰。仁固為體。義固為用。然仁義各有體用。各有動靜。自詳細驗之。以下論仁義

仁義互為體用動靜。仁之體本靜。而其用則流行不窮。義之用本動。而其體則各止其所。

義之嚴肅。即是仁底收斂。

以仁屬陽。以義屬陰。仁主發動而言。義主收斂而言。若揚子云。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又自是一義。便是這物事不可一定名之。看他用處如何。

先生答叔重疑問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

廣請曰。自太極之動言之。則仁為剛而義為柔。自一物中陰陽言之。則仁之用柔。義之用剛。曰。也是如此。仁便有箇流動發越之意。然其用則慈柔。義便有箇商量從宜之義。然其用則決裂。

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陰是方消底氣。仁便是方生底義。義便是收回頭底仁。要之仁未能盡得道體。道則平鋪地散在裏。仁固未能盡得。然仁却是足以該道之體。若識得陽。便識得陰。識得仁。便識得義。識得一箇。便曉得其餘箇。

問義者仁之質。曰。義有裁制割斷意。是把定處。便發出許多仁來。如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把定處。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便是流行處。

問孟子以惻隱為仁之端。羞惡為義之端。周子曰。愛曰仁。宜曰義。然以其存於心者而言。則惻隱與愛。固為仁心之發。然羞惡乃就恥不義上反說。而非直指義之端也。宜字乃是就事物上說。不知義在心上。其體段如何。曰。義之在心。乃是決裂果斷者也。

義如利刀相似。都割斷了許多牽絆。

義字如一横劍相似。凡事物到前。便兩分去。君子義以為質。義以為上。義不食也。義弗乘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是此義十分精熟。用便見也。

仁言心之德。便見得可包四者。義言心之制。却只是
說義而已。曰。然。

問。心之德。是兼專言之統體上說。愛之理。是就偏言
之一體上說。雖言其體。而用未嘗不包在其中。心
之制。是說義之主於中。事之宜。是說義之形於外。
合內外而言之也。曰。心之制。亦是就義之全體處
說。事之宜。是就千條萬緒各有所宜處說。事之宜。
亦非是就在外之事說。看甚麽事來。這裏面便有
箇宜處。這便是義。又舉伊川曰。在物爲理。處物爲

義。又曰。義似一柄利刀。看甚物來。皆割得去。非是
刀之割物處是義。只這刀便是義。

天地只是一氣。便自分陰陽。緣有陰陽二氣相感。化
生萬物。故事物未嘗無對。天便對地。生便對死。語
默動靜皆然。以其種如此故也。所以四端只舉仁
義言。亦如陰陽。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
道曰仁與義。

陰陽柔剛仁義。看來當曰義與仁。當以仁對陽。仁若
不是陽剛。如何做得許多造化。義雖剛。却主於收
斂。仁却主發舒。這也是陽中之陰。陰中之陽。互藏
其根之意。且如今人用賞罰。到賜與人。自是無疑。
便做將去。若是刑殺時。便遲疑不肯果決。這見得
陽舒陰斂。仁屬陽。義屬陰處。

陳仲蔚問龜山說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
以爲義。仁便是體。義便是用否。曰。仁只是流出來
底。義是合當做底。如水流動處是仁。流爲江河。匯
爲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便是仁。愛父母。愛兄
弟。愛鄉黨。愛朋友故舊。有許多等差。便是義。且如

敬。只是一箇敬。到敬君。敬長。敬賢。便有許多般樣。
禮也是如此。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這箇便是禮。
其或七或五之不同。便是義。禮是理之節文。義便
是事之所宜處。呂與叔說天命之謂性云。自斬而
緦。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皂隸。
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自是天性合如此。
且如一堂有十房父子。到得父各慈其子。子各孝
其父。而人不嫌者。自是合如此也。其慈其孝。這便
是仁。各親其親。各子其子。這便是義。這箇物事分

不得流出來便是仁仁打一動義禮知便隨在這裏了不是要仁使時義却留在後面少間放出來其實只是一箇道理論著界分便有許多分別以上語類十五條

某嘗謂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卽所謂仁而於其間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毫釐之間不可差謬卽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而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是以學

者求仁精義亦未嘗不相爲用其求仁也克去己私以復天理初不外乎日用之間其精義也辨是非別可否亦不離乎一念之際蓋無適而非天理人心體用之實未可以差殊觀也孟子告齊王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嗚呼此求仁之方也而精義之本在焉孟子其可謂知言之要矣答江元適

問有子以孝弟爲仁之本孟子以事親爲仁事兄爲義何也蓋孔門論仁舉體以該用卽所謂專言之

仁也孟子言仁必以其配卽所謂偏言之者也事親主乎愛而已義則愛之宜者也推其事親者以事其長而得其宜則仁之道行焉曰此說是答吳伯豐

知仁爲愛之理則當知義爲宜之理矣蓋二者皆爲未發之本體而愛與宜者乃其用也今乃曰義者理之宜則以義爲本體之發也不幾於仁內義外之失乎答姜叔權

義之所以能行却是仁之用處故學者須是此心常存方能審度事理如其不然則方寸之間自無主宰亦不復能審度可否而行所當行矣此孔門之學所以必以求仁爲先蓋此萬事之原萬事之本且要先識認得先存養得方有下手立脚處爾答李元翰

問有子以孝弟爲仁之本孟子分事親從兄爲仁義之實義主敬或主於事之宜也曰以宜爲主敬在其中答林德久○以上文集五條

問仁義禮智體用之別曰自陰陽上看下來仁禮屬陽義智屬陰仁禮是用義智是體春夏是陽秋冬

是陰。只將仁義說則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若將仁義禮智說則春仁也。夏禮也。秋義也。冬智也。仁禮是敷施出來底。義是肅殺果斷底。智便是收藏底。如人肚臟有許多事。如何見得。其智愈大其藏愈深。正如易中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解者多以仁為柔以義為剛。非也。却是以仁為剛。義為柔。蓋仁是箇發出來了便硬而強。義便是收斂向裏底。外面見之便柔。以下論仁義禮智

仁禮屬陽。屬健。義智屬陰。屬順。問義則截然有定分。有收斂底意思。自是屬陰順。不知智如何解。曰。智更是截然。更是收斂。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無作用。不似仁義禮三者有作用。智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惻隱羞惡辭遜三者。他那箇更收斂得快。

仁所以包三者。蓋義禮智皆是流動底物。所以皆從仁上漸漸推出。仁智元貞是終始之事。這兩頭却重。如坎與震。是始萬物終萬物處。艮則是中間接續處。

味道問仁包義禮智惻隱包羞惡辭遜是非。元包亨利貞春包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不知木如何包得火金水。曰。木是生氣。有生氣然後物可得而生。若無生氣則火金木皆無自而能生矣。故木能包此三者。

四端猶四德。逐一言之。則各自為界限。分而言之。則仁義又是一大界限。故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如乾文言既曰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

者。性情也。

正淳言性之四端迭為賓主。然仁智其總統也。恭而無禮則勞。是以禮為主也。君子義以為質。是以義為主也。蓋四德未嘗相離。遇事則迭見層出。要在人默而識之。曰。說得是。

仁字須兼義禮智看。方看得出。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於春。春則生意之生也。夏則生意之長也。秋則生意之成。冬則生意之藏也。自

四而兩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曰五行
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又曰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
能成始而成終猶元爲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
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仁
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
無間故不貞則無以爲元也
禮者仁之發智者義之藏且以人之資質言之溫厚
者多謙遜通曉者多刻剝
惻隱之心頭尾都是惻隱三者則頭是惻隱尾是羞

惡辭遜是非若不是惻隱則三者都是死物蓋惻
隱是箇頭子羞惡辭遜是非便從這裏發來
仁與禮自是有箇發生底意思義與智自是有箇收
斂底意思 以上語類十一條
孝述見先生答黃寺丞健順仁義禮智之問云有分
而言之者有合而言之者孝述於分而言者已隨
愚見陳於上矣獨以合而言者求之竊意仁義禮
智若以用言則有有爲者有無爲者故仁禮爲健
義智爲順若論其所以爲是四者之實則仁是人

之不忍之心似有柔順之意禮之品節一定而不
可易似有陰靜之意二者恐是健中有順義之裁
制方嚴似有剛斷之意智之周流不滯似有陽動
之意二者恐是順中有健於此可見陰陽本不相
離之意不知是否曰當時之意恐謂分則爲四合
則爲二耳然如所說又自是一意即所謂水陰根
陽火陽根陰者 答李孝述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
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

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
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
異端蠭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
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
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
界爲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
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
儱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
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

形。知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

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遡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

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爾。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

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
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
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答陳器之）
問乾之四德以貞配冬無可疑人之四德以智配冬
猶未瑩豈以一歲之功萬物之成畢見於此如智
之明辨者乎曰智主含藏分別有知覺而無運用
冬之象也（答廖子晦○以上文集三條）
或問仁義禮智性之四德又添信字謂之五性如何
曰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有是義禮智皆

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四者又如土於
四時各寄王十八日或謂王於戊巳然季夏乃土
之本宮故尤王月令載中央土以此（以下論仁義禮智信）
問向蒙戒諭說仁意思云義禮智信上著不得又須
見義禮智信上少不得方見得仁統五常之意大
雅今以樹為喻夫樹之根固有生氣然貫徹首尾
豈可謂榦與枝花與葉無生氣也曰固然只如四
時春為仁有箇生意在夏則見其有箇亨通意在
秋則見其有箇成實意在冬則見其有箇貞固意

在夏秋冬生意何嘗息本雖彫零生意則常存大
抵天地間只一理隨其到處分許多名字出來四
者於五行各有配惟信配土以見仁義禮智實有
此理不是虛說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貞亦重
以明終始之義非元則無以生非貞則無以終非
終則無以為始不始則不能成終矣如此循環無
窮此所謂大明終始也
窮理只就自家身上求之都無別物事只有箇仁義
禮智看如何千變萬化也離這四箇不得公且自

看日用之閒如何離得這四箇如信者只是有此
四者故謂之信信實也實是有此論其體則實是
有仁義禮智論其用則實是有惻隱羞惡恭敬是
非更假偽不得試看天下豈有假做得仁假做得
義假做得禮假做得智所以說信者以言其實有
而非偽也（以上語類三條）
界限之說亦是要見得五行之在性中各有體段要
得分辨不雜不可說未感時都無分別感物後方
有分別也觀程先生沖漠無朕一段可見矣（答林德久）

前書所論仁義禮智分屬五行四時此是先儒舊說未可輕詆今者來書雖不及之然此大義也故恐前書有所未盡不可不究其說蓋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爲仁而陰爲義然陰陽又各分而爲二故陽之初爲木爲春爲仁陽之盛爲火爲夏爲禮陰之初爲金爲秋爲義陰之極爲水爲冬爲智蓋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非是假合附

會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理亦然文言取類尤爲明白非區區今日之臆說也五行之中四者既各有所屬而土居中宮爲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爲信爲眞實之義而爲四德之地衆善之主也五聲五色五味五臭五藏五蟲其分放此蓋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間隔若不見得則雖生於天地閒而不知所以爲天地之理雖有人之形貌而亦不知所以爲人之理矣故此一義切於吾身比前數段尤爲要緊非但小小節目而已也答袁機仲

程珙請曰論語多是說仁孟子卻兼說仁義意者夫子說元氣孟子說陰陽仁恐是體義恐是用先生曰孔孟之言有同有異固所當講然今且當理會何者爲仁何者爲義曉此兩字義理分明方於自己分上有用力處然後孔孟之言有同異處可得而論如其不曉自己分上元無工夫說得雖工何益於事且道如何說箇仁義二字底道理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

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爲性者五其說最爲得之卻爲後世之言性者多雜佛老而言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之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箇眞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眞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撙節底道理智則

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仁者爲惻隱。義者爲羞惡。禮者爲恭敬。智者爲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脉。不相殽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自各有分別。須是見

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

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又是仁之著。智又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論體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爲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爲體用。若認

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顚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工夫處矣。琪又請曰。三代以前。只是說中說極。至孔門答問。說著便是仁。何也。先生曰。說中說極。今人多錯會了他文義。今亦未暇一一詳說。但至孔門方說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親切處爾。夫子所以賢於堯舜。於此亦可見其一端也。玉山講義 ○以上文集三條

誠 忠信 忠恕 恭敬

誠實理也。亦誠慤也。由漢以來。專以誠慤言誠。至程

子乃以實理言後學皆棄誠愨之說不觀中庸亦有言實理爲誠處亦有言誠愨爲誠處不可只以實爲誠而以誠愨爲非誠也以下論誠

問性誠曰性是實誠是虛性是理底名誠是好處底名性譬如這扇子相似誠譬則這扇子做得好又曰五峰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此語分得輕重虛實處却好某以爲道字不若只做德字更親切道字又較疎

先生問諸友誠敬二字如何分各舉程子之說以對

先生曰敬是不放肆底意思誠是不欺妄底意思

誠只是一箇實敬只是一箇畏

或問誠是體仁是用否曰理一也以其實有故謂之誠以其體言則有仁義禮智之實以其用言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實故曰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蓋無其實矣又安得有是名乎

或問專一可以至誠敬否曰誠與敬不同誠是實理是人前背後都恁地做一件事直是做到十分便是誠若只做得兩三分說道今且謾恁地做恁地也得不恁地也得便是不誠敬是戒謹恐懼意

伊川言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某看忠有些子是誠之用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十分眞實恁地便是誠若有人九分恁地有一分不恁地便是夾雜些虛僞在內便是不誠忠便是盡心盡心亦是恁地便有些子是誠之用

一心之謂誠盡己之謂忠誠是實理自然如此此處却不曾帶那動只恁地平放在這裏忠却是處事待物見得却是向外說來

問無妄誠之道不欺則所以求誠否曰無妄者聖人也謂聖人爲無妄則可謂聖人爲不欺則不可又問此正所謂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否曰然無妄是自然之誠不欺是著力去做底

味道問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曰非無妄故能誠無妄便是誠無妄是四方八面都去得不欺猶是兩箇物事相對以上語類十一條

問劉器之問誠之目於溫公曰當自不妄語入此易所謂修辭立其誠也曰近之答程允夫

學者問曰。遺書曰。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須敬而後能誠。學者如何便能誠。恐不若專主於敬。而後能誠也。大時答曰。誠者天之道也。而實然之理。亦可以言誠。敬道之成。則聖人矣。而整齊嚴肅。亦可以言敬。此兩事者。皆學者所當用力也。曰敬。是竦然如有所畏之意。誠是眞實無妄之名。意思不同。誠而後能敬者。意誠而後心正也。敬而後能誠者。意雖未誠。而能常若有畏。則當不敢自欺。而進於誠矣。此程子之意也。問者略見此意。而不能達之於

言。答者却答不著。答胡季隨

問呂氏謂誠者理之實。然曰。誠之爲言實也。然經傳用之。各有所指。不可一槩論也。如呂氏此說。即周子所謂誠者聖人之本。蓋指實理而言之者也。如周子所謂聖誠而已矣。即中庸所謂天下至誠者。指人之實有此理者而言也。溫公所謂誠。即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指人之實其心而不自欺者言也。答或人

問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無妄是聖人之誠。不欺是學者之誠。如何。曰。程子此段。似是名理之言。不爲人之等差而發也。答程允夫。以上文集四條。以

忠。自裏面發出。信。是就事上說。忠。是要盡自家這箇心。信。是要盡自家這箇道理。以下論忠信

實心。便是學者之關中河內。必先有此。而後可以有爲。若無此。則若存若亡而已。烏能有得乎。有諸已之謂信。意正謂此。

信者。忠之驗。忠。只是盡已。因見於事而信。又見得忠如此。

忠信只是一事。但是發於心而自盡。則爲忠。驗於理而不違。則爲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

忠信只是一事。而相爲內外始終本末。有於已爲忠。見於物爲信。做一事說也得。做兩事說也得。

問忠是人心實理。於事父謂之孝。處朋友謂之信。獨於事君謂之忠。何也。曰。父母兄弟朋友。皆是分義相親。至於事君。則分際甚嚴。人每若有不得已之意。非有出於中心之誠者。故聖人以事君盡忠言之。又問忠與誠如何。曰。忠與誠。皆是實理。一心之

謂誠盡心之謂忠誠是心之本主忠又誠之用處用者只是心中微見得用

或問學者盡己之忠如何比得聖人至誠不息曰只是這一箇物但有精粗衆人有衆人底忠學者有學者底忠賢者有賢者底忠聖人有聖人底忠衆人只是朴實頭不欺瞞人亦謂之忠直卿云已字便是至誠字盡字便是不息字至誠便是維天之命不息便是於穆不已

文振問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曰忠信只是一理

自中心發出來便是忠著實便是信謂與人說話時說到底見得恁地了若說一半不肯說盡便是不忠有這事說這事無這事便說無便是信只是一箇理自其發於心謂之忠驗於事謂之信又文振說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發已自盡便是盡己循物無違譬如香爐只喚做香爐桌只喚做桌便著實不背了若以香爐爲桌桌爲香爐便是背了他便是不著實

問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信既是實先生前又說道忠是實心不知如何分別曰忠是就心上說信是指事上說如今人要做一件事是忠做出在外是信如今人問火之性是如何向他說熱便是忠火性是熱便是信心之所發既實則見於事上皆是實若中心不實則見於事上便不實所謂不誠無物若心不實發出來更有甚麼物事

問發已自盡爲忠何以不言反己曰若言反己是全不見用處如何接得下句來推發此心更無餘蘊便是忠處信自在其中如今俗語云逢人只說三

分話只此便是不忠循能事物而無所乖違是之謂信後來伊川往往見此說尚晦故更云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便是穩當分明

問明道伊川以忠信爲表裏內外何也曰盡己之謂忠見於事而爲信將彼己看亦得發於我而自盡者忠也他人見得便是信問莫只是一事否曰只是一箇道理問有說信字又不說忠字如何曰便兼表裏而言問有說忠字而不說信字如何曰信非忠不能忠則必信矣又曰且如這事自家見得

十分。只向人說三分。不說那七分。便是不信。如何是循物無違。有人問今日在甚處來。便合向他說在大中寺來。故程先生曰。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於中之謂孚。見於事之謂信。

問盡物之謂信。盡物只是循物無違意否。曰是。（以上語類十二條）

問先生曰。忠信一理。但所從言之異耳。友恭竊謂忠信一理。而於己言忠。於物言信者。盡己則主心而言。物則主理而言。故盡己之心爲忠。循物之理爲信。雖內外之不同。要之皆誠於我耳。曰。心理不可以彼己分。以理爲事可也。循物無違。非謂循物之理。但言此物。則循於此物之實而無所違。則是所謂信耳。（答潘恭叔）

問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其分如何。又謂忠天道也。其與盡心之義同否。曰。一心之謂誠。專以體言。盡心之謂忠。是當體之用。忠天道也。對恕之推己而言。正指盡心之義。（答呂子約。以上文集二條）

程子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便是實理流行。乾

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便是實理及物。守約問恁地說。又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之忠恕相似。曰。只是一箇忠恕。豈有二分。聖人與常人忠恕也不甚相遠。又曰。盡己不是說盡吾身之實理。自盡便是實理。（此處切恐有脫誤。）若有些子未盡處。便是不實。如欲爲孝。雖有七分孝。只中間有三分未盡。固是不實。雖有九分孝。只略略有一分未盡。亦是不實。（以下論忠恕）

主於內爲忠。見於外爲恕。忠是無一豪自欺處。恕是稱物平施處。

說忠恕。先生以手向自己是忠。却翻此手向外是恕。

忠只是一箇忠。做出百千萬箇恕來。

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此語見周禮疏。

問如心爲恕。曰。如比也。比自家心推將去。仁之與恕。只爭些子。自然底是仁。比而推之便是恕。

劉問忠恕。曰。忠即是實理。忠則一理。恕則萬殊。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亦只以這實理流行。發生萬物。牛得之爲牛。馬得之而爲馬。草木得之而爲草木。

以上語類七條

張無垢云恕由忠而生忠所以責己也知己之難克然後知天下之未見性者不可深罪也又曰知一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愚謂恕由忠生明道謝子侯子蓋嘗言之然其爲說與此不相似也若曰知一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則是以己之私待人也恕之爲義本不如此正蒙曰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此則物我一致各務循理

而無違矣聖賢之言自有準則所謂以人治人者雖曰以衆人望人然而必曰道不遠人則所以爲衆人者亦有道矣以己不能克其私而并容他人使之成其惡則是相率而禽獸也其爲不忠不恕孰大於是張無垢中庸解辨

問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不知如何分曰恕之所施施其愛耳不恕則雖有愛而不能及人也答潘子善

問程子以忠爲天道恕爲人道莫是謂忠者聖人之在己與天同運而恕者所以待人之道否曰聖人處己待人亦無二理天人之別但以體用之殊耳答嚴時亨

恕說亦佳但大學絜矩常在格物之後蓋須理明心正則吾之所欲所不欲莫不皆得其正然後推以及物則其處物亦莫不皆得其正而無物我之間如其不然而以私己自便之心爲主又欲以是而及人則人道不立而驅一世以爲姑息苟且之場矣答黃商伯

問近看得忠恕只是體用其體則純亦不已其用則塞乎天地其體則實然不易其用則廓然大通然體用一源而不可析也故程子謂看忠恕二字自見相爲用處而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曰此說甚善答呂子約 以上文集五條

問仁敬曰上蔡以來以敬爲小不足言須加仁字在上其實敬不須言仁敬則仁在其中矣以下論恭敬

恭主容敬主事有事著心做不易其心而爲之是敬恭形於外敬主於中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

事而言則敬爲切
初學則不如敬之切成德則不如恭之安敬是主事
然專言則又如脩己以敬敬以直內只偏言是主
事恭是容貌上說
因言恭敬二字如忠信或云敬主於中者也恭發於
外者也曰凡言發於外比似主於中者較大蓋必
充積盛滿而後發於外則發於外者豈不如主於
中者然主於中者却是本不可不知
問恭與敬如何曰恭是主容貌而言貌曰恭手容恭敬是主
事而言執事敬事思敬問敬如何是主事而言曰而今做
一件事須是專心在上面方得不道是不好事而
今若讀論語心又在孟子上如何理會得若做這
一件事心又在那事未做不得又曰敬是畏底意
思又曰若有事時則此心便卽專在這一事上無
事則此心湛然又曰恭是謹敬是畏莊是嚴嚴威
儼恪非所以事親是莊於這處使不得若以臨下
則須是莊臨之以莊則敬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以上語類五條

問恭敬二字語孟之言多矣如敬而無失與人恭而
有禮居處恭執事敬行已也恭事上也敬責難於
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伊川先生言發於外
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蓋恭敬只一理表裏
之言以此意解語孟之言似不契莫是有輕重否
曰恭主容敬主事自學者而言則恭不如敬之力
自成德而言則敬不如恭之安答連嵩卿
詳考從上聖賢以及程氏之說論下學處莫不以正
衣冠肅容貌爲先蓋必如此然後心得所存而不
流於邪僻易所謂閑邪存其誠程氏所謂制之於
外所以養其中者此也但不可一向溺於儀章器
數之末耳答呂伯恭
問某承先生誨以持敬自求病痛是氣衰不能勝其
怠惰如頭容欲直手容欲恭則時或不能卽此便
是持敬不純私意已行矣今遂欲一一如禮則力
困實做不得不如但存之於心而四體則少寬之
終可以有得而無害於敬否曰心無不敬則四體
自然收斂不待著意安排而四體亦自舒適矣著

意安排。則雜入而生病矣。答朱飛卿。以上文集三條

淵鑑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九

理氣一

總論

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

有是理後生是氣。自一陰一陽之謂道推來。此性自有仁義。

先有箇天理了。却有氣。氣積為質。而性具焉。

問先有理。抑先有氣。曰理未嘗離乎氣。然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豈無先後。理無形。氣便粗有渣滓。

理氣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為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氣則為金木水火。理則為仁義禮智。

問理與氣。曰伊川說得好。曰理一分殊。合天地萬物而言。只是一箇理。及在人則又各自有一箇理。

有是理便有是氣。但理是本。而今且從理上說。如

云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不成動已前便無靜程子曰動靜無端蓋此亦是且自那動處說起若論著動以前又有靜靜以前又有動如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這繼字便是動之端若只一開一闔而無繼便是闔殺了又問繼是動靜之間否曰是靜之終動之始也且如四時到得冬月萬物都歸窠了若不生來年便都息了蓋是貞復生元無窮如此

問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未有人時此理何在曰也只

在這裏如一海水或取得一杓或取得一擔或取得一椀都是這海水但是他為主我為客他較長久我得之不久耳

問理在氣中發見處如何曰如陰陽五行錯綜不失條緒便是理若氣不結聚時理亦無所附著

問先有理後有氣之說曰不消如此說而今知得他合下是先有理後有氣耶後有理先有氣耶皆不可得而推究然以意度之則疑此氣是依傍這理行及此氣之聚則理亦在焉蓋氣則能凝結造作

理却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只此氣凝聚處理便在其中且如天地間人物草木禽獸其生也莫不有種定不會無種了白地生出一箇物事這箇都是氣若理則只是箇潔淨空闊底世界無形迹他却不會造作氣則能醞釀凝聚生物也

問有是理便有是氣似不可分先後曰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說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却有是氣也須有先後

問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理如何曰未有天地

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曰發育是理發育之否曰有此理便有此氣流行發育理無形體曰所謂體者是強名否曰是曰理無極氣有極否曰論其極將那處做極

或問理在先氣在後曰理與氣本無先後之可言但推上去時却如理在先氣在後相似

可幾問大鈞播物還是一去便休也還有去而復來

之理曰一去便休耳豈有散而復聚之氣

問氣之伸屈曰譬如將水放鍋裏煮水既乾那泉水依前又來不到得將已乾之水去做他

問上帝降衷於民天將降大任於人天祐民作之君天生物因其才而篤作善降百祥作不善降百殃天將降非常之禍於此世必預出非常之人以擬之凡此等類是蒼蒼在上者眞有主宰如是耶抑天無心只是推原其理如此曰此三段只一意這箇也只是理如此氣運從來一盛了又一衰一衰

了又一盛只管恁地循環去無有衰而不盛者

人呼氣時腹却脹吸氣時腹却厭論來呼而腹厭吸而腹脹乃是今若此者蓋呼氣時此一口氣雖出第二口氣復生故其腹脹及吸氣時其所生之氣又從裏趕出故其腹却厭老子曰天地之閒其猶橐籥乎動而不屈虛而愈出橐籥只是今之鞴扇耳

理搭於氣而行

以氣言則春夏秋冬以德言則元亨利貞在人則爲仁義禮智元亨利貞理也有只四段氣也有只四段理便在氣中兩箇不曾相離

問理與數曰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數蓋數乃是分界限處

此身只是箇軀殼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如魚在水外面水便是肚裏水鱖魚肚裏水與鯉魚肚裏水只一般

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如火得脂膏便有許多光燄蓋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

人之所以爲人其理則天地之理其氣則天地之氣理無迹不可見故於氣觀之（以上語類二十三條）

天地之閒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答黃道夫）

所謂理與氣決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則二物渾淪不可分開各在一處然不害二物之各爲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則雖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

其理而已未嘗實有是物也大凡看此等處須認得分明又兼始終方是不錯答劉叔文

有此理後方有此氣既有此氣然後此理有安頓處大而天地細而螻蟻其生皆是如此又何慮天地之生無所付受耶要之理之一字不可以有無論未有天地之時便已如此了也答楊志仁

問天地之閒有理有氣理常不移而氣不常定中庸曰大德必得其名必得其位必得其壽理固當如此然孔子無位顔子夭死蓬蓽之士固有老死而

名不著者豈非氣使之然耶故君子道其常而不道其非常然竊疑理先而氣後今理既不足以勝氣則凡福善禍淫之說不驗常多何以爲天地之常經意謂氣雖不同然亦隨世而異堯舜禹以聖人在上天下平治以和召和則氣亦醇正而隨於理如春秋戰國之時刑殺慘酷則氣亦隨之而變而理反不能勝此處亦當關於人事否曰此於前段論性命處已言之矣雖是所感不同亦是元氣薄耳答鄭子上

有是理即有是氣氣則無不兩者故易曰太極生兩儀而老子乃謂道先生一而後一乃生二則其察理亦不精矣答程可久

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也氣之異者粹駁之不齊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幸更詳之自當無可疑也答黃商伯

氣之所聚理即在焉然理終爲主此即所謂妙合也答王子合

所疑理氣之偏若論本原即有理然後有氣故理不可以偏全論若論稟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具故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是氣多則是理多是氣少即是理少又豈不可以偏全論耶答趙致道

理固不可以偏正通塞言然氣稟既殊則氣之偏者便只得理之偏氣之塞者便自與理相隔是理之在人亦不能無偏塞也橫渠論受光有大小昏明而照納不二其說甚備答杜仁仲

所論氣稟有偏。而理之統體未嘗有異。得之。明道又謂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亦是此意也。（答杜仁仲）

蓋理則純粹至善。即氣則雜糅不齊。內君子外小人。凡所以抑陰而扶陽者。乃順乎理以裁成輔相而濟夫氣數之不及者也。又何病乎。（答或人）

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爲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爲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耳。（答廖子晦）

理有動靜。故氣有動靜。若理無動靜。則氣何自而有動靜乎。且以目前論之。仁便是動。義便是靜。此又何關於氣乎。（答鄭子上○以上文集十三條）

太極

太極只是一箇理字。

問太極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有箇渾成之物。是天地萬物之理總名否。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動而生

陽。亦只是理。靜而生陰。亦只是理。

萬物四時五行。只是從那太極中來。太極只是一箇氣。迤邐分做兩箇氣。裏面動底是陽。靜底是陰。又分做五氣。又散爲萬物。

問太極解何以先動而後靜。先用而後體。先感而後寂。曰在陰陽言則用在陽而體在陰。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不可分先後。今只就起處言之。畢竟動前又是靜。用前又是體。感前又是寂。陽前又是陰。而寂前又是感。靜前又是動。將何者爲先後。不可只道今日動便爲始。而昨日靜更不說也。如鼻息言呼吸則辭順。不可道吸呼。畢竟呼前又是吸。吸前又是呼。

太極非是別爲一物。即陰陽而在陰陽。即五行而在五行。即萬物而在萬物。只是一箇理而已。因其極至。故名曰太極。

若無太極。便不翻了天地。

太極理也。動靜氣也。氣行則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嘗相離也。當初元無一物。只有此理。有此理。便

合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動極復靜。循環流轉。其實理無窮。氣亦與之無窮。自有天地。便是這物事在這裏流轉。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歲有一歲之運。只是這箇物事滾將去

太極未動之前。便是陰。陰靜之中。自有陽之根。陽動之中。又有陰之根。動之所以必靜者。根乎陰故也。靜之所以必動者。根乎陽故也。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或疑靜處如何流行。曰。惟是一動一靜。所以流行。如秋冬之時。謂之

不流行可乎。若謂不能流行。何以謂之靜而生陰也。觀生之一字可見。

自太極至萬物化生。只是一箇道理包括。非是先有此而後有彼。但統是一箇大原。由體而達用。從微而至著。

問。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為體。故萬物各具一太極。如此說。則太極有分裂乎。曰。本只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極爾。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隨處而見。不可謂月分

也。

太極分開。只是兩箇陰陽。括盡了天下物事。

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樞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大無聲無臭之妙也。

太極無方所。無形體。無地位可頓放。若以未發時言之。未發卻只是靜。動靜陰陽。皆只是形而下者。然動亦太極之動。靜亦太極之靜。但動靜非太極耳。故周子只以無極言之。未發固不可謂之太極。然

中含喜怒哀樂。喜樂屬陽。怒哀屬陰。四者初未著。而其理已具。若對已發言之。容或可謂之太極。然終是難說。此皆只說得箇髣髴形容。當自體認。

動不是太極。但動者太極之用耳。靜不是太極。但靜者太極之體耳。

或問太極。曰。太極只是箇極好至善底道理。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周子所謂太極。是天地人物萬善至好底表德。

才說太極。便帶著陰陽。才說性。便帶著氣。不帶著陰

陽與氣。太極與性那裏收附。然要得分明。又不可不拆開說。

問先生說太極。有是性。則有陰陽五行。此說性是如何。曰。想是某舊說。近思量又不然。此性字爲稟於天者言。若太極只當說理。自是移易不得。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則謂之善。至於成之者。方謂之性。此謂天所賦於人物。人物所受於天者也。

某嘗說太極是箇藏頭底。動時屬陽。未動又屬陰了。太極自是涵動靜之理。却不可以動靜分體用。蓋靜

卽太極之體也。動卽太極之用也。譬如扇子。只是一箇扇子。動搖便是用。放下便是體。才放下時。便只是這一箇道理。及搖動時。亦只是這一箇道理。

梁文叔云。太極兼動靜而言。曰。不是兼動靜。太極有動靜。喜怒哀樂未發。也有箇太極。喜怒哀樂已發。也有箇太極。只是一箇太極。流行於已發之際。斂藏於未發之時。

或問太極。曰。未發便是理。已發便是情。如動而生陽便是情。

太極者。如屋之有極。天之有極。到這裏更沒去處。理之極至者也。陽動陰靜。非太極動靜。只是理有動靜。理不可見。因陰陽而後知。理搭在陰陽上。如人跨馬相似。才生五行。便被氣質拘定。各爲一物。亦各有一性。而太極無不在也。

問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卽周子所謂太極否。曰。只一般。但名不同。中只是恰好處。書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亦只是恰好處。極。不是中。極之爲物。只是在中。如這燭臺中央簪處便是極。從這裏比到那裏

也恰好。不會加些。從那裏比到這裏也恰好。不會減些。

太極是箇大底物事。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無一箇物似宇樣大。四方去無極。上下去無極。是多少大。無一箇物似宙樣長遠。亙古亙今。往來不窮。自家心下須常認得這意思。問此是誰語。曰。此是古人語。象山常要說此語。但他說便只是這箇。又不用裏面許多節拍。却只守得箇空蕩蕩底。公更看橫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拍。却是狹。充其量。

是甚麼樣大。

以理言之則不可謂之有。以物言之。則不可謂之無。

或問康節云道爲太極。又云。心爲太極。道指天地萬物自然之理而言。心指人得是理以爲一身之主而言。曰。固是。但太極只是箇一而無對者。

太極是五行陰陽之理皆有。不是空底物事。若是空時。如釋氏說性相似。

極。是道理之極至。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

太極只是極至更無去處了。至高至妙至精至神。是

沒去處。濂溪恐人道太極有形。故曰無極而太極。是無之中有箇極至之理。

問太極理也。理如何動靜。有形則有動靜。太極無形。恐不可以動靜言。曰。理有動靜。故氣有動靜。若理無動靜。則氣何自而有動靜乎。

自見在事物而觀之。則陰陽函太極。推原其本則太極生陰陽。

問太極便是人心之至理。曰。事事物物。皆有箇極。是道理之極至。或曰。如君之仁臣之敬便是極。曰。此是一事一物之極。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太極本無此名。只是箇表德。

太極如一本生上。分爲枝幹。又分而生花生葉。生生不窮。到得成果子。裏面又有生生無窮之理。生將出去。又是無限箇太極。更無停息。只是到成果實時。又却畧少歇。也不是生到這裏自合少止。所謂終始萬物。莫盛乎艮。艮止。是生息之意。

只是這一箇物事。所以萬物到秋冬時。各自收斂閉藏。忽然一下春來。各自發越條暢。這只是一氣一

箇消。一箇息。只如人相似。方其默時。便是靜。及其語時。便是動。那箇滿山青黃碧綠。無非是這太極。

所謂太極者。不離乎陰陽而爲言。亦不雜乎陰陽而爲言。

問萬物各具一太極。此是以理言。以氣言。曰。以理言。

無極而太極。只是無形而有理。周子恐人於太極之外更尋太極。故以無極言之。旣謂之無極。則不可以有底道理强搜尋也。問太極始於陽動乎。曰。陰靜是太極之本。然陰靜又自陽動而生。一靜一動。

便是一箇闔闢。自其闔闢之大者推而上之。更無窮極。不可以本始言。

問南軒云。太極之體至靜。如何。曰。不是。又云。所謂至靜者。貫乎已發未發而言。如何。曰。如此却成一不正當尖斜太極。（以上語類三十九條）

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是則所謂太極者也。

所謂太極者。便只在陰陽裏。所謂陰陽者。便只在太

極裏。今人說是陰陽上別有一箇無形無影裏是太極。非也。

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則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以上三條出性理太極圖小註）

此道字。即易之太極。一乃陽數之奇。二乃陰數之偶。三乃奇偶之積。其曰二生三者。猶所謂二與一爲三也。若直以一爲太極。則不容復言道生一矣。（答程泰之）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本不可以先後言。然就中間截斷言之。則亦不害其有先後也。觀周子所言太極動而生陽。則其未動之前。固已嘗靜矣。又言靜極復動。則已靜之後。固必有動矣。如春夏秋冬。元亨利貞。固不能無先後。然不冬則何以爲春。而不貞又何以爲元。就此看之。又自有先後也。（答王子合）

前書所謂太極不在陰陽之外者。正與來教所謂不倚於陰陽而生陰陽者合。但某以形而上下者其實初不相雜。故曰在陰陽之中。吾丈以形而上下

者其名不可相雜。故曰不在陰陽之外。雖所自而言不同。而初未嘗有異也。（答程可久）

太極之義。正謂理之極致耳。有是理。即有是物。無先後次序之可言。故曰易有太極。則是太極乃在陰陽之中。而非在陰陽之外也。今以大中訓之。又以乾坤未判。大衍未分之時論之。恐未安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今論太極而曰其物謂之神。又以天地未分。元氣合而爲一者言之。亦

恐未安也。答程可久

太極含動靜則可。以本體而言也。謂太極有動靜則可。以流行而言也。若謂太極便是動靜。則是形而上下者不可分。而易有太極之言亦贅矣。答楊子直

太極乃兩儀四象八卦之理。不可謂無。但未有形象之可言爾。故自此而生一陰一陽。乃爲兩儀。而四象八卦。又是從此生。皆有自然次第。不由人力安排。然自孔子以來。亦無一人見得至邵康節。然後明。其說極有條理。意趣可玩。恐未可忽。更詳之。答林黃中

未發者太極之靜。已發者太極之動。答呂子約

殊問極之爲言。究竟至極。不可有加之謂。以狀此理之名義。則舉天下無以加此之稱也。故常在物之中。爲物之的。物無之則無以爲根主。而不能以有立。故以爲在中之義則可。而便訓極爲中則不可。以有形者論之。則如屋之有脊棟。囷廩之有通天柱。常在此物之中央。四面八方望之以取正。千條萬別。本之以有生。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其義一也。未知推說如此是否。曰。是。答董叔重。以上文集八條

天地

天地初間。只是陰陽之氣。這一箇氣運行。磨來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許多渣滓。裏面無處出。便結成箇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爲天。爲日月。爲星辰。只在外常周環運轉。地便在中央不動。不是在下。

天運不息。晝夜輥轉。故地搉在中間。使天有一息之停。則地須陷下。惟天運轉之急。故凝結得許多渣

滓在中間。地者氣之渣滓也。所以道輕清者爲天。重濁者爲地。

問天有形質否。曰。只是箇旋風。下輭上堅。道家謂之剛風。人常說天有九重。分九處爲號。非也。只是旋有九耳。但下面氣較濁而暗。上面至高處則至清至明耳。

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羣山皆爲波浪之狀。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甚麽時凝了。初間極輭。後來方

凝得硬。問想得如潮水湧起沙相似。曰然。水之極濁便成地。火之極清便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

問自開闢以來。至今未萬年。不知已前如何。曰已前亦須如此一番明白來。又問天地會壞否。曰不會壞。只是相將人無道極了。便一齊打合混沌一番。人物都盡。又重新起。又問生第一箇人時如何。曰以氣化。二五之精合而成形。釋家謂之化生。如今物之化生者甚多。如虱然。

方渾淪未判。陰陽之氣混合幽暗。及其旣分。中間放

得開闊光朗。而兩儀始立。邵康節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則是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前。又是一箇大闔闢。更以上亦復如此。直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小者大之影。只晝夜便可見。五峯所謂一氣大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湮。人物消盡。舊迹大滅。是謂鴻荒之世。嘗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卽舊日之土。螺蚌卽水中之物。下者却變而爲高。柔者却變而爲剛。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驗者。

問天地未判時。下面許多都已有否。曰只是都有此理。天地生物千萬年。古今只不離許多物。

地却是有空闕處。天却四方上下都周匝無空闕。逼塞滿皆是天。地之四向底下却靠著那天。天包地。其氣無不通。恁地看來。渾只是天了。氣却從地中迸出。又見地廣處。

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故横渠云。地對天不過。

問天地之所以高深。曰天只是氣。非獨是高。只今人

在地上。便只見如此高。要之連地下亦是天。又云。世間無一箇物事大。故地恁地大。地只是氣之查滓。故厚而深也。

天地但陰陽之一物。依舊是陰陽之氣所生也。

康節言天依形。地附氣。所以重複而言。不出此意者。惟恐人於天地之外。別尋去處故也。天地無外。所以其形有涯。而其氣無涯也。爲其氣極緊。故能扛得地住。不然則墜矣。氣外更須有軀殼甚厚。所以固此氣也。若夫地動。只是一處動。亦不至遠也。

古今曆家只是推得箇陰陽消長界分耳。如何得似康節說得那天依地。地附天。天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底幾句。

問天依形。地附氣。曰。恐人道下面有物。天行急。地閣在中。

天明則日月不明。天無明。夜半黑淬淬地。天之正色。

天只是一箇大底物。須是大著心腸看他始得。以天運言之。一日固是轉一匝。然又有大轉底時候。不可如此偏滯求也。

天轉也非自東而西。也非旋環磨轉。却是側轉。

問康節論六合之外。恐無外否。曰。理無內外。六合之形須有內外。日從東畔升。西畔沉。明日又從東畔升。這上面許多。下面亦許多。豈不是六合之內。曆家算氣。只算得到日月星辰運行處。上去更算不得。安得是無內外。

問天地之心亦靈否。還只是漠然無爲。曰。天地之心。不可道是不靈。但不如人恁地思慮。伊川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

問天地之心。天地之理。理是道理。心是主宰底意否。曰。心固是主宰底意。然所謂主宰者。即是理也。不是心外別有箇理。理外別有箇心。又問此心字與帝字相似否。曰。人字似天字。心字似帝字。

問天地無心。仁便是天地之心。若使其有心。必有思慮。有營爲。天地曷嘗有思慮來。然其所以四時行。百物生者。蓋以其合當如此便如此。不待思維。此所以爲天地之道。曰。如此。則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又如何。如所說。祇說

得他無心處耳。若果無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他又却自定。程子曰。以主宰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他這名義自定。心便是他箇主宰處。所以謂天地以生物爲心。

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爲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略無停間。只是生出許多萬物而已。問程子謂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曰。這是說天地無心處。且如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何所容心。至於聖人。則順理而已。復何爲哉。所以明道云。天地

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說得最好。問普萬物。莫是以心周徧而無私否。曰。天地以此心普及萬物。人得之遂爲人之心。物得之遂爲物之心。草木禽獸接著遂爲草木禽獸之心。只是一箇天地之心爾。今須要知得他有心處。又要見得他無心處。只恁定說不得。

萬物生長。是天地無心時。枯槁欲生。是天地有心時。

造化之運。如磨上面常轉而不止。萬物之生。似磨中撒出有粗有細。自是不齊。又曰。天地之形。如人以兩椀相合。貯水於內。以手常常掉開。則水在內不

出。稍住手則水漏矣。

天在四畔。地居其中。減得一尺地。遂有一尺氣。但人不見耳。此是未成形者。及至浮而上。降而下。則已成形者。若融結糟粕煨燼。即是氣之渣滓。要之皆是示人以理。

晝夜運而無息。便是陰陽之兩端。其四邊散出紛擾者。便是游氣。以生人物之萬殊。如麪磨相似。其四邊只管層層散出。天地之氣。運轉無已。只管層層

生出人物。其中有粗有細。如人物有偏有正。

帝是理爲主。

蒼蒼之謂天。運轉周流不已。便是那箇。而今說天有箇人在那裏批判罪惡。固不可。說道全無主之者。又不可。這裏要人見得。

問經傳中天字。曰。要人自看得分曉。也有說蒼蒼者。也有說主宰者。也有單訓理時。

天以氣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氣。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爾。天以氣而運乎外。故地榷在中間。隤然不動。使天之運有一息停。則地須陷下。

季通云。地上便是天。

天地不恕。謂肅殺之類。

問天有形質否。曰。無。只是氣旋轉得緊。如急風然。至上面極高處。轉得愈緊。若轉纔慢。則地便脫墜矣。

道家有高處有萬里剛風之說。便是那裏氣清緊。低處則氣濁。故緩散。想得高山更上去。立人不住了。那裏氣又緊故也。離騷有九天之說。注家妄解云有九天。據某觀之。只是九重。蓋天運行有許多重

數裏面重數較軟。至外面則漸硬。想到第九重只成硬殼相似。那裏轉得又愈緊矣。

生物之初。陰陽之精。自凝結成兩箇。蓋是氣化而生。如蝨子。自然爆出來。既有此兩箇。一牝一牡。後來却從種子漸漸生去。便是以形化。萬物皆然。

天地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天地乾坤之形殼。乾坤。天地之性情。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本義云。乾一而實。故以

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學者不曉。請問。曰。此兩句解得極分曉。蓋言以形言之。則天包地外。地在天中。所以說天之質大。以理與氣言之。則地却包著天。天之氣却盡在地之中。地盡承受那天之氣。所以說地之量廣。大只是一箇物事。一故實。從裏面便實出來。流行發生。只是一箇物事。所以說乾一而實。地雖是堅。然却虛。所以天之氣流行乎地之中。皆從地裏發出來。所以說坤二而虛。用之云。地形如肺。形質雖硬。而中本虛。故

陽氣升降乎其中。無所障礙。雖金石也透過去。地便承受得這氣。發育萬物。曰。然。要之天形如一箇鼓鞴。天便是那鼓鞴外面皮殼子。中間包得許多氣。開闔消長。所以說乾一而實。地只是箇物事。中間盡是這氣。升降往來。緣中間虛。故容得這升降來往。以其包得地。所以說其質之大。以其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非是說地之形有盡。故以量言也。只是說地盡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爾。

或問伊川說以主宰謂之帝。孰為主宰。曰。自有主宰。蓋天是箇至剛至陽之物。自然如此運轉不息。所以如此。必有為之主宰者。這樣處要人自見得。非言語所能盡也。因舉莊子孰綱維是孰主張是十數句。曰。他也見得這道理。

列子曰。天積氣。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此言得之。或問天地壞也不壞。曰。既有形氣。如何得不壞。但一箇壞了。便有一箇生得來。以上語類三十九條

問康節天地自相依附之說。蟠以為此說與周子太

極圖程子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義一致非曆家所能窺測曰康節之言大體固如是矣然曆家之說亦須考之方見其細密處如禮記月令疏及晉天文志皆不可不讀也（答李敬子）

問清濁以氣言剛柔美惡以氣之爲質言清濁恐屬天剛柔美惡恐屬地曰陳了翁云天氣而地質前輩已有此說矣（答徐彥章）

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惟天確然於上地隤然於下一無所爲只以生物爲事故易曰天地之

大德曰生而程子亦曰天只是以生爲道其論復見天地之心又以動之端言之其理亦已明矣然所謂以生爲道者亦非謂將生來做道也（答張欽夫）

康節所著漁樵對問論天地自相依附形有涯而氣無涯極有條理當時想是如此說故伊川然之（答呂伯恭○以上文集四條）

陰陽　五行　時令

天地統是一箇大陰陽一年又有一年之陰陽一月又有一月之陰陽一日一時皆然（以下論陰陽）

陰陽五行之理須常常看得在目前則自然牢固矣

五行相爲陰陽又各自爲陰陽

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只說五行而不言陰陽者蓋做這人須是五行方做得成然陰陽便在五行中所以周子云五行一陰陽也舍五行無別討陰陽處如甲乙屬木甲便是陽乙便是陰丙丁屬火丙便是陽丁便是陰不須更說陰陽而陰陽在其中矣或曰如言四時而不言寒暑耳曰然

陽無驟生之理如冬至前半月中氣是小雪陽已生

三十分之一分到得冬至前幾日須已生到二十七八分到是日方始成一畫不是昨日全無今日一旦便都復了大抵剝盡處便生莊子云造化密移疇覺之哉這語自說得好又如列子亦謂運轉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蓋陰陽浸消浸盛人之一身自少至老亦莫不然

天地間只有一箇陰陽故程先生云只有一箇感與應所謂陰與陽無處不是且如前後前便是陽後

便是陰。又如左右。左便是陽。右便是陰。又如上下。上面一截便是陽。下面一截便是陰。問先生易說中謂伏羲作易。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此語最盡。曰。陰陽雖是兩箇字。然却只是一氣之消息。一進一退。一消一長。進處便是陽。退處便是陰。長處便是陽。消處便是陰。只是這一氣之消長。做出古今天地閒無限事來。所以陰陽做一箇說亦得。做兩箇說亦得。

又問氣之發散者爲陽。收斂者爲陰否。曰。也是如此。

如鼻氣之出入。出者爲陽。收回者爲陰。入息如螺螄出殼了縮入相似。是收入那出不盡底。若只管出去不收便死矣。問出入息畢竟出去時漸漸消。到得出盡時便死否。曰。固是如此。然那氣又只管生。

天地閒一陰一陽。如環無端。便是相勝底道理。陰符經說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浸字最下得妙。天地閒不陡頓恁地陰陽勝。

大抵言語兩端處皆有陰陽。如開物成務。開物是陽。成務是陰。如致知力行。致知是陽。力行是陰。周子之書屢發此意。推之可見。

橫渠言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說得似稍支離。只合云陰陽五行。循環錯綜。升降往來。所以生人物之萬殊。立天地之大義。

問一故神。曰。橫渠說得極好。須當子細看。但近思錄所載與本書不同。當時緣伯恭不肯全載。故後來不曾與他添得。一故神。橫渠親注云。兩在故不測。

只是這一物。却周行乎事物之閒。如所謂陰陽屈伸往來上下。以至於行乎什百千萬之中。無非這一箇物事。所以謂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注云。推行乎一。凡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兩而後能化。且如一陰一陽。始能化生萬物。雖是兩箇。要之亦是推行乎此一爾。此說得極精。須當與他子細看。

神化兩字。雖程子說得亦不甚分明。惟是橫渠推出來。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又曰。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言兩在者。或在陰。或在陽。在陰時。全

體都是陰。在陽時全體都是陽。化是逐一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便成一年。這是化。直卿云。一故神。猶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兩故化。猶動極而靜。靜極復動。

橫渠言陰聚之陽必散之一段。却見得陰陽之情。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此當思無有陰陽而無太極底時節。若以爲止是陰陽。陰陽却是形而下者。若只專以理言。則太極又不曾與陰陽相離。正當沈潛玩索。將圖象意思抽開

細看。又復合而觀之。某解此云。非有離乎陰陽也。卽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爲言也。此句自有三節意思。更宜深考。通書云。靜而無動。動而無靜。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當卽此兼看之。

問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注。太極者本然之妙。動靜者所乘之機。太極只是理。理不可以動靜言。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理寓於氣。不能無動靜。所乘之機。乘如乘載之乘。其動靜者。乃乘載在氣上。不覺動了靜。靜了又動。曰。然。又問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那箇動又從上面靜生下。上面靜又是上面動生來。今姑把這箇說起。曰。然。

問太極動而生陽。是陽先動也。今解云。必體立而用得以行。如何。曰。體自先有。下言靜而生陰。只是說相生無窮耳。

統言陰陽。只是兩端。而陰中自分陰陽。陽中亦有陰陽。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雖屬陽。而不可謂其無陰。女雖屬陰。亦不可謂其無陽。人身氣屬陽。而氣

有陰陽。血屬陰。而血有陰陽。

問陰陽動靜。以大體言。則春夏是動。屬陽。秋冬是靜屬陰。就一日言之。晝陽而動。夜陰而靜。就一時一刻言之。無時而不動靜。無時而無陰陽。曰。陰陽無處無之。橫看豎看皆可見。橫看則左陽而右陰。豎看則上陽而下陰。仰手則爲陽。覆手則爲陰。向明處爲陽。背明處爲陰。正蒙云。陰陽之氣。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絪縕相揉。相兼相制。欲一之不能。蓋謂是也。

厚之間陽變陰合如何是合曰陽行而陰隨之

陰陽有相對而言者如東陽西陰南陽北陰是也有錯綜而言者如晝夜寒暑一箇橫一箇直是也伊川言易變易也只說得相對底陰陽流轉而已不說錯綜底陰陽交互之理言易須兼此二意體在天地後用起天地先對待底是體流行底是用體靜而用動○以上語類二十條

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即爲陽陽氣凝聚即爲陰非直有二物相對也此理甚明周先生於太極圖中已言之矣答楊元範

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已涉形器五性爲形而下者恐皆未然陰陽固是形而下者然所以一陰一陽者乃理也形而上者也五事固是形而下者然五常之性則理也形而上者也答楊子順

問蔡丈云天根是好人之情狀月窟是小人之情狀三十六宮是八卦陰陽之爻某疑人物二字恐未可便以善惡斷之又言三十六宮都是春即月窟亦爲春也曰陽善陰惡聖賢如此說處極多蓋自正理而言二者固不可相無以對待而言則又各自有所主康節所詠恐是指生物之源而言則正氣爲人偏氣爲物爲陰陽之辨季通所論却是推說然意亦通也答廿吉甫

問蔡丈言天根爲好人之情狀月窟爲小人之情狀又云陰陽都將做好說也得以陰爲惡陽爲善亦得伏蒙賜教以爲陽善陰惡聖賢如此說處極多蓋自正理而言二者固不可相無以對待而言則又各有所主某疑康節先言天根月窟是合偏正而言後言以爲都是春者是專以正者言之不知

是否曰看道書中善惡皆天理及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不可以濁者不謂之水等語及易傳陽無可盡之理一節即此義可推矣更以事實攷之只如鴟梟蝮蝎惡草毒藥還可道不是天地陰陽之氣所生否答廿吉甫

盈天地之間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二氣之終始盛衰而已陽生於北長於東而盛於南陰始於南中於西而終於北故陽常居左而以生育長養爲功其類則爲剛爲明爲公爲義而凡君子之道屬焉陰

常居右。而以夷傷慘殺爲事。其類則爲柔爲暗爲私爲利。而凡小人之道屬焉。聖人作易。畫卦繫辭。於其進退消長之際。所以示人者深矣。傳伯拱字序

陰陽之氣。相勝而不能相無。其爲善惡之象。則異乎此。蓋以氣言則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其本固並立。而無先後之序。善惡之分也。若以善惡之象而言。則人之性本獨有善而無惡。其爲學亦欲去惡而全善。不復得以不能相無者而爲言矣。今以陰陽爲善惡之象。而又曰不能相無。故必曰小人日爲

不善而善心未嘗不萌見。以爲陰不能無陽之證。然則曷不曰君子日爲善而惡心亦未嘗不萌見。以爲陽不能無陰之證耶。蓋亦知其無是理矣。且又曰克盡己私。純是義理。亦不離乎陰陽之正。則善固可以無惡矣。所謂不能相無者。又安在耶。大凡義理精微之際。合散交錯。其變無窮。而不相違悖。且以陰陽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善也。其沴皆惡也。周子所謂剛善剛惡。柔亦如之者是也。以象類言。則陽善而陰惡。以動靜言。則陽客而陰主。此類甚多。要當大其心以觀之。不可以一說拘也。答王子合

陰陽盈天地之間。其消息闔闢。終始萬物。觸目之間。有形無形。無非是也。而蘇氏以爲象立而陰陽隱。凡可見者皆物也。非陰陽也。失其理矣。達陰陽之本者。固不指生物而謂之陰陽。亦不別求陰陽於物象見聞之外也。蘇氏易解辨

一陰一陽往來不息。舉道之全體而言。莫著於此者矣。而以爲借陰陽以喩道之似。則是道與陰陽各爲一物。借此而況彼也。陰陽之端。動靜之機而已。

動極而靜。靜極而動。故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未有獨立而孤居者。此一陰一陽所以爲道也。今曰一陰一陽者。陰陽未交而物未生。廓然無一物。不可謂之無有者。道之似也。然則道果何物乎。此皆不知道之所以爲道。而欲以虛無寂滅之學。揣摸而言之。故其說如此。蘇氏易解辨

夫謂溫厚之氣。盛於東南。嚴凝之氣。盛於西北者。禮家之說也。謂陽生於子。於卦爲復。陰生於午。於卦爲姤者。曆家之說也。謂巽位東南。乾位西北者。說

卦之說也。此三家者。各執一說。而易家曆家之言。猶可相通。至於說卦。則其卦位自爲一說。而與彼二者不相謀矣。今來教乃欲合而一之。而其間又有一說之中。自相乖戾者。此某所以不能無疑也。夫謂東南以一陰已生。而爲陰柔之位。西北以一陽巳生。而爲陽剛之位。則是陽之盛於春夏者。不得爲陽。陰之盛於秋冬者。不得爲陰。而反以其始生之微者爲主也。謂一陰生於東南。一陽生於西北。則是陰不生於正南午位之中。而差於東。陽不

生於正北子位之中。而旅於西也。謂巽以一陰之生。而位乎東南。則乾者豈一陽之生。而位於西北乎。況說卦之本文。於巽則但取其潔齊。於乾則但取其戰而已。而未嘗有一陰一陽始生之說也。凡此崎嶇反復。終不可通。不若直以陽剛爲仁。陰柔爲義之明白而簡易也。蓋如此則發生爲仁。肅殺爲義。三家之說。皆無所牾。肅殺雖似乎剛。然實天地收斂退藏之氣。自不妨其爲陰柔也。答袁機仲

論十二卦。則陽始於子。而終於巳。陰始於午。而終於亥。論四時之氣。則陽始於寅。而終於未。陰始於申。而終於丑。此一說者。雖若小差。而所爭不過二位。蓋子位一陽雖生。而未出乎地。至寅位泰卦。則三陽之生方出地上。而溫厚之氣從此始焉。巳位乾卦。六陽雖極。而溫厚之氣未終。故午位一陰雖生。而未害於陽。必至未位遯卦。而後溫厚之氣始盡也。其午位陰巳生。而嚴凝之氣至申方始。亥位六陰雖極。而嚴凝之氣至丑方盡。義亦倣此。蓋地中之氣難見。而地上之氣易識。故周人以建子爲正。

雖得天統。而孔子之論爲邦。乃以夏時爲正。蓋取其陰陽始終之著明也。按圖以推。其說可見。答袁機仲

來諭以東南之溫厚爲仁。西北之嚴凝爲義。此鄉飲酒義之言也。然本其言。雖分仁義。而無陰陽柔剛之別。但於其後復有陽氣發於東方之說。則固以仁爲屬乎陽。而義之當屬乎陰。從可推矣。來諭乃不察此。而必欲以仁爲柔。以義爲剛。此既失之。而又病夫柔之不可屬乎陽。剛之不可屬乎陰也。於是強以溫厚爲柔。嚴凝爲剛。又移北之陰以就南。

而使主乎仁之柔。移南之陽以就北。而使主乎義之剛。其於方位氣候。悉反易之。而其所以為說者。率皆參差乖迕而不可合。又使東北之為陽。西南之為陰。亦皆得其半而失其半。愚於圖子已具見其失矣。蓋嘗論之。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強。退而消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為柔剛也。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為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為事。作長為生。斂藏為殺。此剛柔之所以為仁義也。

以此觀之。則陰陽剛柔仁義之位。豈不曉然。而彼揚子雲之所謂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自其用處之末流言之。蓋亦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不妨自為一義。但不可以雜乎此而論之爾。答袁機仲

○以上文集十一條

問前日先生答書云。陰陽五行之為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兩性字同否。曰一般。又曰同者理也。不同者氣也。又曰他所以道五行之生各一其性。節復問這箇莫是木自是木。火自是火。而其理則一。先生應而曰。且如這箇光。也有在硯蓋上底。也有在墨上底。其光則一也。以下論五行

氣之精英者為神。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為金木水火土者是神。在人則為理。所以為仁義禮智信者是也。

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不可不知。康節却細推出來。

天一自是生水。地二自是生火。生水只是合下便具得濕底意思。木便是生得一箇軟底。金便是生出得一箇硬底。五行之說。正蒙中說得好。又曰。木者土之精華也。又曰。水火不出於土。正蒙一段說得最好。不胡亂下一字。

問黃寺丞云。金木水火體質屬土。曰。正蒙有一說好。只說金與木之體質屬土。水與火却不屬土。問火附木而生。莫亦屬土否。曰火自是箇虛空中物事。

問只溫熱之氣便是火否。曰然。

水火清。金木濁。土又濁。

論陰陽五行。曰。康節說得法密。橫渠說得理透。邵伯

溫載伊川言曰向惟見周茂叔語及此然不及先生之有條理也欽夫以爲伊川未必有此語蓋伯溫妄載某則以爲此語恐誠有之

陰以陽爲質陽以陰爲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橫渠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

清明內影濁明外影清明金水濁明火日

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鑠其體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水火初是自生木金則資於土五金之屬皆從土中旋

生出來

大抵天地生物先其輕清以及重濁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二物在五行中最輕清金木復重於水火土又重於金木如論律呂則又重濁爲先宮最重濁商次之角次之徵又次之羽最後 以上語類十一條

陰陽之爲五行有分而言之者如木火陽而金水陰也有合而言之者如木之甲火之丙土之戊金之庚水之壬皆陽而乙丁己辛癸皆陰也以此推之健順五常之理可見 答黄商伯

問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竊謂氣之初溫而已溫則蒸溽蒸溽則條達條達則堅凝堅凝則有形質五者雖一有俱有然推其先後之序理或如此曰向見吳斗南說五事庶徵皆當依此爲序其言亦有理 答黄商伯

問二氣五行造化萬物一闔一闢萬變是生所謂五行之氣卽雷風水火之運耶又卽二氣之參差散殊者耶先儒謂物物皆具則人之氣稟有偏重者謂之皆具可乎或謂雖物物皆具而就五行之中有

得其多者有得其少者於此思之殊茫然未曉曰五行之氣如溫涼寒暑燥濕剛柔之類盈天地之間者皆是舉一物無不具此五者但其間有多少分數耳 五音五色五味之類皆是也 答呂子約

問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此豈就圖而指其序耶而水木何以謂之陽火金何以謂之陰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一三陽也二四陰也 答林子玉

問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

金木陰也此豈即其運用處而言之耶而木火何以謂之陽金木何以謂之陰曰此以四時而言春夏爲陽秋冬爲陰（答林子玉○以上文集五條）

問學者云古人排十二時是如何諸生思未得先生云志字從之從心乃是心之所之古時字從之從日亦是日之所至蓋日至於午則謂之午時至未則謂之未時十二時皆如此推古者訓日字實也月字缺也月則有缺時日常實是如此如天行亦有差月星行又遲趕他不上惟日鐵定如此又云

看北斗可以見天之行（以下論時令）

數只是算氣之節候大率只是一箇氣陰陽播而爲五行五行中各有陰陽甲乙木丙丁火春屬木夏屬火年月日時無有非五行之氣甲乙丙丁又屬陰屬陽只是二五之氣人之生適遇其氣有得清者有得濁者貴賤壽夭皆然故有參錯不齊如此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陰陽氣也生此五行之質天地生物五行獨先地即是土土便包含許多金木之類天地之間何事而非五行五行陰陽七者滾合便是生物底材料五行順布四時行焉金木水火分屬春夏秋冬土則寄旺四季如春屬木而清明後十二日即是土寄旺之時每季寄旺十八日共七十二日雖夏季十八日土氣爲最旺故能生秋金也以圖象考之木生火金生水之類各有小畫相牽連而火生土土生金獨穿乎土之內餘則從旁而過爲可見矣（以上語類三條）

淵鑑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

理氣二

天文

月無盈闕。人看得有盈闕。蓋晦日。則月與日相疊了。至初三。方漸漸離開去。人在下面側看見。則其光闕。至望日。則月與日正相對。人在中間正看見。則其光方圓。以下論日月

問月本無光。受日而有光。季通云。日在地中。月行天

上。所以光者。以日氣從地四旁周圍空處迸出。故月受其光。先生曰。若不如此。月何緣受得日光。方合朔時。日在上。月在下。則月面向天者有光。向地者無光。故人不見。及至望時。月面向人者有光。向天者無光。故見其圓滿。若至弦時。所謂近一遠三。只合有許多光。又云。月常有一半光。月似水。日照之。則水面光倒射壁上。乃月照也。

曆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遙奪月光。故月食。日月交會。日為月掩。則日食。然聖人不言月蝕日。而以有食為文者。闕於所不見。

日食是為月所掩。月食是與日爭敵。月饒日些子。方好無食。

日月食皆是陰陽氣衰。徽廟朝曾下詔書言此定數。不足為災異。古人皆不曉曆之故。

揚子雲云。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其遡於日乎。先生舉此問學者是如何。衆人引諸家註語。古註解載作始。魄作光。溫公改魄作朏。先生云。皆非是。皆不合。久之乃曰。只曉得箇載字。便都曉得。載者如加載之載。如

老子云。載營魄。左氏云。從之載。正是這箇載字。諸家都亂說。只有古注解云。月未望則光始生於西面。以漸東滿。既望則光消虧於西面。以漸東盡。此兩句略通。而未盡。此兩句盡在其遡於日乎一句上。蓋以日為主。月之光也。日載之。光之終也。日終之。載猶加載之載。又訓上。如今人上光。上采色之上。蓋初一二間時。日落於酉。月是時同在彼。至初八九。日落在酉。則月已在午。至十五日相對。日落於酉。而月在卯。此未望而載魄於西。蓋月在東。日則在西。日載之

光也。及日與月相去愈遠。則光漸消而魄生。少間月與日相蹉過。日却在東。月却在西。故光漸至東盡。則魄漸復也。當改古注云。日加魄於西面。以漸東滿。日復魄於西面。以漸東盡。其載也日載之。其終也日終之。皆繫於日。又說秦周之士貴賤拘肆。皆繫於上之人。猶月之載魄終魄。皆繫於日也。故曰其遡於日乎。其載其終。皆向日也。溫公云。當改載魄之魄作朏。都是曉揚子雲說不得。故欲如此改。老子所謂載營魄。便是如此。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一便是魄。抱便是載。蓋以火養水也。魄是水。以火載之。營字恐是熒字。光也。古字或通用。不可知。或人解作經營之營。亦得。次日又云。昨夜說終魄於東。終字亦未是。昨夜解終作復。言光漸消而復其魄也。蓋終魄亦是日光加魄於東而終之也。以上語類六條

問日月陰陽之精氣。向時所聞。殊覺草草。所謂終古不易與光景常新者。其判別如何。非以今日已昳之光。復爲來日將升之光。固可略見大化無息。而不資於已散之氣也。然竊特觀之。日月虧食。隨所食分數。則光沒而魄存。則是魄常在。而光有聚散也。所謂魄者。在天豈有形質耶。或乃氣之所聚。而所謂終古不易者耶。曰。日月之說。沈存中筆談中說得好。日食時亦非光散。但爲物掩耳。若論其實。須以終古不易者爲體。但其光氣常新耳。然亦非但一日一箇。蓋頃刻不停也。答呂子約 ○文集

天道左旋。日月星並左旋。星不是貼天。天是陰陽之氣在上面。下人看見星隨天去耳。以下論星辰

南極在下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唐書說有人至海上。見南極下有數大星甚明。此亦在七十二度之內。

問星受日光否。曰。星恐自有光。

緯星是陰中之陽。經星是陽中之陰。蓋五星皆是地上木火土金水之氣上結而成。却受日光。經星却是陽氣之餘凝結者。疑得也受日光。但經星則閃爍開闔。其光不定。緯星則不然。縱有芒角。其本體之光亦自不動。細視之可見。

莫要說水星。蓋水星貼著日行。故半月日見。

夜明多是星月。早日欲上未上之際。已先鑠退了星

月之光。然日光猶未上。故天欲明時。一霎時暗。
星。有墮地。其光燭天而散者。有變爲石者。
分野之說。始見於春秋時。而詳於漢志。然今左傳所載大火辰星之說。又却只因其國之先曾主二星之祀而已。是時又未有所謂趙魏晉者。然後來占星者又却多驗。殊不可曉。
問星辰有形質否。曰無。只是氣之精英凝聚者。或云。如燈花否。曰然。
安卿問北辰。曰北辰是那中閒無星處。這些子不動。

是天之樞紐。北辰無星。緣是人要取此爲極。不可無箇記認。故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這是天之樞紐。如那門笋子樣。又似箇輪藏心。藏在外面動。這裏面心都不動。義剛問極星動不動。曰極星也動。只是他近那辰後雖動而不覺。如那射糖盤子樣。那北辰便是中心樁子。極星便是近樁底點子。雖也隨那盤子轉。却近那樁子。轉得不覺。今人以管去窺那極星。見其動來動去。只在管裏面。不動出去。向來人說北極便是北辰。皆只說北極不動。至本朝。人方去推得是北極只在北辰邊頭。而極星依舊動。
又一說。那空無星處。皆謂之辰。康節說日月星辰。自是四件。辰是一件。天上分爲十二段。即十二辰。以上語類十一條

天度 曆法附

天有三百六十度。只是天行得過處爲度。天之過處。便是日之退處。日月會爲辰。
天道與日月五星。皆是左旋。天道日一周天而常過

一度。日亦日一周天。起度端終度端。故比天道常不及一度。月行不及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今人却云月行速日行遲。此錯說也。但曆家以右旋爲說。取其易見日月之度耳。
天行至健。一日一夜一周天。必差過一度。日一日一夜一周。恰好。月却不及十三度有奇。只是天行極速。日稍遲一度。月又遲十三度有奇耳。因舉陳元滂云。只似在圓地上走。一人過急一步。一人差不及一步。又一人甚緩差數步也。天行只管差過。故

曆法亦只管差。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比堯時似差及四分之一。古時冬至日在牽牛。今却在斗。

辰天壤也。每一辰各有幾度。謂如日月宿於角幾度。即所宿處爲辰。

日月所會是爲辰。注云。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爲辰。十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玄枵之類是也。然此特在天之位耳。若以地而言之。則南面而立。其前後左右亦有四方十二辰之位焉。但在地之位。

一定不易。而在天之象。運轉不停。惟天之鶉火加於地之午位。乃與地合。而得天運之正耳。

或問天道左旋。自東而西。日月右行。則何如。曰。橫渠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好。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比天進一度。則日爲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爲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爲退了十三度有奇。進數爲順天而左。退數爲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故謂之右行。且曰日行遲。月行速。

問天道左旋。日月星辰右轉。曰。自疏家有此說。人皆守定。某看天上日月星不曾右轉。只是隨天轉。天行健。這箇物事。極是轉得速。且如今日日與月星都在這度上。明日旋一轉。天却過了一度。日遲些。

便欠了一度。月又遲些。又欠了十三度。如歲星須一轉爭了三十度。要看曆數子細。只是璇璣玉衡疏中載王蕃渾天說一段。極精密。便是說一箇現成天地了。其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殼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

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也。

問或以爲天是一日一周。日則不及一度。非天過一度也。曰此說不是。若以爲天是一日一周。則四時中星如何解不同。更是如此。則日日一般。却如何

紀歲。把甚麽時節做定限。若以爲天不過。而日不及一度。則趲來趲去。將次午時便打三更矣。因取禮記月令疏指其中說早晚不同。及更行一度兩處。曰此說得甚分明。其他曆書都不如此說。蓋非不曉。但習而不察。更不去子細檢點。而今若就天裏看時。只是行得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若把天外來說。則是一日過了一度。蔡季通嘗有言。論日月則在天裏。論天則在太虛空裏。若去太虛空裏觀那天。自是日月滚得不在舊時處了。又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天體。日月皆從角起。天亦從角起。日則一日運一周。依舊只到那角上。天則一周了。又過角些子。日日累上去。則一年便與日會。蔡仲默天說亦云。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

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日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

爲。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此說也分明。

問周天之度。是自然之數。是强分。曰。天左旋。一晝一夜行一周。而又過了一度。以其行過處。一日作一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方是一周。只將南北表看。今日恁時看時有甚星在表邊。明日恁時。

看這星又差遠。或別是一星了。

問同度同道。曰。天有黄道。有赤道。天正如一圓匣相似。赤道是那匣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黄道一半在赤道之內。一半在赤道之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却是將天横分爲許多度數。會時。是日月在那黄道赤道十字路頭相交處厮撞著。望時。是月與日正相向。如一箇在子。一箇在午。皆同一度。謂如月在畢十一度。日亦在畢十一度。雖同此一度。却南北相向。日所以蝕於朔者。月常在下。日常在上。既是相會。被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蝕。望時月蝕。固是陰敢與陽敵。然曆家又謂之暗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暗。到望時恰當著其中暗處。故月蝕。

或言嵩山本不當天之中。爲是天形欹側。遂當其中耳。曰。嵩山不是天之中。乃是地之中。黄道赤道皆在嵩山之南。南極北極。天之樞紐。只是此處不動。如磨臍然。此是天之中至極處。如人之臍帶也。

問經星左旋。緯星與日月右旋。是否。曰。今諸家是如

此說。横渠說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看來横渠之說極是。只恐人不曉。所以詩傳只載舊說。或曰。此亦易見。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曰。然。但如此則曆家逆字皆著改做順字。退字皆著改做進字。

天亦有半邊在上面。須有半邊在下面。

有一常見不隱者。爲天之蓋。有一常隱不見者。爲天之底。

杈器問天有幾道。曰。據曆家說有五道。而今且將黃赤道說。赤道正在天之中。如合子縫模棱。黃道是在那赤道之閒。

天一日周地一遭。更過一度。日即至其所趕不上一度。月不及十三度。天一日過一度。至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則及日矣。與日一般。是為一期。

天最健。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之健次於天。一日恰好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但比天為退一度。月比日大故緩。比天為退十三度有奇。但曆家只算所退之度。却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此乃截法。故有日月五星右行之說。其實非右行也。橫渠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此說最好。書疏璣衡。禮疏星回於天。漢志天體。沈括渾儀議。皆可參考。

天左旋。日月亦左旋。但天行過一度。日只在此。當卯而卯。當午而午。某看得如此。後來得禮記說。暗與之合。

晉天文志論得亦好。多是許敬宗為之。日月隨天左

旋。如橫渠說較順。五星亦順行。曆家謂之緩者反是急。急者反是緩。曆數謂日月星所經歷之數。

問。日是陽。如何反行得遲如月。曰。正是月行得遲。問。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曰。曆家是將他退底度數為進底度數。天至健。故日常不及他一度。月又遲。故不及天十三度有奇。且如月生於西。一夜一夜漸漸向東。便可見月退處。問。如此說則是日比天行遲了一度。月比天行遲了十三度有奇。曰。曆家若如此說。則算著那相去處度數多。今只以其相近處言。故易算。聞季通云。西域有九執曆。却是順算。

天日月星皆是左旋。只有遲速。天行較急。一日一夜繞地一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又進過一度。日行稍遲。一日一夜繞地恰一周。而於天為退一度。至一年方與天相值在恰好處。是謂一年一周天。月行又遲。一日一夜繞地不能匝。而於天常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十九日半強。恰與天相值在恰好處。是謂一月一周天。月只是受

日光月質常圓不曾缺如圓毬只有一面受日光望日日在酉月在卯正相對受光爲盛天積氣上面勁只中間空爲日月來往地在天中不甚大四邊空有時月在天中央日在地中央則光從四旁上受於月其中昏暗便是地影望以後日與月行便差背向一畔相去漸漸遠其受光面不正至朔行又相遇日與月正緊相合日便蝕無光月或從上過或從下過亦不受光星亦是受日光但小耳北辰中央一星甚小謝氏謂天之樞亦略有意但不似天之樞較切

曆家言天左旋日月星辰右行非也其實天左旋日月星辰亦皆左旋但天之行疾如日天一日一周更攙過一度日一日一周恰無贏縮以月受日光爲可見月之望正是日在地中月在天中所以日光到月四畔更無虧欠惟中心有少黶翳處是地有影蔽者爾及日月各在東西則日光到月者止及其半故爲上弦又減其半則爲下弦逐夜增減皆以此推地在天中不爲甚大只將日月行度折算可知天包乎地其氣極緊試登極高處驗之可見形氣相催緊束而成體但中間氣稍寬所以容得許多品物若一側如此氣緊則人與物皆消磨矣

渾儀可取蓋天不可用試令主蓋天者做一樣子如何做只似箇雨傘不知如何與地相附著若渾天須做得箇渾天來

有能說蓋天者欲令作一蓋天儀不知可否或云似傘樣如此則四旁須有漏風處故不若渾天之可爲儀也 以上語類二十四條

璣衡之制若不能作水輪則姑亦如此可矣要之以衡窺璣仰占天象之實自是一器而今人所作小渾象自是一器不當并作一說也元祐之制極精然其書亦有不備乃最是緊切處必是造者秘此一節不欲盡以告人耳 答江德功

天經之說今日所論乃中其病然亦未盡彼論之失正坐以天形爲可低昂反覆耳不知天形一定其間隨人所望固有少不同處而其南北高下自有

定位。故使人能入於彌圍之下以望之。南極雖高。而北極之在北方只有更高於南極。決不至反入地下。而移過南方也。蓋圖雖古所創。然終不似天體。孰若一大圓象。鑽穴爲星。而虛其當隱之規。以爲甕口。乃設短軸於北極之外。以綴而運之。又設短柱於南極之北。以承甕口。遂自甕口設四柱小梯。以入其中。而於梯末架空北入。以爲地平。使可仰窺。而不失渾體耶。古人未有此法。著其說以示後人。亦不爲無補也。答蔡伯靜

天經已領。其論撰詳悉。亦甚不易。但同互蓋天頗費力。只是舊年一般見識。不欲惡著古今一箇人耳。其心則固深知渾蓋之是非也。然則孰若據實而論之。省詞說乎。答蔡伯靜

星室之說。俟更詳看。但云天繞地左旋。一日一周。此句下。恐欠一兩字。說地處。却似亦說得有病。蓋天繞地一周了。更過一度。日之繞地。比天雖退。然却一日只一周而無餘也。答蔡仲默

問天有黃赤二道。沈存中云。非天實有之。特曆家設色以計日月之行耳。夫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史家又謂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而九。如此。卽日月之行。其道各異。况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月行。則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日月之行。其不同道又如此。然每月合朔。不知何以同度而會於所會之辰。又有或蝕或不蝕。及其行。或高而出黃道之上。或低而出黃道之下。或相近而偏。或差遠而不相值。則皆不蝕。如何。

曰。日月道之說。所引皆是。日之南北雖不同。然皆隨黃道而行耳。月道雖不同。然亦常隨黃道而出其旁耳。其合朔時日月同在一度。其望日則日月極遠而相對。其上下弦則日月近一而遠三。如日在午。則月或在卯。或在酉之類是也。故合朔之時。日月之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遠於日。則不蝕。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內。月在外。則不蝕。此正如一人秉燭。一人執扇。相交而過。一

人自內觀之其兩人相去差遠則雖扇在內燭在外而扇不能掩燭或秉燭者在內而執扇者在外則雖近而扇亦不能掩燭以此推之大略可見此說在詩十月之交篇孔疏說得甚詳李迂仲引證亦博可并檢看當得其說（答廖子晦○以上文集五條）

太史公曆書是說太初然却是顓頊四分曆劉歆作三統曆唐一行大衍曆最詳備五代王朴司天考亦簡嚴然一行王朴之曆皆止用之二三年即差王朴曆是七百二十加去蔡季通所用却依康節

三百六十數（以下論曆法）

今之造曆者無定法只是趕趁天之行度以求合或過則損不及則益所以多差因言古之鐘律紐算寸分毫釐絲忽皆有定法如合符契皆自然而然莫知所起古之聖人其思之如是之巧然皆非私意撰為之也意古之曆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曆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蔡季通嘗言天之運無常日月星辰積氣皆動物也其行度遲速或過不及自是不齊使我之法能運乎天而不為天之所運則其疏密遲速或過不及之間不出乎我此虛寬之大數縱有差忒皆可推而不失矣何者以我法之有定而律彼之無定自無差也季通言非是天運無定乃其行度如此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度但後之造曆者其為數窄狹而不足以包之爾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周天之氣謂二十四氣也月有大小朔不得盡此氣而一歲日子足矣故

置閏

中氣只在本月若趲得中氣在月盡後月便當置閏

曆法蔡季通說當先論天行次及七政此亦未善要當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損虛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

或說曆四廢日曰只是言相勝者春是庚辛日秋是甲乙日溫公潛虛亦是此意

問曆所以數差古今豈無人考得精者曰便是無人

考得精細而不易所以數差若考得精密有箇定數永不會差伊川說康節曆不會差或問康節何以不造曆曰他安肯爲此古人曆法疎闊而差少今曆愈密而愈差因以兩手量卓邊云且如這許多闊分作四段被他界限闊便有差不過只在一段界限之內縱使極差出第二三段亦只在此四界之內所以容易推測便有差容易見今之曆法於這四界內分作八界內又分作十六界界限愈密則差數愈遠何故以界限愈密而踰越多也其

差則一而古今曆法疎密不同故爾看來都只是不會推得定只是移來湊合天之運行所以當年合得不差明後年便差元不曾推得天運定只是旋將曆去合那天之行不及則添些過則減些以合之所以一二年又差如唐一行大衍曆當時最謂精密只一二年後便差只有季通說得好當初造曆便合并天運所躔之度都算在裏幾年後躔幾分幾年後躔幾度將這躔數都算做正數直推到盡頭如此庶幾曆可以正而不差今人都不曾得箇大統正只管說天之運行有差造曆以求合乎天而曆愈差元不知天如何會有差自是天運行合當如此此說極是不知當初因甚不曾算在裏但堯舜以來曆至漢都喪失了不可攷緣如今是這大總紀不正所以都無是處季通算得康節曆康節曆十二萬九千六百分大故密今曆家所用只是萬分曆萬分曆已自是多了他如何肯用十二萬分只是今之曆家又說季通底用不得不知如何又曰一行大衍曆比以前曆他只是做

得箇頭勢大敷衍得闊其實差數只一般正如百貫錢修一料藥與十文修一料藥其不能治病一也

問曆法何以推月之大小曰只是以每月二十九日半九百四十分日之二十九計之觀其合朔爲如何如前月大則後月初二日月生明前月小則後月初三日月生明

先在先生處見一書先立春次驚蟄次雨水次春分次穀雨次清明云漢曆也

子升同人言金人曆與中國曆差一日。是否。曰。只如子正四刻。方屬今日子初自屬昨日今人纔交了子時便喚做今日。如此亦便差一日。

曆數微眇。如今下漏一般漏管稍澁則必後天稍闊。則必先天未子而子未午而午。

陳得一統元曆紹興七八年間作。又云。局中暗用紀元曆。以統元爲名。

先生嘗言數家有大小陽九道夫問果爾則有因有家者。何貴乎脩治。曰。在我者過得他一二分便足以勝之。以上語類十三條

脩曆事若下手須更商量。蓋但測驗。即人皆可爲。或須改造。則恐不免一出。亦非今日一時事也。答蔡季通

晷景製作甚精。三衛有王伯照侍郎所定官曆刻漏圖一編。亦與此同。曆象之學。自是一家。若欲窮理。亦不可以不講。然亦須大者先立。然後及之。則亦不至難曉而無不通矣。答曾無疑○以上文集二條

黃道之差。始自春分秋分赤道所交。月道之差。始自交朔交中黃道所交。日出入赤道二十四度。月出入黃道六度。黃道一周。退前所交六十分度之一。是謂歲差。月道一周。退前所交一度八萬九千七百七十三分度之四萬三千五百三杪半。積二萬一千九百一十五年而歲差周。積二百二十一月及分一千七百五十三而交道周矣。此一條出經濟文衡

地理 潮汐附

蔡伯靖曰。山本同而末異。水本異而末同。

問先生前日言水隨山行。何以驗之。曰。外面底水在山下。中間底水在脊上行。因以指爲喩曰。外面底

水在指縫中行。中間底水在指頭上行。又曰。山下有水。今浚井底人亦看山脈。

冀都是正天地中間。好箇風水。山脈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於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於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聳立爲虎。自華來至中爲嵩山。是爲前案。遂過去爲泰山聳於左。是爲龍。淮南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爲第三四重案。

上黨。即今潞州。春秋赤狄潞氏。即其地也。以其地極高與天為黨。故曰上黨。上黨太行山之極高處。平陽晉州蒲坂山之盡頭。堯舜之所都也。河東河北諸州。如太原晉陽等處。皆在山之兩邊窠中。山極高闊。伊川云。太行千里一塊石。山後是忻代諸州、泰山却是太行之虎山。又問平陽蒲坂自堯舜後何故無人建都。曰其地磽瘠不生物。人民朴陋儉嗇。故惟堯舜能都之。後世侈泰。如何都得。

或問天下之山西北最高。曰然。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山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嶓冢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支。以盡乎江浙閩廣。

江西山。皆是五嶺贛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閩中却是自北而南。故皆順。

閩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多自南來。水多北流。故江浙冬寒夏熱。

仙霞嶺在信州分水之右。其脊脈發去為臨安。又發去為建康。

荊襄山川平曠。得天地之中。有中原氣象。為東南交會處。耆舊人物多。最好卜居。但有變則正是兵交之衝。

東南論都。所以必要都建康者。以建康正諸方水道所湊。一望則諸要害地都在面前。有相應處。臨安如入屋角房中坐。視外面殊不相應。武昌亦不及建康。然今之武昌。非昔之武昌。吳都武昌。乃今武昌縣。地勢迫窄。只恃前一水為險耳。鄂州正今之武昌。亦是好形勢。上可以通關陝。中可以向許洛。下可以通山東。若臨安進只可通得山東及淮北而已。

因看劉樞家中原圖。黃河却自西南貫梁山泊。迤邐入淮來。神宗時河北流。故北人盛。今却南來。故其勢亦衰。又曰。神宗時行淤田策。行得甚力。差官去監那箇水也是肥。只是未蒙其利。先有衝頹廬舍之患。潘子善問如何可治河決之患。曰漢人之策。令兩旁不立城邑。不置民居。存留些地步與他。不與他爭。放教他寬。教他水散漫。或流從這邊。或流

從那邊。不似而今作堤去圩他。元帝時。募善治河決者。當時集衆議。以此說為善。

問岷山之分支何以見。曰只是以水驗之。大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於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為隴。他本云那邊一支去為江北許多去處。這邊一支為湖南。又一支為建康。又一支為兩浙。而餘氣為福建二廣。

問本朝建國。何故不都關中。曰前代所以都關中者。以黃河左右旋繞。所謂臨不測之淵是也。近東獨有函谷關一路通山東。故可據以為險。又關中之山。皆自蜀漢而來。至長安而盡。池錄作關中之山。皆自西而東。若橫山之險。乃山之極高處。橫山皆黃石山。不生草木。本朝則自橫山以北。盡為西夏所有。山河之固。與吾共之。反據高以臨我。是以不可都也。以上語類十三條

頃在南康兩年。其地宜在彭蠡九江東陵敷淺原之閒。而攷其山川形勢之實。殊不相應。因考諸說。疑晁氏九江東陵之說。以為洞庭巴陵者為可信。蓋江流自澧而東。即至洞庭。而巴陵又在洞庭之東也。若謂九江即今江州之地。即其下少東便合彭蠡之口。不應言至東陵。然後東迤北會于滙也。白氏所論敷淺原者。亦有理而未盡。蓋詳經文敷淺原。合是衡山東北一支盡處。疑即今廬阜。但無明文可攷耳。德安縣敷陽山。正在廬山之西南。故謂之敷陽。非以其地即為敷淺原也。若如舊說。正以敷陽為敷淺原。則此山甚小。又非山脈盡處。若遂如晁氏之說。以為江入海處。則合是今京口。所過之水。又不但九江而已也。若以衡山東北盡處而言。即為廬阜無疑。蓋自岷山東南至衡山。又自衡山東北而至此。則九江之原。出於此三山之北者。皆合於洞庭。而注於岷江。故自衡山而至此者。必過九江也。此以地勢攷之妄謂如此。答程泰之

禹迹圖云是用長安舊本翻刻。然東南諸水。例皆疏略。頃年又見一蜀士說蜀中嘉州以西諸水。亦多不合。今其顯然者。如蜀江至瀘州東南乃分派南流東折。逕二廣自番禺以入海。以理勢度之。豈應有此。必是兩水南北分流。而摹刻者誤連合之。遂

使其北入江者。反爲逆流耳。然柳子厚詩。亦言牂牁南下水如湯。則二廣之水源。計必距蜀江不遠。但不知的自何州而分爲南北耳。（答李季章）

問齊地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史記索隱曰。按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爲太公受封所至。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其說如何。曰。穆陵在齊州之西。無棣、是今棣州。更考地志可見。索隱恐非。（答吳伯豐）

漢志不知湖漢卽是彭蠡。而曰源出雩都。至彭蠡入江。此爲大謬。恐彥和亦不能正也。九江之說。今亦只可大槩而言。恐當時地入三苗。禹亦不能細考。若論小水。則湖南尙有烝瀟之屬。况兼湖北諸水上流。其數不止於九。若實計入湖之水。只是湘沅澧之屬三四而已。又不能及九也。漢水未入江之前。彭蠡未豬。此亦未是江流甚大。漢水入之。未必能有所增益也。（答董叔重）

或云。程邑在雍州之東二十里。王季所居。又引蘇黃門詩說周之程邑。漢扶風安陵縣也。予按雍州之境。東自西河。西距黑水。延袤數十里。不知所謂州東二十里者。自何處計此里數。若指豐鎬而言。則經傳初不明言其爲雍州治所。又按漢志。安陵在長安北四十里。不應言東。又按皇矣之詩。此詩乃是文王克密之後所作。亦不得爲王季所居也。然意此語必有自來。但州字當是衍文耳。所謂雍者。乃扶風之雍縣。其地亦在長安之北。計與安陵相去不遠。故得引以相明。唯王季之云。恐別有所據。

然亦未知其與詩說孰爲得失也。（偶讀漫記）

上虞餘姚二邑。皆以舜名。而上虞村落又有號百官。俗傳百官牛羊之處也。或謂四旁多舜事迹。疑其子孫所封。理或有之。然不可考矣。大抵地名古迹。亦多沿襲訛謬。如子華子後序。乃言鬼谷子所居。在今信州貴溪縣。蓋其圖經之說如此。豈有此理哉。以他書攷之。地名鬼谷者凡數處。疑特俚俗相傳。物彪之區爾。未必儀秦之師所居也。上虞旁邑嵊縣。有戈過二姓。卽少康所滅羿浞之黨。其子孫

乃聚於一邑又近禹葬之地不知其何故也（偶讀謾記）
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此但作文取其字數以足對偶而云耳若以水路之實論之便有不通而亦初無所害於理也說者見其不通便欲强為之說然亦徒為穿鑿而卒不能使之通也如沈存中引李習之來南錄云自淮沿流至於高郵乃泝於江因謂淮泗入江乃禹之舊迹故道宛然但今江淮已深不能至高郵耳此說甚似其實非也按禹貢淮水出桐柏會泗沂以入於海故以小江而

列於四瀆正以其能專達於海耳若如此說則禹貢當云南入於江不應言東入於海而淮亦不得為瀆矣且習之沿泝二字似亦未嘗蓋古今往來淮南只行邗溝運河皆築堤置閘儲閉湖水以通漕運非流水也若使當時自有禹迹故道可通舟楫則不須更開運河矣故自淮至高郵不得為沿自高郵以入江不得為泝而習之又有自淮順潮入新浦之言則是入運河時偶隨淮潮而入有似於沿意其過高郵後又迎江潮而出故復有似於

泝而察之不審致此謬誤今人以是而說孟子是以誤而益誤也（今按來南錄中無此語未詳其故）近世又有立說以為淮泗本不入江當洪水横流之時排退淮泗然後能決汝漢以入江此說尤巧而尤不通蓋汝水入淮泗水亦入淮三水合而為一若排退淮泗則汝水亦見排退而愈不得入江矣漢水自嶓冢過襄陽南流至漢陽軍乃入於江淮自桐栢東流會汝水泗水以入於海淮漢之間自有大山自唐鄧光黃以下至于潛霍地勢隔驀雖使淮泗横流

亦與江漢不相干涉不待排退二水而後漢得入江也大抵孟子之言只是行文之失無害於義理不必曲為之說閒費心力也（偶讀謾記）

潏水集云同州韓城縣北有安國嶺東西四十餘里東臨大河瀕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於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束於山硤閒千數百里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怒氣噴風聲如萬雷廟像豕首而冕服舊傳鯀入羽淵化為黃熊又

云鯀爲玄熊熊首類豕肖像以此而廟乃稱禹甚
非也然鄉人不敢以豕肉薦必致神怒大風發屋
拔木百里被害舊說禹鑿龍門而不詳言其所以
鑿諭說相傳但謂因舊脩闢去其齟齬以決水勢
而已今詳此說則謂受降以東至於龍門皆是禹
所新鑿若果如此則禹未鑿時河之故道不知却
在何處而李氏所說又何所攷也（記潏水集二事）
又云邢恕奏乞下熙河路打造船五百隻於黃河順
流放下至會州西小河內藏住熙河路漕使李復

奏稱知邢恕欲用此船載兵順流而下取興州契
勘會州之西小河鹹水其闊不及一丈深止於一
二尺豈能藏船黃河過會州入韋精山石硤險窄
自上乘流直下高數十尺船豈可過至西安州之
東大河分爲六七道散流謂之南山逆流數十里
方再合逆溜水淺灘不勝舟載此聲若出必爲夏
國侮笑事遂寢邢恕之策果如李復之言可謂妄
矣然禹貢所言雍州貢賦之路亦曰浮於積石至
於龍門西河會於渭汭則古來此處河道固通舟

楫如恕策矣復之言乃如此何也（記潏水集二事）
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按地理志浙江出新安黟縣南蠻中東入海今錢塘浙江是也）在閩西北入海餘暨南（餘暨南屬會稽爲永興縣）廬江出
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彭澤今彭蠡也在潯陽彭澤縣）一曰天子
鄣右出山海經第十三卷按山海經唯此數卷所
記頗得古今山川形勢之實而無荒誕譎怪之詞
然諸經皆莫之考而其他卷謬悠之說則往往誦
而傳之雖陶公不免也此數語者又爲得今江浙
形勢之實但經中浙字漢志注中作漸蓋字之誤

石林已嘗辨之（更檢）注中蠻中字羅端良所著歙
浦志乃作章山未知孰是廬江得名不知何義其
入江處西有大山亦以廬名說者便謂即是三天
子都此固非是然其名之相因則似不無說也都
一作鄣亦未詳其孰是但廬江出丹陽郡陵陽縣
而其旁縣有以鄣名則疑作鄣爲是也（記山海經）
頃在湖南見說溪洞蠻猺略有四種曰獠曰犵曰伶
而其最輕捷者曰貓近年數出剽掠爲邊患者多
此種也豈三苗氏之遺民乎古字少而多通用然

則所謂三苗者。亦當正作猫字耳。詹元善說苗民之國。三徙其都。初在今之筠州。次在今之興國軍。皆在深山之中。人不可入。而已亦難出。最後在今之武昌縣。則據江山之險。可以四出爲寇。而人不得而近之矣。記三苗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又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又曰。岷

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此皆禹貢之文也。古今讀者。皆以爲是既出於聖人之手。則固不容復有訛謬。萬世之下。但當尊信誦習。傳之無窮。亦無以覈其事實是否爲也。是以爲之說者。不過隨文解義。以就章句。如說九江。則曰江過尋陽。派別爲九。或曰。有小江九。北來注之。說彭蠡。則曰漢水所匯。而江水亦往會焉。說北江中江。則曰漢既匯而出爲北江。江既會而出爲中江也。說九江。則但指今日江州治所以當之。說敷淺原。則但

以爲漢歷陵縣之傅易山。在今日爲江州之德安縣而已。如是而言。姑爲誦說。則可矣。若以山川形勢之實考之。吾恐其說有所不通。而不能使人無所疑也。若曰派別爲九。則江流上下。洲渚不一。今所計以爲九者。若必首尾短長。均布若一。則橫斷一節。縱別爲九。一水之間。當有一洲。九江之間。沙水相間。乃爲十有七道。於地將無所容。若曰參差取之。不必齊一。則又不知斷自何許。而數其九也。况洲渚出沒。其勢不常。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後乃

復生一洲。是豈可以爲地理之定名乎。此不可通之妄說也。若曰旁計橫入小江之數。則自岷山以東。至入海處。不知其當爲幾千百江矣。此又不可通之妄說也。且經文言九江孔殷。正以見其吐吞壯盛。浩無津涯之勢。決非尋常分派小江之可當。又繼此而後及夫沱潛雲夢。則又見其決非今日江州甚遠之下流。此又可以證前二說者爲不可通之妄說也。若曰漢水匯爲彭蠡。而江水亦往會焉。則彭蠡之爲澤也。實在大江之南。自今江州湖

口縣南跨南康軍饒州之境，以接於隆興府之北，瀰漫數十百里。其源則東自饒徽信州建昌軍，南自贛州南安軍，西自袁筠以至隆興分寧諸邑，方數千里之水，皆會而歸焉。北過南康揚瀾左里，則兩岸漸迫山麓，而湖面稍狹，遂東北流以趨湖口而入於江矣。然以地勢北高而南下，故其入於江也，反爲江水所遏而不得遂，因却而自豬，以爲是瀰漫數十百里之大澤，是則彭蠡之所以爲彭蠡者，初非有所仰於江漢之匯而後成也。不唯無所仰於江漢，而衆流之積，日遏日高，勢亦不復容江漢之來入矣。又況漢水自漢陽軍大別山下南流入江，則其水與江混而爲一，至此已七百餘里矣。今謂其至此而後一先一後以入於彭蠡，既匯之後，又復循次而出，以爲二江，則其入也，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漢水而先行，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江水而後會；其出也，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漢水而今分以之北，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江水而今分以居中耶。且以方言之，則宜曰南會，而不應曰北會，以實

計之，則湖口之東，今但見其爲一江，而不見其分流。然則所謂漢水匯爲彭蠡，而江水亦往會焉者，亦不可通之妄說也。此一說者，既無一之不窮。於是味別洲別之論出焉，而終亦不免於窮也。蓋曰味別，則不知凡禹之所爲過門不入、胼手胝足而不以爲病者，爲欲大濟天下昏墊之民，使得平土而居，以衣且食，而遂其生耶？抑如陸羽張又新輩，但欲較計毫分於茗飲之間，以爲一時之快也。嗚呼！彼以是而爲說者，亦可謂童騃不思之甚矣。且河之所會，漆沮涇渭伊洛瀍澗支川尤多，而初無味別之說。濟之所經，或潛或見，或止或流，其變不一，而初無味別之說，何獨至此而辨之若是悉耶？此又可見其爲不通之妄說也。若曰洲別，則又九江之鑿，吾既辨於前矣。若果如此，則漢水入江之後，便須常有一洲介於其間，以爲江漢之別，而湖口入匯之處，又當各分爲二，以爲出入之辨而後可也。今皆無之，而湖口橫度之處，予常過之，但見舟北爲大江之濁流，舟南爲彭蠡之清漲而已。

蓋彭蠡之水。雖限於江而不得洩。然及其既平。則亦因其可行之隙。而又未嘗不相持以東也。懸瞎所謂中江北江之別乎。此又可見其為不通之妄說也。若曰古之九江。即今之江州。古之敷淺原。即今之德安縣。則漢九江郡本在江北。而今所謂江州者。實武昌郡之柴桑縣。後以江北之尋陽。非柴桑而立郡。又自江北徙治江南。故江南得有尋陽之名。後又因尋陽而改為江州。實非古九江地也。又況經言過九江至於東陵。而後會於彭蠡。則自

今江州城下至湖口縣。才四十里。不知東陵的在何處。何所表異。而其志之繁密促數乃如此。又曰。過九江至於敷淺原。則已自江州順流東下湖口。又復泝流南上彭蠡。百有餘里而後至焉。亦何說哉。此又不可通之妄說也。至於今之所謂敷淺原者。為山甚小而庳。不足以有所表見。而其全體正脈。遂起而為廬阜。則甚高且大。以盡乎大江彭蠡之交。而所以識夫衡山東過一支之所極者。惟是乃為宜耳。今皆反之。則吾恐其山川之名。古今或異。而傳者未必得其真也。凡此差舛。其類不一。讀而不思。思而不致者。既昏憒鹵莽而無足言矣。其間亦有心知其誤。而口不敢言。乃反為之遷就穿鑿以蓋其失者。則其巧愈甚。而其謬愈彰。使有識之士。讀之愈疑而愈不敢信。唯國初胡秘監旦近世晁詹事說之。皆以九江為洞庭。則其援證皆極精博。而莆田鄭樵漁仲獨謂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於海。十三字為衍文。亦為得之。予既目睹彭蠡有原兩江不分之實。又參之以此三說者。而

深以事理情勢求之。然後果得其所以誤也。蓋洪水之患。唯河為甚。而兗州乃其下流。水曲而流緩。地平而土疏。故河之患。於此為尤甚。是以作治之功。十有三載。然後同於諸州。竊計當時惟此等處。事急民困。勢重役煩。禹乃親涖而身督之。不可一日而舍去。若梁雍荊揚。地偏水急。不待疏鑿。固已通行。則分遣官屬。往而視之。其亦可也。況洞庭彭蠡之間。乃三苗氏之所居。當是之時。水澤山林。深昧不測。彼方負其險阻。頑不即工。則官屬之往者。

固未必遠攷深入其境。是以但見彭蠡之爲澤。而不知其源之甚遠而且多。但見洞庭下流之已爲江。而不知其中流之嘗爲澤而甚廣也。以此致誤。宜無足怪。若其用字之同異。則經之凡例。亦自可攷。顧讀者未深思耳。今但刪去東匯北江之衍字。而正以洞庭爲九江。更以經之凡例通之。則過九江至於東陵者。言導岷山之水。而是水之流。橫截乎洞庭之口。以至東陵也。是漢水過三澨之例也。過九江至於敷淺原者。言導岷陽之山。而導山之人。至於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東取山路。以至乎敷淺原也。是導岍岐荊山而逾於河。以盡常碣之例也。以是觀之。則經之文意。不亦既明矣乎。若更以他書攷之。則山海經云。廬江出三天子都。本注云。一作鄣。今按丹陽故爲鄣郡。其得名蓋以此。則作鄣爲是。入江彭澤西。本注云。彭澤今彭蠡也。在鄱陽彭澤縣。漢志亦云。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蓋陵陽者。丹陽之屬縣。今寧國府旌德縣有陵陽山。而三天子都乃在徽饒之境。疑與陵陽山背相直。故廬江者得出其東南。而西流北折。以爲鄱餘二水。遂以會於彭蠡而入於江也。及其入江。則廬山屹立乎其西南。而江之北岸即爲郡之南境。疑江與山蓋相因以得名。而郡境雖在江北。亦以其南直此江此山而名之也。然則彭蠡安得爲無原而必待漢匯江會而成哉。漢志豫章爲郡。領縣十八。其彭蠡縣下注云。禹貢彭蠡澤在西。其餘則言水入湖漢者八。鄱陽鄱水。餘干餘水。艾脩水。淦水。南城盱水。建成蜀水。宜春南水。南埜彭水。入大江者一。贛豫章水。而湖漢一水則又自雩都東至彭澤入江。行千九百八十里也。按今地勢。彭蠡既與江通。而豫章諸水不由彭蠡。別無入江之路。則湖漢者即是彭蠡。而其所受衆水之原。又不止於廬江而已也。以此而觀。則山海經之言猶有未盡。且其曰入江彭澤西者。本謂逕彭蠡縣之西而入江耳。而語意不明。遂若析江與澤各爲一水而一東一西以入江者。此亦其立言之疵也。漢志又自不知湖漢之即爲彭蠡。而兩言之。又不知入大江者亦必豬於彭蠡而別爲一例。又不知湖漢之爲湖。正以其澤名之。而復兼以漢稱。則又承

禹貢之誤，而弗深考也。至於雩都之水，則但見其爲一郡衆流之最遠者，而遂推爲湖漢之源，以主其名，則又不知湖漢之名，初非爲一水，必自隆興以北衆水皆會，始爲大澤，然後可以名之，非雩都一水所可得而專也。至如鄭漁仲氏漢水行支之說，固善矣，而其下文江水東迤北會於匯，東爲中江入於海之數言，似亦可疑，而彼猶未能盡正也。嗚呼！禹貢所載者，九州之山川，吾之足跡未能遍乎荆揚，而見其所可疑者已如此，不知耳目見聞之所不及，所可疑者，又當幾何？是固不可得而知矣。至於經之凡例，本自明白，而諸儒乃有過爲新奇之說以亂之者，若論導山而遂於河，而以爲導岍岐荆山之脈，使之度河以爲壺口諸山之類，則亦不待聞見之及，而知其謬矣。夫禹之治水，隨山刊木，其所表識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故謹而書之，以見其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脈絡之所自來，若今論葬法者之所言也。若必實以山脈言之，則亦自有可言，而尤

足以見其說之謬者。蓋河北諸山，本根脊脈，皆自代北寰武嵐憲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爲桑乾，道幽冀以入於海。其西一支爲壺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以爲析城王屋，而又西折以爲雷首，又次一支乃爲太行，又次一支乃爲常山，其間各隔沁潞諸州，不相連屬，豈自岍岐跨河東度，而反爲是諸山哉？若過九江至於敷淺原，亦有襲其謬者，以爲衡山之脈東度而來，則以見聞所及，而知其必不然也。蓋岷山之脈，其一支爲衡山者，已盡於九江之西，其一支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湘原而北徑潭袁之境，以盡於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大庾者，則包彭蠡之原，以北至乎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浙江之原，而北其首以盡於會稽，南其尾以盡乎閩越也。豈衡山之脈能度九江，而其度也，又直爲敷淺原而已哉？又有欲以揚州之三江，即爲荆州之中江、北江，而猶病其闕一，乃顧彭蠡之餘波，適未有號，則姑使之

灊霍南江之名以足之。且又自謂聖經書法之妙。非他人之所及。是亦極巧而且新矣。然自湖口而下。江本無二。安得有三。且於下文之震澤。又懸隔遼夐而不相屬也。則又安能曲說而強附之哉。問諸吳人。震澤下流。實有三江。以入於海。彼既以目驗之。恐其說之必可信。而於今尚可攷也。因并論之。以俟來者有以質焉。九江彭蠡辨

武夷君之名。著自漢世。祀以乾魚。不知果何神也。今建寧府崇安縣南二十餘里。有山名武夷。相傳即

神所宅。峰巒巖壑。秀拔奇偉。清溪九曲。流出其間。兩崖絕壁。人迹所不到處。往往有枯查插石罅間。以庋舟船棺柩之屬。柩中遺骸。外列陶器。尚皆未壞。頗疑前世道阻未通。川壅未決時。夷落所居。而漢祀者。即其君長。蓋亦避世之士。生為衆所臣服。沒而傳以為仙也。今山之羣峰最高且正者。猶以大王為號。半頂有小丘焉。豈即君之居耶。武夷圖序。以上文集十三條

潮之遲速大小自有常。舊見明州人說。月加子午則潮長。自有此理。沈存中筆談說亦如此。以下論潮汐。○語類

潮汐之說。余襄公言之尤詳。大抵天地之間。東西為緯。南北為經。故子午卯酉為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為節耳。以氣之消息言之。則子者。陰之極而陽之始。午者。陽之極而陰之始。卯為陽中。酉為陰中也。答張敬之。○文集

附余襄公安道曰。潮之漲退。海非增減。蓋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日月右轉。而天左轉。一日一周。臨於西極。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

子午。則潮平乎南北。彼竭此盈。往來不絕。皆繫於月。何以知其然乎。夫晝夜之運。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日三刻有奇。潮之日緩。其期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而晦。復緩一晝潮。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之去來亦合沓不盡。盈虛消息。一之於月。陰陽之所以分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為

陽中。秋為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潮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

雷電　風雨雪雹霜露

問雷電。程子曰。只是氣相摩軋。是否。曰。然。或以為有神物。曰。氣聚則須有。然纔過便散。如雷斧之類。亦是氣聚而成者。但已有渣滓。便散不得。此亦屬成之者性。張子云。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即此理也。以下論雷電

雷。如今之爆杖。蓋鬱積之極而迸散者也。

十月雷鳴。曰。恐發動了陽氣。所以大雪為豐年之兆者。雪非豐年。蓋為凝結得陽氣在地。來年發達生長萬物。

雷雖只是氣。但有氣便有形。如蝃蝀本只是薄雨為日所照成影。然亦有形。能吸水吸酒。人家有此。或為妖。或為祥。以上語類四條

風。只如天相似。不住旋轉。今此處無風。蓋或旋在那邊。或旋在上面。都不可知。如夏多南風。冬多北風。

此亦可見。以下論風雨雪雹霜露

霜。只是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說露是星月之氣。不然。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露。露只是自下蒸上。人言極西高山上。亦無雨雪。

高山無霜露。卻有雪。某嘗登雲谷。晨起穿林薄中。並無露水沾衣。但見煙霞在下。茫然如大洋海。衆山僅露峰尖。煙雲環繞往來。山如移動。天下之奇觀也。或問高山無霜露。其理如何。曰。上面氣漸清。風漸緊。雖微有霧氣。都吹散了。所以不結。若雪則只是雨遇寒而凝。故高寒處雪先結也。

雪花所以必六出者。蓋只是霰下被猛風拍開。故成六出。如人擲一團爛泥於地。泥必濺開成稜瓣也。又六者陰數。太陰玄精石亦六稜。蓋天地自然之數。

問龍行雨之說。曰。龍水物也。其出而與陽氣交蒸。故能成雨。但尋常雨自是陰陽氣蒸鬱而成。非必龍之為也。密雲不雨。尚往也。蓋止是下氣上升。所以未能雨。必是上氣蔽蓋。無發洩處。方能有雨。橫渠

正蒙論風雷雲雨之說最分曉。

虹非能止雨也。而雨氣至是已薄。亦是日色射散雨氣了。

問龍行雨如何。曰。不是龍口中吐出。只是龍行時便有雨隨之。劉禹錫亦嘗言。有人在一高山上。見山下雷神龍鬼之類行雨。此等之類無限。實要見得破。

問康節云。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此說是否。曰。想且是以大小推排匹配

去。問伊川云。露是金之氣。曰。露自是有清肅底氣象。古語云。露結爲霜。今觀之誠然。伊川云不然。不知何故。蓋露與霜之氣不同。露能滋物。霜能殺物也。雪霜亦有異。霜則殺物。雪不能殺物也。雨與露亦不同。雨氣昏。露氣清。氣蒸而爲雨。如飯甑蓋之。其氣蒸鬱而汗下淋漓。氣蒸而爲霧。如飯甑不蓋。其氣散而不收。霧與露亦有異。露氣肅。而霧氣昏也。

橫渠云。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陽氣正升。忽遇陰氣。則相持而下爲雨。蓋陽氣輕。陰氣重。故陽氣爲陰氣壓墜而下也。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陰氣正升。忽遇陽氣。則助之飛騰而上爲雲也。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氣伏於陰氣之內不得出。故爆開而爲雷也。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陰氣凝結於內。陽氣欲入不得。故旋繞其外不已而爲風。至吹散陰氣盡乃已也。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曀霾。戾氣飛雹之類。曀霾黃霧之類。皆陰

陽邪惡不正之氣。所以雹水穢濁。或青黑色。

因言丘墓中棺木能番動。皆是風吹。蓋風在地中氣聚。出地面又散了。以上論類十條

淵鑒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一

鬼神

總論

因說鬼神。曰。鬼神事自是第二著。那箇無形影。是難理會底。未消去理會。且就日用緊切處做工夫。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說盡了。此便是合理會底。理會得。將間鬼神自有見處。若合理會底不理會。只管去理會沒緊要底。將間都沒理會了。

義剛將鬼神問目呈畢。先生曰。此事自是第二著。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此說盡了。今且須去理會眼前事。那箇鬼神事。無形無影。莫要枉費心力。理會得那箇來時。將久我著實處。皆不曉得。所謂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這箇皆是面前事。做得一件。便是一件。如易便自難理會了。而今只據我恁地推測。不知是與不是。亦須逐一去看。然到極處。不過只是這箇。

或問鬼神有無。曰。此豈卒乍可說。便說。公亦豈能信得及。須於衆理看得漸明。則此惑自解。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人且理會合當理會底事。其理會未得底。且推向一邊。待日用常行處理會得透。則鬼神之理將自見得。乃所以為知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意亦如此。

天下大底事。自有箇大底根本。小底事。亦自有箇緊切處。若見得。天下亦無甚事。如鬼神之事。聖賢說得甚分明。只將禮熟讀。便見二程初不說無鬼神。

但無而今世俗所謂鬼神耳。古來聖人所制祭祀。皆是他見得天地之理如此。

神。伸也。鬼。屈也。如風雨雷電初發時。神也。及至風止雨過。雷住電息。則鬼也。

鬼神不過陰陽消長而已。亭毒化育。風雨晦冥。皆是。在人。則精是魄。魄者鬼之盛也。氣是魂。魂者神之盛也。精氣聚而為物。何物而無鬼神。遊魂為變。魂遊。則魄之降可知。

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

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才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如卜筮之類。皆是心自有此物。只說你心上事。才動必應也。

問鬼神便只是此氣否。曰。又是這氣裏面神靈相似。

問先生說鬼神自有界分。如何。曰。如日爲神。夜爲鬼。生爲神。死爲鬼。豈不是界分。

叔器問先生前說日爲神。夜爲鬼。所以鬼夜出。如何。曰。間有然者。亦不能皆然。夜屬陰。且如妖鳥皆陰

類。皆是夜鳴。

雨風露雷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此是白日公平正直之鬼神。若所謂有嘯於梁。觸於胸。此則所謂不正邪暗。或有或無。或去或來。或聚或散者。又有所謂禱之而應。祈之而獲。此亦所謂鬼神。同一理也。世間萬事皆此理。但精粗小大之不同爾。又曰。以功用謂之鬼神。即此便見。

鬼神死生之理。定不如釋家所云。世俗所見。然又有其事昭昭。不可以理推者。此等處。且莫要理會。

因說神怪事。曰。人心平鋪著便好。若做弄。便有鬼怪出來。

理有明未盡處。如何得意誠。且如鬼神事。今是有是無。因說張仲隆曾至金沙隄。見巨人迹。此是如何。揚謂。冊子說。并人傳說。皆不可信。須是親見。揚平昔見冊子上并人說得滿頭滿耳。只是都不曾自見。先生曰。只是公不曾見。畢竟其理如何。南軒亦只是硬不信。有時戲說一二。如禹鼎鑄魑魅魍魎之屬。便是有這物。深山大澤。是彼所居處。人往占

之。豈不爲祟。邵先生語程先生。世間有一般不有不無底人馬。程難之。謂鞍轡之類何處得。如邵意。則是亦以爲有之。又南劍鄧德喻嘗爲一人言。嘗至餘杭大滌山中。嘗有龍骨。人往來取之。未入山洞。見一陣青煙出。少頃一陣火出。少頃一龍出。一鬼隨後。大段盡人事。見得破。方是。不然。不信中有一點疑在。終不得。又如前生後生。死復爲人之說。亦須要見得破。

因論薛士龍家見鬼。曰。世之信鬼神者。皆謂實有在

天地間其不信者。斷然以爲無鬼。然却又有眞箇見者。鄭景望遂以薛氏所見爲實理。不知此特虹霓之類耳。

如起風做雨。震雷閃電。花生花結。非有神而何。自不察耳。才見說鬼神事。便以爲怪。世間自有箇道理。如此。不可謂無。特非造化之正耳。此爲得陰陽不正之氣。不須驚惑。所以夫子不語怪。以其明有此事。特不語耳。南軒說無。便不是。

問在天地爲鬼神。在人爲魂魄否。曰。死則謂之魂魄。

生則謂之精氣。天地公共底謂之鬼神。是恁地模樣。

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一氣。卽陰陽運行之氣。至則皆至。去則皆去之謂也。二氣。謂陰陽對峙。各有所屬。如氣之呼吸者爲魂。魂卽神也。而屬乎陽。耳目鼻口之類爲魄。魄卽鬼也。而屬乎陰。精氣爲物。精與氣合而生者也。遊魂爲變。則氣散而死。其魄降矣。

陽魂爲神。陰魄爲鬼。鬼。陰之靈。神。陽之靈。此以二氣言也。然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凡氣之來而方伸者爲神。氣之往而旣屈者爲鬼。陽主伸。陰主屈。此以一氣言也。故以二氣言。則陰爲鬼。陽爲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神。其旣屈者。神之鬼。旣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旣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天地人物皆然。不離此氣之往來屈伸合散而已。此所謂可錯綜言者也。因問精氣爲物。陰精陽氣。聚而成物。此總言

神。游魂爲變。魂游魄降。散而成變。此總言鬼。疑亦錯綜而言。曰。然。此所謂人者鬼神之會也。

伸是神。屈是鬼否。先生以手圈卓上。而直指其中曰。這道理圓。只就中分別恁地。氣之方來皆屬陽。是神。氣之反皆屬陰。是鬼。日自午以前是神。午以後是鬼。月自初三以後是神。十六以後是鬼。童伯羽問。日月對言之。日是神。月是鬼否。曰。亦是。草木方發生來是神。彫殘衰落是鬼。人自少至壯是神。衰老是鬼。鼻息呼是神。吸是鬼。淳。舉程子所謂天尊

地界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曰天地造化皆是鬼神古人所以祭風伯雨師問風雷鼓動是神收斂處是鬼否曰是魄屬鬼氣屬神如析木煙出是神滋潤底性是魄人之語言動作是氣屬神精血是魄屬鬼發用處皆屬陽是神氣定處皆屬陰是魄知識處是神記事處是魄人初生時氣多魄少後來魄漸盛到老魄又少所以耳聾目昏精力不强記事不足某今覺陽有餘而陰不足事多記不得小兒無記性亦是魄不足好戲不定

疊亦是魄不足

或問顏子死而不亡之說先生既非之矣然聖人制祭祀之禮所以事鬼神者恐不止謂但有此理須有實事曰若是見理明者自能知之明道所謂若以爲無古人因甚如此說若以爲有又恐賢問某尋其說甚當

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鬼神如陰陽屈伸往來消長有粗迹可見者以妙用謂之神是忽然如此皆不可測忽然而來忽然而去忽然在這裏忽然在那裏

銖問陽主伸陰主屈鬼神陰陽之靈不過指一氣之屈伸往來者而言耳天地之間陰陽合散何物不有所以錯綜看得曰固是今且說大界限則周禮言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三者皆有神而天獨曰神者以其常常流動不息故專以神言之若人亦自有神但在人身上則謂之神散則謂之鬼耳鬼是散而靜了更無形故曰往而不反又問子思只舉齊明盛服以下數語發明體物而不可遺之驗

只是舉神之著者而言何以不言鬼曰鬼是散而靜更無形故不必言神是發見此是鬼之神如人祖考氣散爲鬼矣子孫精誠以格之則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非鬼之神耶

問聖人凡言鬼神皆只是以理之屈伸者言也至言鬼神禍福凶吉等事亦只是以理言蓋人與鬼神天地同此一理而理則無有不善人能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其於禍福亦然豈謂天地鬼神一一下降於人哉如書稱天道福善禍淫易言鬼神害盈

而福謙亦只是這意思。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又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是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百物之精神之著也魄既歸土此則不問其曰氣曰精曰昭明又似有物矣既只是理則安得有所謂氣與昭明者哉及觀禮運論祭祀則曰以嘉魂魄是謂合莫注謂莫無也又曰上通無莫此說又似與祭義不合曰如子所論是無鬼神也鬼神固是以理言然亦不可謂無氣所以先王祭祀或以燔燎或以鬱鬯以其有氣故以類求之爾至如禍福吉凶之事則子言是也

閭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曰只這數句便要理會明便如何說禮樂幽便如何說鬼神須知樂便屬神禮便屬鬼他此語落著主在鬼神因指甘蔗曰甘香氣便喚做神其漿汁便喚做鬼直卿曰向讀中庸所謂誠之不可揜處竊疑謂鬼神為陰陽屈伸則是形而下者若中庸之言則是形而上

者矣曰今也且只就形而下者說來但只是他皆是實理處發見故未有此氣便有此理既有此理必有此氣

唐傑問近思錄既載鬼神者造化之迹又載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似乎重了曰造化之迹是日月星辰風雨之屬二氣良能是屈伸往來之理

世間有鬼神馮依言語者蓋屢見之未可全不信本卷何以曰師巫降言無此理又好談鬼神者假使實有聞見亦未足信或是心病或是目病外書却言不信神怪不可被猛撞出來後如何處置先生曰神怪之說若猶未能自明鮮有不惑者學者惟當以正自守而窮理之有無久久當自見得讀書講明義理到此等處雖有不同姑闕其疑以俟他日未晚也

橫渠言至之謂神反之謂鬼固是然雷風山澤亦有神今之廟貌亦謂之神亦以方伸之氣為言爾此處要錯綜周徧而觀之伸中有屈屈中有伸便看此意伸中有屈如人有魄是也屈中有伸如鬼而

有靈是也

問神之伸也其情狀可得而知者鬼之歸也如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依人而行之類便是其情狀否曰鬼神即一條如何恁地看曰至之謂神如雨露風雷人物動植之類其情狀可得而知反之謂鬼則無形狀之可求故有此問曰祖考來格便是神之伸也這般處橫渠有數說說得好又說得極密某所以教公多記取前輩語記得多自是通貫又舉橫渠語曰以博物洽聞之學以積窮天

地之思須是恁地方得

橫渠云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發於心達於氣天地與吾身共只是一團物事所謂鬼神者只是自家氣自家心下思慮纔動這氣即敷於外自然有所感通

問橫渠物怪神姦書先生提出守之不失一句曰且要守那定底如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此是鬼神定說又如孔子說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敬鬼神而遠之等語皆是定底其他變處如未曉得且當守此定底如前晚說怪便是變處

問上蔡云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爲智事此者爲仁上兩句只是說伸而爲神歸而爲鬼底意思曰是如此問事此者爲仁只是說能事鬼神者必極其誠敬以感格之所以爲仁否曰然

叔器問上蔡說鬼神云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初看此二句與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一般而先生前夜言上蔡之語未穩如何曰有其誠則

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便是合有底我若誠則有之不誠則無之道有便有道無便無便是合有底當有合無底當無上蔡而今都說得粗了合當道合有底從而有之則有合無底自是無了便從而無之今卻只說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則不可上蔡言鬼神我要有便有以天地祖考之類要無便無以非其鬼而祭之者你氣一正而行則彼氣皆散矣以上語類三十四條

問鬼神之理某向嘗蒙指示大意云氣之來者爲神

往者爲鬼天地曰神曰祇氣之來者也人曰鬼氣之往者也此說與張子所謂物之始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返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之意同近見兄長所著中庸說亦引此然張子所謂物者通言萬物耶抑特指鬼神也若特指鬼神則所謂物者如易大傳言精氣爲物之物爾若通言萬物則上四句乃汎言凡物聚散始終之理如此而下四句始正言鬼神也精氣爲物嚮亦嘗與季通講此渠云精氣爲物者氣聚而爲人也游魂爲變者氣散而爲鬼神也此說如何更望詳賜批敎曰易大傳所謂物張子所論物皆指萬物而言但其所以爲此物者皆陰陽之聚散耳故鬼神之德體物而不可遺也所謂氣散而爲鬼神者非是答程允夫

問程子曰鬼神者天地之妙用造化之迹也凡氣之往來聚散無非天地之用而鬼神尤其妙者也然既已動於氣見於用矣是形而下者也故曰造化之迹呂氏曰萬物之生莫不有是氣氣也者神之盛也莫不有是魄魄也者鬼之盛也故人亦鬼神之會爾中庸說曰鬼神之爲德雖不可以耳目見聞接然萬物之聚散始終無非二氣之屈伸往來者是鬼神之德爲物之體而無物能遺棄之者也向按此二說則張子所謂物之始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返而游散乃汎言萬物聚散始終之理如此而鬼神者亦物之一爾但其德在物之中爲尤盛故爲物之體而莫有能遺之者人亦物之一也其歛散終始亦二氣之屈伸往來與鬼神同故呂氏曰人亦鬼神之會耳然則非特人也凡天地之閒禽獸草木之聚散始終其理皆如此也其理一而其得於氣者有隱顯偏正厚薄之不同茲其所以有鬼神人物之異與謝氏曰鬼神是天地妙用流行充塞觸目皆是欲其有則有欲其無則無鬼神氣也人心之動亦氣也以氣感氣故能相爲有無呂氏曰鬼神周流天地之間無所不在雖寂然不動然因感而必通卽此意也曰詳此兩段皆是人物鬼神各爲一物是殆見廟中泥塑鬼神耳呂氏所謂人亦鬼神之會者甚精更詳細推之答程允夫

來書云夫子罕言之者正爲民不可使知恐聞之而生惑某謂聖人於死生鬼神雖不切切言之然於六經之言格物誠意之方天道性命之說以至文爲制度之間名器事物之小莫非示人以始終幽明之理蓋已無所不備若於此講究分明而心得

之。則仰觀俯察。洞然其無所疑矣。豈閟之而反有所惑耶。但人自不學。故聖人不能使之必知耳。非有所祕而不言也。今乃反謂聖人祕而不言。宜其惑於異說。而不知所止也。答吳公濟

來書云。幽明之故。死生之說。晝夜之道。初無二理。明之於幽。生之於死。猶晝之於夜也。鬼神之情狀見乎幽者。爲不可誣。則輪回因果之說。有不可非者。謂上智不在此域。可也。謂必無是理。不可也。某竊謂幽明死生晝夜固無二理。然須是明於大本而

究其所自來。然後知其實無二也。不然。則所謂無二者。恐不免於彌縫牽合。而反爲有二矣。鬼神者。造化之迹。伊川語 乃二氣之良能也。橫渠語 不但見乎幽而已。以爲專見乎幽。似此未識鬼神之爲何物。所以溺於輪回因果之說也。幽則有鬼神者。對禮樂而言之。大抵未嘗熟究聖人六經之旨。而遽欲以所得於外學者。籠罩臆度言之。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至又謂不可謂無此理。特上智不在此域。此尤害理。蓋不知此理是合有耶。合無耶。以爲不可謂必無是理。則是合有也。合有。則盈天地之間。皆是此理。無空闕處。而上智之人。獨不與焉。不知又向甚處安身立命。若是合無。則凡此所謂不可無之理。乃衆生之妄見。而非眞諦也。此其與聖人之心。大相遠矣。而曰聖人無兩心。吾不信也。答吳公濟

來書云。夫子專言人事生理。而佛氏則兼人鬼生死而言之。某有說焉。不知生死人鬼爲一乎。爲二乎。若以爲一。則專言人事生理者。其於死與鬼神。固已兼之矣。不待兼之而後兼也。若須別作一頭項

窮究曉會。則是始終幽明。却有間隔。答吳公濟

來書疑著生死鬼神之說。此無可說。只緣有箇私字分了界至。故放不下耳。除了此字。只看太極兩儀乾父坤母體性之本然。還有此間隔否耶。答廖子晦

問張子神與性乃氣所固有之語。似主氣而言。却恐學者疑性出於氣。而不悟理先於氣。語似未瑩。未審然否。上蔡之說。或問以爲善。竊疑石氏所集。其言有及於理之變者。如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始得。又似以心起滅。不問有無之正理。上蔡之意。

必不如是。某因致死不仁致生不智之訓思之。惡宗廟祭祀。不致死之也。葬埋壇墠。不致生之也。理之有者。聖人制禮使人誠意以感通其閒。曲折精微。莫非仁智之盡。若理所無者。聖人不道也。至於理之變者。竊謂皆氣之所爲。而皆因於人。雖復多端。似可以次第而曉。所謂天地之妙用。豈非造化陰陽之理。人心精神之聚。上下感化之所自與。曰。此論甚善。但張子語不記子細。然論鬼神則氣爲近。未至遽有先於理之嫌也。上蔡論語爲政卒篇。論鬼神甚詳。大槩亦如來諭。恐可參攷也。答黃商伯

來書所問鬼神二事。古人誠實於此處。直是見得幽明一致。如在其上下左右。非心知其不然。而姑爲是言以設教也。後世說設教二字甚害事。如溫公之學問。雖一本於誠。而其排釋氏亦曰吾欲扶教耳。此只是看道理不透。非獨欺人。而并以自欺。此大學之序。所以必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也。答鄭子上

問鬼神之所以幽顯。上蔡云。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熇謂鬼雖爲屈。久而必散。似無滯留於迹之理。曰。神顯而鬼幽。上蔡滯而有迹之語。誠如所論。其他大槩亦是如此。然夫子所以答季路之問者。又所當思也。答李敬子

鬼神二字。或以一氣消息而言。或以二氣陰陽而言。說處雖不同。然其理則一而已矣。人以爲神便是致生之。以爲不神便是致死之。然此兩句獨看却有病。須連上文看可與不可兩字。方見道理實處。不是私意造作。若不然。卽是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矣。答王子合

鬼神之理。聖人蓋難言之。謂眞有一物。固不可。謂非眞有一物。亦不可。若未能曉然見得。且闕之可也。答董叔重。以上文集十一條

論在人鬼神

問生死鬼神之理。明作錄云。問鬼神生死。雖知得是一理。然未見得端的。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便是生死底道理。未達。曰。精氣凝則爲人。散則爲鬼。又問精氣凝時。此理便附在氣上否。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有理而後有氣。雖是一時都有。畢竟以理爲主。人得之以有生。明作錄云。然氣則有淸濁。氣之淸者爲氣。濁者爲質。明作錄云。淸者屬陽。濁者屬陰。知覺運

動。陽之爲也。形體。明作錄作骨肉皮毛。陰之爲也。氣曰魂。體曰魄。高誘淮南子注曰。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所謂神者。以其主乎形氣也。人所以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盡時。明作錄云。醫家所謂陰陽不升降是也。盡則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而死矣。人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也。下體漸冷。所謂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也。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只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自爲一物。但人分上所合當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

死。雖終歸於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有感通之理。然已散者不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爲鬼。鬼復爲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人來來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必無是理。至如伯有爲厲。伊川謂別是一般道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强死。自是能爲厲。子產爲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爲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問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此豈亦造化之迹乎。曰。皆是也。若論正理。則似樹上忽生出花葉。此便是造化之迹。又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皆是也。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嘯鬼火之屬。則便以爲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迹。但不是正理。故爲怪異。如家語云。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羵羊。皆是氣之雜揉乖戾所生。亦非理之所無也。專以爲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也。有時忽然夏寒冬熱。豈可謂無此理。但既非理之常。便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學者亦未

須理會也。

釋氏謂人死爲鬼。鬼復爲人。如此。則天地間只是許多人來來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都廢却無是理也。曰。然則羊叔子識環之事。非耶。曰。史傳此等事極多。要之不足信。便有也不是正理。

僩問魂氣則能既屈而伸。若祭祀來格是也。若魄既死。恐不能復伸矣。曰。也能伸。蓋他來則俱來。如祭祀報魂報魄。求之四方上下。便是皆有感格之理。

用之問游魂爲變。聖愚皆一否。曰然。

用之云。人之禱天地山川。是以我之有。感彼之有。子孫之祭先祖。是以我之有。感他之無。曰。神祇之氣常屈伸而不已。人鬼之氣。則消散而無餘矣。其消散亦有久速之異。人有不伏其死者。所以既死而此氣不散。爲妖爲怪。如人之凶死。及僧道既死。多不散。僧道務養精神。所以凝聚不散。若聖賢則安於死。豈有不散而爲神怪者乎。如黃帝堯舜。不聞其既死而爲靈怪也。嘗見輔漢卿說某人死。其氣溫溫然熏蒸滿室。數日不散。是他氣盛。所以如此。劉元城死時。風

雷轟於正寢。雲霧晦冥。少頃辨色。而公已端坐薨矣。他是什麽樣氣魄。用之曰。莫是元城忠誠感動天地之氣否。曰。只是元城之氣自散爾。他養得此氣剛大。所以散時如此。祭義云。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此數句說盡了人死時。其魂氣發揚於上。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焄蒿。即前所云溫溫之氣。悽愴是一般肅然之氣。令人悽愴。如漢武帝時。神君來則風肅然。是也。此皆萬物之精。既死而散也。

問其氣發揚於上。何謂也。曰。人氣本騰上。這下面盡。則只管騰上去。如火之煙。這下面薪盡。則煙只管騰上去。淳云。終久必消了。曰。然。

問鬼神便是精氣魂魄。如何。曰。然。且就這一身看。自會笑語。有許多聰明知識。這是如何得恁地。虛空之中。忽然有風有雨。忽然有雷有電。這是如何得恁地。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得到這裏。見一身只是箇軀殼在這裏。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所以夜來說道。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

其性。思量來。只是一箇道理。

因言魂魄鬼神之說。曰。只今在人。便自一半是神。一半是鬼了。但未死以前。則神爲主。已死之後。則鬼爲主。縱橫在這裏。以屈伸往來之氣言之。則來者爲神。去者爲鬼。以人身言之。則氣爲神而精爲鬼。然其屈伸往來也各以漸。

問魂魄。曰。氣質是實底。魂魄是半虛半實底。鬼神是虛分數多。實分數少底。

先儒言口鼻之噓吸爲魂。耳目之聰明爲魄。也只說

得大槩。却更有箇母子。這便是坎離水火。煖氣便
是魂。冷氣便是魄。魂便是氣之神。魄便是精之神。
會思量討度底便是魂。會記當去底便是魄。又曰。
見於目而明耳而聰者是魄之用。老氏云。載營魄。
營是晶熒之義。魄是一箇晶光堅凝物事。釋氏之
地水火風。其說云。人之死也風火先散。則不能爲
祟。蓋魂先散而魄尚存。只是消磨未盡。少間自塌
了。若地水先散。而風火尚遲。則能爲祟。蓋魂氣猶
存爾。又曰。無魂則魄不能以自存。今人多思慮役

役。魂都與魄相離了。老氏便只要守得相合。所謂
致虛極。守靜篤。全然守在這裏。不得動。又曰。專氣
致柔。不是守字。却是專字。便只是專在此。全不放
出。氣便細。若放些子出。便粗了也。

人生。初間是先有氣。既成形。是魄在先。形既生矣。神
發知矣。既有形後。方有精神知覺。子産曰。人生始
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數句說得好。

或問氣之出入者爲魂。耳目之聰明爲魄。然則魄中
復有魂。魂中復有魄耶。曰。精氣周流。充滿於一身
之中。嘘吸聰明。乃其發而易見者耳。然既周流充
滿於一身之中。則鼻之知臭。口之知味。非魄乎。耳
目之中皆有煖氣。非魂乎。推之遍體。莫不皆然。佛
書論四大處。似亦祖述此意。問先生嘗言。體魄自
是二物。然則魂氣亦爲兩物耶。曰。將魂氣細推之。
亦有精粗。但其爲精粗也甚微。非若體魄之懸殊
耳。問以目言之。目之輪體也。睛之明魄也。耳則何
如。曰。竅即體也。聰即魄也。又問月魄之魄。豈只指
其光而言之。而其輪則體耶。曰。月不可以體言。只

有魂魄耳。月魄即其全體。而光處乃其魂之發也。

魂屬木。魄屬金。所以說三魂七魄。是金木之數也。

問黃寺丞云。氣散而非無。泳切謂人稟得陰陽五行
之氣以生。到死後其氣雖散。只反本還原去。曰。不
須如此說。若說無。便是索性無了。惟其可以感格
得來。故只說得散。要之散也是無了。問燈焰衝上。
漸漸無去。要之不可謂之無。只是其氣散在此一
室之內。曰。只是他有子孫在。便是不可謂之無。
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托生者。

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著那生氣。便再生。然非其常也。伊川云。左傳伯有之爲厲。又別是一理。言非死生之常理也。

先祖問先生所答崧卿書云云。如伊川又云。伯有爲厲。別是一理。又如何。曰。亦自有這般底。然亦多是不得其死。故强氣未散。要之久之亦不會不散。如漳州一件公事。婦殺夫。密埋之。後爲祟。事才發覺。當時便不爲祟。此事恐奏裁免死。遂於申諸司狀上特批了。後婦人斬。與婦人通者絞。以是知刑獄

裏面這般事。若不與決罪償命。則死者之冤必不解。又曰。氣久必散。人說神仙。一代說一項。漢世說甚安期生。至唐以來則不見說了。又說鍾離權呂洞賓。而今又不見說了。看得來他也只是養得分外壽考。然終久亦散了。

問伯有之事別是一理。如何。曰。是別是一理。人之所以病而終盡。則其氣散矣。或遭刑。或忽然而死者。氣猶聚而未散。然亦終於一散。釋道所以自私其身者。便死時。亦只是留其身不得。終是不甘心死。衔冤憤者亦然。故其氣皆不散。

問游魂爲變。間有爲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曰。游字是漸漸散。若是爲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而成妖孽。若是尫羸病死底人。這氣消耗盡了方死。豈復更鬱結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如今打麪做糊。中間自有成小塊核不散底。久之漸漸也自會散。

萇弘死三年而化爲碧。此所謂魄也。如虎威之類。弘以忠死。故其氣凝結如此。

鬼神憑依言語。乃是依憑人之精神以發。問伊川說金山事如何。曰。乃此婢子想出。問今人家多有怪者。曰。此乃魑魅魍魎之爲。建州有一士人行遇一人。只有一脚。問某人家安在。與之同行。見一脚者入某人家。數日其家果死一子。

論及巫人治鬼。而鬼亦效巫人所爲以敵之者。曰。後世人心姦詐之甚。感得姦詐之氣。做得鬼也姦巧。

厚之問人死爲禽獸。恐無此理。然親見永春人家有子耳上有猪毛及猪皮。如何。曰。此不足怪。向見籍

溪供事一兵曾前有猪毛睡時作猪鳴此只是稟得猪氣

前夜因漢卿說箇脩養人死時氣衝突知得焄蒿之意親切謂其氣襲人知得悽愴之意分明漢武李夫人祠云其風肅然今鄉村有衆戶還賽祭享時或有肅然如陣風俗呼為旋風者即此意也因及脩養且言萇弘死藏其血於地三年化為碧此亦是漢卿所說虎威之類賀孫云應人物之死其魄降於地皆如此但或散或聚不似此等之精悍所

謂伯有用物精多則魂魄强是也曰亦是此物稟得魄最盛又如今醫者定魄藥多用虎睛助魂藥多用龍骨魄屬金金西方主肺與魄虎是陰屬之最强者故其魄最盛魂屬木木東方主肝與魂龍是陽屬之最盛者故其魂最强龍能駕雲飛騰便是與氣合虎嘯則風生便是與魄合雖是物之最强盛然皆墮於一偏惟人獨得其全便無這般磊磈因言古時所傳安期生之徒皆是有之也是被他煉得氣清皮膚之內肉骨皆已融化為氣其氣

又極其輕清所以有飛昇脫化之說然久之漸漸消磨亦澌盡了渡江以前說甚呂洞賓鍾離權如今亦不見了因言鬼火皆是未散之物如馬血人戰鬬而死被兵之地皆有之某人夜行淮甸間忽見明滅之火橫過來當路頭其人頗勇直衝過去見其皆似人形髣髴如廟社泥塑未裝飾者亦未散之氣不足畏宰我問鬼神一章最精密包括得盡亦是當時弟子記錄得好

因又說老子載營魄昨日見溫公解得揚子載魄沒

理會因疑其解老子亦必曉不得及看果然但注云載營魄只有此四字而已潁濱解云神載魄而行言魄是箇沉滯之物須以神去載他令他外舉其說云聖人則以魄隨神而動衆人則神役於魄據他只於此閑如此强解得若以解揚子則解不得矣又解魄做物只此一句便錯耳目之精明者為魄如何解做物得又以一為神亦非一正指魄言神抱魄火抱木也溫公全不理會脩養之學所以不曉潁濱一生去理會脩養之術以今觀之

全曉不得都說錯了。河上公固是胡說，如王弼也全解錯了。王弼解載作處，魄作所居，言常處於所居也。更是胡說。據穎濱解老子，全不曉得老子大意。他解神載魄而行，便是箇剛強外舉底意思。老子之意正不如此，只是要柔伏退步耳。觀他這一章盡說柔底意思，云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天門開闔，能爲雌乎？老子一書意思都是如此。他只要退步不與你爭，如一箇人叫哮跳躑，我這裏只是不做聲，只管退步，少間叫

哮跳躑者自然屈，而我之柔伏應自有餘。老子心最毒，其所以不與人爭者，乃所以深爭之也。其設心措意都是如此。閒時他只是如此柔伏，遇著那剛強底人，他便是如此待你。張子房亦是如此。如云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又云以無爲取天下。這裏便是他無狀處。據此便是他柔之發用功效處。又楚詞也用載營魄字，其實與穎濱解老子同。若楚詞恐或可如此說，以此說老子便都差了。

魄盛則耳目聰明，能記憶，所以老人多目昏耳聵，記事不得，便是魄衰而少也。老子云載營魄，是以魂守魄。蓋魂熱而魄冷，魂動而魄靜。能以魂守魄，則魂以所守而亦靜，魄以魂而有生意。魂之熱而生凉，魄之冷而生煖。惟二者不相離，故其陽不燥，其陰不滯，而得其和矣。不然則魂愈動而魄愈靜，魂愈熱而魄愈冷。二者相離，則不得其和而死矣。又云水一也，火二也，以魄載魂，以二守一，則水火固濟而不相離，所以能永年也。養生家說盡千言萬

語，說龍說虎，說鉛說汞，說坎說離，其術止是如此而已。故云載魄抱一，能勿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今之道家只是馳騖於外，安識所謂載魄守一能勿離乎？康節云：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康節之學，意思微似莊老。或曰：老子以其不能發用否？曰：老子只是要收藏，不放散。

問：人死時這知覺便散否？曰：不是散，是盡了。氣盡則知覺亦盡。

橫渠說形潰反原，以爲人生得此箇物事，既死此箇

物事却復歸大原去又別從裏面抽出來生人如一塊黃泥既把來做箇彈子了却依前歸一塊裏面去又做箇彈子出來伊川便說是不必以既屈之氣為方伸之氣若以聖人精氣為物游魂為變之語觀之則伊川之說為是盖人死則氣散其生也又是從大原裏面發出來（以上語類二十六條）

問鬼神魂魄就一身而總言之不外乎陰陽二氣而已然既謂之鬼神又謂之魂魄何耶璪竊謂以其屈伸往來而言故謂之鬼神以其靈而有知有覺而言故謂之魂魄或者乃謂屈伸往來不足以言鬼神蓋合而言之則一氣之往來屈伸者是也分而言之則神者陽之靈鬼者陰之靈也以其可合而言可分而言故謂之鬼神以其可分而言不可合而言故謂之魂魄或又執南軒陽魂為神陰魄為鬼之說乃謂鬼神魂魄不容更有分別璪竊謂如中庸或問雖曰一氣之屈伸往來然屈者為陰伸者為陽往者為陰來者為陽而所謂陽之靈者陰之靈者亦不過指屈伸往來而為言也曰鬼神

通天地間一氣而言魂魄主於人身而言方氣之伸精魄固具然神為主及氣之屈魂氣雖存然鬼為主氣盡則魄降而純於鬼矣故人死曰鬼南軒說不記首尾云何然只據二句亦不得為無別矣（答梁文叔）

問魂者其氣也氣散魂游而無不之所謂無不之者已屈之氣尚有在於天地之間耶抑否也然氣聚則生氣盡則死何者為游魂玩游之一字謂其即便消散又似未盡也體魄藏於地恐指成質而言（如月魄以無光明者言）謂耳目之聰明為魄有所未曉今耳目之聰明而言則魂不離魄（聰明即氣之運乃是魂也）失其耳目之聰明而言則魂去魄存恐難以耳目聰明命之為魄也曰程子曰魂氣歸於天消散之意游魂亦是此意蓋雖是體魄則無所不之而消散矣雖未必皆即消散要必終歸於消散也魂魄之分更當熟究陰陽之分體魄自是二物魄之降乎地猶今人言眼光落地云爾體即所謂精氣為物蓋必合精與氣然後能成物也（答呂子約）

魂陽而魄陰。故魂之盡曰散。散而上也。魄之盡曰降。降而下也。古人謂之徂落。亦是此義。林少穎云然。今以聚而不散者爲魄。恐未然。體魄是二物。精氣爲物。猶言魂魄爲體爾。答呂子約

問先生所謂非實有長存不滅之氣。魄者。又須知其未始不長存爾。廖子晦見此。謂長存不滅。乃以天地陰陽公共之氣體言之。淳恐只是上蔡所謂祖考精神。卽自家精神之意耳。王子合以爲二說只是一意。若非公共底。則安有是精神耶。不審何從。曰。上蔡說是。答陳安卿

幽滯之魄。終歸於盡。以此論伯有爲厲之事則可矣。然亦須兼魂魄而言。不可專指幽陰也。若論魂魄之正。則便只是陰陽。原非他物。若天地之陰陽無窮。則人物之魂魄無盡。所以誠意所格。有感必通。允不得專以陰滯未散終歸於盡爲說矣。答王子合

既生魄。陽曰魂。謂纔有魄。便有魂。自初受胞胎時已俱足矣。不可言漸有所知。然後爲魂也。答董叔重

魂氣之說近之。但便謂魂爲知。則又未可。大抵氣中自有箇精靈底物。卽所謂魂耳。答楊子順

問死生一理也。死而爲鬼。猶生而爲人也。但有去來幽顯之異耳。如一晝一夜。晦明雖異。而天理未嘗變也。曰。死者去而不來。其不變者只是理。非有一物常在而不變也。更思之。答程允夫

所謂天地之性。卽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爲非。但不知爲此說者。以天地爲主耶。以我爲主耶。若以天地爲主。則此性卽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閒。死生古今之別。

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爲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卽便目爲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却去上頭別說一般玄妙道理。雖若滉漾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

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為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煩以此問子晦渠必有說却以見諭答連嵩卿

問德明平日鄙見未免以我為主蓋天地人物統體只是一性生有此性死豈遽亡之夫水有所激與所礙則成漚正如二機闔闢不已妙合而成人物夫水固水也漚亦不得不謂之水特其形則漚滅則還復是本水也人物之生雖一形具一性及氣散而滅還復統體是一而已豈復分別是人是物

之性所未瑩者正惟祭享一事推之未行若以為果饗耶神不歆非類大有界限與統體還一之說不相似若曰饗與不饗蓋不必問但報本之道不得不然而詩書却明言神嗜飲食祖考來格之類則又極似有饗之者竊謂人雖死無知覺知覺之原仍在此以誠感彼以類應若謂盡無知覺之原只是一片太虛寂則似斷滅無復實然之理亦恐未安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則智愚於此亦各不同故人不同於鳥獸草木愚不同於聖雖以為公共

道理然人須全而歸之然後足以安吾之死不然則人何用求至賢聖何用與天地相似倒行逆施均於一死而不害其為人是直與鳥獸禽魚俱壞懵不知其所存也曰死生之論向來奉答所諭知生事人之問已發其端而近答嵩卿書論之尤詳意明者一讀當已洞然無疑矣而來書之諭尚復如此雖其連類引義若無津涯然尋其大指則皆不出前此兩書所論之中也豈未嘗深以鄙說思之而直以舊聞為主乎既承不鄙又不得不有以

奉報幸試思之蓋賢者之見所以不能無失者正坐以我為主以覺為性爾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以反身而誠蓋謂盡其所得乎已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得我之知覺則眾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為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為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

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耳。不得以水漚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皆非性之謂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耶。然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祭祀也。設主立尸。焫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

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聖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粗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為吾有。雖死而猶不滅。截然自為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時出以饗之耶。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指言者。且自開闢以來。積至於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耶。且乾坤造化。如大洪爐。人物生生。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乃以一片太虛

寂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乎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耳。非以為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晏然安處乎冥漠之中也。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為而然者。與異端為死生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今乃混而言之。以彼之見。為此之說。所以為說愈多而愈不合也。凡此皆亦粗舉其端。其曲折則有非筆舌所能盡者。

幸併前兩說參攷而熟思之。其必有得矣。若未能遽通。即且置之。姑即夫理之切近而平易者。實下窮格工夫。使其積累而貫通焉。則於此自當曉解。不必別作一道理求也。但恐固守舊說。不肯如此下功。則拙者雖復多言。亦終無所補耳。答廖子晦

日月寒暑晦明可言反復。死無復生之理。今在一例推說。恐墮於釋氏輪迴之論。答徐彥章

蘇氏曰。人所以不知死生之說者。驟之耳。原始反終。使之了然而不惑也。愚謂人不窮理。故不知死生

之說。不知死生之說。故不能不駭於死生之變。蘇氏反謂由駭之而不知其說。失其指矣。窮理者。原其始之所自出。則知其所以生。反其終之所於歸。則知其所以死。夫如是。凡所以順生而安死者。蓋有道矣。豈徒以了然不駭爲奇哉。蘇氏於原始反終。言之甚略。無以知其所謂。然以不駭云者驗之。知其溺於坐亡立化去來自在之說以爲奇。而於聖人之意則昧矣。蘇氏易解辨

蘇氏曰。物鬼也。變神也。鬼常與體魄俱。故謂之物。神無適而不可。故謂之變。精氣爲魄。魄爲鬼。志氣爲魂。魂爲神。故禮曰。體魄則降。志氣在上。鄭子產曰。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古之達者。已知此矣。一人而有二知。無是道也。然而有魄者。有魂者。何也。衆人之志。不出於飮食男女之間。與凡養生之資。其養厚者其氣强。其養約者其氣微。故氣勝志而爲魄。聖賢則不然。以志一氣。淸明在躬。志氣如神。雖祿之天下。窮至匹夫。無所損益也。故志勝氣而爲魂。衆人之死爲鬼。而聖人爲神。非有二致

也。志之所在者異也。愚謂精聚則魄聚。氣聚則魂聚。是以爲人物之體。至於精竭魄降。則氣散魂游。而無不之矣。降者屈而無形。故謂之鬼。游者伸而不測。故謂之神。人物皆然。非有聖愚之異也。孔子答宰我之問。言之詳矣。蘇氏蓋不攷諸此而失之。子產之言。是或一道。而非此之謂也。蘇氏易解辨

六經所載聖賢之行事備矣。而於死生之際無述焉。蓋以是爲常事也。獨論語檀弓記曾子寢疾時事爲詳。而其言不過保身謹禮。與語學者以持守之方而已。於是足以見聖賢之學。其所貴重乃在於此。非若浮屠氏之不察於理。而徒以坐亡立脫爲奇也。然自學者言之。則死生亦大矣。非其平日見善明。信道篤。深潛厚養。力行而無間。夫亦孰能至此而不亂哉。跋鄭景元簡。以上文集十四條

論祭祀祖考神祇

問鬼神以祭祀而言。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兼以理言之。人之先祖。則大槩以理爲主。而亦兼以氣魄言之。若上古聖賢。則只是專以理言

之否。曰。有是理必有是氣。不可分說。都是理。都是氣。那箇不是理。那箇不是氣。問上古聖賢所謂氣者。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則畢竟是自家精神否。曰。祖考亦只是此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不可道他是虛氣。與我不相干。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

此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籩豆。設許多禮儀。不成是無此。姑設爲之。人家子孫負荷祖宗許多基業。此心便與祖考之心相通。祭義所謂春禘秋嘗者。亦以春陽來則神亦來。秋陽退則神亦退。故於是時而設祭。初間聖人亦只是略爲禮以達吾之誠意。後來遂加詳密。

問。何故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曰。此又別。氣之清明者爲神。如日月星辰之類是也。此變化不可測。祇本示字。以有迹之可示。山河草木是也。比天象又差著。至人則死爲鬼矣。又問。既曰往爲鬼。何故謂祖考來格。曰。此以感而言。所謂來格。亦略有些神底意思。以我之精神。感彼之精神。蓋謂此也。祭祀之禮。全是如此。且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皆是自家精神抵當得他過。方能感召得他來。如諸侯祭天地。大夫祭山川。便沒意思了。

陳後之問祖宗是天地間一箇統氣。因子孫祭享而聚散。曰。這便是上蔡所謂若要有時便有。若要無時便無。是皆由乎人矣。鬼神是本有底物事。祖宗

亦只是同此一氣。但有箇總腦處。子孫這身在此。祖宗之氣便在此。他是有箇血脈貫通。所以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爲這氣不相關。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雖不是我祖宗。然天子者天下之主。諸侯者山川之主。大夫者五祀之主。我主得他。便是他氣又總統在我身上。如此。便有箇相關處。

問。人之死也。不知魂魄便散否。曰。固是散。又問。子孫祭祀。却有感格者。如何。曰。畢竟子孫是祖先之氣。

他氣雖散他根却在這裏盡其誠敬則亦能呼召
得他氣聚在此如水波樣後水非前水後波非前
波然却通只是一水波子孫之氣與祖考之氣亦
是如此他那箇當下自散了然他根却在這裏根
既在此又却能引聚得他那氣在此此事難說只
要人自看得問下武詩三后在天先生解云在天
言其既沒而精神上合於天此是如何曰便是又
有此理用之云恐只是此理上合於天耳曰既有
此理便有此氣或曰想是聖人禀得清明純粹之

氣故其死也其氣上合於天曰也是如此這事又
微妙難說要人自看得世間道理有正當易見者
又有變化無常不可窺測者如此方看得這箇道
理活又如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如今若說文王
真箇在上帝之左右真箇有箇上帝如世間所塑
之像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理如周公
金縢中乃立壇墠一節分明是對鬼若爾三王是
有丕子之責於天以旦代某之身此一段先儒都
解錯了只有晁以道說得好他解丕子之責如史

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侍
子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故周公乞代
其死云以旦代某之身言三王若有侍子之責於
天則不如以我代之我多才多藝能事上帝武王
不若我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不如且留他在世
上定你之子孫與四方之民文意如此伊川却疑
周公不應自說多才多藝不是如此他止是要代
武王之死爾用之問先生答廖子晦書云氣之已
散者既化而無有矣而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

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
蓋謂此也問根於理而日生者浩然而無窮此是
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周禮所謂天
神地示人鬼雖有三樣其實只一般若說有子孫
底引得他氣來則不成無子孫底他氣便絕無了
他血氣雖不流傳他那箇亦是浩然日生無窮如
禮書諸侯因國之祭祭其國之無主後者如齊太
公封於齊便用祭甚爽鳩氏季萴逢伯陵蒲姑氏
之屬蓋他先主此國來禮合祭他然聖人制禮惟

繼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便是理合如此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如衛侯夢康叔云相奪予饗蓋衛後都帝丘夏后相亦都帝丘則都其國自合當祭不祭宜其如此又如晉侯夢黃熊入寢門以為鯀之神亦是此類不成說有子孫底方有感格之理便使其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如今祭勾芒他更是遠然既合當祭他便有些祖作此氣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偪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所以明道答人鬼神之問云要與賢說無何故聖人卻說有要與賢說有賢又來問某討說只說到這裏要人自看得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而今且去理會緊要道理少間看得道理通時自然曉得上蔡所說已是煞分曉了

問鬼神恐有兩樣天地之間二氣氤氳無非鬼神祭祀交感是以有感有人死為鬼祭祀交感是以有感無曰是所以道天神人鬼神便是氣之伸此是常在底鬼便是氣之屈便是已散了底然以精神去合他又合得在問不交感時常在否曰若不感而常有則是有餒鬼矣

問子孫祭祀盡其誠意以聚祖考精神不知是合他魂魄只是感格其魂氣曰燋蕭祭脂所以報氣灌用鬱鬯所以招魄便是合他所謂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又問不知常常恁地只是祭祀時恁地曰但有子孫之氣在則他便在然不是祭祀時如何得他聚

問死者魂氣既散而立主以主之亦須聚得些子氣在這裏否曰古人自始死弔魂復魄立重設主便是常要接續他些子精神在這裏古者釁龜用牲血便是覺見那龜久後不靈了又用些子生氣去接續他史記上龜策傳占春將雞子就上面開卦便也是將生氣去接他便是釁龜之意又曰古人立尸也是將生人生氣去接他

子善問鬼神范氏解祭如在云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虛空中無非氣死者既不可得而

求矣。子孫盡其誠敬。則祖考即應其誠。還是虛空之氣。自應吾之誠。還是氣。只是吾身之氣。曰。只是自家之氣。蓋祖考之氣與已連續。

問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却如何。曰。亦只是此往來屈伸之氣。古人到祭祀處。便是招呼得來。如天地山川先祖皆不可以形求。却是以此誠意求之。其氣便聚。又問祖先已死。以何而求。曰。其氣亦自在。只是以我之氣。承接其氣。才致精神以求之。便來格。便有來底道理。古人於祭祀處極重。直是要求得之。商人求諸陽。便先作樂。發散在此之陽氣。以求之。周人求諸陰。便焚燎鬱鬯。以陰靜去求之。以上語類

九條

問鬼神之義。來教云。只思上蔡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一句。則可見其苗脈矣。必大嘗因書以問正淳。正淳答云。祖考是有底人。便是有此理。爲子孫者。能以祖考之遺體。致其誠敬以饗之。則所謂來格者。蓋眞有此理也。然必大嘗讀太極圖義有云。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

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是知人物在天地間。其生生不窮者。固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則氣也。有是理。則有是氣。氣聚於此。則其理亦命於此。今所謂氣者。既已化而無有矣。則所謂理者。抑於何而寓耶。然吾之此身。即祖考之遺體。祖考之所具以爲祖考者。蓋具於我而未嘗亡也。是其魂升魄降。雖已化而無有。然理之根於彼者。既無止息。氣之具於我者。復無間斷。吾能致精竭誠以求之。此氣既純一而無所雜。則此理自昭著而不可揜。此其苗脈之較然可睹者也。上蔡云。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陰陽上下。只是要集自家精神。蓋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在我者既集。即是祖考之來格也。然古人於祭祀。必立之尸。其義精甚。蓋又是因祖考遺體。以凝聚祖考之氣。氣與質合。則其散者庶乎復聚。此教之至也。故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必大前書所疑。今日之來格者。非前日之發揚於上者。固非是矣。而正淳之說。言理而不及氣。若於存亡聚散之故。察之不密。則所謂以

類而為感應者。盖既散而不可識矣。敢再此仰瀆尊聽。欲望更賜一言。以發所蔽。曰所論鬼神之說。甚精密。叔權書中亦說得正當詳悉。大抵人之氣。傳於子孫。猶木之氣傳於實也。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此等處但就實事上推之。反復玩味。自見意味真實深長。推說太多。恐反成汩沒也。正淳所論誠為疏略。然恐辭或未盡其意耳。答吳伯豐

謝氏致生致死之說。亦是且借此字。以明當祭與不

當祭之意。致生之者。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是也。致死之者。如絕地天通。廢撤淫祀之類。是也。若於所當祭者。疑其有。又疑其無。則誠意不至矣。是不得不致生之也。於所不當祭者。疑其無。又疑其有。則不能無恐懼畏怯矣。是不得不致死之也。此意與檀弓論明器處自不相害。答王子合。以上文集二條

雜論祭祀鬼神

南軒拆廟。次第亦未到此。須是使民知信。末梢無疑始得。不然。民倚神為主。拆了。轉使民信向怨望。舊

有一邑泥塑一大佛。一方尊信之。後被一無狀宗子斷其首。民聚哭之。頸上泥木出舍利。泥木豈有此物。只是人心所致。

或云。鄉間有李三者。死而為厲。鄉曲凡有祭祀佛事。必設此人一分。或設黃籙大醮。不曾設他一分。齋食盡為所污。後因為人放爆杖。焚其所依之樹。自是遂絕。曰是他枉死。氣未散。被爆杖驚散了。設醮請天地山川神祇。却被小鬼污却。以此見設醮無此理也。

問祭天地山川而用牲幣酒醴者。只是表吾心之誠耶。抑真有氣來格也。曰若道無物來享時。自家祭甚底。肅然在上。令人奉承敬畏是甚物。若道真有雲車擁從而來。又妄誕。

說鬼神。舉明道有無之說。因斷之曰有。若是無時。古人不如是求。七日戒。三日齋。或求諸陽。或求諸陰。須是見得有。如天子祭天地。定是有箇天。有箇地。諸侯祭境內名山大川。定是有箇名山大川。大夫祭五祀。定是有箇門。有戶竈中霤。今廟宇有靈底。

亦是山川之氣脉聚處、久之被人掘鑿損壞、於是不復有靈、亦是這些氣過了。

長孺因說祭孔子不當以塑像、只當用木主。曰、向日白鹿洞欲塑孔子像於殿。某謂不必、但置一空殿、臨時設席祭之。不然、只塑孔子坐於地下、則可用籩豆簠簋。今塑像高高在上、而設器皿於地、甚無義理。

風俗尚鬼、如新安等處、朝夕如在鬼窟。某一番歸鄉里、有所謂五通廟、最靈怪。衆人捧擁、謂禍福立見。

居民纔出門、便帶紙片入廟、祈祝而後行。士人之過者、必以名紙稱門生某人謁廟。某初還、被宗人煎迫令去、不往。是夜會族人、往官司打酒、有灰、乍飲遂動臟腑、終夜。次日又偶有一蛇在堦旁、衆人閧然以爲不謁廟之故。某告以臟腑是食物不着、關他甚事。莫枉了五通。中有某人是向學之人、亦來勸往、云亦是從衆。某告以從衆何爲。不意公亦有此語。某幸歸此、去祖墓甚近、若能爲禍福、請即葬某於祖墓之旁、甚便。又云、人做州郡、須去淫祠。若繫敕額者、則未可輕去。

因說、路當可向年十歲、道人授以符印、父兄知之、取而焚之。後來又自有漢卿云、後來也疎脫。先生曰、人只了得每日與鬼做頭底、是何如此、無心得則鬼神服、若是此心洞然、無些子私累、鬼神如何不服。

問、道理有正則有邪、有是則有非、鬼神之事亦然。世間有不正之鬼神、謂其無此理則不可。曰、老子謂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若是王道脩明、則此等

不正之氣、都消鑠了。

先生每見人說世俗神廟可怪事、必問其處形勢如何。

或問、今人聚數百人去祭廟、必有些影響、是如何。曰、衆心輻湊處、這些便熱。

廣云、人心聚處便有神、故古人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亦是此理。曰、固是。但古人之意正、故其神亦正。後世人心先不正了、故所感無由得正。因言、古人祭山川、只是設壇位以祭之、祭時便有、祭了便

無故不熟讀後世却先立箇廟貌如此所以反致惑亂人心倖求非望無所不至廣因言今日淫祠之非禮與釋氏之所以能服鬼神之類曰人心苟正表裏洞達無纖毫私意可以對越上帝則鬼神焉得不服故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又曰一心定而鬼神服

問如淫祠自有靈應如何便會無曰昔一僧要破地獄人教他念破地獄咒偏無討這咒處一僧與云但觀法界性四句便是或云只是一切惟心造曰

然

或問世有廟食之神綿歷數百年又何理也曰浸久亦能散昔守南康緣久旱不免遍禱於神忽到一廟但有三間弊屋狼藉之甚彼人言三五十年前其靈如響因有人來而帷帳有神與之言者昔之靈如彼今之靈如此亦自可見以上語類十三條

細看前書諸說謝氏之言大槩得之若以本文上下考之則誠不免有病乃若其意則所謂致生之者即是人以爲神致死之者即是人以爲不神之意耳天神地示人鬼只是一理亦只是一氣中庸所云未嘗分別人鬼不在內也人鬼固是終歸於盡然誠意所格便如在其上下左右豈可謂祀典所載不謂是耶奇怪不測皆人心自爲之固是如此然亦須辨得是合有合無若都不分別則又只是一切惟心造之說而古今小說所載鬼怪事皆爲有實矣此又不可不察也答王子合

鬼神固不謂淫祀然淫祀之鬼神既不當其位未能除去則亦當敬而遠之耳答李堯卿○以上文集二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二

道統一

聖賢諸儒總論

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箇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無箇孟子也未有分曉孟子後數千載乃始得程先生兄弟發明此理今看來漢唐以下諸儒說道理見在史策者便直是說夢只有箇韓文公依稀說得略似耳

今且須看孔孟程張四家文字方始講究得著實其他諸子不能無過差也（以上語類二條）

恭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述古垂訓萬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時雨維顏曾氏傳得其宗逮思及輿益以光大自時厥後口耳失眞千有餘年乃曰有繼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復旦某以凡陋少蒙義方中靡常師晚逢有道載鑽載仰雖未有聞賴天之靈幸無失墜逮茲退老同好鼎來落此一丘羣居伊始探原推本敢昧厥初奠以告虔尚其昭格陟降庭止惠我光明傳之方來永永無斁（滄洲精舍告先聖文）

甚矣道之難明而易晦也自堯舜以至於孔孟上下二千餘年之閒蓋亦屢明而屢晦自孟氏以至於周程則其晦者千五百年而其明者不能以百歲也程氏既沒誦說滿門而傳之不能無失其不流而爲老子釋氏者幾希矣然世亦莫之悟也（邵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

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夫孟子之所傳者何哉曰仁義而已矣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何哉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如斯而已矣然則所謂仁義者又豈外乎此心哉堯舜之所以爲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閒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閒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

其小。而體其全且盡。則爲得其傳耳。雖窮天地亙萬世。而其心之所同然。若合符節。由是而出。宰制萬物。酬酢萬變。莫非此心之妙用。而其時措之宜。又不必同也。故堯舜與賢。而禹與子。湯放桀。文王事殷。武王殺受。孔子作春秋以翼衰周。孟子說諸侯以行王道。皆未嘗同也。又何害其相傳之一道。而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亦不過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本心之所同然者耳。李氏以蘇張孫吳班揚蓋不足以窺孟子之藩籬。而妄議之也。(讀余隱之尊孟辯)

道在目前。初無隱蔽。而衆人沈溺膠擾。不自知覺。是以聖人因其所見道體之實。發之言語文字之間。以開悟天下與來世。其言丁寧反復。明白切至。唯恐人之不解了也。豈有故爲不盡之言。以愚學者之耳目。必俟其單傳密付。而後可以得之哉。但患學者未嘗虛心靜慮。優柔反復。以味其立言之意。而妄以己意輕爲之說。是以不知其味。而妄意乎言外之別傳耳。(答汪叔耕。○以上文集四條)

孔子　顏曾思孟　孔門弟子

夫子度量極大。與堯同。門弟子中如某人輩。皆不點檢他。如堯容四凶在朝相似。(以下論孔子)

或問孔子當衰周時。可以有爲否。曰。聖人無有不可爲之事。只恐權柄不入手。若得權柄在手。則兵隨印轉。將逐符行。近溫左氏傳。見定哀時煞有可做底事。問固是聖人無不可爲之事。聖人有不可爲之時否。曰。便是聖人無不可爲之時。若時節變了。聖人又自處之不同。又問孔子當衰周。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己。曰。聖人却無此心。豈有逆料人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吾不復夢見周公。與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時。聖人亦自知其不可爲矣。但不知此等話。是幾時說。據陳恆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時。是獲麟之年。那時聖人猶欲有爲也。

問看聖人汲汲皇皇。不肯沒身逃世。只是急於救世。不能廢君臣之義。至於可與不可。臨時依舊裁之以義。曰。固是。但未須說急於救世。自不可不仕。又問若據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等語卻似長沮桀溺之徒做得是曰此爲學者言之聖人做作又自不同又問聖人亦明知世之不可爲否曰也不是明知不可但天下無不可爲之時苟可以仕則仕至不可處便止如今時節臺諫固不可做州縣也自做得到得居位守職卻教自家枉道廢法雖一簿尉也做不得便著去位

問自孔子後何故無聖人曰公且看三代而下那件不薄文章字畫亦可見只緣氣日薄因問康節一元開物閉物之說是否曰有此理不易他窺測至此以上語類四條

問顏子之學莫是先於性情上著工夫否曰然凡人爲學亦須先於性情上著工夫非獨於性情上著工夫行步坐立亦當著工夫以下論顏曾思孟

或問顏子比湯如何曰顏子只據見在事業未必及湯使其成就則湯又不得比顏子前輩說禹與顏子雖是同道禹比顏子又粗些顏子比孟子則孟子當粗看磨稜合縫猶未有盡處若看諸葛亮只看他大體正當細看不得

問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要索學以充之此莫是才具有異曰然孟子覺有動蕩底意思

孔門只一箇顏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腳跟底人定立不住

鄒漢臣問顏淵仲弓不同曰聖人之德自是無不備其次則自是易得不備如顏子已是煞周全了只比之聖人更有些未完如仲弓則偏於淳篤而少

顏子剛明之意若其他弟子未見得只如曾子則大抵偏於剛毅這終是有立腳處所以其他諸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恁地剛毅孟子也恁地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合得著惟是這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子思別無可攷只孟子所稱如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

曾子父子相反參合下不曾見得只從日用間應事

接物上。積累做去。及至透徹。那小處都是自家底了。然當下見得甚高。做處却又欠闕。如一座大屋。只見廳堂大槩。裏面房室。元不曾經歷。所以夷考其行而有不掩。卒歸於狂。

曾子本是魯拙。後來既有所得。故守得夫子規矩定。其教人有法。所以有傳。若子貢則甚敏。見得易。然又雜。往往教人亦不似曾子守定規矩。故其後無傳。

孔門弟子。如子貢後來見識煞高。然終不及曾子。如

一唯之傳。此是大體。畢竟他落脚下手立得定。壁立萬仞。觀其言。如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可以託六尺之孤。不可以不弘毅之類。故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永遠。孟子氣象尤可見。

孟子比之孔門原憲。謹守必不似他。然他不足以及人。不足以任道。孟子便擔當得事。

孟子不甚細膩。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

看來人全是資質。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看來資質定了。其爲學也只就他資質所尚處。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學貴公聽並觀。求一箇是當處。不貴徒執己自用。今觀孔子諸弟子。只除了曾顏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病。程子諸門人。上蔡有上蔡之病。龜山有龜山之病。和靖有和靖之病。無有無病者。或問也是後來做工夫不到故如此。曰。也是合下見得不周徧。差了。又曰。而今假令親見聖人說話。盡傳得聖人之言。不差一字。若不得聖人之心。依舊差了。何況猶不得其

言。若能得聖人之心。則雖言語各別。不害其爲同。如曾子說話。比之孔子又自不同。子思傳曾子之學。比之曾子。其言語亦自不同。孟子比之子思又自不同。然自孔子以後。得孔子之心者。惟曾子子思孟子而已。後來非無能言之士。如揚子雲法言。模倣論語。王仲淹中說。亦模倣論語。言愈似而去道愈遠。直至程子。方略明得四五十年。爲得聖人之心。然一傳之門人。則已皆失其眞矣。（以上語類十一條）

顏子所以發聖人之蘊。恐不可以一事言。蓋聖人全

體大用無不一一於顏子身上發見也。答張元德
顏子之勇。只以曾子所稱數事體之於身。非大勇者其孰能之。答周舜弼
曾子之爲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爲主。故其眞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爲大。是以從之遊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爲謹厚修絜之人。所記雖或甚疏。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

行之實。書劉子澄所編曾子後
曾子受季孫之賜。無可緣飾。只得做不是。所以後來須要易了方死。只如此看多少直截。若謂因仍習俗。非曾子之爲。然則向所謂黽勉周旋者。又豈得爲曾子之爲耶。要之一等是錯了。不若只如此看。猶不失爲仁者易辭之過也。答王子合
孟子之稱孔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而孔子之自言曰。無可無不可。又曰。我待價者也。今以夫子之事觀之。則斯言皆

非虛語矣。孟子學孔子而得其傳焉。其去齊之果。而出晝之遲。皆天理之自然。而未嘗有毫髮私心也。非知其所傳者何事。則何足以語是哉。讀余隱之尊孟辯
問橫渠言孟子不得已而用。潛龍也。顏子潛龍勿用者也。必大觀橫渠嘗曰學者貴識時。顏子陋巷自樂。以孔子在焉。若孟子時既無人。豈可不以道自任。以此論之。則在孟子非當潛者矣。而此乃以爲不得已而用者。豈橫渠猶以孟子爲行未成者與。

曰。孟子以時言之。固不當潛。然以學言之。則恐猶有且合向裏進步處。橫渠此言極有味也。答吳伯豐
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答張敬夫
以上文集七條
子貢俊敏。子夏謹嚴。孔子門人自曾顏而下。惟二子後來想大故長進。以下論孔門弟子
問孔門學者如子張全然務外。不知如何地學却如此。曰。也干他學甚事。他在聖門。亦豈不曉得爲學之要。只是他資質是箇務外底人。所以終身只是

這意思子路是箇好勇底人終身只是說出那勇底話而今學者閑時都會說道理當如何只是臨事時依前只是他那本來底面目出來都不如那閑時所說者

子張是箇務外底人子游是箇高簡虛曠不屑細務底人子夏是箇謹守規矩嚴毅底人因觀荀子論三子之賤儒亦是此意蓋其末流必至是也 以上語類三條

易簀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此是緊要處子路仕衛之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子路卻是見不到非如其非義而茍為也 答連嵩卿

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為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胸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 答楊子順

惟三代之前帝王之興率在中土以故德行道藝之教其行於近者著而人之觀感服習以入焉者深若夫句吳之墟則在虞夏五服是為要荒之外爰自太伯採藥荊蠻始得其民而端委以臨之然亦僅沒其身而虞仲之後相傳累世乃能有以自通於上國其俗蓋亦樸鄙而不文矣公生其間乃獨能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考其話言類皆簡易疏通高暢宏達其

曰本之則無者雖若見詘於子夏然要為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皆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既又考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為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效蓋有不足為者至使聖師為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哉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為人必當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 平江府常熟縣

學吳公祠記。以上文集三條

周子

問周子是從上面先見得。曰。也未見得是恁地否。但是周先生天資高。想見下面工夫也不大故費力。而今學者須是從下學理會。若下學而不上達。也不成箇學問。須是尋到頂頭。却從上貫下來。

季通云濂溪之學精慤深密。

周子看得這理熟。縱橫妙用。只是這數箇字都括盡了。周子從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只是這理。砥曰。畢竟理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數自是細碎。

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為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為襟懷灑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獨知之。這老子所見如此。宜其生兩程子也。以上語類四條

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蚤。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為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也。因與為友。且使二子往受學焉。及為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在郴時。郡守李公初平知其賢。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為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即所謂河南二先生也。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亦感悟。囚得不死。在郴桂陽皆有治績。來南昌。縣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惟以抵罪為憂。實以汙善政為恥也。在合州。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為使者。人或譖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先生適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為。乃悟。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於郴州。新學

校以教其人。及使嶺表。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者。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施設措置未及盡其所爲。而病以歸矣。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終始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饘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也。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華峰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豫章黃太守庭堅詩而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知德者亦深有取其言云。濂溪先生事實記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綸錯糅。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而最其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閒。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決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億度而强探也。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與。不然。何其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於我有宋。聖祖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醇。判者合。清明之稟得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不由師傅。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於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

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江州重建濂溪先生書堂記

蒙諭及二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耳。先覺相傳之秘。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口傳心受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

橫渠之於文正則異於是。蓋當時粗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大抵近世諸公。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曰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而為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與汪尚書。○以上文集二條

太極圖只是一箇實理。一以貫之。以下論周子書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四象八卦。皆有形狀。至於太極。有何形狀。故周子曰。無極而太極。蓋云無此形狀。而有此道理耳。

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非謂太極之上。別有無極也。但言太極非有物耳。如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故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既言無極。則不復別舉太極也。若如今說。則此處豈不欠一太極字耶。

無極是有理而無形。如性何嘗有形。太極是五行陰陽之理皆有。不是空底物事。若是空時。如釋氏說性相似。又曰。釋氏只見得箇皮殼。裏面許多道理。他却不見。他皆以君臣父子為幻妄。

無極而太極。不是太極之外。別有無極。無中自有此理。又不可將無極便做太極。無極而太極。此而字輕。無次序故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即太極之動。靜即太極之靜。動而後生陽。靜而後生陰。生此陰陽之氣。謂之動而生。靜而生。則有漸次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動而靜。靜而動。闢闔往來。更無休息。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兩儀是天地。與畫卦兩儀意思又別。動靜如晝夜。陰陽如東西南北。分從四方去。一動一靜。以時言。分陰分陽。以位言。

因問太極圖所謂太極、莫便是性否。曰、然。此是理也。

問此理在天地間則爲陰陽、而生五行以化生萬物。在人則爲動靜、而生五常以應萬事。曰、動則此理行、此動中之太極也。靜則此理存、此靜中之太極也。

問太極動然後生陽、則是以動爲主。曰、纔動便生陽、不是動了而後生。這箇只得且從動上說起。其實此之所以動、又生於靜。上面之靜、又生於動。此理只循環生去、動靜無端、陰陽無始。

周子謂五殊二實、二本則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大小有定。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氣、二氣又只是一理。自上推而下來、只是此一箇理、萬物分之以爲體。萬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然總又只是一箇理。此理處處皆渾淪。如一粒粟生爲苗、苗便生花、花便結實、又成粟、還復本形。一穗有百粒、每粒箇箇完全。又將這百粒去種、又各成百粒、生生只管不已。初間只是這一粒分去、物物各有理、總只是一箇理。曰、鳶飛魚躍、皆理之流行發見處否。曰、固是。然此段更須將前後文通看。

或問太極圖之說。曰、以人身言之、呼吸之氣便是陰陽、軀體血肉便是五行、其性便是理。又曰、其氣便是春夏秋冬、其物便是金木水火土、其理便是仁義禮智信。

某許多說話、是太極中說已盡。太極便是性、動靜陰陽是心、金木水火土是仁義禮智信、化生萬物是萬事。又云、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此數句

甚妙、是氣與理合而成性也。

問無極而太極、先生謂此五字添減一字不得。而周子言無極之眞、却又不言太極。曰、無極之眞、已該得太極在其中。眞字便是太極。又問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則動復生陽、靜復生陰。不知分陰陽以立兩儀、在靜極復動之前、爲復在後。曰、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陰陽分而兩儀立矣。靜極復動以後、所以明混闢不窮之妙。

氣化是當初一箇人無種、後自生出來底。形生却是

有此一箇人後。乃生生不窮底。
形既生矣。形體。陰之爲也。神發知矣。神知。陽之爲也。蓋陰主翕。凡斂聚成就者。陰爲之也。陽主闢。凡發暢揮散者。陽爲之也。

問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曰。天地之性。是理也。才到有陰陽五行處。便有氣質之性。於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得其秀而最靈。乃氣質以後事。

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如何。曰。禮智說得猶寬。中正則切而實矣。且謂之禮。尚或有不中節處。若

謂之中。則無過不及。無非禮之禮。乃節文恰好處也。謂之智。尚或有正不正。若謂之正。則是非端的分明。乃智之實也。

問處之也正。裁之也義。處與裁字。二義頗相近。曰。然。處是居之。裁是就此事上裁度。又曰。處字作居字卽分曉。

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曰。本無先後。此四字配金木水火而言。中有禮底道理。正有智底道理。如乾之元亨利貞。元卽仁。亨卽中。利卽義。貞卽正。皆是此理。至於主靜。是以正與義爲體。中與仁爲用。聖人只是主靜。自有動底道理。譬如人說話。也須是先沈默。然後可以說話。蓋沈默中。便有箇言語底意思。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此四物常在這裏流轉。然常靠着箇靜做主。若無夜。則做得晝不分曉。若無冬。則做得春夏不長茂。如人終日應接。却歸來這裏空處少歇。便精神較健。如生物而無冬。只管一向生去。元氣也會竭了。中仁是動。正義是靜。通書都

是恁地說。如云禮先而樂後。

問中正仁義而主靜。中仁是動。正義是靜。如先生解曰。非此心無欲而靜。則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今於此心寂然無欲而靜處。欲見所謂正義者。何以見。曰。只理之定體便是。又曰。只是那一箇定理在此中。截然不相侵犯。雖然。就其中又各有動靜。如惻隱是動。仁便是靜。羞惡是動。義便是靜。

問又言無欲故靜。何也。曰。欲動情勝。則不能靜。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正是要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只管靜去。遂與事物不相交涉。却說箇敬。云敬則自虛靜。須是如此做工夫。

太極圖首尾相因。脈絡貫通。首言陰陽變化之原。其後卽以人所稟受明之。自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所謂最靈。純粹至善之性也。是所謂太極也。形生神發。則陽動陰靜之爲也。五性感動。則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之性也。善惡分。則成男成女之象也。萬事出。則萬物化生之義也。至聖人定之以

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則又有以得乎太極之全體。而與天地混合而無閒矣。故下又言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四者無不合也。

太極首言性命之源。用力處却在脩吉悖凶。其本則主於靜。

林問太極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南軒解與先生解不同。如何。曰。南軒說不然。恐其偶思未到。周子太極之書。如易六十四卦。一一有定理。毫髮不差。自首至尾。只不出陰陽二端而已。始處是生生之

初。終處是已定之理。始有處說生。已定處說死。死則不復變動矣。因舉張乖崖說斷公事。以爲未判底事皆屬陽。已判之事皆屬陰。以爲不可改變。通書無非發明此二端之理。

問先生謂程子不以太極圖授門人。蓋以未有能受之者。然而孔門亦未嘗以此語顏曾。是如何。曰。焉知其不曾說。曰觀顏曾做工夫處。只是切己做將去。曰。此亦何嘗不切己。皆非在外。乃我所固有也。曰。然此恐徒長人億度料想之見。曰。理會不得者。

固如此。若理會得者。莫非在我。便可受用。何億度之有。

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而今看他說這物事。這機關一下撥轉後。卒乍攔他不住。聖人所以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只是大化恁地流行。隨得是便好。隨得不是便喝他不住。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所以昨日說西銘都相穿透。

周子留下太極圖。若無通書。却教人如何曉得。故太

極圖得通書而始明。

直卿云通書便可上接語孟。曰此語孟較分曉精深。結構得密語孟說得較闊。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此統言一箇流行本源。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之流行出來各自有箇安頓處。如爲人也是這箇誠。爲物也是這箇誠。故曰誠斯立焉。譬如水其出只一源。及其流出來千派萬別。也只是這箇水。

晏問舉一陰一陽之謂道以下三句。是證上文否。曰。固是。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句。通證誠之源。大哉乾元至誠斯立焉二節。繼之者善。又證誠之源一節。成之者性。證誠斯立焉一節。

問濂溪論性。自氣稟言。却是上面已說太極誠不妨。如孔子說性相近習相遠不成是不識。如荀揚便不可曰然。他已說純粹至善。

直卿問利貞誠之復。如先生注下言復如伏藏。先生曰復只是回來這箇是周先生添這一句。孔子只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這箇物事流行到這

裏來。這裏住著。却又復從這裏做起。又曰。如母子相似。未生之時。母無氣不能生其子。既生之後。子自是子。母自是母。又曰。如樹上開一花結一子。未到利貞處。尚是運下面氣去蔭他。及他到利貞處。自不用養。又問自一念之萌以至於事之得其所。是一事之元亨利貞。先生應之曰他又自這裏做起。所謂生生之謂易也是恁地。又記曰。氣行到這裏住著便立在這裏。既立在這裏。則又從這裏做起。

誠下一章。言太極之在人者。

問誠五常之本。同此實理。於其中又分此五者之用。曰然。

問果而確。果者陽決。確者陰守。曰此只是一事而首尾相應。果而不確。即無所守。確而不果。則無決。二者不可偏廢。猶陰陽不可相無也。

誠無爲。誠實理也。無爲。猶寂然不動也。實理該貫動靜。而其本體則無爲也。幾善惡。幾者動之微。動則有爲。而善惡形矣。誠無爲。則善而已。動而有爲。則

有善有惡

曾問誠無爲幾善惡曰誠是實理無所作爲便是天命之謂性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幾者動之微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是也德者有此五者而已仁義禮智信者德之體曰愛曰宜曰理曰通曰守者德之用

濂溪言誠無爲幾善惡才誠便行其所無事而幾有善惡之分於此之時宜當窮察識得是非其初有

豪忽之微至其窮察之久漸見充越之大天然有箇道理開裂在那裏此幾微之決善惡之分也若於此分明則物格而知至知至而意誠意誠而心正身脩而家齊國治天下平如激湍水自已不得如田單火牛自止不住

或舉李通語通書誠無爲幾善惡與太極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二說似乎相背既曰無爲矣如何又却有善惡之幾恐是周子失照管處如何曰當寂然不動時便是誠無爲有感而動卽有善惡幾是動處大凡人性不能不動但要頓放得是於其所動處頓放得是時便是德愛曰仁宜曰義頓放得不是時便一切反是人性豈有不動但須於中分得天理人欲方是

或問有陰陽便有善惡曰陰陽五行皆善又曰陰陽之理皆善又曰合下只有善惡是後一截事又曰竪起看皆善橫看後一截方有惡又曰有善惡理却皆善

德愛曰仁至守曰信德者人之得於身者也愛宜理通守者德之用仁義禮智信者德之體理謂有條理通謂通達守謂確實此三句就人身而言誠性也幾情也德兼性情而言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是就聖人性分上說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是他人見其不可測耳

問性者獨得於天如何言獨得曰此言聖人合下淸明完具無所虧欠此是聖人所獨得者此對了復字說復者已失而反其初便與聖人獨得處不同

安字對了執字說執是執持安是自然大率周子之言稱等得輕重極是合宜因問周子之學是自得於心還有所傳授否曰也須有所傳授渠是陸詵壻溫公涑水記聞載陸詵事是箇篤實長厚底人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言其發也微妙而不可見其充也周徧而不可窮發字充字就人看如性焉安焉執焉復焉皆是人如此微不可見周不可窮却是理如此神只是聖之事非聖外又有一箇神別是箇地位也

問通書言神者五其義同否曰當隨所在看曰神只是以妙言之否曰是且說感而遂通者神也橫渠謂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因指造化而言曰忽然在這裏又忽然在那裏便是神曰在人言之則如何曰知覺便是神觸其手則手知痛觸其足則足知痛便是神神應故妙

幾善惡言衆人者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閒也言聖人豪釐發動處此理無不見寂然不動者誠也至其微動處即是幾幾在誠神之閒

幾雖已感却是方感之初通則直到末梢皆是通也如推其極到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亦只是通也幾却只在起頭一些子

通書多說幾太極圖上却無此意曰五性感動動而未分者便是

安卿問誠神幾學者當從何入曰隨處做工夫誠是存主處發用處是神幾是決擇處然緊要處在幾

動而正曰道言動而必正爲道否則非也用而和曰德德有熟而不喫力之意

問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曰此性便是言氣質之性四者之中去却兩件剛惡柔惡却又剛柔二善中擇中而主焉

正淳問通書注中字處引允執厥中曰此只是無過不及之中書傳中所言皆如此只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處是以體言到中庸字亦非專言體便有無過不及之意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此兩句只是一項

事。知恥是由內心以生。聞過是得之於外。人須知恥。方能過而改。故恥爲重。

問無思本也。思通用也。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知聖人是有思耶。無思耶。曰無思而無不通是聖人。必思而後無不通是睿。時舉云聖人寂然不動。是無思。才感便通。特應之耳。曰聖人也不是塊然由人撥後方動。如莊子云推而行曳而止之類。只是才思便通。不待大故地思索耳。幾是事之端緒。有端緒方有討頭處。是方是用得思。

問聖希天。若論聖人。自是與天相似了。得非聖人未嘗自以爲聖。雖已至聖處。而猶戒謹恐懼。未嘗頃刻忘所法則否。曰不消如此說。天自是天。人自是人。終是如何得似天。自是用法天。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無非法天者。大事大法天。小事小法天。

賓問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所謂志者。便是志於行道否。曰志伊尹之所志。不是志於私。大抵古人之學。本是欲行。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凡所以治國平天下者。無一不理會。但方處畎畝之時。不敢言必於用耳。及三聘幡然。便向如此做去。此是堯舜事業。看二典之書。堯舜所以卷舒作用。直如此熟。因說耿守向曾說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此非專爲用舍行藏。凡所謂治國平天下之具。惟夫子顏子有之。用之則抱持而往。不用則卷而懷之。曰某不敢如此說。若如此說。即是孔顏胸次全無些灑落底氣象。只是學得許多骨董。將去治天下。又如龜山說伊尹樂堯舜之道。只是出作入息。飢食渴飲而已。即是伊尹

在莘郊時。全無些能解。及至伐夏救民。逐旋叫喚起來。皆說得一邊事。今世又有一般人。只道飽食煖衣。無外慕。便如此涵養去。亦不是。須是一一理會去。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志固是要立得大。然其中又自有先後緩急之序。致廣大而盡精微。若曰未到伊尹田地。做未得。不成塊然喫飯。都不思量天下之事。若是見州郡所行事有不可人意。或百姓遭酷虐。自家寧不惻然動心。若是朝夕憂慮。

以天下國家爲念。又那裏敎你恁地來、或曰。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蓋有並行而不相悖者。如此方得。曰。然。便是怕人倒向一邊去。今人若不塊然不以天下爲志。便又切切然理會不干已事。如世閒一樣學問。專理會與故世務。便是如此、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合下學便是學此事。既曰欲明明德於天下。不成只恁地空說。裏面有幾多工夫。

問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曰。此說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此自有箇神在其閒。不屬陰不屬陽。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且如晝動夜靜。在晝閒。神不與之俱動。在夜閒。神不與之俱靜。神又自是神。神卻變得晝夜。晝夜卻變不得神。神妙萬物。如說水陰根陽。火陽根陰。已是有形象底。是說粗底了。又曰。靜者爲主。故以蒙艮終云。

問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此理如何。曰。譬之晝夜。晝固是屬動。然動卻來管那神不得。夜固是屬靜。靜亦來管那神不得。蓋神之爲物。自是超然於形器之表。貫動靜而言。其體常如是而已矣。

混兮闢兮。混言太極。闢言爲陰陽五行以後。故末句曰。其無窮兮。言既闢之後。爲陰陽五行。爲萬物。無窮盡也。

通書論樂意極可觀。首尾有條理。只是淡與不淡。和與不和。

問通書注云。而其制作之妙、眞有以得乎聲氣之元、不知而今尚可尋究否。曰。今所爭、秖是黃鐘一宮耳。這裏高則都高。這裏低則都低。蓋難得其中耳。

問胡安定樂如何。曰。亦是一家、

問伊川云。爲士必志於聖人。周子乃云。一爲要、一者無欲也。何如。曰。若注釋古聖賢之書。恐認當時聖賢之意不親切。或有悞處。此書乃周子自著。不應有差。一者無欲。一便是無欲。今試看無欲之時。心豈不一、又問此主一之敬。如何。曰。無欲之與敬、二字分明。要之持敬頗似費力。不如無欲撇脫。人只爲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此章之言。甚爲緊切。學者不可不知。

一。是純一。靜虛。是此心如明鑑止水。無一毫私欲

塡於其中故其動也無非從天理流出無一毫私欲撓之靜虛是體動直是用曰也是如此靜虛易看動直難看靜虛只是伊川云中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是也若物來奪之則實實則暗暗則塞動直只是其動也更無所礙若少有私欲便礙便曲要恁地做又不要恁地做便自有窒礙便不是直曲則私私則狹

問聖學章一者是表裏俱一純徹無二少有纖豪私欲便二矣內一則靜虛外一則動直而明通公溥則又無時不一也一者此心渾然太極之體無欲者心體粹然無極之眞靜虛者體之未發豁然絕無一物之累陰之性也動直者用之流行坦然由中道而出陽之情也明屬火通屬木公屬金溥屬水明通則靜極而動陰生陽也公溥則動極而靜陽生陰也而無欲者又所以貫動靜明通公溥而統於一則終始表裏一太極也不審是否曰只四象分得未是此界兩邊說明屬靜邊通屬動邊公屬動邊溥屬靜邊明是貞屬水通是元屬木公是

亨屬火溥是利屬金只恁地循環去明是萬物收斂醒定在這裏通是萬物初發達公是萬物齊盛溥是秋來萬物溥徧成遂各自分去所謂各正性命曰在人言之則如何曰明是曉得事物通是透徹無窒礙公是正無偏陂溥是溥徧萬事便各有箇理去直卿曰通者明之極溥者公之極曰亦是

彰言道之顯微言道之隱匪靈弗瑩言彰與微須靈乃能了然照見無滯礙也此三句是言理別一本靈作虛義短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此三句言性二氣五行以下並言命實是實理

厥彰厥微只是說理有大小精粗如人事中自有難曉底道理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此理甚顯然若陰陽性命鬼神往來則不亦微乎

鄭問理性命章何以下分字曰不是割成片去只如月映萬川相似

萬一各正小大有定言萬箇是一箇一箇是萬箇蓋體統是一太極然又一物各具一太極所謂萬一各正猶言各正性命也

叟問五殊二實一段先生說了又云中庸如天之無不覆幬地之無不持載止是一箇大底包在中間又有四時錯行日月代明自有細小去處道並行而不相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並行並育便是那天地覆載不相悖不相害便是那錯行代明底小德川流是說小細底大德敦化是那大底大底包小底小底分大底千五百年間不知人如何讀這箇都似不理會得這道理又云二實萬分萬一各正便是理一分殊處

問理性命章注云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爲體故萬物各有一太極如此則是太極有分裂乎曰本只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極耳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隨處而見不可謂月已分也

問顏子能化而齊曰此與大而化之之化異但言消化却富貴貧賤之念方能齊齊亦一之意

杜斿問濂溪言道至貴者不一而足曰周先生是見世間愚輩爲外物所搖動如墮在火坑中不忍見他故如是說不一世人心不在殼子裏如發狂相似只是自不覺

問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曰是說天下之勢如秦至始皇强大六國便不可敵東漢之末宦官權重便不可除紹興初只斬陳少陽便成江左之勢極重則反之也難識其重之機而反之則易

文所以載道一章之大意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言有載道之文而人弗用也況虛車乎此不載道

之文也自篤其實至行而不遠是輪轅飾而人庸之者也自不賢者至强之不從也是弗庸者也自不知務道德至藝而已虛車也

或問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曰夫子之道如天惟顏子盡得之夫子許多大意思盡在顏子身上發見譬如天地生一瑞物卽此物上盡可以見天地純粹之氣謂之發者乃亦足以發之發不必待顏子言然後謂之發也

精謂心之精微也蘊謂德所蘊蓄也

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易本未有許多道理因此卦遂將許多道理撘在上面所謂因卦以發者也

問聖人之精聖人之蘊曰精是精微之意蘊是包許多道理又問伏羲始畫而其蘊亦已發見於此否曰謂之已具於此則可謂之已發見於此則不可方其初畫也未有乾四德意思到孔子始推出來然文王孔子雖能推出意思而其道理亦不出伏羲始畫之中故謂之蘊蘊如衣敝縕袍之縕是包得在裏面僩錄云方其初畫出來未有今易中許多事到文王孔子足得出來而其理亦不外乎始畫

精是聖人本意蘊是偏旁帶來道理如春秋聖人本意只是載那事要見世變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如此而已就那事上見得是非美惡曲折便是因卦以發底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聖人本意底如文王繫辭等孔子之言皆是因而發底不可一例作重看

乾乾不息者體日往月來寒往暑來者用有體則有用有用則有體不可分先後說

第一句言乾乾不息第二句言損第三句言益者蓋以解第一句若要不息須著去忿慾而有所遷改中乾之用其善是其字疑是莫字蓋與下兩句相對若只是其字則無義理說不通

問此章前面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自脩底事後面忽說動者何故曰所謂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於方動之時審之方無凶悔吝所以再說箇動

問止非爲也爲不止矣何謂也曰止便不作爲作爲便不是止曰止是以心言否曰是淳舉易傳內欲不萌外物不接曰即是這止以上語類八十五條

蓋嘗竊謂先生之言其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閒秦漢以下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則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蓋其所謂太極云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

一名之耳。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是豈離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爲一物哉。其爲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者。固此理也。其爲仁義禮智剛柔善惡者。亦此理也。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自堯舜以來至於孔孟。其所以相傳之說。豈有一言以易此哉。顧孟氏既沒。而諸儒之智。不足以及此。是以世之學者。茫然莫知所適。高則放於虛無寂滅之外。卑則溺於雜博華靡之中。自以爲道固如是。而莫或知其非也。及先生出。始發明之。以傳於程氏。而其流遂及於天下。天下之學者。於是始知聖賢之所以相傳之實。乃出於此。而有以用其力焉。此先生之教。所以繼往聖開來學而大有功於斯世也。隆興府學濂溪先生祠記

先生之精。立圖以示。先生之蘊。因圖以發。而其所謂無極而太極云者。又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爲萬物之根柢也。夫豈以爲太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者哉。近世讀者不足以識此。而或妄議之。既以爲先生病。史氏之傳先生者。乃增其語曰。自無極而爲太極。則又無所依據。而重以病夫先生。故某嘗欲援故相蘇公請刊國史草頭木脚之比。以正其失。邵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

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是則所謂太極者也。聖人既指其實而名之。周子又爲之圖以象之。其所以發明表著。可謂無餘蘊矣。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樞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然而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則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也。又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則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以至於成男成女。化生萬物。而無極之妙。蓋未始不在是焉。此一圖之綱領。大易之遺意。與老子所謂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以造化爲真有始終者。

正南北矣。來諭乃欲一之。所以於此圖之說。多所乖礙而不得其理也。（答楊子直）

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濂溪自作。發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若以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

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為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剛、柔）。自二而四（剛善。剛惡。柔善。柔惡。）遂加其一（中。）以為五行。而遂下及於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數亦無二致。但推得有大小詳略耳。（答黃直卿）

伏承示諭太極西銘之失。備悉指意。然二書之說。從前不敢輕議、非是從人腳根。依他門戶。却是反覆看來。道理實是如此。別未有開口處、所以信之不疑。而妄以己見輒為之說。正恐未能盡發其奧、而反以累之。豈敢自謂有扶掖之功哉。今詳來教及

省從前所論、却恐長者從初便忽其言、不曾致思、只以自家所見道理為是。不知却元來未到他地位。而便以己見輕肆抵排也。今亦不暇細論。只如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之根。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脈絡。井井不亂。只今便在目前。而亘古亘今。攧撲不破。只恐自家見得未曾如此分明

直截、則其所可疑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至於西銘之說。猶更分明。今亦且以首句論之。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為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既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為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為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真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為、以至於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而非意之

也今若必謂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爲宏闊廣大之言以形容仁體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小己之私却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却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若果如此則其立言之失膠固二字豈足以盡之而又何足以破人之梏於一己之私哉大抵古之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

既明則不務立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言不務正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姑爲此言以救時俗之弊者不知子靜相會曾以此話子細商量否答陸子美

前書誨諭之悉敢不承教所謂古之聖賢惟理是視言當於理雖婦人孺子有所不棄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此論甚當非世儒淺見所及也但某竊謂言不難擇而理未易明若於理實有所見則於人言之是非不翅黑白之易辨固不待訊其

人之賢否而爲去取不幸而吾之所謂理者或但出於一己之私見則恐其所取舍未足以爲羣言之折衷也况理既未明則於人之言恐亦未免有未盡其意者又安可以遽絀古書爲不足信而直任胸臆之所裁乎來書反復其於無極太極之辨詳矣然以某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於此有以灼

然實見太極之眞體則知不言者不爲少而言之者不爲多矣何至若此之紛紛哉今既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爲羣言之折衷又况於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旣蒙不鄙而教之某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卽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蘊於三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

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為中者蓋以此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輳將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為可訓中也至於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

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為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為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為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來諭乃指其中者為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

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非但架屋上之屋疊牀上之牀而已也今必以為未然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人言之意者三也至於太極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

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為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為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為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以太極為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

上復有况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某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為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即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即謂之眞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煞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漏洩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

乃猶以為未穩而難曉也請以某書上下文意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為加損者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耶此尤非所望於高明者今夏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怪老兄平日自視為如何而亦為此言耶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耶周子之所謂

無是果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耶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高明之學超出方外固未易以世間言語論量意見測度今且以愚見執方論之則其未合有如前所陳者亦欲奉報又恐徒為紛紛重使世俗觀笑既而思之若遂不言則恐學

者終無所取正較是二者寧可見笑於今人不可得罪於後世是以終不獲已而竟陳之 答陸子靜

來書云人能弘道 止 敢悉布之某按此段規模宏大而指意精切如曰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蔽說及引大舜善與人同等語尤為的當某雖至愚敢不承教但所謂莫知其非歸於一是者未知果安所決區區於此亦願明者有以深察而實踐其言也○來書云尊兄未嘗 止 固自不同也某亦謂老兄正為未識太極之本無極而有其體故必

以中訓極而又以陰陽爲形而上者之道虛見之與實見其言果不同也○來書云老氏以無止諱也某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子細著眼未可容易譏評也○來書云此理乃止子矣更請詳看某前書曾有無理二字否○來書云極亦此止極哉某謂極是名此理之至極中是狀此理之不偏雖然同是此理然其名義各有攸當雖聖賢言之亦未嘗敢有所差互也若皇極之極民

極之極乃爲標準之意猶曰立於此而示於彼使其有所向望而取正焉爾非以其中而命之也立我烝民立與粒通即書所謂烝民乃粒莫匪爾極則爾指后稷而言蓋曰使我衆人皆得粒食莫非爾后稷之所立者是望耳爾字不指天地極字亦非指所受之中中者天下之大本乃以喜怒哀樂之未發此理渾然無所偏倚而言太極固無偏倚而爲萬化之本然其得名自爲至極之極而兼有標準之義初不以中而得名也○來書云以極爲

中止理乎老兒自以中訓極某未嘗以形訓極也今若此言則是已不曉文義而謂他人亦不曉也請更詳之○來書云大學文言皆言知至某詳知至二字雖同而在大學則知爲實字至爲虛字兩字上重而下輕蓋曰心之所知無不到耳在文言則知爲虛字至爲實字兩字上輕而下重蓋曰有以知其所當至之地耳兩義既自不同而與太極之爲至極者又皆不相似請更詳之○來書云直以陰陽爲形器止道器之分哉若以陰陽爲形而

上者則形而下者復是何物更請見教若某愚見與其所聞則曰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爲是器之理者則道也如是則來書所謂始終晦明奇偶之屬皆陰陽所爲之器獨其所以爲是器之理如目之明耳之聰父之慈子之孝乃爲道耳如此分別似差明白不知尊意以爲如何○來書云通書曰止類此某謂周子言中而以和字釋之又曰中節又曰達道彼非不識字者而其言顯與中庸相戾則亦必有說矣蓋此中字是就氣稟發用

而言其無過不及處耳。非直指本體未發無所偏倚者而言也。豈可以此而訓極爲中也哉。來書引經。必盡全章。雖煩不厭。而所引通書。乃獨截自中焉止矣而下。此安得爲不誤。老兄本自不信周子。政使誤引通書。亦未爲害。何必諱此小失。而反爲不改之過乎。○來書云大傳止執古。某謂大傳洪範詩禮。皆言極而已。未嘗謂極爲中也。先儒以此極處常在物之中央。而爲四方之所面內而取正。故因以中釋之。蓋亦未爲甚失。而後人遂直以極爲中。則又不識先儒之本意矣。爾雅乃是纂集古今諸儒訓詁以成書。其間蓋亦不能無誤。不足據以爲古。又況其間但有以極訓至。以殷齊訓中。初未嘗以極爲中乎。○來書云又謂周子止道耳。某謂無極而太極。猶曰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又如曰無爲之爲。皆語勢之當然。非謂別有一物也。其意則固若曰非如皇極民極屋極之有方所形象。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若曉此意。則於聖門有何違叛而不肯道乎。上天之載。是就有中說無。無

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若實見得。即說有說無。或先或後。都無妨礙。今必如此拘泥。強生分別。曾謂不尚空言。專務事實。而反如此乎。○來書云夫乾止自反也。某謂太極固未嘗隱於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則少矣。往往只是於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能作用底。便謂此是太極。而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亙古亙今。攧撲不破者也。迥出常情等語。只是俗談。即非禪家所能專有。不應儒者反當回避。況今雖偶然道著。而其所見所說。即非禪家道理。非如他人陰實祖用其說。而改頭換面。陽諱其所自來也。如曰私其說以自妙。而又秘之。又曰寄此以神其姦。又曰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則恐世間自有此人可當此語。某雖無狀。自省得與此語不相似也。○某已具此。而細看其間。亦尚有說未盡處。大抵老兄昆仲同立此論。而其所以立論之意不同。子美尊兄自是天資質實重厚。當時看得此理有未盡處。不能子細推究。便立議論。因而自信太過。遂不可回。見雖有病。意

實無他老兄却是先立一說務要突過有若子貢以上更不數近世周程諸公故於其言不問是非一例吹毛求疵須要討不是處正使說得十分無病此意却先不好了況其言之粗率又不能無病乎夫子之聖固非以多學而得之然觀其好古敏求實亦未嘗不多學但其中自有一以貫之處耳若只如此空疎杜撰則雖有一而無可貫矣又何足以爲孔子乎顏曾所以獨得聖學之傳正爲其博文約禮足目俱到亦不是只如此空疎杜撰也

子貢雖未得承道統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後但未有禪學可改換耳周程之生時世雖在孟子之下然其道則有不約而合者反覆來書竊恐老兄於其所言多有未解者恐皆未可遽以顏曾自處而輕之也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曾子三省其身惟恐謀之不忠交之不信傳之不習其智之崇如彼而禮之卑如此豈有一毫自滿自足强辯取勝之心乎來書之意所以見教者甚至而其末乃有若猶有疑不憚下教之言某固不敢當此然區區鄙見亦不敢不爲老兄傾倒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可望於必同也言及於此悚息之深千萬幸察（答陸子靜）

太極中正仁義之說若謂四者皆有動靜則周子於此更列四者之目爲剩語矣但熟翫四字指意自有動靜其於道理極是分明蓋此四字便是元亨利貞四字（仁元中亨義利正貞）元亨利貞一通一復豈得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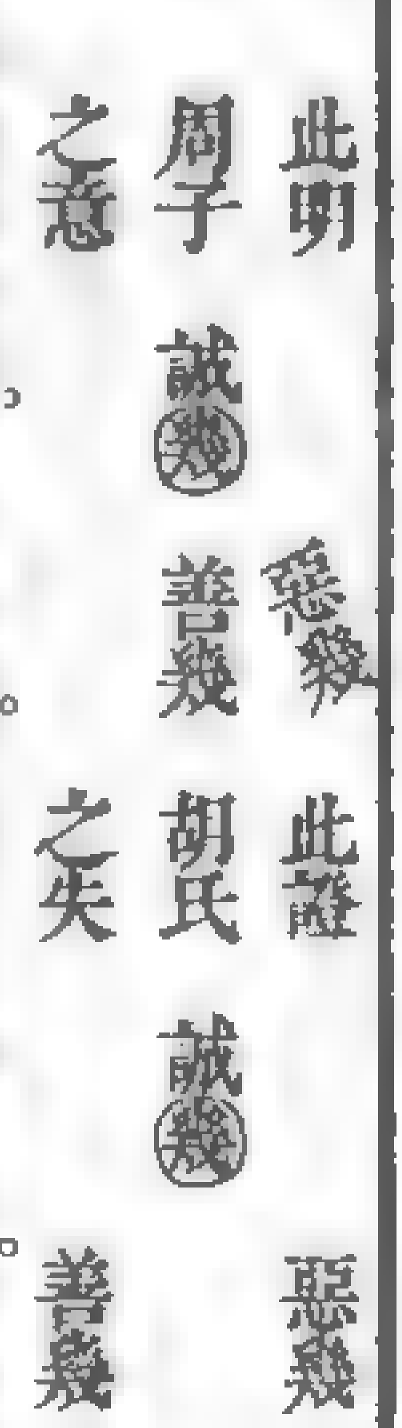
無動靜乎近日深玩此理覺得一語默一起居無非太極之妙正不須以分別爲嫌也（答張敬夫）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於陽成於陰本於靜流於動者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根於動其動靜亦無端其陰陽亦無始則人蓋未始離乎天而天亦未始離乎人也○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

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則其著乎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息耳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眞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情之未發者性也是乃所謂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發者情也其皆中節則所謂和也天下之達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之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

爲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太極說

問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此明人心未發之體而指其已發之端蓋欲學者致察於萌動之微知所決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本然之體而已或疑之以謂有類於胡子同體而異用之云者遂妄以意揣量爲圖如後



善惡雖相對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省宗孽自誠之動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幹自幹而末上下相達者則道心之發見天理之流行此心之本主而誠之正宗也其或旁榮側秀若寄生贅疣者此雖亦誠之動則人心之發見而私欲之流行所謂惡也非心之固有蓋客寓也非誠之正宗

蓋庶孽也苟辨之不早擇之不精則客或乘主孽或代宗矣學者能於萌動幾微之間而察其所發之向背凡其直出者爲天理旁出者爲人欲直出者爲善旁出者爲惡直出者固有旁出者橫生直出者有本旁出者無源直出者順旁出者逆直出者正旁出者邪而吾於直出者利導之旁出者遏絶之功力既至則此心之發自然出於一途而保有天命矣於此可以見未發之前有善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又曰凡

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蓋謂此也。若以善惡爲東西相對。彼此角立。則是天理人欲同出一源。未發之前已具此兩端。所謂天命之謂性。亦甚汙雜矣。此胡氏同體異用之意也。曰。此說得之。而國子有病已略改定。更詳之。答趙致道

來論謂動靜之外別有不與動對之靜。不與靜對之動。此則尤所未喻。動靜二字相爲對待。不能相無。乃天理之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爲也。若不與動對。則不名爲靜。不與靜對。則亦不名爲動矣。但衆人

之動。則流於動而無靜。衆人之靜。則淪於靜而無動。此周子所謂物則不通者也。惟聖人無人欲之私。而全乎天理。是以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亡。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物者也。然而必曰主靜云者。蓋以其相資之勢言之。則動有資於靜。而靜無資於動。如乾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不翕聚。則不能發散。龍蛇不蟄。則無以奮。尺蠖不屈。則無以伸。亦天理之必然也。答胡廣仲。以上文集十一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三

道統二

程子

明道當初想明得煞容易。便無那渣滓。只一再見濂溪。當時又不似而今有許多言語出來。不是他天資高。見得易。如何便明得。德明問。遺書中載明道語。便自然灑落明快。曰。自是他見得容易。伊川易傳却只管修改。晚年方出其書。若使明道作。想無

許多事。以下論明道

或問明道五十年猶不忘遊獵之心。曰。人當以此自點檢。須見得明道氣質如此。至五十年猶不能忘。在我者當益加操守方是。不可以此自恕。以上語類二條

明道言當與元豐大臣共政。此事昨來已嘗論之。然亦有未盡。今詳此事。乃是聖賢之用。義理之正。非姑爲權譎苟以濟事於一時也。蓋伊川氣象自與明道不同。而其論變化人材。亦有此意。見外書胡氏所記。易傳於睽之初爻。亦有不絕小人之說。足見此事。

自是正理當然非權譎之私也然亦須有明道如此廣大規模和平氣象而其誠心昭著足以感人然後有以盡其用耳常人之心既不足以窺測此理又無此等力量自是信不及設有信者又不免以權譎利害之心爲之則其悖理而速禍也爲尤甚矣此今之君子所以不能無疑於明道之言也胡氏所記尹氏亦疑之豈所謂未可與權者耶○答呂伯恭

別紙所論邵氏所記今只入外書不入行狀所疑小人不可共事固然然堯不誅四凶伊尹五就桀孔

子行乎季孫惟聖人有此作用而明道或庶幾焉觀其所在爲政而上下響應論新法而荆公不怒同列異意者亦稱其賢此等事類非常人所及所謂元豐大臣當與共事蓋實見其可而有是言非傳聞之誤也然力量未至此而欲學之則誤矣答張敬夫

先生之學自其大者而言之則其所謂考諸前聖而不謬百世以俟後聖而不惑者蓋不待言而驗自其小者而言之則上元之政於先生之遠者大者又懼其未足以稱揚也吾何言哉於是伏而思之先生之學固高且遠矣然其敎人之法循循有序而嘗病世之學者捨近求遠處下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焉則世之徒悅其大者有所不察也上元之政誠若狹而近矣然其言有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則其中之所存者又烏得以大小而議之哉建康府學明道先生祠記○以上文集三條

竇問前輩多言伊川似孟子曰不然伊川謹嚴雖大故以天下自任其實不似孟子放脚放手孟子不

及顏子顏子常自以爲不足以下論伊川

伊川說話如今看來中間寧無小小不同只是大綱統體說得極善如性卽理也一語直自孔子後惟是伊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理是箇公共底物事不解會不善人做不是自是失了性却不是壞了著脩

東坡見伊川主司馬公之喪譏其父在何以學得喪禮如此然後人遂爲伊川解說道伊川先丁母艱也不消如此人自少讀書如禮記儀禮便都已理

會了。古人謂居喪讀喪禮，亦平時理會了。到這時更把來溫審，不是方理會。以上語類三條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明道生於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於明道二年癸酉幼有高識，非禮不動。見語錄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於舂陵周茂叔先生。見哲宗徽宗實錄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閒遊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見文集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遊者日益衆。見呂氏童蒙訓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見涪陵記善錄治平熙寧閒，近臣屢薦，自以爲學不足，不願仕也。見文集。又按呂申公家傳云：公判太學，命衆博士即先生之居，敦請爲太學正，先生固辭，公即命駕過之。又雜記治平三年九月，公知蔡州，將行，言曰：伏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二十有四，特立之操，出羣之姿，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絕意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以爲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迂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爲國器。伏

望特以不次旌用。明道行狀云：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擇人材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稱首。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光、尚書左丞呂公公著及西京留守韓公絳上其行義於朝。見哲宗徽宗實錄。案溫公集與呂申公同薦劄子曰：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家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又按胡文定公文集云：是時諫官朱光庭又言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材資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明徹，至知幾其神之妙，言行相顧而無擇，仁義在躬而不矜。若用斯人，俾當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啓道天聰，一正君心，爲天下福。又謂頤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眞儒，俾之日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教，足以丕變斯文。又祖宗時起陳摶、种放，高風素節，聞於天下。揆頤之賢，摶放未必能過之；頤之道，則有摶放所不及。知者觀其所學，眞得聖人之傳，致思力行，非一日之積，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乞訪問其於古王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謂頤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豪之爲閒；以言乎德，則幷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是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當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眞儒得專經席，豈不盛哉。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見實錄先生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師。王巖叟奏云：伏見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陛下復起頤而用之，頤遂召以來，待詔闕下，四方俊乂莫不翹首鄉風，以觀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處之者當否，而將議焉。則陛

下此舉。繫天下之心。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而使高賢得爲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頤一人而已。四海潛光隱德之士。皆將相招而爲朝廷出矣。除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王巖叟奏云。臣伏聞聖恩特除程頤京官。仍與校書郎。足以見陛下優禮高賢。而使天下之人歸心於盛德也。然臣區區之誠。尚有以爲陛下言者。頤陛下一召見之。試以一言問爲國之要。陛下至明。遂可自觀其人。臣以頤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靜而閱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此臣所以區區而進頤。然非爲頤也。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一見而後命之以官。則頤當之而無愧。陛下與之而不爲授受之間。兩得之矣。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諭將以爲崇政殿說

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於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之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祇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祇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劄子三道見文集。又按劉忠肅公文集。有章疏論先生辭卑居尊。未被命而先論事。爲非是。蓋不知先生出處語默之際。其義固已精矣。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見實錄。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疏略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見文集。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見實錄。先生所定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

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見文集。舊實錄云。禮部尚書胡宗愈謂先帝聚士以學教人以經。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是深詆先生。謂不宜使在朝廷。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閒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

之意請俟初秋卽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二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

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見文集楊時曰仕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以布衣入朝神宗欲優其祿令兼數局如鼓院染院之數夷甫一切受之及伊川先生爲講官朝廷亦欲使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爲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知之故常公之受人不以爲非而先生之辭人亦不以爲是也二年又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爲修展邇英則

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爲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爲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見文集而其爲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及講旣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

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見胡氏論語詳說而哲宗亦嘗首肯之見文集不知者或謂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卽日就醫官問起居見語錄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諭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

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見邵氏見聞錄）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見語錄）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見馬永卿所編劉諫議語錄。且云。溫公聞之。亦不悅。或云。恐無此事。）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

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皆勿復避。（見語錄）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為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見文集）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為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曰。某起於草

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為妻求封乎。（見語錄）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見龜山語錄。或云。恐無此事。）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襃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讐。與其黨類巧為謗詆。（見龜山語錄。王公繫年錄。呂申公家傳。及先生之子端中所撰集序。又按蘇軾奏狀亦自云。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又按侍御史呂陶言。明堂降赦。臣寮稱賀。訖而兩省官欲

往奠司馬光。是時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才了。却往弔喪。坐客有難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言歌則不哭。今已賀赦了。却往弔喪。於禮無害。蘇軾遂以鄙語戲程頤。衆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又語錄云。國忌行香。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為食素。先生曰。禮。居喪不飲酒不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為劉氏者左袒。於是范淳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又鮮于綽傳信錄云。舊例行香齋筵。兩制以上及臺諫官設蔬饌。然以粗糲。遂輪為食會。皆用肉食矣。元祐初。崇政殿說書程正叔以食肉為非是。議為素食。衆多不從。一日門人范淳夫當排食。遂具蔬饌。內翰蘇子瞻因以鄙語戲正叔。正叔門人朱公掞輩銜之。遂立敵矣。是後蔬饌亦不行。又語錄云。時呂申公為相。凡事有疑。必質於伊川。進退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詆之。又曰。朝廷欲以游酢為某官。蘇右丞沮止。毀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頌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

又按劉諫議盡言集，亦有異論。劉非蘇黨，蓋不相知耳。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憸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閒亂，以償恩讐，致市井目為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八月，差管勾西京國子監。見舊實錄。又文仲傳載呂申公之言曰：文仲為蘇軾所誘脅，論事皆用軾意。又呂申公家傳亦載其與呂大防、劉摯、王存同駁文仲所論朱光庭事，語甚激切。且云文仲本以伉直稱，然惷不曉事，為浮薄輩所使，以害忠良，晚乃自知為小人所紿，憤鬱嘔血而死。按舊錄同多妄，然此類不為無據，新錄皆剗之，失其實矣。又范太史家傳云：元祐九年奏曰：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實為稀闊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為欺罔以誤聖聽也。頤在經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為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伏頤之經行，故不知者指以為頤黨。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

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為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太中公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王公繫年錄云：元祐七年三月四日，延和奏事，三省進呈程頤服除，欲與館職，判檢院。簾中以其不靖，令只與西監，遂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時頤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語。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頤竟為蜀黨所擠。今又適軾弟轍執政，才進稟，便云但恐不肯靖。簾中入其說，故頤不復得召。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見文集。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為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授管勾崇福宮。見舊錄。未拜，以疾尋醫。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申秘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見文集。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見實錄。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為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見語錄。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

郎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制見曲阜集。還洛。記善錄云、先生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鬚髮皆勝平昔。十月、復通直郎。權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爲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唯吾所欲爾。見文集語錄、又劉忠肅公家私記。云此時乃李邦直范彝叟之意。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前此未嘗致仕、而云依舊致仕、疑西監供職不久、即嘗致仕也。未詳。崇寧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

薦得官、雖嘗明正辠罰、而叙復過優。已追所復官。又云叙復過優。方未詳。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語錄云、范致虛言程某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見語錄。五年、復宣義郎、致仕。見實錄。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尹焞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玩味、即可見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見語錄。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見實錄。於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見語錄。一作門人郭忠孝。尹子云、非也。忠孝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及卒、亦不致奠。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見語錄。侯仲良曰、朱公掞見明道於汝州、踰月而歸、語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

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之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爾。明道則已從容、惜其蚤死、不及用也。使及用於元祐間、則不至有今日事矣。先生既沒、昔之門人高第、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見集序。尹焞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於言動事爲之間、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爲矯異、不爲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說匍匐以弔喪、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紬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太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謝良佐曰

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予之言若是何也謝子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驗母謂無利也遂止伊川先生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平則鹽易洩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溫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溫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改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橫槩矣。伊川先生年譜

折柳事有無不可知但劉公非妄語人而春秋有傳疑之法不應遽削之也且伊川之諫其至誠惻怛防微慮遠既發乎愛君之誠其涵養善端培植治本又合乎告君之道皆可以為後世法而於輔導少主尤所當知至其餘味之無窮則善學者雖以自養可也答呂伯恭。以上文集二條

問明道濂溪俱高不如伊川精切曰明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的確濂溪也精密不知其他書如何但今所說道此二字無一字差錯問明道不著書曰嘗見某人祭明道文說蹺蹊說明道要著樂書樂音洛樂如何著得書以下論周程

汪端明嘗言二程之學非全資於周先生者蓋通書人多忽畧不曾考究今觀通書皆是發明太極書雖不多而統紀已盡二程蓋得其傳但二程之業廣耳。

濂溪靜一明道敬以上語類三條

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十四五便學聖人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是二十二三時作是時遊山許多詩甚好以下論二程

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却不能到

問伯夷柳下惠之風者頑廉薄敦皆有與起此孟子之善想像者也孔子元氣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此程夫子之善想像者也今之想像大程夫子者當識其明快中和處小程夫子者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豈徒想像而已哉必還以驗之吾身者如何也若言論風旨則誦其詩讀其書字字而訂之句句而

議之非惟求以得其所言之深旨。將併與其風範
氣象得之矣。
說明道言語儘寬平。伊川言語。初難看。細讀有滋味。
又云。某說大處自與伊川合。小處却時有意見不
同。
鄭問明道到處響應。伊川入朝。成許多事。此亦可見
二人用處。曰。明道從容。伊川都挾不行。陳後之問
伊川做時似孟子否。曰。孟子較活絡。問孟子做似
伊尹否。先生首肯。又曰。孟子傳伊尹許多話。當時

必有一書或載。
書無所不讀。事無所不能。若作強記多能觀之。誠非
所以形容有道之君子。然在先生分上。正不妨書
之當讀者無所不讀。欲其無不察也。事之當能者
無所不能。以其無不通也。觀其平日辨異端闢邪
說。如此之詳。是豈不讀其書而以耳剽決之耶。至
於鄙賤之事。雖瑣屑。然孰非天理之流行者。但此
理既得。自然不習而無不能耳。故孔子自謂多能
鄙事。但以為學者不當自是以求之。故又曰不多
也。今欲務於強記多能。固非所以為學。然事物之
間分別太甚。則有脩飭邊幅簡忽細故之病。又非
所以求盡心也。
至之問程先生當初進說。只以聖人之說為可必信。
先王之道為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
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何也。先生曰。也不得
不恁地說。如今說與學者也。只得教他依聖人言
語恁地做去。待他就裏面做工夫有見處。便自知
得聖人底是確然恁地。荆公初時與神宗語。亦如

此。曰。願陛下以堯舜禹湯為法。今苟能為堯舜禹
湯之君。則自有皐夔稷契伊傅之臣。諸葛亮魏徵。
有道者所羞道也。說得甚好。只是他所學偏。後來
做得差了。又在諸葛魏徵之下。以上語類七條
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
即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
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
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
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答張敬夫

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寡

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答劉子澄○以上文集二條

近思錄首卷所論誠中仁三者發明義理固是有許多名只是一理但須隨事別之如說誠便只是實然底道理譬如天地之於萬物陰便實然是陰陽便實然是陽無一毫不眞實處中只是喜怒哀樂未發之理仁便如天地發育萬物人無私意便與天地相似但天地無一息間斷聖希天處正在此仁義禮智便如四柱仁又包括四者如易之元亨利貞必統於元如時之春秋冬夏皆本於春析而言之各有所指而已以下論程子書

問伊川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寂然不動是也南軒言伊川此處有小差所謂喜怒哀樂之中言衆人之常性寂然不動者聖人之道心又南軒辨呂與叔論中書說亦如此今載近思錄如何曰前輩多如此說不但欽夫自五峯發此論某自是曉不得今湖南學者往往守此說牢不可破某看來寂然不動衆人皆有是心至感而遂通惟聖

人能之衆人却不然蓋衆人雖具此心未發時已自汨亂了思慮紛擾夢寐顚倒曾無操存之道至感發處如何得會如聖人中節

問忠信所以進德至對越在天也曰此一段只是解箇終日乾乾在天之剛健者便是天之乾在人之剛健者便是人之乾其體則謂之易便是橫渠所謂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者自此而下雖有許多般要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皆是實理以時節分段言之便有古今以血氣

支體言之便有人。已理却只是一箇理也。

問神是氣之至妙處。所以管攝動靜。十年前曾聞先生說神亦只是形而下者。賀孫問神既是管攝此身。則心又安在。曰神即是心之至妙處。滚在氣裏說。又只是氣。然神又是氣之精妙處。到得氣又是粗了。精又粗。形又粗。至於說魂說魄。皆是說到粗處。

問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如何看體字。曰體是體質之體。猶言骨子也。易者陰陽錯綜交

換代易之謂。如寒暑晝夜闔闢往來。天地之閒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蓋與道為體也。寒暑晝夜闔闢往來。而實理於是流行其閒。非此則實理無所頓放。猶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有此五者。而實理寓焉。故曰其體則謂之易。言易為此理之體質也。程子解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集註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即是此意。

問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先生舊做明道論性說云。氣之惡者其性亦無不善。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明道又云。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如此則惡專是氣稟。不干性事。如何說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曰既是氣稟惡。便也牽引得那性不好。蓋性只是搭附在氣稟上。既是氣稟不好。便和那性壞了。所以說濁亦不可不謂之水。水本是清。却因人撓之故濁也。又問先生嘗云性不可以物譬。明道以水喻性。還有病否。曰若比來比去。也

終有病。只是不以這箇比。又不能得分曉。

問或謂明道所謂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與易所謂繼之者善意不同。明道是言氣質之性。亦未嘗不善。如孔子性相近之意。曰明道說繼之者善。固與易意不同。但以為此段只說氣質之性。則非也。明道此段有言氣質之性處。有言天命之性處。近陳後之寫來。只於此段性字下。各註某處是說天命之性。某處是說氣質之性。若識得數字分明有著落。則此段儘易看。

問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此只是先生向所謂初之意否曰萬物之生天命流行自始至終無非此理但初生之際淳粹未散尤易見爾只如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爲善之長亨利貞皆是那裏來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則爲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爾

問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對是物也理安得有對曰如高下小大清濁之類皆是曰高下小大清濁又是物也如何曰有高必有下有大必有小皆

是理必當如此如天之生物不能獨陰必有陽不能獨陽必有陰皆是對這對處不是理對其所以有對者是理合當恁地

天下之物未嘗無對有陰便有陽有仁便有義有善便有惡有語便有默有動便有靜然又却只是一箇道理如人行出去是這脚歸亦是這脚譬如口中之氣噓則爲溫吸則爲寒耳

問天地之閒亭亭當當直上直下出便不是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亭亭當當直上直下等語

皆是形容中之在我其體段如此出則不是者出便是已發發而中節只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矣故曰出便不是

問沖漠無朕一段曰此只是說無極而太極又問下文旣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是如何曰恐是記者欠了字亦曉不得又曰某前日說只從陰陽處看則所謂太極者便只在陰陽裏所謂陰陽者便只是在太極裏而今人說陰陽上面別有一箇無形無影底物是太極非也

明道言天地之閒只有一箇感應而已蓋陰陽之變化萬物之生成情僞之相通事爲之終始一爲感則一爲應循環相代所以不已也

問天下只有箇感應曰事事物物皆有感應寤寐語默動靜亦然譬如氣聚則風起風止則氣復聚

敬子解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以爲人不知性故怠於爲希聖之學而樂於爲希名慕利之學曰不是他樂於爲希名慕利之學是他不知聖之可學別無可做只得向那裏去

若知得有箇道理。可以學做聖人。他豈不願爲。緣他不知聖人之可學。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成空過須討箇業次弄。或爲詩。或作文。是他沒著渾身處。只得向那裏去。俗語所謂無圖之輩。是也。因曰。世上萬般皆下品。若見得這道理高。見世間萬般皆低。故這一段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蓋先明諸心了。方知得聖之可學。有下手處。方就這裏做工夫。若不就此。如何地做。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爲他原來見識自高。顏子

才雖未嘗不高。然其學却細膩切實。所以學者有用力處。孟子終是粗。

蔡問孟子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如養氣處。豈得爲無可依據。曰。孟子皆是要用。顏子須就已做工夫。所以學顏子則不錯。

問。且省外事。但明乎善。唯進誠心。只是教人鞭辟近裏。竊謂明善是致知。誠心是誠意否。曰。知至。卽便意誠。善才明。誠心便進。又問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便是應那省外事一句否。曰。然。外事所可省者。

卽省之。所不可省者。亦强省不得。善。只是那每事之至理。文章是威儀制度。所守不約。汎濫無功。說得極切。這般處。只管將來翫味。則道理自然都見。又曰。這般次第。是呂與叔自關中來。初見二程時說話。蓋橫渠多教人禮文制度之事。他學者只管用心不近裏。故以此說教之。然只可施之與叔諸人。若與龜山言。便不著地頭了。公今看了近思錄。看別經書。須將遺書兼看。蓋他一人是一箇病痛。故程先生說得各各自有精采。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識得與實有須做兩句看。識得是知之也。實有是得之也。若只識得。只是知有此物。却須實有諸已。方是已物也。

問。明道說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一段。只緣他源頭是箇不忍之心。生生不窮。故人得以生者。其流動發生之機。亦未嘗息。故推其愛。則視夫天地萬物。均受此氣。均得此理。則無所不當愛。曰。這道理只熟看。久之自見。如此硬椿定說

不得如云從他源頭上便有箇不忍之心生生不窮此語有病他源頭上未有物可不忍在未說到不忍在只有箇陰陽五行有闔闢有動靜自是用生不是要生到得說生物時又是流行已後既是此氣流行不息自是生物自是愛假使天地之間淨盡無一物只留得這一箇物事他也自愛如云均受此氣均得此理所以須用愛也未說到這裏在此又是說後來事此理之愛如春之溫天生自然如此如火相似炙著底自然熱不是使他熱也

因舉東見錄中明道曰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云云極好當添入近思錄中

明道以上蔡記誦爲玩物喪志蓋爲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鬬靡爲能若明道看史不蹉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爲己爲人之分

問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情性之正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恐減與盈是禮樂之體本如此進與反却是用功處否曰減是退讓撙節收斂底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進者力行之謂盈是和說舒散快滿底意思是樂之體如此反者退斂之謂禮主其減却欲進一步向前著力去做樂主其盈却須退斂節制收拾歸來如此則禮減而却進樂盈而却反所以爲得情性之正也故曰減而不進則消盈而不反則亡也因問如此則禮樂相爲用矣曰然

禮主其減者禮主於撙節退遜檢束然以其難行故須勇猛力進始得故以進爲文樂主其盈者樂主於舒暢發越然一向如此必至於流蕩故以反爲

文禮之進樂之反便得情性之正又曰主減者當進須力行將去主盈者當反須回顧身心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這體字是事理合當做處凡事皆有箇體皆有箇當然處問是體段之體否曰也是如此又問如爲朝廷有朝廷之體爲一國有一國之體爲州縣有州縣之體否曰然是箇大體有格局當做處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訐除盜賊勸農桑抑末作如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

消朋黨如爲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贓吏除暴斂均力役這箇都是定底格局合當如此做或問云云曰不消如此說只怕人傷了那大體如大事不曾做得却以小事爲當急便害了那大體如爲天子近臣合當謇諤正直又却恬退寂默及至處鄉里合當閉門自守躬廉退之節又却向前要做事這箇便都傷了那大體如今人議論都是如此合當舉賢才而不舉而曰我遠權勢合當去姦惡而不去而曰不爲已甚且如國家遭汴都之禍國於東南所謂大體者正在於復中原雪讐恥却曰休兵息民兼愛南北正使眞箇能如此猶不是况爲此說者其實只是懶計而已

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非以公爲仁須是公而以人體之伊川自曰不可以公爲仁世有以公爲心而慘刻不恤者須公而有惻隱之心此工夫却在人字上蓋人體之以公方是仁若以私欲則不仁矣

伯豐說敬而無失則不偏不倚斯能中矣曰說得慢了只敬而無失便不偏不倚只此便是中

李丈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如何曰易是自然造化聖人本意只說自然造化流行程子是將來就人身上說敬則這道理流行不敬便間斷了前輩引經文多是借來說已意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孟子意是說做工夫處程子却引來鳶飛魚躍處說自然道理若知得鳶飛魚躍便了此一語又如必有事焉程子謂有事於敬此處那有敬意亦是借來做自已說孟子所謂有事只是集義

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天地人只是一箇道理天地設位而變易之理不窮所以天地生生不息人亦全得此理只是氣稟物欲所昏故須持敬治之則本然之理自無間斷曰也是如此天地也似有箇主宰方始恁地變易便是天地底敬天理只是直上去更無四邊滲漏更無走作

問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

物曰下面是伊川解易上句後一句又是覆解此
意在乎以立己爲先應事爲後今人平日講究所
以治國平天下之道而自家身己全未曾理會得
若能理會自家身己雖與外事若茫然不相接然
明德在這裏了新民只見成推將去
問程子謂有主則虛又謂有主則實曰有主於中外
邪不能入便是虛有主於中理義甚實便是實
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此重在主字上有主
則虛虛則邪不能入重在敬字上言敬則自虛靜
故邪不得而奸之也

問伊川答蘇季明云求中於喜怒哀樂却是已發某
觀延平亦謂驗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爲如何此說
又似與季明同曰但欲見其如此耳然亦有病若
不得其道則流於空故程子云今只道敬又問既
發未發不合分作兩處故不許如中庸說固無害
曰然
用之問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一條曰
此條記得極好只中間說謂之無物則不可然靜

中須有箇覺處此二句似反說無物字恐當作有
物字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只是戒慎乎其
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全未有一箇動綻大綱
且約住執持在這裏到謹獨處便是發了莫見乎
隱莫顯乎微雖未大段發出便已有一毫一分見
了便就這處分別從善去惡雖耳無聞目無見然
見聞之理在始得雖是耳無聞目無見然須是常
有箇主宰執持底在這裏始得不是一向放倒又
不是一向空寂了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是此意否

曰此亦是有意了便是已發只是敬而無失所以
爲中大綱且執持在這裏下面說復卦便是說靜
中有動不是如瞌睡底靜中間常自有箇主宰執
持後又說艮卦又是說動中要靜復卦便是一箇
大翻轉底艮卦艮卦便是兩箇翻轉底復卦復是
五陰下一陽艮是二陰上一陽陽是動底物事陰
是靜底物事
蘇季明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
生伊川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事事能專一

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專一而今學問只是要一箇專一若參禪修養亦皆是專一方有功脩養家無底事他硬想成有釋氏有底硬想成無只是專一然他底却難自家道理本來却是有只要人去理會得却甚順却甚易

或問程子有言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此說發明得好曰此程子爲學者言之若聖人分上則不如此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曰痛舍則大段

費力矣

程子曰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所謂文章者便是文飾那謹權審量讀法平價之類耳

問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只是要得誠意素孚否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到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爲王莽矣揚雄不曾說到此後世論治皆欠此一意

游定夫編明道語言釋氏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呂與叔編則曰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則與直內底也不是又曰敬以直內所以義以方外也又曰游定夫晚年亦學禪

問佛家如何有敬以直內曰他有箇覺察可以敬以直內然與吾儒亦不同他本是箇不耐煩底人故盡欲掃去吾儒便有是有無是無於應事接物只要處得是

問顏子春生孟子幷秋殺盡見曰仲尼無不包顏子

方露出春生之意如無伐善無施勞是也使此更不露便是孔子孟子便如秋殺都發出來露其才如所謂英氣是發用處都見也

或問尹和靖言看語錄伊川云某在何必看此此語如何曰伊川在便不必看伊川不在了如何不看只是門人所編各隨所見淺深却要自家分別他是非前輩有言不必觀語錄只看易傳等書自好天下亦無恁地道理如此則只當讀六經不當看論孟矣

問遺書中有十餘段說佛處似皆云形上直內與聖人同却有一兩處云要之其直內者亦自不是此語見得甚分明不知其他所載莫是傳錄之差曰固是幾經李端伯呂與叔劉質夫記便真至游定夫便錯可惜端伯與叔質夫早喪使此三人者在於程門之道必有發明可學謂此事所係非輕先生盍作一段文字爲辨明之曰須待爲之因說芮國器嘗云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如何要排佛曰只爲無二道故著不得他佛法只是作一無頭

話相欺誑故且恁地過若分明說出便窮

記錄言語難故程子謂若不得某之心則是記得他底意思今遺書某所以各存所記人之姓名者蓋欲人辨識得耳今觀上蔡所記則十分中自有三分以上是上蔡意思了故其所記多有激揚發越之意游氏所記則有溫純不決之意李端伯所記則平正質夫所記雖簡約然甚明切看得來劉質夫那人煞高惜乎不壽

伊川語各隨學者意所錄不應一人之說其不同如此游錄語慢上蔡語險劉質夫語簡永嘉諸公語絮

李端伯語錄宏肆劉質夫語記其髓

坐客有問侯先生語錄異同者曰侯氏之說多未通胡先生嘗薦之羅（沈錄作楊）後延平先生與相會頗謂胡先生稱之過當因言其人輕躁不定羅先生雖以凜然嚴毅之容與相待度其頗難之但云其游程門之久甚能言程門之事然於道理未有所見故其說前後相反沒理會有與龜山一書

張思叔語錄多作文故有失其本意處不若只錄語錄爲善

先生問近來全無所問是在此做甚工夫義剛對數日偶看遺書數版入心遂乘興看數日先生曰遺書錄明道語多有只載古人全句不添一字底如曰思無邪如曰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皆是亦有重出者是當時舉此句教人去思量先生語至此整容而誦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曰便是聖人也要神明這箇本是一箇靈聖底物

事自家齊戒便會靈聖不齊戒便不靈聖古人所以七日戒三日齊胡叔器曰齊戒只是敬曰固是敬但齊較謹於戒湛然純一之謂齊肅然警惕之謂戒到湛然純一時那肅然警惕也無了

論日之行到寅寅上光到卯卯上光電是陰陽相軋如以石相磨而火生長安西風而雨因食韭言天地間寒暖有先後或傳京師少雷恐是地有高下霹靂震死是惡氣相擊搏凡此數條者果皆有此理否曰此皆一時談論所及學者記錄如此要之

天地陰陽變化之機日月星辰運行之度各有成說而未可以立談判也明道詩有思入風雲變態中之語前輩窮理何事不極其至今所疑數條其間必自有說

問程子說性一條云學者須要識得仁體若知見得便須立誠敬以存之是如何曰公看此段要緊是那句曰是誠敬二字上曰便是公不會看文字他說要識仁要知見得方說到誠敬末云吾之心即天地之心吾之理即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即一歲之運這幾句說得甚好人也會解得只是未必實見得向編近思錄欲收此段伯恭以為怕人曉不得錯認了程先生又說性即理也更說得親切曰佛氏所以得罪於聖人止緣他只知有一身而不知有天地萬物曰如今人又忒煞不就自身已理會

問程子曰天下善惡皆天理何也曰惻隱是善於不當惻隱處惻隱即是惡剛斷是善於不當剛斷處剛斷即是惡雖是惡然原頭若無這物事却如何

做得本皆天理只是被人欲反了故用之不善而為惡耳

問善惡皆天理如何曰此只是指其過處言如惻隱之心仁之端本是善纔過便至於姑息羞惡之心義之端本是善纔過便至於殘忍故他下面亦自云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

問遺書首卷體道之說曰體猶體當體究之體言以自家身已去體那道蓋聖賢所說無非道者只要自家以此身去體他令此道為我之有也如克已

便是體道工夫。

謝氏記明道語，既得後須放開。此處恐不然。當初必是說既得後自然從容不迫，他記得意錯了。謝氏後來便是放開，周恭叔又是放倒。因舉伊川謂持之太甚便是助長，亦須且恁去。助長固是不好，然合下未能到從容處，亦須且恁去，猶愈於不能執捉者。

伯豐問：程子曰覺悟便是信，如何？曰：未覺悟時，不能無疑，便半信半不信。已覺悟了，別無所疑，即是信。

居甫問：伊川云隨時變易，乃能常久。不知既變易，何以反能久？曰：一出一入，乃能常。如春夏秋冬，乃天地之常久。使寒而不暑，暑而不寒，安能常久。

呂舍人記伊川說人有三不幸，以為有高才能文章，亦謂之不幸，便是這事乖。少間盡被這些子能解擔閣了一生，更無暇子細理會義理，只從外面見得些皮膚，便說我已會得，筆下便寫得去，自然無暇去講究那精微。被人扛得來大，又被人以先生長者目我，更不去下問，少間傳得滿鄉滿保，都是這般種子。橫渠有一段說人多為人以前輩見處，每事不肯下問，壞了一生。我寧終身不知，此段最好看。

問：伊川言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孔子微服而過宋相類。曰：舜知象之將殺己，而象憂則亦憂，象喜則亦喜；孔子知桓魋必不能害，而又微服過宋。此兩事若相拗，然皆是道並行而不相悖，故云相類。非謂舜與孔子事一一相類也。

問：明道行狀謂未及著書，而今有了翁所跋中庸，何如？曰：了翁初得此書，亦疑行狀所未嘗載，後乃謂非明道不能為此。了翁之姪幾叟，龜山之婿也。翁移書曰：近得一異書，吾姪不可不見。幾叟至，次日翁冠帶出此書。幾叟心知其書非是，未敢言。翁問曰：何疑？曰：以某聞之龜山，乃與叔初年本也。翁始覺，遂不復出。近日陸子靜力主以為真明道之書。某云：却不要與某爭。某所聞甚的，自有源流，非強說也。兼了翁所舉知仁勇之類，却是道得著；至子靜所舉，沒意味也。

程先生幼年屢說須要井田封建。到晚年又說難行。見於暢潛道錄。想是他經歷世故之多。見得事勢不可行。

范純父言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為本分不為害。伊川曰。只為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卻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伊川云。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先生云。某因說甚長之意思之。後來人只是投家狀便是陳乞了。以至入仕事事皆然。古者人有才德。卽舉用。當時這般封贈。朝廷自行之。何待陳乞。程先生之意恐然也。觀後來郊恩都不曾為太中陳請。則乞封贈。程先生亦不為之矣。

魯叔問溫公薨。背程子以郊禮成賀而不弔。如何。曰。這也可疑。或問賀則不弔。而國家事體又重。則不弔似無可疑。曰。便是不恁地。所以東坡謂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卽不聞歌則不哭。蓋由哀而樂則難。由樂而哀則甚易。且如早作樂而暮聞親屬緦麻之戚。不成道既歌則不哭。這箇是一腳長一腳短。不解得乎。如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不成道辭亦當三。這所在以某觀之。也是伊川有些過處。

問伊川奪嫡之說。不合禮經。是當時有遺命。抑後人為之耶。先生曰。亦不見得。如何只侯師聖如此說。

問此說是否。曰。亦不見得是如何。

遺書說老子言雜。陰符經卻不雜。然皆竊測天道而未盡者也。程先生可謂言約而理盡。括盡二書曲折。

外書錄伊川語。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

理受用。儒者讀書。卻只閑了。都無用處。又明道嘗至禪房。方飯。見其趨進揖遜之盛。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二說如何。曰。此皆歎辭也。前說歎後之學者不能著實做工夫。所以都無用處。後說歎吾儒禮儀反為異端所竊取。但其間記錄未精。故語意不圓。所以為可疑耳。

伊川謂釋氏之見如管中窺天。只見直上。不見四旁。某以為不然。釋氏之見。蓋是瞥見水中天影耳。

問昨日先生說佛氏但願空諸所有。此固不是。然明

道嘗說胷中不可有一事如在試院推算康節數。明日問之便已忘了此意。恐亦是空諸所有底意。曰此出上蔡語錄中。只是錄得他自意。無這般條貫。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孟子必有事焉而勿忘。何嘗要人如此。若是箇道理須著存取。只如易繫說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亦只是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意。在他們說便如鬼神變怪有許多不可知底事。

明道詩不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龜山語錄說是時

事梅臺詩亦說時事 以上語類六十八條

先生之道即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所傳之道。先生之書即所以發明六經孔孟之書。初非別有玄妙奇特自為一家之說。而與古之聖賢異軌殊轍也。世之君子固未必嘗讀其書。而驟詆其書亦未能遽曉。是蓋不惟不知程氏之學。實乃并與古昔聖賢之學而不知之也。答李誠之

明道答橫渠書誠似太快。然其間理致血脈精密貫通。儘須翫索。如大公順應自私用智。忘怒觀理。便與主敬窮理互相涉入。不可草草看過。如上文既云以其情順萬事。即其下云而無情亦自不妨。答孫季和

定性書首尾雖非要切之辭。然明道謂橫渠實父表弟。聞道雖有先後。然不應以聞道之故傲其父兄如此。語錄說二先生與學者語有不合處。明道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云不是。明道氣象如此。與今所刪之書氣象類乎不類乎。且文定答學者書。雖有不合亦甚宛轉。不至如此無含蓄。況明道乎。

今如此刪去。不過是減得數十箇閒字。而壞却箇從容和樂底大體氣象。恐文定亦是偶然一時意思。欲直截發明向上事。更不暇照管此等處。或是當時未見全本。亦不可知。今豈可曲意徇從耶。向見李先生本出龜山家。猶雜以游察院之文。此訪得游集。乃知其誤。以白先生。先生歎息曰。此書所自來可謂端的。猶有此誤。況其他又可盡信耶。只此便是虛已從善。公平正大之心。本亦不是難事。但今人先著一箇私意橫在肚裏。便見此等事

爲難及耳。（與劉共父）

故端殿上饒汪公鎭蜀時。嘗得此帖。又見邵博所論而疑之。因錄見寄。而使審其眞僞。某時爲公言。楊遵道記先生嘗語學者。讀易如素未讀。不曉文義。必先熟讀三家。然後却有用心處。其說正與此合。然味其言固有抑揚。非以易之說爲盡於三家所言也。此帖實出先生。博言不足爲病。且尋繹通貫之云。又眞讀書之法。近世學者闕理不精。正坐讀書太草草耳。況春秋大義數十。炳若日星。固已見於傳序。而此所謂不容遺忘者。又非先生決不能道也。夫三綱五常大倫大法。有識以上。卽能言之。而臨小利害。輒已失其所守。正以學不足以全其本心之正。是以無所根著而忘之耳。既有以自信其不容遺忘。又不覺因事而形於筆札之閒。非先生之德盛仁熟。左右逢源。能及是耶。（書伊川先生帖後）

燔嘗疑伊川平日斷不肯與人作墓誌。不知其意何在。至太中及明道。又却用之。而其叔父姪女之類。亦復自作。何也。曰。伊川先生初無斷不作誌之說。疑以不能甚工於文。又或未必得其事實。故少作耳。集中亦有叔父墓誌者。施之於家。可無前一者之慮也。（答李敬子）

諸先生解經不同處多。雖明道伊川亦自有不同處。蓋或有先後得失之殊。或有一時意各有指。不可強牽合爲一說也。（答呂伯恭別紙）

程氏書初出時。人以其難得而珍貴之。然未必皆能講究而踐行之也。近年以來傳者浸廣。而後人知其如絲麻穀粟之不可一日無。然眞能好之而不合者則亦鮮矣。（書今參仲家藏二程先生語錄後 ○ 以上文集七條）

張子

叔器問。橫渠似孟子否。曰。一人是一樣。規模各不同。橫渠嚴密。孟子宏闊。孟子是箇有規矩底康節。安卿曰。他宏闊中有縝密處。每常於所謂不見諸侯何也。曰不敢也。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此兩處。見得他存心甚畏謹。守義甚縝密。曰。固是。至之曰。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

問。孔子六經之書。盡是說道理內實事。故便覺得此

道大自孟子以下如程張之門多指說道之精微學之要領與夫下手處雖甚親切易見然被他開了四至便覺規模狹了不如孔子六經氣象大曰後來緣急欲人曉得故不得不然然亦無他不得若無他說破則六經雖大學者從何處入頭橫渠最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其後學者少有能如橫渠輩用功者近看得橫渠用功最親切直是可畏學者用功須是如此親切

問丘次孟云諸先生說話皆不及小程先生雖大程

亦不及曰不然明道說話儘高邵張說得端的處儘好且如伊川說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大段寬而不切如橫渠說心統性情這般所在說得的當又如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也直卿曰如何曰程子之說固好但只渾淪在這裏張子之說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在曰如所謂功用則謂之鬼神也與張子意同曰只爲他渾淪在那裏

西銘一篇首三句却似人破義題天地之塞帥兩句恰似人做原題乃一篇緊要處民吾同胞至無告者也乃統論如此于時保之以下是做處以下論張子書

問西銘之義曰緊要血脈盡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上上面乾稱父至混然中處是頭下面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便是箇項下面便撒開說說許多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云云盡是從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說來到得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這志便只是那天地之帥吾其性底志爲人子便要述得父之事繼得父之志如

此方是事親如事天便要述得天之事繼得天之志方是事天若是違了此道理便是天之悖德之子若害了這仁便是天之賊子若是濟惡不悛便是天之不才之子若能踐形便是天之克肖之子這意思血脈都是從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說緊要都是這兩句若不是此兩句則天自是天我自是我有何干涉

問西銘自乾稱父坤稱母至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處是仁之體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曰若言同

胞吾與了。便說著博施濟衆。却不是。所以只說教人做工夫處只在敬與恐懼。故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能常敬而恐懼。則這箇道理自在。又曰。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下面一句事親。一句事天。如匪懈無忝是事親。不愧屋漏存心養性是事天。下面說事親兼常變而言。如曾子是常。舜伯奇之徒皆變。此在人事言者如此。天道則不然。直是順之無有不合者。

林問一問。西銘只是言仁孝繼志述事。曰。是以父母

比乾坤。主意不是說孝。只是以人所易曉者。明其所難曉者耳。

問。西銘。曰。更須子細看他說理一而分殊。而今道天地不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裏一徹上徹下。都卽是一箇氣。都透過了。又曰。繼之者善。便是公共底。成之者性。便是自家得底。只是一箇道理。不道是這箇是那箇不是。如水中魚。肚中水便只是外面水。

問。向日曾以西銘仁孝之理請問。先生令截斷橫看。文蔚後來見得孝是發見之先。仁是天德之全。事親如事天。卽是孝。自此推之。事天如事親。卽仁矣。老吾老。幼吾幼。自老老幼幼之心推之。至於疲癃殘疾。皆如吾兄弟顚連而無告。方始盡。故以敬親之心。不欺闇室。不愧屋漏。以敬其天。以愛親之心。樂天循理。無所不順。以安其天。方始盡性。竊意橫渠大意只是如此。不知是否。曰。他不是說孝。是將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人

且逐日自把身心來體察一遍。便見得吾身便是天地之塞。吾性便是天地之帥。許多人物生於天地之間。同此一氣。同此一性。便是吾兄弟黨與。大小等級之不同。便是親疏遠近之分。故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不至。愛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頓得好。令我富貴崇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頓得不好。令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勞而不怨。徐子融曰。先生謂事親是事天底樣子。只此一句。說盡西銘之意矣。

西銘說是形化底道理。此萬物一源之性。太極者自外而推入去。到此極盡。更沒去處。所以謂之太極。
問氣块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曰此張子所謂虛空即氣也。蓋天在四畔。地居其中。減得一尺地。遂有一尺氣。但人不見耳。此是未成形者。問虛實以陰陽言否。曰以有無言。及至浮而上。降而下。則已成形者。若所謂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即是氣之渣滓。要之皆是示人以理。
問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言機言始。莫是

說理否。曰此本只是說氣。理自在其中。一箇動。一箇靜。便是機處。無非教也。教便是說理。又曰此等言語。都是經鍛鍊底語。須熟念細看。
問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舊聞履之記先生語云。游氣紛擾。當橫看。陰陽兩端。當直看。方見得。是否。曰也似如此。只是晝夜運而無息者。便是陰陽之兩端。其四邊散出紛擾者。便是游氣。以生人物之萬殊。某嘗言正如麪磨相似。其四邊只管層層撒出。正如天地之氣運轉無已。只管層層生出人物。其中有粗有細。故人物有偏有正。有精有粗。
又問氣块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是言一氣混沌之初。天地未判之時。爲復亙古今如此。曰只是統說。只今便如此。問升降者是陰陽之兩端。飛揚者是游氣之紛擾否。曰此只是說陰陽之兩端。下文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此正是說陰陽之兩端。到得其感遇聚散。爲雨露。爲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以下。却正是說游氣之

紛擾者也。
問無非教也。都是道理在上面發見。曰然。因引禮記中天道至教。聖人至德一段。與孔子予欲無言一段。天地與聖人都一般。精底都從那粗底上發見。道理都從氣上流行。雖至粗底物。無非是道理發見。天地與聖人皆然。
游氣陰陽。陰陽即氣也。豈陰陽之外。又復有游氣。所謂游氣者。指其所以賦與萬物。一物各得一箇性命。便有一箇形質。皆此氣合而成之也。雖是如此。

而所謂陰陽兩端成片段滚將出來者固自若也。亦猶論太極物物皆有之。而太極之體、未嘗不存也

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易曰、陰陽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陰陽之循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之紛擾也。

橫渠謂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此數句。是從赤心片片說出來。荀揚豈能到

用之問性爲萬物之一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非惟己有是。而人亦有是。非惟人有是。而物亦有是。

惟心無對。心統性情。二程却無一句似此切。

心統性情。性情皆因心而後見。心是體。發於外謂之用。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惻隱之心。性情上都下箇心字。仁人心也。是說體。惻隱之心。是說用。必有體而後有用。可見心統性情之義。

精熟義理而造於神。事業定乎內。而乃所以求利乎外也。通達其用。而身得其安。素利乎外。而乃所以致養其內也。蓋內外相應之理。

德性若不勝那氣稟。則性命只由那氣。德性能勝其氣。則性命都是那德。兩者相爲勝負。蓋其稟受之初。便如此矣。然亦非是元地頭不渾全。只是氣稟之偏隔著。故窮理盡性。則善反之功也。性天德命天理。則無不是元來至善之物矣。若使不用修爲之功。則雖聖人之才。未必成性。然有聖人之才。則自無不修爲之理。

問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以立。惡講治之不精。一章。曰、未知立心。則或善或惡。故胡亂思量。惹得許多疑起。既知所立。則是此心已立於善而無惡。便又惡講治之不精。又却用思講治之。思莫非在我這道理之內。如此則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蓋急於可欲之善。則便是無善惡之雜。便是立吾心於不疑之地。人之所以有疑而不果於爲善者。以有善惡之雜。今既有善而無惡。則若決江河以利吾往矣。遜此志。務時敏。雖是低下著

這心以順他道理又却抖擻起那精神敏速以求之則厭倦乃來矣這下面云云只是說一敬字

正蒙說道體處如太和太虛虛空云者止是說氣說聚散處其流乃是箇大輪廻蓋其思慮考索所至非性分自然之知若語道理惟是周子說無極而太極最好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說得有理由氣化有道之名如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然使明道形容此理必不如此說伊川所謂橫

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以清虛一大爲萬物之原有未安等語槩可見矣

問橫渠太虛之說本是說無極却只說得無字曰無極是該貫虛實清濁而言無極字落在中間太虛字落在一邊了便是難說聖人熟了說出便恁地平正而今把意思去形容他却有時偏了明道說氣外無神神外無氣謂清者爲神則濁者非神乎後來亦有人與橫渠說橫渠却云清者可以該濁虛者可以該實却不知形而上者還他是理形而下者還他是器既說是虛便是與實對了既說是清便是與濁對了

問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離明何謂也曰此說似難曉有作日光說有作目說看來只是氣聚則目得而見不聚則不得而見易所謂離爲目是也先生因舉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合當言其形也有以知明之故其不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是却反說何也蓋以形之時此幽之因已在

此不形之際其明之故已在此聚者散之因散者聚之故

正蒙中地純陰天浮陽一段說日月五星甚密

橫渠云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此說好

問橫渠言帝王之命主於民心曰皆此理也民心之所向即天心之所存也

林問神爲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爲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如何是緩辭急辭曰神自是急底

物事綴辭如何形容之如陰陽不測之謂神神無方易無體皆是總辭化是漸漸而化若總辭以形容之則不可

問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他便把博物多能作聞見之知若如學者窮理豈不由此至德性之知曰自有不由聞見而知者

橫渠闢釋氏輪回之說然其說聚散屈伸處其弊却是大輪回蓋釋氏是箇箇各自輪回橫渠是一發和了依舊一大輪回呂與叔集中亦多有此意思

問橫渠有清虛一大之說又要兼清濁虛實曰渠初云清虛一大爲伊川詰難乃云清兼濁虛兼實一兼二大兼小渠本要說形而上反成形而下最是於此處不分明如參兩云以參爲陽兩爲陰陽有太極陰無太極他要强索精思必得於已而其差如此又問橫渠云太虛卽氣乃是指理爲虛似非形而下曰縱指理爲虛亦如何夾氣作一處問西銘所見又的當何故却於此差曰伊川云譬如以管窺天四旁雖不見而其見處甚分明渠他處見錯獨於西銘見得好

橫渠言清虛一大爲道體是於形器中揀出好底來說耳遺書中明道嘗辨之（以上語類三十四條）

叢書云理出乎三才分出於人道西銘專爲理言不爲分設某竊謂西銘之書橫渠先生所以示人至爲深切而伊川先生又以理一而分殊者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蓋乾之爲父坤之爲母所謂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則其分不得而不殊矣故以民爲同

胞物爲吾與者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眞以爲吾之同胞謂之物則非眞以爲我之同類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又況其曰同胞曰吾與曰宗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顚連而無告則於其中間又有如是差等之殊哉但其所謂理一者貫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耳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而二夫子始發明之非一時救弊之言姑以彊此而弱彼也又云西銘止以假塗非終

身之學也其竊謂西銘之言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爲充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爲始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與郭冲晦）

林黃中論西銘予曰無可疑處却是侍郎未曉其文義所以不免致疑其餘未暇悉辨只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一句全錯讀了尤爲明白本文之意蓋曰人皆天地之子而大君乃其適長子所謂宗子有君道者也故曰大君者乃吾父母之宗子爾非如侍郎所說既爲父母又降而爲子也林曰宗子如何是適長子予曰此正以繼禰之宗爲喻爾繼禰之宗兄弟宗之非父母之適長子而何此事他人容或不曉侍郎以禮學名家豈不曉乎林乃俛首無說而去然意象殊不平予還自臨安客有問此曲折者事之既往本無足言而恐學者疑於邵張之學也因命兒輩錄此以示之客因有問者曰太極之論則聞之矣宗子之云殆即莊生所謂知天子與我皆天之所子者子不引之以爲夫子之助何耶予應之曰莊生知天子與我皆天之所子而不知其適庶少長之別知擎跽曲拳爲人臣之禮而不知天理之所自來故常以其不可行於世者爲內直而與天爲徒常以其不得已而强爲者爲外曲而與人爲徒若如其言則是臣之覷其君陰固以爲無異於吾之等夷而陽爲是不情者以虛尊之也孟子所謂楊氏爲我是無君也正謂此爾其與張子之言理一而分殊者豈可同年而語哉（記林黃中辨易西銘）

西銘首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宏大然其所論事天工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乃極親切（答廖季碩）

西銘中申生伯奇事張子但要以此心而事天耳天命不忒自無厭公吉父之惑也（答林一之）

東西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辭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迥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之嘗言蓋學者誠於西

銘之言反覆翫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遂非之失於豪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爲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工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而語哉（答汪尚書）

某自十四五時得兩家之書讀之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孟氏以來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信其必然也（答宋深之○以上文集六條）

邵子

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又恐是李學於穆時說）此意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好

厚之問康節只推到數曰然某問須亦窺見理曰雖窺見理却不介意了

問康節學到不惑處否曰康節又別是一般聖人知天命以理他只是以術然到得術之精處亦非術之所能盡然其初只是術耳

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底人然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纔覺難便拽身退正張子房之流

直卿問康節詩嘗有莊老之說如何曰便是他有些子這箇曰如此莫於道體有異否曰他嘗說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體用自分作兩截曰他又說經綸如何曰看他只是以術去處得這事恰好無過如張子房相似他所以極口稱贊子房也

二程謂其粹而不雜以今觀之亦不可謂不雜曰他說風花雪月莫是曾點意思否曰也是見得眼前這箇好曰意其有與自家意思一般之意曰也是他有這些子若不是却淺陋了

某看康節易了都看別人底不得他說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又都無玄妙只是從來更無人識揚子太玄一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亦只是這箇他却識只是他以三爲數皆無用了

康節之學似揚子雲太玄擬易方州部家皆自三數推之玄爲之首一以生三爲三方三生九爲九州

九生二十七為二十七部九九乘之斯為八十一家首之以八十一所以準六十四卦贊之以七百二十有九所以準三百八十四爻無非以三數推之康節之數則是加倍之法

或問康節數學曰且未須理會數自是有此理有生便有死有盛必有衰且如一朶花含蘂時是將開略放時是正盛爛熳時是衰謝又如看人即其氣之盛衰便可以知其生死蓋其學本於明理故明道謂其觀天地之運化然後頹乎其順浩然其歸

若曰渠能知未來事則與世間占覆之術何異其去道遠矣其知康節者末矣蓋他玩得此理熟了事物到面前便見便不待思量又云康節以四起數疊疊推去自易以後無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齊包括得盡

易是卜筮之書皇極經世是推步之書經世以十二辟卦管十二會綳定時節却就中推吉凶消長堯時正是乾卦九五其書與易自不相干

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直卿云其詩多說閒靜樂底意思太煞把做事了曰這箇未說聖人只顏子之樂亦不恁地看他詩篇篇只管說樂次第樂得來厭了聖人得底如喫飯相似只飽而已他却如喫酒又曰他都是有箇自私自利底意思所以明道有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之說

康節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此間有術者人來問事心下默念則他說相應有人故意思別事不念及此則其說便不應問姓幾畫

口中默數則他說便著不數者說不著

因論學者輕俊者不美朴厚者好因說章惇邢恕當時要學數於康節康節見得他破不肯與之明道亦識得邢語錄中可見凡先生長者惜才不肯大段說破萬一其有回意揚因問當時邵傳與章邢使其知前程事時須不至如此之甚曰不可如此說後又問云使章邢先知之他更是放手做是虎而翼者也又因說康節當時只是窮得天地盈虛消息之理因以明得此數要之天地之理却自是

當知數亦何必知之伊川謂雷自起處起何必推知其所起處惟有孟子見得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但有今日都不須問前面事但自盡明日死也不可知更二三十年在世也不可知只自脩何必豫知之

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徹於小小節目上猶有疎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却於大體上有未瑩處用之云康節善談易見得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嘗有簡與横渠云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他說看某嘗說此便是伊川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不如此以上語類十三條

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先生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溫公橫渠之間則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和靖之言恐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爲不同道之比妄意其然不識台意以爲然否抑康節之學抉摘窈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污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比之溫公欲護名教而不言者又有間矣答汪尚書○文集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四

道統三

程子門人

程門弟子親炙伊川。亦自多錯。蓋合下見得不盡。或後來放倒。蓋此理無形體。故易差。有百般滲漏。以下總論

問程門誰真得其傳。曰也不盡見得。如劉質夫朱公掞張思叔輩。又不見他文字。看程門諸公力量見識。比之康節橫渠皆趕不上。

程子門下諸公便不及。所以和靖云。見伊川不曾許一人。或問伊川稱謝顯道王佐才。有諸。和靖云。見伊川說謝顯道好。只是不聞王佐才之語。劉子澄編續近思錄。取程門諸公之說。某看來其間好處固多。但終不及程子。難於附入。

呂與叔文集煞有好處。他文字極是實。說得好處如千兵萬馬。飽滿伉壯。上蔡雖有過當處。亦自是說得透。龜山文字却怯弱。似是合下會得易。

問尹和靖立朝議論。曰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他語錄中說涵養持守處。分外親切。有些朝廷文字。多是呂稽中輩代作。問龜山立朝。却有許多議論。曰龜山雜博。是讀多少文字。

看道理不可不子細。程門高第。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梢皆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們只見上一截。少下面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

學者氣質上病最難救。如程門謝氏。便如師也過。游與楊便如商也不及。皆是氣質上病。向見無爲一醫者善用鍼。嘗云。是病可以鍼而愈。惟胎病爲難治。

蔡云。不知伊川門人如此其衆。何故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楊亦不久親炙。曰也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曾盡心。在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邵康節從頭到尾。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資禀便較高。他也去仕宦。

只他這所學自是從合下直到後來所以有成某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終不解得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須是喫些苦極方得蔡云上蔡也雜佛老曰只他見識又高蔡云上蔡老氏之學多龜山佛氏之說多游氏只雜佛呂與叔高於諸公曰然這大段有筋骨惜其早死若不早死也須理會得到蔡又因說律管云伊川何不理會想亦不及理會還無人相共理會然康節所理會伊川亦不理會曰便是伊川不肯理會這般

所在

游楊謝諸公當時已與其師不相似卻似別立一家謝氏發明得較精彩然多不穩貼和靖語卻實然意短不似謝氏發越龜山語錄與自作文又不相似其文大故照管不到前面說如此後面又都反了緣他只依傍語句去皆是不透龜山年高與叔年四十七他文字大綱立得腳來健多有處說得好又切若有壽必煞進游定夫學無人傳無語錄他晚年嗜佛在江湖居多有尼出入其門他眼前分曉信得及底儘踐履得到其變化出入處看不出便從釋去亦是不透和靖在虎丘每日起頂禮佛鄭曰亦念金剛經他因趙相入侍講筵那時都說不出都奈何不得人責他事業答曰每日只講兩行書如何做得致君澤民事業高宗問程某道孟子如何答曰程某不敢疑孟子如此則是孟子亦有可疑處只不敢疑爾此處更當下兩語卻住了他也因患難後心神耗了龜山那時亦不應出侯師聖太粗疏李先生甚輕之來延平看親羅仲素往見

之坐少時不得只管要行此亦可見其粗疏處張思叔敏似和靖伊川稱其樸茂然亦狹無展拓氣象收得他雜文五六篇其詩都似羅綠他初是行者出身郭沖晦有易文字說易卦都從變上推聞一二卦推得豈可都要如此近多有文字出無可觀周恭叔謝用休趙彥道鮑若雨那時溫州多有人然都無立作王信伯乖鄭問他說中無倚著又不取龜山不偏說何也曰他謂中無偏倚故不取不偏說鄭曰胡文定只上蔡處講得些子來議論

全似上蔡（如獲麟以天自處等）曾漸又胡文定處討得些子曰文定愛將聖人道理張大說都是勉强如此不是自然流出曾漸多是禪

問郭冲晦何如人曰西北人氣質重厚淳固但見識不及如兼山易中庸義多不可曉不知伊川晚年接人是如何問游楊諸公早見程子後來語孟中庸說先生猶或以爲疎略何也曰游楊諸公皆才高又博洽略去二程處參較所疑及病敗處各能自去求雖其說有疎略處然皆通明不似兼山輩

立論可駭也（以上語類十條）

謝楊二先生事頃見胡明仲家所記侯師聖之言有曰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顙有泚其憤悱如此此語却與羅公所記暗合恐與所謂玩物喪志者有不相害蓋世固有人聰明辨博而不敏於聞道者矣惟其所趣不謬於道而志之不舍是以卒有所聞而其所聞必皆力行深造之所得所以光明卓越直指本原姑以語錄論語解之屬詳考卽可知矣如語解中論子

路有聞一章可見其用力處也龜山却是天質粹美得之平易觀其立言亦可見（答汪尚書）

某謂程門諸子之書見其所論爲學之方有不同者因以程子之言質之而竊記之如左○胡氏曰物物致察宛轉歸己楊氏曰物不可勝窮也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程子曰所謂窮理者非必盡窮天下之物又非只窮一物而衆理皆通但要積累多後脫然有貫通處又曰物我一理才明彼卽曉此不必言因見物而反求諸身也然語其

大至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胡氏曰只於已發處用功却不枉費心力楊氏曰未發之際以心體之則中之體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程子曰思於未發之前求中卽是已發但言存養於未發之時則可惟涵養久則喜怒哀樂之發自中節矣又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能敬則自知此矣○謝氏曰明道先生先使學者有所知識却從敬入又曰旣有知識窮得物理却從敬上涵養出來自

然是別。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尹氏曰。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存此久之。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右諸說之不同者。以程子之言質之。唯尹氏之言爲近。所少者。致知集義之功耳。不知其言之序有未及耶。抑其意

果盡於此也。然大本既立。則亦不患無地以崇其德矣。故愚於此竊願盡心焉。因書其後以自詔云。記程門諸子論學同異○以上文集二條

看呂與叔論選舉狀。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貢法以取賢斂才。立試法以試用養才。立辟法以興能備用。立舉法以覆實得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先生曰。其論甚高。使其不死。必有可用。論呂與叔

上蔡語雖不能無過。然都是確實做工夫來。以下論謝顯道

謝氏謂去得矜字。後來矜依舊在。說道理愛揚揚地。

上蔡云。釋氏所謂性。猶吾儒所謂心。釋氏所謂心。猶吾儒所謂意。此說好。

問謝氏以覺訓仁。謂仁爲活物。要於日用中覺得活物。便見仁體。而先生不取其說。何也。曰。若是識得仁體。則所謂覺。所謂活物。皆可通也。但他說得自有病痛。畢竟如何是覺。又如何是活物。又却別將此箇意思。去覺那箇活物。方寸紛擾。何以爲仁。如說克己復禮。己在何處。克又如何。豈可以活物覺

之而已也。

上蔡言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是說得過當。只是於訓詁處尋繹踐履去。自然下學上達。

國秀問上蔡說橫渠以禮教人。其門人下梢頭低。只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困。無所見處。如何。曰。觀上蔡說得又自偏了。這都看不得禮之大體。所以都易得偏。如上蔡說橫渠之非。以爲欲得正容謹節。這自是好。如何廢這箇得。如專去理會刑名度數。固不得。又全廢了這箇也不得。如上蔡說。便

非曾子籩豆則有司存。本末並見之意。後世如有作者。必不專泥於刑名度數。亦只整頓其大體。如孟子在戰國時。已自見得許多瑣碎不可行。故說喪服經界諸處。只是理會大體。此便是後來要行古禮之法。

上蔡曾有手簡云。大事未辦。李先生謂不必如此。死而後已。何時是辦。以上語類八條

上蔡堯舜事業橫在胸中之說。若謂堯舜自將已做了底事業橫在胸中。則世間無此等小器量底堯

舜。若說學者。則凡聖賢一言一行。皆當潛心黙索。要識得他底蘊。自家分上一一要用。豈可不存留在胸次耶。明道玩物喪志之說。蓋是箴上蔡記誦博識而不理會道理之病。渠得此語。遂一向掃蕩。直要得胸中曠然無一豪所能。則可謂矯枉過其正矣。觀其論曾點事。遂及列子御風。以為易做。則可見也。大抵明道所謂與學者語。如扶醉人。真是如此。來諭有懲創太過之說。亦正謂此。吾人真不可不深自警察耳。答呂伯恭別紙○文集

龜山天資高。樸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某嘗謂這般人。皆是天資出人。非假學力。如龜山極是簡易。衣服也只據見定。終日坐在門限上。人犯之亦不較。其簡率皆如此。以下論楊中立

問龜山晚歲一出。為士子詬罵。果有之否。曰。他當時一出。追奪荊公王爵。罷配享夫子。且欲毀劈三經板。士子不樂。遂相與聚問三經有何不可。輒欲毀之。當時龜山亦謙避之。問或者疑龜山此出為無補於事。徒爾紛紛。或以為大賢出處。不可以此議。

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以上語類二條

楊陳二公論易。有不同者。而楊公之詞平緩如此。夫二公之間。豈有所嫌疑畏避而然哉。亦其德盛仁熟。而自無鄙倍耳。楊公於先天之學。有所未講。則闕而不論。其不自欺又如此。尤後學之所宜取法也。書楊龜山帖後

問楊氏言仁義不足以盡道。恐未安。易只說立人之

道曰仁與義曰仁義不足以盡道。游楊之意大率多如此。蓋爲老莊之說陷溺得深。故雖親聞二先生之言。而不能虛心反覆著意稱停。以要其歸宿之當否。所以陽離陰合。到急滾處。則便只是以此爲主也。此爲學者深切之戒。然欲論此。更須精加考究。不可只恃曰仁與義之言。而斷以爲必然也。近得龜山列子說一編。讀了令人皇恐。不知何故。直到如此背馳也。答萬正淳○以上文集二條

游定夫德性甚好。以下論游定夫

游定夫嶽廟初爲察院。忽申本臺乞外。如所請。志完駭之。定夫云。公何見之晩。如公亦豈能久此。

胡氏記侯師聖語曰。仁如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一息間斷。此說好。以下論侯師聖○以上語類三條

侯子論語抄畢內上。其間誤字顯然者。已輒爲正之矣。但其語時有不瑩。豈其不長於文字而然耶。抑別有以也。頃在豫章見阜卿所傳語錄。有尹和靖所稱伊川語云。侯師聖議論只好隔壁聽。詳味此言。以驗此書。竊謂其學大抵明白勁正。而無深潛縝密。沈浸醲郁之味。故於精微曲折之際。不免疏略。時有罅縫。不得於言。勿求諸心。乃其所見所存。有此氣象。非但文字之疵也。狂妄輒爾輕議前輩。可謂不韙。然亦講學之一端。所不得避。與張欽夫別紙○文集

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以下論尹彥明

和靖赴樂會。聽曲子。皆知之。亦歡然。但拱手安足處。終日未嘗動也。在平江時。累年用一扇。用畢置架上。凡百嚴整有常。有僧見之云。吾不知儒家所謂

周孔爲如何。然恐亦只如此也。

和靖持守有餘。而格物未至。故所見不精明。無活法。以上語類三條

和靖兩書。昔常見之。其謹於傳疑之意則是。而遂欲禁絕學者。使不復觀。則恐過矣。如以春秋改用夏時爲無此說。以傳爲案。經爲斷。爲背於理。則疑其考之未精。或未盡聞他人所聞。而欲一以己所聞者槩之之失也。春秋傳乃伊川所自著。其詞有曰。

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若果無改用夏時之意則此說復何謂乎兆序文所引論語之言尤為明白不可謂初未嘗有此意也又門人所記有答黄聲隅之語謂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者蓋見於兩家之書是亦猶所謂傳為案經為斷之意而豈二人所記不期而皆誤乎推此兩條則凡和靖所謂非先生語者恐特他人聞之而和靖亦未聞耳今疑信未分而不復思繹遽以一偏之說盡廢衆人所傳之書似不若盡存其說而深思熟講以考其真偽得失之為善也况明道行狀云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聞耳觀此則伊川之意亦非全不令學者看語錄但在人自著眼看耳如論語之書亦是七十子之門人纂錄成書今未有以為非孔子自作而棄不讀者此皆語錄不可廢之驗幸更深察之答韓無咎

論語尹先生說句句有意味可更翫之不可以為常談而忽之也答許順之〇以上文集二條

張思叔與人作思堂記言世間事有當思者有不當

思者利害生死不當思也如見某物而思終始之云云此當思也論張思叔

郭子和性論與五峰相類其言曰目視耳聽性也此語非也視明而聽聰乃性也箕子分明說視曰明聽曰聰若以視聽為性與僧家作用是性何異五峰曰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欲君子小人者天理人欲而已矣亦不是蓋好善惡惡乃性也論郭立之〇以上語類二條

呂公家傳深有警悟人處前輩涵養深厚乃如此但其論學殊有病如云不主一門不私一說則博而雜矣如云直截勁捷以造聖人則約而陋矣舉此二端可見其本末之皆病此所以流於異學而不自知其非耶而作此傳者又自有不可曉處如云雖萬物之理本末一致而必欲有為此類甚多不知是何等語又義例不明所載同時諸人或名或字非褒非貶皆不可考至於蘇公則前字後名尤無所據豈其學無綱領故文字亦象之而然耶最後論佛學尤可駭歎程氏之門千言萬語只要見

儒者與釋氏不同處而呂公學於程氏意欲直造聖人盡其平生之力乃反見得佛與聖人合豈不背戾之甚哉夫以其資質之粹美涵養之深厚如此疑若不叛於道而窮理不精錯謬如此流傳於世使有志於道而未知所擇者坐為所惑蓋非特莠之亂苗紫之亂朱而已也（答呂原明○林擇之○文集）

問文定却是卓然有立所謂非文王猶興者曰固是他資質好在太學中也多聞先生師友之訓所以能然嘗得穎昌一士人忘其姓名問學多得此人

警發後為荊門教授龜山與之為代因此識龜山因龜山方識游謝不及識伊川自荊門入為國子博士出來便為湖北提舉是時上蔡宰本路一邑文定却從龜山求書見上蔡既到湖北遂遣人送書與上蔡上蔡既受書文定乃往見之入境人皆訝知縣不接監司論理上蔡既受他書也是難為出來接他既入縣遂先脩後進禮見之畢竟文定之學後來得於上蔡者為多他所以尊上蔡而不甚滿於游楊二公看來游定夫後來也是郎當誠有不滿人意處頃嘗見定夫集極說得醜差盡背其師說更說伊川之學不如他之所得所以五峰臨終謂彪德美曰聖門工夫要處只在箇敬字游定夫所以卒為程門之罪人者以其不仁不敬故也誠如其言（以下論胡康侯○雖非門人而嘗見謝楊今附○子延錄）

或問胡文定之學與董仲舒如何曰文定却信得於已者可以施於人學於古者可以行於今其他人皆謂得於已者不可施於人學於古者不可行於今所以淺陋然文定比似仲舒較淺

原仲說文定少時性最急嘗怒一兵士至親毆之兵輒抗拒無可如何遂回入書室中作小冊盡寫經傳中文有寬字者於冊上以觀玩從此後遂不性急矣

胡文定云知至故能知言意誠故能養氣此語好又云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語亦好

胡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嘗侍之坐見其數盃後歌孔明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於先王義陳了翁奏狀等可謂豪傑之士也讀史管見乃

嶺表所作當時並無一冊文字隨行。只是記憶。所以其間有牴牾處。（論胡明仲）

胡籍溪人物好。沈靜謹嚴。只是講學不透。（論胡原仲）

明仲甚畏仁仲議論。明仲亦自信不及。先生云。人不可不遇敵己之人。仁仲當時無有能當之者。故恣其言說出來。然今觀明仲說較平正。（以下論胡仁仲）

游楊之後。多為秦相所屈。胡文定剛勁。諸子皆然。和仲不屈於秦。仁仲直却其招不往。

知言疑義大端有八。性無善惡。心無已發。仁以用言。心以用盡。不事涵養。先務知識。氣象迫狹。語論過高。

做出那事。便是這裏有那理。凡天地生出那物。便都是那裏有那理。五峰謂性立天下之有。說得好。情效天下之動。效如效死效力之效。是自力形出也。五峰說心妙性情之德。不是他曾去研窮深體。如何直見得恁地。

仲思問五峰中誠仁。如何。曰。中者性之道。言未發也。誠者命之道。言實理也。仁者心之道。言發動之端也。又疑道字可改為德字。曰。亦可。德字較緊。然他是特地下此寬字。伊川答與叔中書亦云。中者性之德。近之。伯恭云。知言勝正蒙。似此等處。誠然。但不能純如此處爾。又疑中誠仁一而已。何必別言。曰。理固未嘗不同。但聖賢說一箇物事時。且隨處說他那一箇意思。自是他一箇字中便有箇正意義如此。不可混說。聖賢書初便不用許多了。學者亦宜各隨他說處看之。方見得他所說字本相。（如誠如中如仁）若便只混看。則下梢都看不出。

問。言中則誠與仁亦在其內否。曰。不可如此看。若可混併。則聖賢已自混併了。須逐句看他。言誠時。便主在實理發育流行處。言性時。便主在寂然不動處。言心時。便主在生發處。

問。誠者物之終始而命之道。曰。誠是實理。徹上徹下。只是這箇。生物都從那上做來。萬物流形天地之間。都是那底做。五峰云。誠者命之道。中者性之道。仁者心之道。此數句說得密。如何大本處却含糊了。以性為無善惡。天理人欲都混了。故把作同體。

或問同行語如何。曰。此却是只就事言之。直卿曰。他既以性無善惡。何故云中者性之道。曰。他也把中做無善惡。

五峯知言大抵說性未是。自胡文定胡侍郎皆說性未是。其言曰。性猶水也。善其水之下乎。情其水之瀾乎。欲其水之波浪乎。乍看似亦好。細看不然。如瀾與波浪何別。渠又包了情欲在性中。所以其說如此。

好惡性也。既有好。卽具善。有惡。卽具惡。若只云有好惡。而善惡不定於其中。則是性中理不定也。既曰天。便有天命天討。

知言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無過也。無不及也。此中之所以名也。卽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論也。惟伊川性卽理也一句甚切至。

問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如何。曰。下句尚可。上句有病。蓋行處容或可同。而其情則本不同也。至於體用。豈可言異。觀天理人欲所以不同者。其本原元自不同。何待用也。胡氏之學。大率於大本處看不分曉。故銳於闢異端。而不免自入一脚也。

或問天理人欲同體異用。曰。如何天理人欲同體得。如此。却是性可以爲善。亦可以爲惡。却是一團人欲窠子。將甚麽做體。却是韓愈說性自好。言人之爲性有五。仁義禮智信是也。指此五者爲性。却說得是。性只是一箇至善道理。萬善總名。才有一毫不善。自是情之流放處。如何却與人欲同體。今人

全不去看。

湖南一派。譬如燈火要明。只管挑。不添油。便明得也卽不好。所以氣局小。長汲汲然張筋努脈。以上語類二十條

知言性之所以一。初見一本無不字。後見別本有之。尚疑其悞。繼而遍考此書前後。說頗有不一之意。如子思子曰一章是也。故恐實謂性有差別。遂依別本添入不字。今既遺棄無之。則當改正。但其他說性不一處。愈使人不能無疑耳。昨來知言疑義

中已論之。不識高明以為然否。上蔡雖說明道先使學者有所知識。却從敬入。然其記二先生語。却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自云諸君不須別求見處。但敬與窮理則可以入德矣。二先生亦言根本須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又言莊整齊肅久之則自然天理明。五峯雖言知不先至則敬不得施。然又云格物之道必先居敬以持其志。此言皆何謂耶。某竊謂明道所謂先有知識者。只為知邪正識趨向耳。未便遽及知至之事也。上蔡五峯既推之太過。而來諭又謂知之一字便是聖門授受之機。則是因二公之過而又過之。試以聖賢之言考之。似皆未有此等語意。却是近世禪家說話多如此。若必如此。則是未知以前可以怠慢放肆無所不為。而必若曾子一唯之後。然後可以用力於敬也。此說之行。於學者日用工夫大有所害。恐將有談玄說妙以終其身而不及用力於敬者。非但言語之小疵也。答胡廣仲〇文集

楊氏門人

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以下論羅仲素

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為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昔嘗疑其與前所舉有礙。細思亦甚緊要。不可以不考。直卿曰。此間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源。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況羅先生於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未害於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為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先生曰。公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為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

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也。如天雄附子。冷底人喫得也好。如要通天下喫便不可。以上語類二條

羅氏門人

問延平先生言行。曰。他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爲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睟面盎背。自然不可及。以下論李愿中

李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隤墮之氣。

李延平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

在鄉。若不異於常人。鄉曲以上底人。只道他是箇善人。他也略不與人說。待問了。方與說。

行夫問李先生謂常存此心。勿爲事物所勝。先生答之云云。頃之復曰。李先生涵養得自是別。眞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眞箇是如此。如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稍急。先生出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尋常人叫一人。叫之一二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常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爲事物所勝。大率若此。常聞先生後生時極豪邁。一飲必數十盃。醉則好馳馬。一驟三二十里不回。後來却收拾得恁地純粹。所以難及。

正蒙知言之類。學者更須被他汨沒。李先生極不要人傳寫文字及看此等。舊嘗看正蒙。李甚不許。然李終是短於辯論邪正。蓋皆不可無也。無之。卽是少博學詳說工夫也。

李先生不要人强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灑然處。然猶有偏。在灑落而行固好。未到灑落處。不成不行。亦須按本行之。待其著察。

李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爲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

或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卽是此意。若一向這裏。又差從釋氏去。

再論李先生之學常在目前先生曰只是君子戒謹所不睹恐懼所不聞便自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

李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匹似閒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某向來亦是如此

某舊見李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而面前事却又理會不得道亦無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

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 以上語類十一條

先生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豪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又嘗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又嘗曰今人之學與古人異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為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

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嘗以黃太史之稱濂溪周夫子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云者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為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見其為一物而

不違乎心目之間也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又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又嘗語問者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

長踈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眞之說而不自知也其開端示人大要類此（延平先生李公行狀○文集）

胡氏門人

或問南軒云行之至則知益明知旣明則行益至此意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學者工夫當並進不可推泥牽連下梢成兩下擔閣然二者都要用功則成就時二者自相資益矣（以下論張敬夫）

王壬問南軒類聚言仁處先生何故不欲其如此曰

便是工夫不可恁地如此則氣象促迫不好聖人說仁處固是緊要不成不說仁處皆無用亦須是從近看將去優柔䭾味久之自有一箇會處方是工夫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聖人須說博學如何不教人便從謹獨處做須是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始得

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纔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說盡他箇故他門人敏底秖學得他說話若資質不逮依舊無著摸

林艾軒在行在一日訪南軒曰程先生語錄某却看得易傳看不得南軒曰何故林曰易有象數伊川皆不言何也南軒曰孔子說易不然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如以象言則公是甚射是甚隼是甚高墉是甚聖人止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

議南軒祭禮曰欽夫信忒猛又學胡氏云云有一般沒人情底學問嘗謂欽夫曰改過不吝從善如流

固好然於事上也略審覆行亦何害

南軒從善之亟先生嘗與閒坐立所見什物之類放得不是所在并不齊整處先生謾言之雖夜後亦即時令人移正之（以上語類六條）

公之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右文殿修撰張公神道碑○文集）

淵鑑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五

道統四

自論爲學工夫

某十數歲時讀孟子言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爲聖人亦易做今方覺得難

讀書須純一如看一般未了又要般涉都不濟事某向時讀書方其讀上句則不知有下句讀上章則不知有下章讀中庸則秖讀中庸讀論語則秖讀論語一日秖看一二章將諸家說看合與不合凡讀書到冷淡無味處尤當著力推考

因說讀書須是有自得處到自得處說與人也不得某舊讀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旣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伊尹曰先王肇脩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如此等處直爲之廢卷慨想而不能已覺得朋友間看文字難得這般意思

先生因與朋友言及易曰易非學者之急務也某平生也費了些精神理會易與詩然其得力則未若語孟之多也易與詩中所得似雞肋焉

看文字卻是索居獨處好用工夫方精專看得透徹未須便與朋友商量某往年在同安日因差出體究公事處夜寒不能寐因看得子夏論學一段分明後官滿在郡中等批書已遣行李無文字看於館人處借得孟子一冊熟讀方曉得養氣一章語

脈當時亦不暇寫出只逐段以紙簽簽之云此是如此說簽了便看得更分明後來其間雖有脩改不過是轉換處大意不出當時所見如謾人底議論某少年亦會說只是終不安直到諸箇慤實處方已

某舊年思量義理未透直是不能睡初看子夏先傳後倦一章凡三四夜窮究到明徹夜聞杜鵑聲

某舊時讀書專要揀好處看到平平沉沉處多闊略後多記不得自覺也是一箇病今有一般人看文

字却只換得些渣滓、到有深意好處、却全不識。

凡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最可觀。某舊日看文字。專看異同處。如謝上蔡之說如彼、楊龜山之說如此。何者爲得。何者爲失。所以爲得者是如何、所以爲失者是如何。

某自十五六時、至二十歲、史書都不要看。但覺得閑是閑非沒要緊。不難理會、大率才看得此等文字有味、畢竟粗心了、呂伯恭教人看左傳、不知何謂。學者難得、都不肯自去著力讀書。某登科後要讀書。被人橫截直截。某只是不管、一面自讀、顏文蔚曰、且如公有誰鞭辟。畢竟是自要讀書。

或問先生謂講論固不可無。須是自去體認。如何是體認、曰、體認是把那聽得底、自去心裏重複思量、過伊川曰、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矣。某向來從師、一日間所聞說話、夜間如溫書一般、字字子細思量過、才有疑、明日又問。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曰、此亦只是爲公孫丑不識浩然之氣、故教之養氣工夫緩急、云不必太急。不要忘了、亦非教人於無著摸處用功也。某舊日理會道理、亦有此病。後來李先生說、令去聖經中求義。某後刻意經學、推見實理、始信前日諸人之誤也。

某所得處甚約。只是一兩切要句上、却日夜就此一兩句上用意翫味。胸中自是灑落。又云、放心不必是走在別處去。但一劄眼間便不見、才覺得又便在面前。不是難收拾、自去提撕、便見得是如此。

近日已覺向來說話大支離。反身以求、正坐自已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閒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著實體察收拾爲要。其餘文字、且大槩諷誦涵泳。未須大段著力考索也、

今日學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焉。嘗記少年時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爲學須是專心致志、

某嘗說看文字。須如法家深刻。方窮究得盡。某直是下得工夫。

這道理須是見得是如此了驗之於物又如此驗之吾身又如此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如某所見所言又非自會說出來亦是當初於聖賢與二程所說推之而又驗之於已見得眞實如此

劉晏見錢流地上想是他計較得熟了如此某而今看聖人說話見聖人之心成片價從面前過

某尋常莫說前輩只是長上及朋友稍稍說道理底某便不敢說他說得不是且將他說去研究及自

家曉得却見得他底不是某尋常最居人後又曰尋常某最得此力

初師屏山籍溪籍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爲論治道則可而道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能爲舉業官莆田接埝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老歸家讀儒書以爲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

或說象山說克已復禮不但只是欲克去那利欲忿懥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此等議論恰如小兒則劇一般只管要高去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去學聖賢此是好底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爲不得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子之有爲若是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看他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豪脩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只如孔子答顏子克已復禮爲仁據他說時只這一句已多了又況有下頭一

落索只是顏子才問仁便與打出方是及至恁地說他他又却諱某嘗謂人要學禪時不如分明去學他禪和一棒一喝便了今乃以聖賢之言夾雜了說都不成箇物事道是龍又無角道是蛇又有足子靜晚年也不如此後來弄得直恁地差異如今都教壞了後生箇箇不肯去讀書一味顚蹷沒理會處可惜可惜正如荀子不睹是逞快胡罵亂罵教得箇李斯出來遂至焚書坑儒若使荀卿不死見斯所爲如此必須自悔使子靜今猶在見後

生輩如此頹靡。亦須自悔其前日之非。又曰。子静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此。一日在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某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

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由人粗說。試官爲某說動了。遂得舉。時年十九。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却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爲人簡重。却是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來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

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辭詩兵法事事要學。出入時無數文字。事事有兩冊。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只一箇渾身。如何兼得許多。自此逐時去了。大凡人知箇用心處。自無緣及得外事。

某今且勸諸公屛去外務。趲工夫專一去看這道理。某年二十餘。已做這工夫。將謂下梢理會得多少道理。今忽然有許多年紀。不知老之至此。也只理會得這些子。歲月易得蹉跎。可畏如此。

讀書須是虛心方得。他聖人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秤停他。都不使得一毫杜撰。只順他去。

某向時也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明。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自今夏來。覺見得纔是聖人說話。也不少一箇字。也不多一箇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一些穿鑿。

讀書貪多。最是大病。下梢都理會不得。若到閒時。無書讀時。得一件書看。更子細。某向爲同安簿滿。到泉州候批書。在客邸借文字。只借得一冊孟子。將來子細讀。方尋得本意見。

某少時爲學十六歲便好理學十七歲便有如今學者見識後得謝顯道論語甚喜乃熟讀先將朱筆抹出語意好處又熟讀得趣覺得朱抹處太煩再用墨抹出又熟讀得趣別用靑筆抹出又熟得其要領乃用黃筆抹出至此自見所得處甚約只是一兩句上却日夜就此一兩句上用意玩味胷中自是灑落

先生多有不可爲之歎漢卿曰前年侍坐聞先生云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兵隨將轉將逐符行今乃謂不可爲曰便是這符不在自家手裏或謂漢卿多禪語賀孫因云前承漢卿教訓似主靜坐澄淸之語漢卿云味道煞篤實云云先生曰靜坐自是好近得子約書云須是識得喜怒哀樂未發之本體此語儘好漢卿又問前年侍坐所聞似與今別前年云近方看得這道理透若以前死却亦是枉死了今先生忽發歎以爲只如此不覺老了退當以前是就道理說今就事業上說先生曰不如此自是覺得無甚長進於上面猶覺得隔一膜

敬子舉先生所謂傳命之脈及佛氏傳心傳髓之說曰便是要自家意思與他爲一若心不在上面書自是書人自是人如何看得出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只十五歲時便斷斷然以聖人爲志矣二程自十五六時便銳然欲學聖人

先生患氣痛脚弱泄瀉或勸晚起曰某自是不能晚起雖甚病纔見光亦便要起尋思文字纔稍晚便覺似宴安鴆毒

人之血氣固有强弱然志氣則無時而衰苟常持得這志縱血氣衰極也不由他如某而今如此老病衰極非不知每日且放晚起以養病但自是心裏不穩只交到五更初目便睡不著了雖欲勉强睡然此心已自是箇起來底人不肯就枕了以此知人若能持得這箇志氣定不會被血氣奪凡爲血氣所移者皆是自棄自暴之人耳以上語類三十條

道問與季通講論因悟向來涵養工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强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推類以求衆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若保

此不懈。庶有望於將來。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也。向來所聞誨諭諸說之未契者。今日細思。脗合無疑。大抵前日之病。皆是氣質躁妄之偏。不曾涵養克治。任意直前之弊耳。自今改之。異時相見。幸老兄驗其進否。而警策之也。答呂伯恭

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却是問學上多了。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子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

理遮蓋。不肯放下。而某自覺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却於緊要爲己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答項平父

某自年十四五時。卽嘗有志於此。中間非不用力。而所見終未端的。其言雖或誤中。要是想像億度。所幸內無空寂之誘。外無功利之貪。全此純愚。以至今日。反覆舊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所謂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者。眞不妄也。答陳正己

某天資魯鈍。自幼記問言語。不能及人。以先君子之餘誨。頗知有意於爲己之學。而未得其處。蓋出入於釋老者十餘年。近歲以來。獲親有道。始知所向之大方。竟以才質不敏。知識未離乎章句之間。雖時若有會於心。然反而求之。殊未有以自信其所以奉親事長。居室延交者。蓋欲寡其過而未能也。答江元適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

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慨然之語。乃先生稱道之過。今日猶如掛鉤之魚。當時寧有是耶。然學者一時偶有所見。其初皆自悅懌。以爲眞有所自得矣。及其久也。漸次昏暗淡泊。又久則遂泯滅。而頹然如初無所睹。此無他。其所見者。非卓然眞見道體之全。特因聞見揣度而知故耳。竊意當時日聞至言。觀懿行。其心固必有不知所以然者。洎失其所依歸。而又加以歲

月之久汨沒浸漬今則兀然爲痛人矣此亦無足怪者因下問之及不覺悵然未知其終何所止泊也（答何叔京○以上文集五條）

論自著書（已入四書六經者不重出）

某釋經每下一字直是稱等輕重方敢寫出

某解書如訓詁一二字等處多有不必解處只是解書之法如此亦要教人知得看文字不可忽略

每常解文字諸先生有多少好說話有時不敢載者蓋他本文未有這般意思在（以上語類二條）

大學中庸屢改終未能到得無可改處大學近方稍似少病道理最是講論時說得透纔涉紙墨便覺不能及其一二縱說得出亦無精彩以此見聖賢心事今只於紙上看如何見得到底每一念此未嘗不撫卷慨然也（答應仁仲○文集）

張仁叟問論語或問曰是十五年前文字與今說不類當時欲脩後來精力衰那箇工夫大後掉了

先生因編孟子要指云孟子若讀得無統也是費力某從十七八歲讀至二十歲只逐句去理會更不通透二十歲已後方知不可恁地讀元來許多長段都自首尾相照管脈絡相貫串只恁地熟讀自見得意思從此看孟子覺得意思極通快亦因悟作文之法如孟子當時固不是要作文只言語說出來首尾相應脈絡相貫自是合著如此（以上語類二條）

孟子集解重蒙須示以邇說一編見教伏讀喜幸開豁良多然方冗擾未暇精思姑具所疑之一二以求發藥俟旦夕稍定當擇其尤精者著之解中而復條其未安者盡以請益欽夫伯崇前此往還諸

說皆欲用此例附之昔人有古今集驗方者此書亦可爲古今集解矣既以自備遺忘又以傳諸同志友朋之益其利廣矣語錄比因再閱尚有合整頓處已略下手會冗中輟他時附呈未晚大抵錄質夫李端伯所記皆明道語餘則雜有至永嘉諸人及楊遵道唐彥思張思叔所記則又皆伊川語也向編次時有一目錄近亦脩改未定又忙不暇拜呈并俟他日淵源聞見二錄已領西山集委示得以披讀乃知李丈之議論本末如此甚幸甚幸

其閒有合請教者。亦俟詳觀乃敢以進也。答何叔京○文集

大凡文字。上古聖賢說底便不差。到得周程張邵們。說得亦不差。其他門人便多病。某初要節一本中庸集畧。更下手不得。其閒或有一節說得好。第二節便差底。又有說得似好而又說從別處去底。然而看得他們說多。却覺無得力。語類

示及三書。感感。誠立誠通之論。誠如尊諭。不敢多遜。竊意自有此書。無人與之思索至此。西銘太極諸說。亦皆積數十年之功。無一字出私意。釋氏以胸襟流出為極則。以今觀之。天地之閒。自有一定不易之理。要當見得不假豪髮意思安排。不著豪髮意見夾雜。自然先聖後聖。如合符節。方是究竟處也。答黃叔張○文集

問林兒看小學如何。林舉小學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先生曰。人既自有道。且能且知了。聖賢又恁地說。直要人尋教親切。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看我是能恁地不恁地。小學所說教人逐一去上面尋許多道理。到著大學。亦只是這道理。又教人看得就切實如此。不是胡亂恁地說去。語類

小學書。曾為整頓否。幸早為之。尋便見寄。幸幸。昨來奉報。只欲如此閒所編者。今細思之。不若來教規模之善。但今所編皆法制之語。若欲更添嘉言善行兩類。即兩類之中。自須各兼取經史子集之言。其說乃備。但須約取。勿令太汎乃佳。如管仲畏威如疾之語讀心每愛之。文章尤不可汎。如離騷忠潔之志。固亦可尚。然只正經一篇。已自多了。此須更子細抉擇。敘古

蒙求。亦太多。兼奧澀難讀。恐非啟蒙之具。却是古樂府及杜子美詩。意思好。可取者多。令其喜諷詠。易入心。最為有益也。來諭又有避主張程氏之嫌。程氏何待吾輩主張。然立言垂訓。事關久遠。亦豈當避此嫌耶。其詳雖已見於近思。然其一言半句。灼然親切。不可不使後學早聞而先入者。自不妨特見於此書也。若只欲其合於世俗。而使庸人愛之。則符讀書城南一篇足矣。何事勞吾人措撫之功哉。答劉子澄○文集

脩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
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
近思錄逐篇綱目。一道體。二爲學大要。三格物窮理。
四存養。五改過遷善克已復禮。六齊家之道。七出
處進退辭受之義。八治國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
君子處事之方。十一教學之道。十二改過及人心
疵病。十三異端之學。十四聖賢氣象。
因論近思錄曰。不當編易傳所載。問如何。曰。公須自
見意謂易傳已自成書。以上語類四條

向讀女戒。見其言有未備及鄙淺處。伯恭亦嘗病之。
間嘗欲別集古語如小學之狀。爲數篇。其目曰正
靜。曰卑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勤謹。曰儉質。曰寬惠。
曰講學。班氏書可取者亦刪取之。如正靜篇即如
杜子美秉心忡忡防身如律之語。亦可入。凡守身
事夫之事皆是也。和睦謂宜其家人。寬惠謂逮下
無疾妬。凡御下之事。病倦不能檢閱。幸更爲詳此
目有無漏落。有即補之。而輯成一書。亦一事也。向
見所編家訓。其中似已該備。只就彼采擇。更益以

經史子集中事。以經爲先。不必太多。精擇而審取
之尤佳也。答劉子澄 ○文集
說編通鑑綱目尚未成文字。因言伯恭大事記忒藏
頭亢腦。如搏謎相似。又解題之類亦太多。
溫公通鑑以魏爲主。故書蜀丞相亮寇何地。從魏志
也。其理都錯。某所作綱目以蜀爲主。後劉聰石勒
諸人皆晉之故臣。故東晉以君臨之。至宋後魏諸
國。則兩朝平書之。不主一邊。年號只書甲子。
或問武后之禍。曰。前輩云。當廢武后所出。別立太宗

子孫。曰。此論固善。但當時宗室爲武后殺盡。存者
皆愚暗。豈可恃。因說通鑑提綱例。凡逆臣之死皆
書曰死。至狄仁傑則甚疑之。李氏之復。雖出仁傑。
然畢竟是死於周之大臣。不奈何也。教相隨入死
例。書云某年月日狄仁傑死也。以上語類二條
垂論揚雄事。足見君子以恕待物之心。區區鄙意。正
以其與王舜之徒所以事莽者雖異。而其爲事莽
則同。故竊取趙盾許止之例。而槩以莽臣書之。所
以著萬世臣子之戒。明雖無臣賊之心。但畏死貪

生而有其迹。則亦不免於誅絶之罪。此正春秋謹嚴之法。若溫公之變例。則不知何所據依。晚學愚昧。實有所不敢從也。〇答尤延之 文集

淵鑒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六

道統五

自著書序跋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禀。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閒。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寖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

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敎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

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敎。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

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敎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旣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敎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某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閒亦竊附

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某序。大學章句序

魯論語二十篇。古論語二十一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別一篇。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得之。齊論語二十二篇。有問王知道二篇。魏何晏等。集漢魏諸儒之說。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註。本朝至道咸平閒。又命翰林學士邢昺等。取皇侃疏。約而脩之。以爲正義。其於章句訓詁名器事物

之際詳矣。熙寧中。神祖垂意經術。始置學官以幸學者。而時相父子。逞其私智。盡廢先儒之說。妄意穿鑿。以利誘天下之人而塗其耳目。一時文章豪傑之士。蓋有知其是非而傲然不爲之下者。顧其所以爲說。又未能卓然不叛於道。學者趨之。是猶舍夷貉而適戎蠻也。當此之時。河南二程先生。獨得孟子以來不傳之學於遺經。其所以教人者。亦必以是爲務。然其所以言之者。則異乎人之言之矣。某年十三四時。受其說於先君。未通大義而先

君棄諸孤。中間歷訪師友。以爲未足。於是徧求古今諸儒之說。合而編之。誦習既久。益以迷眩。晩親有道。竊有所聞。然後知其穿鑿支離者。固無足取。至於其餘。或引據精密。或解析通明。非無一辭一句之可觀。顧其於聖人之微意。則非程氏之傳矣。隆興改元。屏居無事。與同志一二人從事於此。慨然發憤。盡刪餘說。及其門人朋友數家之說。補緝訂正。以爲一書。目之曰論語要義。蓋以爲學者之讀是書。其文義名物之詳。當求之注疏。有不可畧者。若其要義。則於此其庶幾焉。學者第熟讀而深思之。優游涵泳。久而不捨。必將有以自得於此。本既立矣。諸家之說有不可廢者。徐取而觀之。則其支離蔓衍亂經害性之說。與夫近世出入離遁似是而非之辨。皆不能爲吾病。嗚呼。聖人之意。其可以言傳者。具於是矣。不可以言傳者。亦豈外乎是哉。深造而自得之。特在夫學者加之意而已矣。

論語要義序

予既序次論語要義。以備覽觀。暇日又爲兒輩讀之。

大抵諸老先生之爲說。本非爲童子設也。故其訓詁畧而義理詳。初學者讀之。經之文句未能自通。又當徧誦諸說。問其指意。茫然迷眩。殆非啓蒙之要。因爲刪錄。以成此編。本之注疏。以通其訓詁。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於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一句之義。繫之本句之下。一章之指。列之本章之左。又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而得於心思者。間附見一二條焉。本末精粗。大小詳畧。無或敢偏廢也。然本其所以作。取便於童子之習而已。

故名之曰訓蒙口義蓋將藏之家塾俾兒輩學焉非敢爲他人發也。論語訓蒙口義序

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爲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騖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踳駁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

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間嘗蒐輯條流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與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爲孔氏之顏曾也今錄其言非敢以爲無少異於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

淺深疎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末分醇醨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然則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三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

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耳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鄉之矣其為害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間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誚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成衆說之長折俗流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乾道壬辰月正元日新安朱某謹書語孟集義序初曰精義後改名集義

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

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

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皐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

其眞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

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閒。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眞矣。然而尙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

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早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旣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辨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擧。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

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某序。中庸章句序

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旣遠。講誦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閒。老師宿儒。尙有不能知者。況於新學小生。騃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

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故今刻四古經而遂及乎此四書者以先後之且考舊聞爲之音訓以便觀者又悉著凡程子之言及於此者附於其後以見讀之之法學者得以覽焉抑嘗妄謂中庸雖七篇之所自出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之則亦非所以爲入道之漸也因竊并記於此云書臨漳所刊四子後

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凡此厥初無有不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愛親敬兄忠君弟長是曰秉彝有順無彊惟聖性者浩浩其天不加毫末萬善足焉衆人蚩蚩物欲交蔽乃頹其綱安此暴棄惟聖斯惻建學立師以培其根以達其枝小學之方灑埽應對入孝出弟動罔或悖行有餘力誦詩讀書詠歌舞蹈思罔或逾窮理脩身斯學之大明命赫然罔有內外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昔非不足今豈有餘世遠人亡經殘教弛蒙養弗端長益浮靡鄉無善俗世乏良材利欲紛拏異言喧豗幸茲秉彝極天罔墜爰輯舊聞庶覺來裔嗟嗟小子敬受此書匪我言耄惟聖之謨小學題辭

古者小學教人以灑埽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爲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講而習之於幼稚之時欲其習與知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雜出於傳記者亦多讀者往往直以古今異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無古今之異者固未

始不可行也今頗蒐輯以爲此書授之童蒙資其講習庶幾有補於風化之萬一云爾題小學

聖人觀象以畫卦揲蓍以命爻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塗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爲卦也自本而幹自幹而支其勢若有所迫而自不能已其爲蓍也分合進退縱橫順逆亦無往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爲也哉特氣數之自然形於法象見於圖書者有以啟於其心而假手焉耳近世學者類喜

談易而不察乎此其專於文義者旣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涉於象數者又皆牽合傅會而或以爲出於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爲也若是者予竊病焉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爲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疑於其說云 易學啟蒙序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爲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旣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旣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旣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

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

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旣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卽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

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辭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

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
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
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
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
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
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
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
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
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

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
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
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
篇云。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某書。詩集

傳序

右周子之書一編。今春陵零陵九江皆有本。而互有
同異。長沙本最後出。乃某所編定。視他本最詳密
矣。然猶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
一圖。通書之言。皆發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

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
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之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
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故潘淸逸誌先生之墓。
叙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爲稱首。然則此圖當爲
書首不疑也。然先生既手以授二程。本因附書後。
祁寬居之云。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爲書之卒章。不
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驟
讀通書者。亦復不知有所綱領。此則諸本皆失之。
而長沙通書。因胡氏所傳篇章。非復本次。又削去

分章之目。而別以周子曰者加之。於書之大義。雖
若無所害。然要非先生之舊。亦有去其目而遂不
可曉者。如理性命章之類。又諸本附載銘碣詩文。事多重
複。亦或不能有所發明於先生之道。以幸學者。故
今特據潘誌。置圖篇端。以爲先生之精意。則可以
通乎書之說矣。至於書之分章定次。亦皆復其舊
貫。而取公及蒲左丞孔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行
事之實。删去重複。合爲一篇。以便觀者。蓋世所傳
先生之書。言行具此矣。潘公所謂易通。疑卽通書。

而易說獨不可見向見友人多藏異書自謂有傳本亟取而觀焉則淺陋可笑皆舍法時舉子葺緒餘與圖說通書絕不相似不問可知其僞獨不知世復有能得其眞者與否以圖書推之知其所發當極精要微言湮沒甚可惜也某又嘗讀朱內翰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摶种放穆脩而來而五峯胡公仁仲作通書序又謂先生非止為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耳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為得之於人則決非种穆所及以為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是以嘗竊疑之及得誌文考之然後知其果先生之所自作而非有所受於人者公蓋皆未見此誌而云云耳然胡公所論通書之指曰人見其書之約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而不知其味之長也人有眞能立伊尹之志脩顏子之學則知此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此則不可易之至論讀是書者所宜知也因復掇取以系於

後云乾道己丑六月戊申新安朱某謹書周子太極通書

後序

右周子太極圖并說一篇通書四十章世傳舊本遺文九篇遺事十五條事狀一篇某所集次皆已校定可繕寫某按先生之書近歲以來其傳旣益廣矣然皆不能無謬誤惟長沙建安板本為庶幾焉而猶頗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之奧其可以象告者莫備於太極之一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以發明其蘊而誠動靜理性命等章為尤著程氏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乃或并其語而道之故清逸潘公誌先生之墓而敘其所著之書特以作太極圖為首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之其知此矣按漢上朱震子發言陳摶以太極圖傳种放放傳穆脩脩傳先生衡山胡宏仁仲則以种穆之傳特先生所學之一師而非其至者武當祁寬居之又謂圖象乃先生指畫以語二程而未嘗有所為書此蓋皆未見潘誌而言若胡氏之說則又未考乎先生之學之奧始卒不外乎此圖也先生易說久已不傳於世向見兩本皆非是其一卦說乃陳忠肅公所著其一繫辭說又皆佛老陳腐之談其甚陋而可笑者若曰易之冒天下之道也猶狙公之罔衆狙也觀此則其決非先生所為可知矣易通疑即通書蓋易說既依經

以解義。此則通論其大旨而不繫於經者也。特不知其去易而為今名。始於何時爾。然諸本皆附於通書之後。而讀者遂誤以為書之卒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暗而不明。驟而語夫通書者。亦不知其綱領之在是也。長沙本既未及有所是正。而通書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後。輒頗有所移易。又刊去章目。而別以周子曰者加之。皆非先生之舊。若理性命章之類。則一去其目而遂不可曉。其所附見銘碣詩文。視他本則詳矣。然亦或不能有以發明於先生之道。而徒為重複。故建安本特據潘志。置圖篇端。而書之序次名章。亦復其舊。又即潘志及蒲左丞孔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刪去重複。參互考訂。合為事狀一篇。其大者如蒲碣云屠姦翦弊。如快刀健斧。而潘誌云精密嚴恕。務盡道理。蒲碣但云母未葬。而潘公所為鄭夫人誌。乃為水齧其墓而改葬。若此之類。皆從潘誌。而蒲碣又云慨然欲有所施以見於世。又云益思以奇自名。又云朝廷躐等見用。奮發感厲。皆非知先生者之言。又載先生稱頌新政反覆數十言。恐亦非實。若此之類。皆削去。至於道學之微。有諸君子所不及知者。則又一以程氏及其門人之言為正。以為先生之書之言之行。於此亦略可見矣。然後得臨汀楊方本以校。而知其舛陋猶有未盡正者。如柔如之當作柔亦如之。師友一章當為二章之類。又得何君營道詩序。及諸嘗遊舂陵者之言。而知事狀所敘濂溪命名之說。有失其本意者。何君序見遺事篇內。又按濂溪廣漢張栻所跋先生手帖。據先生家譜云。濂溪隱居在營道縣榮樂鄉鍾貴里石塘橋西。濂蓋溪之舊名。先生寓之廬阜。以示不忘其本之意。而邵武鄒旉為某言。嘗至其處。溪之源委自為上下保。先生故居在下保。其地又別自號為樓田。而濂之為字。則疑其出於唐刺史元結七泉之遺俗也。今按江州濂溪之西。亦有石塘橋。見於陳令舉廬山記。疑亦先生所寓之名云。覆校舊編。而知筆削之際。亦有當錄而誤遺之者。如蒲碣自言初見先生於合州。相語三日夜。退而歎曰。世乃有斯人耶。而孔文仲亦有祭文序先生洪州時事曰。公時甚少。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盡傾之語。蒲碣又稱其孤風遠操。寓懷於塵埃之外。常有高棲遐遁之意。亦足以證其前所謂以奇自見等語之謬。又讀張忠定公語。而知所論希夷种穆之傳。亦有未盡其曲折者。按張忠定公嘗從希夷學。而其論公事之有陰陽。頗與圖說意合。竊疑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於先生。然後得之於心。而天地萬物之理。鉅細幽明。高下精粗。無所不貫。於是始為此圖。以發其秘爾。嘗欲別加是正。以補其闕。而病未能也。茲乃被命假守南康。遂獲嗣守先生之餘教於百有餘年之後。顧德弗類。慚懼已深。瞻仰高山。深切寤歎。因取舊袠。復加更定。而附著其說如此。鋟板學宮。

以與同志之士共爲淳熙己亥夏五月戊午朔新安朱某謹書再定太極通書後序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頤字茂叔自少卽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放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說實

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祿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爲用意高遠而已某自早歲卽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遊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於今歲月幾何倐焉二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爲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朱某謹記周子通書後記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

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題太極西銘解後

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爲書先生沒而其傳寖廣然散出並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己意私竊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編某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錄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

之手。故其書最爲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爲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爲之錄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得朱光庭所抄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夫以二先生倡明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當時從遊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材。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

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況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掇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不分。而謂眞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誤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

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抄尙衆。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爲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程氏遺書後序）

右附錄一卷。明道先生行狀之屬凡八篇。伊川先生祭文一篇。奏狀一篇。皆其本文無可議者。獨伊川行事本末。當時無所論著。某嘗竊取實錄所書。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爲年譜。旣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

每事之下。各系其所從得者。今亦輒取以著於篇。合爲一卷。以附於二十五篇之後。嗚呼。學者察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而有以自得之。則斯道之傳也。其庶幾乎。（程氏遺書附錄後序）

右程氏外書十二篇。某所序次。可繕寫。始某序次程氏遺書二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記錄之全書。足以正俗本紛更之繆。而於二先生之語。則不能無所遺也。於是取諸集錄。參伍相除。得此十有二篇。以爲外書。夫先生之言。非有精粗之異。而兩書皆

非一手所記其淺深工拙又未可以一槩論其曰外書云者特以取之之雜或不能審其所自來其視前書學者尤當精擇而審取之耳。程氏外書後序

右上蔡先生語錄三篇先生姓謝氏名良佐字顯道。學於程夫子昆弟之門篤志力行於從遊諸公問所見最爲超越有論語說行於世而此書傳者蓋鮮焉某初得友人括蒼吳任寫本一篇題曰上蔡先生語錄後得吳中板本一篇題曰逍遙先生語錄陳留江續之作序云得之先生兒孫少卿假及大隱之子希元者二家之書皆溫陵曾恬天隱所記最後得胡文定公家寫本二篇於公從子籍溪先生題曰謝子雅言凡書四篇以相參校胡氏上篇五十五章記文定公問答皆他書所無有而提綱挈領指示學者用力處亦卓然非他書所及下篇四十七章與板本吳氏本略同然時有小異蓋損益曾氏所記而精約過之輒因其舊定著爲二篇且著曾氏本語及吳氏之異同者於其下以備參考獨板本所增多猶百餘章然或失本指雜他書其尤者五十餘章至詆程氏以助佛學直以或者目程氏。

而以予曰自起其辭皆荒浪無根非先生所宜言。亦不類答問記述之體意近世學佛者私竊爲之以亢其術偶出於曾氏雜記異聞之書而傳者弗深考遂附之於先生傳之久遠疑誤後學使先生爲得學於程夫子而曾氏爲得學於先生者則必是書之爲也故竊不自知其固陋輒放而絕之雖或被之以僭妄之罪而不敢辭也其餘所謂失本指雜他書其者亦頗刊去而得先生遺語三十餘章別爲一篇然記錄不精僅存彷彿非復前篇比矣凡所定著書三篇已校定可繕寫因論其所以然之意附見其後以俟知言有道君子考而擇焉。謝上蔡語錄後序

某頃年校定上蔡先生語錄三篇未及脫藁而或者傳去遂鋟木於贛上愚意每遺恨焉比因閒暇復爲定著此本然亦未敢自以爲可傳也因念往時削去板本五十餘章特以理推知其決非先生語初未嘗有所左驗亦不知其果出於何人也後籍溪胡先生入都於其學者呂祖謙得江民表辨道

錄一篇讀之則盡向所削去五十餘章者首尾次序無一字之差然後知其為江公所著而非謝氏之語益以明白夫江公行誼風節固當世所推高而陳忠肅公又嘗稱其論明道先生有足目相應之語蓋亦略知吾道之可尊矣而其為言若此豈差之毫釐則夫千里之繆有所必至而不能已者耶因書以自警且示讀者使毋疑舊傳謝先生與胡文定公手柬今并掇其精要之語附三篇之後云 謝上蔡語錄後記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吕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為此編總六百二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已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皆粗見其梗槩以為窮鄉晩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復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為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 書近思錄後

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禮固不可以一日而不脩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終始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不可以一日而不講且習焉也三代之際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宮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為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略無所折衷至或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禮之士猶或不能舉其要而困於貧窶者尤患其終不能有以及於禮也熹之愚蓋兩病焉是以嘗獨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閒以為一家之書大抵謹

名分崇愛敬以爲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略浮文敦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願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庶幾古人所以脩身齊家之道謹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而於國家所以敦化導民之意亦或有小補云（家禮序）

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爲目錄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歷八十卷以適厥中而未成也至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稿脩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強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輒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爲義例增損櫽括以就此編蓋表歲以首年（逐年之上行外書某甲子遇甲字子字則朱書以別之雖無事依舉要以備歲年）而因年以著統（凡正統之年歲下大書非正統者兩行分注）大書以提要（凡大書有正例有變例正例如始終興廢災祥沿革及號令征伐殺生除拜之大者變例如不在此例而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皆特書之也）而分注以備言（凡分注有追原其始者有遂言其終者有詳陳其事者有備載其言者有

因始終而見者有因拜罷而見者有因事類而見者有因家世而見者有溫公所立之言所取之論有胡氏所收之說所著之評而兩公所遺與夫近世大儒先生折衷之語今亦頗采以附於其間云）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辭事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凡若干卷藏之巾笥姑以私便檢閱自備遺忘而已若兩公述作之本意則有非區區所敢及者雖然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槩舉而監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爲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而兩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默識矣因述其指意條例如此列於篇端以俟後之君子云乾道壬辰夏四月甲子新安朱某謹書（資治通鑑綱目序）

右楚辭集注八卷今所校定其第錄如上蓋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號楚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爲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爲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爲訓然皆生於繾綣惻怛

不能自已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抆淚謳唫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閒。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隋唐間爲訓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爲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驗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並行於世。其於訓詁名物之閒。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閒。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復。嗟歎詠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喩立說。旁引曲證。以强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爲抑鬱而不得伸於當年者。又

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予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據舊編。粗加櫽括。定爲集注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悕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楚辭集注序

右楚辭後語目錄。以晁氏所集錄續變二書。刊補定著凡五十二篇。晁氏之爲此書。固主於辭。而亦不得不兼於義。今因其舊。則其考於辭也宜益精。而擇於義也當益嚴矣。此余之所以兢兢而不得不致其謹也。蓋屈子者。窮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詞也。故今所欲取而使繼之者。必其出於幽憂窮蹙。怨慕淒凉之意。乃爲得其餘韻。而宏衍鉅麗之觀。懽愉快適之語。宜不得而與焉。至論其等。則又必以無心而冥會者爲貴。其或有是。則雖遠且賤。猶將汲而進之。一有意於求似。則雖迫眞如楊柳。亦不得已而取之耳。若其義則首篇所著荀卿子之言。指意深切。詞調鏗鏘。君人者誠能使人朝夕諷誦。不離於其側。如衛武公之抑戒。則所以入耳

而著心者豈但廣廈細旃明師勸誦之益而已哉此固余之所為眷眷而不能忘者若高唐神女李姬洛神之屬其詞若不可廢而皆棄不錄則以義裁之而斷其為禮法之罪人也高唐卒章雖有思萬方憂國害開聖賢輔不逮之云亦屠兒之禮佛倡家之讀禮耳幾何其不為獻笑之資而何諷一之有哉其息夫躬柳宗元之不棄則晁氏已言之矣至於揚雄則未有議其罪者而余獨以為是其失節亦蔡琰之儔耳然琰猶知愧而自訟若雄則

反訕前哲以自文宜又不得與琰比矣今皆取之豈不以夫琰之母子無絕道而於雄則欲因反騷而著蘇氏洪氏之貶詞以明天下之大戒也陶翁之詞晁氏以為中和之發於此不類特以其為古賦之流而取之是也抑以其自謂晉臣恥事二姓而言則其意亦不為不悲矣序列於此又何疑焉至於終篇特著張夫子呂與叔之言蓋又以告夫游藝之及此者使知學之有本而反求之則文章有不足為者矣其餘微文碎義又各附見於本篇此不暇悉著云（楚辭後語目錄序）

南安韓文出莆田方氏近世號為佳本予讀之信然然猶恨其不盡載諸本同異而多折衷於三本也原三本之見信杭蜀以舊館閣以官其信之也則宜然如歐陽公之言韓文印本初未必誤多為校讎者妄改亦謂如羅池碑改步為涉田氏廟改天明為王明之類耳觀其自言為兒童時得蜀本韓文於隨州李氏計其歲月當在天禧中年且其書已故弊脫略則其摹印之日與祥符杭本蓋未知其

孰先孰後而嘉祐蜀本又其子孫明矣然而猶曰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則固未嘗必以舊本為是而悉從之也至於秘閣官書則亦民間所獻掌故令史所抄而一時館職所校耳其所傳者豈真作者之手槀而是正之者豈盡劉向揚雄之倫哉讀者正當擇其文理意義之善者而從之不當但以地望形勢為重輕也抑韓子之為文雖以力去陳言為務而又必以文從字順各識其職為貴讀者或未得此權度則其文理意義

正自有未易言者。是以予於此書。姑考諸本之同異而兼存之。以待覽者之自擇。豈區區妄意。雖或竊有所疑而不敢偏有所廢也。韓文考異序

此集今世本多不同。惟近歲南安軍所刊方氏校定本號爲精善。別有舉正十卷。論其所以去取之意。又他本之所無也。然其去取。以祥符杭本嘉祐蜀本及李謝所據館閣本爲定。而尤尊館閣本。雖有謬誤。往往曲從。他本雖善。亦棄不錄。至於舉正則又例多而辭寡。覽者或頗不能曉知。故今輒因其

書更爲校定。悉考衆本之同異。而一以文勢義理。及他書之可驗者決之。苟是矣。則雖民間近出小本不敢違。有所未安。則雖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又各詳著其所以然者。以爲考異十卷。庶幾去取之未善者。覽者得以參伍而筆削焉。韓文考異前序

予讀近代文集。及記事之書。觀其所載國朝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補於世教。然以其散出而無統也。既莫究見始終表裏之全。而又汨於虛浮怪誕之說。予嘗病之。於是掇取其要。聚爲此錄。以便記覽。尙恨書籍不備。多所遺闕。嗣有所得。當續書之。八朝名臣言行錄序。以上文集二十七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七

道統六

訓門人 已見前卷爲學內者不重出

問涵養於未發之初令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爲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德明云這處最難因舉橫渠戢退之說曰此亦不難只要明

得一箇善惡每日遇事須是體驗見得是善從而保養取自然不肯走在惡上去次日又云雖是涵養於未發源清則流清然源清則未見得被他流出來已是濁了須是因流之濁以驗源之未清就本原處理會未有源之濁而流之能清者亦未有流之濁而源清者今人多是偏重了只是涵養於未發而已發之失乃不能制是有得於靜而無得於動只知制其已發而未發時不能涵養則是有得於動而無得於靜也 以下訓廖子晦德明

德明問編喪祭禮當依先生指授以儀禮爲經戴記爲傳周禮作旁證曰和通典也須看就中卻又議論更革處語畢卻云子晦正合且做切己工夫只管就外邊文字上走支離雜擾不濟事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須如此做家計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不可騖外此箇心須是管著他始得且如曾子於禮上纖細無不理會過及其語孟敬子則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須有緩急先後之序須有本末須將操存工夫做本然後逐段逐義去看方有益也須有倫序只管支離雜看都不成事去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然後游於藝今只就冊子上理會所以每每不相似又云正要克己上做工夫

先生舉遺書云根本須先培擁然後可立趨向又云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今且要收斂此心常提撕省

察。且如坐間說時事。逐人說幾件。若只管說。有甚是處。便截斷了。提撕此心。令在此。凡遇事應物皆然。問當官事多。膠膠擾擾。奈何。曰他自膠擾。我何與焉。濂溪云。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中與仁是發動處。正是當然定理處。義是截斷處。常要主靜。豈可只管放出不收斂。截斷二字最緊要。

問山居頗適。讀書罷。臨水登山。覺得甚樂。曰只任閒散不可。須是讀書。又言上古無閒民。其說甚多。不曾記錄。大意似謂閒散是虛樂。不是實樂。

初七日稟辭。因求一言為終身佩服。先生未答。且出。晚謁。再請。先生曰。早間所說用功事。細思之。只是昨日說戒謹不睹。恐懼不聞。是要切工夫。佛氏說得甚相似。然而不同。佛氏要空此心。道家要守此氣。皆是安排。子思之時。異端並起。所以作中庸。發出此事。只是戒謹恐懼。便自然常存。不用安排。戒謹恐懼。雖是四箇字。到用著時無他。只是緊鞭約令歸此窠臼來。

先生謂廣。看文字傷太快。恐不子細。雖是理會得底。更須將來看。此不厭熟。熟後更看。方始滋味出。（以下訓輔漢卿廣）

先生又謂廣。見得義理雖稍快。但言動之間。覺得輕率處多。子曰。仁者其言也訒。仁者之言。自不恁地容易。謝氏曰。視聽言動。不可易。易則多非禮。須時時自省覺。自收斂。稍緩縱。則失之矣。

或問人之思慮有邪有正。若是大段邪僻之思。却容易制。惟是許多無頭面不緊要之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慮底。便莫要

思。便從脚下做將去。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脚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少覺。莫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

只看論語一書。何嘗有懸空說底話。只為漢儒一向尋求訓詁。更不看聖賢意思。所以二程先生不得不發明道理。開示學者。使激昂向上。求聖人用心處。故放得稍高。不期今日學者乃捨近求遠。處下窺高。一向懸空說了。扛得兩脚都不著地。其為害

反甚於向者之未知尋求道理。依舊在大路上行。今之學者。却求捷徑、遂至鑽山入水。吾友要知須是與他古本相似者、方是本分道理。若不與古本相似。盡是亂道。以下訓余正叔大雅

再見。即問曰三年不相見、近日如何。對云。獨學悠悠。未見進處。曰。悠悠於學者最有病。某前此說話亦覺悠悠、而學於某者、皆不做切己工夫、故亦少見特然可恃者。且如孟子初語滕文公只道性善、善學者、只就這上便做工夫、自應有得。及後再見孟子。則不復更端矣、只說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以至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其言激切如此、只是欲其著緊下工夫耳、又如語曹交一段意亦同此。大抵爲學、須是自家發憤振作。鼓勇做去、直是要到一日須見一日之效。一月須見一月之效。諸公若要做、便從今日做去。不然便截從今日斷、不要務爲說話、徒無益也。大雅云。從前但覺寸進、不見特然之效。曰。正爲如此、便不曾離得舊窠。何緣變化得舊氣質。

再見。即曰、吾輩此箇事。世俗理會不得。凡欲爲事。豈可信世俗之言爲去就。彼流俗何知。所以王介甫一切屏之、他做事雖是過、然吾輩自守所學、亦豈可爲流俗所梗。如今浙東學者多陸子靜門人。類能卓然自立、相見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自家一輩朋友、又覺不振、一似忘相似、彼則又似助長。

問吾輩之貧者、令不學子弟經營。莫不妨否。曰。止經營衣食、亦無甚害、陸家亦作鋪買賣、因指其門閾云。但此等事如在門限裏、一動著脚、便在此門限外矣。緣先以利存心、做時雖本爲衣食不足、後見利入稍優。便多方求餘、遂生萬般計較。做出礙理事來。須思量止爲衣食爲仰事俯育耳、此計稍足便須收斂。莫令出元所思處。則粗可救過。

問私意竊發、隨即鉏治。雖去枝葉。本根仍在。感物又發。如何。曰只得如此。所以曾子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以下訓陳才卿文蔚

問色容莊最難。曰、心肅則容莊、非是外面做那莊。出來、陳才卿亦說九容、次早、才卿以右手拽涼衫左袖口偏於一邊、先生曰、公昨夜說手容恭、今却如此。才卿赧然、急叉手鞠躬、曰、忘了。先生曰、爲己之學有忘耶、向徐節孝見胡安定、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節孝自思、不獨頭容要直、心亦要直、自此便無邪心。學者須是如此始得、

邵武人箇箇急迫、此是氣稟如此。學者先須除去此病、方可進道。先生謂方子曰、觀公資質自是寡過、然闘闢中又須縝密、寬緩中又須謹敬。訓李公晦方子

問前日承教、辨是非、只交游中便有是有非、自家須分別得、且不須誦言。道莫是只說尋常汎交、若朋友則有責善琢磨之義。曰、固是、若是等閑人、亦自不可說、只自家胷次便要得是非分明、事事物物上都有箇道理、都有是有非、所以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雖淺近閒言語中、莫不有理、都要見得破。隱惡而揚善、自家這裏善惡便分明、然以聖明昭鑒、纔見人不好、便說出來也、不得只是揚善、那惡底

自有不得掩之理、纔說揚善、自家已自分明、這亦是聖人與人爲善之意。以下訓葉味道賀孫

賀孫請問語聲末後低、先生不聞、因云、公仙鄉人何故聲氣都恁地、說得箇起頭、後面懶將去。子夏曰、聽其言也厲。公只管恁地下梢、不好見道理不分明、將漸入於幽暗、含含胡胡、不能到得正大光明之地、說話須是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要見得是非

先生問時舉、觀書如何。時舉自言常苦於粗率、無精密之功、不知病根何在。曰、不要討甚病根、但知道粗率便是病、在這上便更加子細、便了。今學者亦多來求病根、某向他說、頭痛灸頭、脚痛灸脚、病在這上、只治這上便了、更別討甚病根也。訓潘子善時舉

人傑將行、請教。先生曰、平日工夫須是做到極時、四邊皆黑無路可入、方是有長進處、大疑則可大進。若自覺有些長進、便道我已到了、是未足以爲大進也。顏子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及至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直是無去處了、至此可以語進矣。訓萬正淳人傑

仲思言正大之體難存。曰、無許多事。古人已自說了。言語多。則愈支離。如公昨來所問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如做事須用人纔放下。或困睡。這事便無人做主。都由別人。不由自家。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當皆以敬爲本。敬却不是將來做一箇事。今人多先安一箇敬字在這裏。如何做得。敬只是

提起。這心莫教放散。恁地則心便自明。這裏便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是了。便行將去。今且將大學來讀。便見爲學次第。初無許多屈曲。又曰。某於大學中所以力言小學者。以古人於小學中已自把捉成了。故於大學之道無所不可。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却當以敬爲本。訓楊

仲思 道夫

居甫問。平日只是於大體處未正。曰。大體只是合衆小理會成大體。今不窮理。如何便理會大體。以下訓徐

居甫 寓

居甫敬之是一種病。都緣是弱。仁父亦如此。定之亦如此。只看他前日信中自說臨事而懼。不知孔子自說行三軍。自家平居無事。只管恁地懼箇甚麼。賀孫說。定之之意。是當先生前日在朝。恐要從頭拆洗決裂做事。故說此。曰。固是。若論來如今事體。合從頭拆洗。合有決裂做處。自是定著如此。只是自家不曾當這地位。自是要做不得。若只管懼了。到合說處都莫說。

近來學者。如漳泉人物。於道理上發得都淺。都是作文時文采發越。粲然可觀。謂堯卿至之 浙閒士夫。又却好就道理上壁角頭著工夫。如某人輩。子善叔恭 恐也是風聲氣習如此。又云。今之學者有三樣人才。一則資質渾厚。却於道理上不甚透徹。一則儘理會得道理。又生得直是薄。一則資質雖厚。却飄然說得道理儘多。又似承當不起。要箇恰好底難得。此間却有一兩箇朋友理會得好。如公資質如此。何不可爲。只爲源頭處用功較少。而今須喫緊著意

做取尹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因說及陳後之陳安卿。二人爲學頗得蹊徑次第。又曰。爲學之道。如人耕種一般。必須辦了一片地在這裏了。方可在上耕種。今却就別人地上鋪排許多種作底物色。這田地元不是我底。訓石子餘洪慶

問。節昔以觀書爲致知之方。今又見得是養心之法。曰。較寬不急迫。又曰。一舉兩得。這邊又存得心。這邊理又到。節復問。心在文字。則非僻之心自入不

得。先生應。訓甘吉甫節

問。氣質昏蒙。做事多悔。有當下便悔時。有過後思量得不是方悔時。或經久所爲因事機觸得悔時。方悔之際。惘然自失。此身若無所容。有時恚恨。至於成疾。不知何由可以免此。曰。既知悔時。第二次莫恁地便了。不消得常常地放在心下。那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底。便是不悔底。今若信意做去。後蕩然不知悔。固不得。若既知悔。後次改便了。何必常常恁地悔。以下訓黃毅然義剛

世間只是這箇道理。譬如晝日當空。一念之間。合著這道理。則皎然明白。更無纖毫窒礙。故曰。天命之謂性。不只是這處有。處處皆有。只是尋時。先從自家身上尋起。所以說性者道之形體也。此一句最好。蓋是天下道理尋討將去。那裏不可體驗。只是就自家身上體驗一性之內。便是道之全體。千人萬人。一切萬物。無不是這道理。不特自家有。他也有。不特甲有。乙也有。天下事都恁地。

初見先生云。某自到此。與朋友亦無可說。古人學問。

只是爲己而已。聖賢教人。具有倫理。學問是人合理會底事。學者須是切己。方有所得。今人知爲學者。聽人說一席好話。亦解開悟。到切己工夫。却全不曾做。所以悠悠歲月。無可理會。若使切己下功。聖賢言語雖散在諸書。自有箇通貫道理。須實有見處。自然休歇不得。如人趁養家一般。一日不去趁。便受飢餓。今人事無小大。皆潦草過了。只如讀書一事。頭邊看得兩段。便揭過後面。或看得一二段。或看得三五行。殊不曾子細理會。如何會有益。

或問人講學不明。用處全差了。曰。不待酬酢應變時若學不切己。自家一箇渾身自無處著。雖三魂七魄亦不知下落。何待用時方差。坐間有言及傳子困者。曰。人雖見得他偏。見得他不是。此邊却未有肯著力做自家工夫。如何不爲他所議。近世人大被人謾可笑。見人胡亂一言一動。便被降下了。只緣自無工夫。所以如此。便又有不讀書之說。可以誘人。宜乎陷溺者多。先生又云。彼一般說話。雖是說禪。却能鞭逼得人緊。後生於此邊既無所得。

一溺其說。便把作件事做。如何可回。終竟他底不是。愈傳愈壞了人。或又云。近世學者多躐等。曰。亦更有不及等人。以下訓廖益仲謙

德之看文字尖新。如見得一路光明。便射從此一路去。然爲學讀書。寧詳毋略。寧近毋遠。寧下毋高。寧拙毋巧。若一向單過。不加子細。便看書也不分曉。然人資質亦不同。有愛趨高者。亦有好務詳者。雖皆有得。然詳者終是有得。淵博浹洽。又言大學等書。向來人只說某說得詳。如何不略說。使人自致思。此事大不然。人之爲學。只是爭箇肯不肯耳。他若無得。不肯向這邊略。亦不解致思。他若肯向此一邊。自然有味。愈詳愈有意味。

讀大學。必次論孟及中庸。兼看近思錄。先生曰。書讀到無可看處恰好看。訓湯叔永泳

某嘗喜那鈍底人。他若是做得工夫透徹時極好。却煩惱那敏底。只是略綽看過。不曾深去思量。當下說也理會得。只是無滋味。工夫不耐久。如莊仲便是如此。某嘗煩惱這樣底。少間不濟事。敏底人又

却要做那鈍底工夫方得。以下訓沈莊仲僩

今公掀然有飛揚之心。以爲治國平天下如指諸掌。不知自家一箇身心都安頓未有下落。如何說功名事業。怎生治人。古時英雄豪傑不如此。張子房不問著他不說。諸葛孔明甚麼樣端嚴。公浙中一般學是學爲英雄之學。務爲跅弛豪縱。全不點檢身心。某這裏須是事事從心上理會起。舉止動步事事有箇道理。一毫不然。便是欠闕了他道理。固是天下事無不當理會。只是有先後緩急之序。須

先立其本，方以次推及其餘。今公們學都倒了，緩其所急，先其所後，少間使得這身心飛揚悠遠，全無收拾處。而今人不知學底，他心雖放，然猶放得近；今公雖曰知爲學，然却放得遠，少間會失心去，不可不覺。

黄直卿會看文字，只是氣象小，開或又有看得不好處。訓郭德元友仁

問：漢於鄉曲自覺委靡隨順處多，恐不免有同流合汙之失。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處

鄉曲固要人情周盡，但須分別是非，不要一向隨順失了自家。天下事只有一箇是、一箇非，是底便是，非底便非。問：是非自有公論。曰：如此說便不是了。是非只是是非，如何是非之外更有一箇公論？才說有箇公論，便又有箇私論也。此却不可不察。以下訓周舜弼謨

既受詩傳，併力抄錄，頗踈侍教。先生曰：朋友來此，多被冊子困倒，反不曾做得工夫。何不且過此說話？彼皆紙上語耳。有所面言，資益爲多。又問與周茂元同郢所論何事。曰：周宰云，先生著書立言，義理精密，既得之，熟讀深思，從此力行，不解有差。因周宰才質甚敏，只有此粗疎，不肯去細密處求，說此便可見。截之簡牘，縱說得甚分明，那似當面議論，一言半句，便有通達處。所謂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說到透徹處，何止十年之功也。

先生問㽦與伯豐、正淳：此去做甚工夫？伯豐曰：正欲請教，先易後詩可否？曰：既曾讀詩，不若先詩後易。㽦曰：亦欲看詩。曰：觀詩之法，且虛心熟讀尋繹之，

不要被舊說粘定，看得不活。伊川解詩，亦說得義理多了。詩本只是恁地說話，一章言了，次章又從而歎詠之，雖別無義，而意味深長，不可於名物上尋義理。後人往往見其言只如此平淡，只管添上義理，却窒塞了他。如一源清水，只管將物事堆積在上，便壅隘了。某觀諸儒之說，惟上蔡云詩在識六義體面，却諷味以得之，深得詩之綱領，他人所不及。訓黄子耕㽦

淳有問目段子，先生讀畢，曰：大槩說得也好，只是一

機意思。又曰。公說道理。只要撮那頭一段尖底。末梢便要到那大而化之極處。中間許多都把作渣滓。不要理會。相似把箇利刃截斷中間都不用了。這箇便是大病。以下訓陳安卿淳

諸友入侍坐定。先生目淳申前說曰。若把這些子道理。只管守定在這裏。則相似山林苦行。一般便都無事可做了。所謂潛心大業者何有哉。淳曰。已知病痛大段欠了下學工夫。曰。近日陸子靜門人寄得數篇詩來。只將顔淵曾點數件事重疊說。其他

詩書禮樂都不說。如吾友下學也只是揀那尖利底說。粗鈍底都掉了。今日下學。明日便要上達。如孟子從梁惠王以下都不讀。只揀告子盡心來說。只消此兩篇。其他五篇都刪了。緊要便讀。閒慢底便不讀。精底便理會。粗底便不理會。書自是要讀。恁地揀擇不得。如論語二十篇只揀那曾點底意思來涵泳。都要蓋了。單單說箇風乎舞雩詠而歸。只做箇四時景致。論語何用說許多事。前日江西朋友來問。要尋箇樂處。某說只是自去尋。尋到那極苦澁處。便是好消息。人須是尋到那意思不好處。這便是樂底意思來。却無不做工夫。自然樂底道理。

諸友揖退。先生留淳獨語曰。何故無所問難。淳曰。數日承先生教誨。已領大意。但當歸去做工夫。曰。此別定不再相見。淳問曰。已分上事已理會。但應變處更望提誨。曰。今且當理會常。未要理會變。常底許多道理。未能理會得盡。如何便要理會變。聖賢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裏。且要闊著心胷平去

看。通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常便要討變。今也須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徧。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關門獨坐便了。便可以為聖賢。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賢。亦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箇事理會不得。

先生餞席酒五行。中筵親酌一杯勸李丈云。相聚不

過如此。退去反而求之。次一杯與淳曰。安卿更須出來行一遭。村裏坐。不覺壞了人。昔陳了翁說一人棊甚高。或邀之入京參國手。日久在側。並無所教。但使之隨行攜棊局而已。或人詰其故。國手曰。彼棊已精。其高著已盡識之矣。但低著未曾識。教之隨行。亦要都經歷一過。

漳州陳淳會問。方有可答。方是疑。

先生問伯羽如何用功。曰。且學靜坐。痛抑思慮。曰。痛抑也不得。只是放退可也。若全閉眼而坐。却有思

慮矣。又言。也不可全無思慮。無邪思耳。（以下訓童蜚卿伯羽）

問讀書莫有次序否。余正叔云。不可讀。讀則跳過了。曰。論語章短者。誠不可讀。讀則易蹉過。後章上。若孟子詩書等。非讀不可。蓋他首尾自相應。全藉讀方見。問伯羽嘗覺得易蹉了。專看則又易入於硬鑽之弊。如何。曰。是不可鑽。書不可進前一步看。只有退看。譬如以眼看物。欲得其大體邪正曲直。須是遠看。方定。若近看。愈狹了。不看見。凡人謂以多事廢讀書。或曰氣質不如人者。皆是不責志而已。

若有志時。那問他事多。那問他氣質不美。曰事多質不美者。此言雖若未是太過。然即此可見其無志。甘於自暴自棄。過孰大焉。真箇做工夫人便自不說此話。

看今世學者病痛。皆在志不立。常見學者不遠千里來此講學。將謂真以此爲事。後來觀之。往往只要做二三分人。識些道理便是。不是看他不破。不曾以此語之。夫人與天地並立爲三。自家當思量天如此高。地如此厚。自家一箇七尺血氣之軀。如何

會並立爲三。只爲自家此性。元善同是一處出來。一出一入。若有若亡。元來固有之性。不曾見得。則雖具人衣冠。其實與庶物不爭多。伊川曰。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在顏子分明見此物。須要做得。如人在戰陣。雷鼓一鳴。不殺賊則爲賊所殺。又安得不向前。又如學者應舉覓官。從早起來念念在此。終被他做得。但移此心向學。何所不至。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

於學。至三十而立。以上節節推去。五峰曰：爲學在立志。立志在居敬。此言甚佳。夫一陰一陽相對。志纔立則已在陽處立。雖時失脚入陰。然一覺悟則又在於陽。今之學者皆曰：他是堯舜，我是衆人，何以爲堯舜。爲是言者，曾不如佛家善財童子曰：我已發菩提心，行何行而做佛。渠却辦做佛，自家却不辦做堯舜。某因問立志。固是然志何以立。曰：自端本立以身而參天地，以匹夫而安天下，實有此理。以下訓鄭子上可學

問：可學稟性太急，數年來力於懲忿上做工夫，似減得分數，然遇事不知不覺忿發，何從而去此病？曰：亦在乎熟耳。如小兒讀書遍數多，自記得。此熟之驗也。大抵稟賦得深，多少年月，一旦如何便盡打疊得？須是日夜懲戒之，以至於熟，久當自去。

鄭子上因赴省經過，問左傳數事。先生曰：數年不見公，將謂有異問相發明，却問這般不緊要者，何益？人若能於大學、論孟、中庸四書窮究得通透，則經傳中折莫甚大事，以其理推之，無有不曉者，况此末事。今若此，可謂是颺了甜桃樹，沿山摘醋梨也。

問爲學大端。曰：且如士人應舉，是要做官，故其工夫勇猛，念念不忘，竟能有成。若爲學，須立箇標準。我要如何爲學？此志念念不忘，工夫自進。蓋人以渺然之身與天地並立而爲三，常思我以血氣之身，如何配得天地？且天地之所以與我者，色色周備，人自汚壞了。因舉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今之爲學，須是求復其初，求全天之所以與我者。始得。若要全天之所以與我者，便須以

聖賢爲標準，直做到聖賢地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失。如此則工夫自然勇猛。臨事觀書常有此意，自然接續。若無求復其初之志，無必爲聖賢之心，只見因循荒廢了。

看文字須以鄭文振爲法。理會得便說出，待某看甚處未是，理會未得便問。又云：渠今退去，心中却無疑也。訓鄭文振南升

至之少精深，蕃卿少寬心，二病正相反。以下訓楊至之至

楊子順、楊至之、趙唐卿辭歸，請教。先生曰：學不是讀

書然不讀書又不知所以為學之道聖賢教人只
是要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謂學者
學此而已若不讀書便不知如何而能脩身如何
而能齊家治國聖賢之書說脩身處便如此說齊
家治國處便如此節節在那上自家都要去理會
一一排定在這裏來便應將去
聖賢言語只管將來說弄何益於己曰舊學生以論
題商議非敢推尋立論曰不問如此只合下立脚
不是偏在語言上去全無體察工夫所以神氣飛

揚且如仲方主張克己之說只是治己還曾如此
自治否仁之為器重為道遠舉莫能勝行莫能至
果若以此自任是大小大事形神自是肅然無有
師保如臨父母曾子所謂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如此氣象何暇輕於立論仲方此去須覺
識見只管遲鈍語言只管畏縮方是自家進處琮
起謝云先生救誨之言可謂深中膏肓如負芒刺
自惟病根生於思而不學於是不養之氣襲而乘
之徵於色發於聲而不自知也孟子曰持其志無

暴其氣琮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曰此意固然志不
立後如何持得曰更願指教曰大學之道在明明
德在新民是立志處 訓吳仲方琮
廷秀問今當讀何書曰聖賢教人都提切己說話不
是教人向外只就紙上讀了便了自家今且剖判
一箇義利試自睹當自家今是要求人知要自為
己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又曰古之學
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孟子曰亦有仁義而已矣
何必曰利孟子雖是為時君言在學者亦是切身

事大凡為學且須分箇內外這便是生死路頭今
人只一言一動一步一趨便有箇為義為利在裏
從這邊便是為義從那邊便是為利向內便是入
聖賢之域向外便是趨愚不肖之途這裏只在人
劄定脚做將去無可商量若是已認得這箇了裏
面煞有工夫却好商量也顧謂道夫曰曾見陸子
靜義利之說否曰未也曰這是他來南康某請他
說書他却說這義利分明是說得好如云今人只
讀書便是為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得官後又要

改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爲利。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以下訓陳廷秀芝

爲學有用精神處。有惜精神處。有合著工夫處。有枉了工夫處。要之人精神有得亦不多。自家將來枉用了。亦可惜。惜得那精神。便將來看得這文字。某舊讀書。看此一書。只看此一書。那裏得恁閒工夫錄人文字。廷秀行夫都未理會得這箇工夫。在今當截頭截尾。劄定脚跟。將這一箇意思帖在上面。上下四旁。都不管他。只見這物事在面前。任你孔

夫子見身也。這我理會這箇了。直須抖擻精神。莫要昏鈍。如救火治病。豈可悠悠度歲月。

椿臨行請教。曰。凡人所以立身行己。應事接物。莫大乎誠敬。誠者何。不自欺不妄之謂也。敬者何。不怠慢不放蕩之謂也。今欲做一事。若不立誠以致敬。說這事不妨胡亂做了。做不成又付之無可奈何。這便是不能敬。人面前底是一樣。背後又是一樣。外面做底事。內心却不然。這箇皆不誠也。學者之心。大凡當以誠敬爲主。訓魏元壽椿

枅嘗問先生自謂稽採之力雖勞。而氣稟之偏自若。警覺之念雖至。而怠惰之習未除。異端之教。雖非所願學。而芒忽之差未能辨。善利之間。雖知所決擇。而正行惡聲之念。或潛行而不自覺。先覺之微言與論讀之雖開。有契而不能浹洽於心意之間云云。曰。所論皆切問近思。人之爲學。惟患不自知其所不足。今既知之。則亦即此而加勉焉耳。爲仁由己。豈他人所能與。惟讀書窮理之功。不可不講也。訓陳自脩枅

問堯卿今日看甚書。曰。只與安卿較量下學處。曰。不須比安卿。公年高。且據見定底道理受用。安卿後生有精力。日子長。儘可闊著步去。以下雜訓諸門人

李丈問前承教只據見定道理受用。某日用間已見有些落著。事來也應得去。不似從前走作。曰。日用間固是如此。也須隨自家力量成就去看如何。問工夫到此。自是不能間斷得。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這箇工夫常恁地。昔李初平欲讀書。濂溪曰。公老無及矣。只待某說與公。二年方覺悟。他既

讀不得書。濂溪說與他何故必待二年之久覺悟。二年中。說多少事想見事事說與他不解今日一說明日便悟。頓成箇別一等人無此理也。公雖年高。更著涵養工夫。如一粒菜子中間含許多生意。亦須是培壅澆灌方得成。不成說道有那種子在此。只待他自然生根生苗去若只見道理如此便要受用去。則一日止如一日。一年止如一年。不會長進。正如菜子無糞去培壅。無水去澆灌也。須是更將語孟中庸大學中道理來涵養。

胡叔器問每常多有恐懼何由可免。曰須是自下工夫。看此事是當恐懼不當恐懼。遺書云。治怒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若於道理見得了。何懼之有。

胡叔器患精神短。曰若精神少。也只是做去。不成道我精神少便不做。公只是思索義理不精。平日讀書只泛泛地過。不曾貼裏細密思量。公與安卿之病正相反。安卿思得義理甚精。只是要將那粗底物事都掉了。公又不去義理上思量事物來。肯奈何不得。只是不曾向裏去理會。如入市見鋪席上都是好物事。只是自家沒錢買得。如書冊上都是好說話。只是自家無奈他何。

某平生不會懶。雖甚病。然亦一心欲向前做事。自是懶不得。今人所以懶未必是真箇怯弱。自是先有畏事之心。纔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爲。緣先有箇畏縮之心。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所爲也。昌父云。某平生自覺血氣弱。日用工夫多只揀易底事做。或尙論人物。亦只取其與己力量相近者學之。

自覺難處進步不得也。曰。便當因這易處而益求其所謂難。因這近處。而益求其所謂遠。不可只守這箇而不求進步。縱自家力量到那難處不得。然不可不勉慕而求之。今人都是未到那做不得處。便先自懶怯了。雖是怯弱。然豈可不向前求其難者遠者。但求之無有不得。若眞箇著力求而不得。則無如之何也。趙曰。某幸聞諸老先生之緒言。粗知謹守而不敢失墜爾。曰。固是好。但終非活法爾。

江文卿博識羣書。因感先生之教。自咎云。某五十年

前枉費許多工夫記許多文字曰也不妨如今若理會得這要緊處那許多都有用如七年十載積疊得柴了如今方點火燒

周兄良問某平時所爲把捉這心敎定一念忽生則這心返被他引去曰這箇亦只是認敎熟熟了便不如此今日一念纔生有以制之明日一念生又有以制之久後便無此理只是這邊較少那邊較多便被他勝了如一車之火以少水勝之水撲處才滅而火又發矣

先生嘗謂劉學古曰康節詩云閒居謹莫說無妨蓋道無妨便是有妨要做好人則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爾

江元益問門人勇者爲誰曰未見勇者

問宋傑尋常覺得資質昏愚但持敬則此心虛靜覺得好若敬心稍不存則裏面固是昏雜而發於外亦鶻突所以專於敬而無失上用功曰這裏未消說敬與不敬在蓋敬是第二節事而今便把來夾雜說則鶻突了愈難理會且只要識得那一是一二是二便是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不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如未識得這物事時則所謂虛靜亦是箇黑底虛靜不是箇白底虛靜而今須是要打破那黑底虛靜換作箇白底虛靜則八窻玲瓏無不融通不然則守定那裏底虛靜終身黑淬淬地莫之通曉也

林仲參問下學之要受用處曰滚底椅桌在屋下坐便是受用若食䓁外面高山曲水便不是受用底舉詩云貧家淨掃地貧女好梳頭下上曉聞道聊

以拙自脩前人只恁地說了

辨姦論謂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每常嫌此句過當今見得亦有此様人某向年過江西與子壽對語而劉淳叟堯夫獨去後面角頭坐都不管學道家打坐被某罵云便是某與陸丈言不足聽亦有數年之長何故恁地作怪

包詳道書來言自壬子九月一省之後云云先生謂顯道曰人心存亡之決只在出入息之間豈有截自今日今時便鬼亂已後便悄悄之理聖賢之學

是揞揞定定做。不知不覺自然做得徹。若如所言。則是聖賢脩爲講學。都不須得。只等得一旦怳然悟去。如此者。起人僥倖之心。

先生謂杜叔高曰。學貴適用。

先生謂脅可幾曰。事不要察取盡。

今學者有兩樣意思。鈍底。又不能得他理會得。到得意思快捷底。雖能當下曉得。然又恐其不牢固。如龔郯伯理會也快。但恐其不牢固。

直卿告先生以趙友裕復有相招之意。先生曰。看今

世務已自沒可奈何。只得隨處與人說得識道理人多。亦是幸事

謂一上友曰。向嘗收書云。讀書不用精熟。又云。不要思惟。讀書正要精熟。而言不用精熟。學問正要思惟。而言不可思惟。只爲此兩句在胷中做病根。正如人食冷物。留於脾胃之間。十數年爲害。所以與吾友相別十年。只如此者。病根不除也。以下訓無名氏門人

嘗見老蘇說他讀書。孟子論語韓子及其他聖人之文。兀然端坐。終日以讀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胷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胷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又韓退之答李翊。柳子厚答韋中立書。言讀書用功之法。亦可見。某嘗歎息以爲此數人者。但求文字言語聲響之工。用了許多工夫。費了許多精力。甚可惜也。今欲理會這箇道理。是天下第一至大至難之事。乃不曾用得旬月工夫熟讀

得一卷書。只是泛然發問。臨時湊合。元不曾記得本文。及至問著。元不曾記得一段首尾。其能言者。不過敷演已說。與聖人言語。初不相干。是濟甚事。今請歸家。正襟危坐。取大學論語中庸孟子。逐句逐字。分曉精切。求聖賢之意。切已體察。著已踐履。虛心體究。如是兩三年。然後方去尋師證其是非。方有可商量。有可議論。方是就有道而正焉者。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已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已爲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

面全不曾相干涉。

而今持守便打疊教淨潔。看文字須著意思索。應接事物都要是當。四面去討他。自有一面通處。

謂諸生曰。公說欲遷善改過而不能。只是公不自去做工夫。若恁地安安排排。只是做不成。如人要赴水火。這心才發。便入裏面去。若說道在這裏安排。便只不成。看公來此。逐日只是相對默坐無言。恁地慢滕滕。如何做事。數日後復云。坐中諸公有會做工夫底。有病痛底。某一一都看見。逐一救正他。

惟公恁地循循默默。都理會公心下不得。這是幽冥暗弱。這是大病。若是剛勇底人。見得善便遷。他做得透。做不是處也顯然在人耳目。人皆見之。前日公說風雷益。看公也無些子風意思。也無些子雷意思。

學者講學。多是不疑其所當疑。而疑其所不當疑。不疑其所當疑。故眼前合理會處多蹉過。疑其所不當疑。故枉費了工夫。金溪之徒不事講學。只將箇心來作弄。胡撞亂撞。此間所以令學者入細觀書做工夫者。正欲其熟考聖賢言語。求箇的確所在。今卻考索得如此支離。反不濟事。又曰。中庸言慎思。何故不言深思。又不言勤思。蓋不可枉費心去思之。須是思其所當思者。故曰慎思也。

而今人聽人說話未盡。便要爭說。亦須待他人說教盡了。他人有說不出處。更須反覆問教說得盡了。這裏方有處置。

或謂問難只是作話頭。不必如此。曰不然。到無疑處。不必問。疑則不可不問。今如此云云。不是惡他人

問。便是自家讀書未嘗有疑。

諸生請問不切。曰羣居最有益。而今朋友乃不能相與講貫。各有疑忌自私之意。不知道學問是要理會箇甚麼。若是切己做工夫底。或有所疑。便當質之朋友。同其商量。須有一人識得破者。已是講得七八分。卻到某面前商量。便易爲力。今既各自東西。不相講貫。如何得會長進。欲爲學問。須要打透這些子。放令開闊。識得箇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底意思。方是切於爲己。

質敏不學。乃大不敏。有聖人之資。必好學。必下問。若就自家杜撰。更不學更不問。便已是凡下了。聖人之所以爲聖。也只是好學下問。

有言貧困不得專意問學者。曰。不干事。世間豈有無事底人。但十二時看那箇時閑。一時閒。便做一時工夫。一刻閒。便做一刻工夫。積累久自然別。

或言今且看先生動容周旋以自檢。先生所著文義。却自歸去理會。曰。文義只是目下所行底。如何將文義別做一邊看。若不去理會文義。終日只管相

守閑坐。如何有這道理。文義乃是躬行之門路。躬行即是文義之事實。

先生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只有此二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閑坐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佛者曰。十二時中除了著衣喫飯。是別用心。夫子亦云。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公等每日只是閑用心。問閑事。說閑話底時節多。問緊要事。究竟自己底事時節少。若是眞箇做工夫底人。他自是無閑工夫說閑話問閑事。

或問。靜時見得此心。及接物時又不見。曰。心如何見得。接物時只要求箇是。應得是。便是心得其正。應得不是。便是心失其正。所以要窮理。且如人唱喏。須至誠還他喏。人問何處來。須據實說某處來。即此便是應物之心。如何更要見此心。浙間有一般學問。又是得江西之緒餘。只管教人合眼端坐。要見一箇物事如日頭相似。便謂之悟。此大可笑。夫

子所以不大段說心。只說實事。便自無病。至孟子始說求放心。然大槩只要人不馳騖於外耳。其弊便有這般底出來。以此見聖人言語不可及。

方伯謨以先生教人讀集註爲不然。蔡季通丈亦有此語。且謂四方從學之士。稍自負者。皆不得其門而入。去者亦多。某因從容侍坐。見先生舉似與學者云。讀書須是自肯下工夫。始得。某向得之甚難。故不敢輕說與人。至於不得已而爲注釋者。亦是博採諸先生及前輩之精微。寫出與人看。極是簡

要省了多少工夫學者又自輕看了依舊不得力蓋是時先生方獨任斯道之責如西銘通書易象諸書方出四方辯詰紛然而江西一種學問又自善鼓扇學者其於聖賢精義皆不暇深考學者樂於簡易甘於詭僻和之者亦衆然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先生教人專以主敬窮理為主欲使學者自去窮究見得道理如此便自能立不待辯說而明此引而不發之意其為學者之心蓋甚切學者可不深味此意乎

或問所守所行似覺簡易然茫然未有所獲曰既覺得簡易自合有所得却曰茫然無所獲者如何曰比之以前為學多岐今來似覺簡畧耳恐殊不敢望得道只欲得一箇人頭處曰公之所以無所得者正坐不合簡易揚子雲曰以簡以易焉支焉離蓋支離所以為簡易也人須是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然後可到簡易田地

先生言此兩日甚思諸生之留書院者不知在彼如何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孟子所記本亦只是此說狂狷即狂簡不忘其初即不知所以裁之當時隨聖人在外底却逐日可照管他留魯者却不見得其所至如何然已說得成章了成章是有首有尾如異端亦然釋氏亦自說得有首有尾道家亦自說得有首有尾大抵未成者尚可救已成者為足慮

或云嘗見人說凡是外面尋討入來底都不是曰喫飯也是外面尋討入來若不是時須是肚裏作病如何又喫得安穩蓋飢而食者即是從裏面出來

讀書亦然書固在外讀之而通其義者却自是裏面事如何都喚作外面入來得必欲盡捨詩書而別求道理異端之說也

大率為善須自有立今欲為善之人不可謂少然多顧浮議浮議何足恤蓋彼之是非干我何事亦是我此中不痛切耳若自著緊自痛切亦何暇恤他人之議哉

或言某人好善曰只是徇人情與世浮沈要教人道好又一種人見如此却欲矯之一味只是說人短

長道人不是全不反已且道我是甚麽人他是如何人全不看他所爲是如何我所爲是如何一向只要胡亂說人此二等人皆是不知本領見歸一偏坐落在窠臼中不能得出聖賢便不如此

有一朋友輕慢去後因事偶語及之先生曰何不早說得某與他道坐中應曰不欲說曰他在却不欲說去後却後面說他越不是

門人有與人交訟者先生數責之云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爭奪而至怨仇

每夜諸生會集有一長上纔坐定便閑話先生責曰公年已四十書讀未通纔坐便說別人事夜來諸公閑話至二更如何如此相聚不回光反照做自已工夫却要閑說歎息久之

有侍坐而困睡者先生責之敬子曰僧家言常常提起此志令堅強則坐得自直亦不昏困纔一縱肆則嗒然頽放矣曰固是道家脩養也怕昏困常要直身坐謂之生腰坐若昏困倒靠則是死腰坐矣

或言氣稟昏弱難於爲學曰誰道是公昏弱但反而思之便強便明這氣色打一轉日日做工夫日日有長進以上語類九十五條

書中所諭皆的當之論所恨無餘味耳更向平易着實處子細玩索須於無味中得味乃知有餘味之味耳敬齋記所論極切當近方表裏看得無疑此理要人識得識得即雖百千萬億不爲多無聲無臭不爲少若如所疑即三綱五常都無頓處九經三史皆爲剩語矣此正是順之從來一箇窠臼何故至今出脫不得豈自以爲是之過耶聞有敬字

不活之論莫是順之敬得來不活否却不干敬字事惟敬故活不敬便不活矣此事所差毫釐便有千里之繆非書札所能盡切在細思會當有契耳先覺之論只著得誠字感字亦是贅語只如文字不敢與柯丈見便是逆詐億不信了答許順之

示論學之難易及別紙所疑足見好問之意本欲一一答去然熟觀之似未嘗致思而汎然發問者若此又率然奉答竊恐祇爲口耳之資而無益問學之實今且請吾友只將所問數條自加研究自設

疑難以吾心之安否驗衆理之是非縱未全通亦須可見大畧然後復以見諭訂其所當有不待問而決者矣答王近思

大抵家務冗幹既多此不可已者若於其餘時又以不急雜務虛費光陰則是終無時讀書也愚意講學幹蠱之外挽弓鳴琴抄書雕板之類皆可且罷此等不惟廢讀書亦妨幹也平甫試思此等於吾身計果孰緩且急哉又比來遊從稍雜與此曹交處最易親狎而驕慢之心日滋既非所以養成德

器其於觀聽亦自不美所損多矣有國家者猶以近習傷德害政況吾徒乎然亦非必絕之但吾清心省事接之以時遇之以禮彼將自疎如僕輩固不足道然平甫亦嘗見衡門之下有雜賓乎以禮來者禮接之亦嘗有留連酒炙把臂並遊對牀夜語者乎此不足為外人道也但欲平甫自知而節之答劉平甫

每與吾弟講論覺得吾弟明敏看文字不費力見得道理容易分明但以少却玩味踐履工夫故此道

理雖看得相似分明却與自家身心無干涉所以滋味不長久纔過了便休反不如遲鈍之人多費工夫方看得出者意思却久遠此是本原上一大病非一詞一義之失也記得向在高沙因吾弟說覺得如此講論都無箇歸宿處曾奉答云講了便將來踐履即有歸宿此語似有味更告思之答程允夫

所諭已業荒廢此亦甚以為疑意謂世味漸深遂已無復此志今乃猶有愧恨之心足以見善端之未泯也一旦幡然如轉戶樞亦何難之有哉某衰病

之軀飲食起居尚未能如舊流竄放逐久已置之度外諸生遠來無可遣去之理朝廷若欲行遣亦須待到奉行難以遽自匆匆也詳觀來諭似有仰人鼻息以為慘舒之意若方寸之間日日如此則與長戚戚者無以異矣若欲學道要須先去此心然後可以語上上蔡先生言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也不知曾見此書否答任伯起

大抵只是目前佛學玄妙之見尚在故以理為外以

事爲粗而必以心法爲主然又苦其與大易體面不同須至杜撰揑合所以欲高而反下欲密而反疎耳此是義理本原大差繆處不但文義之失然在今日德功病痛尙是第二義却是日用之間自已分上更不曾實下工夫而窮日夜之力以爲穿鑿附會之計此是莫大之害正使撰得都是亦無用處不得力況其乖戾日甚一日豈不枉費工夫虛度光陰不惟無益而反有害乎某之鄙意竊願德功放下日前許多玄妙骨董卽就日用存主應接處實下工夫理會箇敬肆義利是非得失之判若要讀書卽且讀語孟詩書之屬就平易明白有事迹可按據處看取道理體而涵養德性本原久之漸次踏著實地卽此等說話須自見得黑白不須如此勞心費力矣（答江德功）

老兄以明敏果決之資挾凌高厲遠之志士友間所難得今茲需次暫得閑日所宜潛心味道益進所學以副區區期望之意向來所探似亦太高所存似亦太簡又每有自喜已材獨任已見之意今當

小立課程而守之以篤博窮物理而進之以漸常存百不能百不解之心而取諸人以爲善則德之進也不可禦矣（答方耕道）

大抵近日朋友例皆昏弱無志散漫無主鞭策不前獨正思篤志勤懇一有見聞便肯窮究此爲甚不易得常與朋友言之以爲爲學正須如此方有可望然亦覺得意思有粗疎處辯論工夫勝却翫索意思故氣象間有暄鬧急迫之病而少從容自得之意此爲未滿人意耳（答程正思）

閒中頗有學者相尋早晩不廢講學得以自警然覺得今世爲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脫略過高一則專務外馳支離繁碎其過高者固爲有害然猶爲近本其外馳者詭譎狼狽更不可言吾儕幸稍平正然亦覺欠却涵養本原工夫此不可不自反也（答吳伯豐）

示諭工夫長進深所欲聞但恐只此便是病痛須他人見得自家長進自家却只見得欠闕始是眞長進耳又覺得尋常點檢他人頗甚峻刻畧無假借

而未必實中其人之病。此意亦太輕率。不知盍如此覺察否。此兩事只是一病。恐須過捺見得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不是故意姑且如此。始有進步處耳。答汪長孺

所諭已悉。但所謂語句偶爾。而實却不然者。只此分疏。便是舊病未除。所謂誠於中形於外。此又何可諱耶。無疑之病。亦是如此。適答其書。說得頗痛快。可試取觀。可見鄙意。此不復縷縷也。又謂病只在懶惰者。亦只消得此一病。便是無藥可醫人之所

以懶惰。只緣見此道理不透。所以一向提掇不起。若見得道理分明。自住不得。豈容更有懶惰時節耶。所謂此外無難除之病者。亦信未及。況自以為無。則其有者將至矣。便敢如此斷置。竊恐所以自省者。亦太疎耳。又謂海內善類消磨摧落之後。所存無幾。此誠可歎。若鄙意則謂幾見消磨得去。此等人便不濟事。若使眞有所見。實有下工夫處。則便有鐵輪頂上轉旋。亦如何動得他。王晉輔好。且勸他莫管他人是非長短得失。且理會教自家道理分明。是為急務。此事之外。不可使有豪髮雜用心處也。然人要閒管。亦只是見理不透。無頓自己身心處。所以如此。願更察此。有以深矯揉之。乃為佳耳。答劉季章

大抵讀書須見得有曉不得處。方是長進。又更就此闕其所疑。而反復其餘。則庶幾得聖人之意。識事理之眞。而其不可曉者。不足為病矣。正甫趨向持守。甚不易得。但看文字。尙多强說處。此學者之通患。如前輩亦或未能免。先聖所謂寬以居之。子張

所謂執德不弘。正為救此病耳。答趙子欽

季通思索甚精。但恐有太過處耳。答劉韜仲 ○以上文集十三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八

諸子一

老子　列子　莊子

老子之術謙沖儉嗇全不肯役精神。以下論老子

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爲沖退自守爲事。故其爲說常以懦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其爲治雖曰我無爲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爲道每每如此。非特載營魄一章之指爲然也。若曰旁日月扶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徧周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子則初曷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爲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釋之所談而非老子之意矣。

伯豐問程子曰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何也。曰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是他亦窺得些道理將來竊弄。如所謂代大匠斲則傷手者。謂如人之惡者不必自去治他。自有別人與他理會。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嘗曰此正推惡離已。曰固是。如子房爲韓報秦。攛掇高祖入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平項羽。兩次報讐皆不自做。後來定太子事。他亦自處閒地。又只教四老人出來定之。

問楊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宗尚之何也。曰其學也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自有許多說話。人如何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清虛無爲。所謂因者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

爲之。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將去。老氏之學最忍。他閒時似箇虛無卑弱底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梧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學。如嶢關之戰與秦將連和了。忽乘其懈擊之。鴻溝之約與項羽講解了。忽回軍殺之。這箇便是他柔弱之發處。可畏可畏。他計策不須多。只消兩三次如此。高祖之業成矣。

問楊朱似老子。頃見先生如此說。看來楊朱較放退。

老子反要以此治國以此取天下曰大槩氣象相似如云致虛極守靜篤之類老子初間亦只是要放退未要放出那無狀來及至反一反方說以無事取天下如云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之類

楊朱之學出於老子葢是楊朱曾就老子學來故莊列之書皆說楊朱孟子闢楊朱便是闢莊老了釋氏有一種低底如梁武帝是得其低底彼初入中國也未在後來到中國却竊取老莊之徒許多說話見得儘高新唐書贊李蔚說得好

義剛問原壤看來也是學老子曰他也不似老子老子却不恁地莊仲曰却似莊子曰是便是夫子時巳有這樣人了莊仲曰莊子雖以老子爲宗然老子之學尚要出來應世莊子却不如此曰莊子說得較開闊較高遠然却較虛走了老子意思若在老子當時看來也不甚喜他如此說

問老子與鄉原如何曰老子是出人理之外不好聲不好色又不做官然害倫理鄉原猶在人倫中只是箇無見識底好人

問老子道可道章或欲以常無常有爲句讀而欲字屬下句者如何曰先儒亦有如此做句者不妥貼

問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無是車之坐處否曰恐不然若以坐處爲無則上文自是就輻轂而言與下文戸牖埏埴是一例語某嘗思之無是轂中空處惟其中空故能受軸而運轉不窮猶傘柄上木管子衆骨所會者不知名何緣管子中空又可受傘柄而闢闔下上車之轂亦猶是也莊子所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亦此意 以下論老子書

正淳問谷神不死是爲玄牝曰谷虛谷中有神受聲所以能響受物所以生物

問谷神曰谷只是虛而能受神謂無所不應他又云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有一物之不受則虛而屈矣有一物之不應是動而不能出矣問玄牝或云玄是衆妙之門牝是萬物之祖曰不是恁地說牝只是木孔承筍能受底物事如今門簨謂之牡鐶則謂之牝鏁管便是牝鏁鬚便是牡雌雄謂之牝牡可見玄者謂是至妙的牝不是那一樣的牝問老

子之言似有可取處曰他做許多言語如何無可取如佛氏亦儘有可取但歸宿門戶都錯了

問谷神不死曰谷之虛也聲達焉則響應之乃神化之自然也是謂玄牝玄妙也牝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焉程子所以取老氏之說也

玄牝蓋言萬物之感而應之不窮又言受而不先如言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契有左右左所以衡右言左契受之義也

沈莊仲問常有欲以觀其徼徼之義如何曰徼是那邊徼如邊界相似說那應接處向來人皆作常無常有點不若只作常有欲無欲點又問道可道如何解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又問玄之義曰玄只是深遠而至於黑窣窣地處那便是衆妙所在

張以道問載營魄與抱一能無離乎之義曰魄是一魂是二一是水二是火二抱一火守水魂載魄動守靜也

專氣致柔只看他這箇甚麼樣工夫專非守之謂也只是專一無間斷致柔是到那柔之極處纔有一毫發露便是剛這氣便粗了

郭德元問老子云夫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却問禮於他不知何故曰他曉得禮之曲折只是他說這是箇無緊要底物事不將為事某初間疑有兩箇老聃橫渠亦意其如此今看來不是如此他曾為柱下史故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箇物事不用得亦可一

似聖人用禮時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說禮運中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等語便自有這箇意思

問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曰老子說話都是這樣意思緣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都於反處做起且如人剛強咆哮跳躑之不已其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為弱人纔弱時却蓄得那精剛完全及其發也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潛說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殺人也不恤故其

流多入於變詐刑名。太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

易不言有無，老子言有生於無，便不是。

多藏必厚亡，老子也是說得好。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車，是一句，謂以走馬載糞車也。頃在江西見有所謂糞車者，方曉此語。今本無車字，不知先生所見何本。

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被他說得曲

盡。早服者，言能嗇則不遠而復，便在此也。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脩養者，此身未有所損失，而又加以嗇養，是謂早服而重積。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足以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矣。所以貴早服。早服者，早覺未損而嗇之也。如某此身已衰耗，如破屋相似，東扶西倒，雖欲脩養，亦何能有益耶。今年得季通書，說近來深曉養生之理，盡得其法，只是城郭不完，無所施其功也。看來是如此。以上語類二十二條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貴，猶重也。言寵辱細故，而得之猶若驚焉。若世之大患，則尤當貴重之而不可犯。如愛其身也。寵為下者，寵人者上於人者也，寵於人者下於人者也。是辱固不待言，而寵亦未足尚。今乃得之而猶若驚，而況大患與身為一，而可以不貴乎。若使人於大患皆若其將及於身，而貴重之，則必不敢輕以其身深預天下之事矣。得如是之人，而以天下託之，則其於天下必能謹守，如愛其身，而豈有禍敗之及哉。老子言道之真以治

身，又言身與名孰親，而其言外其身、後其身者，其實乃所以先而存之也。其愛身也至矣。此其學之傳所以流而為楊氏之為我也。蘇子由乃以忘身為言，是乃佛家夢幻泡影之遺意，而非老氏之本真矣。答丘子服

出生入死章，諸家說皆不愜人意，恐未必得老子本指。今只自夫何故以下看，則語意自分明。蓋言人所以自生而趨死者，以其生生之厚耳。聲色臭味居處奉養權勢利欲，皆所以生之者，惟於此太厚，

所以物得而害之善攝生者遠離此累則無死地矣此却只是目前日用事便可受持他既難明似亦不必深究也如何如何。答丘子服○以上文集二條

列子平淡疎曠。以下論列子○語類

問橫耳所聞無非妙道曰橫耳所聞乃列子之語與聖人之意相入不得聖人只言耳順者蓋爲至此渾是道理聞見之間無非至理謂之至理便與妙道不同自然不見其他雖有逆耳之言亦皆隨理冰釋而初無橫耳之意也只此便見聖人之學與異端之學不同處其辨如此只毫髮之間也。答張敬夫

向所謂未發者即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爾豈子思中庸之旨哉丙申臘日因讀列子書此又觀其言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之所由出也他若此類甚衆聊記其一二於此可見剽掠之端云。觀列子偶書○以上文集二條

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把做事觀其第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也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後來人如何下得他直是似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着落公晦曰莊子較之老子較平帖些曰老子極勞攘莊子得些只也乖莊子跌蕩老子收斂齊脚斂手莊子却將許多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以下論莊子

列莊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却似是逃不得不奈何須著臣服他更無一箇自然相胥爲一體處可怪故孟子以爲無君此類是也

因者君之綱道家之說最要這因萬件事且因來做因舉史記老子傳贊云云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窮曰虛無是體與因應字當爲一句蓋因應是用因而應之之義云爾

因論庖丁解牛一段至恢恢乎其有餘刃曰理之得名以此目中所見無全牛熟

問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是如何曰他是言九萬里底風也是這箇推去息是鼻息出入之氣

先生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不能自止耶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莊子這數語甚好是他見得方說到此其才高如老子天下篇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若見不分曉焉敢如此道要之他病我雖理會得只是不做

又曰莊老二書解注者甚多竟無一人說得他本義出只據他臆說某若拈出便別只是不欲得（以上論類六條）

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督舊以為中蓋人身有督脈循脊之中貫徹上下（見醫書）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見深衣注）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為全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謂閃姦打訛者故其意以為為善而近名者為善之過也為惡而近刑者亦為惡之過也唯能不大為善不大為惡而但循中以為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為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為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為學而求名者自非為己之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己而不敢盡其為學之力則其為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為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為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為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為中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益甚矣客嘗有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為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而無難也予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耳今世俗苟偷恣雎之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

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蓋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之比矣。蓋迹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校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爲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既作皇極辨。因感此意有相似者。遂筆之於其後云。（養生主說）

示諭讀莊周書。泛觀無害。但不必深留意耳。若謂已知爲學之大端。而自比於明道。則恐未然。明道乃是當時已見大意。而尚有疑其說之想。以故始雖博取。而終卒棄之。向來相聚。見德粹似於此理見得未甚端的。且尚不能無疑於釋子之論。今若更以莊周之說助之。恐爲所漂蕩。而無以自立也。況今日諸先生議論流傳於世。得失已分明。又非當日之比耶。若論泛觀。則世間文字皆須看過。又不特莊子也。（答滕德粹。○以上文集三條）

墨子　管子　孔叢子（子華子附　申韓）

楊墨皆是邪說。但墨子之說尤出於矯僞。不近人情而難行。孔墨並稱。乃退之之謬。然亦未見得其原道之作。孰先孰後也。（論墨子）

管子非仲所著。仲當時任齊國之政。事甚多。稍閒時。又有三歸之溺。決不是閒工夫著書底人。著書者是不見用之人也。其書老莊說話亦有之。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著之。并附以他書。（論管子）

家語只是王肅編古錄雜記。其書雖多疵。然非肅所作。孔叢子乃其所注之人僞作。讀其首幾章。皆左傳句已疑之。及讀其後序。乃謂渠好左傳。便可見。（以下論孔叢子）

漢卿問孔子順許多話却好。曰。出於孔叢子。不知是否。只孔叢子說話多類東漢人文。其氣軟弱。又全不似西漢人文。兼西漢初若有此等話。何故不略見於賈誼董仲舒所述。恰限到東漢方突出來。皆不可曉。（以上語類四條）

會稽官書板本有子華子者云是程本字子華者所作即孔子所與傾蓋而語者好奇之士多喜稱之以予觀之其詞故為艱澀而語實淺近其體務為高古而氣實輕浮其理多取佛老醫卜之言其語多用左傳班史中字其粉飾塗澤俯仰態度但如近年後生巧於摸擬變撰者所為不惟決非先秦古書亦非百十年前文字也原其所以秪因家語等書有孔子與程子傾蓋而語一事而不見其所語者為何說故好事者妄意此人既為先聖所予必是當時賢者可以假託聲勢眩惑世人遂偽造此書以傳合之正如麻衣道者本無言語秖因小說有陳希夷問錢若水骨法一事遂為南康軍戴師愈者偽造正易心法之書以託之也麻衣易予亦嘗辯之矣然戴生朴陋予嘗識之其書鄙俚不足惑人此子華子者計必一能文之士所作其言精麗過麻衣易遠甚如論河圖之二與四抱九而上踦六與八蹈一而下沈五居其中據三持七巧亦甚矣惟其甚巧所以知其非古書也又以洛書

為河圖亦仍劉牧之謬尤足以見其為近世之作或云王銍性之姚寬令威多作偽書二人皆居越中恐出其手然又恐非其所能及如子華子者今亦未暇詳論其言之得失但觀其書數篇與前後三序皆一手文字其前一篇託為劉向而殊不類向他書後二篇乃無名氏歲月而皆託為之號類若世之匿名書者至其首篇風輪水樞之云正是竝緣釋氏之說其卒章宗君二祥蒲璧等事皆剽剟他書傅會為說其自叙出處又與孔叢子載子順事略相似孔叢亦偽書也又言有大造於趙宗者即指程嬰而言以左傳考之趙朔既死其家內亂朔之諸弟或放或死而朔之妻乃晉君之女故武從其母畜於公宮安得所謂大夫屠岸賈者興兵以滅趙氏而嬰與杵臼以死衛之之云哉且其曰有大造者又用呂相絕秦語其不足信明甚而近歲以來老成該洽之士亦或信之固已可怪至引其說以自證其姓氏之所從出則又惑其祖矣大抵學不知本而眩於多愛又每務欲出於衆人之所不知

者以爲傳是以其弊必至於此可不戒哉 論子華子○偶讀漫記○文集

問史記云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曰張文潛之說得之道夫曰東坡謂商鞅韓非得老子所以輕天下者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曰也是這意要之只是孟子所謂楊氏爲我是無君也老子是箇占便宜不肯擔當做事底人自守在裏看你外面天翻地覆都不管此豈不是少恩道夫曰若柳下惠之不恭莫亦至然否曰下惠其流必至於此

又曰老子著書立言皆有道箇意思 論申韓○語類

荀子　董子　揚子　文中子　韓子

或言性謂荀卿亦是教人踐履先生曰須是有是物而後可踐履今於頭段處既錯又如何踐履 以下論荀子

不要看揚子他說話無好處議論亦無的實處荀子雖然是有錯到說得處也自實不如他說得恁地虛胖

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 以下論董子

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脩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云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若陸宣公之論事却精密第恐本原處不如仲舒然仲舒施之臨事又却恐不如宣公也

賈誼之學雜他本是戰國縱橫之學只是較近道理不至如儀秦范蔡之甚爾他於這邊道理見得分數稍多所以說得較好然終是有縱橫之習緣他根脚只是從戰國中來故也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只是困苦無精彩極好處也只有正義明道兩句下此諸子皆無足道如張良諸葛亮固正只是太粗

問正其義者凡處此一事但當處置使合宜而不可有謀利占便宜之心明其道則處此事便合義是乃所以爲明其道而不可有計後日功效之心正義不謀利在處事之先明道不計功在處事之後如此看可否曰恁地說也得他本是合掌說看來

也須徵有先後之序。

揚子雲出處非是。當時善去。亦何不可。論揚子

文中子議論多是中間暗了一段。無分明。其間弟子問答姓名。多是唐輔相。恐亦不然。蓋諸人更無一語及其師。人以為王通與長孫無忌不足。故諸人懼無忌而不敢言。亦無此理。如鄭公豈援人者哉。七制之主。亦不知其何故以七制名之。此必因其續書中曾採七君事迹以為書。而名之曰七制。如二典體例。今無可考。大率多是依倣而作。如以董

常如顏子。則是以孔子自居。謂諸公可為輔相之類。皆是撰成。要安排七制之君為他之堯舜。考其事迹。亦多不合。劉禹錫作歙池江州觀察王公墓碑。乃仲淹四代祖。碑中載祖諱多不同。及阮逸所注。并載關朗等事。亦多不實。王通大業中死。自不同時。如推說十七代祖。亦不應遼遠如此。唐李翺已自論中說可比太公家教。則其書之出。亦已久矣。伊川謂文中子有些格言。被後人添入壞了。看來必是阮逸諸公增益張大。復借顯者以為重耳。

今之偽書甚多。如鎮江府印關子明易。并麻衣道者易。皆是偽書。至如世傳繁露玉杯等書。皆非其實。大抵古今文字。皆可考驗。古文自是莊重。至如孔安國書序并注中語。多非安國所作。蓋西漢文章雖粗亦勁。今書序只是六朝軟慢文體。因舉史記所載湯誥并武王伐紂言詞不典。不知是甚底齊東野人之語也。以下論文中子

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又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蓋有當憂疑

者有不當憂疑者。然皆心也。文中子以為有心迹之判。故伊川非之。又曰。惟其無一己之憂疑。故能憂疑以天下。惟其憂以天下。疑以天下。故無一己之憂疑。以上語類九條

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言語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

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考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爲不然。而但爲模倣假竊之計。則不惟精粗懸絶。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爲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爲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

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脩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爲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

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己任。則其用心爲已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捃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强而

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勗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

學之不足以爲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爲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詔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強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爲弟子。是乃福郊福畤之所爲。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

爲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爲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揚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今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賢者備之遺意也。可勝歎哉。王氏續經說。

文集

遺書第一卷言韓愈近世豪傑。揚子雲豈得如愈。第六卷則曰揚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華則涉道淺。二說取予似相牴牾。曰。只以言性論之。則揚子善惡混之說。所見僅足以比告子。若退之見得到處。却甚峻絕。性分三品。正是說氣質之性。至程門說破氣字。方有去著。此退之所以不易及。而第二說

未得其實也。以下論韓子

問退之原性三品之說是否。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智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以某觀人之性。豈獨三品。須有百千萬品。退之所論却少了一氣字。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此皆前所未發。如夫子言性相近。若無習相遠一句。便說不行。如人生而靜。靜固是性。只著一生字。便是帶著氣質言了。但未嘗明說著氣字。惟周子太極圖。却有氣質底意思。程子之論。又自

太極圖中見出來也

問韓文公說人之所以爲性者五是他實見得到後如此說耶惟復是偶然說得著曰看他文集中說多是閑過日月初不見他做工夫處想只是才高偶然見得如此及至說到精微處又却差了因言惟是孟子說義理說得來精細明白活潑潑地如荀子空說許多使人看著如喫糙米飯相似

問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虛位之義如何曰亦說得通蓋仁義禮智是實此道德字是通上下

說却虛如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此道德只隨仁義上說是虛位他又自說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凶有吉謂吉人則爲吉德凶人則爲凶德君子行之爲君子之道小人行之爲小人之道如道二仁與不仁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類若是志於道據於德方是好底方是道德之正

韓退之云磨礲去圭角浸潤著光精又曰沈浸醲郁又曰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杜元凱云優而游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而今學者都不見這般意思又曰磨礲去圭角易曉浸潤著光精此句最好人多不知又曰只是將聖人言語只管浸灌少間自是生光精氣象自別

問荀揚王韓四子曰凡人著書須自有箇規模自有箇作用處或流於申韓或歸於黃老或有體而無用或有用而無體不可一律觀且如王通這人於世務變故人情物態施爲作用處極見得分曉只是於這作用曉得處却有病韓退之則於大體處

見得而於作用施爲處却不曉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後無人似他見得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說得極無疵只是空見得箇本原如此下面工夫都空疎更無物事撐住襯簟所以於用處不甚可人意緣他費工夫去作文所以讀書者只爲作文用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只是火急去弄文章而於經綸實務不會究心所以作用不得每日只是招引得幾箇詩酒秀才

和尚度日。有些工夫。只了得去磨煉文章。所以無工夫來做這邊事。兼他說我這箇便是聖賢事業了。自不知其非。如論文章云自屈原荀卿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卻把孟軻與數子同論。可見無見識。都不成議論。荀卿則全是申韓。觀成相一篇可見。他見當時庸君暗主戰鬭不息憤悶惻怛深欲提耳而誨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歸於明法制執賞罰而已。他那做處粗。如何望得王通揚雄。則全是黃老。某嘗說揚雄最無用。眞是一腐儒。他

到急處只是投黃老。如反離騷幷老子道德之言可見這人更無說。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別事。如法言一卷議論不明快。不了決。如其爲人。他見識全低。語言極歟。甚好笑。荀揚二人自不可與王韓二人同日語。問王通病痛如何。曰這人於作用處曉得。急欲見之於用。故便要做周公底事業。便去上書要興太平。及知時勢之不可爲。做周公事業不得。則急退而續詩書續元經。又要做孔子底事業。殊不知孔子之時。接乎三代有許多

典謨訓誥之文。有許多禮樂法度名物度數。數聖人之典章皆在。於是取而綴述。方做得這箇家具成。王通之時。有甚麼典謨訓誥。有甚麼禮樂法度。乃欲取漢魏以下者爲之書。則欲以七制命議之屬爲續書。（高文武宣光武明章七制。蓋以比二典也）詩則欲取曹劉沈謝者爲續詩。續得這般詩書。發明得箇甚麼道理。自漢以來詔令之稍可觀者。不過數箇。如高帝求賢詔雖好。又自不純。文帝勸農。武帝薦賢制策。輪臺之悔。只有此數詔略好。此外盡無那一篇比得

典謨訓誥。便求一篇如君牙冏命秦誓也無。曹劉沈謝之詩。又那得一篇如鹿鳴四牡大明文王關雎鵲巢。亦有學爲四句古詩者。但多稱頌之詞。言皆過實。不足取信。樂如何有雲英咸韶濩武之樂。禮又如何有伯夷周公制作之禮。他只是急要做箇孔子。又無佐證。故裝點幾箇人來。做堯舜湯武皆經我刪述。便顯得我是聖人。如中說一書。都是要學孔子。論語說泰伯三以天下讓。他便說陳思王善讓。論語說殷有三仁。他便說荀氏有二仁。又

捉幾箇公卿大夫來相答問。便比當時門人弟子。正如梅聖俞說歐陽永叔他自要做韓退之。却將我來比孟郊。王通便是如此。他自要做孔夫子。便胡亂捉別人來爲聖爲賢。殊不知秦漢以下。君臣人物。斤兩已定。你如何能加重。中說一書。固是後人假託。非王通自著。然畢竟是王通平生好自誇大。續詩續書。紛紛述作。所以起後人假託之故。後世子孫。見他學周公孔子學不成。都冷淡了。故又取一時公卿大夫之顯者。續緝附會以成之。畢竟

是王通有這様意思在。雖非他之過。亦他有以啓之也。如世人說坑焚之禍。起於荀卿。荀卿著書立言。何嘗教人焚書坑儒。只是觀他無所顧藉。敢爲異論。則其末流便有坑焚之理。然王通比荀揚又見別。王通極開爽。說得廣闊。緣他於事上講究得精。故於世變興亡。人情物態。更革沿襲。施爲作用。先後次第。都曉得。識得箇仁義禮樂。都有用處。若用於世。必有可觀。只可惜不曾向上透一著。於大體處有所欠闕。所以如此。若更曉得高處一著。那

裏得來。只細看他書。便見他極有好處。非特荀揚道不到。雖韓退之也道不到。韓退之只曉得箇大綱。下面工夫都空虛。要做更無下手處。其作用處全疎。如何敢望王通。然王通所以如此者。其病亦只在於不曾子細讀書。他只見聖人有箇六經。便欲別做一本六經。將聖人腔子塡滿裏面。若是子細讀書。知聖人所說義理之無窮。自然無工夫閑做。他死時極後生。只得三十餘歲。他却火急要做許多事。或云若少假之年。必有可觀。曰。不然。他氣

象局促。只如此了。他作許多書時。方只二十餘歲。孔子七十歲方繫易作春秋。而王通未三十皆做了。聖人許多事業。氣象去不得了。宜其死也。又曰。中說一書。如子弟記他言行。也煞有好處。雖云其書是後人假託。不會假得許多。須眞有箇人坯模如此。方裝點得成。假使懸空白撰得一人如此。則能撰之人。亦自大有見識。非凡人矣。以下論荀董揚王韓諸子

子升問仲舒文中子。曰。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

謂純儒。極是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未必得。王通見識高明。如說治體處極高，但於本領處欠。如古人明德新民至善等處，皆不理會，卻要鬭合漢魏以下之事，整頓爲法，這便是低處。要之，文中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

立之問：揚子與韓文公優劣如何？曰：各自有長處。文公見得大意已分明，但不曾去子細理會，如原道之類。不易得也。揚子雲爲人深沈，會去思索，如陰

陽消長之妙，他直是去推求。然而如太玄之類，亦是拙底工夫，道理不是如此。蓋天地間只有箇奇偶，奇是陽，偶是陰。春是少陽，夏是太陽，秋是少陰，冬是太陰。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都走不得。而揚子卻添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又且有氣而無朔，有日星而無月，恐不是道理。亦如孟子既說性善，荀子既說性惡，他無可得說，只得說箇善惡混。若有箇三底道理，聖人想自說了，不待後人說矣。看他裏面推得辛苦，卻就上面說些道理，亦不透徹。看來其學似本於老氏。如惟清惟靜，惟淵惟默之語，皆是老子意思。韓文公於仁義道德上看得分明，其綱領已正，卻無他這箇近於老子底說話。

先生令學者評董仲舒、揚子雲、王仲淹、韓退之四子優劣，或取仲舒，或取退之。曰：董仲舒自是好人，揚子雲不足道，這兩人不須說。只有文中子、韓退之這兩人疑似，試更評看。學者亦多主退之。曰：看來文中子根腳淺，然卻是以天下爲心，分明是要見

諸事業。天下事，他都一齊入思慮來。雖是卑淺，然卻是循規蹈矩，要做事業底人，其心卻公。如韓退之雖是見得箇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卻無實用功處。他當初本只是要討官職做，始終只是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語似六經，便以爲傳道。至其每日工夫，只是做詩博弈，酣飲取樂而已。觀其詩便可見，都襯貼那原道不起。至其做官臨政，也不是要爲國家做事，也無甚可稱，其實只是要討官職而已。以上語類九條

歐陽子

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

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

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爲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辨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

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爲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校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爲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於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縻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爲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

頗泝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爲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出

而遂有神徂聖伏之歎，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僭竊爲文之病，大振頹風，教人自爲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

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爲一耶爲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論歐陽子○讀唐志○文集）

諸子二

蘇氏　王氏

學中策問蘇程之學二家常時自相排斥蘇氏以程氏爲姦程氏以蘇氏爲縱横以某觀之只有荆公脩仁宗實錄言老蘇之書大抵皆縱横者流程子未嘗言也如遺書說艮一段譏之以得志不得志之說却恐是說他坡公在黄州猖狂放恣不得志

之說恐指此而言道夫問坡公苦與伊洛相排不知何故曰他好放肆見端人正士以禮自持却恐他來檢點故恁詆訾道夫曰坡公氣節有餘然過處亦自此來曰固是又云老蘇辨姦初間只是私意如此後來荆公做不著遂中他說然荆公氣習自是一箇要遺形骸離世俗底模樣喫物不知飢飽嘗記一書載公於飲食絶無所嗜惟近者必盡左右疑其爲好也明日易以他物而置此品於遠則不食矣往往於食未嘗知味也至於食釣餌當時以爲詐其實自不知了近世呂伯恭亦然面垢身汙似所不恤飲食亦不知多寡要之即此便是放心辨姦以此等爲姦恐不然也老蘇之出當時甚敬崇之惟荆公不以爲然故其父子皆切齒之然老蘇詩云老態盡從愁裏過壯心偏傍醉中來如此無所守豈不爲他荆公所笑如上韓公書求官職如此所爲又豈不爲他荆公所薄至如坡公著述當時使得盡行所學則事亦未可知從其游者皆一時輕薄輩無少行檢就中如秦少游則其

最也諸公見他說得去更不契勘當時若使盡聚朝廷之上則天下何由得平更是坡公首爲無稽遊從者從而和之豈不害事但其用之不久故他許多敗壞之事未出兼是後來羣小用事又費力似他故覺得他箇好以下論蘇氏

兩蘇既自無致道之才又不曾遇人指示故皆鶻突無是處人豈可以一己所見只管鑽去謂此是我自得不是聽得人底

胡問東坡兄弟若用時皆無益於天下國家否曰就

他分限而言亦各有用處論其極則亦不濟得事。

蔡卿問荆公與坡公之學曰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那裏得似荆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荆公但東坡後來見得荆公狼狽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論甚生財後來見青苗之法行得狼狽便不言生財初年論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雖北取契丹可也後來見荆公用兵用得狼狽更不復言兵他分明有兩截底議論。

或問東坡若與明道同朝能從順否曰道也未見得。

明道終是和粹不甚嚴厲東坡稱濂溪只是在他前不與同時同事因說當時諸公之爭看當時如此不當論相容與不相容只看是因甚麽不同各家所爭是爭箇甚麽東坡與荆公固是爭新法東坡與伊川是爭箇甚麽只看這處曲直自顯然可見何用別商量只看東坡所記云幾時得與他打破這敬字看這說話只要奮手捋臂放意肆志無所不爲便是只看這處是非曲直自易見。

東坡天資高明其議論文詞自有人不到處如論語說亦煞有好處但中間須有些漏綻出來如作歐公文集序先說得許多天來底大恁地好了到結末處却只如此蓋不止龍頭蛇尾矣當時若使他解虛心屈己鍛煉得成甚次第來。

問東坡與韓公如何曰平正不及韓公東坡說得高妙處只是說佛其他處又皆粗又問歐公如何曰淺久之又曰大槩皆以文人自立平時讀書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亂興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詩飲酒戲謔度日。

草堂劉先生曾見元城云傳嘗與子瞻同在貢院早起洗面了遶諸房去胡說亂說被他撓得不成模樣人皆不得看卷子及夜乃歸張燭一看數百副在幾上相會坐時已自瞌睡知其不汞矣不知當時許多精神那裏去二公皆歸自嶺海東坡曾知貢舉

東坡聰明豈不曉覺得他晚年自知所學底倚靠不得及與李昭玘書有云秦黃輩挾有餘之資而騖於無涯之智必極其所如將安所歸宿哉念有以反之范淳夫持兩端兩邊都不惡他也只是不是

先生因論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兩箇物事不知道便是無軀殼底聖人聖人便是有軀殼底道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如何將做兩箇物事看

因說欒城集曰舊時看他議論亦好近日看他文字煞有害處如劉原父高才傲物子由與他書勸之謙遜下人此意甚好其間却云天下以吾辯而以辯乘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不如以拙養巧以訥養辯如此則是怕人來困我故卑以下之此大段

害事如東坡作刑賞忠厚之至論却說懼刑賞不足以勝天下之善惡故舉而歸之仁如此則仁只是箇鶻突無理會底物事故又謂仁可過義不可過大抵今人讀書不子細此兩句却緣疑字上面生許多道理若是無疑罪須是罰功須是賞何須更如此或曰此病原起於老蘇曰看老蘇六經論則是聖人全是以術欺天下也

子由深有物作潁濱遺老傳自言件件做得是如拔用楊畏來之邵等事皆不載了門下侍郎甚近宰

相范忠宣蘇子容輩在其上楊攻去一人當子由做不做又自其下用一人楊又攻去一人子由當做又不做又自其下拔一人凡數番如此皆不做楊曰蘇不足與矣遂攻之來亦攻之二人前攻人皆受其風旨也

劉大諫與劉草堂言子由却只是如此子由可畏諫居全不見人一日蔡京黨中有一人來見子由遂先尋得京舊常賀生日一詩與諸小孫先去見人處嬉看及請其人相見諸孫與之滿地子由意自

取之曰某罪廢莫帶累他元長去京自此甚畏之

以上語類十三條

學敎論以兩蘇之學不可與王氏同科此乃淺陋僻不別白指不分明之過請復論之於後而來敎又以歐陽司馬同於蘇氏則某亦未能不以爲疑也蓋歐陽司馬之學其於聖賢之高致固非末學所敢議者然其所存所守皆不失儒者之舊特恐有所未盡耳至於王氏蘇氏則皆以佛老爲聖人既不純乎儒者之學矣（非惡其如此此特於此可驗其於吾儒之學無所得也）而

王氏支離穿鑿尤無義味至於甚者幾類俳優本不足以惑衆徒以一時取合人主假利勢以行之至於已甚故特爲諸老先生之所詆訾龜山與胡文定書及答蕭子莊書可見其意矣在今日則勢窮禍極故其失人人得見之至若蘇氏之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如易說性命陰陽書之人心道心古史之中一性善老子之道器中和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蘇氏此等議論不可殫舉且據論語則東坡之論見陽貨子由之論彼子西皆以利害言之也其智識才辨謀爲氣槩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欣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語道學則迷大本如前注中性命諸說多出私意雜佛老而言之性命之說尤可笑某嘗辨老子說中一段今以拜呈可見其梗槩矣論事實則尚權謀如陽貨子西事乃以此論聖人可見其底蘊矣衒浮華忘本實貴通達賤名檢此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亦豈盡出王氏之下也哉但其身與其徒皆不甚得志於時無利勢以輔之故其說雖行而不能甚久凡此患害人未盡見故諸老先生得以置而不論使其行於當世亦如王氏之盛則其爲禍不但王氏而已士名教者亦不得愁然而無言也龜山集中雜說數段爲蘇氏發

也當時固已慮此矣程氏語錄中論賢良處亦似有所指蓋王氏之學雖談空虛而無精彩雖急功利而少機變其極也陋如薛昂之徒而已蔡京雖名推尊王氏然其淫侈縱恣所以敗亂天下者不盡出於金陵也龜山所論鳧鷖詩乃其所假以爲號耳若蘇氏則其律身已不若荊公之嚴其爲術要未忘功利而詭秘過之其徒如秦觀李廌之流皆浮誕佻輕士類不齒相與扇縱橫捭闔之辨以持其說而漠然不知禮義廉恥之爲何物雖其勢利未能有以動人而世之樂放縱惡拘檢者已紛然向之使其得志則凡蔡京之所爲未必不身爲之也世徒據其已然者論之是以蘇氏猶得在近世名卿之列而君子樂成人之美者亦不欲逆探未形之禍以加譏貶至於論道學邪正之際則其辨有在毫釐之間者雖欲假借而不能私也今乃欲專貶王氏而曲貸二蘇道術所以不明異端所以益熾實由於此愚恐王氏復生未有以默其口而厭其心也答汪尚書

蘇學邪正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蓋某前日所陳乃

論其學儒不至而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竊味來教乃病其學佛未精而滯於智慮言語之間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夫其始之闢禪學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原以破其荒誕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之粗以角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本根亦安得不爲之詘哉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龜山猶以爲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況如蘇氏以邪攻邪是束縕灌膏而

往赴之也直以身爲燼而後已耳來教又以爲蘇氏乃習氣之弊雖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之學也某竊謂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始學也蓋欲凌跨揚韓掩迹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爲是而大爲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

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爲是則均焉學不知道其心固無所取則以爲正又自以爲是而肆言之其不爲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篡弒而盛稱荀彧以爲聖人之徒凡若此類若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借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末減之科而已豈可以是爲當然而莫之禁乎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

本意也若天理不明無所準則而屑屑焉惟原情之爲務則無乃徇情廢法而縱惡以啟姦乎楊朱學爲義者也而偏於爲我墨翟學爲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爲之耳特於本原之際微有豪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爲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辟而闢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爲是刻核之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狙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

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爾以此論之今日之事王氏僅足爲申韓儀衍而蘇氏學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楊墨之比愚恐孟子復生則其取舍先後必將有在而非如來教之云也答汪尚書

去春賜教語及蘇學以爲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

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失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爲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爲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爲浮夸險詖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況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既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愚見如此累蒙教告終不能移也答汪尚書

示諭蘇氏於吾道不能爲楊墨乃唐景之流耳某竊以爲此最不察夫理者夫文與道果同耶異耶若道外有物則爲文者可以肆意妄言而無害於道惟夫道外無物則言而一有不合於道者則於道爲有害但其害有緩急淺深耳屈宋唐景之文某舊亦嘗好之矣既而思之其言雖侈然其實不過悲愁放曠二者而已日誦此言與之俱化豈不大

爲心害於是屏絕不敢復觀今因左右之言又竊意其一時作於荊楚之間亦未必聞於孟子之耳也若使流傳四方學者家傳而人誦之如今蘇氏之說則爲孟子者亦豈得而已哉況今蘇氏之學上談性命下述政理其所言者非特屈宋唐景而已學者始則以其文而悅之以苟一朝之利及其既久則漸涵入骨髓不復能自解免其壞人材敗風俗蓋不少矣伯恭尚欲左右之豈其未之思耶其貶而置之唐景之列殆欲陽擠而陰予之耳向

見正獻公家傳語及蘇氏直以浮海罪目之而舍
人丈所著童蒙訓則極論詩文必以蘇黃爲法嘗
竊歎息以爲若正獻滎陽可謂能惡人者而獨恨
於舍人丈之微旨有所未喻也然則老兄今日之
論未論其他至於家學亦可謂蔽於近而違於遠
矣更願思之以求至當之歸不可自慢而復慢人
也答呂伯恭

蘇黃門謂之近世名卿則可前書以顏子方之僕不
得不論也今此所論又以爲行事可法本朝人物

最盛行事可法者甚衆不但蘇公而已大抵學者
貴於知道蘇公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
粕謂之知道可乎古史中論黃帝堯舜禹益子路
管仲曾子子思孟子老聃之屬皆不中理未易槩
舉但其辯足以文之世之學者窮理不深因爲所
眩耳僕數年前亦嘗惑焉近歲始覺其謬答程允夫

來書謂某之言乃論蘇氏之粗者不知如何而論乃
得蘇氏之精者此在吾弟必更有說然某則以爲
道一而已正則表裏皆正譎則表裏皆譎豈可以
析精粗爲二致此正不知道之過也又謂洗垢索
瘢則孟子以下皆有可論此非獨不見蘇氏之失
又并孟子而不知也夫蘇氏之失著矣知道愈明
見之愈切雖欲爲之覆藏而不可得何待洗垢而
索之耶若孟子則如青天白日無垢可洗無瘢可
索今欲掩蘇氏之疵而援以爲比豈不適所以彰
之耶黃門比之乃兄似稍簡靜然謂簡靜爲有道
則與子張之指清忠爲仁何以異弟深考孔子所
答之意則知簡靜之與有道蓋有間矣況蘇公雖

名簡靜而實陰險元祐末年規取相位力引小人
楊畏使傾范忠宣公而以已代之既不效矣則誦
其彈文於坐以動范公此豈有道君子所爲哉此
非某之言前輩固已筆之於書矣吾弟乃謂其躬
行不後二程何其考之不詳而言之之易也二程
之學始焉未得其要是以出入於佛老及其反求
而得諸六經也則豈因以佛老爲是哉如蘇氏之
學則方其年少氣豪固嘗妄觝禪學如大悲閣中
和院等記可見矣及其中歲流落不偶鬱鬱失志

然後匍匐而歸焉。始終迷惑、進退無據、以比程氏、正揚子先病後瘳、先瘳後病之說。吾弟比而同之、是又欲洗垢而索孟子之瘢也。又謂程氏於佛老之言、皆陽抑而陰用之、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程氏之學、以誠為宗。今乃陰竊異端之說而公排之、以蓋其跡、不亦盜憎主人之意乎。必若是言、則所謂誠者安在、而吾弟之所以敬仰之意果何謂也。挾天子以令諸侯、乃權臣跋扈借資以取重於天下、豈眞尊王者哉。若儒者論道而以是為心、則

亦非眞尊六經者、此其心術之間、反覆畔援、去道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方且自為邪說詖行之不暇、又何暇攻百氏而望其服於已也。凡此皆蘇氏心術之蔽、故其吐辭立論、出於此者十而八九。吾弟讀之、愛其文辭之工、而不察其義理之悖、日往月來、遂與之化、如入鮑魚之肆、久則不聞其臭矣。而此道之傳、無聲色臭味之可娛、非若侈麗閎衍之辭、縱橫捭闔之辨、有以眩世俗之耳目而蠱其心、自非眞能洗心滌慮、以入其中、眞積力久、卓然

自見道體之不二、不容復有毫髮邪妄雜於其間、則豈肯遽然舍其平生之所尊敬向慕者、而信此一夫之口哉。故伊川之為明道墓表曰、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蓋為此也。然世衰道微、邪偽交熾、士溺於見聞之陋、各自是其所是、若非痛加剖析、使邪正眞偽判然有歸、則學者將何所適從以知所向、況欲望其至之乎。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但其詞意矜豪譎詭、亦有非知道

君子所欲聞。是以平日每讀之、雖未嘗不喜、然既喜、未嘗不厭、往往不能終帙而罷、非故欲絕之也、理勢自然、蓋不可曉。然則彼醉於其說者、欲入吾道之門、豈不猶吾之讀彼書也哉。亦無怪其一胡一越而終不合矣。蘇程固嘗同朝、程子之去、蘇公嗾孔文仲劾而去之也。使其道果同、如吾弟之所論、則雖異世亦且神交、豈至若是之戾耶。文仲為蘇所嗾、初不自知、晚乃大覺、憤悶嘔血以至於死。見於呂正獻公之遺書、尚可考也。吾弟未之見耳。

答程允夫。以上文集六條

問萬世之下王臨川當作如何評品曰陸象山嘗記之矣何待他人問莫只是學術錯否曰天資亦有拗強處曰若學術是底此樣天資却更有力也曰然。以下論王氏

先生論荆公之學所以差者以其見道理不透徹因云洞視千古無有見道理不透徹而所說所行不差者但無力量做得來半上落下底則其害淺如庸醫不識病只胡亂下那沒緊要底藥便不至於

殺人若荆公輩他硬見從那一邊去則如不識病證而便下大黃附子底藥便至於殺人

東坡云荆公之學未嘗不善只是不合要人同已說得未是若荆公之學是使人人同已俱入於是何不可之有今却說未嘗不善而不合要人同成何說話若使彌望皆黍稷都無稂莠亦何不可只爲荆公之學自有未是處耳

神宗嘗問明道云王安石是聖人否明道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聖人氣象如此王安石一身尚不能治何聖人爲先生曰此言最說得荆公著

荆公初作江東提刑回來奏事上萬言書其間一節云今之小官俸薄不足以養廉必當有以益之然當今財用匱乏而復爲此論人必以爲不可行然天下之財未嘗不足特不知生財之道無善理財之人故常患其不足神宗甚善其言後來幾作參政第二日便專措置理財徧置回易庫以籠天下之利謂周禮泉府之職正是如此却不知周公之制只爲天下之貨有不售則商旅留滯而不能行

故以官錢買之使後來有欲買者官中却給與之初未嘗以此求利息也時舉云凡國之財用取具焉則是國家有大費用皆給於此豈得謂之不取利耶朝廷財用但可支常費耳設有變故之來定無可以應之曰國家百年承平其實規模未立特幸其無事耳若有大變豈能支耶神宗一日聞回易庫零細賣甚果子之類因云此非朝廷之體荆公乃曰國家創置有司正欲領其繁細若回易庫中雖一文之物亦當不憚出納乃有司之職非人

君所當問若人君問及此則乃爲繁碎而失體也

其說甚高故神宗信之

介甫初與呂吉甫好時常簡帖往來其一云勿令上知後來不足呂遂繳奏之神宗亦胡亂葳掩了介甫只好人奉已故與呂合若東坡們不順已硬要治他如何天生得恁地狠以上語類六條

天下有自然不易之公論而言之者或不免於有所避就故多失之若諸公熙寧日錄之辯是也嘗記項年獲侍坐於故端殿上饒汪公縱言及於日錄某因妄謂日錄固爲邪說然諸賢攻之亦未得其要領是以言者滑而聽者疑用力多而見功寡也蓋嘗即其書而考之則凡安石之所以惑亂神祖之聰明而變移其心術使不得遂其大有爲之志而反爲一世禍敗之原者其隱微深切皆聚此書而其詞鋒筆勢縱橫捭闔煒燁譎誑又非安石之口不能言非安石之手不能書也以爲蔡卞撰造之言固無是理況其見諸行事深切著明者又已相爲表裏亦不待晩年對筆有所增加而後爲可

罪也然使當時用其垂絕之智舉而焚之則後來載筆之士於其帷幄之間深謀密計雖欲畢力捜訪極意形容勢必不能得之如此之悉而傳聞異詞虛實相半亦不能使人無溢惡之疑且如勿令上知之語世所共傳終以手筆不存故使陸佃得爲隱諱雖以元祐衆賢之力爭辯之苦而不能有以正也此見陸佃供答史院取問狀何幸其徒自爲失計出此眞蹟以暴其惡於天下便當摭其肆情反理之實正其迷國誤朝之罪而直以安石爲詠首是乃所謂自然不易之公論不唯可以訂已往之謬而又足以開後來之惑奈何乃以畏避嫌疑之故反爲迂曲回互之言指爲摸造增加誣僞謗詆之書而欲加刊削以滅其迹乎汪公歎息深以愚言爲然今觀閑樂陳公遺帖了齋陳公表槀追憶前語自愧學之不進所知不能有以甚異於往時又歎汪公之不可復見也爲之掩卷太息而書其後抑又嘗怪了翁晩歲之論多出此帖之餘然其自訟改過之書曾無一言以及此而獨謂龜山楊氏實發

其機語見貴沉其所貽兒孫漸者即錢叟少卿後告翁曰更留那老子做其底翁初亦駭其言錢叟復爲反復申言之翁乃悔悟故其語曰余之自訟改過賴其一言而漸於是時亦以所聞警余之謬云是則論者亦頗疑之而以今考之此書之作實在建中崇寧之間書云吾友遷謫猶居善地疑居袁州時也且其言猶以日錄爲蔡卞之所托而其後了翁合浦尊堯之書亦未直攻安石也至於大觀初年而後四明之論始作進表雖在政和元年然公居明州實大觀初年也則其推言所自獨歸功於楊氏而不及開樂有不可誣者矣顧其後書雖謂天使安石自寫

誣悖之心然猶有懟筆增加歸過神考之云則終未免於所謂有所回互避就而失之者也又觀開樂此書之指所以罪狀安石者至深切矣然考其事不過數條若曰改祖宗之法而行三代之政也廢春秋而謂人主有北面之禮也學本出於刑名度數而不足於性命道德也釋經奧義多出先儒而旁引釋氏也是數條者安石信無所逃其罪矣然其所以受病之源遺禍之本則開樂之言有所未及而其所指以爲說者亦自不能使人無可恨

也今亦無論其他而姑以安石之素行與日錄之首章言之則安石行已立朝之大節在當世爲如何而其始見神宗也直以漢文帝唐太宗之不足法者爲言復以諸葛亮魏玄成之不足爲者自任此其志識之卓然又皆秦漢以來諸儒所未聞者而豈一時諸賢之所及哉然其爲人質雖清介而器本偏狹志雖高遠而學實凡近其所論說蓋特見聞億度之近似耳顧乃挾以爲高足已自聖不復知以格物致知克己復禮爲事而勉求其所未

至以增益其所不能是以其於天下之事每以躁率任意而失之於前又以很愎徇私而敗之於後此其所以爲受病之原而開樂未之言也若其所以遺禍之本則自其得君之初而已有以中之使之悅其高駭其奇而意斯人之不可無矣及其任之以事而日聽其言則又有以信夫斯人之果不可無也於是爲之力拒羣言而一聽其所爲唯恐其一旦去我而無與成吾事也及其訏謨既久漸涵透徹則遂心融神會而與之爲一以至於能掣

其柄而自操之則其運動弛張又已在我而彼之
用舍去留不足爲吾重輕矣於是安石卒去而天
下之政始盡出於宸衷了翁所謂萬幾獨運於元
豐間樂所謂屏棄金陵十年不召者蓋皆指此然
了翁知其獨運而不知其所運者乃安石之機開
樂見安石之身若不用而不知其心之未嘗不用
也是以凡安石之所爲卒之得以附於陵廟之尊
託於莫謝之重而天下之人愈不敢議以至於魚
爛河決而後已焉此則安石所以遺禍之本而開
樂亦未之言也若開樂之論祖宗法度但當謹守
而不可變尤爲痛切是固然矣然祖宗之所以爲
法蓋亦因事制宜以趨一時之便而其仰循前代
俯徇流俗者尚多有之未必皆其竭心思法聖智
以遺子孫而欲其萬世守之者也是以行之既久
而不能無弊則變而通之是乃後人之責故慶曆
之初杜范韓富諸公變之不遂而論者至今以爲
恨況其後此又數十年其弊固當益甚於前而當
時議者亦多以爲當變如呂正獻公父子家傳及

河南程氏眉山蘇氏之書蓋皆可考雖開樂此論
若有不同而不免亦有仁皇之末適當因革之時
之說則是安石之變法固不可謂非其時而其設
心亦未爲失其正也但以其躁率任意而不能熟
講精思以爲百全無弊可久之計是以天下之民
不以爲便而一時元臣故老賢士大夫羣起而力
爭之者乃或未能究其利病之實至其所以爲說
又多出於安石規模之下由是安石之心愈益自
信以爲天下之人眞莫已若而陰幸其言之不足
爲已病因遂肆其狠愎倒行逆施固不復可望其
能勝己私以求利病之實而充其平日所以自任
之本心矣此新法之禍所以卒至於橫流而不可
救開樂雖能深斥其非而未察其所以爲非者乃
由於此此其爲說所以不能使人無所恨者一也
至謂安石遠取三代渺茫不可稽考之事而力行
之此又不知三代之政布在方冊雖時有先後而
道無古今舉而行之正不能無望於後之君子但
其名實之辨本末之序緩急之宜則有不可以豪

參差者苟能於此察焉而無所悖則其遺法雖若渺茫不可稽考猶神而明之在我而已何不可行之有彼安石之所謂周禮乃姑取其附於已意者而借其名高以服衆口耳豈真有意於古者哉若真有意於古則格君之本親賢之務養民之政善俗之方凡古之所謂當先而宜急者曷爲不少留意而獨於財利兵刑爲汲汲耶大本不正名是實非先後之宜又皆倒置以是稽古徒益亂耳豈專渺茫不可稽考之罪哉删樂不察乎此而斷然自

晝直以三代之法爲不可行又獨指其渺茫不可稽考者而譏之此又使人不能無恨者一也若安石之廢春秋語北面則亦其志識過高而不能窮理勝私之弊是以厭三傳凡例條目之煩惡諸儒臆度附致之巧有太過者而不思其大倫大法固有炳如日星而不可誣者也因前聖尊師重道之意以推武王太公之事有太過者而所以考其禮之文者有未詳也是其闕於審重而輕爲論說直廢大典固爲可罪然謂其因此而亂君臣之名分

又幷與孟子迭爲賓主之說而非之則亦峻文深詆而矯枉過直矣此又其使人不能無恨者二也若夫道德性命之與刑名度數則其精粗本末雖若有間然其相爲表裏如影隨形則又不可得而分別也今謂安石之學獨有得於刑名度數而道德性命則爲有所不足是不知其於此既有不足則於彼也亦將何自而得其正耶夫以佛老之言爲妙道而謂禮法事變爲粗迹此正王氏之深蔽今欲譏之而不免反墮其說之中則已誤矣又况

其於粗迹之謬可指而言者蓋亦不可勝數政恐未可輕以有得許之也今姑舉其一二而言之若其實有得於刑名度數也則其所以修於身者豈至於與僧卧地而顧客襯衣如錢景諶之所敘乎所以著於篇者豈至於分文析字以爲學而又不能辨乎六書之法如字說之書乎了翁以爲安石之進字說蓋欲布之海內神考雖好其書玩味不忘而不以布於海內者以教化之本不在是也此亦非是夫周禮六藝之教所謂書者不過使人以六書之法分別天下之書文而知此字之聲形爲如何欲其遠近齊同而不亂耳非有真空無相無作之說也安石既廢其五法而專以會意爲言有所不通則遂旁

取後來雜傳一時偶然之語以爲證至其甚也則
又遠引老佛之言前世中國所未嘗有者而說合
之其穿鑿舛謬顯然之迹如此豈但不知性命道
德之本而亦豈可謂其有得於刑名度數之末哉
不惟以此自悞又以其說上惑人主使其玩 朱
於此而不忘其罪爲大了翁之言蓋亦疏矣
所
以施於家者豈至於使其妻窮奢極侈斥逐娣姒
而詬叱官吏如林希魏泰之所書豈至於使其子
囚首跣足箕踞於前而干預國政如邵伯溫之所
記乎所以施於政者豈至於乖事理咈民情而於
當世禮樂文章教化之本或有失其道理者乃不
能一有所正至其小者如鵪鶉公事按問條法亦
皆繆戾煩碎而不卽於人心乎以此等而推之則
如關樂之所云亦恐其未免於過乎而其所以不
能使人無可恨者四也若其釋經之病則亦以自
處太高而不能明理勝私之故故於聖賢之言旣
不能虛心靜慮以求其立言之本意於諸儒之同
異又不能反覆詳密以辨其爲說之是非但以己
意穿鑿附麗極其力之所通而肆爲支蔓浮虛之
說至於天命人心日用事物之所以然旣已不能
反求諸身以驗其實則一切舉而歸之於佛老及

論先王之政則又驕私意飾姦言以爲違衆自用
剝民興利斥逐忠賢杜塞公論之地雖其意有所
忽而不以爲事者則或苟因舊說而不暇擇其是
非也關樂於此乃不責其違本旨棄舊說惑異敎
文姦言之罪而徒譏其奧義多出鄭孔意若反病
其不能盡黜先儒之說以自爲一家之言者則又
不能使人無恨者五也夫安石以其學術之誤敗
國殄民至於如此而起自熙豐訖於宣靖六十年
間誦說推明按爲國是鄙儒俗生隨風而靡者旣
無足道有識之士則孰有不寒心者顧以姦賊蔽
蒙禁綱嚴密是以飲氣吞聲莫敢指議獨兩陳公
乃能出死力以排之其於平居書疏還往講論切
磨雖恐其言之不盡斯亦可謂賢矣然其所以爲
說者不過如此豈其所以爲學者亦自未得聖賢
之門戶所以觀理制事者猶未免於有蔽而然耶
故嘗歷考一時諸賢之論以求至當則雖龜山楊
氏指其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
世之務皆私智之鑿者最爲近之其論紹述而以

爲當師其意。不當泥其迹者。亦能曲盡其理之當。而無回互之失。（見龜山語錄。因鄒道鄉之論而發者。）雖元城劉公所謂只宗神考者有所不逮。（劉公語見韓瓘談錄。）不但兩陳公而已也。然及其請罷廟學配食之章。則又不能如其平日之言。以正其罪。顧乃屑屑爲偏指鬼竄一義。以爲實著汝之原。此爲獲殺人于貨之盜。而議其竊鈎之罪。對放飯流歠之客。而議其齒決之非。視兩陳公之言。乃反有不能及者。是以至今又幾百年。而其是非之原。終未明白。往者雖不足論。而

來者之監。亦學者之所不可不知也。故竊并著其說。以俟同志講而擇焉。（論兩陳諫議遺墨。○文集）

呂伯恭（呂子約並門人附）　陳君舉　陳同父

因說南軒東萊。或云。二先生若是班乎。壽昌曰。不然。先生適聞之。遂問如何。曰。南軒非壽昌所敢知。東萊亦不相識。但以文字觀之。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也。先生然之。（以下論呂伯恭）

或問東萊象山之學。曰。伯恭失之多。子靜失之寡。

某嘗謂人之讀書。寧失之拙。不可失之巧。寧失之低。不可失之高。伯恭之弊盡在於巧。

伯恭要無不包羅。只是撲過。都不精。詩小序是他看不破。薛常州周禮制度都不能言。邵數亦教李通說過一遍。又休了。

伯恭教人看文字也粗。有以論語是非問者。伯恭曰。公不會看文字。管他是與非做甚。但有益於我者切於我者看之足矣。且天下須有一箇是與不是。是處便是理。不是處便是咈理。如何不理會得。

東萊聰明看文理却不子細。向嘗與較程易到噬嗑

卦和而且治。一本治作洽。據洽字於理爲是。他硬執要做治字。和已有洽意。更下洽字不得。緣他先讀史多。（淳錄作讀史來多而雜。）所以看粗著眼讀書須是以經爲本。而後讀史。

或問繫辭精義。曰。這文字雖然是裒集得做一處。其實於本文經旨多有難通者。如伊川說話與橫渠說話。都有一時意見如此。故如此說。若用本經文一二句看得亦自通。只要成片看。便上不接得前。下不帶得後。

人言何休爲公穀忠臣。某嘗戲伯恭爲毛鄭之佞臣。伯恭大事記辨司馬遷班固異同處最好。渠一日記一年。渠大抵謙退不敢任作書之意。故通鑑左傳已載者皆不載。其載者皆左傳通鑑所無者耳。有太纖巧處。如指出公孫弘張湯姦狡處。皆說得羞愧人。伯恭少時被人說他不曉事。故其論事多指出人之情僞。云我亦知得此有此意思。不好。

先生方讀文鑑。而學者至。坐定語學者曰。伯恭文鑑去取之文。若某平時看不熟者也。不敢斷他。有數

般皆某熟讀底。今揀得也無巴鼻。如詩好底都不在上面。卻載那衰颯底。把作好句法又無好句法。把作好意思又無好意思。把作勸戒又無勸戒。林擇之云。他平生不會作詩。曰此等有甚難見處。

或問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曰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爲學乃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也。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呂丈舊時性極褊急。因病中讀論語。於此有省。後遂如此好。以上語類十二條

來教謂吾道無對。不當與世俗較勝負。此說美則美矣。而非鄙意之所安也。夫道固無對者也。然其中卻著不得許多異端邪說。直須一一剔撥出後。方曉然見得箇精明純粹底無對之道。若和泥合水。便只著箇無對包了。竊恐此無對中卻多藏得病痛也。孟子言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而大易於君子小人之際。其較量勝負尤爲詳密。豈其未知無對之道耶。蓋無對之中有陰則有陽。有善

則有惡。陽消則陰長。君子進則小人退。循環無窮。而初不害其爲無對也。况某前說已自云非欲較兩家已往之勝負。乃欲審學者今日趨向之邪正。此意尤分明也。答呂伯恭

伯恭天資溫厚。故其論平恕委曲之意多。而某之質失之暴悍。故凡所論皆有奮發直前之氣。竊以天理揆之。二者恐皆非中道。但某之發足以自撓而傷物。尤爲可惡。而伯恭似亦不可專以所偏爲至當也。答呂伯恭

伯恭想時時相見，欲作書不暇。且為致意。向得渠兩書，似日前只向博雜處用功，却於要約處不曾子細研究，病痛頗多。不知近日復如何。大抵博雜極害事，如闗範之作，指意極佳，然讀書只如此，亦有何意味耶。先達所以深懲玩物喪志之弊者，正為是耳。范醇夫一生作此等工夫，想見將聖賢之言都只忙中草草看過，抄節一番便是事了，元不曾子細翫味，所以從二先生許久，見處全不精明，是豈不可戒也耶。渠又為留意科舉文字之久，出入

蘇氏父子波瀾。新巧之外，更求新巧，壞了心路。遂一向不以蘇學為非，左遮右攔，陽擠陰助，此尤使人不滿意。向雖以書極論之，亦未知果以為然否。與張敬夫

伯恭講論甚好。但每事要鶻圇說作一塊。又生怕人說異端俗學之非，護蘇氏尤力，以為爭校是非，不如斂藏持養。頃見子澄有此論，已作書力辨之，不知竟以為如何也。答范伯崇

近年道學，外面被俗人攻擊，裏面被吾黨作壞。婺州

自伯恭死後，百怪都出。至於子約，別說一般差異底話，全然不是孔孟規模，却做管商見識，令人駭歎。然亦是伯恭自有些拖泥帶水，致得如此，又令人追恨也。與劉子澄

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為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般惡口小家議論，賤王尊霸，謀利計功，更不可聽。子約立脚不住，亦曰吾兄蓋嘗言之云爾。中間不免極力排之，今幸少定，然其強不可令者，猶未肯竪降幡也。與劉子澄○以上文集六條

可憐子約一生辛苦讀書，只是竟與之說不合。今日方接得他三月間所寄書，猶是論寂然不動，依舊主他舊說。時子約已死。他硬說寂然不動是耳無聞，目無見，心無思慮，至此方是工夫極至處。伊川云：要有此理，除是死也。幾多分曉。某嘗答之云：洪範五事，貌曰僵，言曰啞，視曰盲，聽曰聾，思曰塞，方得還有此理。否，渠至死不曉，不知人如何如此不通。用之云：釋氏之坐禪入定，便是無聞無見，無思無慮。曰：然。他是務使神輕去其體，其理又不同。神仙則

使形神相守。釋氏則使形神相離。佛家有白骨觀初想其形。從一點精氣。始漸漸胞胎孕育。生產稚乳。長大壯實。衰老病死。以至屍骸胖脹枯偃。久之化爲白骨。既想爲白骨。則視其身常如白骨。所以厭棄脫離。而無留戀之念也。此又釋氏工夫之最下者。以下答子約

答子約書云。目下放過了合做底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少壯底時日。以上論類二條

大抵讀書。寬平正大者。多失之不精。而精密詳審者。

又有局促姦巧之病。雖云人之情僞。有不得不察者。然此意偏勝。便覺自家心術。亦染得不好了。近年此風頗盛。雖純誠厚德之君子。亦往往墮於其中而不自知。所以區區常竊憂之。而不願子約之爲之也。子約何不試取論語孟子中庸大學等書讀之。觀其光明正大。簡易明白之氣象。又豈有如此之狡猾切害處耶。世路險窄。已無可言。吾人之學聖賢者。又將流而入於功利變詐之習。其勢不過一傳再傳。天下必有受其禍者。而吾道益以不振。此非細事也。子約思之如何。答呂子約

前書所論正容謹節之功。比想加力。此本是小學事。然前此不曾做得工夫。今若更不補塡。終成欠闕。却爲大學之病也。但後書又不免有輕內重外之意。氣象殊不能平。愚意竊所未安。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爲要切之務。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爲補助耳。不當以彼爲重而反輕凝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

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己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爲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爲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八字乃來書本語。夫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爲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爲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爲不可讀。此以記覽爲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爲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悞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磨遷固賢

於仲尼矣無乃悖之甚耶答呂子約

所諭前論未契今且當以涵養本原勉强實履爲事此又錯了也此是見識大不分明須痛下工夫鑽研勘覈教透徹了方是了當自此以後方有下手涵養踐履處如横渠先生所見只是小小未瑩伊川先生猶令其且涵泳義理不只說完養思慮了便休也如今乃是大段差舛却不汲汲向此究竟而去别處閑坐道我涵養本原勉强實履又閒手寫六經亦是無事費日都不是長進底道理要須

勇猛捐棄舊習以求新功不可一向如此悠悠閑過歲月也本欲俟德華人回附書今日偶有南豐便至道夫處且先附此奉報此事不比尋常不可頭刻失其路脈也大抵學問只有兩途致知力行而已在人須是先依次第十分著力節次見效了向後又看甚處欠闕即便於此更加工夫乃是正理今却不肯如此見人說著自家見處未是却不肯服便云且待我涵養本原勉强實履此如小兒迷藏之戲你東邊來我即西邊去閃你西邊來我

又東邊去避如此出沒何時是了耶區區本已不能說得今更說此一番若更不相領略便且付之忘言矣如人上山各自努力到此時節豈更有心情管得他人耶答呂子約○以上文集三條

伯恭門徒氣宇厭厭四分五裂各自爲說久之必至銷歇子靜則不然精神緊峭其說分明能變化人使人旦異而晡不同其流害未艾也以下門人

南軒伯恭之學皆疎略南軒疎略從高處去伯恭疎略從卑處去伯恭說道理與作爲自是兩件事如

云仁義道德與度數刑政介然爲兩途不可相通他在時不曾見與某說他死後諸門人弟子此等議論方漸漸說出來乃云皆原於伯恭也

浙閒學者推尊史記以爲先黄老後六經此自是太史談之學若遷則皆宗孔氏如於夏紀贊用行夏時事於商紀贊用乘商輅事高祖紀贊則曰朝以十月車服黄屋左纛蓋譏其不用夏時商輅也遷之意脈恐誠如是考得甚好然但以此遂謂遷能學孔子則亦徒能得其皮殼而已假使漢高祖能

行夏時乘商輅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

此等議論恰與欲刪鄭衛者相反

近日浙中一項議論盡是白空撰出兇全捉摸不著恰如自家不曾有基址却要起甚樓臺就上面添一層又添一層只是道新奇好看其實全不濟事又云空撰出許多說話如捏眼生花

鄭子上問昨日所說浙中士君子多要回互以避矯激之名莫學顏子之渾厚否曰渾厚自是渾厚今浙中人只學一般回互底心意不是渾厚渾厚是

可做便做不計利害之謂今浙中人却是計利害太甚做成回互耳其弊至於可以得利者無不爲如陳仲弓送宦者葬所謂有仲弓之志則可無仲弓之志則不可因說東漢事勢士君子欲全身遠害則有不仕而已若出仕遇宦官縱橫如何畏禍不與他理會得若未免仕只得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若既要爲大官又要避禍無此理

叔度與伯恭爲同年進士年又長自視其學非伯恭比即俯首執子弟禮而師事之略無難色亦今世之所無耳

自叔度以正率其家而子弟無一人敢爲非義者以上語類七條

陳君舉得書云更望以雅頌之音消鑠群慝章句訓詁付之諸生問他如何是雅頌之音今只有雅頌之辭在更沒理會又去那裏討雅頌之音便都只是瞞人又謂某前番不合與林黃中陸子靜諸人辯以爲相與詰難竟無深益蓋刻畫太精頗傷易簡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不知更如何方是深益若

孟子之闢楊墨也只得恁地闢他以下論陳君舉

問陳先生要人就事上理會教實之意蓋怕下梢用處不足如司馬公居洛六任只理會得箇通鑑到元祐出來做事却有未盡處所以激後來之禍如今須先要較量教盡曰便是如今都要恁地說話如溫公所做今只論是與不是合當做與不合當做如何說他激得後禍這是全把利害去說溫公因是有從初講究未盡處也是些小事今只將紙上語去看便道溫公做得過當子細看那時節若

非溫公如何做溫公是甚氣勢天下人心甚麽樣感動溫公直有旋乾轉坤之功溫公此心可以質天地通幽明豈容易及後來呂微仲范堯夫用調停之說兼用小人更無分別所以成後日之禍今人却不歸咎於調停反歸咎於元祐之政若真是見得君子小人不可雜處如何要委曲遮護得看溫公那時已自失於委曲了如王安石罪既已明白却於其死又加太傅及贈禮皆備想當時也道要委曲周旋他如今看來這般却煞不好要好便

合當顯白其罪使人知得是非邪正所謂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須是明顯其不是之狀若更加旌賞却惹得後來許多羣小不服

或曰永嘉諸公多喜文中子曰然只是小他自知定學做孔子不得了才見箇小家活子便悅而趨之譬如泰山之高他不敢登見箇小土堆子便上去只是小 以上語類三條

嘗謂人之爲學若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日前雖未見日計之益而積累工夫漸見端緒自然不假用意裝點不待用力支撐而聖賢之心義理之實必皆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易者至於講論之際心即是口口即是心豈容別生計較依違遷就以爲諧俗自便之計耶今人爲學既已過高而傷巧是以其說常至於依違遷就而無所分別蓋其胸中未能無纖芥之疑有以致然非獨以避咎之故而後詭於詞也若某之愚自信已篤向來之辯雖至於遭讒取辱然至於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異同之趣而不

敢以爲悔也 答陳君舉

君舉書殊不可曉似都不曾見得實理只是要得雜博又不肯分明如此說破却欲包羅和會衆說不令相傷其實都不曉得衆說之是非得失自有合不得處也葉正則亦是如此可歎可歎 答劉公度 以上文集二條

說同父因謂呂伯恭烏得爲無罪恁地橫論却不與他剖說打教破却和他都自被包裹在裏今來伯恭門人却亦有爲同父之說者二家打成一片可

怪。君舉只道某不合與說。只是他見不破。天下事。不是是便是非。直截兩邊去。如何恁地含糊鶻突。某鄉來與說許多。豈是要眼前好看。青天白日在這裏。而今人雖不見信。後世也須有人看得此說。也須回轉得幾人。以下論陳同父

同父才高氣粗。故文字不明瑩。要之自是心地不清和也。

陳同父祭東萊文云。在天下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先生曰。若如此。則雞鳴狗盜皆不可無。因舉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又云。同父在利欲膠漆盆中。

鄭厚藝圃折衷。當時以為邪說。然尙自占取地步。但不知權。其說之行。猶使人知君臣之義。如陳同父議論卻乖。乃不知正。曹丕既篡。乃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此乃以己而窺聖人。謂舜禹亦只是篡。而文之以揖遜爾。同父亦是於漢唐事迹上尋討箇仁義出來。便以為此即王者事。何異於此。

或問同父口說皇王帝霸之略。而一身不能自保。先生曰。這只是見不破。只說箇是與不是便了。若做不是。恁地依阿苟免以保其身。此何足道。若做得是。便是委命殺身也是合當做底事。

陳同父學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談王霸。不說蕭何張良。只說王猛。不說孔孟。只說文中子。可畏可畏。以上語類六條

比忽聞有意外之禍。甚為驚歎。方念未有相為致力處。又聞已遂辯白而歸。深以為喜。人生萬事。眞無所不有也。歸來想諸況。仍舊然。凡百亦宜痛自收

斂。此事合說多時。不當至今日遲頓不及事。固為可罪。然觀老兄平時自處於法度之外。不樂聞儒生禮法之論。雖朋友之賢如伯恭者。亦以法度之外相處。不敢進其逆耳之論。每有規諷。必宛轉回互。巧為之說。然後敢發。平日狂妄。深竊疑之。以為愛老兄者。似不當如此。方欲俟後會從容面罄其說。不意罷逐之遽。不及盡此懷也。今茲之故。雖不知所由。或未必有以召之。然平日之所積。似亦不

爲無以集衆尤而信讒口者矣。老兄高明剛決，非吝於改過者。顧以愚言思之，絀去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而從事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獨免於人道之禍，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爲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荷相與之厚，忘其狂率，敢盡布其腹心，雖不足贖稽緩之罪，然或有補於將來耳。不審高明以爲如何。與陳同父

何來讀書，頗務精熟。中間亦幸了得數書，自謂略能窺見古人用心處，未覺千歲之爲遠。然亦無可告語者，時一思之，以自笑耳。其間一二有業未就，今病已矣，不能復成書矣。不知後世之子雲、堯夫復有能成吾志者否，然亦已置之，不能復措意間也。只今日用工夫，養病之餘，却且收拾身心，從事於古人所謂小學者，以補前日粗疎脫略之咎，蓋亦心庶幾焉，而力或有所未能也。同父聞之，當復見笑。然韓子所謂「斂退就新懦，趨營悼前猛」者，區區故人之意，尙不能不以此有望於高明也。此外世

俗是非毀譽，何足挂齒牙閒。細讀來書，似於此未能無小芥帶也。嘗論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孟子固未嘗不畏大人，但藐其巍巍然者耳。辨得此心，即更掀却臥房，亦且露地睡，似此方是眞正大英雄人。然此一種英雄，却是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粗豪，却一點使不著也。答陳同父

○以上文集二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六十

諸子三

陸氏 釋氏附

陸子壽自撫來信訪先生於鉛山觀音寺子壽每談事必以論語為證如曰聖人教人居處恭執事敬又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此等皆教人就實處行何嘗高也先生曰某舊間持論亦好高近來

漸漸移近下漸漸覺實也如孟子却是將他已到底教人如言存心養性知性知天有其說矣是他自知得餘人未到他田地如何知得他滋味卒欲行之亦未有入頭處若論語却是聖人教人存心養性知性知天實涵養處便見得便行得也

陸子壽看先生解中庸莫顯乎微云幾微細事也因歎美其說之善曰前後說者連莫見乎隱一滾說了更不見切體處今如此分別却是使人有點檢處九齡自覺力弱尋常非禮念慮固能常常警策不使萌於心然志力終不免有怠時此殆所謂幾微處須點檢也先生曰固然

因說陸子靜謂江南未有人如他八字著脚

有自象山來者先生問子靜多說甚話曰恰如時文相似只連片滾將去曰所說者何曰他只說天地之性人為貴人為萬物之靈人所以貴與靈者只是這心其說雖詳多只恁滾去先生曰信如斯言雖聖賢復生與人說也只得恁地自是諸公以時文之心觀之故見得他箇是時文也使若時文中說得恁地便是聖賢之言也公也須自反豈可放過

陸子靜說只是一心一邊屬人心一邊屬道心那時尚說得好在

陸子靜之學只管說一箇心本來是好底物事上面著不得一箇字只是人被私欲遮了若識得一箇心了萬法流出更都無許多事他却是實見得箇道理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

陸子靜說克己復禮云不是克去己私利欲之類別

自有箇克處。又却不肯說破某嘗代之下語云。不過是要言語道斷。心行路絕耳。因言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

向見陸子靜與王順伯論儒釋。某嘗竊笑之。儒釋之分。只爭虛實而已。如老氏亦謂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所謂物精。亦是虛。吾道雖有寂然不動。然其中粲然者存。事事有。

問正淳。陸氏之說如何。曰。癸卯相見某於其言不無疑信相半。曰。信是信甚處。疑是疑甚處。曰。信其論

學。疑其訶詆古人。曰。須是當面與他隨其說上討箇分曉。若一時不曾分疏得。乃欲續後於書問間議論。只是說得皮外。他亦只是皮外答來。越不分曉。若是他論學處是。則其他說話皆是。便攻訶古人。今人。亦無有不是處。若是他訶詆得古人不是。便是他說得學亦不是。

子靜常言顏子悟道後於仲弓。又曰。易繫決非夫子作。又曰。孟子無奈告子何。陳正已錄以示人。先生申言曰。正已也乖。

先生問賀孫再看論語前面見得意思如何。曰。初看有未通處。今看得通。如孝弟為仁之本一章。初看未甚透。今却看得分曉。先生曰。如此等說話。陸象山都不看。凡是諸弟子之言、便以為不是而不足看。其無細心看聖賢文字如此、凡說未得處。便將箇硬說鬭倒了。不消看。後生纔入其門。便學得許多不好處。更無規律。

陸氏會說。其精神亦能感發人。一時被他聳動底。亦便清明。只是虛。更無底簟。思而不學則殆。正謂無

底簟。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堦梯而進。不患不到。今其徒往往進時甚銳。然其退亦速。纔到退時。便如墜千仞之淵。

從陸子靜學。如楊敬仲輩。持守得亦好。若肯去窮理。須窮得分明。然他不肯讀書。只任一己私見。有似箇稊稗。今若不做培養工夫。便是五穀不熟。又不如稊稗也。大日又言陸子靜楊敬仲有為己工夫。若肯窮理。當甚有可觀。惜其不改也。

論子由古史言帝王以無為宗。因言佛氏學。只是任

他意所爲於事無有是處。德明云。楊敬仲之學是如此。先生曰。佛者言但願空諸所有。謹勿實諸所無。事必欲忘却。故曰但願空諸所有。心必欲其空。故曰謹勿實諸所無。楊敬仲學於陸氏。更不讀書。是要不實諸所無。已讀之書。皆欲忘却。是要空諸所有。

至之舉似楊敬仲詩云。有時父召急趨前。不覺不知造淵奧。此意如何。曰。如此却二了。有箇父召急趨底心。又有箇造淵奧底心。纔二便生出無限病痛。

蓋這箇物事。知得是恁地。便行將去。豈可更帖著一箇意思在那上。某舊見張子韶有箇文字論仁義之實云。當其事親之時。有以見其溫然如春之意。便是仁。當其從兄之際。有以見其肅然如秋之意。便是義。某嘗對其說。古人固有習而不察。如今却是略略地習。却加意去察。古人固有由之而不知。如今却是略略地由。却加意去知。因笑云。李先生見某說。忽然曰。公適間說得好。可更說一遍看。

以上語類十五條

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却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答張敬夫

來書所謂利慾深痼者。已無可言。區區所憂。却在一種輕爲高論。妄生內外精粗之別。以良心日用分爲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貌詞氣之間。不必深察者。此其爲說乖戾很悖。將有大爲吾道

之害者。不待他時末流之弊矣。不審明者亦嘗以是爲憂乎。此事不比尋常小小文義異同。恨相去遠。無由面論。徒增耿耿耳。答陸子靜

伯起說去年見陸子靜說游夏之徒。自是一家學問。不能盡棄其說以從夫子之教。唯有琴張曾皙牧皮乃是眞有得於夫子者。其言怪僻乃至於此。更如何與商量討是處也。可歎可歎。答黃直卿

子靜近得書。其徒曹立之者來訪。氣質儘佳。亦似知其師說之誤。持得子靜近答渠書與劉淳叟書。却

說人須是讀書講論然則自覺其前說之誤矣但
不肯翻然說破今是昨非之意依舊遮前掩後巧
爲詞說只此氣象却似不佳耳答呂伯恭
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爲學之病多說如此即只
是意見如此即只是議論如此即只是定本某因
與說既是思索即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即不容
無議論統論爲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
質病痛而救藥之即不可有定本耳渠却云正爲
多是邪意見閑議論故爲學者之病某云如此即

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須甚邪字閑字方始分明
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人恐須先立定本却就上
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槩揮
斥其不爲禪學者幾希矣答呂伯恭
子靜一味是禪却無許多功利術數目下收斂得學
者身心不爲無力然其下梢無所據依恐亦未免
害事也答劉子澄
陸學固有似禪處然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聞見
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工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

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
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旦豁然大悟也吾道之衰
正坐學者各守己偏不能兼取衆善所以終有不
明不行之弊非是細事答陳膚仲
所論時學之弊甚善但所謂冷淡生活者亦恐反遲
而禍大耳孟子所以舍申商而距楊墨者正爲此
也向來正以吾黨孤弱不欲於中自爲矛盾故一
切容忍不能極論近乃深覺其弊全然不曾略見
天理彷彿一味只將私意東作西捺做出許多詖

淫邪遁之說又且空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視聖賢
蔑棄禮法只此一節尤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免
直截與之說破渠輩家計已成決不肯舍然此說
既明庶幾後來者免墮邪見坑中亦是一事耳答趙幾道○以上文集八條
孟子不闢老莊而闢楊墨楊墨即老莊也今釋子亦
有兩般禪學楊朱也若行布施墨翟也道士則自
是假今無說可闢然今禪家亦自有非其佛祖之
意者試看古經如四十二章等經可見楊文公集

傳燈錄說西天二十八祖知他是否如何何時佛祖是西域夷狄人却會做中國樣押韻詩今看圓覺云四大分散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是竊列子骨骸反其根精神入其門我尚何存語宋景文說楞嚴前面咒是他經後面說道理處是附會圓覺前數疊稍可看後面一段淡如一段去末後二十五定輪與夫誓語可笑 以下論釋氏

楞嚴經本只是咒語後來房融添入許多道理說話咒語想亦淺近但其徒恐譯出則人易之故不譯

所以有咒者蓋浮屠居深山中有鬼神蛇獸爲害故作咒以禁之緣他心盛故能知其性情制馭得他咒全是想法西域人誦咒如叱喝又爲雄毅之狀故能禁伏鬼神亦如巫者作法相似

宋景文唐書贊說佛多是華人之譎誕者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此說甚好如歐陽公只說箇禮法程子又只說自宗義理皆不見他正贓却是宋景文捉得他正贓佛家先偷列子列子說耳目口鼻心體處有六件佛家便有六根又三之爲十八戒初間只有四十二章經無恁地多到東晉便有談議如今之講師做一篇議總說之到後來談議厭了達磨便入來只靜坐於中有稍受用處人又都向此今則文字極多大槩都是後來中國人以莊列說自文夾插其間都沒理會了

釋氏書其初只有四十二章經所言甚鄙俚後來日添月益皆是中華文士相助撰集如晉宋間自立講師孰爲釋迦孰爲阿難孰爲迦葉各相問難筆之於書轉相欺誑大抵多是剽竊老子列子意思

變換推衍以文其說大般若經卷帙甚多自覺支離故節縮爲心經一卷楞嚴經只是强立一兩箇意義只管疊將去數節之後全無意味若圓覺經本初亦能幾何只鄙俚甚處便是其餘增益附會者爾佛學其初只說空後來說動靜支蔓既甚達磨遂脫然不立文字只是黙然端坐便心靜見理此說一行前面許多皆不足道老氏亦難爲抗衡了今日釋氏其盛極矣但程先生所謂攻之者執理反出其下吾儒執理既自卑汙宜乎攻之而不

勝也。
因說程子耳無聞目無見之答曰。決無此理。遂舉釋教中有塵既不緣根無所著反流全一六用不行之說。蘇子由以為此理至深至妙。蓋他意謂六根既不與六塵相緣。則收拾六根之用反復歸於本體而使之不行。顧烏有此理。廣因舉程子之說譬如靜坐時忽有人喚自家只得應他不成不應。曰。彼說出楞嚴經。此經是唐房融訓釋。故說得如此巧。佛書中唯此經最巧。然佛當初也不如是說。如

四十二章經最先傳來中國底文字。然其說却自平實。道書中有真誥。末後有道授篇。却是竊四十二章經之意為之。非特此也。至如地獄託生妄誕之說。皆是竊他佛教中至鄙至陋者為之。某嘗謂其徒曰。自家有箇大寶珠被他竊去了。却不照管。亦都不知。却去他牆根壁角竊得箇破瓶破罐用。此甚好笑。西漢時儒者說道理。亦只是黃老意思。如揚雄太玄經皆是。故其自言有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後漢明帝時佛始入中國。當時楚

王英最好之。然都不曉其說。直至晉宋間其教漸盛。然當時文字亦只是將莊老之說來鋪張。如遠師諸論皆成片盡是老莊意思。直至梁會通間達磨入來。然後一切被他掃蕩。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蓋當時儒者之學既廢絕不講。老佛之說又如此淺陋。被他窺見這箇罅隙了。故橫說豎說。如是張王沒柰他何。人才聰明便被他誘引將去。嘗見畫底諸祖師其人物皆雄偉。故杲老謂臨濟若不為僧必作一渠魁也。又嘗在廬山見歸宗像尤為可

畏。若不為僧必作大賊矣。

問釋氏之無與老氏之無何以異。曰。老氏依舊有。如所謂無欲觀其妙。有欲觀其竅是也。若釋氏則以天地為幻妄。以四大為假合。則是全無也。

老氏欲保全其身底意思多。釋氏又全不以其身為事。自謂別有一物不生不滅。歐公嘗言老氏貪生。釋氏畏死。其說亦好。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順之而已。釋老則皆悖之者也。

佛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厭。老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巧。

厭薄世故而盡欲空了一切者佛氏之失也關機巧便盡天下之術數者老氏之失也故世之用兵算數刑名多本於老氏之意

佛老之學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廢三綱五常這一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

釋氏見得高底儘高或問他何故只說空曰說顛空又說真空顛空便是空無物真空却是有物與吾儒說略同但是他都不管天地四方只是理會一箇心如老氏亦只是要存得一箇神氣伊川云只

就迹上斷便了不知他如此要何用

有言莊老禪佛之害者曰禪學最害道莊老於義理絕滅猶未盡佛則人倫已壞至禪則又從頭將許多義理掃滅無餘以此言之禪最爲害之深者頃之復曰要其實則一耳害未有不由淺而深者

某人言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儒釋雖不同畢竟只是一理某說道惟其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所以有我底著他底不得有他底著我底不得若使天下有二道聖人有兩心則我行得我底他行得他底

曹問何以分别儒釋差處曰只如說天命之謂性釋氏便不識了便遽說是空覺吾儒說底是實理看他便錯了他云不染一塵不捨一法既不染一塵却如何不捨一法到了是說那空處又無歸著且如人心須是其中自有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他做得徹到底便與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都不相親吾儒做得到底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兄弟有序夫婦有别朋友有信吾儒只認得一箇誠

實底道理誠便是萬善骨子

佛也只是理會這箇性吾儒也只理會這箇性只是他不認許多帶來底

儒釋言性異處只是釋言空儒言實釋言無儒言有

釋氏虛吾儒實釋氏二吾儒一釋氏以事理爲不緊要而不理會

吾儒心雖虛而理則實若釋氏則一向歸空寂去了

問釋氏以空寂爲本曰釋氏說空不是便不是但空裏面須有道理始得若只說道我見箇空而不知

有箇實底道理。却做甚用得。譬如一淵清水。清冷徹底。看來一如無水相似。他便道此淵只是空底。不曾將手去探。是冷是溫。不知道有水在裏面。佛氏之見正如此。今學者貴於格物致知。便要見得到底。今人只是一班兩點見得些子。所以不到極處也。

吾以心與理爲一。彼以心與理爲二。亦非固欲如此。乃是見處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萬理咸備也。雖說心與理一。不察乎氣稟物

欲之私。是見得不眞。故有此病。大學所以貴格物也。

釋氏合下見得一箇道理空虛不實。故要得超脫。盡去物累。方是無漏爲佛地位。其他有惡趣者。皆是衆生餓鬼。只隨順有所脩爲者。猶是菩薩地位。未能作佛也。若吾儒合下見得箇道理便實了。故首尾與之不合。

佛家有流注想。水本流將去。有些滲漏處便留滯。

徐子融有枯槁有性無性之論。先生曰。性只是理。有是物斯有是理。子融錯處是認心爲性。正與佛氏相似。只是佛氏磨擦得這心極精細。如一塊物事。剝了一重皮。又剝一重皮。至剝到極盡無可剝處。所以磨弄得這心精光。他便認做性。殊不知此正聖人之所謂心。故上蔡云。佛氏所謂性。正聖人所謂心。佛氏所謂心。正聖人所謂意。心只是該得這理。佛氏元不曾識得這理一節。便認知覺運動做性。如視聽言貌。聖人則視有視之理。聽有聽之理。言有言之理。動有動之理。思有思之理。如箕子所

謂明聰從恭睿是也。佛氏則只認那能視能聽能言能思能動底便是性。視明也得。不明也得。聽聰也得。不聰也得。言從也得。不從也得。思睿也得。不睿也得。他都不管。橫來豎來。他都認做性。他最怕人說這理字。都要除掉了。此正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僩問。禪家又有以揚眉瞬目知覺運動爲弄精魂而訶斥之者。何也。曰。便只是弄精魂。只是他磨擦得來精細有光彩。不如此粗糙爾。僩問。彼言一切萬物皆有破壞。惟有法身常住不滅。所謂法

身便只是這箇。曰：然。不知你如何占得這物事住？天地破壞，又如何被你占得這物事常不滅？問：彼大槩欲以空爲體，言天地萬物皆歸於空，這空便是他體。曰：他也不是欲以空爲體，他只是說這物事裏面本空，著一物不得。

問：釋氏作用是性。曰：便只是這性。他說得也是。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便是此性。如口會說話，說話底是誰？目能視，視底是誰？耳能聽，聽底是誰？便是這箇。其言曰：在眼曰見，在耳曰

聞，在鼻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他說得也好。又舉楞嚴經波斯匿王見恒河水一段云云。所以禪家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他只要你見得，言下便悟，做處便徹，見得無不是此性。也說存養心性，養得來光明寂照，無所不徧，無所不通。唐張拙詩云：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云云。又曰：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舍一法。他箇本自說得是，所養者也是，只是

差處便在這裏。吾儒所養者是仁義禮智，他所養者只是視聽言動。儒者則全體中自有許多道理，各自有分別，有是非，降衷秉彝，無不各具此理。他只見得箇渾淪底物事，無分別，無是非。橫底也是，豎底也是，直底也是，曲底也是，非理而視也是此性，以理而視也是此性。少間用處都差，所以七顛八倒，無有是處。吾儒則只是一箇眞底道理。他也說我這箇是眞實底道理，如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只是他說得一邊，只認得那人心，無所謂

道心，無所謂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所爭處只在此。吾儒則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以至至誠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識得這道理，無所不周，無所不徧。他也說我這箇無所不周，無所不徧，然眼前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上便不能周徧了，更說甚周徧。他說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云云。如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以至神鬼神仙、士農工商技藝，都在他性中。他說得來極闊，只是其實行不得，只是諱其所短，强如此籠罩去。他得

時舉是說得本不如此廣闊後來禪家自覺其陋又翻轉窠臼只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問龜山集中所答了翁書論華嚴大旨不知了翁諸人何爲好之之篤曰只是見不透故覺得那箇好以今觀之也是好也是動得人道夫曰只爲他大本不立故偏了先生默然良久曰眞所謂詖淫邪遁蓋詖者是他合下見得偏儒者之道大中至正四面均平釋氏只見一邊於那處都蔽塞了這是詖辭知其所蔽淫者是只見得一邊又卻說得周

遮浩瀚所以其書動數百卷是皆陷於偏而不能返這是淫辭知其所陷邪者是他見得偏了於道都不相貫屬這是邪辭知其所離遁者是他已離於道而不通於君臣父子都已棄絕見去不得卻道道之精妙不在乎此這是遁辭知其所窮初只是詖詖而後淫淫而後邪邪而後離離而後遁要之佛氏偏處只是虛其理理是實理他卻虛了故於大本不立也因問溫公解禪偈卻恐後人作儒佛一貫會了先生因誦之曰此皆佛之至陋者也

妙處不在此又問遺書云釋氏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也道夫於此未安先生笑曰前日童蜚卿正論此以爲釋氏大本與吾儒同只是其末異某與言正是大本不同因檢近思錄有云佛有一箇覺之理可言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這是當時記得全處前者記得不完也又曰只無義以方外則連敬以直內也不是了又曰程子謂釋氏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耶亦此意學佛者

嘗云儒佛一同某言你只認自家說不同若果是又何必言同只這靠傍底意思便是不同便是你底不是我底是了

儒者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龜山云儒釋之辨其差眇忽以某觀之眞似冰炭

舉佛氏語曰千種言萬般解只要教君長不昧此說極好問程子曰佛氏之言近理所以爲害尤甚所謂近理者指此等處否曰然他只是守得這些子光明全不識道理所以用處七顛八倒吾儒之學

則居敬爲本而窮理以充之其本原不同處在此。

問釋氏入定道家數息曰他只要靜則應接事物不差孟子便也要存夜氣然而須是理會旦晝之所爲曰吾儒何不效他恁地曰他開眼便依舊失了。只是硬把捉不如吾儒非禮勿視聽言動戒謹恐懼乎不睹不聞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都一切就外面攔截曰釋氏只是勿視勿聽無邪非禮工夫曰。然季通因曰世上事便要人做只管似他坐定做甚日月便要行天地便要運曰他不行不運固不

是吾輩是在這裏行是在這裏運只是運行又有差處如今胡喜胡怒豈不是差他是過之今人又不及。

問昔有禪僧每自喚曰主人翁惺惺著大學或問亦取謝氏常惺惺法之語不知是同是異曰謝氏之說地步闊於身心事物上皆有工夫若如禪者所見只看得箇主人翁便了其動而不中理者都不管矣且如父子天性也父被他人無禮子須當去救他卻不然子若有救之之心便是被愛牽動了

心便是昏了主人翁處若如此惺惺成甚道理向曾覽四家錄有些說話極好笑亦可駭說若父母爲人所殺無一舉心動念方始名爲初發心菩薩。他所以叫主人翁惺惺著正要如此惺惺字則同。所做工夫則異豈可同日而語。

郭德元問禪者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他也知得道知字之妙曰所以伊川說佛氏之言近理謂此類也他也微見得道意思要籠絡這箇道理只是他用處全差所以都間斷相接不著僴問其所謂知

正指此心之神明作用者否曰然郭又問圭峯云作有義事是省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由情念臨終被業牽省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又自注云此義非仁義之義乃理義之義甚好笑曰他指仁義爲恩愛之義故如此說他雖說理義何嘗夢見其後杲老亦非之云理義之義便是仁義之義如何把虛空打做兩截。

禪只是一箇呆守法如麻三斤乾屎橛他道理初不在這上只是教他麻了心只思量這一路專一積

久忽有見處便是悟大要只是把定一心不令散亂久後光明自發所以不識字底人才悟後便作得偈頌悟後所見雖同然亦有深淺某舊來愛問參禪底其說只是如此其間有會說者却吹噓得大如杲佛日之徒自是氣魄大所以能鼓動一世如張子韶汪聖錫輩皆北面之

或問禪家說無頭當底說話是如何曰他說得分明處却不是只內中一句黑如漆者便是他要緊處於此曉得時便盡曉得他又愛說一般最險絕底話如引取人到千仞之崖邊猛推一推下去人於此猛省得便了或曰不理會得也是一事不了曰只此亦是格物

曾可幾問釋氏因緣之說曰若看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則報應之說誠有之但他說得來不是又問陰德之說如何曰也只是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耳

佛家不合將才作緣習緣習是說宿緣

甘吉父問仁者愛之理心之德時舉因問釋氏說慈即是愛也然施之不自親始故愛無差等先生曰釋氏說無緣慈記得甚處說融性起無緣之大慈蓋佛氏之所謂慈並無緣由只是無所不愛若如愛親之愛渠便以爲有緣故父母棄而不養而遇虎之飢餓則捨身以食之此何義理耶

初西域僧來東漢時今鴻臚寺寄居後以爲僧居因名曰寺寺是官寺非釋者取之寺之起自此時以上語類一十五條

或問子之言釋氏之術原於莊子承蜩削鐻之論其有稱乎朱子曰何獨此哉凡彼言之精者皆竊取莊列之說以爲之宋景文公於唐書李蔚等傳既言之矣蓋佛之所生去中國絕遠其書來者文字音讀皆累數譯而後通而其所謂禪者則又出於口耳之傳而無文字之可據以故人人得竄其說以附益之而不復有所考驗今其所以或可見者獨賴其割裂裝綴之迹猶有隱然於文字之間而不可揜者耳蓋凡佛之書其始來者如四十二章遺教法華金剛光明之類其所言者不過清虛緣

業之論神通變見之術而已及其中閒爲其學者如惠遠僧肇之流乃始稍竊莊列之言以相之然尚未敢正以爲出於佛之口也及其久而恥於假借則遂顯然篡取其意而文以浮屠之言如楞嚴所謂自聞即莊子之意而隨說所謂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列子所謂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也凡若此類不可勝舉然其說皆萃於書首其玄妙無以繼之然後佛之本眞乃見如結壇誦呪二十五輪之類以至於大力金

剛吉盤茶鬼之屬則其麤鄙俗惡之狀校之首章重玄極妙之指蓋水火之不相入矣至於禪者之言則其始也蓋亦出於晉宋淸談論議之餘習而稍務反求靜養以默證之或能頗出神怪以衒流俗而已如一葉五花之讖隻履西歸之說雖未必實有是事然亦可見當時所尚者止於如此也其後傳之旣久聰明才智之士或頗出於其閒而自覺其陋於是更出己意益求前人之所不及者以陰佐之而盡諱其怪幻鄙俚之談於是其說一旦超然眞若出乎道德性命之上而惑之者遂以爲果非堯舜周孔之所能及矣然其虛夸詭譎之情淫巧儇浮之態展轉相高日以益盛則又反不若其初淸閑靜默之說猶爲彼善於此也以是觀之則凡釋氏之本末眞僞可知而其所竊豈獨承蜩削鐻之一言而已哉且又有一說焉夫佛書本皆胡語譯而通之則或以數字爲中國之一字或以一字而爲中國之數字而今其所謂偈呪句齊字偶了無餘欠至於所謂二十八祖傳法之所爲書

則又頗協中國音韻或用唐詩聲律自其徒之稍黠如　洪覺者則已能知其謬而强爲說以文之顧服衣冠通今古號爲士大夫如楊大年蘇子由者反不悟而筆之於書也嗚呼以是推之則亦不必問其理之是非而其增加詭僞之迹狀明白益無所逃矣宋公之論信而有證世之惑者於此其亦可以少悟也哉 釋氏論下

宇宙之閒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爲天地得之而爲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閒者又各得之以爲性其張之

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儒者於此既有以得於心之本然矣則其內外精粗自不容有纖豪之間而其所以脩己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其有纖豪造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巨細無一物之遺也若夫釋氏則自其因地之初而與此理已背馳矣乃欲其所見之不差所行之不繆則豈可得哉蓋其所以為學之本心正為惡此理之充塞無間而使己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厭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己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也是以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林捐軀命以求其所謂空無寂滅之地而逃焉其量亦已隘而其勢亦已逆矣然以其立心之堅苦用力之精專亦有以大過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實有見焉但以其言行求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為至玄極妙有不可以

思慮言語到者而於吾之所謂窮天地亘古今本然不可易之實理則反瞢然其一無所覩也雖自以為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自以為見性成佛而實不識性是以殄滅彝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有罪蓋其實見之差有以陷之非其心之不然而故欲為是以惑世而罔人也至其為說之窮然後乃有不舍一法之論則似始有為是遁詞以蓋前失之意然亦其秉彝之善有終不可得而殄滅者是以翦伐之餘而猶有此之僅存又以牽於實見之差是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言之而卒不能有以踐其言也凡釋氏之所以為釋氏者始終本末不過如此蓋亦無足言矣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迴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苦也則天下之傭奴爨婢黥髠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此其為說所以張皇輝赫震耀千古而為吾徒者方且蠢焉鞠躬屏氣為之奔走

服役之不暇也。幸而一有間世之傑，乃能不為之屈，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然又不能究其實見之差，而詆以為幻見空說，不能正之以天理全體之大，而偏引交通生育之一說以為主，則既不得其要領矣。而徒欲以戎狄之醜號加之，其於吾徒又未嘗教之以內脩自治之實，而徒驕之以中華列聖之可以為重，則吾恐其不唯無以坐收摧陷廓清之功，或乃往遺之禽而反為吾黨之詬也。嗚呼惜哉！讀大紀

誨諭儒釋之異，在乎分合之間，既聞命矣。頃見蘇子由、張子韶書，皆以佛學有得於形而上者，而不可以治世。嘗竊笑之，是豈知天命之性，而敘秩命討已粲然無所不具於其中乎？彼其所以分者，是亦未嘗真有得於斯耳。答韓無咎

聖人之學所以異於老釋之徒者，以其精粗隱顯體用渾然，莫非大中至正之矩，而無偏倚過不及之差。是以君子智雖極乎高明，而見於言行者未嘗不道乎中庸，非故使之然，高明中庸實無異體，故也。故曰道之不行也，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又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聖人丁寧之意亦可見矣。答江元適

來書云：賢士大夫因佛學見性，然後知夫子果有不傳之妙。論語之書，非口耳可傳授。某謂論語固非口耳所可傳授，然其間自有下工夫處，不待學佛而後知也。學佛而後知，則所謂論語者，乃佛氏之論語，而非孔氏之論語矣。答吳公濟

遺書所云釋氏有盡心知性，無存心養性，亦恐記錄者有誤。要之，釋氏只是恍惚之間見得些心性影子，卻不曾子細見得真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政使有存養之功，亦只是存養得他所見底影子，固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能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真耳。答胡季隨

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為我矣。伊川先生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正是說破此病。知言亦云：釋氏以虛空沙界為已身，而不知其父母所生之身，亦是說此病也。答林擇之

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略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明道先生所謂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者、真是有味、非是見得親切。如何敢如此判斷耶。聖門所謂聞道、聞只是見聞玩索而自得之之謂、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說也。如今更不可別求用力處。只是持敬以窮理而已。參前倚衡、今人多錯說了。故每流於釋氏之說。先聖言此只是說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念念不忘、到處常若見此兩事不離心目之間耳。如言見堯於羹見堯於牆、是以我之心還見我心、別為一物而在身外耶。無思無為、是心體本然未感於物時事、有此本領、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恐亦非如所論之云云也。所云禪學悟入乃是心思路絕天理盡見、此尤不然。心思之正便是天理流行運用、無非天理之發見、豈待心思路絕而後天理乃見耶。且所謂天理復是何物。仁義禮智豈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豈不是天理。若使釋氏果見天理、則亦何必如此悖亂殄滅一切、昏迷其本心而不自知耶。凡此皆近世淪陷邪說之大病、不謂明者亦未能免俗而有此言也。答吳斗南

所云釋氏見處只是要得六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只此便是差處。六用豈不是性、若待其不行。然後性見。則是性在六用之外。別為一物矣。譬如磨鏡垢盡明見、但謂私欲盡而天理存耳、非六用不行之謂也。又云其接人處不妨顛倒作用、而純熟之後卻自不須如此。前書所譏、不謂如此、正謂其行處顛錯耳。只如絕滅三綱、無父子君臣一節、還可言接人時權且如此、將來熟後卻不須絕滅否。此箇道理無一息間斷、這裏霎時間壞了、便無補填去處也。又云雖無三綱五常、又自有師弟子上下名分、此是天理自然、他雖欲滅之、而畢竟絕滅不得。然其所存者乃是外面假合得來、而其真實者卻已絕滅、故儒者之論每事須要真實是當、不似異端便將儱侗底影象來此罩占真實地位也。此等

差互處舉起便是不勝其多窮不能窮說不能盡今左右既是於彼留心之久境界熟了雖說欲却歸此邊來終是脫離未得某向來亦曾如此只是覺得大槩不是了且權時一齊放下了只將自家文字道理作小兒子初上學時樣讀後來漸見得一二分意思便漸見得他一二分錯處迤邐看透了後直見得他無一星子是處不用著力排擯自然不入心來矣今云取其長處而會歸於正便是放不下看不破也今所謂應事接物時時提撕者亦只是提撕得那儱侗底影象與自家這下工夫未有干涉也答陳衛道

世衰道微異論蠭起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為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為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辭氣之間脩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左右於此無乃亦惑其說而未能忘耶夫讀書不求文義玩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釋

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錄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若曰儒釋之妙本自一同則凡彼之所以賊恩害義傷風壞教聖賢之所大不安者彼既悟道之後乃益信其為幻妄而處之愈安則亦不待他求而邪正是非已判然於此矣答許生

來書謂聖門以仁為要而釋氏亦言正覺亦號能仁又引程氏之說為證某竊謂程氏之說以釋氏窮幽極微之論觀之似未肯以為極至之論但老兒與儒者辨不得不借其言為重耳然儒者言仁之體則然至語其用則毫釐必察故曰仁之實事親是也又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此體用所以一源而顯微所以無間也釋氏之云正覺能仁者其論則高矣美矣然其本果安在乎答李伯諫

來書云輪回因果之說造妖揑怪以誑愚惑衆故達磨亦排斥之某竊謂輪回因果之說乃佛說也今以佛為聖人而斥其言至於如此則老兒非特叛孔子又謗佛矣豈非知其說之有所窮也而為是

遁辭以自解免哉。抑亦不得已於儒者而姑爲此計以緩其攻也。嗚呼吾未見聖人立說以誑愚惑衆而聖人之徒倒戈以伐其師也。孰謂本末殊歸首尾衡決如是而尚可以爲道乎 答李伯諫

來書謂伊川先生所云內外不備者爲不然。蓋無有能直內而不能方外者。此論甚當。據此正是某所疑處。若使釋氏果能敬以直內則便能義以方外。便須有父子有君臣。三綱五常闕一不可。今曰能直內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豈數者之

外別有所謂義乎。以此而觀伊川之語可謂失之恕矣。然其意不然。特老兄未之察耳。所謂有直內者亦謂其有心地一段工夫耳。但其用功却有不同處。故其發有差。他却全不管著。此所以無方外之一節也。固是有根株則必有枝葉。然五穀之根株則生五穀之枝葉華實而可食。稊稗之根株則生稊稗之枝葉華實而不可食。此則不同耳。參朮以根株而愈疾。鉤吻以根株而殺人。其所以殺人者豈在根株之外而致其毒哉。來書云不能於根株之外別致其巧

也。故明道先生又云釋氏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此可以見內外不備之意矣 答李伯諫

來書云儒佛見處既無二理。其設教何異也。蓋儒教本人事。釋教本死生。本人事故緩於見性。本死生故急於見性。某謂既謂之本則此上無復有物矣。今既二本不知所同者何事。而所謂儒本人事緩見性者亦殊無理。二理作易首曰乾元亨利貞。子思作中庸首曰天命之謂性。孔子言性與天道而

孟子道性善。此爲本於人事乎。本於天道乎。緩於性乎。急於性乎。然亦著急字不得 俗儒正坐不知天理之大。故爲異說所迷。反謂聖學知人事而不知死生。豈不誤哉。聖賢教人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終始本末自有次第。一皆本諸天理。緩也緩不得。急也急不得。直是盡性至命方是極則。非如見性之說一見之而遂已也。上蔡云釋氏之論性猶儒者之論心。釋氏之論心猶儒者之論意。此語剖析極精。試思之如何 答李伯諫

來書云。子貢之明達。性與天道。猶不與聞。某竊謂此正癡人前說夢之過也。來書又謂釋氏本死生。悟者須徹底悟去。故祖師以來。由此得道者多。某謂徹底悟去之人。不知本末內外是一是二。二則道有二致。一則死生人事一以貫之。無所不了。不知傳燈錄中許多祖師幾人做得堯舜禹稷。幾人做得文武周孔。須有徵驗處。答李伯諫

來書云。特聖人以中道自任。不欲學者躐等。某謂此正是王氏高明處已中庸處人之說。龜山嘗力詆之矣。須知所謂不欲學者躐等者。乃是天理本然。非是聖人安排教如此。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且如一莖小樹。不道他無草木之性。然其長須有漸。是亦性也。所謂便欲當人立地成佛者當人立地成佛。亦是來書中語。正如將小樹來噴一口水。便要他立地干雲蔽日。豈有是理。便欲設使有此幻術。亦不可謂之循理。此亦見自私自利之規模處。答李伯諫

有李伯諫者。名宗思舊嘗學佛。自以為有所見。論辨累年不肯少屈。近嘗來訪。復理前語。某因問之。天命之謂性。公以此句為空無一法耶。為萬理畢具耶。若空則浮屠勝。果實則儒者是。此亦不待兩言而決矣。渠雖以為實。而猶戀著前見。則請因前所謂空者而講學以實之。某又告之曰。此實理也。而以為空。則前日之見誤矣。今欲真窮實理。亦何藉於前日已誤之空見。而為此二三耶。渠遂脫然肯捐舊習。而從事於此。此人氣質甚美。內行脩飭。守官亦不苟。得其回頭。吾道殊有賴也。答張敬夫。○以上文集十七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六十一

歷代一

唐虞三代

問堯舜在湯武時。還做湯武事否。曰。堯舜且做堯舜看。湯武且做湯武看。看得其心分明自見得。

堯舜之禪授。湯武之征伐。分明有優劣不同。却要都回護教一般。少間便說不行。且如孔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分明是武王不

及舜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武王勝殷殺紂。分明是不及文王。泰伯三以天下讓。其可謂至德也矣。分明太王有翦商之志。是太王不及泰伯。蓋天下有萬世不易之常理。又有權一時之變者。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常理也。有不得已處卽是變也。然畢竟還那常理底是。今却要以變來壓著那常底說。少間只見說不行。說不通了。若是以常人去比聖賢。則說是與不是不得。若以聖賢比聖賢。則自有是與不是處。須與他分箇優劣。今若隱避回互不說。亦不可。又云。如可與立可與權。若能可與立時。固是好。然有不得已處。只得用權。蓋用權是聖人不得已處。那裏是聖人要如此。又

問堯舜揖遜。雖是盛德。亦是不得已否。曰。然

湯武之征伐。只知一意惻怛救民而已。不知其他。

問武未盡善。曰。若不見得他性之反之不同處。又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舜與武王。固不待論。今且論湯武則其反之至與未至。雖非後學所敢議。然細讀其書。恐亦不待聞樂而知之也。請問。曰。以

書觀之。湯畢竟反之。工夫極細密。但以仲虺稱湯處觀之。如以禮制心。以義制事等語。又自謂有慚德。覺見不是。往往自此益去加功。如武王大故疎。其數紂之罪。辭氣暴厲。如湯便都不如此。以上語類四條

舜紀所論三事。其一許由者。是已然。當全載史遷本語。以該卞隨務光之流。不當但序一許由而已也。然太史公又言。箕山之上。有許由冢。則又明其實有是人。亦當世之高士。但無堯讓之事耳。此其曲折之意。蘇子亦有所未及也。其二瞽瞍殺舜。蓋不

可知其有無。今但當知舜之負罪引慝、號泣怨慕、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父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欲求殺之則不可得而已耳。不必深辯瞽象殺舜之有無也。其一　舜禹避朱均而天下歸之、則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啟而天下歸啟、則蘇子又譏其避之爲不度而無恥、於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以爲誕妄而不之信。今固未暇質其有無、然蘇子之所以爲說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不可

以不之辯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所據、則雖卮酒豆肉、猶知避之、況乎秉權據重而天下有歸己之勢、則亦安能無所惕然於中、而不遠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見舍、則固得吾本心之所欲、而又何恥焉。惟不避而强取之、乃爲逆偪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恥耳。如蘇子之言、則是凡世之爲辭讓者、皆陰欲取之、而陽爲遜避、是以

其言反於事實、至於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舜禹之事、世固不以爲疑、今不復論。至益之事、則亦有不能無惑於其說者。殊不知若太甲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罷、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而又何恥焉。蘇子蓋賢共伯而尙何疑於益哉。若曰受人之寄則當遂有之、而不可歸、歸之則爲不度而無恥、則是王莽、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而楊堅夫婦所謂騎虎之勢也。乃欲以是而語聖賢之事、其亦誤矣。古史餘論

以伊尹爲天民、蓋以其事言之、如耕莘應聘之事、卽分明見得有此蹤跡也。治亦進、亂亦進、是指五就湯、五就桀而言、乃是就湯之後、以湯之心爲心、非不待可行而遽行之謂也。傳說是大賢、比伊尹須少貶、其見可而後行、雖同、但所以行者或不及耳周孔又高、直是正己而物正之事、可行而行、亦有所不足道矣。答馮作肅

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茲其所以爲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尙有其一、未忍

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忘。曆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于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答范伯崇。以上文集三條

春秋

周自東遷之後。王室益弱。畿內疆土。皆為世臣據襲。莫可誰何。而畿外土地。亦皆為諸侯爭據。天子雖欲分封而不可得。如封鄭桓公。都是先用計指射鄶地。罔而取之。亦是無討土地處。此後王室子孫。豈復有疆土分封。某嘗以為郡縣之事。已萌於此矣。至秦時是事勢窮極。去不得了。必須如此做也。

楚地最廣。今之襄漢皆是。儘是強大。齊晉若不更伯。楚必吞周而有天下。緣他極強大。所以齊威晉文責之。皆是沒緊要底事。威公豈不欲將僭王猾夏之事責之。但恐無收殺。故只得如此。至如晉文城濮之戰。依傍委曲。還他許多禮數。亦如威公之意。然此處亦足以見先王不忍戕民之意未泯也。設使威文所以責之者。不少假借。他定不肯服。兵連禍結。何時而已。到得戰國。斬首動是數萬。無復先王之意矣。

管仲內政。士鄉十五。乃戰士也。所以教之孝悌忠信尊君親上之義。夫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雖霸者之道。亦必如此。

問晉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此是信禮否。曰此是假禮信之名以欺人。欲舉而用之。非誠心也。如湯之於葛。葛云無以供粢盛。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葛云無以供犧牲。湯使人遺之牛羊。至於不得已而後征之。非是以此餌之。而圖以殺之也。又云司馬遷云。文王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皆是降陰德以分紂之天下。不知文王之心誠於為民者。若此。又云漢高祖取天下。所謂仁義者。豈有誠心哉。其意本謂項羽背約。及到新城。遇三老董公遮道

之言方假此之名以正彼之罪所謂縞素發喪之舉其意何在似此之謀看當時未必不是欲項羽殺之而後罪之也

因論甯武子義剛言春秋時識義理者多曰也是那時多世臣君臣之分密其情自不能相舍非是皆曉義理古時君臣都易得相親天下有天下之君臣一國有一國之君臣一家有一家之君臣自秦漢以來便都遼絕今世如士人猶略知有君臣之分若是田夫去京師動數千里他曉得甚麼君臣

子升問伍子胥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謂之亂臣賊子亦未可又問還是以其出亡在外而言亦可以爲通論否曰古人自有這般事如不爲舊君服之義可見後世天下一家事體又別然亦以其出亡之故若爲臣事之亦不可也又問父死非其罪子亦可仕否曰不可孫會如何曰世數漸遠終是漸輕亦有可仕之理但不仕者正也可仕者權也

越都會稽土地只如今闊狹後并吳了却移都平江亦名會稽秦後於平江立會稽郡吳越國勢人物亦不爭多越倚著許多氣力今敵何止於吳所以圖之者又不及越如何濟事今做時亦須著喫些艱辛如越始得范蠡文種未是難二人皆在越籠絡中此是難某在紹興想像越當時事亦自快人越止一小國當時亦未甚大段富貴在越自克如此亦未是難事然自越之後後來不曾見更有一人似之信立事之難也 以上語類七條

戰國

義剛論田子方貧賤驕人之說雖能折子擊却非知

道者之言不成我貧賤便可淩人此豈忘乎貧賤富貴者哉陳仲亨不以爲然次日請問先生曰他是爲子擊語意而發但子方却別有箇意思他後面說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此是說我只是貧賤不肯自詘說大人則藐之孟子也如此說雖曰聖人無小大無敢慢不肯如此說但視那爲富貴權勢所移者有間矣聖人氣象固不如此若大賢以下則未免如是

陳仲亨問合從便不便曰溫公是說合從爲六國之

便觀當時合從時秦也是懼蓋天下盡合爲一而秦獨守關中一片子地也未是長策但他幾箇心難一如何有箇人兜攬得他也是難這箇却須是如孟子之說方得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人皆引領而望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孟子只是責辦於已設使當時有仁政則如大旱之望雲霓民自歸之秦雖强亦無如我何義剛問蘇秦激怒張儀如秦人皆說他術高切以爲正是失策處曰某謂未必有此事所謂激怒

者只是蘇秦當時做得稱意後去欺那張儀而今若說是蘇秦怕秦來敗從所以激張儀入秦庶秦不來敗從那張儀與你有甚人情這只是蘇秦之徒見他做倒了這一著後粧點出此事來謾人

趙武靈王也是有英氣所以做得恁地也緣是他肚裏事會恁地做得但他不合只倚這些子如後來立後一乖也是心不正後感召得這般事來

問樂毅伐齊文中子以爲善藏其用東坡則責其不合妄效王者事業以取敗二說孰是曰這是他們愛去立說後都不去考教子細這只是那田單會守後不奈他何當時樂毅自是兼秦魏之師又因人怨湣王之暴故一旦下齊七十餘城及既殺了湣王則人心自是休了他又怕那三國來分他底連忙發遣了他以燕之力量也只做得恁地樂毅也只是戰國之士又何嘗是王者之師他當時也恣意去鹵掠正如孟子所謂毁其宗廟遷其重器不過如此舉措他當時那鼎也去扛得來他豈是不要他底但是田單與他皆會兩箇相遇智勇相

角至相持三年便是樂毅也煞費氣力及騎刼用則是大段無能後被田單使一箇小術數子便乘勢殺將去便是國不可以無人如齊但有一田單盡死節恁地守便不奈他何

常先難而後易不然則難將至矣如樂毅用事始常懼難乃心謹畏不敢忽易故戰則雖大國堅城無有不破者及至勝則自驕膽大而恃兵强因去攻二城亦攻不下

義剛曰藺相如其始能勇於制秦其終能和以待廉

頗。可謂賢矣。但以義剛觀之。使相如能以待廉之術待秦。乃爲善謀。蓋柔乃能制剛。弱乃能勝强。今乃欲以匹夫之勇。持區區之趙。而鬭强秦。若秦奮其虎狼之威。將何以處之。今能使秦不加兵。若特幸而成事耳。先生曰。子由有一段說大。故取他說他不是戰國之士。此說也太過。其實他只是戰國之士。龜山亦有一說。大槩與公說相似。說相如不合要與秦爭那璧。要之恁地說也不得。和氏璧也是趙國相傳以此爲寶。若當時驟然被人將去。則

國勢也解不振。古人傳國皆以寶玉之屬爲重。若子孫不能謹守。便是不孝。當時秦也是强。但相如也是料得秦不敢殺他。後方恁地做。戰國時如此等也多。黃歇取楚太子。也是如此。當時被他取了。秦也不曾做聲。只恁休了。

春秋時相殺甚者若相罵。然長平坑殺四十萬人。史過言不足信。敗則有之。若謂之盡坑四十萬人。將幾多所在。又趙卒都是百戰之士。豈有四十萬人肯束手受死。決不可信。又謂秦十五年不敢出兵窺山東之類。何嘗有此等事。皆史之溢言。以上論類七條

秦

問。關中形勝。周用以興。到得後來。秦又用以興。曰。此亦在人做。當春秋時。秦亦爲齊晉所軋。不得伸。到戰國時。六國又皆以夷狄擯之。使不得與中國會盟。及孝公因此發憤。致得商鞅而用之。遂以强大。後來又得惠文武昭襄。皆是會做底。故相繼做起來。若其間有一二君昏庸。則依舊做壞了。以此見得形勝也須是要人相副。因言昭王因范雎傾懷

倚之。故却盡收得許多權柄。秦遂益强。豈不是會。商鞅先以帝王說孝公。此只是大拍頭揮他底。他知孝公必不能用得這說話。且說這大話了。却放出那本色底來。

仲亨問阡陌。曰。阡陌便是井田。陌。百也。阡。千也。東西曰阡。南北曰陌。或謂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未知孰是。但却是一箇橫一箇直耳。如百夫有遂。遂上有涂。這便是陌。若是千箇涂恁地直在橫頭。又作一大溝。謂之洫。洫上有路。這便是阡。阡陌只是疆

界。自阡陌之外有空地。則只恁地閒在那裏。所以先王要如此者。也只是要正其疆界。怕人相侵互。而今商鞅却開破了。遇可做田處便墾作田。更不要恁地齊整。這開字。非開創之開。乃開闢之開。蔡澤傳曰。破壞井田。決裂阡陌。觀此可見。這兩句自是合掌說。後人皆不曉。唐時却說寬鄉爲井田。狹鄉爲阡陌。

伯恭言秦變法。後世雖屢更數易。終不出秦。如何。曰。此意好。但使伯恭爲相。果能盡用三代法度否。問後有聖賢者出。如何。曰。必須別有規模。不用前人硬本子。

黃仁卿問自秦始皇變法之後。後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曰。秦之法。盡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後世不肯變。且如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秦則兼皇帝之號。只此一事。後世如何肯變。又問賈生仁義攻守之說。恐秦如此。亦難以仁義守之。曰。他若延得數十年。亦可扶持整頓。只是犯衆怒多。下面逼得來緊。所以不旋踵而亡。如三皇五帝三王。

以來。皆以封建治天下。秦一切掃除。不留種子。秦視六國之君。如坑嬰兒。今年捉一人。明年捉兩人。絕滅都盡。所以犯天下衆怒。當時但聞秦字。不問智愚男女。盡要起而亡之。更阻遏他不住。以上語類五條

西漢

大亂之後易治。戰國嬴秦。漢初是也。

周太繁密。秦人盡掃了。所以賈誼謂秦專用苟簡自恣之行。太史公董仲舒論漢事。皆欲用夏之忠。不知漢初承秦掃去許多繁文。已是質了。

或問高祖爲義帝發喪。是詐。後如何却成事。曰。只緣當時人和詐也無。如五伯假之。亦是諸侯皆不能假故也。

問養虎自遺患事。張良當時若放過。恐大事去矣。如何。曰。若只計利害。即無事可言。若當時若放過未取。亦不出三年耳。問機會之來。間不容髮。況沛公素無以繫豪傑之心。放過即事未可知。曰。若要做此事。先來便莫與項羽講解。既已約和。即不可爲矣。大抵張良多陰謀。如入關之初。賂秦將之爲賈

人者。此類甚多。問伊川卻許以有儒者氣象。豈以出處之際可觀耶。曰。爲韓報仇事亦是。是爲君父報仇。

或問太史公書項籍垓下之敗。實被韓信布得陣好。是以一敗而竟斃。曰。不特此耳。自韓信左取燕齊趙魏。右取九江英布。收大司馬周殷。而羽漸困於中。而手足日剪。則不待垓下之敗。而其大勢蓋已不勝漢矣。

伯豐因問善家令言尊太公事。曰。此等處。高祖自是理會不得。但他見太公擁篲。心卻不安。然如尊太公事。亦古所未有耳。

嘗欲寫出蕭何韓信初見高祖時一段。鄧禹初見光武時一段。武侯初見先主時一段。將這數段語及王朴平邊策。編爲一卷。

唐子西云。自漢而下。惟有子房孔明耳。而子房尚黃老。孔明喜申韓也。說得好。子房分明是得老子之術。其處己謀人。皆是。孔明手寫申韓之書以授後主。而治國以嚴。皆此意也。問邵子云。智哉留侯。善

藏其用。如何。曰。只燒絕棧道。其意自在韓而不在漢。及韓滅無所歸。乃始歸漢。則其事可見矣。

問南軒嘗對上論韓信諸葛之兵異。曰。韓都是詭詐無狀。

叔孫通爲綿蕝之儀。其效至於群臣震恐。無敢喧嘩失禮者。比之三代燕享群臣氣象。便大不同。蓋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

齊魯二生之不至。亦是見得如此。未必能傳孔孟之道。只是他深知叔孫通之爲人。不肯從他耳。

漢之四皓。元稹嘗有詩譏之。意謂楚漢爭務。卻不出。只爲呂氏以幣招之便出來。只定得一箇惠帝。結裹小了。然觀四皓。恐不是儒者。只是智謀之士。

伯豐問四皓是如何人品。曰。是時人才都沒理會。學術權謀混爲一區。如安期生蒯通。蓋公之徒。皆合做一處。四皓想只是箇權謀之士。觀其對高祖言語重。如願爲太子死。亦務之之意。又問高祖欲易太子。想亦是知惠帝人才不能負荷。曰。固是。然便立如意。亦了不得。蓋題目不正。諸將大臣不心服。

到後來呂氏橫做了八年。人心方憤悶不平。故大臣誅諸呂之際。因得以誅少帝。史謂大臣陰謀。以少帝非惠帝子。意亦可見。少帝畢竟是呂氏黨。不容不誅耳。

三代以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

文帝學申韓刑名、黃老清靜。亦甚雜。但是天資素高。故所爲多近厚。至景帝以刻薄之資。又輔以慘刻之學。故所爲不如文帝。班固謂漢言文景。帝者亦只是養民一節略同。亦如周云成康。康亦無大好

處。

文帝曉事。景帝不曉事。

問文帝問陳平錢穀刑獄之數。而平不對。乃述所謂宰相之職。或以爲錢穀刑獄一得其理。則陰陽和。萬物遂。而斯民得其所矣。宰相之職。莫大於是。惜乎平之不知此也。曰。平之所言。乃宰相之體。此之所論。亦是一說。但欲執此以廢彼。則非也。要之相得人。則百官各得其職。擇一戶部尚書。則錢穀何患不治。而刑部得人。則獄事亦清平矣。昔魏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陳平之意。亦猶是爾。蓋知音而不知人。則瞽者之職爾。知人則音雖不知。而所謂樂者固無失也。本朝韓魏公爲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公曰。某爲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莫大乎是。由今觀之。要說他自不識。安能知歐陽永叔也。得。但他偶然自知。亦奈他何。

問周亞夫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不知是否。曰。此軍法。又問大凡爲將之道。首當使軍中尊君親上。若徒知有將而不知有君。則將皆亞夫。固無害也。設有姦將一萌非意。則軍中之人。豈容不知有君。曰。若說到反時。更無說。凡天子命將。既付以一軍。只當守法。且如朝廷下州縣取一件公事。亦須知州知縣肯放方可發去。不然。豈可輒易也。

問不疑誣金事。徐節孝以金還人。曰。初也須與他至誠說。是無看如何。他人解便休。若是硬執。只得還

他若皆不與之解說。人才誣便還。則是以不善與人。而自爲善。其心有病矣。

文帝便是善人。武帝却有狂底氣象。陸子靜省試策說武帝強文帝。其論雖偏。亦有此理。文帝資質雖美。然安於此而已。其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題目只如此。先王之道情願不要去做。只循循自守。武帝病痛固多。然天資高。志向大。足以有爲。使合下便得箇真儒輔佐。豈不大有可觀。惜乎無真儒輔佐。不能勝其多欲之私。做從那邊去了。

文帝雖只此。然亦不是胸中無底。觀與賈誼夜半前席之事。則其論說甚多。誼蓋皆與帝背者。帝只是應將去。誼雖說得如厝火薪下之類如此之急。帝觀之亦未見如此。又云彼自見得當時之治亦且得安靜不可撓。

武帝做事好揀好名目。如欲逞兵立威。必曰高皇帝遺我平城之憂。若果以此爲恥。則須修文德以來之。何用窮兵黷武。驅中國生民於沙漠之外。以嘗鋒鏑之慘。

問霍光廢昌邑。是否。曰。是。使太甲終不明。伊尹如之何。曰。亦有道理。

或問霍光不負社稷。而終有許后之事。馬援以口過戒子孫。而他日有薏苡之禍。先生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爲已師法。不當如此論也。

問宣帝雜王伯之說。曰。須曉得如何是王。如何是伯。方可論此。宣帝也不識王伯。只是把寬慈底便喚做王。嚴酷底便喚做伯。明道王伯劄子說得後。自古論王伯至此無餘蘊矣。

韓延壽傳云。以期會爲大事。某舊讀漢書。合下便喜他這一句。直卿曰。敬事而信也是這意。曰。然。

正淳論二疏不合徒享爵位而去。又不合不薦引剛直之士代已輔導太子。先生曰。疏廣父子亦不必苛責之。雖未盡出處之正。然在當時。親見元帝懦弱。不可輔導。他只得去。亦是避禍而已。觀渠自云不去懼貽後悔。亦自是省事恬退底。世間自有此等人。他性自恬退。又見得如此。只得去。若不去。蕭望之便是樣子。望之即剛直之士。又問如何不以

告宣帝。或恐所以救之。曰。若是恁地。越不能得去。便做告與宣帝。教宣帝待如何。

先生因言嘗見一人云。匡衡做得相業全然不是。只是所上疏議論甚好。恐是收得好懷挾。又云。如荅淮陽王求史遷書其辭甚好。又曰。如宣元册詔令。及一戒諸侯王詔令。皆好。不知是何人做。漢初時却無此議論。漢初却未曾講貫得恁地。又曰。匡衡說詩關雎等處。甚好。亦是有所師授講究得到。以上語類二十八條。

曹參在漢初功臣中人品儘粗疎。後來却能避正堂。舍蓋公。治齊相漢。與民休息。亦非常人做得。其所見似亦儘高。所可惜者。未聞聖人之道。而止於是耳。答李伯諫。○文集

東漢

事無有自做得成者。光武要小小自做家活子。亦是鄧禹先尋得許多人。太宗便是房杜爲尋得許多人。今只要自做。

古人年三十時。都理會得了。便受用行將去。今人都如此費力。只如鄧禹十三歲學於京師。已識光武爲非常人。後來杖策謁軍門。只以數言定天下大計。

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陳。須學這樣底方可。如劉琨恃才傲物。驕恣奢侈。卒至父母妻子皆爲人所屠。今人幸以才自負。自待以英雄。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以此臨事。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人。越要謹密。未聞粗魯闊略而能有成者。

漢儒專以災異讖緯與夫風角鳥占之類爲內學。如徐孺子之徒多能此。反以義理之學爲外學。且如鍾離意傳所載脩孔子廟事。說夫子若會覆射者然。甚怪。

或問黃憲不得似顏子。曰。畢竟是資稟好。又問若得聖人爲之依歸。想是煞好。曰。又不知他志向如何。顏子不是一箇衰善底人。看他是多少聰明。便敢問爲邦。孔子便告以四代禮樂。

亂世保身之難。申屠蟠事可見。郭林宗彰而獲免。以

稱人之美而不稱惡人不惡之。陳仲弓分太守謗。送宦者葬其爲皆如此不送其葬亦得爲之詭遇。汪革作詩史以爲竇武陳蕃誅宦者不合前收鄭颯而未收曹節王甫侯覽若一時便收却四箇便了。陽球誅宦者不合前誅王甫段熲而未誅曹節朱瑀若一時便誅却四箇亦自定矣此說是。

說東漢誅宦官事云欽夫所說只是翻騰好看做文字則劇其實不曾究著當時事體到得那時節是甚麽時節雖倉公扁鵲所不能療如天下有必死之病。喫熱藥也不得喫凉藥也不得。有人下一服熱藥便道他用藥錯了。天下有必亡之勢道如何慢慢得若許多宦者未誅更怎地保養過幾年更乖。

漢時宿衛皆是子弟不似而今用軍卒。以上語類九條

所疑甯武子事大槩得之但爲蘧伯玉南容之愚則易而爲武子之愚則難所以聖人有不可及之歎也陳蕃王允固不得爲伯玉南容之愚然蕃事未成而謀已泄允功未就而志已驕則又不能爲甯武子之愚矣此其所以取禍也。然爲蘧甯則甚易。爲二公則甚難。又不可以彼而責此。但當問其時義之如何。與其所處之當否耳。答廖子晦

陳太丘亦是不當權位故可以遜遁亂世而免於小人之禍。若以其道施之朝廷而無所變通則亦何望其能有益於人之國哉。答曹立之

溫公論東漢名節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爲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敺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節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彧。則遂爲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爲非矣。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答劉子澄○以上文集三條

三國

因論三國形勢曰。曹操合下便知據河北。可以爲取天下之資。既被袁紹先說了。他又不成出他下。故

爲大言以誑之。胡致堂說史臣後來代爲文辭以欺後世。看來只是一時無說了大言耳。此著被袁紹先下了。後來崎嶇萬狀。尋得獻帝來。爲挾天子令諸侯之舉。此亦是第二大著。若孫權據江南。劉備據蜀。皆非取天下之勢。僅足自保耳。

曹操用兵煞有那幸而不敗處。却極能料。如征烏桓。便能料得劉表不從其後來。

問先主爲曹操所敗。請救於吳。若非孫權用周瑜以敵操。亦殆矣。曰。孔明之請救。知其不得不救。孫權

之救備。須著救他。不如此便當迎操矣。此亦非好相識。勢使然也。及至先主得荊州。權遂遣呂蒙擒關羽。才到利害所在。便不相顧。

劉備之敗於陸遜。雖言不合輕敵。亦是自不合連營七百餘里。先自做了敗形。是時孔明在成都。督運餉。後云法孝直若在。不使主上有此行。孔明先不知。曾諫止與否。今皆不可考。但孔明雖正。然益法孝直輕快。必有術以止之。

忠武侯天資高。所爲一出於公。若其規模。幷寫申子之類。則其學只是伯。程先生云。孔明有王佐之心然其道則未盡。其論極當。

致道問孔明出處。曰。當時只有蜀先主可與有爲耳。如劉表劉璋之徒。皆了不得。曹操自是賊。旣不可從。孫權又是兩間底人。只有先主名分正。故只得從之。

諸葛亮之事。其於荊蜀亦合取。當日草廬。亦是商量準擬在此。但此時不當恁地。若是恁地取時。全不成舉措。如二人親親而不伐。自合當取。蓋在是時。

捨此無以爲資。若能聲其罪。用兵而取之。却正。但當時劉焉父子。亦得人情。恐亦未易取。伯豐問聖人處此合如何。曰。亦須別有箇道理。若似如此。寧可事不成。只爲後世事欲苟成功。欲苟就。便有許多事。亮大綱却好。只爲如此。便有班駁處。

諸葛孔明天資甚美。氣象宏大。但所學不盡純正。故亦不能盡善。取劉璋一事。或以爲先主之謀。未必是孔明之意。然在當時多有不可盡曉處。如先主東征之類。不見孔明一語諫諍。後來壞事。却追恨

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東行。孔明得君如此。猶有不能盡言者乎。先主不忍取荊州。不得已而爲劉璋之圖。若取荊州。雖不爲當。然劉表之後。君弱勢孤。必爲他人所取。較之取劉璋。不若得荊州之爲愈也。學者皆知曹氏爲漢賊。而不知孫權之爲漢賊也。若孫權有意興復漢室。自當與先主協力并謀。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才整頓得起時。便與壞倒。如襲取關羽之類是也。權自知與操同是竊據漢土之人。若先主事成。必滅曹氏。且復滅吳

矣。權之姦謀。蓋不可掩。平時所與先主交通者。姑爲自全計耳。或曰。孔明與先主俱留益州。獨令關羽在外。遂爲陸遜所襲。當時只先主在內。孔明在外。如何。曰。正當經理東向宛洛。孔明如何可出。此特關羽恃才疏鹵。自取其敗。據當時處置如此。若無意外齟齬。曹氏不足平。兩路進兵。何可當也。此亦漢室不可復興。天命不可再續而已。深可惜哉。看史策自有該載不盡處。如後人多說武侯不過子午谷路。往往那時節必有重兵守這處。不可過。今

只見子午谷路易過。而武侯自不過。史只載魏延之計。以爲夏侯楙是曹操壻。怯而無謀。守長安甚不足畏。這般所在。只是該載不盡。亮以爲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又揚聲由斜谷。又使人據箕谷。此可見未易過。

用之問。諸葛武侯不死。與司馬仲達相持。終如何。曰。少間只管算來算去。看那箇錯了。便輸。輸贏處也不在多。只是爭些子。季通云。看諸葛亮不解輸。曰。若諸葛亮輸時輸得少。司馬懿輸時便狼狽。

諸葛亮臨陣對敵。意思安閑。如不欲戰。而苻堅踴躍不寧而行師。此其敗不待至淝水而決矣。

先生說八陣圖法。人傑因云。尋常人說戰陣事。多用變詐。恐王者之師不如此。曰。王者勢大。自不須用變詐。譬如孟賁與童子相搏。自然勝他。孟賁不得。且如諸葛武侯七縱七擒事。令孟獲觀其營壘。分明教你看見。只是不可犯。若用變詐。已是其力不敵。須假些意智勝之。又今之戰者。只靠前列。後面人更着力不得。前列勝則勝。前列敗則敗。如入

陣之法。每軍皆有用處。天衡地軸。能飛虎翼蛇烏風雲之類。各爲一陣。有專於戰鬭者。有專於衝突者。又有纏繞之者。然未知如何用之。

入陣圖敵國若有一二萬人。自家止有兩三千人。雖有法。何所用之。蔡云。勢不敵則不與鬭。先生笑曰。只辦著走便了。蔡云。這是箇道理。譬如一箇十分雄壯底人。與一箇四五分底人厮打。雄壯底只有力。四五分底却識相打法。對副雄壯底。便不費力。只指點將去。這見得入陣之法。有以寡敵衆之理。

問武侯寧靜致遠之說。曰。靜便養得根本深固。自可致遠。

孔明治蜀。不曾立史官。陳壽檢拾而爲蜀志。故甚略。孔明極是子細者。亦恐是當時經理王業之急。有不暇及此。

羊陸相遺問。只是敵國相傾之謀。欲以氣相勝。非是好意思。如漢文脩尉佗祖墓。及石勒脩祖逖母墓。事。皆相近。以上語類十六條

所論昭烈知有權而不知有正。愚意則以爲先主見幾不明。經權俱失。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取荊州。爲在其知權耶。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於盜竊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若聲罪致討。以義取之。乃是用權之善。蓋權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子房用智之過。有微近譎處。其小者如躡足之類。其大則扶漢以爲韓。而終身不以語人也。若武侯則名義俱正。無所隱匿。其爲漢復讎之志。如青天白日。人人得而知之。有補於天下後世。非子房比也。蓋爲武侯之所爲則難。而子房投

間乘隙。得爲即爲。故其就之爲易耳。頃見李先生亦言孔明不若子房之從容。而子房不若武侯之正大也。不審尊意以爲何如。答魏元履

義利之大分。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有過人處。若其細微之間。則不能無未察處。豈其學有未足故耶。觀其讀書之時。他人務爲精熟。而已則獨觀大旨。此其大者。固非人所及。而不務精熟。亦豈得無欠闕耶。若極言之。則以孟子顏子亦未免有如此處。故横渠先生云。孟子之於聖人。猶

是粗者。（答或人）

示論孔明事，以為天民之未粹者。此論甚當。然以為略數千戶而歸，不肯徙還，乃常人之態，而孔明於此亦未能免俗者，則某竊疑之。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響應，既不能守而歸，則魏人復取三郡，必尚誅首事者墳墓矣。拔衆而歸，蓋所以全之，非賊人諱空手之謂也。近年南北交兵淮漢之間，數有降附，而吾力不能守，敵騎復來則委而去之，使忠義遺民為我死者，肝腦塗地而莫之收省，此則孔明

之所不忍也。故其言曰：國家威力未舉，使赤子困於豺狼之吻，蓋傷此耳。此見古人忠誠仁愛之心，招徠懷附之略，恐未必如明者之論也。（答何叔京）

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與為多焉。（答劉共甫）

所論孔明與管樂，取其得君以行志，此說恐未盡。欽夫論瞻權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諫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兵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於賣國者耳。以其猶能如此，故書子瞻爵以微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詳其事，不足法也。此論甚精，恐所不及，不知高明以為如何。（答何叔京。○以上文集五條）

晉

王儀為司馬昭軍師，昭殺之，雖無辜，裒仕晉猶有可說，而裒不仕，乃過於厚者。嵇康魏臣，而晉殺之，紹不當仕晉明矣。蕩陰之忠固可取，亦不相贖，事讐

之過，自不相掩。司馬公云：使無蕩陰之忠，殆不免君子之譏。不知君子之譏，初不可免也。

王祥孝感，只是誠發於此，物感於彼。或以為內感，或以為自誠中來，皆不然。王祥自是王祥，魚自是魚。世間事雖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箇道理，理一分殊之謂也。到感通處，自然首尾相應，或自此發出而感於外，或自外來而感於我，皆一理也。

晉元帝無意復中原，卻託言糧運不繼，誅督運令史淳于伯而還。行刑者以血拭柱，血為之逆流。天人

齒頰不隔絲豪。

問晉元帝所以不能中興者其病安在。曰元帝與王導元不曾有中原志。收拾吳中人情惟欲宴安江沱耳。問祖逖擢鋒越河。所向震動。使其不死。當有可觀。曰當是時。王導已不愛其如此。使戴若思輩監其軍。可見如何得事成。

問老子之道曹參文帝用之。皆有效。何故以王謝之力量反做不成。曰王導謝安又何曾得老子妙處。然謝安又勝王導。石林說王導只是隨波逐流底人。謝安却較有建立。也煞有心於中原。王導自渡江來只是恁地。都無取中原之意。此說也是。但謝安也被這清虛絆了。都做不得。

謝安之待桓溫本無策。溫之來廢了一君。幸而要討九錫。要理資序。未至大甚。猶是半和秀才。若他便做箇二十分賊。如朱全忠之類。更進一步。安亦無如之何。苻堅之來亦無措置。前輩云非晉人之善。乃苻堅之不善耳。然堅只不合擁衆來。謝安必有以料之。兼秦人國內自亂。晉亦必知之。故安得以

鎮靜待之。苻堅若不以大衆來。只以輕兵時擾晉邊。便坐見狼狽。因問正淳曰。桓溫移晉祚時。安能死節否。曰必不能。却須逃去。曰逃將安往。若非死節。即北面事賊耳。到這裏是築底處。中間更無空地。因說韋孝寬智畧如此。當楊堅篡周時。尉遲迥等皆死。孝寬乃獻金熨斗。始嘗疑之。既不與他爲異。亦何必如此附結之。元來到這地位。便不與叛。亦不免死。既不能死。便只得失節耳。

桓溫入三秦。王猛來見。眼中不識人。却謂三秦豪傑未有至。何也。三秦豪傑非猛而誰。可笑。

時可問王猛從苻堅如何。曰苻堅事自難看。觀其殺苻生與東海公陽。分明是特地殺了。而史中歷數苻生酷惡之罪。東海公之死。云是太后在甚樓子上見他門前車馬甚盛。欲害苻堅。故令人殺之。此皆不近人情。此皆是史家要出脫苻堅殺兄之罪。故裝點許多。此史所以難看也。

問苻堅立國之勢亦堅牢。治平許多年。百姓愛戴。何故一敗塗地更不可救。曰他是掃土而來。所以一

敗更救不得又鬭他若欲滅晉道一旦將提敗爲之兵以臨之有何不可何必播境而來曰他是急要做正統恐後世以其非正統故急欲亡晉此人性也急躁初令王猛滅燕猛曰既委臣陛下不必親臨及猛入燕忽然堅至盡其心又恐猛之功大故親來分其功也便是他器量小所以後來如此

以上語類九條

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弟死不葬爲韓報讎雖博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不延然卒藉

漢滅秦誅項以攄其憤然後棄人閒事導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者相期於八紘九垓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歎息不知其心胸面目爲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恥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可槩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爲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後節槩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逡唐林之節非不苦王維儲光義之詩非不翛然清遠也然一失身於新莽祿山之朝則其平生之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爲後人嗤笑之資耳

向薌林文集後序○文集

唐

漢高祖私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

漢高祖取天下却正當爲他直截恁地做去無許多

委曲唐初隋大亂如此高祖太宗因羣盜之起直截如此做去只是誅獨夫爲他心中打不過又立恭帝假援回護委曲如此亦何必爾所以不及漢之創業也

唐太宗以晉陽宮人侍高祖是致其父於必死之地便無君臣父子夫婦之義漢高祖亦自粗疏惟光武差細密却曾讀書來

太宗奏建成元吉高祖云明當鞫問汝宜早參及次早建成入朝兄弟相遇遂相殺尉遲敬德著甲持

刃見高祖。高祖在一處泛舟。程可久謂既許明早
理會。又却去泛舟。此處有闕文。或爲隱諱。先生曰。
此定是添入。此一段與前後無情理。太宗決不會
奏。既奏了。高祖見三兒要相殺。如何尚去泛舟。此
定是加建成元吉之罪處。又謂太宗先奏了。不是
前不說。

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如何比得。太宗無
周公之心。只是顧身。然當時亦不合爲官屬所迫。
兼太宗亦自心不穩。溫公此處亦看不破。乃云得

其先發而應之。亦只便是鄭伯克段於鄢。須是有
周公之心則可。問曰。范太史云是高祖處得不是。
曰。今論太宗。且責太宗。論高祖。又自責高祖。不成
只責高祖。太宗全無可責。又問不知太宗當時要
處得是。合如何。曰。爲太宗孝友。從來無了。却只要
來此一事上使。亦如何使得。先生又曰。高祖不數
日。軍國事便付與太宗。亦只是不得已。唐世內禪
者二。如肅宗分明不是。只如睿宗之於玄宗。亦只
爲其誅韋氏有功了。事亦不得已耳。

又論太宗事云。太宗功高天下所係屬。亦自無安頓
處。只高祖不善處置了。又建成乃欲立功蓋之。如
玄宗誅韋氏有功。睿宗欲立宋王成器。宋王成器
便理會得事。堅不受。

因及王魏事。問論後世人不當盡繩以古人禮法。畢
竟高祖不當立建成。曰。建成既如此。王魏何故不
見得。又何故不知太宗如此。便須莫事建成。亦只
是望僥倖。問二人如此機數。何故不見得。曰。王魏
亦只是直。

三代而下。以義爲之。只有一箇諸葛孔明。若魏鄭公
全只是利。李密起。有一道士說密。即東都縛煬帝
獨夫。天下必應。揚謂密不足道。漢唐之興。皆是爲
利。須是有湯武之心。始做得。太宗亦只是爲利。亦
做不得。先生曰。漢高祖見始皇出。謂丈夫當如此
耳。項羽謂彼可取而代也。其利心一也。郭汾陽功
名愈大而心愈小。意思好。易得及諸葛亮。及郭汾

問胡氏嘗見。斷武后於高宗。非有婦道。合稱高祖太

宗之命。數其九罪。廢爲庶人。而賜之死。竊恐立其子而殺其母。未爲穩否。曰。這般處。便是難理會處。在唐室言之。則武后當殺。在中宗言之。乃其子也。宰相大臣。今日殺其母。明日何以相見。問南軒欲別立宗室。如何。曰。以後來言之。則中宗不了。以當時言之。中宗亦未有可廢之事。天下之心皆嚮望中宗。高宗又別無子。不立中宗。又恐失天下之望。此最是難處。不知孟子當此時作如何處。今生在數百年之後。只據史傳所載。不見得當時事情。亦

難。如此斷定。須身在當時。親看那時節及事情如何。若人心在中宗。只得立中宗。若人心不在中宗。方別立宗室。是時承乾亦有子在。若幸然妄舉失人心。做不行。又事多看道理。未須便將此樣難處來闘斷了。須要通其他。更有好理會處多。且看別處事事通透後。此樣處亦易。

李白見永王璘反。便從臾之。文人之沒頭腦乃爾。後來流夜郎。是被人捉著罪過了。剗地作詩自辯被迫脅。李白詩中說王說伯。當時人必謂其果有智

畧不知其莽蕩。立見疎脫。

史以陸宣公比賈誼。誼才高似宣公。宣公諳練多。學更純粹。大抵漢去戰國近。故人才多是不粹。

陸宣公奏議極好。看這人極會議論。事理委曲說盡。更無滲漏。雖至小底事。被他處置得亦無不盡。如後面所說二稅之弊。極佳。人言陸宣公口說不出。只是寫得出。今觀奏議中。多云今日早面奉聖旨云云。臣退而思之云云。疑或然也。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武侯

當面便說得。如說孫權一段。雖辯士不及。其細密處。不知比宣公如何。只是武侯也密。如橋梁道路。井竈圊溷。無不修繕。市無醉人。更是密。只是武侯密得來嚴。其氣象剛大嚴毅。

說者謂陽城居諫職。與屠沽出沒。果然則豈能使其君聽其言哉。若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減騶御。則人豈可不有以養素自重耶。

退之云。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須要知他斷得是與不是。古今煞有以斷而敗者。如唐德宗非不斷。却

生出事來。要之只是任私意。憲宗剛愎不明理。不納人言。惟憲宗知蔡之不可不討。知裴度之不可不任。若使他理自不明。胸中無所見。則何以知裴公之可任。若只就斷字上看。而遺其左右前後。殊不濟事。

或問維州事。溫公以德裕所言爲利。僧孺所言爲義。如何。曰。德裕所言雖以利害言。然意卻全在爲國。僧孺所言雖義。然意卻全濟其己私。且德裕既受其降矣。雖義有未安。也須別做置處。乃縛送悉怛謀。使之恣其殺戮。果何爲也。

牛僧孺何緣去結得箇杜牧之。後爲渠作墓志。今通鑑所載維州等。有些事好底皆是。

問。聞之陳先生說。唐初好處。也是將三省推出在外。這卻從魏晉時自有裏面一項。唐初卻盡屬之外。要成一體。如唐經禍變後。便都有諸王出來克復。如肅宗事。及代宗後來。雖是郭子儀。也有箇主出來。曰。三省在外。怕自隋時已如此。只唐時併屬之宰相。諸王克復代宗事。只是郭子儀。怕別無諸王。

唐官看他六典。將前代許多官。一齊盡置得偏。官如何不冗。今只看漢初時官如何。到得元成間如何。又看東漢初如何。到東漢末時如何。到三國魏晉以後如何。只管添。只管雜。

唐六典載唐官制甚詳。古禮自秦漢已失。北周宇文泰及蘇綽有意復古。官制頗詳盡。如租庸調府兵之類。皆是蘇綽之制。唐遂因之。唐之東宮官甚詳。某向前上封事。亦言欲復太子官屬。如唐之舊。

唐租庸調。大抵改新法度。是世界一齊更新之初。方做得。如漢襲秦代。只是漢舊物事。晉代魏。亦只用這箇。以至六朝相代。亦是遞相祖述。弊法卒亦變更不得。直到得元魏北齊後周居中原時。中原生靈死於兵寇幾盡。所以宇文泰蘇綽出來。便做得租庸調。故隋唐因之。

因論唐府兵之制。曰。永嘉諸公以爲兵農之分。反自唐府兵始。卻是如此。蓋府兵家出一人。以戰以戍。并分番入衛。則此一人便不復爲農矣。

唐口分是八分。世業是二分。有口則有口分。有家則

有世業。古人想亦是此樣。以上諸類二十條

顏公剛毅忠烈。得之天資。與其學之不純。而諂道佞佛。自不相掩。有志於道者。師其所當師。而戒其所可戒可也。跋程沙隨帖。文集

五代

後唐莊宗善音律。好寵伶優。其卒也得鷹坊人善友斂樂器而焚之。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豈欺我哉。

周世宗天資高。於人才中尋得箇王朴來用。不數年間。做了許多事業。且如禮樂律歷等事。想他見都會得。故能用其說。成其事。如本朝太祖直是明達。故當時創法立度。其節拍一一都是。蓋緣都曉得許多道理故也。

周世宗規模雖大。然性迫無甚寬大氣象。做好事。亦做教顛顛地。都無些含洪之意。亦是數短而然。

晉悼公幼年聰慧。似周世宗。只是世宗卻得太祖接續他做將去。雖不是一家人。以公天下言之。畢竟是得人接續。所做許多規模不枉卻。且如周武帝一時也自做得好。只是後嗣便如此弱了。後來雖得一箇隋文帝。終是甚不濟事。以上語類四條

淵鑑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六十二

歷代二

宋

或言太祖受命盡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亂爲治曰不然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條目多仍其舊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綱其他節目可因則因此方是英雄手段如王介甫大綱都不曾理會却纖悉於細微之間所以弊也。以下事實

秀才好立虛論事朝廷纔做一事鬧閧地鬧過了事又只休且如黃河事合即其處看其勢如何朝夕只在朝廷上鬧河東決西決凡作一事皆然太祖當時亦無秀才全無許多鬧說只是今日何處看修器械明日何處看習水戰又明日何處教閱日日著實做故事成

才卿問秦漢以下無一人知講學明理所以無善治曰然因汎論歷代以及本朝太宗眞宗之朝可以有爲而不爲太宗每日看太平廣記數卷若能推此心去講學那裏得來不過寫字作詩君臣之閒以此度日而已眞宗東封西祀糜費巨萬計不曾做得一事仁宗有意於爲治不肯安於小成要做極治之事只是資質慈仁却不甚通曉用人驟進驟退終不曾做得一事然百姓戴之如父母契丹初陵中國後來却服仁宗之德也是慈仁之效緣他至誠惻怛故能動人如此

亞夫問濮議曰歐公說不是韓公曾公亮和之溫公王珪議是范鎭呂晦范純仁呂大防皆彈歐公但

溫公又於濮王一邊禮數太薄須於中自有斟酌可也歐公之說斷不可且如今有爲人後者一日所後之父與所生之父相對坐其子來喚所後父爲父終不成又喚所生父爲父這自是道理不可試坐仁宗於此亦坐濮王於此使英宗過焉終不成都喚兩人爲父只緣衆人道是死後爲鬼神不可考胡亂呼都不妨都不思道理不可如此先時仁宗有詔云朕皇兄濮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此甚分明當時只以此爲據足矣

濮議之爭結殺在王陶擊韓公蔣之奇論歐公伊川代彭中丞奏議似亦未爲允當其後無收殺只以濮國主其祀可見天理自然不由人安排

神宗鋭意爲治用人便一向傾信他初用富鄭公甚傾信及論兵鄭公曰願陛下二十年不可道著用兵二字神宗只要做鄭公只要不做說不合後來傾信王介甫終是坐此病只管好用兵用得又不著費了無限財穀殺了無限人殘民蠹物之政皆從此起西番小小擾邊只是打一陣退便了却去

深入侵他疆界才奪得鄯州等空城便奏捷朝廷不審便命官發兵去守依舊只是空城城外皆是番人及不能得歸朝廷又發兵去迎歸多少費力熙河之敗喪兵十萬神宗臨朝大慟自得疾而終後來蔡京用事又以爲不可棄用兵復不利又事幽燕此亦自神宗啟之遂至中朝傾覆反思鄭公之言豈不爲天下至論

神宗極聰明於天下事無不通曉眞不世出之主只是頭頭做得不中節拍如王介甫爲相亦是不世出之資只緣學術不正當遂悞天下使神宗得一眞儒而用之那裏得來此亦氣數使然天地生此人便有所偏了可惜可惜

問荆公得君之故曰神宗聰明絶人與羣臣說話往往領畧不去才與介甫說便有於吾言無所不說底意思所以君臣相得甚懽向見何萬一之少年時所著數論其間有說云本朝自李文靖公王文正公當國以來廟論主於安靜凡有建明便以生事歸之馴至後來天下弊事極多此說甚好且如

仁宗朝是甚次第時節國勢却如此緩弱事多不理英宗即位已自有性氣要改作但以聖躬多病不久晏駕所以當時謚之曰英神宗繼之性氣越緊尤欲更新之便是天下事難得恰好却又撞著介甫出來承當所以做壞得如此又曰介甫變法固有以召亂後來又却不别去整理一向放倒亦無緣治安

神宗其初要結高麗去共攻契丹高麗如何去得契丹自是大國高麗朝貢於彼如何敢去犯他

哲宗常使一傳卓子不好宣仁令换之又只如此在問之云是爹爹用底宣仁大慟知其有紹述意也又劉摯嘗進君子小人之名欲宣仁常常諭哲宗使知之宣仁曰常與孫子說然未曾了得宣仁亦是見其如此故皆不肯放下哲宗甚銜之紹述雖是其本意亦是激於此也

徽廟初上蔡初召上殿問對語不少然上蔡云多不誠遂退只求監局之類去

當初約女眞同滅契丹既女眞先滅了契丹金帛子

女已爲女眞席卷而去遂竭府庫問女眞换此空城又以歲幣二百萬貫而爲每歲空額是時帑藏空竭遂斂敷民間共科得六百餘萬貫恣爲用事者侵使更無稽考又契丹相郭藥師以常勝軍來降朝廷處之河北諸路近邊塞上後又有契丹甚人來降亦有一軍名義勝軍亦處之河北諸路皆厚廩給是時中國已空竭邊上屯戍之兵饟廩久絕飢寒欲死而常勝義勝兩軍安坐而享厚祿及後來金入中國常勝義勝兩軍先往降之二軍散處中國盡知河北諸路險要虛實去處遂爲敵鄉導長驅入中原又徽宗先與阿骨打盟誓兩邊不得受叛降中國雖得契丹空城而無一人又遠屯戍中原之兵以守之飛芻轉餉不勝其擾契丹敗亡餘將數數引兵來降朝廷又皆受之蓋不受又恐其爲盜金人已有怨言又金中有張瑴者知平州欲降徽宗親寫詔書以招之中間路往又爲金所得而張瑴已來降矣金人益怨又契丹亡國之主天祚者在金中徽宗又親寫招之若歸中國當

以皇兄之禮相待天祚大喜欲歸中國又爲金所得由是金人大怒云始與我盟誓如此今乃寫詔書招納我叛亡遂移檄來責問檄外又有甚檄文極所以罵詈之語今實錄中皆不敢載徽宗大恐遂招引到張瑴斬其首與金人又作道理分雪天祚之事遂啟其輕侮之心每嘗其書看得人頭痛

更無一販有一件事做得應節拍

嘗在李先生家藥方册子上見箇御筆其册子是朝廷紙做乃是當時識臣中有請變祖宗科舉之法

上旣命之矣。明日耿南仲馮澥輩。又論神宗法制當紹述。不可改。故降御筆云。昨來因議臣論奏失於不審。遂行出令。得師傅大臣之言。深合朕心。所有前降指揮。更不施行。當時只緣紹述做得如此了。猶且不悟。故李伯紀煞與欽宗論說。但却不合因綱罷。而太學生及軍民伏闕乞留之。自後君臣遂生間隙。疑其軍民脅己。方圍閉時。降空名告身十餘道。令其便宜補授。其官上至節度使。綱只書塡了數名小使臣。餘者悉繳回。而欽宗已有近日

人臣擅作威福。漸不可長之語。如此。教人如何做事。廣曰。自漢唐來。惟有本朝臣下最難做事。故議論勝而功名少。曰。議論勝。亦自仁廟後。而蔓衍於熙豐。若是太祖時。雖有議論。亦不過說當時欲行之事耳。無許多閑言語也。

問吳革是時結連義兵。欲奪二聖。爲范瓊誘殺之。不知當時若從中起。能有濟否。曰也做不得。大勢去矣。古人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豈不是如此。只這裏才操縱少緩。其中便有此禍。可不懍懍危懼。

前輩當南渡初。有言都建康者。人云建康非昔之建康。亦不可都。雖勝似坐杭州。如在深窟裏。然要得出近外。不若都鄂渚。應接得蜀中上一邊事體。看來其說也是。如今杭州一向偏在東南。終不濟事。記得岳飛初勵兵於鄂渚。有旨令移鎭江陵。飛大會諸將與謀。徧問諸將。皆以爲可。獨任士安不應。飛頗怒之。任曰。大將所以移鎭江陵。若是時。某安敢不說。某爲見移鎭。不是所以不敢言。據某看這裏已自成規模。已自好了。此地可以阻險而守。若

往江陵。則失長江之利。非某之所敢知。飛遂與申奏。乞止留軍鄂渚。

岳飛嘗面奏。金人欲立欽宗子來南京。欲以變換南人耳目。乞皇子出閤。以定民心。時孝宗方十餘歲。高宗云。卿將兵在外。此事非卿所當預。是時有參議姓王者在候班。見飛呈劄子時手震。及飛退。上謂王曰。岳飛將兵在外。却來干與此等事。卿緣路來。見他曾與甚麼人交。王曰。但見飛沿路學小書甚密。無人得知。但以此推脫了。但此等事甚緊切。

不知上何故恁地說、如飛武人、能慮及此、亦大故是有見識。某向來在朝、與君舉商量、欲拈出此等事。壽數件相類者。一併上之、將其後裔乞加此官爵以顯之。未及而罷。

昭慈小不快、高廟問疾。因話間曰、有一事久欲說與官家。高廟請其故。曰、宣仁廢立之謗、皆是章厚之徒撰造。中間雖嘗辨白、然載在國史者、尚未嘗改。可令史官重議刪修、以昭明聖母之德於萬世。時趙忠簡當國、遂薦元祐故家子弟如范如圭數人、

方始改得正、然亦頗有偏處。才是元祐事、便都是、熙豐時事、便都不是。後趙罷、張魏公繼之、又欲修改動。蓋魏公亦不甚主張元祐事。令史官某等簽出、未及改而又罷、

問壽皇爲皇子本末。曰、本一上殿官樓寅亮上言、舉英宗故事、且謂太祖受命、而子孫無爲帝王者、當於太祖之下選一人、養宮中、他日皇子生、只添一節度使耳。繼除臺官。趙忠簡遂力贊於外、當時宮中亦有齟齬。故養兩人、後來皆是高宗自主張、未

禪位前數日、忽批云、宗室某可追贈秀王、謚安僖。先已安排了。若不然、壽皇如何處置。

高宗大行、壽皇三年戴布幞頭、著衣衫、遵行古禮。可謂上正千年之失。當時宰相不學、三日後便服朝服。雖壽皇謙德、不欲以此論群臣、然臣子自不當如此。可謂有父子而無君臣。

壽皇合下若有一人夾持定、十五六年做多少事。

壽皇直是有志於天下、要用人。嘗歎自家不如箇孫仲謀、能得許多人。

某嘗謂士大夫不能盡言於壽皇。眞爲自負。蓋壽皇儘受人言、未嘗有怒色。但不樂時、止與人分疏辨析爾。

壽皇晚來極爲和易。某嘗因奏對言檢旱。天語云、檢放之弊、惟在於後時而失實。只道四字、盡得其要領。又言經總制錢則曰、鬬巧爲名色、以取之民、其於天下事、極爲諳悉。

歲旱、壽皇禁中祈雨有應。一日引宰執入見、恭父奏云、此因陛下至誠感通、然天人之際、其近如此。若

他事一有不至。則其應亦當如此。願陛下深加聖慮。則天下幸甚。恭父斯語。頗得大臣體。

上即位踰月。留揆以一二事件旨特批逐之。人方服其英斷。先生被召至上饒。聞之有憂色。曰。人心易驕。如此某今方知可懼。黃問曰。某人專恣。當逐。何懼之有。曰。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豈宜如此。又問。恐是廟堂諸公難其去。故以此勸上逐之。曰。亦不可如此。何不使其徒諭之以物論。俟其請去而後許之。則善矣。幼主新立。豈可導之以輕逐大臣

耶。且如陳源之徒。論其罪惡。須是斬之。乃善。然人主新立。復教以殺人。某亦不敢如此做也。

三后並配。自本朝眞廟始。其初議者。皆以歸咎於錢惟演。後既習見為常。亦無復有議之者矣。古人雖以子貴。然庶母無係於先君之禮。如左傳書僖公成風。晉書簡文太后。皆以係於其子。而別制廟以祀之。以下法制

因論今宗室與漢差別。漢宗室只是天子之子封王。王子封侯。嫡子世襲。支庶以下。皆同百姓。只是免其繇戍。如漢光武皆是起於民間也。

趙表之生做文官。纔到封王。封安定郡王。便用換武。豈文官不可封王。而須武官耶。又今宗正須以宗室武官為之。文官也只做得。世間一樣愚人。便以此等制度為百王不可易之法。

冊命之禮。始於漢武封三王。後遂不廢。古自有此禮。至武帝始復之耳。郊祀宗廟。太子皆有玉冊。皇后用金冊。記不審 宰相貴妃。皆用竹冊。凡宰相宣麻。非是宣與宰相。乃是揚告王庭。令百官皆聽。問以其

人可用與否。首則稱道之。後乃警戒之。詞如今云於戲以下數語是也。末乃云主者施行。所謂施行者。行冊拜之禮也。此禮唐以來皆用之。至本朝宰相不敢當冊拜之禮。遂具辭免。三辭然後許。只命書麻詞於誥以賜之。便當冊文。不復宣麻於庭。便是書以賜宰相。乃是獨宣誥命於宰相。而他人不得與聞。失古意矣。

本朝於大臣之喪。待之甚哀。賀孫舉哲宗哀臨溫公事。曰。溫公固是如此。至於嘗為執政。已告老而死。

祖宗亦必爲之親臨龍纍。看古禮。君於大夫小斂往焉。大斂往焉。於士既殯往焉。何其誠愛之至。今乃恝然這也。只是自渡江後。君臣之勢方一向懸絶。無相親之意。故如此。古之君臣所以事事做得成。緣是親愛一體。因說金人初起時。其酋長與部落都無分別。同坐同飲。相爲戲舞。所以做得事。如後來兀朮犯中國。虜掠得中國士類。因有教之以分等陛立制度者。於是上下位勢漸隔。做事漸難。

本朝官制與唐大槩相似。其曲折却也不同。

唐初每事先經由中書省。中書做定將上。得旨。再下中書。中書付門下。或有未當。則門下繳駁。又上中書。中書又將上。得旨。再下中書。中書又下門下。若事可行。門下即下尚書省。尚書省但主書填奉行而已。故中書之權獨重。本朝亦最重中書。蓋以造命可否進退皆由之也。門下雖有繳駁。依舊經由中書。故中書權獨重。及神宗做唐六典。三省皆依此制。而事多稽滯。故渡江以來。執政事皆歸一。獨諸司吏曹。二十四曹。依舊分額各屬。三省吏人自分所屬。而其上之綱領則不分也。昔時三省。事各自由。不相侵越。不相聞知。中書自理會中書事。尚書自理會尚書事。門下自理會門下事。如有除授。則宰執同共議定。當筆宰執判過。中書吏人做上去。再下中書。中書下門下。門下下尚書。書行給舍繳駁。猶州郡行下事。須幕職官簽押。如有不是。得以論執。中書行下門下。皆用門下省官屬簽押。事有未當。則官屬得以執奏。

舊制門下省有侍中。有門下侍郎。中書省有中書令。中書侍郎。改官制。神宗除去侍中中書令。只置門下中書侍郎。後併尚書左右丞。門下中書侍郎四員爲參政官。或云始者昭文館大學士。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鄭公等爲之。後改爲左右僕射。則蔡京王黼肯居是選。及改爲左右丞相。則某人等爲之。名愈正而人愈不逮前。亦何預名事。曰。只是實不正。使名既正而實亦正。豈不尤佳。又曰。人言王安石以正名之說。馴致禍亂。且正名是孔子之言。如何便道王安石說得不是。使其名果正。豈不更佳。

給事中初置時蓋欲其在內給事上差除有不當用捨有不是要在裏面整頓了不欲其宣露於外今則不然或有除授小報纔出遠近皆知了給舍方繳駁乃是給事外也這般所在都沒理會

唐制某鎮節度使某州刺史觀察使（此藩鎮所稱）使持節某州軍州事（此屬州軍所稱其屬官則云某州軍事判官某州軍事推官今尚如此若節鎮屬官則云節度推判官以自異於屬州）使與州各分曹案使院有觀察判官觀察推官州院有知錄糾六曹官為六曹之長凡兵事則屬使院民事則屬州院刑獄則

屬司理院三者分屬不相侵越司法專檢法司戶專掌倉庫然司理既結獄須推判官簽押方為圓備不然則不敢結斷本朝併省州院使院為一如署銜但云知某州軍州事軍州事則使院之職也自併省三院而州郡六曹之職頗為淆亂司法司理司戶三者尚仍舊知錄管州院事專主教民今乃管倉庫獨為不得其職所以六曹官惟知錄免二日銜以其職尊故優異之此等事史書並不載惟雜說中班駁見一二舊嘗疑州院即是司理院後閱范文正公集有云如使院州院宜併省歸一方知不然因曉州院使院之別（使院今之僉廳也）凡諸幕職官皆謂之當職官如唐書所云有事當罰則詔云自當職官以下以次受罰有事當賞則云當職官以下以次受賞謂自推判官而下也又曰後來蔡京改六曹官名頗得舊職為不淆亂渡江以來以其出於京也皆罷之又問長史何官曰六朝時長史甚輕次第只是奔走長官之前有君臣之分不得坐至唐則甚重蓋皇子既遙領正大帥其羣

臣出為藩鎮者則稱云副大帥某州長史（韓文董晉官位可見）至唐中葉而長史司馬別駕皆為貶官不事事蓋節度使既得自辟置官屬（如節度觀察推判官之屬）此既重則彼皆輕矣

初蔡京更定幕職推判官謂之分曹建院以為節度使觀察使在唐以治兵治財今則皆是閑稱呼初無職事而推判官猶襲節度觀察之名甚無謂又古者以軍興故置參軍今參軍等職皆治民事而猶循用參軍之號亦無意謂故分曹建院推判等

官。改爲司士曹事司儀曹事、此類有六參軍之屬、改爲某院某院、而盡除去節度參軍之名。看來改得自是。又如婦人封號。有夫爲秦國公、而妻爲魏國夫人者、亦有封兩國者。秦檜妻封兩國。范伯達笑之曰、一妻而爲兩國夫人、是甚義理。故京皆改隨其夫號。如夫封建安郡。則妻封建安郡夫人。夫封秦國、則妻亦封秦國夫人。侯伯子男皆然。看來隨其夫稱、極是。如淑人碩人宜人孺人之類、亦京所定。各隨其夫官帶之後。人謂淑人碩人非婦人所宜稱、看來稱碩人亦無妨。惟淑人則非所宜爾、但只有一節未善、有夫方封某郡伯。而妻已先封爲某國夫人者。此則與京所改者相値齟齬、不可行。蓋其封贈格法如此。當初合併格法也與整頓過。則無病矣。遂使人得以咎之。謂其法自相違戾。亦是京不仔細、乘勢粗改。後人以其出於京也、遂不問是非、一切反之。

本朝先未有祠祿。但有主管某宮某觀公事者、皆大官帶之。眞個是主管本宮本觀御容之屬。其他多

只是監當差遣。雖嘗爲諫議官、亦有爲監當者。如監船場酒務之屬。自王介甫更新法、慮天下士大夫議論不合、欲一切彈擊罷黜。又恐駭物論、於是創爲宮觀祠祿、以待新法異議之人。然亦難得。惟監司郡守以上、眷禮優渥者、方得之。自郡守以下、則盡送部中與監當差遣。後來漸輕、今則又輕。皆可以得之矣、

今羣臣以罪去者、不能全其退處之節。凡有辭避、必再三不允。直待章疏劾之、遂從罷黜。

因說歷代承襲之弊曰、本朝鑒五代藩鎭之弊、遂盡奪藩鎭之權。兵也收了、財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禍、敵騎所過莫不潰散。因及熙寧變法曰、亦是當苟且廢弛之餘、欲振而起之。但變之不得其中爾、

因言本朝養兵、竭國更無人去源頭理會。只管從枝葉上去添兵添將。太祖初定天下、將諸軍分隸州郡。特寄養耳。故謂之第幾指揮、謂之禁軍。明其爲禁衛也。其將校乃衙前、今所謂都知兵馬使、謂之

教練乃其軍之將也若都監乃唐末監軍之遺制鈐轄都部署皆國初制也部署即今之總管今州鈐路鈐總管皆無職事但大閱時供職一兩日耳潭州有八指揮其制皆廢弛而飛虎一軍獨盛人皆謂辛幼安之力以某觀之當時何不整理親軍自是可用却別創一軍又增其費又今之江上屯駐祖宗時亦無之某之意欲使更成於州郡可以漸汰將兵然這話難說又今之兩淮荊襄義勇皆可用但人多不之思耳

兵法以能分合爲變不獨一陣之間有分合天下之兵皆然今日之兵分者便不可合合者便不可分本朝舊來只郡國禁兵而已但在西北者差精鋭耳渡江後又添上御前軍却是張韓輩自起此項兵後來既不可得而去只得如此聚屯今以不如祖宗時財賦養祖宗時所無之兵安得不窮也

問唐之人主喜用宦者監軍何也曰是他信諸將不過故用其素所親信之人後來一向疎外諸將盡用宦者本朝太宗令王繼恩平李順有功宰相擬以宣徽使賞之太宗怒切責宰相以爲太重蓋宣徽亞執政也遂創宣政使處之朝臣諸將中豈無可任者須得用宦者彼既有功則爵賞不得吝矣然猶守得這些意思恐起宦者權重之患及熙豐用兵遂皆用宦者李憲在西權任如大將驕至後來遂有童貫譚稹之禍

總領一司乃趙忠簡所置當時之意甚重蓋緣韓岳統兵權重方欲置副貳又恐啟他之疑故特置此一司以總制財賦爲名却專切報發御前兵馬文

字蓋欲陰察之也

運使本是愛民之官今以督辦財賦反成殘民之職提刑本是仁民之官今以經總制錢反成不仁之具

經制錢陳亨伯所創蓋因方臘反童貫討之亨伯爲隨軍轉運使朝廷以其權輕又重爲經制使患軍用不足創爲此名以收州縣之財當時大獲其利然立此制時明言軍罷而止其後遂因而不改至紹興四年韓球又創總制錢大略倣經制爲之十

一年經界法行民間印契多倍有所得朝廷遂以此年立額至次年則其數大虧乃令州縣添補解發自後州縣大困朝廷亦知之議者乃請執三年中取中制以立額却不知中制者乃所添補之歲其額猶爲重也因仍至今頃年得江西憲時陛對日亦嘗爲孝宗言之蓋此政是憲司職事又曰亨伯創經制錢時其兄弟有名某者勸止之不從乃率其子姪哭於家廟以爲作俑之罪祖先將不祀矣

祖宗立法催科只是九分才破這一分便不催但破得一百貫謂之破分便住自曾丞相仲欽爲戶部時便不用這法須要催盡至今所以如此

問學究一科沿革之故曰此科卽唐之明經是也進士科則試文字學究科但試墨義有才思者多去習進士科有記性者則應學究科凡試一大經者兼一小經每段舉一句令寫上下文以通不通爲去取應者多是齊魯河朔間人只務熟讀和注文也記得故當時有董五經黃二傳之稱但未必曉文義正如和尚轉經相似又有司待之之禮亦不與進士等進士入試之日主文則設案焚香垂簾講拜至學究則徹幕以防傳義其法極嚴有渴至飮硯水而黔其口者當時傳以爲笑歐公亦有詩云焚香禮進士徹幕待諸生（或云徹幕乃瞑目字亦非歐詩）其取厭薄如此荆公所以惡而罷之但自此科一罷之後人多不肯去讀書

或問勑令格式如何分別曰此四字乃神宗朝定法時綱領本朝止有編勑後來乃命羣臣修定元豐中執政安燾等上所定勑令上諭燾曰設於此而逆彼之至謂之格設於此而使彼效之謂之式禁於未然謂之令治其已然謂之勑修書者要當如此若其書完具政府總之有司守之斯無事矣神廟天資絕人觀此數語直是分別得好格如五服制度某親當某服某服當某時各有限極所謂設於此而逆彼之至之謂也式如磨勘轉官求恩澤封贈之類只依個樣子寫去所謂設於此而使彼效之之謂也令則條令禁制其事不得爲某事違

者有罰之類所謂禁於未然者。勑。則是已結此事。依條斷遣之類所謂治其已然者。格令式在前。勑在後。則有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底意思。今但欲尊勑字以勑居前。令格式在後。則與不教而殺者何異。殊非當時本指。又問伊川云。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如此。何故。曰律是刑統。此書甚好。疑是歷代所有傳襲下來。至周世宗命竇儀注解過。名曰刑統。即律也。今世却不用律。只用勑令。大槩勑令之法。皆重於刑統。刑統與古法相近。故曰八分書。

今日作史。左右史有起居注。宰執有時政記。臺官有日曆。並送史館著作處。參改入實錄作史。大抵史皆不實緊切處不敢上史。亦不關報。

國初人便已崇禮義尊經術。欲復二帝三代。已自勝如唐人。但說未透在。直至二程出。此理始說得透。

以下人物

太宗朝。一時人多尚文中子。蓋見朝廷事不振。而文中子之書。頗說治道故也。然不得其要。范文正公

雖有欲爲之志。然也粗。不精密。失照管處多。

談苑說李文靖沒口匏。事極好。可謂鎮浮。然與不興利事。皆落一偏。胡不廣求有道賢德。與起至治也。

伯豐問寇萊公澶淵事如何。曰。當來他却有措處。然到此。只得向前。不可退後也。

問本朝如王沂公。人品甚高。晚年乃求復相。何也。曰。便是前輩都不以此事爲非。所以至范文正方厲廉耻。振作士氣。曰。如寇萊公也因天書欲復相。曰。固是。

問王沂公云。恩欲己出。怨使誰當。似此不可爲通法否。曰。他只說不欲牢籠人才。說使必出自我門下。他亦未嘗不薦人才。

某嘗說呂夷簡最是箇無能底人。今人却說他有相業。會處置事。不知何者爲相業。何者善處置。爲相正要以進退人才爲先。使四夷聞知。知所聳畏。方其爲相。其才德之大者。如范文正諸公。既不用。下而豪俊跅弛之士。如石曼卿諸人。亦不能用。其所引援。皆是半間不界無狀之人。弄得天下之事。日

入於昏亂。及一旦不奈元昊何。遂譶換與范文正公。若非范文正公。則西方之事。決定弄得郎當。無如之何矣。今人以他爲有相業。深所未曉。

近得周益公書。論呂范解仇事。曰初范公在朝。大臣多忌之。及爲開封府。又爲百官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某爲超遷。某爲左遷。如是而爲公。如是而爲私。意頗在呂相。呂不樂。由是落職出知饒州。未幾呂亦罷。相後呂公再入。元昊方犯邊。乃以公經畧西事。公亦樂爲之用。嘗奏記呂公云。相

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後歐陽公爲范公神道碑。有驩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是也。公之子堯夫。乃以爲不然。遂刊去此語。前書。今集中亦不載。疑亦堯夫所刪。他如叢談所記。說得更乖。某謂呂公方寸隱微。雖未可測。然其補過之功。使天下實被其賜。則有不可得而掩者。范公平日胸襟豁達。毅然以天下國家爲己任。既爲呂公而出。豈復更有匿怨之意。況公嘗自謂平生無怨惡於一人。此言尤可驗。忠宣固是賢者。然

其規模廣狹。與乃翁不能無間。意謂前日既排申公。今日若與之解仇。前後似不相應。故諱言之。卻不知乃翁心事。政不如此。歐陽公聞其刊去碑中數語。甚不樂也。問後來正獻亦及識范公否。曰正獻通判潁州時。歐陽公爲守。范公知青州。過潁謁之。因語正獻曰。太傅近朱者赤。歐陽永叔在此。宜頻近筆硯。異時同薦三人。則王荊公司馬溫公及正獻公也。其知人如此。又曰呂公所引。如張方平王拱辰李淑之徒。多非端士。終是不樂范公。張安

道過失更多。但以東坡父子懷其汲引之恩。文字中十分說他好。今人又好看蘇文。所以例皆稱之。介甫文字中有說他不好處。人既不看。看又不信。某嘗謂天生人才。自足得用。豈可厚誣天下以無人。自是用不到耳。且如一箇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今則所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斷。秤停到第四五等人。氣宇厭厭。布列臺諫。如何得事成。故某向謂姓名未出。而內外

已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

或問范文正公經理西事有得多是收拾人才。曰然。如滕子京孫元規之徒素無行節。范公皆羅致之幕下。後犯法又極力救解之。如劉滬張亢亦然。蓋此等人是有才底。做事時須要他用。但要會用得他。又云。范公嘗立一軍爲龍猛軍。皆是招收前後作過黥配底人。後來甚得其用。時人目范公爲龍猛指揮使。又曰。方范公起用事時。軍政全無統紀。從頭與他整頓一番。其後却只務經理內地。養威

持重專行淺攻之策。以爲得寸則吾之寸。得尺則吾之尺。卒以此牽制夏人。遣使請和。

因言仁宗朝講書楊安國之徒。一時聚得幾箇樸純無能之人。可笑。先生曰。此事緣范文正招引一時才俊之士聚在館閣。如蘇子美梅聖俞之徒。此輩雖有才望。雖皆是君子黨。然輕儇戲謔。又多分流品。一時許公爲相。張安道爲御史中丞。王拱辰之徒皆深惡之。求去之未有策。而蘇子美又杜祁公壻。杜是時爲相。蘇爲館職。兼進奏院。每歲院中賽神例賣故紙錢爲飲燕之費。蘇承例賣故紙。因出已錢添助爲會。請館閣中諸名勝。而分別流品。非其侶者皆不得與。會李定願與。而蘇不肯。於是盡招兩軍女妓作樂爛飲。作爲傲歌。王勝之（名直柔）句云。欹倒太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爲奴。這一隊專探伺他敗闕。才聞此句。拱辰即以白上。仁宗大怒。即令中官捕捉。諸公皆已散走逃匿。而上怒甚。捕捉甚峻。城中喧然。於是韓魏公言於上曰。陛下即位以來。未嘗爲此等事。一旦遽如此。驚駭物聽。仁

宗怒少解。而館閣之士罷逐一空。故時有一網打盡之語。杜公亦罷相。子美除名爲民。永不敘復。子美居湖州。有詩曰。不及雞竿下坐人。言不得比罪人引赦免放也。雖是拱辰安道輩攻之甚急。然亦只這幾箇輕薄做得不是。縱有時名。然所爲如此。終亦何補於天下國家耶。仁宗於是懲才士輕薄之弊。這幾箇承意旨。盡援引純樸持重之人以憑仁宗。凡解經不過釋訓詁而已。如楊安國彭乘之徒是也。是時張安道爲御史中丞。助呂公以攻范。

德粹以明州士人所寄書納先生。因請問其書中所言。先生曰。渠言漢之名節。魏晉之曠蕩。隋唐之辭章。皆懲其弊爲之。不然。此只是正理不明。相滾將去。遂成風俗。後漢名節。至於末年。有貴己賤人之弊。如皇甫規鄉人見之。卻問卿在鴈門食鴈美乎。舉此可見。積此不已。其勢必至於虛浮入老莊。相滾到齊梁間。又不復如此。只是作一般豔辭。君臣賡歌褻瀆之語。不以爲怪。隋之詞章。乃起於煬帝進士科。至不成科目。故遂滾纏至唐。至本朝。然後

此理復明。正如人有病。今日一病。明日變一病。不成要將此病變作彼病。某問。已前皆滾纏成風俗。本朝道學之盛。豈是滾纏。先生曰。亦有其漸。自范文正以來。已有好議論。如山東有孫明復。徂徠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後來遂有周子程子張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數公。依舊尊他。若如楊劉之徒。作四六駢儷之文。又非此比。然數人者。皆天資高。知尊王黜霸。明義去利。但只是如此便了。於理未見。故不得中。某問。安定學甚盛。何故無傳。曰。當時所講止此。只些門人受去做官。死後便已。

論安定規模雖少疏。然卻廣大著實。如孫明復春秋雖過當。然占得氣象好。如陳古靈文字尤好。嘗過台州見一豐碑。說孔子之道甚佳。此亦是時世漸好。故此等人出有魯一變氣象。其後遂有二先生。若當時稍加信重。把二先生義理繼之。則可以一變。而乃爲王氏所壞。問。當時如此積漸將成而壞於王氏。莫亦是有氣數。曰。然。

安定太山徂徠廬陵諸公以來。皆無今日之術數。老蘇有九分來許罪。

韓魏公富鄭公皆言新法不便。韓公更能論列。上面不從他。也委曲作箇道理著行他底。如富公更不行。自用他那法度。後來遂被人言。雖如此。畢竟喚做是不得。今事有不便。但當如韓公論列。若不從。也須做道理減省了行他底。大不可行。則有去而已。如富公直截自用己意。則不可也。

論王荊公遇神宗。可謂千載一時。惜乎渠學術不是。

後來直壞到恁地問荆公初起便挾術數爲後來如此曰渠初來只是要做事到後面爲人所攻便無去就不觀荆公日錄無以知其本末他直是强辯邈視一世如文潞公更不敢出一語問溫公所做如何曰渠亦只見荆公不是便倒一邊如東坡當初議論亦要變法後來皆改了又問神宗元豐之政又却不要荆公曰神宗盡得荆公許多伎倆更何用他到元豐間事皆自做只是用得一等庸人備左右趨承耳又問明道橫渠初見時皆許以

峻用後來乃如此莫是荆公說已行故然曰正如吾友適說徐子宜上殿極蒙褒獎然事却不行曰設使橫渠明道用於當時神宗盡得其學他日還自做否曰不然使二先生得君却自君心上爲之正要大家商量以此爲根本君心既正他日雖欲自爲亦不可又云富韓公召來只是要去語人云入見上坐亦不定豈能做事某云韓公當仁廟再用時與韓魏公在政府十餘年皆無所建明不復如舊時曰此事看得極好當記取又問使范文正公當此定不肯回曰文正却不肯回須更精密似前日

新法之行諸公實共謀之雖明道先生不以爲不是蓋那時也是合變時節但後來人情洶洶明道始勸之以不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衆議行之甚力而諸公始退散道夫問新法之行雖塗人皆知其有害何故明道不以爲非曰自是王氏行得來有害若使明道爲之必不至恁地狼狽問若專用韓富則事體如何曰二公也只守舊專用溫公

如何曰他又別是一格又問若是二程出來擔負莫須別否曰若如明道十事須還他全別方得只看他當時薦章謂其志節慷慨云云則明道豈是尋常蹈故塊然自守底人

因語荆公陸子靜云他當時不合於法度上理會語之云法度如何不理會只是他所理會非三代法度耳

人傑云荆公保甲行於幾何其始固咈人情元祐諸公盡罷之却是壞其已成之法曰固是近張元德

亦有此議論寄來。因言元祐諸公大畧有偏處。多如此。人傑云。如棄地與西夏亦未安。曰當時如呂微仲自以爲不然。蓋呂西人。知其利害。其他諸公所見。恨不得納諸其懷。其意待西夏偪強時。只欲卑辭請和耳。

元祐諸賢議論。大率凡事有據見定底意思。蓋矯熙豐更張之失。而不知其墮於因循。既有箇天下。兵須用練。弊須用革。事須用整頓。如何一切不爲得。

問明道論元祐事須並用熙豐之黨。曰明道只是欲與此數人者共變其法。且誘他入腳來做。問如此却是任術。曰處事亦有不能免者。但明道是至誠爲之。此數人者亦不相疑忌。然須是明道方能了此。後來元祐諸公治得此黨太峻。亦不待其服罪。

溫公論役法疎略。悉爲章子厚所駁。只一向罷逐。不問所論是非。却是太峻急。然當時如蔡確輩留得在朝廷。豈不害事。

溫公忠直。而於事不甚通曉。如爭役法。七八年間。直是爭此一事。他只說不合令民出錢。其實不知民自便之。此是有甚大事。却如何拾命爭。

曾見問諸先生皆以爲司馬公許多年居洛。只成就得一部通鑑。及到入朝。却做得許多不好事。曰道司馬公做得未善。即是道司馬公之失。却不是當時哲廟若有漢昭之明。便無許多事。又曰不知有聖人出來。天下事如何處置。因舉易云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司馬公愛國之心。至垂絕猶未忘。道鄉亦然。竊謂到此無可奈何。亦只得休矣。先生曰全不念著。却如釋氏之忘。若二公者。又似太過。問夫子曳杖負手逍遙而歌。却不然。曰夫子猶言明王不興。天下孰能宗予。依舊是要做他底。

司馬溫公爲諫官。與韓魏公不合。其後作祠堂記。極稱其爲人。豈非自見熙豐之事故也。韓公眞難得廣大沈深。

熙豐時諸人生財治獄紛起。可畏。一人嘗以獄事累及呂申公。申公時爲樞密。其人帶吏直入樞府。令申公供文字之類。甚無禮。後元祐間例治此等人。

申公遂以其嘗治己之故。恐人以爲私報之嘗。遂特輕之。當時人以是美之。先生曰。只是負過行遣。至當得這般罪。合與他行遣。此處皆是病。

范淳夫純粹。精神短。雖知尊敬程子。而於講學處欠缺。如唐鑑極好。讀之亦不無憾。

范淳夫論治道處極善。到說義理處。却有未精。以上七十七條語類

范公雖不純師程氏。而實尊仰取法焉。其於東坡則但以鄉黨游從之好。素相親厚。而立朝議論趣向畧同。至其制行之殊。則迥然水火之不相入。且觀其辨理伊川之奏。則其心豈盡以東坡爲是哉。但不能辨之於當時。而發之於數年之後。此則剛强不足。不免乎兩徇之私者。而其所重在此。故卒不能勝其義理之公也。答呂伯恭論淵源錄。○文集

問黃履邢恕少居大學。邢因役拔黃亦謹厚力學。後來二人却如此狠狽。曰。他因會讀書。只是自做人不好。然黃却是箇白直底人。只是昏愚無見識。又愛官職。故爲邢所誘壞。邢則有意於爲惡。又濟之以才。故罪過多。

劉摯梁燾諸公之死。人皆疑之。今其家子孫皆諱之。然當時多遣使恐嚇之。又州郡監司承風旨皆然。諸公多因此自盡。劉元城屢被人嚇令自裁。劉不畏。曰。君命死即死。自死奚爲。寫遺祝之類訖。曰。今死無難矣。卒無恙。劉只有過當處。然此須學得他始得。

問劉元城不知培植君子之黨。才一小事。便一向搏擊。以致君子盡去。而小人用矣。此其過否。曰。過不在此。是他見識有病。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是他不知言。且如說伊川。他只見得祖宗有典故。才有不合。便道不是。渠不知輔導少主之理當如此。故伊川一向被他論列。是他見識只如此。又如蔡新州事。被他當時自謂有定策功。宣仁亦甚惡之。謂須與他痛治。恐後來皇帝被人惑治他不得。元城亦欲因其詩以治之。當時執政侍從臺諫有不欲治蔡者。一切逐去。蓋以詩治人自不正。因此以治彼罪。又不是。詩胡說何足道。定策謀他又不說了。又

無緣治得他。都不消問了。其本原只在開導人主心術。使人主知不賞私恩。不罰私怨之理。則蔡何足慮。元城亦不是私意。只是以詩治人不當。又欲絕其定策姦謀。如此治之。豈不使人主益疑。後蔡死。其家果訴冤。謂蔡有定策功。諸人忌之。遂起大禍。後治元祐諸公。皆爲蔡報怨也。

問元城了翁之剛。孰爲得中。曰元城得中。了翁後來有太過處。元城只是居其位便極言無隱。罪之即順受。了翁後來做得都不從容了。所以元城嘗論

其尊堯集所言之過。而戒之曰。告君行己。苟已無憾。而今而後。可以忘言矣。

了翁有濟時之才。道鄉純粹。才不及也。使了翁得志。必有可觀。

先生看東都事略。文蔚問曰。此文字如何。曰只是說得箇影子。適間偶看陳無已傳。他好處都不載。問曰他好處是甚事。曰他最好是不見章子厚。不著趙挺之綿襖。傳欽之聞其貧。甚懷銀子見他。欲以賙之。坐間聽他議論。遂不敢出銀子。如此等事。他都不載。如黃魯直傳。魯直亦自有好處。亦不曾載得。文蔚問魯直好在甚處。曰他亦孝友。

曾子固初與介甫極厚善。入館後。出倅會稽。今集中有詩云。知者尚復然。悠悠誰可語。必是曾諫介甫來。介甫不樂。故其當國。不曾引用。後介甫罷相。子固方召入。又却專一進諛詞。歸美神宗更新法度。得箇中書舍人。丁艱而歸。不久遂亡。不知更活幾年。只做如何。合殺。子宣在後一向做出疎脫。初子宣有意調停。不主元祐。亦不主元豐。遂有建中靖

國年號。如豐相之陳瑩中鄒志完輩。皆其所引。却又被諸公時攻其短。子宣不堪。有斥之使去國者。其弟子開有書與子宣云。某人者皆時名流。今罷閑處。蓋爲是也。後韓忠彥欲擠子宣。遂引蔡京入來。子宣知之。反欲通慇懃於京。忠彥方遣其子迓京。則子宣之子已將父命迎之於二十里外矣。先時子宣攻京甚力。至是遂不復誰何。凡京有所論奏。不曰京之言是。則曰京之言善。又不自知其疎脫。載之日錄。

問章蔡之姦何如。曰。京之姦惡。又過於惇。方惇之再入相也。京謂之於道。袖出一軸以獻惇。如學校法。安養院之類。凡可以要結士譽買覓人情者具在。惇辭曰。元長可留他時自爲之。後京爲相。率皆建明時。論往往歸之。至請學自賞俊頭。其中沒見識士人。以手加額曰。大師留意學校如此。京之當國。費侈無度。趙挺之繼京爲相。便做不行。挺之固庸人。後張天覺亦復無所措手足。京四次入相。後至盲廢。始終只用不患無財患不能理財之說。其原自荊公。又以鹽鈔茶引成櫃進入。上益喜。謂近侍曰。此大師送到朕添支也。由是內庭賜予不用金錢。雖累巨萬。皆不費力。鈔法之行。有朝爲富商。暮爲乞丐者矣。

因論賈生治安策中深計者。謂之妖言。曰。宣政間。凡危亡亂字皆不得用。安得無後來之禍。又云。世間有一種卻是妖言。如葉夢得宇文虛中二人所爲。極是亂道。平日持論卻甚正。每進言必勸人主以正心脩身爲先。其言之辨。裁雖前輩有說不及處。正如鬼出來念大悲咒相似。正所謂妖言也。又曰。此等人多是有才會說。底若使有好人在上收拾將去。豈不做好人。只緣時節不好。義理之心不足以勝其利欲之心。遂由徑捷出。無所不至。

因論靖康執政。曰。徐處仁曾忤蔡京。來舊做方面亦有聲。後卻如此錯繆。孫傅略得。卻又好六甲神兵。時節不好。人材往往如此。又曰。張孝純守太原被圍甚急。朝廷遣其子灝總師往救。卻徘徊不進。坐視其父之危急而不卹。以至城陷。時節不好時首先是無了那三綱。按封氏編年載此甚詳。或曰。京師再被圍時。張叔夜首領勤王之師以入。叔夜爲人亦好。曰。他當時亦不合領兵入城。只當駐在旁近以爲牽制。且伸縮自如。一入城後便有許多掣肘處。所以迄無成功。至於扈從北狩。

昔人嘗問尹和靖。世雖如此。孰可以當之者。尹曰。种師道可。曰。將則可矣。孰可以相。久之曰。亦只令師道做也好。一日召師道來。全不能言。遂不用。許翰時爲諫議。爲欽宗言。當今之世。豈可令閒而不用。

上曰。种老不堪用矣。卿可自見种問之。如何。往見之。种亦不言許曰。上令某問公。公無以某為書生。某以為今日之兵 云云。要從其去而擊之意。种方應謂彼云。今不可擊。俟其過河擊之。許為上備言其意。方用之。种關西人。其性寡默。與中朝士大夫不合。一日因對。淵聖曰。朕已與和矣。种於此全不能有所論。但曰。臣以甲兵之事事陛下。其他非臣所與聞。

論李仁甫通鑑長編。曰。近得周益公書。亦疑其間考訂未甚精密。因寄得數條來。某看他書靖康間事。最疎略。如姚平仲劫寨。則以為出於李綱之謀。种師中赴敵而死。則以為迫於許翰之令。不知二事俱有曲折。劫寨一事。決於姚平仲僥倖之舉。綱實不知。按綱除知密院辭免劄子云。方脩戰具。嚴守捍。勢窮而遁。俟其渡河。半濟而擊。勝可萬全。而平仲引衆出城。幾致乃事。然平仲受節制於宣撫。不關白於行營。二月八日夜半。平仲之出。种師道亦不知之。在微臣實無所與。時執政如耿南仲輩。方極力沮綱。幸其有以藉口。遂合為一辭。謂平仲之出。綱為其謀。師中之死。亦非翰之故。按中興遺史云。河北制置副使种師中。與真定進兵解太原圍。去榆次三十里。金人乘間來突。師中欲取銀賞軍。而輜重未到。故士心離散。又皆約姚古張灝兩軍同進。一人不至。師中身被數創。裹創力戰。又一時死之。朝廷議失律兵將。中軍統制官王從道。朝服而斬於馬行市。脫如所書。則翰不度事宜。移文督戰。固為有罪。師中身為大將。握重兵。豈有見樞府一紙書。不量可否。遂忿然赴敵以死。此二事蓋出於孫覿所紀。故多失實。問覿何如人。曰。覿初間亦說好話。夷考其行。不為諸公所與。遂與王及之王時雍劉觀諸人附阿耿南仲。以主和議。後竄嶺表。尤卹諸公。見李伯紀輩望風惡之。洪景盧在史館時。沒意思。謂靖康諸臣覿

尚無恙。必知其事之詳。奏乞下覿具所見聞進呈。秉筆之際。遂因而誣其素所不樂之人。如此二事是也。仁甫不審。多采其說。遂作正文書之。其他紀載有可信者。反為小字以疏其下。殊無統紀。遂令觀者信之不疑。極是害事。昔王允之殺蔡邕也。謂不可使佞臣執筆在幼主旁。使吾黨蒙訕議。允之用心。固自可誅。然佞臣不可執筆。則是不易之論。靖康初。張邦昌僭位。呂舜徒為其門下侍郎。當時有言他人不足惜。只舜徒可惜者。胡文定記其事云。

舜徒雖爲邦昌官，卻能勸邦昌收回僞赦，迎太后垂簾，皆其力也。其人云：終是難分雪。文定記此只到終是難分雪處便住，更無他語。問：只如狄梁公在武后時，當時若無梁公更害事。曰：梁公只是爲得張柬之數人，他已先死，如梁公爲周朝相，舜徒爲邦昌官，皆不可以訓。伊川論平勃，謂當以王陵爲正，是也。如舜徒輩一生蹉履，適遭變故，不幸有此事。今人合下便如此，卻不得。

天下不可謂之無人才，如靖康建炎間，未論士大夫，

只如盜賊中是有多少人。宗澤在東京收拾得諸路豪傑甚多，力請車駕至京圖恢復，只緣汪黃一力沮撓，後既無糧食供應，澤又死，遂散而爲盜，非其本心，自是當時不曾收拾得他，致爲飢寒所迫，以苟且旦夕之命。後來諸將立功名者，往往皆是此時招降底人。所以成湯說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聖人見得意思直是如此。

宗忠簡公薨，其家人方入棺未斂，軍兵排出大廳，三日祭弔來哭不絕，祭物滿廳無數，其得軍情人心如此。

問中興諸相。曰：張魏公才極短，雖大義極分明，而全不曉事，扶得東邊倒了西邊，知得這裏忘了那裏。趙忠簡卻曉事有才，好賢樂善，處置得好，而大義不甚分明。李丞相大義分明，極有才，做事有終始本末，昭然可曉，只是中間粗，不甚謹密，此是他病。然他綱領大，規模宏闊，照管得始終本末，才極大，諸公皆不及，只可惜太粗耳。朱丞相秀水閒居錄自謗其功太過，以復辟之事皆由他做，不公道。又

問呂頤浩。曰：這人粗，胡亂一時間得他用，不足道。

問魏公何故亦嘗論列李丞相。曰：魏公初赴南京，亦主汪黃，後以其人之不足主也，意思都轉，後居福州李公家，於彼相得甚歡。是時李公亦嘗薦魏公。針惹言語。又問魏公論李丞相章疏中有脩怨專殺等語，似指誅宋齊愈而言，何故。曰：宋齊愈舊針論李公來，但他那罪過亦非小小刑杖斷遣得了。又曰：當時議論自是一般好笑，方名李丞相時，頗岐之徒論列，謂張邦昌金人所厚，不宜疎遠，李綱

金人所惡。不宜再用。幸而高宗語極好。云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樂。遂得命名不寢。曰方南京建國時。全無紀綱。自李公入來整頓一番。方畧成箇朝廷模樣。如僭竊及嘗受僞命之臣。方行誅竄。死節之臣。方行旌䘏。然李公亦以此去位矣。又曰便是天下事難得恰好。是時恰限撞著汪黃用事。二人事事無能。却會專殺。如置馬伸於死地。陳東歐陽徹之死。皆二人爲之。

問中興賢相。皆推趙忠簡公。何如。曰看他做來做去。

亦只是王茂洪規模。當時廟論大槩亦主和議。使當國久。未必不出於和。但就和上却須有些計較。如歲幣稱呼疆土之類。不至一一聽命。如秦會之樣草草地和了。後來秦沒。意智乃以不合沮撓和議爲詞貶之。却十分送箇好題目與他。問趙好處如何。曰意思好。又孜孜汲引善類。但其行事亦有不強人意處。如自平江再都建康。張德遠極贊調護。已自定疊了。只因酈瓊叛去。德遠罷相。趙公再入。憂慮過計。遂決還都臨安之策。一夜起發。自是不復都金陵矣。

魏公初以何右丞薦爲太常簿。趙忠簡爲開封推官。相得甚懽。在圍城中。朝夕論講濟時之策。魏公先達。力相汲引。遂除司勳員外郎。一向超擢。反在魏公上。嘗論天下人材。魏公劇談秦會之可用。趙云此人得志。吾輩安所措足耶。魏公云。且爲國事計。姑置吾人利害。時趙公爲左。張公爲右。皆兼樞密院事。忽報兀术大舉深入。朝廷震怖。時劉光世將重兵屯合肥。魏公親往視師。因奏記曰。此決非兀

术。必劉豫遣其子姪麟猊來寇耳。臣往在關西。數與兀术戰。熟其用兵利害。今觀此舉。決非其人。魏公遂下令督戰。光世恐懼。謀欲退師而南。以與趙公平時有鄉曲雅。故遂私有請於趙。折彥質時知樞密院事。復助之請。遂徑自樞府下文字。令光世退師。魏公聞之大怒。下令曰。敢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聞之。復駐軍如故。此事雖謂之曲在趙公可也。已而拓臯大捷。敵騎遂退。魏公既還。絕不言前功。欲以安趙公與共國事也。而二公門下士。

互相排抵。魏公之人至有作爲詩賦以嘲趙公者。趙公之迹不安。且有論之者。遂去。魏公獨相。乃力薦會之爲樞密使。及酈瓊叛於合肥。呂安老死之。魏公之迹亦不安。懇辭求去。高宗問誰可代卿者。魏公復薦趙公。遂令魏公擬批召之。既出。會之謂必薦已。就閤子語良久。魏公言不及之。會之色漸變。未幾中使傳宣促進所擬文字。魏公遂就坐作劄子封付中使。會之色變愈甚。魏公遂上馬去。及趙公再相。會之反間之曰。張德遠直憑無廉恥。弄壞得淮上事如此。猶不知去。及主上傳宣來召相公。方皇恐上馬去。趙公以爲然。後又數數譏問之。趙公不能不信也。又如光世之罷。實當於罪。酈瓊叛去。豈不可舉能者。乃復以淮西之軍付光世。弄得都成私意。初趙公極惡秦之爲人。不與通情。及趙公爲相。秦爲樞密使。每事惟公之命是聽。久而趙公安之。復深信之。又薦之至與之並相。並相之後。復不敢專。唯諾而已。忽一日高宗怒唐輝。趙公爲之分解。檜察上意惡輝。遂巡發一語云。如唐輝

桄人才也。不難得。又一日趙公奏恩平郡王。乃建王之弟。建王乃恩平之兄。建州不過一郡之地。吳乃一大都會。恐弟之封不宜壓兄。檜察見高宗以慈寧意主於恩平。遂奏曰。也不較此。因此二事。高宗深眷之。又因力主和議。趙公罷。遂拜左相。他言語不多。只用兩句。那事都了。趙公不知魏公之無他。爲檜所排。得泉州。是時魏公知福州。二公相見。因說及曩日之事。趙公方知爲檜所中。相與太息而已。

僩因問。當初高宗若必不肯和。乘國勢稍振。必成功。曰。也未知如何。蓋將驕惰不堪用。僩問。如張韓劉岳之徒。富貴已極。如何責他死了。宜其不可用。若論數將之才。則岳飛爲勝。然飛亦橫。只是他猶欲向前厮殺。先生曰。便是如此。有才者又有些毛病。然亦上面人不能駕馭他。若撞著周世宗趙太祖。那裏怕他。駕馭起。皆是名將。緣上之舉措無以服其心。所謂得罪於巨室者也。

問。岳侯若做事何如張韓。曰。張韓所不及。却是他識

道理了。又問岳侯以上者。當時有誰。曰。次第無人。岳飛特才不自晦。郭子儀晚節保身甚闒冗。然當緊要處。又不然。單騎見虜云云。飛作副樞。便直是要去做。張韓知其謀。便只依違。然便不做。亦不免。其用心如此。直是忠勇也。

岳太尉飛本是韓魏公家佃客。每見韓家子弟必拜。

劉信叔是時以孤軍在順昌。兀朮來伐。諸將皆欲走。信叔曰。不可。我若走。則金人必前拒。我襲在後。必無遺類。若幸而得至江。則諸將盡扼江上。責我以

擅棄歸之罪。亦必盡殺我。決無可生之理。不若堅守此城。與金人決勝負。庶幾死中可以求生也。某嘗說厮殺無巧妙。只是死中求生。兩軍相拄。一邊立得脚住不退。即贏矣。須是死中求生方勝也。

問胡文定公與秦丞相厚善之故。曰。秦會之嘗為密教。翟公巽時知密州。薦試宏詞。游定夫過密。與之同飯於翟。奇之。後康侯問人才於定夫。首以會之為對。云其人類荀文若。（又云。無事不會。）京城破。金欲立張邦昌。執政而下無敢有異議。惟會之抗疏以為不可。康侯亦義其所為。力言於張德遠諸公之前。後會之自海上歸。與聞國政。康侯屬望尤切。嘗有書疏往來。講論國政。康侯有詞掖講筵之召。則會之薦也。然其雅意堅不欲就。是必已窺見其微隱。有難處者。故以老病辭。後來會之做出大疎脫。則康侯已謝世矣。定夫之後及康侯諸子。會之皆擢用之。又曰。此老當國。卻留意故家子弟。往往被他牢籠出去。多墮家聲。獨胡明仲兄弟卻有樹立。終是不歸附他。嘗問和仲先世遺文。因曰。先公議論好。

但只是行不得。和仲曰。聞之先人。所以謂之好議論。政以其可以措諸行事。何故卻行不得。答曰。公不知。便是六經也有說得行不得處。此是道老子由中之言。看來聖賢說話他只將做一件好底物事安頓在那裏。又曰。此老千鬼百怪。如不樂這人。貶竄將去。卻與他通慇懃不絕。一日忽招和仲飯。意極拳拳。比其還家。則臺章已下。又送白金為贐。（按程子山諸公在貶所。俱有啟事謝其存問者。皆此類也。）如欲論去之人。章疏多是自為以授言者。做得甚好。傳安道諸公往往

認得如見彈洪慶善章曰此秦老筆也

秦太師與呂並相呂出甚所在秦一時換了臺諫人物呂聞之不平有客告之云其黨魁乃胡文定可逐去則秦不足慮呂如其言歸而諷臺諫論之秦爭於上遂併論秦高宗欲罷其相令人行詞當時秦所引皆是好人而立朝無過人皆不平行詞者遂求御批以疏其罪高宗遂批與之大略云其未相時說作相數月可以致治既相皆無所建明後來秦再相數年之後卻奏過以爲當初無過爲人所議遂行下詞臣家索御批既得之則以納於高宗其無禮不臣如此

因話及秦丞相問當時諸公皆入金渠何以全家得還曰此甚可疑當和親時王倫自金至欲高宗屈膝中外憤怒秦老出有人榜云秦相公是細作

秦全是倚金脅太上每取旨時只是說過一日除周葵作何官太上曰周葵爲彼官未久且令在彼秦不應下來即批敕除之政府一人云適間上意未允秦曰此等事只是奏過便了遂除之

秦太師專政時張扶或云張柄請乘副車呂愿中作秦城王氣詩以獻檜皆受不辭呂知靜江府府有驛名秦城忽傳言有王氣呂作詩與僚屬和之成冊以獻此見胡邦衡所作紹興閒被貶逐人事實序熊子復欲作一書記其事從其子借之或云非邦衡所作又曰私科舉或云恐是愚弄天下之人指鹿爲馬之意汪聖錫云恐不如此只愚騃耳初時人以伊周譽檜末後人以舜禹譽檜檜亦受之大抵久執權柄與人結怨多才欲放下恐人害已故執守不放其初未必有邪心到後來漸漸生出皆是鄙夫患失之謀耳

其後因一僧與魏公生日秦相治之甚峻幾逮及公又治趙相之子獄未成夜忽有一燈墜獄中其上書一反字明日獄具罪當斬秦檜不悅欲加族誅文字未上檜死先生云若族趙相家當時逆逮數十人做到這裏自休不得其勢須如曹操去

秦太師死高宗告楊郡王云朕今日始免得這膝褲中帶匕首乃知高宗平日常防秦之爲逆但到這

田地七首也如何使得。

問秦相既死如何又却不更張復和親曰自是高宗不肯當築死後乃用沈該万俟卨魏道弼。又有一人。此數人皆是當時說和親者中外既知上意未幾又下詔云和議出於朕意故相秦檜只是贊成今檜既死聞中外頗多異論不可不戒約甚沮人心當初有一二件事皆不是如檜家既保全而專治其黨士大夫遭檜貶竄者欲復甚緩渠死得甚好若更在甚可畏當時已欲殺趙丞相之家既加以反

逆則牽聯甚衆見說有三十餘家皆當坐中外寒心高宗亦甚厭惡之但無如之何問所以至於如此者何故曰伊川云人主致危亡之道非一而逸欲爲甚渠當初一面安排作太平調度以奉高宗。陰奪其權又挾金勢以爲重。

胡邦衡尙號爲有知識者一日以書與范伯達云某解得易魏公爲作序解得春秋鄭億年爲作序以爲美事范答書云易得魏公序甚好鄭序春秋者不知是何人得非劉豫左相乎是此人時且請去之。胡舊嘗見李彌遜字似之亦一好前輩謂胡曰人生亦不解事事可稱只做得一兩節好便好胡後來喪名失節亦未必非斯言有以入之也。

問陳少南詩如何曰亦間有好處然疎又爲之甚輕易秦檜居溫州時陳嘗爲館客後入經筵因講公羊母以子貴之說爲非是因論嫡妾之分是時太母還朝陳遂忤太上意安置惠州張宋卿於彼從之徽廟梓宮歸鄭后梓宮亦歸邢后太上初聘亦隨歸及邊以訃聞太母還秦檜欲以吉服迎吳才

老時爲禮官獨以爲不可謂須先以凶服迎梓宮歸太上幾年不見太母了不爭此一二三日奉安梓宮了却以吉服迎太母歸衆禮官聚都堂皆從秦意吳獨爭之秦曰此不是公聚訟處卽以吳出之先生又云公羊之說非是只有一嫡。

湯思退事秦檜最久其無狀皆親學得故所爲如此之乖。

史丞相好薦人極不易然却有些籠絡人意思不佳。

陳丞相較渾厚無這般意思又若賢否不辨者。

王龜齡學也粗疏。只是他天資高。意思誠慤。表裏如一。所至州郡。上下皆風動。而今難得此等人。

王詹事守泉。初到任。會七邑宰勸酒。歷告之以愛民之意。出一絕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怛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爲庶民斟。七邑宰皆爲之感動。其爲政甚嚴。而能以至誠感動人心。故吏民無不畏愛。去之日。父老兒童攀轅者。不計其數。公亦爲之垂淚。至今泉人猶懷之如父母。

汪端明少從學於焦先生。汪既達。時從杲老問禪。儕焦之老。欲進之以禪。因勸焦登徑山見杲。杲擧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焦曰。和尚不可破句讀書。不契而歸。亦奇士也。焦名援。字公路。南京人。淸脩苦節之士。

汪聖錫曰。以親師取友。多識前言往行爲事。故其晚年德成行尊。爲世名卿。

問陳亮可用否。曰。朝廷賞罰明。此等人皆可用。如辛幼安。亦是一帥材。但方其縱恣時。更無一人敢道他。略不警策之。及至如今。一坐坐了。又更不問著。便如終廢。此人作帥。亦有勝他人處。但當明賞罰以用之耳。

近世士大夫憂國忘家。每言及國事。輒感憤慷慨者。惟於趙子直黃文叔見之耳。

或言趙子直多疑。先生曰。蕭公且言人因甚多疑。爵可幾曰。只是見不破爾。

趙子直亦可謂忠臣。然以宗社之大計言之。亦有未是處。不知何以見先帝。

一日獨侍坐。先生忽顰蹙云。趙丞相謫命。似出胡紘。問胡紘不知曾識他否。曰。脩亦識之。此人頗記得文字。蒲陽之政亦好。但見朋友多說其狠愎。某曰。丞相前日之事。做得都是否。曰。也有些不是處。問所以不是處。曰。公他日當自見之。先生又曰。一時正人皆已出去。今全無一好人在朝。某曰。鄭溥之當時草趙丞相罷相詞。因好。以某觀之。當時不做。便乞出。尤爲奇特。曰。也不必如此。但是後來既遷之後。便出亦自好。他却不合不肯出。所以可疑。若說教他不做便出。亦無此典故。某曰。且如富鄭公繳遂國夫人之封。以前亦何曾有此。自富公既做

後遂為例先生微笑而不答某又問丞相秉軸首名先生入經筵命下士子相慶以為太平可致忽然一日報罷莫不惶惑竊議者云先生請早晚入經筵人主將不能堪使知先生不能久在君側曰早晚入經筵非某之請是自來如此然某當時便教久在講筵恐亦無益一日雖是兩番入講筵文字分明一一解注亦只講過而已看來亦只是文具

某小年見上一輩未說如何箇箇有氣魄敢擔當做事而今人箇箇挪怯地衰無氣魄也是氣運使然

王侍郎普之弟某經兵火其乳母抱之走為一將官所得乳母自思為王氏乳母而失其子其罪大矣遂潛謀歸計將此將官家兵器皆去其刃弓則斷其弦自求一好馬抱兒以逃追兵踵至匿於麥中如此者三四僅全兒達王家常見一僧說之僧今亦忘矣欲為之傳未果以上語類四十七條

諸公稱號合立一條例差等如泰山海陵徂徠濂溪明道伊川橫渠康節稱先生如云泰山孫先生公卿稱謚如云王文正公無謚稱爵如云荊公無爵稱官如云范太史程張門人及近世前輩亦如之其無官者稱字如云張思叔或兼以號舉如上蔡龜山衡麓橫浦之類今人稱郡姓名如東萊呂某凡姦邪則直書姓名如云章惇○答或人○文集

淵鑑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六十三

治道一

總論

治道別無說。若使人主恭儉好善。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孫於志。必求諸非道。這如何會不治。這別無說。從古來都有見成樣子。真是如此。

問或言今日之告君者。皆能言脩德二字。不知教人君從何處脩起。必有其要。曰安得如此說。只看合

下心不是私。即轉為天下之大公。將一切私意盡屏去。所用之人非賢。即別搜求正人用之。問以一人耳目。安能盡知天下之賢。曰只消用一箇好人作相。自然推排出來。有一好臺諫。知他不好人。自然住不得。

因論世俗不冠帶云。今為天下。有一日不可緩者。有漸正之者。一日不可緩者。興起之事也。漸正之者。維持之事也。

問先生所謂古禮繁文不可考究。欲取今見行禮儀增損用之。庶其合於人情。方為有益。如何。曰。固是。曰若是。則禮中所載冠婚喪祭等儀。有可行者否。曰如冠婚禮。豈不可行。但喪祭有煩雜耳。問若是。則非理明義精者。不足以與此。曰固是。曰井田封建如何。曰亦有可行者。如有功之臣。封之一鄉。如漢之鄉亭侯。田稅亦須要均。則經界不可以不行。大綱在先正溝洫。又如孝悌忠信。人倫日用間事。播為樂章。使人歌之。做周禮讀法。徧示鄉村裏落。亦可代今粉壁所書條禁。

吳伯英與黃直卿議溝洫。先生徐曰。今則且理會當世事。尚未盡。如刑罰。則殺人者不死。有罪者不刑。稅賦。則有產者無稅。有稅者無產。何暇議古。

今世有二弊。法弊時弊。法弊但一切更改之。却甚易。時弊則皆在人。人皆以私心為之。如何變得。嘉祐間法可謂弊矣。王荊公未幾盡變之。又別起得許多弊。以人難變故也。

古人立法。只是大綱。下之人得自為。後世法皆詳密。下之人只是守法。法之所在。上之人亦進退下之

人不得。
今日之法。君子欲爲其事。以拘於法而不得騁。小人却徇其私。敢越於法而不之顧。
揚因論科舉法雖不可以得人。然尚公。曰。銓法亦公。然法至於盡公。不在人。便不是好法。要可私而公方始好。
平易近民。爲政之本。
今人說寬政。多是事事不管。某謂壞了這寬字。
問爲政更張之初。莫亦須稍嚴以整齊之否。曰。此事

難斷定。說在人。如何處置。然亦何消要過於嚴。今所難者。是難得曉事底人。若曉事底人歷練多。事纔至面前。他都曉得。依那事分寸而施以應之。人自然畏服。今人往往過嚴者。多半是自家不曉。又慮人欺己。又怕人慢己。遂將大拍頭去拍他。要他畏服。若自見得。何消過嚴。以上語類十二條
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是其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

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悤悤。無從容涵泳之樂。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所讀之書。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心之爲物。至虛至靈。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

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閒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二）

記誦華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是以古者聖帝明王之學必將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所存纖微畢照瞭然乎心目之閒不容豪髮之隱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若數一二辨黑白矣（壬午應詔封事）

四海之利病繫於斯民之戚休斯民之戚休繫乎守令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壬午應詔封事）

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閒洞然無有豪髮私

邪之閒然後發號施令羣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脩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閒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

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釐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懍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為後世法程也周禮天官冢宰一篇乃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三代人主正心誠意之學於此考之可見其實○戊申封事

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為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為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缺也綱紀既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廉恥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唯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為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羣譏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

後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丹雘雖未覺其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而不可復支持矣己酉擬上封事

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可推而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

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闊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答張敬夫

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爲先。而不以功利爲急。夫豈故爲是迂闊無用之談以欺世眩俗而甘受實禍哉。蓋天下萬事本於一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謂也。此心既存。乃克有制。而義者。此心之制之謂

也。誠使是說著明於天下。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人人得其本心以制萬事。無一不合宜者。夫何難而不濟。不知出此而曰事求可。功求成。吾以苟爲一切之計而已。是申商吳李之徒所以亡人之國而自滅其身。國雖富。其民必貧。兵雖彊。其國必病。利雖近。其爲害也必遠。顧弗察而已矣。送張仲隆序。以上文集七條

王伯

嘗謂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於古今王伯之迹。但反之於吾心義利邪正之閒。察之愈密。則其見之愈明。持之愈嚴。則其發之愈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者。蓋斂然於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雖賁育莫能奪也。是豈才能血氣之所爲哉。老兄視漢高帝唐太宗之所爲。而察其心果出於義耶。出於利耶。出於邪耶。正耶。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知術。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借。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

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羞其詭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閒。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閒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閒也。答陳同父

夫三才之所以爲三才者。固未嘗有二道也。然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蓋義理之心頃刻不存。則人道息。人道息。則天地之用雖未嘗已。而其在我者。則固

卽此而不行矣。不可但見其穹然者常運乎上，頹然者常在乎下，便以爲人道無時不立，而天地賴之以存之驗也。夫謂道之存亡在人，而不可舍人以爲道者，正以道未嘗亡，而人之所以體之者有至有不至耳。非謂苟有是身，則道自存，必無是身，然後道乃亡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爲堯，然必堯之道行，然後人紀可脩，天地可立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皆桀，然亦不必人人皆桀而後人紀不可脩，天地不可立也。但主張此道之人，一念之間不似堯而似桀，卽此一念之間便是架漏度日，牽補過時矣。蓋道未嘗息，而人自息之，所謂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正謂此耳。惟聖盡倫，惟王盡制，固非常人所及，然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爲法，而不當以不盡者爲準。故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而況謂其非盡欺人以爲倫，非盡罔世以爲制，是則雖以來書之辨，固不謂其絕無欺人罔世之心矣。欺人者，人亦欺之；罔人者，人亦罔之。此漢唐之治所

以雖極其盛，而人不心服，終不能無愧於三代之盛時也。今若必欲撤去限隔，無古無今，則莫若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之工夫，以爲準則，而求諸身。却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來，黜其悖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有以得之於我。不當坐談既往之迹，追飾已然之非，便指其偶同者以爲全體，而謂其眞不異於古之聖賢也。答陳同父

如管仲之功，伊呂以下誰能及之？但其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是以聖人雖稱其功，而孟子董子皆秉法義以裁之，不少假借。蓋聖人之目固大，心固平，然於本根親切之地，天理人欲之分，則有毫釐必計，絲髮不差者。此在後之賢所以密傳謹守以待後來，惟恐其一旦舍吾道義之正，以徇彼利欲之私也。今不講此，而遽欲大其目，平其心，以斷千古之是非，宜其指鐵爲金，認賊爲子，而不自知其非也。若夫點鐵成金之譬，施之有教無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至於古人已往之迹，則其爲金

爲鐵。固有定形。而非後人口舌議論所能改易久矣。今乃欲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却閒心力。無補於旣往。正恐礙却正知見。有害於方來也。來諭又謂凡所以爲此論者。正欲發儒者之所未備。以塞後世英雄之口而奪之氣。使知千塗萬轍。卒走聖人樣子不得。以愚觀之。正恐不須如此費力。但要自家見得道理分明。守得正當。後世到此地者。自然若合符節。不假言傳。其不到者。又何足與之爭耶。況此等議論。正是推波助瀾。縱

風止燎。使彼益輕聖賢。而愈無忌憚。又何足以閉其口而奪其氣乎。答陳同甫。○以上文集三條

封建

封建實是不可行。若論三代之世。則封建好處。便是君民之情相親。可以久安而無患。不似後世郡縣。一二年輒易。雖有賢者善政。亦做不成。

問後世封建郡縣。何者爲得。曰。論治亂畢竟不在此。以道理觀之。封建之意。是聖人不以天下爲已私。分與親賢共理。但其制則不過大。此所以爲得。賈誼於漢言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其後主父偃竊其說。用之於武帝。

柳子厚封建論。則全以封建爲非。胡明仲輩破其說。則專以封建爲是。要之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道理。但看利害分數如何。封建則根本較固。國家可恃。郡縣則截然易制。然來來去去。無長久之意。不可恃以爲固也。

因論封建。曰。此亦難行。使膏粱之子弟。不學而居士民上。其爲害豈有涯哉。且以漢諸王觀之。其荒縱

淫虐如此。豈可以治民。故主父偃勸武帝分王子弟。而使吏治其國。故禍不及民。所以後來諸王也都善弱。蓋漸染使然。積而至於魏之諸王。遂使人監守。雖飲食亦皆禁制。更存活不得。及至晉懲其弊。諸王各使之典大藩。總强兵。相居相戮。馴致大亂。僩云。監防太密。則有魏之傷恩。若寬去繩勒。又有晉之禍亂。恐皆是無古人敎養之法。故爾。曰。那箇雖敎。無人奈得他何。或言今之守令亦善。曰。却無前代尾大不掉之患。只是州縣之權太輕。卒有

變故更支撑不住。偶因舉祖宗官制沿革中。說祖宗時州郡禁兵之額極多。又有諸般名色錢。可以贍養。及王介甫作相。凡州郡兵財皆括歸朝廷。而州縣益虛。所以後來之變。天下瓦解。由州郡無兵無財故也。曰。只祖宗時。州郡已自輕了。如仁宗朝。京西羣盜橫行。破州屠縣。無如之何。淮南盜王倫破高郵。郡守晁仲約以郡無兵財。遂開門犒之使去。富鄭公聞之大怒。欲誅守臣。曰。豈有任千里之寄。不能拒賊而反賂之。范文正公爭之曰。州郡無

兵無財。俾之將何捍拒。今守臣能權宜應變。以全一城之生靈。亦可矣。豈可反以爲罪耶。然則彼時州郡已如此虛弱了。如何盡責得介甫。介甫只是刮刷太甚。以上語類四條

始皇紀論封建之不可復。其說雖詳。而大要直謂無故國之可因而已。嘗試考之。商周之初。大賚所富。已皆善人。而其土地廣狹。隨時合度。無尾大外强之患。王者世世脩德以臨之。又皆長久安寧。而無倉猝傾搖之變。是以諸侯之封。皆得傳世長久而不可動。非以有故國之助而然也。秦至無道。決無久存之理。正使采公卿之議。用淳于越之說。並建子弟以自藩屏。不過爲陳吳劉項魚肉之資。雖有故國之助。亦豈能以自安也哉。至若漢晉之事。則或以地廣兵強而逆節萌起。或以主昏政亂而骨肉相殘。又非以無故國之助而亡也。蘇子之考之也其已不詳矣。至於又謂後世之封建者舉無根之人。寄之吏民之上。君民不親。一有變故。則將漂卷而去。亦與秦之郡縣何異。若使秦能寬刑薄賦

與民休息。而以郡縣治之。雖與三代比隆可也。夫以君民不親。而有漂卷之患。爲不異於郡縣。是固以封建爲賢於郡縣。但後世之封建。不能如古之封建。故其利害無以異於郡縣耳。而又必曰以郡縣善而治之。猶可以比隆於三代。至於封建。則固以爲不可。豈封建則不可以善治。而必爲郡縣。乃可以善治耶。若以無根爲慮。則吾又有以折之。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君臣之義。根於情性之自然。非人之所能爲也。故謂之君。則必知撫其民。謂之

民則必知戴其君。如夫婦之相合。朋友之相求。既已聯而比之。則其位置名號。自足以相感而相持。不慮其不親也。如太公之於齊。伯禽之於魯。豈其有根而康叔之於衛。又合其再世之深仇而君之。然皆傳世數十。衛乃後周數十年而始亡。豈必有根而後能久耶。至於項羽初起。卽戰河北。其爲魯公。未必嘗得一日臨莅其民也。而其亡也。魯人且猶爲之城守不下。至聞其死。然後乃降。以至彭越之於梁。張敖之於趙。其爲君也亦暫耳。而欒布貫

高之徒爭爲之死。以至漢魏之後。則已爲郡縣久矣。而牧守有難。爲之掾屬者。猶以其死捍之。是豈有根而然哉。君臣之義固如此也。若秦之時。六國彊大。誠不可以爲治。旣幸有以一之矣。則宜繼續其宗祀。而分裂其土壤。以封子弟功臣。使之維持參錯於其間。以義言之。旣得存亡繼絕之美。以勢言之。就使有如蘇子之所病。則夫故國之助。根本之固者。又可於此一舉而兩得之。亦何爲而不可哉。但秦至無道。封建固不能待其久而相安。而爲

郡縣。亦不旋踵而敗亡。蓋其利害得失之算。初不繫乎此耳。蘇子乃以其淺狹之心。狃習之見。率然而立論。固未嘗察乎天理民彝本有之常性。而於古今之變。利害之實。人所共知而易見者。亦復乖戾如此。是則不惟其窮理之學。未造本原。抑其暮年精力。亦有所不逮而然也。或曰。然則爲今之計。必封建而後可以爲治耶。而度其勢。亦可必行而無弊耶。曰。不必封建而後可爲治也。但論治體。則必如是然後能公天下以爲心。而達君臣之義於

天下。使其恩禮足以相及。情意足以相通。且使有國家者。各自愛惜其土地人民。護守其祖先之業。以爲遺其子孫之計。而凡爲宗廟社稷之奉。什伍閭井之規。法制度數之守。亦皆得以久遠相承。而不至如今日之朝成而暮毀也。若猶病其或自恣而廢法。或彊大而難制。則雜建於郡縣之間。又使方伯連帥。分而統之。察其敬上而恤下。與其違禮而越法者。以行慶讓之典。則曷爲而有弊耶。古史餘論

○文集

論官

昔周公立許多官制。都有統攝連屬。自秦漢而下。皆是因一事立一官。便無些統攝連屬了。

周不置三公之官。只是冢宰以下六卿爲之。周公皆以冢宰爲太師。顧命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注謂此六卿也。稱公則三公矣。

古者人主左右攜提執賤役若虎賁綴衣之類。皆是士大夫。日相親密。所謂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

不臧。不似而今大隔絕。人主極尊嚴。眞如神明。人臣極卑屈。望拜庭下。不交一語而退。漢世禁中侍衛。亦是士大夫。以孔安國大儒而執唾壺。雖儀盆亦是士人執之。

漢宣懲霍光之弊。事必躬親。又有宦者恭顯出來。光武懲王莽之弊。不任三公。事歸臺閣。尚書。御史大夫。謁者。謂之三臺。

或問東宮官屬。曰。唐六典載東宮官制甚詳。如一小朝廷。置詹事以統衆務。則猶朝廷之尚書省也。置左右二春坊以領衆局。則猶中書門下省也。左右春坊。又皆設官。有各率其屬之意。崇文館。猶朝廷之館閣。贊善大夫。猶朝廷之諫議大夫。其官職一視朝廷而爲之降殺。此等制度猶好。今之東宮官屬極苟簡。左右春坊。舊制皆用賢德者爲之。今遂用武弁之小有才者。其次惟有講讀數員而已。如贊善大夫諸官。又但爲階官。非實有職業。神宗以唐六典改官制。乃有疎略處。如東宮官屬之不備是也。

方今朝廷只消置一相。三參政兼六曹。如吏兼禮。戶兼工。兵兼刑。樞密可罷。如此。則事易達。又如宰相擇長官。長官却擇其僚。今銓曹注擬小官繁劇。而又不能擇賢。每道只令監司差除。亦好。每道仍只用一監司。人傑因舉陸宣公之言。以爲豈有爲臺閣長官。則不能擇一二屬吏。爲宰相。則可擇千百具寮。曰。此說極是。當時如沈既濟亦有此說之意。

嘗與劉樞言。某做時。且精選一箇吏部尚書。使得盡搜羅天下人才。諸部官長得自辟屬官。却要過中

書吏部尚書考察。朝官未闕人時。亦未得薦。侯次第闕人。却令侍從以下。各舉一人二人。只舉一二人。彼亦不敢以大段非才者進。今常常薦人。一切都淡了。又併天下監司。一路只著一漕一憲。茶鹽將兼了。

古者王畿千里而已。然官屬已各令其長推擇。今天下之大。百官之衆。皆總於吏部。下至宰執幹辦使臣。特其家私僕爾。亦須吏部差注。所以只是滾滾地鶻突差將去。何暇論其人之材否。今朝廷舉事。

三省下之六部。六部下之監寺。監寺却申上六部。六部又備申三省。三省又依所申行下。只祠祭差官。其人不過在朝職事官。其姓名亦豈難記。然省中必下之禮部。禮部行下太常。太常方擬定申部。部申省。省方從其所申差官。不知何用如此迂曲。只三省事亦然。尚書關中書取旨。中書送門下審覆。門下送尚書施行。又如既有六部。即無用九卿。周家只以六卿分職。漢人只以九卿釐庶務。事各歸一。本朝建官。重三疊四。多少勞擾。此須大有爲後。痛更革之。若但宰相有志。亦不能辦。必得剛健大有爲之君。自要做時。方可。書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須是剛明智勇出人意表之君。方能立天下之事。又如今諸路兵將官。有總管。路分。路鈐。都監。監押。正將。副將。都不曾管一事。廂軍既無用。又養禁軍。禁軍又分揀中不揀中兩等。然亦無用。又別養大軍。今大軍亦漸如廂禁軍矣。此是耗蠹多少。通其變。使民不倦。今變而不通。民皆倦了。故鼓舞不動。國初緣藩鎮彊。故收其兵權。置通

判官。今已無前日可防之弊。却依舊守此法。可謂不知變也。

自秦置守尉監。漢有郡守。刺史如今監司。專主按察。至漢末。令刺史掌兵。遂侵郡守之權。兼治民事。而刺史之權獨重。後來或置或否。漢有十二州百三郡。郡有太守。州有刺史。歷代添置州名愈多。而郡愈少。又其後也遂去郡而爲州。故刺史兼治軍民。而守廢。至隋又置郡守。後又廢守置刺史。而刺史遂爲太守之職。某嘗說不用許多監司。每路只置一人。復刺史之職。正其名曰按察使。令舉刺州縣官吏。其下却置判官數員以佐之。如轉運

判官。刑獄判官。農田判官之類。農田專主婚田。轉運專主財賦。刑獄專主盜賊。而刺史總之。稍重諸判官之權。養序視通判。而刺史視太守。判官有事欲奏聞。則刺史爲之發奏。刺史不肯發。則許判官自徑申御史臺尚書省。以分刺史之權。蓋刺史之權獨專。則又不便。若其人昏濁。則害貽一路。百姓無出氣處。故又須畧重判官之權。諸判官下。却置數員屬官。如職幕官之類。如此則重權歸一。太守自治州事。而刺史則舉刺一路。豈不簡徑省事。而

無煩擾耗蠹之弊乎。

朝廷只當擇監司太守。自餘職幕縣官。容他各辟所知。方可責成。天下須是放開做。使恢恢有餘地。乃可。

兵制。官制。田制。便考得三代西漢分明。然與今日事勢名實皆用不得。如官制。不若且就今日之官。罷其冗員。存其當存者。亦自善。

某嘗謂宰相是舜禹伊周差遣。下此亦須房杜姚宋之徒。方能處置得天下事。後之當此任者。怪他不能當天下之事不得。是他人品只如此。力量有所不足。如何强得。

客有爲冏始尉。言淮甸無備甚。先生曰。大臣慮四方。若位居宰相。也須慮周於四方始得。如今宰相。思量得一邊。便全然掉却那一邊。如人爲一家之長。一家上下。也須常常都計掛在自家心下。始得。

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箇公。若公時。做得來也精采。便若小官人也望風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來做去。也只得箇沒下梢。

國子司業學官。尚可爲天下人材所聚。庶幾有可講學成就者。然今日爲之。明日便當改作。使士人毋以利爲心。若君無尊德樂道之誠。必不能用。

治愈大則愈難爲。監司不如做郡。做郡不如做縣。蓋這裏有仁愛心。便隔這一重。要做件事。他不爲做。便無緣得及民。

因論郡縣政治之乖。曰。民雖衆。畢竟只是一箇心。甚易感也。

爲守令。第一是民事爲重。其次則便是軍政。今人都

不理會。
開落丁口推割産錢。是治縣八字法。詞牒無情理者不必判。
謂李思永曰。衡陽訟牒如何。思永曰。無根之訟甚多。先生曰。與他研窮道理。分別是非曲直。自然訟少。若厭其多。不與分別。愈見事多。
前輩說話可法。某嘗見吳公路云。他作縣。不敢作句假。一日假則積下一日事。到底自家用做。轉添得繁劇。則多粗率不子細。豈不害事。

某與諸公說下梢去仕宦。不可不知。須是有旁通曆。逐日公事。開項逐一記。了即勾之。未了須理會。教了方不廢事。
先生因汎言交際之道云。先人曾有雜錄冊子。記李仲和之祖(兄居三衢)同包孝肅同讀書一僧舍。每出入。必經由一富人門。二公未嘗往見之。一日富人俟其過門。邀之坐。二公託以他事不入。他日復招飯。意廛甚至。李欲往。包公正色與語曰。彼富人也。吾徒異日或守鄉郡。今妄與之交。豈不爲他日累乎。竟不往。後十年。二公果相繼典鄉郡。先生因嗟歎前輩立已接人之嚴。蓋如此。方二公爲布衣。所志已如此。此古人所謂言行必稽其所終。慮其所敝也。
或言近有爲鄉邑者。汎接部內士民。如布衣交。甚至狎溺。無所不至。後來遇事入手。處之頗有掣肘處。曰。爲邑之長。此等處當有限節。若脫略繩墨。其末流之弊必至於此。包李之事。可爲法也。
過到溫陵回。以所聞岳侯對高廟天下未太平之問云。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命。天下當太平。告之先

生之前。只笑云。後來武官也愛錢。(以上語類二十四條)
一諸州教官。以經明行脩登第人充。罷去試法。如不足。則令侍從兩省臺諫及諸路監司雜舉。歲無定員。有闕則降指揮令舉。○一近制。新改官人並令作縣。其舉狀內只言犯入已贓。甘與同罪。即不言若本人改官之後。任親民差遣日。如有疲懦殘酷。違法害民。即與同罪。是以舉者徇私妄舉。多不擇人。及至貪敗。又無譴責。今欲乞於舉狀中添入此項。如有違戾。必罰無赦。○一今改官人。雖有引見

之法。然未嘗親奉玉音。詢考治行。所以人得妄舉
而昏繆不材之人。或與其間。欲乞今後引見之日。
每十人中。特宣兩人升殿。詢其前任職事及民閒
利害。如有庸繆。卽行退黜。仍將舉主降官放罷。行職
名者。卽合落職。則舉者知畏。而庸妄之徒。不敢徼倖求進
矣。○一改官之人。設使所舉皆當。然其才亦有大
小之不同。而今之縣道。亦有難易之別。今銓部之
法。未嘗爲官擇人。而使人自擇官。是以才高者。巧
於擇地。多注優閑易辦之縣。才短者。昧於所向。多

注繁劇難辦之縣。使人與官兩失其所。所以縣多
不治。而人有遺才也。欲乞將天下諸縣。分其難易。
又以大小爲次。委自尚書。將合注知縣之人。精加
考究。分作四等。以可任繁難大縣者爲上。繁難小
縣者次之。優閑大縣又次之。小縣爲下。其已任繁
難者。後任便與注權通判。其任優閑縣者。後任須
管再入知縣一次。不得別注差遣。願注縣丞者聽。
但亦以三年爲任。改官議
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不待多說。然微細處亦須

照管。不可忽略。因循怠惰。呂氏童蒙訓下卷數條
防閑之道。其至皆可佩服。自治既不苟。更能事上
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御吏以法。而簿書期會
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少過矣。答范伯崇
爲政以寬爲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
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
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爲本耳。及其
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
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

頹弊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者。亦得以通達明
白。實受其賜。而無閒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
爲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爲主。而周子
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
哇淫。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
其平耳。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
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已。於是姦豪得
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
前。不必引書傳考古今。然後知也。但爲政必有規

矩使姦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斂可薄。所謂以寬爲本，體仁長人，孰有大於此者乎。答廖子晦○以上文集三條

用人

問：「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用，但患人不能盡用天地之才，此其不能大治。若以今世論之，則人才之可數者，亦可見矣。果然足以致大治乎？」曰：「不然。人只是這箇人，若有聖賢出來，只他氣焰自薰蒸陶冶了無限人才。這箇自爭八九分，少間無狀者、惡者自消鑠不敢使出，各求脩勵所長，而化爲好人矣。而今朝廷意思略轉，則天下之人便皆變動。

見有大聖賢者出，甚麽樣氣魄，那箇盡薰蒸了，小人自是不敢放出無狀，以其自私自利辦事之心，而爲上之用，皆是有用之人矣。」

今日人才之壞，皆由於詆排道學。治道必本於正心脩身，實見得恁地，然後從這裏做出。如今士大夫但說據我逐時恁地做，也做得事業，說道學，說正心脩身，都是閒說話，我自不消得用此。若是一人叉手並脚，便道是矯激，便道是邀名，便道是做崖岸。須是如市井底人，拖泥帶水，方始是通儒實才。

今日人材，須是得箇有見識，又有度量人，便容受得今日人材，將來截長補短使。以上語類三條

人主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己而不求其正己，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爲事，而以趨和承意爲能，不

以經世宰物爲心，而以容身固寵爲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綱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官鬻獄，使政體日亂，國勢日卑，雖有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上恬下嬉，亦莫知以爲慮者，是可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去其所已用而審其所將用者乎。選之以其能正己而可畏，則必有以得自重之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則彼得以盡其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

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使爲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羣小。陟罰臧否之柄。常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强。綱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脩者。臣不信也。己酉擬上封事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故賈誼之言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之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是以古之聖賢。欲

脩身以治人者。必遠便嬖以近忠直。蓋君子小人。如冰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相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疎。未有可以兼收並蓄而不相害者也。能審乎此以定取舍。則其見聞之益。薰陶之助。所以謹邪僻之防。安義理之習者。自不能已。而其舉措刑賞。所以施於外者。必無偏陂之失。一有不審。則不惟其妄行請託。竊弄威權。有以害吾之政事。而其導誘蠱染。使人不自知覺而與之俱化。則其害吾之本心正性。又有不可勝言者。

然而此輩。其類不同。蓋有本出下流。不知禮義。而稍通文墨者。亦有服儒衣冠。叨竊科第。而實全無行檢者。是皆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苟非心正身脩。有以灼見其情狀。如臭惡之可惡。則亦何以遠之。而來忠直之士。望德業之成乎。己酉擬上封事

前輩有論嘉祐元豐兼收並用異趣之人。故當時朋黨之禍。不至於朝廷者。世多以爲名言。某嘗謂此乃不得已之論。以爲與其偏用小人而盡棄君子。不若如是之猶爲愈耳。非以爲君子不可專任。小

人不可盡去。而此舉眞可爲萬世法也。若使當時盡用韓富之徒。而并絀王蔡之屬。則其所以卒就慶曆之宏規。盡革熙寧之秕政者。豈不盡美而盡善乎。後之覽者。得其言而不得其心。知退守其所爲不得已之論。而不知進求其盡美盡善之策。是以國論日卑。而天下之勢。卒至於委靡而不振。至如元祐。則其失在於徒知異己者之非君子。而不知同己者之未必非小人。是以患生於腹心之間。卒以助成仇敵之勢。亦非獨章蔡之能爲己禍也。

然則元祐之失乃在於分別之未精。而丞相以爲太甚。某竊有所未喻也。與留丞相

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爲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譽道功德。以爲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己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

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愧乎隱微。而寖極乎光大耳。然彼賢者。其明既足以燭事理之微。其守既足以遵聖賢之轍。則其自處必高。而不能同流合汙以求譽。自待必厚。而不能陳詞飾說以自媒。自信必篤。而不能趨走唯諾以苟容也。是以王公大人。雖有好賢樂善之誠。而未必得聞其姓名。識其面目。盡其心志之底蘊。又況初無此意。而其所取。特在乎文字言語之間乎。蓋好士而取之文字言語之間。則道學德行之士。吾不得而聞之矣。

求士而取之投書獻啟之流。則自重有恥之士。吾不得而見之矣。待士而雜之妄庸便佞之伍。則志節慷慨之士。寧有長揖而去耳。而況乎所謂對偶駢儷。諛佞無實。以求悅乎世俗之文。又文字之末流。非徒有志於高遠者。鄙之而不爲。若乃文士之有識者。亦未有肯深留意於其間者也。而間者竊聽於下風。似聞明公專欲以此評天下之士。若其果然。則某竊以爲誤矣。江右舊多文士。而近歲以來。行誼志節之有聞者。亦彬彬焉。惟明公留意取

其強明正直者以自輔。而又表其惇厚廉退者以厲俗。毋先文藝以後器識。則陳太傅不得專美於前。而天下之士。亦庶乎不失望於明公矣。與陳丞相

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爲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於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於已而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須。則其

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爲而不來則無巧僞之亂眞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爲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讜言日聞而吾德脩取舍不貶則望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也今之人則不然其於天下之士固有漠然不以爲意者矣其求之者又或得之近而不知其遺於遠足於少而不知其漏於多求之備而不知其失於詳也其平居暇日所以自任者雖重而所以待天下之士者不過如此是以勤勞惻怛雖盡於鰥寡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久之計恩威功譽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喻乎賢士大夫之心此蓋未及乎有爲而天下之士先以訑訑之聲音顏色待之矣至於臨事倉卒而所蓄之材不足以待用乃始欲泛然求己所未知之賢而

用之不亦難哉或曰然則未當其任而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柰何曰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鄉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爲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揜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抑吾聞之李文公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此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之不至矣（與劉共父）

人材衰少風俗頹壞之時士有一善即當扶接導誘以就其器業此亦吾輩將來切身利害蓋士不素養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爲國遠慮而能無失於委任之間也（答鄭自明）

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自衒鬻而求薦平生守此愚見故爲小官時不敢求薦後來叨冒刺

舉亦不敢以舉削應副人情官吏亦不敢挾書求薦其在閒居非無親舊在官亦未嘗敢為人作書求薦唯老成淹滯實有才德之人衆謂當與致力者乃敢以公論告之答卓周佐○以上文集七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六十四

治道二

財賦

今欲行古制欲法三代煞隔霄壤今說為民減放幾時放得到他元肌膚處且如轉運使每年發十萬貫若大段輕減減至五萬貫可謂大恩然未減放那五萬貫尚是無名額外錢須一切從民正賦凡所增名色一齊除盡民方始得脫淨這裏方可以議行古制如今民生日困頭只管重更起不得為人君為人臣又不以為急又不相知如何得好這須是上之人一切埽除妄費臥薪嘗膽合天下之智力日夜圖求一起而更新之方始得某在行在不久若在彼稍久須更見得事體可畏處不知名園麗圃其費幾何日費幾何下面頭會箕斂以供上之求又有上不在天子下不在民只在中間白乾消沒者何限

今上下匱乏勢須先正經界賦入既正總見數目量

入爲出罷去冗費而悉除無名之賦方能救百姓於湯火中若不認百姓是自家百姓便不恤

荀悅云田制須是大亂之後方可定

楊通老相見論納米事先生曰今日有一件事最不好州縣多取於民監司知之當禁止却要分一分此是何義理又論廣西鹽曰其法亦不密如立定格六斤不得過百錢不知去海遠處搬擔所費重此乃許子之道但當任其所之隨其所鬻則其價自平天下之事所以可權衡者正謂輕重不同乃

今一定其價安得不弊

問差役雇役孰便曰互有得失而今所謂雇役使者即謂不擾稅人然聚浮浪無根著之人在那裏又多害事所謂差役便者即謂稅人自顧籍愛惜然其爲之者多有破家蕩產之患蓋緣旣教他作衙前少間庫厨都教他管便自備這物事以供應官員大有不便祖宗時却有坊場河渡以補之謂之優重也

李丈問保正可罷否曰這箇如何罷得但處之無擾可矣曰此自王荆公始否曰保正自古有但所管人戶數有限今只論都則人數不等然亦不干人數多寡若無擾雖所管千百家亦不爲勞苦若重困之雖二十家亦不勝矣以上語類六條

漢文帝十三年六月除田租荀氏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强富人占田逾侈此處疑有闕字輸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强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

强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强夫土地者天下之大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數百千頃富過王侯是自專封也買賣由已是自專其地也孝武時董仲舒嘗言宜限民占田至哀帝時乃限民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不得施然三十頃有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宜於民衆之時地廣民稀勿爲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地旣富列在豪强卒而規之並起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

行由是觀之若高帝初定天下及光武中興之後民人稀少立之易矣就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為立科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為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綱紀大略其致一也本志曰古者建步立畝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舍出入相交佇班志作守望相接疾病相

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更耕之換易其處何休曰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土易居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有賦有稅賦謂計口發財六字係班志顏注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費稅給郊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充實以下並班志文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

五種以備災害中弗得有樹以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還廬種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畔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女脩蠶織五十則可以衣帛七十則可以食肉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戶比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為大夫矣於是閭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於野其詩云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冬則畢入於邑其詩云同

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春則出民閭胥平旦坐於左塾比長坐於右塾畢出而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何休曰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冬則民既入婦人同巷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工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而相與歌詠以言其情是月餘子亦在序室未征役為餘子八歲入小學學六甲四方五行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始知以下班志文十五入大學學先王禮樂而知朝

廷二字班志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於鄉學鄉學之秀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造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於鄉學以下以何休說增損脩定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羣居將散行人振木鐸以徇於路以採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何休曰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故三年有成成此功也故王者三載考績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曰登故三考黜陟再登曰平

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至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道也九年以下並以班志脩定書曰天秩有禮天罰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罰而制五刑建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衆衆班志並作終字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地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

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司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坑塹城池邑居園囿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拔舍

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有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群牧五年大簡輿徒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連帥以下並依班志井田類說

孟子論王道以制民產爲先今井田之制未能遽講而財利之柄制於聚斂掊克之臣朝廷不恤諸道之虛實監司不恤州縣之有無而爲州縣者又不復知民間之苦樂蓋不惟學道不明仕者無愛民

之心亦緣上下相逼只求事辦雖或有此心而亦不能施也此由不量入以爲出而反計費以取民是以末流之弊不可勝救愚意莫若因制國用之名而遂脩其實明降詔旨哀憫民力之凋悴而思所以膏澤之者令逐州逐縣各具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幾何非汎科率又幾何（一縣內逐鄉里不同者亦依實開）州縣一歲所收金穀總計幾何諸色支費總計幾何（逐項開）有餘者歸之何許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畢集然後選忠厚通練之士數人類會考究而

大均節之有餘者取不足者與務使州縣貧富不至甚相懸則民力之慘舒亦不至大相絕矣（陸宣公論兩稅利害數條事理極於詳備似可采用也）是則雖未能遽復古人井地之法而於制民之產之意亦彷彿其萬一如此然後先王不忍人之政庶乎其可施也又屯田之議久廢不講比來朝廷似稍經意然四方未覩其效而任事者目被進擢不知果能無欺誕否今日財賦歲出以千百巨萬計而養兵之費十居八九然則屯田實邊最爲寬民力之大者但恐疆理不

定因陋就簡則欺誕者易以爲姦而隱覈者難於得實此却須就今日邊郡官田略以古法畫爲丘井溝洫之制亦不必盡如周禮古制但以孟子所言爲準畫爲一法使通行之邊郡之地已有民田在其閒者以內地見耕官田易之使彼此無疆場之爭軍民無雜耕之擾此則非惟利於一時又可漸爲復古之緒今日養民之政恐無出於兩者（答張敬夫○以上文集二條）

賑恤

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游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飢餓瀕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爲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鐍遞相付授至或累數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爲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之有改者豈不以

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爲。則懼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於官府。則鉤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必有甚於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有弗暇耳。建寧府崇安縣五夫社倉記

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係昨乾道四年。鄉民艱食。本府給到常平米六百石。委臣與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同共賑貸。至冬收到元米。次年夏間。本府復令依舊貸與人戶。冬間納還。臣等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

依此斂散。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飢即盡蠲之。至今十有四年。量支息米。造成倉廒三間收貯。已將元米六百石納還本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並是累年人戶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斂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係臣與本鄉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遇斂散時。即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之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閒。雖遇凶年。人不闕食。竊謂其法可以推廣行之他處。而法令無文。人情難强。妄意欲乞聖慈。特依義役體例。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戶。有願依此置立社倉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責與本鄉出等人戶。主執斂散。每石收息二斗。仍差本鄉土居官員士人有行義者。與本縣官同共出納。收到息米十倍本米之數。即送元米還官。却將息米斂散。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其有富家情願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與撥還。如有鄉土風俗不同者。更許隨宜立約。申官遵守。實爲久遠之利。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騷擾。此

皆今日之計。雖無所濟於目前之急。然實公私儲蓄。預備久遠之計。及今歉歲施行。人必願從者衆。社倉勑命

有生之類。莫非同體。惟君子爲無有我之私以害之。故其愛人利物之心爲無窮。特窮而在下。則禹稷之事。有非其分之所得爲者。然苟其家之有餘。而推之以予鄉里鄉黨。則固吾聖人之所許。而未有害於不出其位之戒也。抑凡世俗之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爲說耳。以予觀於前賢之

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爲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惨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以行於一邑而不能以行於天下子程子嘗極論之而卒不免於悔其已甚而有激也。婺州金華縣社倉記 ○以上文集三條

學校貢舉

古人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祿宿衞征伐師旅田獵皆只是一項事皆一理也。

呂與叔欲奏立四科取士曰德行曰明經曰政事曰文學德行則待州縣舉薦下三科却許人投牒自試明經裏面分許多項目如春秋則兼通三傳禮則通三禮樂則盡通諸經所說樂處某看來樂處說也未盡政事則如試法律等及行移決判事又定爲試辟未試則以事授之一年看其如何辟則令所屬長官舉辟遠器云這也只是法曰固是法也待人而行然這却法意詳盡如今科舉直是法

先不是了今來欲教吏部與二三郎官盡識得天下官之賢否定是了不得這事。

今科舉之弊極矣鄉舉里選之法是第一義今不能行只是就科舉法中與之區處且變著如今經義格子使天下士子各通五經大義一舉試春秋一舉試三禮一舉試易詩書禁懷挾出題目使寫出注疏與諸家之說而斷以己意策論則試以時務如禮樂兵刑之屬如此亦不爲無益欲革奔競之弊則均諸州解額稍損太學之額太學則罷月書季考之法皆限之以省試獨取經明行脩之人如此亦庶幾矣。

科舉是法弊大抵立法只是立箇得人之法若有奉行非其人却不干法事若只得人便可今却是法弊雖有良有司亦無如之何王嘉叟云朝廷只有兩般法一是排連法今銓部是也一是信采法今科舉是也。

因說科舉所取文字多是輕浮不明白著實因歎息云最可憂者不是說秀才做文字不好這事大關

世變。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胡。是非都沒理會

坐中有說赴賢良科。曰。向來作時文應舉。雖是角虛無實。然猶是白直。卻不甚害事。今來所作策論。更讀不得。緣世上只有許多時事。已前一齊話了。自無可得說。既無可得話。又只管要新。最切害處是輕德行。毀名節。崇智術。尚變詐。讀之使人痛心疾首。隆興以來不恁地。自隆興以後。有恢復之說。都要來說功名。初不曾濟得些事。今看來反把許多元氣都耗卻。管子。孔門所不道。而其言猶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如今將禮義廉恥一切掃除了。卻來說事功。

因說子張學干祿。曰。如今時文。取者不問其能。應者亦不必其能。只是盈紙。便可得推而上之。如除擢皆然。禮官不識禮。樂官不識樂。皆是吏人做上去。學官只是備員考試而已。初不是有德行道藝可為表率。仁義禮智。從頭不識到尾。國家元初取人如此。為之奈何。

因論學校。曰。凡事須有規模。且如太學。亦當用一好人。使之自立繩墨。遲之十年。日與之磨煉。方可。今日學官只是計資考遷用。又學識短淺。學者亦不尊尚。可學曰。神宗未立三舍前。太學亦盛。曰。呂氏家塾記云。未立三舍前。太學只是一大書會。當時有孫明復。胡安定之流。人如何不趨慕。

有少年試教官。先生曰。公如何須要去試教官。如今最沒道理是教人懷牒來試討教官。某嘗經歷諸州。教官都是許多小兒子。未生髭鬚。入學底多是老大底人。如何服得他。某思量。須是立箇定制。非四十以上不得任教官。又云。須是罷了堂除。及注

授教官。卻請本州鄉先生為之。如福州。便教林少穎這般人做。士子也歸心。他教也必不苟。（以上語類九條）

古者聖王設為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彝。而為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脩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既成。則又與

其賢且能者寘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理義休明。風俗淳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爲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於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效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彷彿乎三代之叔季。然猶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顧遂以學校

爲虛文。而無所與於道德政理之實。於是爲士者。求道於老子釋氏之門。爲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最。蓋學校之僅存而不至於遂廢者。亦無幾耳。靜江府學記

國家建立學校之官。遍於郡國。蓋所以幸教天下之士。使之知所以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待朝廷之用也。此其德意。可謂厚矣。然學不素明。法不素備。選用乎上者。以科目詞藝爲足以得人。受任乎下者。以規繩課試爲足以盡職。蓋在上者。不知所以爲人師之德。而在下者。不知所以爲人師之道。是以學校之官。雖遍天下。而遊其間者。不過以追時好取世資爲事。至於所謂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則寂乎其未有聞也。是豈國家所爲立學教人之本意哉。送李伯諫序○以上文集二條

論兵

人言仁不可主兵。義不可主財。某謂惟仁可以主兵。義可以主財。

本強則精神折衝。不強則招殃致凶。

或言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兄。而孫吳之徒。必曰與士卒同甘苦而後可。是子弟必待父兄施恩而後報也。先生曰。巡而拊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意也少不得。

問今日之軍政。只有君相上下一心。揀之又揀。如太祖時方好。曰只有揀練便用。太祖時卽用如揀而養數十年。又老了依舊無用。

兵甲說名不可免。善兵者亦不於此理會。纔有一人可用。便令其兼數人之料。軍中若無此。便不足以

使人故朝廷只是擇將以其全數錢米與之只責其成功不來此屑屑計較近來刮刷得都盡朝廷方以為覈實得好

今日民困正緣沿江屯兵費重只有屯田可減民力見說襄漢間儘有荒地某云當用甚人耕墾曰兵民兼用各自為屯彼地沃衍收穀必多若做得成敵人亦不敢窺伺兵民得利既多且耕且戰便是金城湯池兵食既足可省漕運民力自蘇然後盡驅州郡所養歸明北軍往彼就食則州郡自寬遂之十年其效必著須是擇帥既得其人專一委任許令辟名寮屬同心措置勿數更易庶幾有濟

問後世雖養長征兵然有緩急依舊徵發於民終是離民兵不得兼長征兵終不足靠如杜子美石壕吏詩可見曰自秦漢以下至六朝皆未有長征兵都是徵發於民及唐府衛法壞然後方有長征兵

因論荊襄義勇州縣官吏反擾之當時朝廷免徵科官吏不得役使今徵科既不得免民反倍有所費又官吏役使如故曰某當初見劉共父說他制

得義勇極好且是不屬官吏官不得擾之某應之曰無緣有不屬州縣之理固疑其末流如此

因論保伍法或曰此誠急務曰固是先王比閭保伍之法便是此法都是從這裏做起所謂分數是也兵書云御衆有多寡分數是也看是統馭幾人只是分數明所以不亂王介甫銳意欲行保伍法以去天下坐食之兵不曾做得成范仲達名如璋太史之兄為袁州萬載令行得保伍極好自來言保伍法無及之者此人有心力行得極整肅雖有姦細更無所容每有疑似無行止人保伍不敢着互相傳送至縣縣驗其無他方令傳送出境訖任滿無一寇盜項張定叟知袁州託其訪問則其法已亡偶有一縣吏略記大槩

今州郡無兵無權先王之制內有六鄉六遂都鄙之兵外有方伯連帥之兵內外相維緩急相制

言今兵政之弊曰唐制節度兵觀察財處置等使即節鎮也使持節某州諸軍事兵某州刺史民即支郡也支郡隸於節鎮而節鎮支郡各有倚前左右

押衙。管軍都頭、並掌兵事、又皆是士人爲之。其久則根勢深固。反視節度有客主之勢。至有誅逐其上。而更代爲之。凡陸梁跋扈之事。因茲而有。惟是節度得人、方能幸服人心。歸命朝廷。若論唐初兵力最盛。斥地最廣。乃在於統兵者簡約而無牽制之患、然自唐末大抵節鎭之患深。如人之病外強中乾。其勢必有以通其變而後可。故太祖皇帝知其病而疏理之。於是削其支郡。以斷其臂指之勢。當時至有某州某縣直隸京師、而不屬節度者、置通判。以奪其政。命都監

監押。以奪其兵。立倉場庫務之官。以奪其財。向之所患今皆無憂矣。其後又有路分鈐轄總管等員。神宗時又增置三十七將。亂離之後。又有都統統領統制之名。大抵今日之患。又却在於主兵之員多。朝廷雖知其無用。姑存其名目。費國家之財。不可勝計。又刻剝士卒。使士卒困怨於下。若更不變而通之。則其害未艾也。要之此事。但可責之郡守。他分明謂之郡將。若使之練習士卒。脩治器甲。築固城壘。以爲一方之守。豈不隱然有備而可畏。

今諸道帥臣。只曾作一二任監司。便以除之。有警。則又欲其親督戰士。此最不便。萬一爲賊所虜。爲之奈何。彼固不足恤。然失一帥。其勢豈不張大。前輩謂祖宗用帥。取以二路。一是曾歷邊郡。一是帥臣子弟。曾諳兵事者。此最有理。或謂戎幕宜用文臣三四員。此意亦好。蓋經歷知得此等利害。向後皆可爲帥。然必須精選而任。不可泛濫也。

趙昌父相見。因論兵事。先生曰。兵以用而見其強弱。將以用而見其能否。且如本朝諸公游陝西者。多

知邊事。此亦是用兵之故。今日諸將坐於屋下。何以知其能。縱有韓白復生。亦何由辨之。

金人初起時。初未立將。臨發兵。召集庭下。問之。有能言其策之善者。即授以將。使往。及成功而歸。又集庭下。問衆人。而賞之金幾多。衆人言未得。又加之。賞罰如此分明。安得不成事。

郤弘取泗州。胡昉取海州。唐鄧汝三州。皆官軍取之。王師駸駸到南京矣。而諸將虜掠婦女之類。不可言。吳玠更要人錢。敵騎來。走歸矣。

方臘起向薌林時為小官言今無策只有起劉元城陳了翁作相則必不戰而自平

李椿寇廣西出榜約不收民稅十年故從呼者如雲稱之為李王反謂官兵為賊以此知今日取民太重深是不便

伊川嘗說今人都柔了蓋自祖宗以來多向寬仁不曾用大刑之屬由此人皆柔軟四方無盜賊後來靖康時多盜蓋金難方急朝廷無暇治之耳且如紹聖之後山東河北連年大饑而盜作也皆隨即

仆滅但見長上云若更遲四五年金人不來盜亦難禁止蓋是饑荒極了

先生喟然歎曰某要見復中原今老矣不及見矣或者說葛王在位專行仁政中原之人呼他為小堯舜曰他能尊行堯舜之道要做大堯舜也由他以上語類十八條

某生長閩中又嘗試吏泉漳之間其地密邇江西頃歲山寇出沒之處紹興十八九年間朝廷屢遣重兵卒不得志甚者至於敗衂狼狽不避及後專委

陳太尉敏招募土兵而後克之所謂左翼軍者是也蓋此輩初無行陳部伍憑恃險阻跳踉山谷之間正得用其長技而官軍乃以堂堂之陳當之地形兵勢凡彼之所長者皆我之所短是以每戰而每不勝也近年茶寇形勢正亦如此所以江西官兵屢為所敗而卒以摧鋒敢死之兵困之此往事之明驗也竊計今日湖廣之寇正亦類此某願太尉養威持重擇形勝之地堅壁以待之而廣募土人鄉兵厚其金帛結以恩意使之出入山林上下

溪谷以與此獠從事則彼之長技正與賊同又倚太尉之威聲以順討逆彼假息遊魂之衆亦將何所逃其命哉竊恐太尉不勝忠義奮發之心直欲以輕兵銳進深窮巢穴草薙而禽獮之則非計之得也與皇甫帥

閩汀寇甚熾近側帥須親到地頭督戰此甚非策然既有此指揮恐不得不一出但未可遽深入且到延平徐議進退可也此賊已敗官兵殺將吏決不可招只有盡力撲討然其所以致此必是官司前

後非理侵擾。有以致之。却須詢究其由。將元來官吏奏劾。重作施行。以謝其人。仍計盜起縣分合起發支遣錢物。並令一切倚閣。以慰人心。不令別致響應。即支遣不可闕者。令漕司撥錢應副。此兩項是第一義。若能行之。即一面多出印榜。簡約其詞。令人於地頭散貼曉諭。其次即須非時接見賓客僚吏。務通下情。以資計策。其次須有將有兵。乃可責效。若只用見今兵官統見今兵卒。此則決然敗事無疑。聞辛幼安只是得所募敢死之力。見馮湛

說亦招得賊中徒黨作鄉導。方能入山破賊巢穴。本路左翼軍向來便是此等人。所以陳敏用之有功。今已無復舊人。只與諸州禁軍土軍無異。却恐歸正官及牢城中有可募者。但得有心膽事藝者。勿問其所從來可也。向見帥喚得蔣榮者。在彼後來看得如何。沙世堅者本亦只是此流。欽夫拔之徒隸之中。使捕小賊。輒有功。至李接之亂。遂收其用耳。起發諸州禁軍。決是無用。然今卒未有人。其勢不可以不起。但亦止可遙為聲勢。切不可使入山與賊交鋒。適所以長賊威而沮官軍之勢。亦防賊人乘虛衝突旁近州郡。或本處有嘯亂應賊之人。須稍分留。令足彈壓。必不得已。寧可申朝廷撥廣東摧鋒軍與左翼相犄角。亦是一事。今日向前進討勝負之外。更有衝突響應二事。甚可慮。西南慮衝突。東北慮響應。與林擇之

近聞有旨招填諸州禁軍。寄募沿江戍卒。兩事並行。似難辦集。且今日州郡禁軍緩急何足恃賴。正當別作措置。以漸消除。而悉取江上諸軍子弟。刺填

本軍。以時練習。却令分下諸州就糧。以省餽運。防緩急。歲時更代。却還本軍。則其事勢自然不敢退墮。而州兵之未消者。亦得以激厲增進。乃為長久之計。今不慮此。反令州郡汎行招刺。若守將不得其人。則適足以資其賣鬻之姦。而空耗衣糧。重傷民力。又未論也。至於寄招之令。則棄子弟素習之技。而取浮浪無能之人。尤為非計。似聞軍中向來以不堪用。背奏罷之。數年之閒。州郡得以少息勞費。不知今日有何急切。而忽取此已棄之繆策而

復行也。往在南康日。見隆興所發之人。全船逃去。幷與部轄掌事者。皆不復還。移文鄰郡。捜捕甚急。此等之人。設使到得軍中。亦豈復堪倚仗也。竊謂此二事者。在帥司亦合申請。更以書曉諸公。必不得已。且罷寄招而稍遞增禁軍本等。及大等第斗力。必使及格。方許收刺。仍於逐年奏帳本名之下。各注斗力。不測點名抽喚。令赴帥司按拍。則猶庶幾其或可用也。此開子弟投募者衆。因限以必及次高強斗力乃收。而來者亦不少。此亦已試之驗

也。與趙帥。以上文集三條

論刑

天下事。最大而不可輕者。無過於兵刑。臨陳時。是胡亂錯殺了幾人。所以老子云。夫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獄訟。面前分曉事易看。其情僞難通。或旁無佐證。各執兩說。繫人性命處。須喫緊思量。猶恐有誤也。

今人說輕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爲可憫。而不知被傷之人尤可念也。如劫盜殺人者。人多爲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爲無辜。是知爲盜賊計。而不爲良民地也。若如酒稅僞會子。及饑荒竊盜之類。猶可以情原其輕重大小而處之。

今之法家。惑於罪福報應之說。多喜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倖免。是乃所以爲惡爾。何福報之有。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今之法官。惑於欽恤之說。以爲當寬人之罪而出其死。故凡罪之當殺者。必

多爲可出之途。以俟奏裁。則率多減等。當斬者配。當配者徒。當徒者杖。當杖者笞。是乃賣弄條貫。舞法而受賕者耳。何欽恤之有。罪之疑者從輕。功之疑者從重。所謂疑者。非法令之所能決。則罪從輕而功從重。惟此一條爲然耳。非謂凡罪皆可以從輕。而凡功皆可以從重也。今之律令。亦有此條。謂法所不能決者。則俟奏裁。今乃明知其罪之當死。亦莫不爲可生之塗。以上之惟壽皇不然。其情理重者皆殺之。以上語類三條

昔者帝舜以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使契爲司徒之官。教以人倫。又慮其教之或不從也。則命臯陶作士。明刑以弼五教。而期於無刑焉。故聖人之治。爲之教以明之。爲之刑以弼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丁寧深切之意。未嘗不在乎此也。乃若三代王者之制。則亦有之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蓋必如此。然後輕重之序可得而論。淺深之量可得而測。而所以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者。亦始得其所施而不悖。

此先王之義刑義殺。所以雖或傷民之肌膚。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聳然不敢肆意於爲惡。則是乃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後世之論刑者。不知出此。其陷於申商之刻薄者。既無足論矣。至於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爲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使獄訟之愈繁。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戊申延和奏劄一）

臣聞獄者。民命之所係。而君子之所盡心也。今天下之獄。死刑當決者。具申自縣而達之州。自州而達之使者。其有疑者。又自州而上之朝廷。自朝廷而下之棘寺。棘寺讞議而後致辟焉。其維持防閑。可謂周且審矣。然而憲臺之所詳覆。棘寺之所讞議者。不過受成於州縣之具獄。使其文案粗備。情節稍圓。則雖顚倒是非。出入生死。蓋不得而察也。是故欲淸庶獄之源者。莫若遴選州縣治獄之官。蓋昏謬疾病之人。苟且徼祿。惟知自營。其於獄事。蒙成

吏手。漫不加省。而胥吏之入官者。又或狃於故習。與吏爲徒。販鬻走弄。無所不至。故州郡小大之獄。往往多失其平。怨讟咨嗟。感傷和氣。上爲聖政之累。莫此爲甚。（延和奏劄二）

聞之易曰。君子明謹用刑而不留獄。此聖人觀象立教。萬世不易之法也。今州縣之獄。勘結圓備。情法相當者。並皆卽隨時決遣。惟其刑名疑慮。情理可閔者。法當具案聞奏。下之刑寺。審閱輕重。取自聖裁。而州縣不敢以意決也。此深得古人明謹用刑

之意矣。然奏案一上、動涉年歲、且如本軍昨於淳熙四年十一月內申樞密院乞奏劫賊倪敏忠罪案。其罪狀明白。初無可疑。而凡經二年有半。至今年三月內。方準敕斷行下。其他似此亦且非一、竊計他州繁劇去處。此類尤多。若使皆是行劫殺人之賊。偶有疑慮使之久留囹圄。亦何足恤。其閒蓋有法重情輕之人。本爲有足憫憐。冀得蒙被恩貸、而反淹延禁繫。不得早遂解釋。則恐非聖人所謂不留獄之意也。臣愚欲望聖慈特詔大臣一員專督理官。嚴立程限。令將諸州奏案。依先後資次、排日結絕。其合貸命從輕之人、須當日便與行下、其情理深重、不該減降者、即更寬與一限。責令審覆。然後行下。庶幾輕者早得決遣釋放。重者不至倉卒枉濫。是亦導和弭災之一術。惟聖明留意。奏推廣御筆指揮二事狀。以上文集二條

諫諍　顧興

程正思言當今守令取民之弊。渠能言其弊。畢竟無策。就使臺官果用其言而陳於上前。雖戒敕州縣、

不過虛文而已。先生云、今天下事、只礙箇失人情。便都做不得。蓋事理只有一箇是非。今朝廷之上、不敢辨別是非。如宰相固不欲逆上意。上亦不欲咈宰相意。今聚天下之不敢言是非者在朝廷。又擇其不敢言之甚者爲臺諫。習以成風。如何做得事。以下論諫諍

今日言事官欲論一事一人。皆先探上意如何。方進文字。

先生閱報狀、見臺中有論列章疏數曰、射人須射馬。擒賊須擒王。如何却倒了。以上語類三條

近年一種議論。專務宛轉回互。欲以潛回主意。陰轉事機。此在古人固有以此而濟事者。然皆居亂世、事昏主。不得已而然者。竊謂今日主相樂聞忠言。非不切至。特蔽於陰邪。不能決然信用。而或者乃欲以彼術施之。計慮益巧。誠意益衰。以上聰明亦豈不悟其爲此。此所以屢進而卒不效也。不審高明以爲何如。答呂伯恭

今日之事。第一且是勸得人主收拾身心。保惜精神。

常以天下事爲念然後可以講磨治道漸次更張如其不然便欲破去因循苟且之弊而奮然有爲決無此理既無此理則莫若且靜以俟之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其一悟此外庶事則唯其甚害於君心政體而立致患害者不得不因事抹正若其他閑慢非安危存亡所繫者皆可置而不論然又在反之於身以其所欲陳於上者先責於我使我之身心安靜精神專一然後博延天下之賢人智士日夕相與切磋琢磨使於天下之事皆有以

洞見其是非得失之正而深得其所以區處更革之宜又有以識其先後緩急之序皆無窾疑之弊然後并心一力潛伺默聽俟其間隙有可爲者然後徐起而圖之乃庶乎其有益耳與趙尚書

奏對得以伸吐所學甚慰士友之望正學以言而不失淺深緩急之宜在賢者必已講之熟矣黃子又說頗欲多所論白此恐徒取草野倨侮之譏而匆匆晷刻之間勢必不容詳細反復則是無故徧觸衆事之機紛冗錯雜而終無藏藉之理不若略舉

大體切於上心者專指而極言之幸而聽納固爲莫大之幸萬一未即聽從亦足以爲之兆異日猶可尋繹其端緒而終其說也他則非閒人遠書可以一二指陳者在明者熟慮而徐應之毋爲匆匆以致後日之悔也答劉子澄

臣竊惟皇帝陛下臨御以來夙興夜寐畏天恤民誠敬寬仁格於上下宜其天心克享民物阜安而二十年之間水旱盜賊略無寧歲邇者垂象差忒識者寒心饑饉連年民多流殍陛下側席興歎進賢

退姦分命朝臣振廩出粟凡所以奉承天意慰悅人心者無所不至又宜若可以少回災沴召致和平矣而聞者冬氣太溫雷電震激嗣歲之計尚有可憂臣誠愚昧有不識其所以然者竊推迹前事以深求之意者德之崇者有未至於天與業之廣者有未及於地與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其小者無所繫與刑之遠者或不當而其近者或幸免與君子或有未用而小人或有未去與大臣或失其職而賤者或竊其柄與直諒之言罕聞而諂諛者

衆與德義之風未著而汚賤者驟與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與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與夫必有是數者然後足以召災而致異伏願陛下聽斷之餘虛心靜慮試以前數條者反之於身驗之於事而深自省焉則淵默之中無微不照而凡此得失之端孰有孰無孰存孰改皆無所遁其情矣若猶以為未也則願渙發德音布告中外反躬引咎以圖自新內自臣工外及甿庶有能悶悟聖心指陳闕政者無問疎賤使咸得以自通然後差擇近臣之通明正直者一二人使各引其所知有識敢言之士三數人寓直殿門凡四方之言有來上者悉令省閱舉其盡忠不隱者日以聞於聰聽則夫天人之際譴告所由將有粲然畢陳於前者然後彙總條貫稱制臨決畫為科品以次施行使一日之間雲消霧散堯天舜日廓然清明則上帝鬼神收還威怒孳黎百姓無不蒙休矣（論祈與○辛丑延和奏劄一○以上文集四條）

淵鑑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六十五

論文　論詩　字學　科舉之學（論曆學附）

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楚漢間文字真是奇偉豈易及也（以下論文）

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說而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澀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著力做却自是不好

古賦雖熟看屈宋韓柳所作乃有進步處入本朝來騷學殆絕秦黃晁張之徒不足學也

司馬遷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戰國文氣象賈誼文亦然老蘇文亦雄健似此皆有不帖帖意仲舒文實劉向文又較實亦好無些虛氣象比之仲舒仲舒較滋潤發揮大抵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以後更實到杜欽谷永書又太弱無歸宿了匡衡書多

有好處。漢明經中皆不似此。

先生方脩韓文考異。而學者至。因曰，韓退之議論正、規模闊大。然不如柳子厚較精密。如辨鶡冠子、及說列子在莊子前、及非國語之類、辨得皆是。黃達才言柳文較古。曰，柳文是較古、但卻易學、學便似。他不似韓文規模闊。

退之要說道理、又要則劇、有平易處極平易、有險奇處極險奇。且教他在潮州時好、止住得一年。柳子厚卻得永州力也。

柳學人處便絕似。平淮西雅之類甚似詩。詩學陶者便似陶。韓亦不必如此。自有好處。如平淮西碑好。

陳仲蔚問韓文禘義、說懿獻二廟之事、當否。曰說得好。其中所謂興聖廟者。乃是涼武昭王之廟。乃唐之始祖。然唐又封臯陶爲帝、又尊老子爲祖、更無理會。又問韓柳二家文體孰正。曰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醇正。又問子厚論封建是否。曰子厚說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亦是。但說到後面有偏處。後人辨之者。亦失之太過。如廖氏所論封建。排子厚

太過、且封建自古便有。聖人但因自然之理勢而封之、乃見聖人之公心。且如周封康叔之類、亦是古有此制。因其有功有德有親、當封而封之。卻不是聖人有不得已處。若如子厚所說。乃是聖人欲吞之而不可得、乃無可奈何而爲此。不知所謂勢者。乃自然之理勢。非不得已之勢也。

才卿問韓文李漢序頭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來有病。陳曰文者貫道之器。且如六經是文。其中所道皆是這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喫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卻是把本爲末、以末爲本。可乎。其後作文者皆是如此。

柳子厚文有所模倣者極精。如自解諸書。是倣司馬遷與任安書。劉原父作文便有所倣。

韓文高、歐陽文可學、曾文一字挨一字。謹嚴。然太迫、

又云。今人學文者何曾作得一篇。枉費了許多氣力。大意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爲好文章。詩亦然。

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嘗觀嘉祐以前誥詞等言語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當世有名之士蓋其文雖拙而其辭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歐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猶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已馳騁忒巧了及宣政閒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

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

李泰伯文實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起議論首卷潛書民言好如古潛夫論之類周禮論好如宰相掌人主飲食男女事某意如此今其論皆然文字氣象大段好甚使人愛之亦可見其時節方興如此好老蘇父子自史中戰國策得之故皆自小處起議論歐公喜之李不軟貼不爲所喜范文正公好處歐不及

先生讀宋景文張巡贊曰其文自成一家景文亦服人嘗見其寫六一瀧岡阡表二句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因改謝表曰作文自有穩字古之能文者纔用便用著這穩字如今不免去搜索脩改又言歐公爲蔣穎叔輩所誣既得辨明謝表中自敘一段只是自胷中流出更無些窒礙此文章之妙也又曰歐公文亦多是脩改到妙處頃有人買得他醉翁亭記藁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

因言文士之失曰今曉得義理底人少閒被物慾激

搏猶自一强一弱一勝一負如文章之士下梢頭都靠不得且如歐陽公初閒做本論其說已自大段拙了然猶是一片好文章有頭尾他不過欲封建井田與冠婚喪祭蒐田燕饗之禮使民朝夕從事於此少閒無工夫被佛氏引去自然可變其計可謂拙矣然猶是正當議論也到得晚年自做六一居士傳宜其所得如何却只說有書一千卷集古錄一千卷琴一張酒一壺棊一局與一老人爲六更不成說話分明是自納敗闕如東坡一生讀

盡天下書。說無限道理。到得晚年過海。做過化峻靈王廟碑。引唐肅宗時。一尼恍惚升天。見上帝。以寶玉十三枚賜之云。中國有大災。以此鎮之。今此山如此。意其必有寶云云。更不成議論。似喪心人說話。其他人無知。如此說尚不妨。你平日自視為如何。說盡道理。却說出這般話。是可怪否。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分明是如此了。便看他們這般文字不入。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箇道來入放裏面。此是他大病處。只是他每常文字華妙。包籠將去。到此不覺漏逗。說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處。緣他都是因作文。却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歐公之文則稍近於道。不為空言。如唐禮樂志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三代而下。治出於二。此等議論極好。蓋猶知得只是一本。如東坡之說。則是二本。非一本矣。

道夫問看老蘇文。似勝坡公。黃門之文。又不及東坡。曰。黃門之文衰遠不及也。只有黃樓賦一篇爾。道夫因言歐陽公文平淡。曰。雖平淡。其中却自美麗有好處。有不可及處。却不是闒茸無意思。又曰。歐文如賓主相見。平心定氣。說好話相似。坡公文如說不辨後。對人鬧相似。都無恁地安詳。蓋卿問范太史文。曰。他只是據見定說將去。也無甚做作。如

唐鑑雖是好文字。然多照管不及。評論總意不盡。只是文字本體好。然無精神。所以有照管不到處無氣力。到後面多脫了。道夫因問黃門古史一書。曰。此書儘有好處。道夫曰。如他論西門豹投巫事。以為他本循良之吏。馬遷列之於滑稽。不當。似此議論。甚合人情。曰。然。古史中多有好處。如論莊子三四篇譏議夫子處。以為決非莊子之書。乃是後人截斷莊子本文攙入。此其考據甚精密。由今觀之。莊子此數篇。亦甚鄙俚。

或問蘇子由之文比東坡稍近理否。曰、亦有甚道理。但其說利害處、東坡文字較明白。子由文字不甚分曉。要之學術只一般。

歐公文字。敷腴溫潤。曾南豐文字、又更峻潔。雖議論有淺近處、然却平正好。到得東坡、便傷於巧、議論有不正當處、後來到中原、見歐公諸人了、文字方稍平。老蘇尤甚。大抵已前文字都平正、人亦不會大段巧說。自三蘇文出、學者始日趨於巧。如李泰伯文尚平正明白、然亦已自有些巧了。廣問荊公之文如何。曰、他却似南豐文、但比南豐文亦巧。荊公曾作許氏世譜、寫與歐公看。歐公一日因曝書見了、將看、不記是誰作、意中以為荊公作。又曰、介甫不解做得恁地、恐是曾子固所作。廣又問後山文如何。曰、後山煞有好文字。如黃樓銘、館職策皆好。又舉數句說人不怨暗君怨明君處、以為說得好。廣又問後山是宗南豐文否。曰、他自說曾見南豐於襄漢間。後見一文字、說南豐過荊襄、後山攜所作以謁之。南豐一見愛之。因留款語。適欲作一

文字。事多、因託後山為之。且授以意。後山文思亦澀。窮日之力方成。僅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云、大略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為略刪動否。後山因請改竄。但見南豐就坐取筆抹數處。每抹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完。因歎服、遂以為法。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如此。

南豐作宜黃筠州二學記好。說得古人教學意出。

南豐列女傳序說二南處好。

兩次舉南豐集中范貫之奏議序末文之備盡曲折處。

江西歐陽永叔、王介甫、曾子固。文章如此好。至黃魯直一向求巧、反累正氣。

劉原父才思極多。湧將出來。每作文多法古。絕相似。有幾件文字學禮記、春秋說學公穀文。勝貢父。

論胡文定公文字字皆實。但奏議每件引春秋、亦有無其事而遷就之者。大抵朝廷文字且要論事情利害是非、令分曉。今人多先引故事。如論青苗只

是東坡兄弟說得有精神他人皆說從別處去
因說伯恭所批文曰文章流轉變化無窮豈可限以如此某因說陸教授謂伯恭有箇文字腔子才作文字時便將來入箇腔子做文字氣脈不長先生曰他便是眼高見得破
貫穿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是非明此義理豈特欲使文詞不陋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存諸中者必也光明四達何施不可發而為言以宣其心志當自發越不凡可愛可傳矣今執筆

以習研鑽華采之文務悅人者外而已可恥也矣
一日說作文曰不必著意學如此文章但須明理理精後文字自典實伊川晚年文字如易傳直是盛得水住蘇子瞻雖氣豪善作文終不免疎漏處
蘇子由有一段論人做文章自有合用底字只是下不著又如鄭齊叔云做文字自有穩底字只是人思量不著橫渠云發明道理惟命字難要之做文字下字實是難不知聖人說出來底也只是這幾字如何鋪排得恁地安穩

今人作文皆不足為文大抵專務節字更易新好生面辭語至說義理處又不肯分曉觀前輩歐蘇諸公作文何嘗如此聖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後世由此求之使聖人立言要教人難曉聖人之經定不作矣若其義理精奧處人所未曉自是其所見未到耳學者須玩味深思久之自可見何嘗如今人欲說又不敢分曉說不知是甚所見畢竟是自家所見不明所以不敢深言且鶻突說在裏

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公東坡亦皆於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爾如舞訝鼓然其間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底舊見徐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有箇減字換字法爾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字只稱湖此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霅上此換字法也
因論今人作文好用字子如讀漢書之類便去收拾三兩箇字洪邁又較過人亦但逐三兩行文字筆勢之類好者讀看因論南豐尙解使一二字歐蘇

全不使一箇難字。而文章如此好。

凡人做文字。不可太長。照管不到。寧可說不盡。歐蘇文皆說不曾盡。東坡雖是宏闊瀾翻。成大片滾將去。他裏面自有法。今人不見得他裏面藏得法。但只管學他一滾做將去。

因論今日舉業不佳。曰。今日要做好文者。但讀史漢韓柳而不能。便請所取。老僧頭去。

前輩作文者。古人有名文字。皆模擬作一篇。故後有所作時。左右逢原。

因論詩曰。嘗見傳安道說爲文字之法。有所謂筆力。有所謂筆路。筆力到二十歲許便定了。便後來長進也只就上面添得些子。筆路則常拈弄時。轉開拓。不拈弄便荒廢。此說本出於李漢老。看來作詩亦然。

人到五十歲。不是理會文章時節。前面事多。日子少了。若後生時。每日便偷一兩時閒做這般工夫。若晚年。如何有工夫及此。或曰。人之晚年。知識却會長進。曰也是後生時都定。便長進也不會多。然而能用心於學問底。便會長進。若不學問。只縱其客氣底。亦如何會長進。日見昏了。有人後生氣盛時。說盡萬千道理。晚年只恁地闒靸底。或引程先生曰。人不學便老而衰。曰。只這一句說盡了。

作文何必苦留意。又不可太頹塌。只略教整齊足矣。以上語類 四十條

文字之設。要以達吾之意而已。政使極其高妙。而於理無得焉。則亦何所益於吾身。而何所用於斯世。鄉來前輩。蓋其天資超異。偶自能之。未必專以是爲務也。故公家舍人公謂王荊公曰。文字不必造語。及摹擬前人。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況又聖賢道統正傳。見於經傳者。初無一言之及此乎。答曾景建

辱示書。及所爲文三篇。若以是質於某者。某少不喜辭長。復嬾廢。亡以副足下意。然嘗聞之。學之道。非汲汲乎辭也。必其心有以自得之。則其見乎辭者。非得已也。是以古之立言者。其辭粹然。不期以異於世俗。而後之讀之者。知其卓然非世俗之士也。

今足下之辭富矣。其主意立說高矣。然類多採摭先儒數家之說以就之耳。足下之所以自得者何如哉。夫子所謂德之棄者。蓋傷此也。足下改之。甚善。不論推所聞以講學閭里間。亦甚善。記曰。教然後知困。知困。則知所以自強矣。答林巒

某少時猶頗及見前輩。而聞其餘論。觀其立心處己。則以剛介質直爲賢。當官立事。則以強毅果斷爲貴。至其爲文。則又務爲明白磊落。指切事情。而無含胡臠卷。睢盱側媚之態。使讀之者不過一再。卽曉然知其爲論某事。出某策。而彼此無疑也。近年以來。風俗一變。上自朝廷搢紳。下及閭巷韋布。相與傳習一種議論。制行立言。專以醞藉襲藏圓熟軟美爲尙。使與之居者窮年而莫測其中之所懷。聽其言者。終日而不知其意之所鄉。回視四五十年之前。風聲氣俗。蓋不啻寒暑晝夜之相反。是孰使之然哉。跋余巖起集。以上文集三條

古詩須看西晉以前。如樂府諸作皆佳。杜甫夔州以前詩佳。夔州以後自出規模。不可學。蘇黃只是今

人詩。蘇才豪。然一滚說盡無餘意。黃費安排。以下論詩

選中劉琨詩高。東晉詩已不逮前人。齊梁益浮薄。鮑明遠才健。其詩乃選之變體。李太白專學之。如腰鐮刈葵藿。倚杖牧雞豚。分明說出箇倔強不肯甘心之意。如疾風衝塞起。砂礫自飄揚。馬尾縮如蝟。角弓不可張。分明說出邊塞之狀。語又俊健

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某後生見人做得詩好。銳意要學。遂將淵明詩平側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詩之法

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荆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

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橫逆不可當。只意到處便押一箇韻。如自秦州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少作也。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

於詩者也古風兩卷多效陳子昂亦有全用其句
處太白去子昂不遠其尊慕之如此然多為人所
亂有一篇分為三篇者有三篇合為一篇者

李太白終始學選詩所以好杜子美詩好者亦多是
效選詩漸放手夔州諸詩則不然也

杜子美晚年詩都不可曉呂居仁嘗言詩字字要響
其晚年詩都啞了不知是如何以為好否

杜子美暗飛螢自照語只是巧韋蘇州云寒雨暗深
更流螢度高閣此景色可想但則是自在說了因
言國史補稱韋為人高潔鮮食寡欲所至之處掃
地焚香閉閤而坐其詩無一字做作直是自在其
氣象近道意常愛之問比陶如何曰陶却是有力
但語健而意閒隱者多是帶氣負性之人為之陶
欲有為而不能者也又好名韋則自在
也

韋蘇州詩高於王維孟浩然諸人以其無聲色臭味

因舉石曼卿詩極有好處如仁者雖無敵王師固有
征無私乃時雨不殺是天聲長篇某舊於某人處

見曼卿親書此詩大字氣象方嚴遒勁極可寶愛
真所謂顏筋柳骨今人喜蘇子美字以曼卿字比
之子美遠不及矣某嘗勸其人刻之不知今安在

曼卿詩極雄豪而縝密方嚴極好如籌筆驛詩意
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又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
不斷樹交花之句極佳可惜不見其全集多於小
說詩話中略見一二爾曼卿胸次極高非諸公所
及其為人豪放而詩詞乃方嚴縝密此便是他好
處可惜不曾得用

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無已平時出行
覺有詩思便急歸擁被臥而思之呻吟如病者或
累日而後成真是閉門覓句如秦少游詩甚巧亦
謂之對客揮毫者想他合下得句便巧張文潛詩
只一筆寫去重意重字皆不問然好處亦是絕好

有人過昭陵題絕句云桑麻不損歲豐登邊將無功
吏不能四十二年那忍說西風吹淚過昭陵後來
人說是劉信叔詩也

本朝婦人能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夫人李有詩大畧

云。兩漢本繼絡。新室如贅疣。云云。所以稽中散。至死薄殷周。中散非湯武得國。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語。豈女子所能。

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却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聲添箇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

作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爾。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句。至如眞味發溢。又却與尋常好吟者不同。

近世諸公作詩費工夫。要何用。元祐時有無限事合理會。諸公却盡日唱和而已。今言詩不必作。且道恐分了爲學工夫。然到極處。當自知作詩果無益。

今人所以事事做得不好者。緣不識之故。只如箇詩。舉世之人盡命去奔做。只是無一箇人做得成詩。他是不識好底。將做不好底。不好底將做好底。這箇只是心裏鬧。不虛靜之故。不虛不靜。故不明。不明。故不識。若虛靜而明。便識好物事。雖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虛理明。所以做得來精。心裏鬧。如何見得。以上語類十七條

嘗閒考詩之原委。因知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爲

一編。而附於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之羽翼輿衞。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爲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答鞏仲至

某聞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何如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

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答楊宋卿

月高夜鳴箏。聲從綺窻來。隨風更逶遲。縈雲暫徘徊。餘音若可玩。繁弦互相催。不見理箏人。遙知心所懷。寧悲傳寵棄。豈念心期乖。含情鬱不發。奇曲宜餘哀。一彈飛霜吝。再撫流光頹。每恨聽者希。鈒甲

生浮埃。幽幽孤鳳吟。衆鳥聲難諧。歲年嗟不偶。況乃容華衰。道同符片諾。志異勞事媒。棲棲嬙東客。亦抱淩雲才。〇此病翁先生少時所作聞箏詩也。規模意態。全是學文選樂府諸篇。不雜近世俗體。故其氣韻高古。而音節華暢。一時輩流。少能及之。逮其晚歲。筆力老健。出入衆作。自成一家。而已稍變此體矣。然余嘗以爲天下萬事皆有一定之法。學之者須循序而漸進。如學詩。則且當以此等爲法。庶幾不失古人本分體製。向後若能成就變化。

固未易言。然變亦大是難事。果然變而不失其正。則縱橫妙用。何所不可。不幸一失其正。却似反不若守古本舊法以終其身之爲穩也。李杜韓柳初亦皆學選詩者。然杜韓變多。而柳李變少。變不可學。而不變可學。故自其變者而學之。不若自其不變者而學之。乃魯男子學柳下惠之意也。嗚呼。學者其毋惑於不須繩削之說。而輕爲放肆以自欺也哉。跋病翁先生詩

諸詩亦佳。但此等亦是枉費工夫。不切自己底事。若

論爲學。治己治人。有多少事。至如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法。皆是著實有用之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古人六藝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於此。其與玩意於空言以較工拙於篇牘之間者。其損益相萬萬矣。若但以詩言之。則淵明所以爲高。正在其超然自得。不費安排處。東坡乃欲篇篇句句依韻而和之。雖其高才合揍得著。似不費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況今又出其後。正使能因難而見奇。亦豈所以言詩也哉。東坡亦自曉此。觀其

所作黃子思詩序論李杜處，便自可見。但爲才氣所使，又頗要驚俗眼，所以不免爲此俗下之計耳。答謝成之。○以上文集四條

或問：「倉頡作字，亦非細人。」曰：「此亦非自撰出，自是理如此。如心性等字，未有時如何撰得？只是有此理，自流出。」以下字學

大凡字只聲形二者而已。如楊字，木是形，昜是聲；其餘多有只從聲者。

凡字如楊柳字，木是文，昜卯是字；如江河字，水是文，工可是字。字者，滋也，謂滋添者是也。

因說叶韻，先生曰：「此謂有文有字。文是形，字是聲。文如從水從金從木從日從月之類，字是皮可工奚之類。故鄭漁仲云：『文，眼學也；字，耳學也。』蓋以形聲別也。」

說文亦有誤解者，亦有解不行者。音是徐鉉作，許氏本無。

玉篇偏旁多誤收者，如者、耇、老是也。

筆力到，則字皆好。如胸中別樣，即動容周旋中禮。

鄧德父楷書大學，今人寫得如此，亦是難得。只是黃魯直書，自謂人所莫及，自今觀之，亦是有好處。但自家既是寫得如此好，何不教他方正？須要得恁欹斜則甚？又他也非不知端楷爲是，但自要如此寫。亦非不知做人誠實端慤爲是，但自要恁地放縱。道夫問：「何謂書窮八法？」曰：「只一點一畫，皆有法度。人言永字體具八法。」行夫問：「張于湖字何故人皆重之？」曰：「也是好，但是不把持，愛放縱。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及至米元章、黃魯直諸人出來，便不肯恁地，要之這便是世態衰下，其爲人亦然。」以上語類八條

打字，今浙西呼如滴耿切之聲，亦有用去聲處。大抵方言多有自來，亦有暗合古語者。如浙人謂不爲弗，又或轉而爲否。呼若甫云。閩人有謂口爲苦、走爲祖者，皆合古韻。此類尚多，不能盡舉也。偶讀謾記

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荊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

幼亦皆端嚴謹重。略與此同。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荆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某於是竊有警焉。因識其語於左方。(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

歐陽公作字。如其爲文。外若優游。中實剛勁。惟觀其深者得之。(跋歐陽文忠公帖)

東坡筆力雄健。不能居人後。故其臨帖。物色牝牡。不復可以形似校量。而其英風逸韻。高視古人。未知

其孰爲後先也。成都講堂畫象一帖。蓋屢見之。故是右軍得意之筆。豈公亦適有會於心與。(跋東坡帖)

米老書。如天馬脫銜。追風逐電。雖不可範以馳驅之節。要自不妨痛快。朱君所藏此卷。尤爲犇軼而所寫劉無言詩。亦多奇語。信可寶也。(跋米元章帖)

書學莫盛於唐。然人各以其所長自見。而漢魏之楷法遂廢。入本朝來。名勝相傳。亦不過以唐人爲法。至於黃米而欹傾側媚。狂怪怒張之勢極矣。近歲朱鴻臚喻工部者出。乃能超然遠覽。追迹元常於千載之上。斯已奇矣。故嘗集其墨刻以爲此卷。而尤以樂毅書相鶴經爲絕倫。不知鑒賞之士以爲如何也。(跋朱喻二公法帖 ○以上文集六條)

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却。況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著。蓋不關爲己也。聖人教人只是爲己。(以下科舉之學)

問科舉之業妨功。曰程先生有言。不恐妨功。惟恐奪

志。若一月之閒。著十日事舉業。亦有二十日脩學。若被他移了志。則更無醫處矣。

以科舉爲爲親。而不爲爲己之學。只是無志。以舉業爲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只是無志也。

南安黃謙父命之入郡學習舉業。而徑來見先生。先生曰。既是父要公習舉業。何不入郡學。日則習舉業。夜則看此書。自不相妨。如此則兩全。硬要咈父之命。如此則兩敗。父子相夷矣。何以學爲。讀書是讀甚底。舉業亦有何相妨。一旬便做五日脩舉業。

亦有五日得暇及此。若說踐履涵養。舉業儘無相妨。只是精神昏了。不得講究思索義理。然也怎奈之何。

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自有天資不累於物。不須多用力以治之者。某於科舉自小便見得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正如人天資有不好喫酒者。見酒自惡。非知酒之爲害如何也。又人有天資不好色者。亦非是有見如何。自是他天資上看見那物事無緊要。若此者。省得工夫去治此一項。今或未能如此。須用力勝治方可。

告或人曰。看今人心下自成兩樣。如何。却專向功名利祿底心去。却全背了這箇心。不向道理邊來。公今赴科舉是幾年。公文字想不爲不精。以公之專一理會做時文。宜若一舉便中高科。登顯仕。都了。到今又却不得。亦可自見得失不可必如此。若只管沒溺在裏面。都出頭不得。下梢只管衰塌。若將這箇自在一邊。須要去理會道理。是要緊。待去取功名。却未必不得。

語或人曰。公且道不去讀書。專去讀些時文。下梢是要做甚麼人。赴試屢試不得。到老只恁地衰颯了。沈浮鄉曲。若因時文做得一箇官。只是恁地鹵莽。都不說著要爲國爲民興利除害。盡心奉職。心心念念只要做得向上去。便逐人背後鑽刺。求舉覓薦。無所不至。

不赴科舉。也是匹似閒事。如今人纔說不赴舉。便把做掀天底大事。某看來。才着心去理會道理。少間於那邊便自沒緊要。不知是如何。看許多富貴榮達。都自輕了。如郭子儀二十四考中書。做許大功名。也只是如此。

謂見問作時文。曰。略用體式。而檃括以至理。以上語類九條

大抵今之學者之病。最是先學作文干祿。使心不寧靜。不暇深究義理。故於古今之學。義利之間。不復

能察其界限分別之際而無以知其輕重取舍之所宜所以誦數雖博文詞雖工而秖以重為此心之害要須反此然後可以議為學之方耳向者蓋亦屢嘗相為道此然覺賢者意中未甚明了終未免以文字言語為工夫聲名利祿為歸趣今以所進事狀觀之亦可驗其不誣矣若諸賢者果以愚言為不謬則願且以定省應接之餘功收拾思慮完養精神暫置其所已學者勿令洶湧鼓發狂瀾却於此處深察前所謂古今之學義利之間粒剖

銖分勿令交互則其輕重取舍之極自當判然於胸中不待矯拂而趨操自分聖學之門庭始可以漸而推尋矣此是學者立心第一義此志先定然後脩己治人之方乃可決擇而脩持耳(答宋深之)

科舉事業初無高論賢者俯就蓋有餘力既知有命之說則日用之間內外本末不須作兩截看必先了此然後及彼也(答宋深之)

示諭以門戶之故不免兩用其心於道全未有得此今日士子之通患但窮達有命非可力求若其有之當不待求而自至如其無之求亦奚益惟道義在我人皆有之而求無不得今乃以彼而易此其於利害之算可謂舛矣願以此而反思之庶乎其有決也(答戴伯著)

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得鬼怪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徑以為新奇最是永嘉浮偽纖巧不美尤甚而後生輩多宗師之此是今日莫大之弊向來知舉輩蓋知惡之而不能識其病之所在顧反抉摘一字一句以為瑕疵使人嗤笑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為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答陳膚仲)

夫古之人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其法備而意深矣今之為法不然其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反復澄汰至於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而已深求其意雖或亦將有賴於其用然彼知但為無用之空言而便足以要吾之爵祿則又何暇復思吾之所以取彼者其意為如何哉二君子

蓋嘗有所受學而得其所貴於己者矣盍亦推明其說以告夫鄉之後進使之因是感發以求古人之所以教者而盡心乎誠盡其心而有得乎此然後知今日教人之法雖不由此而吾之於此自當有不能已者今日取士之意雖或不皆出此而吾之所以副其意者自當無日而不在乎此也是則不惟無愧於今人而亦且無愧乎古不惟無愧於一官而視彼文字聲名之盛者猶將有所不屑況乎不義而富且貴者其又何足道哉建昌軍進士題名記

某雖少服父兄師友之訓不敢自棄而頑鈍疎拙學不加進每懷愧惕恐卒負其初心方將求鍼砭鐫磨於四方師友冀獲開發以免罪戾此來得從郡侯秘書至白鹿書堂嘗獲與集瞻覩盛觀竊自慶幸秘書先生教授先生不察其愚令登講席以吐所聞顧惟庸虛何敢當此辭避再三不得所請取論語中一章陳平日之所感以應嘉命亦幸有以教之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

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汩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

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焉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胷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

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秘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以毋負其志。○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某率寮友諸生與俱至於白鹿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某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不迷於入德之方矣。跋金谿陸主簿白鹿洞書堂講義後

古人之於脈。其察之固非一道。然今世通行。唯寸關尺之法爲最要。且其說具於難經之首篇。則亦非下俚俗說也。故郭公此書備載其語。而并取丁德用密排三指之法以釋之。夫難經則至矣。至於德用之法。則予竊意診者之指有肥瘠。病者之臂有長短。以是相求。或未得爲定論也。蓋嘗細考經之所以分寸尺者。皆自關而前卻以距乎魚際尺澤。是則所謂關者。必有一定之處。亦若魚際尺澤之可以外見而先識也。然今諸書皆無的然之論。唯千金以爲寸口之處。其骨自高。而關尺皆由是而卻取焉。則其言之先後位之進退。若與經文不合。獨俗閒所傳脈訣。五七言韻語者。詞最鄙淺。非叔和本書明甚。乃能直指高骨爲關。而分其前後以爲寸尺陰陽之位。似得難經本指。然世之高醫以其賤也。遂委棄而羞言之。予非精於道者。不能有以正也。姑附見其說於此。以下論醫學○跋郭長陽醫書

予嘗病世之爲論者。皆以爲天下之事。宜於今者不必根於古。諧於俗者不必本於經。及觀夏君之醫。而又有以知其決不然也。蓋夏君之醫。處方用藥。奇怪絕出。有若不近人情者。而其卒多驗。及問其所以然者。則皆據經考古。而未嘗無所自也。予於是竊有感焉。因書遺之。以信其術於當世。又以風吾黨之不師古而自用者云。送夏醫序○以上文集八條

賦

白鹿洞賦

白鹿洞賦者洞主晦翁之所作也翁既復作書院洞中又賦其事以示學者其詞曰

承后皇之嘉惠宅廬阜之南疆閔原田之告病惕農扈之非良粤冬孟之既望夙余駕乎山之塘徑北原以東騖陟李氏之崇岡地名李家山揆厥號之所繇得頹址於榛荒曰昔山人之隱處至今永久而流芳陳舜俞廬山記云唐李渤字濬之與兄涉偕隱白鹿洞後為江州刺史乃即洞創臺榭環以流水雜植花木為一時之勝自昇元之有土始變塾而為庠儼衣冠與弦誦紛濟濟而洋洋廬山記又云南唐昇元中因洞建學館置田以給諸生學者大集乃以國子監九經李善道為洞主掌其教授江南野史亦云當時謂之白鹿國庠在叔季而且然矧休明之景運皇穆穆以當天一軌文而來混念敦篤於化原乃搜剔乎遺遯分黃卷以置郵廣青衿之疑問謹按國朝會要太平興國二年知江州周述乞以九經賜白鹿洞詔從其請仍驛送之六年以洞主明起為蔡州褒信主簿旌儒學榮鄉校也樂菁莪之長育拔俊髦而登進

迨繼照於咸平又增脩而罔倦廬山記又云咸平五年敕重脩又塑宣聖十哲之象旋錫冕以華其歸琛亦肯堂而詒孫郭祥正書院記云咸平中史館孫冕以疾辭於朝願得白鹿洞以歸老詔從之冕未及歸而卒皇祐五年其子比部郎中琛即學之故址為屋榜曰書堂俾子弟居而學焉四方之士來者亦給其食悵茂草於熙寧尚茲今其奚論廬山記熙寧中作已云鞠為茂草矣天既啟余以堂壇友又訂余以冊書尋訪之初得樵者指告其處客楊方子直遂歎興作之某既而劉清之子澄亦裒集故實來寄謂此前脩之逸迹復關我聖之宏模亦既震於余衷乃謀度而咨諏尹悉心以綱紀吏竭蹷而奔趨士釋經而敦事工殫巧而獻圖曾日月之幾何屹厦屋之渠渠事具呂祖謙伯恭所作書院記山葱瓏而遶舍水汩濊而循除諒昔人之樂此羌異世而同符偉章甫之峩峩抱遺經而來集豈顓眺聽之為娛實覬宮牆之可入愧余脩之不敏何子望之能給矧道體之無窮又豈一言而可緝請姑誦其昔聞庶有開於時習曰明誠其兩進抑敬義其偕立允莘摯之所懷謹巷顏之攸執彼青紫之勢榮亦何心乎俛拾亂曰澗水觸石鏘鳴璆兮山木苯䔿枝相樛兮彼藏以脩息且游兮德隆業茂聖澤流兮往者弗及余心憂兮來者

有繼，我將焉求兮。

感春賦

觸世塗之幽險兮，攬余轡其安之。慨埋輪而縶馬兮，指故山以爲期。仰皇鑒之昭明兮，眷余衷其猶未替。抑重巽於既申兮，徇耕野之初志。自余之既還歸兮，畢藏英而發春。潛林廬以靜處兮，闃蓬戶其無人。披塵編以三復兮，悟往哲之明訓。時掩卷以忘言兮，納遐情於方寸。朝吾屣履而歌商兮，夕又賡之以清琴。夫何千載之遥遥兮，乃獨有會於余心。忽嚶鳴其悅豫兮，仰庭柯之葱蒨。悼芳月之既徂兮，思美人而不見。彼美人之脩姱兮，超獨處乎明光。結丹霞以爲綬兮，佩明月而爲璫。悵佳辰之不可再兮，懷德音之不可忘。樂吾之樂兮，誠不可以終極。憂子之憂兮，孰知吾心之不傷。

詞

虞帝廟迎送神樂歌詞

桂林郡虞帝廟迎送神樂歌者，新安朱某之所作也。某既爲太守張侯栻紀其新宮

之績，又作此歌以遺桂人，使聲於廟庭，侑牲璧焉。其詞曰：

皇胡爲兮山之幽，翳長薄兮仰清流。渺冀州兮何有，眷兹土兮淹留。皇之仁兮如在，子我民兮不窮。以愛沛皇澤兮横流，暢威靈兮無外。潔尊兮肥俎，九歌兮招舞。嗟莫報兮皇之祜，皇欲下兮儼相羊，烈風雷兮暮雨。

右迎神三章，二章四句，一章五句。

虞之陽兮灕之滸，皇降集兮巫屢舞。桂酒湛兮瑶觴，皇之歸兮何許。龍駕兮天門，羽旄兮繽紛。俯故宮兮一慨，越宇宙兮無鄰。無鄰兮奈何，七政協兮羣生嘉。信玄功兮不宰，猶彷彿兮山阿。

右送神三章，章四句。

琴操

招隱操

淮南小山作招隱，極道山中窮苦之狀，以風切遁世之士，使無遐心，其旨深矣。其後左太冲、陸士衡相繼有作，雖極清麗，顧乃

自爲隱遁之辭。遂與本題不合。故王康琚作詩以反之。雖正左陸之與。而所述乃老氏之言。又非小山本意也。十月十六夜。許進之挾琴過余書堂。夜久月明。風露淒冷。揮絃度曲。聲甚悲壯。既乃更爲招隱之操。而曰。穀城老人嘗欲爲予依永作辭。而未就也。予感其言。因爲推本小山遺意。戲作一闋。又爲一闋以反之。口授進之。併請穀城老人及諸名勝。相與共賦之。以備山中異時故事云。

南山之幽。桂樹之稠。枝相樛。高拂千崖素秋。下臨深谷之寒流。王孫何處。攀援久淹留。 聞說山中虎豹晝嗥。聞說山中熊羆夜咆。霰薄深林。鹿呦呦。獼猴與君居。山鬼伴君遊。君獨胡爲自聊。歲云暮矣。將焉求。思君不見。我心徒離憂。

右招隱

南山之中。桂樹秋風。雲漠漠。下有寒棲老翁。木食澗飲迷春冬。此間此樂。從游渺何窮。 我愛陽林春葩晝紅。我愛陰崖寒泉夜淙。竹柏含煙悄青葱。徐行發清商。安坐撫枯桐。不問箪瓢屢空。但抱明月甘長終。人間雖樂。此心與誰同。

右反招隱

古詩

遠遊篇

舉坐且停酒。聽我歌遠遊。遠遊何所至。咫尺觀九州。九州何茫茫。環海以爲疆。上有孤鳳翔。下有神駒驤。孰能不憚遠。爲我遊其方。爲子奉尊酒。擊鋏歌慨慷。

送子臨大路。寒日爲無光。悲風來遠壑。執手空徊徨。問子何所之。行矣戒關梁。世路百險艱。出門始憂傷。東征憂暘谷。西遊畏羊腸。南轅犯癘毒。北駕風裂裳。願子馳堅車。躐險摧其剛。峩峩既不支。琅琅誰能當。朝登南極道。暮宿臨太行。睥睨即萬里。超忽陵八荒。無爲蹩躠者。終日守空堂。

友人黃子衡欲之上庠以詩留行

若士有奇操。久厭山林果。奮衣千里道。已與親友辭。子行何悠悠。世路方如茲。歸來亦何日。車馬光陸離。

幽蘭生前林。擢置白玉墀。不以芳意遠。結根終不移。
顏子崇明德。潛躍貴因時。悲風靜夜聽。喬木歲寒姿。
何以迴軒駕。千載相與期。

古意

兔絲附樸樕。佳木生高岡。弱蔓失所依。佳木徒蒼蒼。
兩美不同根。高下永相望。相望無窮期。相思諒徒爲。
同車在夢想。忽覺淚沾衣。不恨歲月遒。但惜芳華姿。
嚴霜萎百草。坐恐及茲時。盛年無再至。已矣不復疑。

送劉旬甫之池陽省覲六十四丈遂如行在所上計

雨雪成歲暮。之子遠徂征。酌酒起相送。慨我別離情。
池陽實大藩。佐車屈時英。子行一請覲。上計趨吳京。
良玉懷貞操。芳蘭含遠馨。臨岐一珍重。即此萬里程。

晨起對雨

晨起倀前障。白煙眇林端。雨意方未已。后土何時乾。
倚竹聽蕭瑟。俯淵閒鷺滿。景物豈不佳。所嗟歲已闌。
守道無物役。安時且盤桓。翳然陶茲理。貧悴非所歎。

過黃塘嶺

屈曲危磴轉。沈陰山氣昏。蟬聲高樹暗。石瀨淺流喧。
已過黃塘嶺。欲覓桃花源。無爲此留滯。驅馬踰山樊。

宿白芒畬

早發招賢里。夜宿白芒畬。川暝前山雨。風驚澗樹花。
途陸綿異縣。曛黑泊田家。逢人聊問路。猶恨去程賒。

對雨

虛堂一遊矚。驟雨滿空至。的皪散方塘。冥濛結雲氣。
勢逐風威亂。望窮山景翳。煙霧集林端。蒼茫欲無際。
凉氣襲輕裾。炎氛起秋思。對此且淒淒。還增沖澹意。

齋居聞磬

幽林滴露稀。華月流空爽。獨士守寒棲。高齋絕羣想。
此時鄰磬發。聲合前山響。起對玉書文。誰知道機長。

即事偶賦

白煙竟日起。雨晦蒼山深。老菊不復妍。丹楓滿高林。
抱病寢齋房。窗戶結愁陰。起望一舒情。遐眺豁煩襟。
人生亦已勞。世路方崎嶔。且詠招隱作。無爲名跡侵。

同安官舍夜作二首

官署夜方寂。幽林生月初。閒居秋意遠。花香寒露濡。

故園與時節。欲歸懷簡書。聊從西軒臥。塵忌一蕭疎、牕戸納涼氣。吏休散朱墨。無事一翛然。形神罷拘役。暫惆豈非閑。無論心與跡。

述懐

夙尚本林壑。灌園無寸資。始懷經濟策。復愧軒裳姿。效官刀筆間。朱墨手所持。謂言殫蹇劣。豈敢論居卑。任小才亦短。抱念一無施。幸蒙大夫賢。加惠寛箠笞。撫己實已優。於道豈所期。終當反初服。高揖與世辭。

臨流石

假寐西澗濱。槁然似枯木。下有幽泉鳴。上有蒼苔緑。來往定何人。山空此遺躅。

懸崖水

秋天林薄疎。翠壁呈清曉。迢遞瀉寒泉。下有深潭悄。時飄桂葉來。尋源路殊杳。

穿林徑

屈曲上雲端。似向崖陰斷。行聞山鳥鳴。下與泉聲亂。去去不知疲。幽林自成玩。

十月朔旦懐先隴作

十月氣候變。獨懷霜露悽。侑廬寄楸檟。饋奠失茲時。竹柏翳陰岡。華林敞神扉。汎掃託羣隸。瞻護煩名緇。封塋諒久安。千里一歔欷。持身慕前烈。銜訓倘在斯。

冬至陰雨

愆陽值歲晏。忽復脩陰結。一雨散霏微。千林共騷屑。端居遺簿領。遠意懐幽潔。嚴廓守微痾。殊方感新節。豈伊田廬念。丘壠心摧折。遥登東嶺岡。瞻眄何由歇。

安溪道中泉石奇甚絶類建劍間山水佳處也

驅車陟連岡。振轡出林莽。霧露曉方除。日照川如掌。行行遵曲岸。水石窮幽賞。地偏寒條多。澗激淙流響。祗役未忘倦。心神暫蕭爽。感茲懷故山。何日税征鞅。

敬思堂作示諸同志

吏局了無事。横舍終日閑。庭樹秋風至。涼氣滿窗間。高閣富文史。諸生時往還。縱談忽忘倦。時觀非云慳。詠歸同與點。坐忘庶希顔。塵累日以銷。何必棲空山。

再得古木

青山一何深。上下盡雲木。中有千歲姿。偃蹇臥寒谷。

明堂不徵材。大匠肯回目。樵斧莫殘尋。從渠媚幽獨。

示諸同志

夏木已云暗。時禽變新聲。林園草被徑。端居有餘清。
端居亦何爲。日夕掩柴荆。靜有絃誦樂。而無塵慮并。
良朋肯顧予。尚有夙心傾。深慚未聞道。折衷非所寧。
眷焉撫流光。中夜歎以驚。高山徒仰止。遠道何由征。

示四弟

十日一洗沐。諸生各歸休。虛齋息羣響。兀坐心悠悠。
雨久苔徑荒。林深鳥啼幽。階前樹萱草。與子俱忘憂。

六月十五日詣水公菴雨作

雲起欲爲雨。中川分晦明。纔驚橫嶺斷。已覺疎林鳴。
空際旱塵滅。虛堂涼思生。頹簷滴瀝餘。忽作流泉傾。
况此高人居。地偏園景清。芳馨雜悄蒨。俯仰同鮮榮。
我來偶茲適。中懷滯無營。歸路緣泱漭。因之想巖耕。

秋蘭已悴以其根歸學古

秋至百草晦。寂寞寒露滋。蘭皐一以悴。蕪穢不能治。
端居念離索。無以遣所思。願言託孤根。歲晏以爲期。

秋夕二首

西齋坐竟日。曠然誰與儔。感茲風露夕。始知天宇秋。
庭樹且扶疎。時物詎淹留。心空累云遠。歲月眞悠悠。
公門了無事。吏散終日閑。涼葉何蕭蕭。悲吟庭樹間。
琴書寫塵慮。菽水怡親顏。憶在中林日。秋來長掩關。

與諸人用東坡韻共賦梅花適得元履書有
懷其人因復賦此以寄意焉

羅浮山下黃茅村。蘇仙仙去餘詩魂。梅花自入三疊
曲。至今不受蠻烟昏。佳名一旦異凡木。絕豔千古高
名園。却憐冰質不自暖。雖有步障難爲溫。羞同桃李

媚春色。敢與葵藿爭朝暾。歸來只有脩竹伴。寂歷自
掩疎籬門。亦知眞意還有在。未覺浩氣終難言。一杯
勸汝吾不淺。要汝共保山林尊。

頃以多言害道絕不作詩兩日讀大學誠意
章有感至日之朝起書此以自箴蓋不得已
而有言云

神心洞玄鑒。好惡審薰蕕。云何反自誑。閔默還包羞。
今辰仲冬節。寤歎得隱憂。心知一寸光。昱彼重泉幽。
朋來自茲始。羣陰邈難留。行迷亦已遠。及此旋吾輈。

壽母生朝

秋風蕭爽天氣凉。此日何日升斯堂。堂中老人壽而康。紅顏綠鬢雙瞳方。家貧兒癡但深藏。五年不出門庭荒。竈突十日九不煬。豈辦甘脆陳壺觴。低頭包羞汗如漿。老人此心久已忘。一笑謂汝庸何傷。人間榮耀豈可常。惟有道義思無疆。勉勵汝節彌堅剛。某前再拜謝阿娘。自古作善天降祥。但願年年似今日。老萊母子俱徜徉。

次張彥輔韻

風霜歲云徂。塵事眯雙目。故人書鼎來。照眼一速玉。把玩不知疲。日宴坐空腹。卷藏什襲秘。寒光夜穿櫝。嗟予龍鍾姿。十駕不能速。丘壑聊自娛。簞瓢亦云足。君侯湖海士。逸氣謝追逐。胡為不予鄙。乃肯顧林谷。高軒緩前期。清夢遶雙竹。起將杜陵句。寫寄玉川屋。我窮詩未工。敢覓貂難續。感君慇懃意。吟苦腰更燭。羣公饒藻思。裂牋動盈束。歷險正摧輈。爭先俄擊轂。低回欲引避。悵望爲歸宿。出吻竟無奇。強顏終自恧。北風催歲年。兩鬢失新綠。樊生念學稼。曾子悲食粟。死灰寧復然。寡過良所欲。耿耿自知明。何勞詹尹卜。

次張彥輔賞梅韻

朔風萬里開雲屏。清霜夜墜朝猶晴。南枝浩蕩正春色。凍蘂的皪含空明。花邊偶對青銅鏡。槁項不堪冰雪映。擁爐獨坐只悲吟。振策出遊舒遠興。暗香何處時一飄。行行復值最長條。仰頭欲折渺誰贈。滿意相思邪得遨。極知異縣淹行李。心賞未甘輕付畀。石雄賦罷不相聞。秀野書來因舉似。兩翁句法爭新奇。畫出疎影沈寒漪。幽探自出塵境外。勝槩未許兒曹知。

秪今醉蘂攀條處。他日重來記前度。風亭月觀悄無言。玉笛冰澌索同賦。嗟予衰懶倦將迎。過眼紛紛無復情。何喜疎英窺水白。更憐落片點苔青。興來亂插飛蓬首。擬向君家醉君酒。酒酣耳熱莫狂歌。布鼓雷門須縮手。

秀野以喜無多屋宇幸不礙雲山為韻賦詩某伏讀佳作幸留攀和韻輒思慳無復律呂笑覽之餘賜以斤斧幸甚

高人山水心。結習自無始。五畝江上園。清陰遍桃李。

一堂聊自娛，三徑亦可喜。試問避俗翁，何如尊賢里。溫公獨樂園在尊賢里
門前車馬客，無非朝大夫。問公獨何事，中歲遽此圖。
長安二三公，髮白形枯臞。隱憂念名節，亦有此樂無。隱憂念名節，張大參號中語。
君侯嗜圖史，插架何其多。徙居三十乘，流汗幾橐駝。
千載誰晤語，端居自絃歌。至哉天下樂，歲月如子何。
西山一何高，雲氣出寒巃。中有無事人，鳴泉遶茅屋。
宴坐今幾何，無以娛幽獨。興至偶成篇，呼兒為余讀。
我居深山中，茅舍破不補。上見風攪林，下有雲承宇。
聞公落新宮，戶牖不可數。懶惰心力衰，念公亦良苦。
夜吟招隱詩，月落寒泉井。自非千載人，誰與共清景。
散髮心朗寥，凝神味淵永。功名恐相期，富貴非所幸。
仙人空山居，道意妙群物。度世君則然，脩身吾豈不。
飛行仰雲路，趺坐探理窟。獨夜扣星壇，清齋具簪笏。
青山背夕陽，茲景公所愛。虛堂日落時，還坐一解帶。
嵐分疑有處，鳥度知無礙。須臾暮色來，默默無與會。
端居屏塵慮，萬事付一尊。客來語世故，舉白當浮君。

超搖謝衆甫，嘯咏從諸孫。何以自怡悅，窗中見秋雲。
清溪何迢迢，上有千仞山。山中學仙侶，白石為門關。
丹經苦吟哦，至道窮躋攀。豈知人間世，風塵縈九寰。

次季通韻贈范康侯

朝霜凋獨梅，夕露忽團菊。百年風雨過，宜笑不宜哭。
巴川失自防，心兵幾回觸。年來身老大，甘此跧下辱。
永謝五鼎烹，聊寄一瓢足。雖慙龍蟠泥，肯羨鶯出谷。
適意超混茫，放情遺結束。俯仰天壤間，靜勝惟我獨。
蒼蒼有心柏，落落無瑕玉。年紀尚無聞，頭顱豈須卜。

齋居感興二十首

余讀陳子昂感遇詩，愛其詞旨幽邃，音節豪宕，非當世詞人所及。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雖近乏世用，而實物外難得自然之奇寶。欲效其體，作十數篇，顧以思致平凡，筆力萎弱，竟不能就。然亦恨其不精於理，而自託於僊佛之間以為高也。齋居無事，偶書所見，得二十篇，雖不能探索微眇，追跡前言，然皆切於日用之實，故言亦近而

易知。既以自警。且以貽諸同志云。
昆侖大無外。旁薄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皇犧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珍重無極翁。為我重指掌。
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紘中。前瞻既無始。後際那有終。至理諒斯存。萬世與今同。誰言混沌死。幻語驚盲聾。
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凝冰亦焦火。淵淪復天飛。至人秉元化。動靜體無違。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暉。神光燭九垓。玄思徹萬微。塵編今寥落。歎息將安歸。

靜觀靈臺妙。萬化此從出。云胡自蕪穢。反受衆形役。厚味紛朵頤。妍姿坐傾國。崩奔不自悟。馳騖靡終畢。君看穆天子。萬里窮轍迹。不有祈招詩。徐方御宸極。
淫舟膠楚澤。周綱已陵夷。況復王風降。故宮黍離離。玄聖作春秋。哀傷實在茲。祥麟一以踣。反袂空漣洏。漂淪又百年。僭侯荷爵珪。王章久已喪。何復嗟歎為。馬公述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信忠厚。無乃迷先幾。
東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綱。西園植姦穢。五族沈忠良。青青千里草。乘時起陸梁。當塗轉凶悖。炎精遂無光。桓桓左將軍。仗鉞西南疆。伏龍一奮躍。威鳳亦飛翔。祀漢配彼天。出師驚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晉史自帝魏。後賢盍更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
晉陽啓唐祚。王明紹巢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麀聚瀆天倫。牝晨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遂崇崇。淫毒穢宸極。虐焰燔蒼穹。向非狄張徒。誰辦取日功。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此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羣蒙。
朱光徧炎宇。微陰眇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窮泉。

文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綿綿。掩身事齋戒。及此防未然。閉關息商旅。絕彼柔道牽。
微月墮西嶺。爛然衆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昂。感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太一有常居。仰瞻獨煌煌。中天照四國。三辰環侍旁。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邊方。
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已。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歟歎日躋。穆穆歌敬止。戒獒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刪述存聖軌。
吾聞包犧氏。爰初闢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協地文。

仰觀玄渾周，一息萬里奔。俯察方儀靜，隤然千古存。
悟彼立象意，契此入德門。勤行當不息，敬守思彌敦。
大易圖象隱，詩書簡編訛。禮樂剗交喪，春秋魚魯多。
瑤琴空寶匣，絃絕將如何。興言理餘韻，龍門有遺歌。程子晚居龍門之南。
顏生躬四勿，曾子日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尚絅。
偉哉鄒孟氏，雄辯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爲爾挈裘領。
丹青著明法，今古垂煥炳。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
元亨播羣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
世人逞私見，鑿智道彌昏。豈若林居子，幽探萬化原。
飄颻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啟元命秘，竊當生死關。
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
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
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羣愚。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虛。
顧眄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
號空不踐實，躓彼榛棘塗。誰哉繼三聖，爲我焚其書。
聖人司教化，黌序育羣材。因心有明訓，善端得深培。
天敘既昭陳，人文亦褎開。云何百代下，學絕教養乖。

羣居競葩藻，爭先冠倫魁。淳風反淪喪，擾擾胡爲哉。
童蒙貴養正，孫弟乃其方。雞鳴咸盥櫛，問訊謹暄凉。
奉水勤播灑，擁篲周室堂。進趨極虔恭，退息常端莊。
劬書劇嗜炙，見惡逾探湯。庸言戒粗誕，時行必安詳。
聖途雖云遠，發軔且勿忙。十五志於學，及時起高翔。
哀哉牛山木，斤斧日相尋。豈無萌蘖在，牛羊復來侵。
恭惟皇上帝，降此仁義心。物欲互攻奪，孤根孰能任。
反躬艮其背，肅容正冠襟。保養方自此，何年秀穹林。
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溫。
彼哉夸毗子，呫囁徒啾喧。但逞言辭好，豈知神鑒昏。
曰余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

卜居

卜居屏山下，俯仰三十秋。終然村墟近，未愜心期幽。
近聞西山西，深谷開平疇。茆茨十數家，清川可行舟。
風俗頗淳朴，曠土非難求。誓捐三徑資，往遂一壑謀。
伐木南山巔，結廬北山頭。耕田東溪岸，濯足西溪流。
朋來即共懽，客去成孤遊。靜有山水樂，而無身世憂。
著書俟來哲，補過希前脩。玆焉畢暮景，何必營菟裘。

奉陪機仲宗正昺仁太史期會武夷而文叔
茂實二友適自邵武來集相與泛舟九曲周
覽巖壑之勝而還機仲昺仁唱酬迭作謂僕
亦不可以無言也衰病懶廢那復有此勉出
數語以塞嘉貺不足為外人道也

此山名自西京傳。丹臺紫府天中天。似聞雲鶴時降集。應笑磨蟻空回旋。我來適此秋景晏。青楓葉赤搖寒烟。九還七返不易得。千巖萬壑渠能專。同遊幸有二三子。天畀此段非徒然。梁耶李子山澤臞。傅伯受

盎瀛洲仙。相逢相得要彌附。却恨馬腹勞長鞭。黃華未和白雪句。畫舸且共清泠川。回船罷酒三太息。百歲誰復來通泉。景仁數日屢誦此句。盈虛有數豈終極。為君出此窮愁篇。

讀機仲景仁別後詩語因及詩傳綱目復用
前韻

道有默識無言傳。向來誤矣空談天。只今斷簡窺蠹蝕。似向追蠡看蟲旋。始知古人有妙處。未遽柰谷隨飛烟。終然世累苦妨奪。下帷發憤那容專。一心正爾

思鵠至。兩手欲救頭然。晝空且復罷咄咄。屢舞豈暇陪伷仙。兩年罷詩止酒故云。功名況乃身外事。我馬硉兀甘回鞭。解頤果值得木井。傳謂詩鑒古亦會朝宗川。謂綱目。兩公知我不罪我。便可築室分林泉。十年燈下一夜語。開日共賦春容篇。

自上封登祝融峯絕頂次敬夫韻

衡嶽千仞起。祝融一峯高。羣山畏突兀。犇走如曹逃。我來雪月中。歷覽快所遭。捫天滑青壁。俯壑崩銀濤。所恨無十犗。一掣了六鼇。遄歸青蓮宮。坐對白玉豪。

重閣一徙倚。霜風利如刀。平生山水心。真作貨食饕。明朝更清澈。再往豈憚勞。中宵撫世故。劇如千蝟毛。嬉遊亦何益。歲月今滔滔。起望東北雲。茫然首空搔。

遊密菴分韻賦詩得還字

我行得佳友。勝日尋名山。春山既妍秀。清溪亦潺湲。行行造禪扉。小憩腰腳頑。竊探意未已。理策重躋攀。入谷翳蒙密。俯澗隨泓潺。誰將百尺綃。掛此長林間。雄聲殷地厚。洪源瀉天慳。偉哉奇特觀。償此一日閒。所恨境過清。悄愴暮當還。顧步三歎息。人生何苦艱。

彥集主父擇之同飲白雲精舍以醉酒飽德
爲韻某分得飽字醉中走筆奉呈
奔趨名利場、禍福急相絞。夜窗一反側、肝膈垢紛爪。
豈知親朋集、晚食聊一飽。心期共悠悠、文字各稍稍。
華燭既屢更、詩腸亦頻攪。寒更儘渠深、孤諷寧至卯。
奉和公濟兄留周賓之句 丙申九日
端居感時序、駕言難適從。聊攜二三子、杖屨此日同。
悠哉素心人、宴坐空巖中。奠成三秋別、夢想情何窮。
行行陟崇岡、引脰希高風。忽然兩相值、俯仰迷西東。

觴堂偶休閑、鷄黍聊從容。不辭屐腳勞、共上西南峯。
佩萸笑長房、把菊追陶公。遐觀衆山迥、一酌千慮融。
興罷復來歸、杳靄秋堂空。殘樽乾餘瀝、倚闌聞疏鐘。
主人意未闌、驪駒勿怱怱。
游百丈山以徙倚弄雲泉分韻賦詩得雲字
執熱倦煩跼、駕言起宵分。躋川踏曉月、度嶺披朝雲。
攀緣白石梯、拂拭蒼蘚紋。噴薄驚快睍、琮琤喜先聞。
奇哉此精廬、邈然隔塵氛。諸公肯同來、定非俗子群。
永日坐清樾、短章策奇勳。慨然念疇昔、聯裾已荒墳。

中路忘磬折、寸心殷絲棼。惟應泉石願、三生有餘薰。
茲遊獲重尋、十載心氤氳。他年訪舊躅、山靈莫移文。
游廬峯分韻得盡字
廬山一何高、上上不可盡。我行獨忘疲、泉石有招引。
須臾出蒙密、矯首眺無畛。已謂極崢嶸、仰視猶隱嶙。
新齋小休憩、餘力更勉黽。東峰切霄漢、首夏正淒緊。
杖策同攀躋、極目散幽窘。萬里俯連環、千重瞰孤隼。
因知平生懷、未與塵慮泯。歸塗采薇蕨、晚餉雜蔬筍。
笑謂同來人、此願天所允。獨往會淹留、寒棲甘菌蠢。

山阿子蔡子無變勒回軫。
同丘子服游廬峯以嶺上多白雲分韻賦詩
得白字
登巖出翳靡、入谷媚泉石。悠然愜幽趣、不覺幾朝夕。
高尋倦家頃、舊賞歎陳迹。仰懸仙人杖、俯愧謝公屐。
昨日吾弟來、勇往意無斁。今晨蓐食罷、千仞一咫尺。
心期未究竟、眼界已開闢。浮野衆巃青、縈雲兩川白。
須臾互吞吐、變化已今昔。曠若塵慮空、悲哉人境窄。
平生有孤念、萬里思矯翮。感此復冲然、胡爲尚形役。

將游雲谷約同行者

躋險擇幽棲、寨蘿結茅屋。疏泉下石瀨、種樹滿烟谷。
時登北原上。一眄千里目、雲物下逶迤。岡巒遠重複、
暫辭忽曠歲、再往恨牽俗。因悲昨游侶、或已在鬼錄。
前年元履同遊瞻風悟新陽、一雨欣衆綠。明發君莫遲、幽期
我當卜。

九月六日早發潭溪夜登雲谷翌旦賦此

懷山不能寐、中宵命行軒。亭午息提景、薄暮登危巘。
峻極踰百磴、縈紆欲千盤。行行遂曛黑、月落天風寒。

羽人候中塗、良朋集林端。問我何所迫、而冒茲險艱。
疲勞既云極。飢渴不能言。投裝卧中丘。幸此一室寬。
怒號竟永夕、客枕無時安。旦起闢幽戶、竹樹青檀欒。
驚喜非昔觀、披尋得新觀。淹留十日期、俯仰有餘歡。
寄語後來子。勿辭行路難。

雲谷次吳公濟韻

昔嘗此幽棲、邈與世相絕。誓將百年身、來守固窮節。
心期苦未遂、歲月一何闊。終然匹夫志。肯遽甘沒沒。
茲晨復登歷、目盡雲一抹。激烈永嘯餘、朗參高韻發。

夫君內德備。不學王駒兀。觀心見參倚、出世自英傑、
竭來肯顧我、同去弄雲月。微言得深扣、大句亦孤拔。
多謝嚮疎慵。未敢歎聆忽。更聞豪釐閒。是同端是別。

分韻得瞑意二字賦醉石簡寂各一篇呈同
遊諸兄

驅車何所適、往至秋雲邊。企彼淵中石、與觴酹飛泉。
懷哉千載人、矯首辭世喧。淒涼義熙後、日醉向此眠。
仰視但青冥、俯聽驚潺湲。起坐三太息、涕泗如奔川。
神馳北闕陰、思屬東海壖。丹衷竟莫展、素節空復全。

低佪萬古情、惻愴顏公篇。為君結茅屋、歲暮當來還。
醉石

天秋山氣深。日落林景翠。亦知後騎迫。且復一流憩。
環瞻峰列屏。迥矚泉下瀨。永懷仙陸子、久挹浮丘袂。
於今知幾載、故宇曰荒廢。空餘醮壇石。香火誰復繼。
更憐韋刺史、五字有真意。虎竹付歸人、悲風起橫吹。
沈吟向絕迹。浩蕩發幽寄。來者知為誰。念我儻三喟。
簡寂

遊白鹿洞某得謝字賦呈元範伯起之才三

見幷示諸同遊者

歲月有窮周，窮臘忽受謝。眷眷山水心。幸此朱墨暇。招呼得良友、邂逅成夙駕、深尋故巖迹，喜見新結架。永懷拾遺公，藏器此待價，橫流詩書澤，下及楊李翰、炎神撫興運，制作流大化，石室萬卷藏。綸言九天下。規模未云遠，荒茀良可詫。自非賢邑宰、誰復此精舍。會當求勑賜，畢願老耕稼，更與盡心期，臨流抗風榭。

伏蒙秘閣張丈寵顧下邑幷以長篇為貺降歎之餘牽勉繼韻仰求斤削僭率皇恐

向來滅迹東山東，閉門不問鳥雌雄。門前有路向塵土、兩足未舉心先慵、當時亦有車馬客，此意欲說嗟誰同。窮居聊復追仲蔚，稱論何必須劉龔，平生故人子張子，相思安得長相從。每勞書疏問生死，坐想星宿羅心胸，幾年持節漢水上，木牛流馬旌旗紅，君王輟饋思頗牧，外庸且說來朝宗，因能過我紫霄下、後乘載得珠簾櫳。蒼顏白髮應笑我，甚不佗臥陶窗風。開樽鵝池水清激，下馬醮石烟空濛。須臾路轉山更好。摩天巨刃排雙峯。少看銀河忽倒掛、直欲跳下清泠中、南臨匯澤共指點。縹緲貝闕浮珠宮，公言平日愛登覽，到此一洗塵山空。坐閒為我出奇句，不用遠寄南飛鴻。上言雲泉足奇賞，下歎契闊歡相逢。紛吾失腳墮世網，乃有此會真天窮。流光過眼驚昨夢，舊約回首羞塵容。明朝却上烟艇去，滅沒萬頃追鳧翁。

奉同尤延之提舉廬山雜詠十四篇

白鹿洞書院 在郡城東北十五里。事見記文

昔人讀書地，町疃白鹿場。世道有升降，茲焉更表章。矧今中興年，治具一以張，絃歌獨不嗣，山水無輝光

荒榛適翦除，璧荻已汪洋。亦有星華使，肯來登此堂。問俗良懇惻，懷賢增慨慷，雅歌有餘韻，絕學何能忘。

折桂院黃雲觀 在書院東北五里。院後作亭，取李白黃雲萬里動風色之句名之。

城中東北望。五老何蒼蒼。下有前朝寺。一原頗深藏。門前林澗幽，屋後雲木荒。閒窗亦明潔，着此瑞錦張。僧房有瑞香花。更能理枯節。步上林北岡。仰覦天宇闊，俯瞰江流長。郎黃雲觀。受書彼何人，姓字不足詳。竹帛有遺臭，桂樹徒芬芳。李逢吉嘗讀書此院。去而登第。以故得名。

楞伽院李氏山房（在折桂西十里，李公擇讀書處，有東坡記文，詩刻估樹壘跋。）

躡石循急磵，穿林度重岡。倪入幽谷邃，仰見奇峯蒼。李公英妙年，讀書此雲房。一去上臺閣，致身何慨慷。蘇公記藏書，文字有耿光。餘事亦騷雅，戲墨仍風霜。兩公不歸來，歲月忽已荒。何用建遺烈，寒泉薦孤芳。

棲賢院三峽橋（在楞伽西五里。）

兩岸蒼壁對，直下成斗絕。一水從中來，湧潏知幾折。石梁據其會，迎望遠明滅。倏至走長蛟，捷來翻素雪。

聲雄萬霹靂，勢倒千嵽嵲。足掉不自持，魂驚詎堪說。老仙有妙句，千古擅奇崛。尚想化鶴來，乘流弄明月。

西澗清淨退菴（在棲賢西一里，劉凝之舊隱。作亭，取黃太史詩語名之。）

凌兢度三峽，窈窕復一原。絕壁擁蒼翠，奔流逝潺湲。聞昔避世人，寄此茅三間。壯節未云遠，高風杳難攀。深尋得遺墟，縛屋臨清灣。坐聽寒木杪，飛泉鬬雲關。茲遊非昔遊，累解身復閒。保此清淨退，當歌不能諼。

解印後，與友生遊集，徘徊久之。

臥龍菴武侯祠（在西澗西三里。）

空山龍臥處，蒼峭神所鑿。下有寒潭幽，上有明河落。我來愛佳名，小築寄幽壑。永念千載人，丹心豈今昨。英姿儼綸巾，事業若九原作。寒藻薦芳馨，飛泉奉明酌。公來識此意，顧步慘不樂。抱膝一長吟，神交付冥漠。

萬杉寺（在臥龍西十里。）

休沐聊命駕，爲言何所之。行尋慶雲寺，想像昭陵時。門前杉徑深，屋後杉色奇。空山歲年晚，鬱鬱凌寒姿。當年雨露恩，千載有餘滋。匠石不敢睨，孤標儼相持。（寺前後杉萬本，皆天聖中植，有旨禁翦伐者。）更啟石室藏，仰瞻天象垂。願

以清淨化，永爲太平基。（寺藏仁祖御飛白書，有清淨字。）

開先漱玉亭（在萬杉西二里。亭舊在橋上，今廢。）

奇哉康山陽，雙劍屹對起。上有橫飛雲，下有瀑布水。崩騰復璀璨，佳麗更雄偉。勢從三梁外，影落明湖裏。平生兩仙句，詠歎深仰止。三年落星灣，悵望眼空眯。今朝隨杖屨，得此弄清泚。更誦玉虹篇，塵襟諒昭洗。

簡寂觀（在開先西五里，陸脩靜所居。）

高士昔遺世，築室蒼崖陰。朝真石壇峻，煉藥古井深。結交五柳翁，屢賞無絃琴。相攜白蓮渚，一笑傾夙心。

晩歲更市朝，故山鎖雲岑。柴車竟不返，猿鶴空遺音。（脩靜晩爲宋明帝召，至建康卒於崇虛館。）我來千載餘，往事不可尋。四顧但絕壁，苦竹寒蕭槮。（相傳竹是脩靜手植，其萌即所謂甜苦筍。）

歸宗寺（在簡寂西十里。）

金輪紫霄上，寶界鸞溪邊。往昔王內史，顧香有餘烟。（相傳寺是王右軍故宅。）千年今一歸，景物還依然。澗水既湯湍，山花亦清妍。不辭原隰勞，樂此賓從賢。訪古共紆鬱，勞農獨勤拳。憐我乖府踐，裂蔑寄其詮。逃禪公勿遊，且畢區中緣。（是日某以事不得陪杖屨。）

陶公醉石歸去來館（在歸宗西五里。）

予生千載後，尚友千載前。每尋高士傳，獨歎淵明賢。及此逢醉石，謂言公所眠。况復巖壑古，縹緲藏風烟。仰看喬木陰，俯聽橫飛泉。景物自清絕，優游可忘年。結廬倚蒼峭，舉觴酹潺湲。臨風一長歎，亂以歸來篇。

溫湯（在醉石南二里。）

連山西南來，中斷還崛起。千霄幾千仞，據地三百里。飛峯上靈秀，泉竅下清美。迸此勢力窮，猶能出奇偉。誰燃丹黃焰，爨此玉池水。客來爭解帶，萬劫付一洗。

當年謝康樂，絃絕今已矣。水碧復流溫，相思五湖裏。（康樂湖中詩云：水碧輟流溫。竟未見此水也耶。）

康王谷水簾（谷口景德觀在溫湯西十五里。入谷又十五里至簾下。）

循山西北騖，崎嶇幾經丘。前行荒蹊斷，豁見清溪流。一涉臺殿古，再涉川原幽。縈紆復屢渡，乃得寒巖陬。飛泉天上來，一落散不收。披崖日璀璨，噴壑風颼飀。追薪爨絕品，瀹茗澆窮愁。敬酹古陸子，何年復來遊。（陸鴻漸茶經第此水爲天下第一。）

落星寺（在郡城南湖中。）

浩浩長江水，東逝無停波。及此一回薄，湖平烟浪多。孤嶼屹中川，層臺起周阿。晨望愛明滅，夕游驚蕩磨。極目青冥茫，回瞻碧嵯峨。不復車馬迹，唯聞榜人歌。我願辭世紛，茲焉老漁蓑。會有滄浪子，鳴絃夜相過。

山北紀行十二章章八句

祇役廬山陽，矯首廬山陰。雲峯不可覿，碧澗何由尋。昨朝解印章，結友同窺臨。盡彼巖壑勝，滿茲仁知心。（予以閏月二十七日罷郡。是夕出城宿羅漢。二十八日宿白鹿。二十九日登黃雲觀。度三峽。窺玉淵。憩三澗。飲西原。宿臥龍。四月一日過開先。宿歸宗。二日浴湯泉。宿康王谷。觀水簾。宿景德觀。三日與清江劉清）

之子澄。承嘉張揚卿清叟、潯陽王阮南卿、周頤龜父、長樂林用中擇之、洛陽趙希漢南紀、會稽陳祖永慶長、武當祁眞卿師忠、廬陵吳兼善仲達、廬陵許子春景陽、新安胡莘尹仲、建安王朝春卿、長樂余隅占之、陳士直彥忠、黃榦季直、臨淮張彥先致遠、會稽僧志南明老俱行。

竊臨事若何，請從圓通說。逶迤山門路，悄蒨脩篁列。溪仍侯家名，屋是孱王設。何救黍離歌，喟焉傷覆轍。圓通寺地名侯溪，本侯氏所居，李後主取以爲寺。無他奇，但門徑竹木深茂可觀耳。

行逢石門雨，解驂寒澗東。朝躋錦繡谷，俯仰春冥濛。懸泉忽淙琤，雜樹紛青紅。憩小亭古，幽探思無窮。石門澗正在天池山下，有小菴三四，是夕宿所謂廣福菴者。來日登山道錦繡谷，再過小橋，橋皆有亭，下又有亭基一小亭。

竦身長林端，策足

層崖表。仰瞻空界闊，俯歎塵寰小。天池西嶺巔，佛手東窮窕。杖屨往復來，憑軒瞰歸鳥。盡錦繡谷登山稍高，無復林木，坡陀而上至天池院，在小峯絕頂，乃有石池，泉水不竭。東過佛手巖，石穴嵌空中有井泉，僧緣崖結架以居，下臨錦繡谷，又有石榻，名遠公講經臺。

斯須暮雲合，白日無餘暉。金波從地湧，寶燄穿林飛。僧言自雄誇，俗駭無因依。安知本地靈，發見隨天機。天池院西數步有小佛閣，下臨絕壑，是遊人請燈處。僧云燈非禱不見，是日不禱而光景明滅，頃刻異狀。諸生或疑其妄，予謂僧言則妄，而此光不可誣，豈地氣之盛而然耶。

深尋兩林間，清波貫華屋。蓮社有遺蹤，草堂非舊築。脩廊餘故刻，好醜雜珉玉。亦復記經行，深慚後人讀。

五日下山至東西林。兩寺相去不百步，一溪清駛，橫貫其間，皆自方丈前廊廡下過，他處所無有也。白蓮池在東林法堂前，白公草堂基在寺東，久廢，近歲復創數椽，制殊狹陋，然亦非其正處矣。是日題名屬寺僧刻於戓通莊田記石。

行軒復東騖，祠城當晚遊。胡然冠蓋集，不盡心期幽。夜脈百谷喧，旦失千峰稠。出門有遺恨，回首空綢繆。曉至太平興國宮，唐九天使者祠也。江州教授翁名夔載酒肴與鄉人游應和、歐景文及其諸生二十餘人皆至。

山水誠乃奇，云誰究終始。曇遠亦何人，神君豈其鬼。東西妄采獲，誕說共恢詭。百世踵謬訛，彝倫日頹圮。東林慧遠雜取孔老之言以附佛學，嘗著沙門不敬王者論。唐明皇自言親見使者降於殿庭，因立此宮，而羣臣造爲妖妄以迎合者甚衆。本朝仍賜宮額神號，置提舉官云。

以茲遊覽富，翻令懷抱傷。誰哉可告語，舉俗昏且狂。乾坤有真心，日月垂休光。茫茫宇宙內，此柄孰主張。

北度石塘橋，西訪濂溪宅。喬木無遺株，虛堂惟四壁。竦瞻德容睟，跪薦寒流碧。幸矣有斯人，渾淪再開闢。

平生勞仰止，今日登此堂。願以圖象意，質之巾几傍。先生寂無言，賤子涕泗滂。神聽儻不遺，惠我思無疆。六日拜濂溪先生書堂遺像。子澄請爲諸生說太極圖義。先生之曾孫正卿彥卿、玄孫清爲設食於光風霽月之亭。

明晨江磯寺，尊酒聊對設。孰是十日遊，遽成千里別。英僚樹嘉政，素友厲孤節。努力莫相忘，清宵共

明月、（七日薛洪持志、王仲傑之才、攜酒自南康來飲罷。與張陳趙南還、軍子澄許豪歸廬陵、劉卿寵父還家。擇之之湖南、予與子今陳黃東度湖口而歸。）

臘月九日曉發懷安公叟教授壽翁知丞載酒爲別而元禮景蕭子木擇之延老考叔舜民諸賢相與同舟乘便風頃刻數十里江空月明飲酒樂甚因以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分韻某得星字醉中別去乃得數語略紀一時之勝云

掛帆望烟渚、整棹別津亭、風水已云便、我行安得停、離樽枉群賢。濁醪愧先傾、（二公厨船未至、先飲舟中餘酒。）談笑不知遠、但覺江流清。（江水上流接建劍溪、湖所不及不益清駛。）獵獵什燕洲、茫茫白沙汀。（什燕白沙兩地名、相去十許里。）斯須復回首。秖有遙山青。（頃刻而過。）野色一以暝。川光晶孤明。中流漾華月、極浦涵疏星。酒酣客散歸。茫然獨宵征。起視天宇闊、此身一浮萍。難追五湖遊、未願二閭醒。且詠招隱作。孤舟轉竛竮。

行視武夷精舍作

神山九折溪、沿泝此中半。水深波浪闊。浮綠春渙渙。

武夷溪凡九曲、多急流亂石。此第五曲。水特深闊平緩綠淨可愛。上有蒼石屏。百仞聳雄觀。嶄巖露垠堮。突兀倚霄漢。（此峯東上削下、拔地崢立、如方屋帽。按舊圖名大隱屏。）淺麓下縈迴。深林久叢灌。胡然閟千載。逮此開一旦。（峯下小山重複、中有平地數十丈、喬木長林、脩竹交相蔽隱、舊無人迹。乾道己丑、予始過而樂之、及今始能卜築、以酬夙志。）我乘新村船、輟棹青草岸。榛莽喜誅鉏、面勢窮考按。居然一環堵、妙處豈輪奐。左右矗奇峯。躋踏極佳玩。（方謀始時、予以病不果來、至是遂別出新意、自繪指畫、買舟以來、再與縛屋三間、前度來歲草草然佇負大隱屏、負溪南大山、左有覆子上異峯、右有鐘鼓等石、極爲雄麗。）是時芳節闌、紅綠紛有爛、好鳥時一鳴、王孫遠相喚。（山多獼猴。）暫遊意已愜。獨往身猶絆。珍重舍瑟人、重來足幽伴。（已約初夏與同志偕往遊焉。）

武夷精舍雜詠 并序

武夷之溪、東流凡九曲。而第五曲爲最深。蓋其山自北而南者。至此而盡。聳全石爲一峯。拔地千尺。上小平處微戴土。生林木。極蒼翠可玩。而四隤稍下。則反削而入。如方屋帽者。舊經所謂大隱屏也。屏下兩麓。坡陀旁引。還復相抱。抱中地平廣數畝。抱

外溪水隨山勢從西北來四屈折始過其南乃復遶山東北流亦四屈折而出溪流兩旁丹崖翠壁林立環擁神剜鬼刻不可名狀舟行上下者方左右顧瞻錯愕之不暇而忽得平岡長阜蒼藤茂木按衍迤靡膠葛蒙翳使人心目曠然以舒窈然以深若不可極者即精舍之所在也直屏下兩麓相抱之中西南向爲屋三間者仁智堂也堂左右兩室左曰隱求以待棲息右曰

止宿以延賓友左麓之外復前引而右抱中又自爲一塢因累石以門之而命曰石門之塢別爲屋其中以俟學者之羣居而取學記相觀而善之義命之曰觀善之齋石門之西少南又爲屋以居道流取道書眞誥中語命之曰寒棲之館直觀善前山之顛爲亭回望大隱屏最正且盡取杜子美詩語名以晚對其東出山背臨溪水因故基爲亭取胡公語名以鐵笛說具本詩

注中寒棲之外乃植棱列樊以斷兩麓之口掩以柴扉而以武夷精舍之扁揭焉經始於淳熙癸卯之春其夏四月既望堂成而始來居之四方士友來者亦甚衆莫不歎其佳勝而恨他屋之未具不可以久留也釣磯茶竈皆在大隱屏西磯石上平在溪北岸竈在溪中流巨石屹然可環坐八九人四面皆深水當中科臼自然如竈可爨以瀹茗凡溪水九曲左右皆石壁無側

足之徑唯南山之南有蹊焉而精舍乃在溪北以故凡出入乎此者非魚艇不濟總之爲賦小詩十有二篇以紀其實若夫晦明昏旦之異候風烟草木之殊態以至於人物之相羊猿鳥之吟嘯則有一日之閒恍惚萬變而不可窮者同好之士其尚有以發於予所欲言而不及者乎哉

精舍

琴書四十年幾作山中客一日茅棟成居然我泉石

仁智堂

我愍仁智心。偶自愛山水。蒼崖無古今。碧澗日千里。

隱求齋

晨窻林影開。夜枕山泉響。隱去復何求。無言道心長。

止宿寮

故人肯相尋。共寄一茅宇。山水為留行。無勞具雞黍。

石門塢

朝開雲氣擁。暮掩薜蘿深。自笑晨門者。那知孔氏心。

觀善齋

負笈何方來。今朝此同席。日用無餘功。相看俱努力。

寒棲館

竹閒彼何人。抱甕靡遺力。遥夜更不眠。焚香坐看壁。

晚對亭

倚筇南山巔。卻立有晚對。蒼峭矗寒空。落日明影翠。

鐵笛亭 山前舊有奪秀亭。故侍郎胡公明仲嘗與山之隱者劉君兼道游涉而賦詩焉。劉少豪勇。游俠使氣。晚更晦迹。自放山水之閒。善吹鐵笛。有穿雲裂石之聲。胡公詩有更煩橫鐵笛。吹與衆仙聽之句。亭今廢久。一日與客及道士數人尋其故址。適有笛聲發於林外。悲壯回鬱。巖石皆震。追感舊事。因復作亭以識其處。仍改今名。

何人轟鐵笛。噴薄兩崖開。千載留餘響。猶疑笙鶴來。

釣磯

削成蒼石稜。倒影寒潭碧。永日靜垂竿。茲心竟誰識。

茶竈

仙翁遺石竈。宛在水中央。飲罷方舟去。茶煙裊細香。

漁艇

出載長煙重。歸裝片月輕。千巖猿鶴友。愁絕棹歌聲。

鉛山立春六言二首

雪擁山腰洞口。春回楚尾吳頭。欲問閩天何處。明朝嶺水南流。

行盡風林雪徑。依然水館山村。卻是春風有脚。今朝先到柴門。

讀十二辰詩卷掇其餘作此聊奉一笑

夜聞空簞齧饑鼠。曉駕羸牛耕廢圃。時才虎圈聽豪夸。舊業兔園嗟莽鹵。君看蟄龍臥三冬。頭角不與蛇爭雄。毀車殺馬罷馳逐。烹羊沽酒聊從容。手種猴桃垂架綠。養得鵾雞鳴角角。客來犬吠催煮茶。不用東家買猪肉。

律詩

贈仰上人

澗谷秋雲曉。颯颯無定姿。氛氳升遠樹。淩亂起寒颸。雨罷成孤鶴。天高逐散絲。上人歸别嶺。心迹但如斯。

喜晴

衡飈動高柳。漾水漪微波。日照秋空淨。雨餘寒草多。放懷遺簿領。發興託煙蘿。忽念故園日。東阡特一過。

夢山中故人

風雨蕭蕭已送愁。不堪懷抱更離憂。故人只在千巖裏。桂樹無端一夜秋。把袂追歡勞夢寐。舉杯相屬暫綢繆。覺來却是天涯客。簷響潺潺滴未休。

次韻傅丈題呂少衛教授藏書閣

西樓誰與共閑居。茂樹婆娑清晝餘。大隱秪今同一壑。行吟非昔似三閭。揣摩心事惟黄卷。料理家傳亦素書。更鑿寒泉供漱石。世紛不擬問焉如。

去歲蒙學古分惠蘭花清賞既歇復以根叢歸之故畹而學古預有今歲之約近問頗已著花輒賦小詩以尋前約幸一笑

秋蘭遞初馥。芳意滿沖襟。想子空齋裏。凄涼楚客心。夕風生遠思。晨露濯中林。頗憶孤根在。幽期得重尋。

梵天觀雨

持身乏古節。寸祿久棲遲。暫寄靈山寺。空吟招隱詩。讀書清磬外。看雨暮鐘時。漸喜涼秋近。滄洲去有期。

登閣

橫空敞新閣。高處絶炎氛。野迥長風入。天秋涼氣分。憑欄生逸想。投迹遠人羣。終憶茅簷外。空山多白雲。

和劉抱一

幾年牢落舊村墟。此日翛然水竹居。病起試尋春逕草。客來聊煮雪畦蔬。開樽細説平生事。信手同繙集古書。適意何勞一千卷。新詩聊出笑談餘。

再和

久矣投簪返舊墟。不將心事賦閒居。荷鋤帶月朝治穢。植杖臨風夕挽蔬。三徑猶尋陶令宅。萬籤聊借鄴侯書。木瓜更得瓊琚報。吟咏從今樂有餘。

送萬國器二首

拄節千山外。勤勞飽所經。一心無適莫。萬口自丹青。

拂拭先賢傳光輝處士星活人功更遠試與問林坰
業陌同年舊青雲得路新論心端有契下榻豈辭頻
話別驚如許相逢渺未因期公念經濟從此上星辰

梅花開盡不及吟賞感嘆成詩聊貽同好二首

憶昔身無事尋梅只怕遲沉吟窺老樹取次折横枝
絶艷驚衰鬢餘芳入小詩今年何草草孜爾負幽期
棐几氷壺在梅稍雪蕊空不堪三弄咽誰與一樽同
鼻觀殘香裏心期昨夢中那知北枝北猶有未開叢

仁術

在昔賢君子存心每欲仁求端從有術及物豈無因
惻隱來何自虛明覺處真擴充從此念福澤遍斯民
入井倉皇際牽牛觳觫辰向來看楚越今日備吾身

聞善決江河

大舜深山日靈襟保太和一言分善利萬里決江河
可欲非由外惟聰不在他勇如爭赴壑進豈待盈科
學海功難並防川患益多何人覩涵逝耳順肯同波

感事書懷十六韻

戎馬何年盛神州遂陸沉翠華棲浙右紫塞僅淮陰
志士憂虞切朝家預備深一朝頒細札三捷便聞音
授鉞無遺算沉機識聖心東西兵合勢南北怨重尋
小却奇逾勝窮凶禍所臨旃裘方舞雪血刃已披襟
殘類隨煨燼遺黎脫斧砧戴商仍夙昔思漢劇謳吟
共惜山河固同嗟歲月侵泉耆久憔悴陵柏幸蕭森
正當資藝策何妨試盍簪折衝須舊衮出牧仗南金
衆志非難徇天休詎可諶故人司獻納早晚奉良箴

伏讀二劉公瑞巖留題感事興懷至於隕涕

追次元韻偶成二篇

誰將健筆寫崖陰想見當年抱膝吟緩帶輕裘成昨夢遺風餘烈到如今西山爽氣看猶在北闕精誠直自深故壘近聞新破竹起公無路秪傷心右懷寶學公作近聞西兵進取關陝其帥卽公舊部曲也

投紱歸來卧赤城家山無處不經行寒巖解榻夢應好絶壁題詩語太清陳迹一朝成寂寞靈臺千古自虛明傳來舊業荒蕪盡慙愧秋原宿草生右懷病翁先生作翁領崇道祠官故有赤城之句

壽母生朝三首

昨夜秋風涼氣歸、今朝喜色動簾幃。細斟瀲灧新春酒。戲舞斑斕舊綵衣。願上靈蓮千歲壽、永令泉藻一家肥。也知厚德天應報、更說陰功世所稀。

暑退秋容欲凜然。北堂佳氣倍澄鮮。舊痾已向新涼失、壽骨應隨爽氣堅。塵外光陰那有盡、尊前風月浩無邊。癡兒六六今如許、慚愧西河不老仙。

仙人昔住紫琳房、一旦翩然下大荒。久悟客塵無自性、故應福祿未渠央。從居邇遐成嘉遯、捧檄因循愧漫郎。願借寒潭千丈碧、年年此日奉華觴。

秀野

爲憐蘅芷滿芳洲。特地臨江賦遠遊。十畝何妨自春色、萬緣從此付東流。靜看朝市真兒戲、須信田園是老謀。出處知公有餘裕、未應辛苦謝巖丘。

曲池軒

去年種竹長新篁。今歲穿渠過野塘。自喜軒窗無俗韻、亦知草木有真香。林間急雨生愁思、水面微風度晚涼。却厭端居苦無事、凭闌閒理釣絲長。

前村 題下恐當有梅字

玉立寒煙寂寞濱、仙姿瀟灑淨無塵。千林搖落今如許、一樹橫斜獨可人。真與雪霜娛晚景、任從桃柳殿殘春。綠陰青子明年事、家口驚嗟鼎味新。

次秀野韻五首

史君簾閣對脩筠、起看名園雨後春。便賦新詩留野客、更傾芳酒醉花神。未酬管樂平生志、且作羲皇向上人。秖恐功名相迫逐、不容老子臥漳濱。

滿園紅紫已爭新、百囀幽禽亦喚人。蠟屐未妨泥步穩、珍叢終恨雨來頻。臥看曉色忻初霽、起約良游醉好春。却笑當年金谷燕、相隨僕僕望車塵。

惆悵春餘幾日光。從今風雨莫顛狂。急呼我輩穿花去、未覺詩情與道妨。蘿帶不須吟杜若、角弓聊復賦甘棠。淋浪坐客休辭醉、飲罷聯身向九陽。

知君久矣厭喧卑、造物尊前喚小兒。一醉未應栽側弁、十分聊爾快翻卮。治中寂寞凝塵日、令尹憂勞退食時。正好相尋發孤笑、莫教牢落負心期。

當年共蘭北山萊、脩竹成陰手自栽。旨卷莫教春色

老柴荆肯為俗人開、公能顧我傳新句、我欲留公撥
舊醅、悵望南園芳樹底。明年應放小車來、

留秀野劉丈二首

好雨當春過一犂、我公遠憶故園西。孤篷穩轉清灘
急、十里行穿綠樹齊、路熟已欣經繞市、身輕未怕躡
雲梯、諸孫剩欲留公住、細和新詩句指迷、

一去屏山今幾春、歸來三逕但荒榛、剛除便覺風煙
好。徙倚還驚物色新、樓外千林遮去路、階前一水戀
行塵、勸君更作留連計、同社追遊苦未頻、

又和秀野二首

愁陰一夜轉和風、曉看花枝露彩濃。覓句休教長閉
戶、出門聊得試扶筇、物華始信如詩好、春色方知似
酒濃、多謝隣翁笑相迓、為言晴暖更過從、

江臯晴日麗芳華、翠竹疎疎映白沙、路轉忽逢沽酒
客、眼明惟見滿園花、望中景助詩人趣、物外春歸釋
子家、向晚却尋芳草逕、夕陽流水遶村斜、

次秀野詠雪韻

開門驚怪雪交加、亂落橫飛詎有涯、密竹不妨呈勁
節。早梅何處覓殘花、山陰客子須乘興、洛下先生想
卧家、病廢孟觴寒至骨、哦詩無復更豪誇。

次秀野暑中二首

劇暑悲難度、清秋喜却回。病隨炎伏盡、身向晚涼開、
臨水看雲去、鈎簾待月來、勝遊驚昨夢、曾上鬱蕭臺、某頃自雲谷還家、

絕境人難到、雅堪樂此身。泉吟青玉峽、風度白綸巾、
獨往寧無意、長閒未有因、雲山天賜履、吾道豈全貧、雲谷絕頂四望雲山環數百里。

栗熟

樹雜椅桐繼國風。莫教林下長蒿蓬。種樹法、栗下不得有草木。其
期秋實充腸飽、不羨春華轉眼空、病起數升傳藥錄、本草云人有腳弱往栗樹下喫及數升遂能起行。
晨興三嚥學仙翁、蘇黃門詩云老去自添腰腳病仙翁服栗舊傳方客來為說晨興晚三嚥徐收白玉漿。
櫻桃須得銀絲
薦。一笑幾堪發面紅、銀絲見杜詩本草云櫻桃服之令人美顏色。

山藥

怪來朽壤耀瓊英、小斷頃筐可代耕。參豹於人儘無
分。蹲鴟從此不須生。雪鑱但使身長健。石鼎何妨手

自烹欲賦玉延無好語羞論蜂蜜與羊羹陳簡齋玉延賦有蜂蜜羊羹之句。

假山焚香作煙雲掬水爲瀑布二首

平地俄驚紫翠堆便應題作小飛來爐熏細度巖姿出綫溜遙分壁色開獨往但憑南郭几遠遊休羨北山萊人言造化無私力珍重仙翁挽得回

一簣工夫莫坐談便敎庭際湧千巖眼中水石今成趣物外烟霞舊所耽泉細寒聲生夜壑香銷瑣靄變晴嵐兒童也識幽棲地共指南山更近南

檳榔

憶昔南遊日初嘗面發紅藥囊知有用茗盌詎能同蠲疾收殊效修眞錄異功三彭如不避糜爛七非中。本草云檳榔殺三蟲卯子屬尸蟲云擊汝酆都糜爛羅橫七非見眞誥酆都者六天之一也。

仲績尊兄對策南宮相顧田舍輒賦小詩攀餞行李

三徑荒涼獨掩門故人車馬過相存長安此去無千里濁酒何妨盡一尊共說淵源非覊日好披肝膽奉明恩不辭妄竊仁人號執手臨岐敢贈言。

送謝周輔入廣

夫君壯節與奇謀屈首微官世所羞攬轡未妨聊嬰錄賦詩直爲寫離憂蒼茫嶺海三年別珍重親朋幾日留滿意分携一盃酒登山臨水不能休

鵝湖寺和陸子壽

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藍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却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登定王臺

寂寞番君後光華帝子來千年餘故國萬事只空臺日月東西見湖山表裏開從知爽鳩樂莫作雍門哀

登祝融峯用擇之韻

今年緣底事浪走太無端直以心期遠非貪眼界寬雲山於此盡風袂不勝寒孤鳥知人意茫茫去不還

贈上封諸老

夜宿上封寺脩然塵慮清月明殘雪裏泉溜隔窗聲楮衲今如許綈袍那復情爐紅虛室暖聊得話平生

胡丈廣仲與范伯崇自嶽市來同登絕頂舉

酒極談得聞比日講論之樂

我已中峰住君從何處來莫留嚴底寺徑上月邊臺漏酒圍爐坐高談次第開前賢渺安在清酹寄餘哀

十六日下山各賦一篇仍迭和韻

絕頂來還晚寒窗雖達明連床渺歸思三宿悵餘情雲合山無路風回雪有聲嶽祇珍重意只此是將迎

十一月二十六日宿萍鄉西三十餘里黃花渡口客舍稍明潔有宋亨伯題詩亦頗不俗因錄而和之

鼎足爐邊坐陶然共一樽道心元自勝世味不須論安穩三更睡清明一氣存雖無康樂句聊爾慰營魂

道間厭苦泥淖思亟還家安坐講習用擇之韻呈二賢友

客路泥塗正所憂可堪雲物更油油向來結友輕千里此去還家且一丘妙處自應從我得躬行肯使歎吾猶兩賢定許相提挈厚意何勝雜珮酬

安仁曉行

夙駕安仁道行行得自娛荒山圍野闊遠樹出林孤

共聊長娛合天寒碧草枯歸心懷往路極目向平蕪

十七日早霜晴觀日出霧中喜而成詩

斜月夜窗白嚴霜朝氣清長途披素錦寒霧湧金鉦已作三冬雨何妨十日晴天公且相念莫遣暮雲生

再用前韻

久陰冬竟暖飲霽氣先清田舍占煙火軍家候鼓鉦風霜千里肅天地一朝晴明日知何日陽春又發生

次韻擇之竟巖

驅馬倦長道投鞭憩此巖來應六鰲戴跡是五丁劖

泉脈流青潤林梢擁碧巉老禪深閉戶客子且征衫

次韻別林擇之

暫時相別不須悲楚調淒涼政爾爲幾曲清溪足相送一天明月豈分離上堂嘉慶多爲問緣道風光少賦詩更謝同袍二三子夜來幽夢滿春池

九日登天湖以菊花須插滿頭歸分韻賦詩得歸字

去歲瀟湘重九時滿城寒雨客思歸故山此日還佳節黃菊清樽更晚暉短髮無多休落帽長風不斷且

吹衣。相看下視人寰小，秖合從今老翠微。

春雪用韓昌黎韻同彭應之作

既有陽春曲，那無白雪謠。連天飛不斷，著地暖還銷。未掩高人戶，難齊衲子腰。稍開銀世界，漸長玉枝條。興盡愁船艇，行迷認野橋。酒腸渾欲凍，吟筆為誰搖。殘臘成三白，餘寒又一朝。香隨梅蘂落，輕伴柳花飄。神女羞捐珮，鮫人敢獻綃。東皐應好事，遯舍亦相饒。

飲清溪亭石上小醉再登曇寒

水邊今日共傳杯，多謝殷勤數子來。三伏炎蒸那有此，百年懷抱頓能開。雲山合匝還生霧，雪澗崩騰怒吼雷。卻恨蒼屏遮遠目，凌風直欲跨蓬萊。

雲谷合記事目效俳體戲作三詩寄季通

雲關須早築，基趾要堅牢。栽竹行敷密，穿池岸欲高。乘春移菌茗，帶雪覓蕭穇。閩杉徑也。更向關門外，疏泉斫亂蒿。

堂成今六載，上雨復旁風。遂急添茆蓋，遑忙畢土功。閩柱下貼磚。桂林何日秀，蘭逕幾時通。拜築雙臺子，東山接水筒。

莊舍宜先立，山楹卻漸營。泉疏藥圃潤，堰起石池清。早印荒田契，仍標別戶名。想應頻檢校，秖恐欠方兄。

彥集奉檄歸省示及佳篇次韻奉酬呈諸兄友

游子思親久聚糧，不堪官裏簿書忙。平生況少鷹鸇意，此日尤慚時世粧。臘雪未消辭奉檄，春風初轉喜還鄉。上堂嘉慶從容問，一醉何妨累十觴。

彥集兄再適臨汀惠顧蓬蓽賦詩留別眷予良勤次韻祖行言不盡意

勝壽右才老更成，伊優叢裏見孤撐。官身未免心徒壯，親膝頻違淚欲橫。簿領不嫌春箭束，廉聲要比玉壺清。枉車投轄殷勤甚，安得仁言與贈行。

圭父為彥集置酒白蓮沼上彥集有詩因次其韻呈坐上諸友

大阮歸來客滿堂，更移芳席近回塘。共憐的皪水花淨，拜倚離披風蓋涼。銀筆有題青玉案，佳人悵望碧雲鄉。此情此景真愁絕，病著無因為舉觴。

次韻題平父兄重建一枝堂

壽域朱門枕碧山。貂蟬元自出儒冠。更餘此日林間樂。遠繼當年膝下歡。命駕寧朋千里近。放懷琴酒百憂寬。遺編却好傳孫子。莫遣因循學宴安。

日用自警示平父

圓融無際大無餘。卽此身心是太虛。不向用時勤猛省。却於何處味眞腴。尋常應對尤須謹。造次施爲更莫疎。一日洞然無別體。方知不枉費工夫。

寄雲谷瑞泉菴主

憶昔誅茅日。山房我自名。風埃猶俗累。烟雨負巖耕。

多謝空門侶。能同物外情。昔來分半壑。聊爾度平生。少待清秋日。聯尋遠嶽盟。不知誰是客。一笑絕塵纓。

白鹿講會次卜丈韻

宮牆蕪沒幾經年。祗有寒烟鎖澗泉。結屋幸容追舊觀。題名未許續遺編。（請爲洞主。不報。）青雲白石聊同趣。（謂西澗劉公。）霽月光風更別傳。（謂濂溪夫子。）珍重箇中無限樂。諸郎莫苦羨騰騫。

送四十叔父

吾家從昔號清門。叔父於今道更尊。客路艱難空自惜。遺經終始向誰論。獨尋雲嶠逢孤絕。共愛春江接故園。細說刈葵休放手。此來眞不爲盤飧。

和張彥輔初到南康之句

十年不共賦陽春。正有胸中萬斛塵。失喜清詩還入手。細看佳句轉驚人。知公近覺青山好。顧我頻嗟白髮新。肯過寒齋共尊酒。向來心事講深陳。

次張彥輔西原之作

無處堪投跡。空山寄一椽。懸門窺絕壁。緣徑上層巔。檻闊吞江浪。窻虛覽谷泉。丹經開自讀。不爲學神仙。

次張彥輔臥龍之作

瀑水源何處。高疑雲漢通。瀉時垂練直。落處古潭空。客寄詩能好。龍蟠意自雄。知君來𥑇首。爲我說隆中。

和張彥輔雪後棲賢之作

夜來春雪過林丘。却喜風威曉便收。好上籃輿聞縱目。莫將衲被苦蒙頭。微官正愧逍遙社。勝日猶堪汗漫遊。欲出林關戀瑤草。不妨尊酒更淹留。

贈于盛二生

昔日豐城劍。寒光射斗牛。江山餘秀傑。人物尚風流。

二妙今安在孤帆各倦游還家問師友折節慕前修

和戴主簿韻

平生本自好樓居兒接商人承書餘共喜江山入斧組從教幕府省文書感君昔出新詩句恨我終思傳草廬擬借韋編訂龍馬免推納甲話蟾蜍戴嘗有麻衣易說自以爲得之異人云

游密菴分韻賦詩得清字

誤落塵中歲序驚歸來猶幸此身輕便將舊友尋山去更喜新詩取意成敗翠乍看渾欲滴寒流重聽不

勝清箇中有趣無人會琴罷尊空月四更

遊密菴得空字

欲覓仙洲路須乘萬里風飲泉雲出岫卧領月流空永夜渾無寐悲歌莫與同起來殘樹影清絶小樓東

次韻寄題萬頃寒光奉呈休齋先生

聞將歲月老烟汀更遣詩情到杳冥遊子故應悲傳國壯懷那肯泣新亭一官避世今頭白萬卷收功久汗青但見潮生與潮落不知沈醉又還醒

伏承侍郎使君垂示所與少傳國公唱酬西

湖佳句謹次高韻聊發一笑二首

百年地闢有奇功創見猶驚鶴髮翁共喜安車迎國老更傳佳句走郵童閒來且看潮頭入樂事寧憂酒盞空會見台星與卿月交光齊照廣寒宮

越王城下水融融此樂從今與衆同滿眼芰荷方永日轉頭禾黍便西風湖光盡處天容闊潮信來時海氣通酬唱不誇風物好一心憂國願年豐

伏讀致政少傳相公送趙成都佳句兩篇不勝慰幸巳次高韻幷餞其行而再賦此章以

見區區瞻仰之意繕錄拜呈伏乞采覽二首

歸來寂寞卧漳濱夢想威容阻再親綠野遙聞花欲語赤青還喜雁來賓閒中有句人爭誦妙處無心物自春行馬不因吾輩設胸奇猶得話陳陳

一旦高辭將相權身名從此慶雙全人誇迹已風塵外誰道心遊日月邊未許前賢專晚節更將餘事發春妍君王若要詢黃髮便好臨雍促肆筵

三月晦日與諸兄爲眞率之約徘徊石馬晚集保福偶成短句奉呈聊發一笑

春服明朝換晴川漲綠陰追隨青勝侶邂逅即初心
社蹟莓苔古禪扉竹樹深移尊莫惜日畢景共披襟
儉德尊賢範莊詞愧雅音清和應更好逸想寄雲岑
是日約後會爲仙洲之遊

伏蒙致政少傅相公寵賜寄題武夷精舍詩
一首拜受捧讀不勝仰嘆無以自見區區感
幸之誠輒繼高韻綴寫拜呈冒瀆威尊下情
恐悚之至

望斷釣天白玉都石田茅屋亦應無況蒙一字榮褒
袞便覺千峰勝畫圖舊弼詩情高綠野狂奴心事只
風雩蒲輪幾日符嘉夢恰有流霞酒一壺舊弼公所居坊名取答詔語也某近嘗蒙公趣名枉臨止欽留宿翼日登車手取凡開活人書一帙以行意者公當再施醫國之手以活斯人乎李義山武夷詩有流霞酒一杯之句

送建陽陳丞伯厚還鄉
括蒼雲壑入秋夢閩嶺風霜役簿緣歲晚未收稽古
力徑荒曾擬賦歸辭一官坎壈嗟丞負百歲歡榮慶
母慈去步遙遙無慍色此心惟有古人知

擬縣補以蟲鳴秋詩
天籟誰爲主乘時各自鳴如分百蟲響來助九秋淸
未歇吟風調先催泣露聲乾坤關氛氣草木斂華英
易斷愁人夢難安懶婦驚雅應賡成子舊感不關情
古語云絡緯鳴懶婦驚見詩疏

聚星落成致政陳丈攜酒屬客出示新詩而
仲卿朝瑞及劉范二兄相與繼作某幸以卜
鄰得陪勝集幸爾次韻聊發一笑
適覩德範仰循循遺喜名章肆筆成勝覽臺高今勝
昔極知星聚暗還明當家翰藻爭春麗上客詞源徹

底淸更共鄰翁閒指點千峰環合水無聲

懷潭溪舊居
憶住潭溪四十年好峰無數列窗前雖非水抱山環
地却是冬溫夏冷天遶舍扶疎千箇竹傍崖寒冽一
泓泉誰教失計東遷謬憊臥西窗日滿川

孝宗皇帝挽歌詞
皐陵發引詔許近臣進挽歌辭某恭惟盛
德大業不易形容方將攄竭鄙思以效萬
一宜搜連日纔得四語而忽被閔勞之詔

罷遣東歸，遂不敢成章以進，杜門累年。每竊私恨戊午之春，大病瀕死，默念平生，仰孤恩遇。無路補報，感激涕泗，不能自已。謹因舊篇，續成十有六韻。略叙本末，以見孤臣亡狀，死不忘君之意云。

精一傳心妙。文明撫運昌，乾坤歸獨御。日月要重光，不值亡秦歲，何由復漢疆。遙移丹極仗，便上白雲鄉。九有哀同切。孤臣淚特滂。詎因逢舜日，曾得厠周行。但憶彤墀引。頻趨黼坐旁。衰華叨假寵，縞素識通喪。

似有鹽梅契，還嗟貝錦傷。戴盆驚委照，埽秩待行香。手疏攄丹悃，衙程發皁囊。神心應斗轉，巽令蚤風揚。末答隆儒厚，俄聞脫躧忙。此生知永已，沒世恨空長。內難開新主，遄歸立右廂。因山方慘澹，去國又倉惶。疾病今如許。形骸可自量。報恩無復日。忍死續殘章。

引年得請伏蒙致政學士契丈特垂慶問寵以佳篇捧玩之餘感愧亡量輒借高韻少見謝誠伏幸笑擸

一氣無私物自榮。放臣偏荷主恩寬。方慚妄竊老夫號，詎敢重簪博士冠。身退未妨閒養病，年豐何幸且偷安。新篇似許參同社。顧刺仙舟上釣灘。賈生鵩賦大鈞播物，史記作大專槃物，索隱云專讀作鈞，槃猶轉也。義與播同。

蒙恩許遂休致陳昭遠丈以詩見賀已和答之復賦一首

闌干苜蓿久空槃。未覺清羸帶眼寬。老去光華姦黨籍，向來羞辱侍臣冠。極知此道無終否，且喜閒身得暫安。漢祚中天那可料，明年太歲又涒湯昆反灘。建壬與申距今己未二百四十年矣。嘗記年十歲時，先君慨然顧語某曰：太祖受命至今百八十年矣，歎息久之。銘

佩先訓，於今甲子又復一周，而衰病零落，終無以少塞臣子之責。因和此詩，并記其語，以示兒輩，爲之盡然感涕云。

己未九日子服老弟及仲宜諸友載酒見過坐間居厚廟令出示佳句歎伏之餘次韻爲謝并呈同社諸名勝

籬菊斑斑半吐黃，沜中又報茱萸香。輞川有茱萸沜，沜字與泮同。裝成令節秋還晚，撩得高情老更狂。載酒極知乖勝踐，沾衣却免嘆斜陽。是日本約會於周園，屬予有故不果出，因集予舍。餘年只恐逢辰少，吟罷君詩引興長。

和劉叔通懷游子蒙之韻

扣角聽君悲復悲。壯心未已欲何之。交游半落丘山外。離別偏傷老大時。尚喜淵潛容賈誼。不須口飲教袁絲。病餘我更無憀賴。勉爲同懷一賦詩。余素不能作唐律和韻尤非所長。年來追逐殊覺牽彊。子服乃命更爲手寫此三詩者不知欲以何用。晨起書罷欲記歲月。方覺是庚申開基節日。此亦難逢之會。屬嘆久之。

絕句

夜雨二首

擁衾獨宿聽寒雨。聲在荒庭竹樹間。萬里故園今夜永。遙知風雪滿前山。

故山風雪深寒夜。只有梅花獨自香。此日無人問消息。不應憔悴損年芳。

小盈道中

今朝行役是登臨。極目郊原快賞心。却笑從前嫌俗事。一春牢落閉門深。

兼山閣雨中

兩山相接雨冥冥。四牖東西萬木清。面似凍梨頭似雪。後生誰與屬遺經。

送籍溪胡丈赴館供職二首

祖餞衣冠滿道周。此行誰與話端由。心知不作功名計。祗爲蒼生未敢休。

執我仇仇詎我知。謾將行止驗天機。猿悲鶴怨因何事。只恐先生袖手歸。

寄籍溪胡丈及劉恭父二首

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峩豸角冠。留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

甕牖前頭翠作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閒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

仰思二首

公德明光萬世師。從容酬酢更何疑。當年不合知何事。清夜端居獨仰思。

聖賢事業理雖同。僭作新題欲自攻。王事兼施吾豈敢。傑容思勉議成功。

示四弟

務學修身要及時。競辰須念隙駒馳。清宵白日供遊蕩。愁殺堂前老古錐。

觀書有感二首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淸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

昨夜江邊春水生蒙衝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七日發嶽麓道中尋梅不獲至十日遇雪作此（自此後係南嶽唱酬）

三日山行風繞林天寒歲暮客愁深心期已與梅花笑急雪無端更滿襟。

枯木次擇之韻

百年蟠木老聱牙偃蹇春風不肯花人道心情頑似汝不須持向我儂誇。

夜宿方廣聞長老守榮化去敬夫感而賦詩因次其韻

拈椎竪拂事非眞用力端須日日新只麽虛空打筋斗思君辜負百年身。

晚霞

日落西南第幾峰斷霞千里抹殘紅上方傑閣凭欄處欲盡餘暉怯晚風。

讀林擇之二詩有感（自此後係東歸亂藁）

筍輿隨望入寒烟每誦君詩輒黯然今夜定知連榻夢一時飛墮錫山前。

竹輿傲兀聽嘔啞合眼歸心已到家遊子上堂慈母笑豈知行李尚天涯。

馬上贈林擇之

與君歸思渺悠哉馬上看山首共回認取山中奇絕處他年無事要重來。

宿梅溪胡氏客館觀壁閒題詩自警二絕

貪生莝豆不知羞靦面重來躡俊遊莫向淸流浣衣袂恐君衣袂涴淸流。

十年湖海一身輕歸對黎渦却有情世路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

擇之所和生字韻語極警切次韻謝之兼呈伯崇

不是譏訶語太輕題詩只要警流情煩君屢和增危惕虎尾春冰寄此生。

二十七日過毛山舖壁間題詩者皆言有毛女洞在山絶頂問之驛吏云狐魅所爲耳因作此詩

人言毛女住青冥散髮吹簫夜夜聲。却是鄰童解端的。向儂或是野狐精。

臨江買舟

征驂聊駐近江樓南市津頭問買舟。共說明朝乘雪水。長歌一日到洪州。

過樟木鎮晚晴二首

朝晴遣我看鄰林。頃刻浮雲萬里陰。拂袖凌風三十里。依然寒日照長吟。

飛雲極目疑梅嶺落日回頭夢橘洲。從此不愁東路永。祇應西望轉悠悠。

竹節灘

船下清江竹節灘。長烟漠漠水漫漫。人家斷岸斜陽好。客子中流薄暮寒。

觀王藍賢老所藏張魏公手帖次王帥更韻

火風吹散旱天雲盾寸字徐翁墨新。拭淚相看渺冷

古堂堂那復有斯人。

次韻伯崇登滕王閣感舊蓋閣往時延閣公拜疏於此云

金闕銀臺夢想中。樓前拜舞早裴空。十年殄瘁無窮恨。歎息今人少古風。

次韻擇之金形亭見大江有作

江頭西望遠峰稠。江水中間自在流。並舸東行三百里。水源窮處即吉州。

次韻擇之鉛山道中二首

幾月高堂問安歸塗不管上天難。誦君兩疊思親句。也信從來取友端。

行盡江湘萬疊山。家山猶在有無間。明朝漸喜登閩嶺。澗水分流響珮環。

公濟和詩見閔耽書勉以教外之樂以詩請問二首

至理無言絶淺深。塵塵剎剎不相侵。如云教外傳真的。却是瞿曇有兩心。

未必瞿曇有兩心。莫將此意攪儒林。欲知陋巷憂時

樂只向韋編絕處尋。

和喜雨二絕

雨師誰遣送餘春，珍重天公惠我民。且看歡顏垂白叟，莫愁顰頬踏青人。

黃昏一雨到天明，夢裏豐年有頌聲。起望平疇烟草綠，只今投筆事農耕。

壬子三月二十七日聞迅雷有感

誰將神斧破頑陰，地裂山開鬼失林。我願君王法天造，早施雄斷答羣心。

讀李賓老玉澗詩偶成

獨抱瑤琴過玉溪，琅然清夜月明時。秖今已是無心久，卻怕山前荷蕢知。

淳熙甲辰中春精舍閒居戲作武夷櫂歌十首呈諸同遊相與一笑

武夷山上有仙靈，山下寒流曲曲清。欲識箇中奇絕處，櫂歌閒聽兩三聲。

一曲溪邊上釣船，幔亭峰影蘸晴川。虹橋一斷無消息，萬壑千巖鎖翠烟。

二曲亭亭玉女峰，插花臨水為誰容。道人不復荒臺夢，興入前山翠幾重。

三曲君看架壑船，不知停櫂幾何年。桑田海水今如許，泡沫風燈敢自憐。

四曲東西兩石巖，巖花垂露碧㲯毿。金雞叫罷無人見，月滿空山水滿潭。

五曲山高雲氣深，長時烟雨暗平林。林間有客無人識，欸乃聲中萬古心。

六曲蒼屏遶碧灣，茅茨終日掩柴關。客來倚櫂巖花落，猿鳥不驚春意閒。

七曲移船上碧灘，隱屏仙掌更回看。人言此處無佳景，只有石堂空翠寒。

八曲風煙勢欲開，鼓樓巖下水縈洄。莫言此處無佳景，自是遊人不上來。

九曲將窮眼豁然，桑麻雨露見平川。漁郎更覓桃源路，除是人間別有天。

劉子澄遠寄羊裘且有懷仁輔義之語戲成兩絕為謝以發千里一笑

短棹長篙九曲灘。晚來閒弄釣魚竿。幾回欲過前灘去。却怕斜風特地寒。

誰把羊裘與醉披。故人心事不相違。狂奴今夜知何處。月冷風淒未肯歸。

南城吳氏社倉書樓爲余寫眞如此因題其上

蒼顏已是十年前。把鏡回看一悵然。履薄臨深諒無幾。且將餘日付殘編。

詩餘

水調歌頭

富貴有餘樂。貧賤不堪憂。誰知天路幽險。倚伏互相酬。請看東門黃犬。更聽華亭清唳。千古恨難收。何似鴟夷子。散髮弄扁舟。　鴟夷子。成霸業。有餘謀。收身千乘卿相。歸把釣魚鉤。春晝五湖煙浪。秋夜一天雲月。此外儘悠悠。永棄人間事。吾道付滄洲。

又次袁機仲韻

長記與君別。丹鳳九重城。歸來故里愁思。悵望渺難平。今夕不知何夕。得共寒潭煙艇。一笑俯空明。有酒徑須醉。無事莫關情。　尋梅去。疏竹外。一枝橫。與君吟弄風月。端不負平生。何處車塵不到。有箇江天如許。爭肯換浮名。只恐買山隱。却要鍊丹成。

滿江紅劉知郡生朝

秀野詩翁。念故山十年華髮。聊命駕朱門舊隱。綠槐新陌。好雨初晴仍半暖。金釭玉斝開瑤席。更流傳麗藻借江天。留春色。　過里社。將兒姪。談往事。悲陳迹。喜尊前見在。鏡中如昔。兩鬢全期煙樹綠。方瞳好映寒潭碧。但一年一度一歸來。歡何極。

菩薩蠻回文

晚紅飛盡春寒淺。淺寒春盡飛紅晚。尊酒綠陰繁。繁陰綠酒尊。　老仙詩句好。好句詩仙老。長恨送年芳。芳年送恨長。

又次圭父回文韻

暮江寒碧縈長路。路長縈碧寒江暮。花塢夕陽斜。斜陽夕塢花。　客愁無勝集。集勝無愁客。醒似醉多情。情多醉似醒。

念奴嬌用傳安道和朱希眞梅詞韻

臨風一笑。問羣芳誰是眞香。純白獨立無朋。算只有姑射山頭仙客。絶艶誰憐。眞心自保。邈與塵緣隔。天然殊勝。不關風露冰雪。　應笑俗李麤桃。無言翻引得狂蜂輕蝶。爭似黃昏閒弄影。淸淺一溪霜月。畫角吹殘。瑤臺夢斷。直下成休歇。綠陰靑子。莫敎容易披折。

和西江月

睡處林風瑟瑟。覺來山月團團。身心無累久輕安。況有淸涼池館。　句穩翻嫌白俗。情高却笑郊寒。蘭膏元自少陵殘。好處金章不換。

又

堂下水浮新綠。門前樹長交枝。晩涼快寫一篇詩。不說人閒憂喜。　身老心閒益壯。形癯道勝還肥。軟輪加璧未應遲。莫道前非今是。

鷓鴣天江檻詞

暮雨朝雲不自憐。放敎春瀾綠浮天。秖今畫閣臨無地。宿昔新詩滿繫船。　靑鳥外。白鷗前。幾生香火舊因緣。酒闌山月移雕檻。歌罷江風拂玳筵。

又

已分江湖寄此生。長蓑短笠任陰晴。鳴橈細雨滄洲遠。繫舸斜陽畫閣明。　奇絶處。未忘情。幾時還得去尋盟。江妃定許捐雙佩。漁父何勞笑獨醒。

浣溪沙次秀野酴醾韻

壓架年來雪作堆。珍叢也是近移栽。肯令容易放春回。　却恐陰晴無定度。從敎紅白一時開。多情蜂蝶早飛來。

好事近

春色欲來時。先散滿天風雪。坐使七閩松竹。變珠幢玉節。　中原佳氣鬱葱葱。河山壯宮闕。丞相功成千載。映黃流淸徹。

檃栝杜牧之齊山詩作水調歌頭

江水浸雲影。鴻鴈欲南飛。攜壺結客何處。空翠渺烟霏。塵世難逢一笑。況有紫萸黃菊。堪插滿頭歸。風景今朝是。身世昔人非。　酬佳節。須酩酊。莫相違。人生如寄。何事辛苦怨斜暉。無盡今來古往。多少春花秋月。那更有危機。與問牛山客。何必獨沾衣。

南歌子次張安國韻

落日照樓船。穩過澄江一片天。珍重使君留客意。依然。風月從今別一川。　離緒悄危絃。永夜清霜透碧氈。明日回頭江樹遠。懷賢。目斷晴空鴈字連。

贊

六先生畫像贊

濂溪先生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明道先生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伊川先生

規員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康節先生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今古。醉裏乾坤。

橫渠先生

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皐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涑水先生

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遺像凜然。可肅薄夫。

張敬夫畫像贊

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善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切。汲汲乎其幹父之勞。

仡仡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為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呂伯恭畫像贊

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祕。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逾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睹其蹤。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

者。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也。

書畫象自儆

從容乎禮法之塲。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于畫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承前烈之餘矩。惟闇然而自修。或庶幾乎斯語。

聚星亭畫屏贊 并序

按世說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從後。長文尚小。載著車中。後漢書曰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嘗爲聞喜令遷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後以黨人逮及逮捕人多逃避求免寔曰我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宦者張讓權傾天下父死歸葬潁川名士無往弔者而寔獨弔焉後復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寔在鄉閭平心率物或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黨禁解累徵不起年八十四卒謚曰文範先生又曰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章句州里稱其知人李固李膺皆師宗之舉賢良方正對策譏刺貴倖梁冀忌之出補朗陵侯相莅事明理稱爲神君棄官而歸閑居養志又曰陳紀字元方寔長子也至德絶俗與寔高名並著而弟諶字季方又與之齊德每宰府辟名羔鴈成羣世號三君百城皆圖畫紀子羣字長文爲魏司空 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著膝前。荀淑有八子儉緄靖燾汪爽肅敷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有才子八人遂署其里爲高陽里時人號曰八龍靖字叔慈有至行不仕早卒號曰玄行先生爽字慈明年十二通春秋論語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舉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數千言即棄官去後坐黨錮隱遁十餘年董卓用事徵拜司空爽以卓忍暴終危社稷多舉才略之士與王允等密謀討之未及而以病終彧字文若少時父以畏禍爲取宦者唐衡女彧從曹操操以爲謀主比之子房及操將受九錫彧諫止之遂爲所害彧亦作郁 於時太史奏真人東行。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父子於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 考亭陳氏故有離樹名以聚星。蓋取續陽秋語。中更廢壞。近始作新。適邀敝廬。因得相其役事。既又爲之本原事迹。書著屏上。并爲之贊。以視來者云。

猗與陳子。神嶽鍾英。文淵範懿。道廣心平。危孫汗隆。卷舒自我。是曰庶幾。無可不可。獻身安衆。弔豎全邦。炯然方寸。秋月寒江。願言懷人。曰我同志。故朗陵君。荀季和氏。連峰對起。麗澤潛滋。優而不見。有顯其思。薄言造之。顧無僕役。獨呼二兒。駕予以出。青芻黃犢。布幰柴車。策紀前衛。杖諶後趨。所造伊何。高陽之里。

維時荀君聞至而喜顧謂汝靖往應於門七龍矯矯布席開尊靖肅而前翁拜其辱何悟斯晨得見清穆命爽行觴旅饋次陳獻酬交錯禮度情親載笑載言罔非德義益道乃歆以輔斯世髫髦兩稚亦賓膝前原深本固莫出匪賢維此慈明特謝儁匹晚際國屯敢憚濡迹贊旒之命恃以少延邦朋之最孰與為先郁乃附曹羣亦忘漢嗣守之難古今共歎崇臺回極於以占天猶曰茲野德星萃焉我寓有亭侈蒙斯號今刺前聞象儀以告高山景行好德所同課忠責孝獨槩余衷百爾窺臨鏡考毋怠死國承家永奉明戒

箴

敬齋箴

讀張敬夫主一箴掇其遺意作敬齋箴書齋壁以自儆云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氷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戲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銘

四齋銘

志道

曰趨而抵者孰履而持曰飢而寒者誰食而衣故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子不志於道獨罔罔其何之

據德

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獨而難窮惟其厚於外而薄於內故無地以崇之

依仁

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雖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雖欲違之安得而違之

游藝

禮云樂云御射數書俯仰自得心安體舒是之謂游以游以居嗚呼游乎非有得於內孰能如此其從容

而有餘乎。

又四齋銘

崇德

尊我德性。希聖學兮。玩心神明。蛻汚濁兮。

廣業

樂節禮樂。道中庸兮。克勤小物。奏膚公兮。

居仁

勝已之私。復天理兮。宅此廣居。純不已兮。

由義

羞惡爾汝。勉擴充兮。遵彼大路。行無窮兮。

學古齋銘

浦城周侯嗣恭。葺其先大父叔猷公所作學古齋以教齊宗族子弟。新安朱某爲題其榜。周侯又來請銘。則推其意。乃作銘曰。

相古先民。學以爲已。今也不然。爲人而已。爲已之學。先誠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無怠無忽。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爲人之學。爛然春華。誦數是力。纂組是誇。結駟懷金。煌煌煒煒。世俗之榮。君子之鄙。維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綿弗察。胡越其歸。卓哉周侯。克承先志。日新此齋。以迪來裔。此齋何有。有圖有書。厥齋斯何。衣冠進趨。夜思晝行。咨詢謀度。絕今不爲。惟古是學。先難後獲。匪亟匪徐。我其銘之。以警厥初。

尊德性齋銘

內弟程允夫以道問學名齋。予謂當以尊德性易之。允夫請銘。因爲作此。

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與仁。維義與仁。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汙卑。

淫視傾聽。惰其四肢。褻天之明。慢人之紀。甘此下流。衆惡之委。我其監此。祗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臨。執玉奉盈。須臾顛沛。任重道遠。其敢或怠。

求放心齋銘

晉陽程正思作求放心齋。汪子卿祝汝玉既爲之銘。新安朱某掇其遺意。復爲作此。

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於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晷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詘伸在臂。

反覆惟手。防微謹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之。

書字銘

明道先生曰。某書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握管濡豪。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吳子二卷

（周）吳起撰

清影宋鈔本

吳子一卷、通行本

周吳起撰。起事蹟見史記列傳。司馬遷稱起兵法世多有、而不言篇數。漢藝文志載吳起四十八篇。然隋志作一卷、賈詡註。唐志並同。鄭樵通志略又有孫鎬註一卷。均無所謂四十八篇者。蓋亦如孫武之八十二篇出於附益、非其本書世不傳也。晁公武讀書志則作三卷、稱唐陸希聲類次爲之。凡說國料敵治兵論將變化勵士六篇。今所行本雖仍併爲一卷、然篇目並與讀書志合。惟變化作應變、則未知孰誤耳。起殺妻求將、齧臂盟母、其行事殊不足道。然嘗受學於曾子、耳擩目染、終有典型。故持論尚不詭於正。如對魏武侯則曰在德不在險。論制國治軍則曰教之以禮、勵之以義。論爲將之道則曰所愼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大抵皆尚有先王節制之遺。高似孫子略謂其尚禮義、明教訓、或有得於司馬法者。斯言允矣。

吳子卷上

圖國第一

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文侯曰寡人不好軍旅之事起曰臣以見占隱以往察來主君何言與心違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爍以犀象冬日衣之則不溫夏日衣之則不凉為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革車奄戶縵輪籠轂觀之於目則不麗乘之以田則不輕不識主君安用此也若以備進戰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猶伏雞之搏狸乳犬之犯虎雖有鬬心隨之死矣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廢

武以滅其國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以喪其社稷明主鑒茲必內修文德外治武備故當敵而不進無逮於義矣僵屍而哀之無逮於仁矣於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醮吳起於廟立為大將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餘則鈞解闢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

吳子曰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謀必告於祖廟啓於元龜參之天時吉乃後舉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盡死為榮退生為辱矣

吳子曰夫道者所以反本復始義者所以行事立功謀者所以違害就利要者所以保業守成若行不合道舉不合義而處大居貴患必及之是以聖人綏之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撫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則興廢之則衰故成湯討桀而夏民喜悅周武伐紂而殷人不非舉順天人故能然矣

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然戰勝

易守勝難故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

吳子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德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饑其名又有五一曰義兵二曰彊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亂曰義恃衆以伐曰彊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衆曰逆五者之數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彊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

以權服

武侯問曰願聞治兵料人固國之道起對曰古之明王必謹君臣之禮飾上下之儀安集吏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昔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晉文召爲前行四萬以獲其志秦繆置陷陳三萬以服鄰敵故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爲一卒樂以進戰効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爲一卒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聚爲一卒棄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爲一卒此五者軍之練鋭也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矣

武侯問曰願聞陳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起對曰立見且可豈直聞乎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

武侯嘗謀事羣臣莫能及罷朝而有喜色起進曰昔楚莊王嘗謀事羣臣莫能及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問曰君有憂色何也曰寡人聞之世不絶聖國不乏賢能得其師者王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羣臣莫及者楚國其殆矣此楚莊王之所憂而君說之臣竊懼矣於是武侯有慙色

料敵第二

武侯謂吴起曰今秦脅吾西楚帶吾南趙衝吾北齊臨吾東燕絶吾後韓據吾前六國兵四守勢甚不便憂此奈何起對曰夫安國家之道先戒爲寶今君已戒禍其遠矣臣請論六國之俗夫齊陳重而不堅秦陳散而自鬬楚陳整而不久燕陳守而不走三晉陳治而不用夫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於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陳兩心前重後輕故重而不堅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脅而從之其陳可壞秦性強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人不讓皆有鬬心故散而自戰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

士貪於得而離其將乘乖獵散設伏投機其將可取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故整而不久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弊而勞之勿與戰爭其軍可敗燕性慤其民慎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則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於戰習於兵輕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陳而壓之衆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然則

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搴旗斬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敵者必加其爵列可以決勝厚其父母妻子勸賞畏罰此堅陳之士可與持久能審料此可以擊倍武侯曰善

吳子曰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八一曰疾風大寒早興寤遷刋木濟水不憚艱難二曰盛夏炎熱晏興無間行驅飢渴務於取遠三曰師既淹久糧食無有百姓怨怒訞祥數起上不能止四曰軍資既竭薪芻既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五曰徒衆不多水地不

利人馬疾疫四鄰不至六曰道遠日暮士衆勞懼倦而未食解甲而息七曰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八曰陳而未定舍而未畢行阪涉險半隱半出諸如此者擊之勿疑有不占而避之者六一曰土地廣大人民富衆二曰上愛其下惠施流布三曰賞信刑察發必得時四曰陳功居列任賢使能五曰師徒之衆兵甲之精六曰四鄰之助大國之援凡此不如敵人避之勿疑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也

武侯問曰吾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內察其進以知其止以定勝負可得聞乎起對曰敵人之來蕩蕩無慮旌旗煩亂人馬數顧一可擊十必使無措諸侯大會君臣未和溝壘未成禁令未施三軍匈匈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半擊倍百戰不殆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起對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旌旗亂動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凡若此者選銳衝之分兵繼之急擊勿疑

治兵第三

武侯問曰進兵之道何先起對曰先明四輕二重一信曰何謂也對曰使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明知陰陽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鐗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令制遠此勝之主也

武侯問曰兵何以為勝起對曰以治為勝又問曰不在衆寡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卻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陳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

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

吳子曰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絶人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若進止不度飲食不適馬疲人倦而不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廢以居則亂以戰則敗

吳子曰凡兵戰之場立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

吳子曰夫人當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爲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是謂將事

吳子曰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爲謀主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鼓趨食四鼓嚴辨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武侯問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起對曰無當天竈無當龍頭天竈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招搖在上從事於下將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風順致呼而從之風逆堅陳以待之

武侯問曰凡畜卒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飢飽冬則溫燒夏則涼廡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飢必傷於飽

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愼無勞馬常令有餘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

吳子卷上

吳子卷下

論將第四

吳子曰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爾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將之所愼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

吳子曰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

曰力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戰陳馬閑馳逐是謂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爲將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衆怖敵決疑施令而下不犯所在寇不敢敵得之國強去之國亡是謂良將

吳子曰夫鼙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可不清目威於色不可不明心威於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雖有其國必敗於敵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吳子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形用權則不勞而功舉其將愚而信人可詐而誘貪而忽名可貨而賂輕變無謀可勞而困上富而驕下貧而怨可離而間進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而走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進道易退道難可來而前進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沈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風飆數至可焚而滅停久不移將士懈怠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武侯問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我欲相之其術如何起對曰令賤而勇者將輕銳以嘗之務於北無務於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爲不及其見利佯爲不知如此將者名爲智將勿與戰矣若其衆讙譁旌旗煩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爲愚將雖衆可獲

應變第五

武侯問曰車堅馬良將勇兵強卒遇敵人亂而失行則如之何起對曰凡戰之法晝以旌旗旛麾爲節夜以金鼓笳笛爲節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則進金

之則止二吹而行再吹而聚不從令者誅三軍服威士卒用命則戰無彊敵攻無堅陳矣

武侯問曰若敵衆我寡爲之柰何起對曰避之於易邀之於阨故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今有少年卒起擊金鳴鼓於阨路雖有大衆莫不驚動故曰用衆者務易用少者務隘

武侯問曰有師甚衆既武且勇背大險阻右山左水深溝高壘守以彊弩退如山移進如風雨粮食又多難與長守對曰大哉問乎非此車騎之力聖人之

謀也能備千乘萬騎兼之徒步分爲五軍各軍一衢夫五軍五衢敵人必惑莫之所加敵人若堅守以固其兵急行間諜以觀其慮彼聽吾說解之而去不聽吾說斬使焚書分爲五戰戰勝勿追不勝疾歸如是佯北安行疾鬬一結其前一絶其後兩軍銜枚或左或右而襲其處五軍交至必有其力此擊彊之道也

武侯問曰敵近而薄我欲去無路我衆甚懼爲之柰何對曰爲此之術若我衆彼寡各分而乘之彼衆我寡以方從之從之無息雖衆可服

武侯問曰若遇敵於谿谷之間傍多險阻彼衆我寡爲之柰何起對曰諸丘陵林谷深山大澤疾行亟去勿得從容若高山深谷卒然相遇必先鼓譟而乘之進弓與弩且射且虜審察其政亂則擊之勿疑

武侯問曰左右高山地甚狹迫卒遇敵人擊之不敢去之不得爲之柰何起對曰此謂谷戰雖衆不用募吾材士與敵相當輕足利兵以爲前行分車列騎隱於四旁相去數里無見其兵敵必堅陳進退不敢於是出旌列旆行出山外營之敵人必懼車騎挑之勿令得休此谷戰之法也

武侯問曰吾與敵相遇大水之澤傾輪沒轅水薄車騎舟楫不設進退不得爲之柰何起對曰此謂水戰無用車騎且留其傍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廣狹盡其淺深乃可爲奇以勝之敵若絶水半渡而薄之

武侯問曰天久連雨馬陷車止四面受敵三軍驚駭爲之柰何起對曰凡用車者陰濕則停陽燥則起貴高賤下馳其強車若進若止必從其道敵人若起必逐其跡

武侯問曰暴寇卒來掠吾田野取吾牛羊則如之何起對曰暴寇之來必慮其強善守勿應彼將暮去其

裝必重其心必恐還退務速必有不屬追而擊之其兵可覆

吳子曰凡攻敵圍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宮御其祿秩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刊其木發其屋取其粟殺其六畜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勵士第六

武侯問曰嚴刑明賞足以勝乎起對曰嚴明之事臣不能悉雖然非所恃也夫發號布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武侯曰致之奈何對曰君舉有功而進饗之

無功而勵之於是武侯設坐廟廷爲三行饗士大夫上功坐前行餚席兼重器上牢次功坐中行餚席器差減無功坐後行餚席無重器饗畢而出又頒賜有功者父母妻子於廟門外亦以功爲差有死事之家歲被使者勞賜其父母著不忘於心行之三年秦人興師臨於西河魏士聞之不待吏令介冑而奮擊之者以萬數武侯召吳起而謂曰子前日之教行矣起對曰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臣請率以當之脫其不勝取笑於諸侯失權於天下矣今使一死賊伏於曠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忌其暴起而害已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今臣以五萬之衆而爲一死賊率以討之固難敵矣於是武侯從之兼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衆此勵士之功也先戰一日吳起令三軍曰諸吏士當從受馳車騎與徒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易故戰之日其令不煩而威震天下

吳子卷下